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二三冊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二)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一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二)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

刻本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九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唐允諧李尹參閣

王威寧文集

疏

王越

屯禦疏 邊軌屯宇

臣按綏德在秦時爲上郡，歷漢隋唐皆爲邊鎮。宋初沒于西夏，元平章孔興據守，國朝洪武二年，定陝西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孔興北遁，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檄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榆林，正統中，命都督王順鎮守，延綏始議築榆林城，及沿邊十八寨，移鎮於彼，成化七年，置榆林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開廣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寧夏卽古朔方地，歷漢隋唐皆爲郡縣，宋趙元昊據之，稱西夏，與延慶熙和分界，元置行省，國初棄其地，徙其民於陝西，洪武九年，立寧夏等五衛，後命將鎮守，嘗考之漢文帝時，匈奴冠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近地以備之，未嘗窮兵遠討也，武

帝時又大入破塞外城，欲再舉兵，而海內虛耗不可復舉矣。故武帝末年深悔之。唐太宗時，突厥合十餘萬騎入寇，至渭水，便橋之北，豈以太宗之英武而素不能爲之備哉？勢有所不能也。其後突厥預利政亂，諸夷叛之，人民大飢，牛馬多死，始遣李靖乘其隙而襲破之，以其降衆雜處中國，終唐之世，內亂多而邊患少，非太宗一時之戰功，能使其久遠而不犯也。值虜運自衰耳。以今日陝西邊備論之，國初因秦漢之舊，以綏德爲邊衛，東自葭州黃河，西至寧夏，定邊營七百餘里，中間隔旱相連，有險可據，猶易爲守。自移鎮榆林，綏德官軍移徙不常，在綏德者不及什一，自是延慶之民困於遠輸，日益流徙，田多荒蕪，戶口減什之六七，而邊備日益匱乏矣。虜賊大舉，或蹂榆林，東雙山堡等處，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營花馬地等處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安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爲利也。惟東自定邊營起，西至寧夏，東黃河岸橫

日之所可行也。

處置邊務疏

邊備

臣准兵部咨爲災異事。該鎮守陝西太監劉祥會得署右都督白玉左都御史馬文昇題稱虜賊潛往河套犯我邊方。將及四載。軍民日益罷弊。傳聞禦賊方略有三。其一遇此賊將近花馬池邊方。我則逼調各路軍馬俱集花馬池一帶。若彼懼不敢入。固爲得策。若擁衆而來。其鋒甚銳。勝負誠不可必。此策之下也。其二欲截歸路。必須縱彼深入。速調各路軍馬會於

皇明經世編

王戚寧集

卷之一

邊備

四 平露堂

城堡止三百餘里。中間皆平漫沙漠。無山谿之險。故虜賊大舉多由此入。故論者多欲此地增築城堡。募兵以守。而未易成也。爲今之計。宜量撥兵卒之半。復選綏德使守險拒敵。防其深入。庶可減省。速輸以避民困。其榆林及新設城堡。各計其屯田歲入之數。留兵屯守。以立振懸之勢。而移置其多餘之屯於定邊。營要害之地。委謀勇將官統之。寧夏亦委將官調兵屯於花馬池。又調集內地驍健之兵屯於固原。命原設總兵官常住其地。提督操習。各克其饋餉。如虜將有入寇之機。卽令寧夏固原三路合兵防禦擊殺。如此雖不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足以致其不敢深入。且又於平時愛養內郡之民力。以固根本。可使制挺以撻胡虜之兵。而內無土崩之勢。至於守邊將帥失利。究其所由。以行黜罰。而無濫縱。縱使官得久任。而邊備無廢弛如斯而已矣。若曰必使虜不內侵。或欲連數百里之地。盡築城堡。則力有所不贍。或欲置重臣總制三路之兵。以抗其衝。則智有所不及。或欲發數十年之師。直搗虜巢。滅其種。則勢有所不能。非今

皇明經世編

王戚寧集

卷之一

邊備

三 平露堂

督催僨民懼法度日夜運送。遂賊在邊。窺候搶掠。是彼以逸待勢而我饋糧於敵。非守邊之法。莫若申明有宋備夏緣邊之制。以省百姓轉輸之勞。以榆林等一帶城堡爲緣邊糧草不動。就令本處軍馬守支。賊來不可輕出。賊入互相傳報。以米脂綏德安定保安環慶平涼固原等處爲次邊。將客兵分布駐劄。賊入腹裏。次邊軍馬待其分散。乘機截殺。必能取勝。却將該運糧草於次邊上納緣邊。既無運送之人。達賊終無施其奸計。深入被我截殺在邊。又無取掠。縱不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邊備

五

平露堂

過河陝西軍民尚可支持數年。不至十分罷弊。若必如今日而守軍馬不掣。非惟人民逃亡。抑恐致有疎虞。誠非經久之計也。乞敕兵部計議。轉行參贊軍務右都御史王越再議。擇施行。臣等參看得白玉等所言禦寇三策。詞雖可取。而行皆窒礙。其一如遇賊近邊。通將軍馬俱集花馬池。殊不知客兵分布防守。動經一二十千里。路途險阻。卒欲調集。雖鳥逃雲飛。亦不能到。且花馬池又缺水草。縱到豈能存住。其二要縱賊深入。連調軍馬。會於萌城鹽池。待彼得利而

歸。我則奮勇一擊。然賊既深入得利。縱使一擊取勝。民已遭其荼毒。或者又如上年結陣。而回我軍路遠未合。豈不坐失事機。其三要將客兵掣去腹裏。以隱其形。彼必入寇。將軍馬那往平涼固原靜寧。賊到華昌地方。路有千里之遠。必然罷乏。待其分散。相機邀擊。倘此虜謫詐。不至鞏昌。止於平涼迤北地方。標掄官軍却於腹裏隱形高坐。無乃縱賊爲患。至於分調榆林人馬。并次邊防守之策。其延綏鎮守巡撫等官。又皆以爲不便。臣等向與寧夏總兵等官面議。各官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邊備

六

平露堂

亦欲益兵防守。彼處皆與白玉等所見相同。大率不過各顧一方。自圖保全而已。爲今之計。必須趁此賊情稍寧。斟酌時宜。區畫一定之規。以爲經久之法。庶可安民息兵。延綏地勢險阻。兵力頗精。及有山西遊擊將軍都指揮王璽先已奉敕領軍在河東灰溝等營操守。河西有警。就便渡河截殺。又延綏地方相離大同不遠。合無令縱議統領原官軍五千員名於朔州等處。取便操守。延綏有警。即同王璽過河會合。許寧等併力夾擊。若欲分守。則許寧往西路。王璽往

中路縱讓東路。挨次而進。俱不甚勞。偏頭關亦有精兵數千。止隔一河。尤便策應。賊情寧日。各回休息。大同有警。候謙亦便截殺。寧夏有黃河之險。賀蘭之固。惟河東靈州至花馬池地方平漫。相離腹裏城池。遙遠中間無人居住。合無令范瑾并叅將陳輝遊擊將軍祝雄。照依臣等原擬除步隊守城。其餘馬隊官軍盡數選領。於山萌城大河井小鹽池有居民去處。嚴加操守。陝西固原等處。偷賊經行要路。甘涼官軍遠來防守。本處官軍却往甘涼備禦。兩得方便。合無將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卷之一

七

平寇堂

黃河迤東甘涼備禦蘭州洮州秦州河州岷州臨洮平涼鞏昌并西安三衛兩班官軍盡數通選精銳馬步共一萬員名查照原數免與馬匹以近就近慎擇將官統領分布平涼固原海刺都等處預備原守環慶官軍照舊守禦臣等惟選得宣府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周玉志氣英銳號令嚴明廉而不苛謀而有勇延緩參將署都指揮僉事岳高熟知虜情善撫士卒經歷戰陣知識地理俱堪委任請命一員量陞署職克總兵官專一用心提督操練脩理城垣整飭戰

具題警則會合范瑾等表裏追擊務在隨機進止以圖成功其餘官員不許阻撓慢事賊若渡河往甘涼等處就便前去應援所據前項大同山西遊擊并存留甘涼備禦官軍俱近守家業人情順便又不遠勞供餉常川防守人亦樂於從事經久之計無出於此其餘調來客兵盡數放回用蘇連年困苦臣與蜀聚叨受重寄觀此兵民窘迫不敢緘默今若異罪不言直待事不可行勢不得已方纔陳奏機會已失雖罪臣等無益於國除將原留京營遠官軍舍三百五員與武靖侯趙輔原奏帶頭目官軍人等一百二十員名俱令都指揮于盛楊玉等管領連正馱馬匹騎帶回京甘涼客兵行令馬儀趙英魯鑑以三分為率先放一分回本處置辦軍裝其餘領去蘭縣進東大同宜府官軍行令孫銳黃瑄候謙周玉先放一半亦回本處置辦軍裝其餘陸續領過河東暫住外伏望聖恩俯察邊情乞 敕該部早為計議定奪臣等兵回之日伏候 聖斷明降而行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卷之一

八

平寇堂

平賀蘭山後報捷疏

肅清報捷

皇明經世編

王戚寧集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臣會同鎮守太監張側總兵官李俊巡撫都御史張
頑叔等議得賀蘭山後虜寇久成巢穴若不親統官
軍出境追剿遑患何時可息且賀蘭山路險狹嘗分
兵三路與寧夏延綏兵相參并進南路朱董領兵從
赤木口出中路張側李俊領兵從黃峽口出北路副
總兵張安監丞郝善領兵從宿嵬口出臣居其中出
境親督各路官軍聲勢聯絡互相傳報往來調度又
分差旗牌等官各督前鋒自本月二十八日於寧夏
城發兵乘夜行至山下約十餘里各就下營張頑叔
井僉事李端澄隨軍供給糧草二十九日晝伏於低
一去處至日落時入山其路單馬魚貫而進且高處
如登天深處如探淵陡崖亂石寸步難行約五口時
分始出山口地方寬漫兵分竒正疾驅長搗遍歷有
水草虜可居止之處朱董抵長流水亂井王谷堡泉
吳水井歇涼亭等處張側李俊直抵南杏園北杏園
南柳溝荻蘆窠雙村兒等處俱各止有鍋腔鹿角等
物并舊行人馬踪跡臣卽令旗牌調兵徑往東北會
應張安其張安郝善分爲二哨北哨至化菓園瞭見

皇明經世編

王戚寧集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賊之牛羊官軍爭先馳進賊忽見我兵驚慌各顧馬
匹一時不得齊聚先上馬者約有三百騎前來迎敵
張安率兵夾擊轉戰至辰時官軍奮勇齊入賊陣斬
首一十三顆奪獲戰馬一十五匹并弓箭什物餘賊
逃走南哨將至蒲柳溝其賊望見塵起馳馬牛畜徧
野不得收顧各賊止帶家小先從沙窩捷路徑往西
北內一賊率領六人捉馬不獲各賊背靠帳房一齊
射箭被官軍圍遶用刀亂砍斬首七顆隨分撥官軍
邀趕前頂頭蓄馬整四散奔馳追逐不及止邀收十
分之一先行送回山口見得前賊帳房寬大整齊本
甲什物比眾不同必是賊首又帳後石壘低矮栽有
山果樹株并夜萊根苗顯是久住巢穴當今夜不收
將帳房窩舖車輛盡行燒毀數內軍人胡孟兒於窩
舖內斬獲幼小首級一顆又各兵追至大把都期
前賊集聚散漫虜衆不知其數分爲三面并力馳馬
前來衝突我兵見賊勢猛下馬齊用鎗鏡拒打烟塵
漲天賊稍退却馬上官軍奮不顧身乘其風息塵清
持刀衝入賊陣所獲首級十顆奪獲戰馬十二匹弓

箭什物賊遂潰亂奔走又追至白髮寺日色漸晚張安兵方同有夜不收報稱迤西塵起料是賊來跟蹤當管官軍指揮趙昂等三百餘人伏於道傍溝內餘兵徐往東行賊果循溝岸而來伏兵突起賊馬驚亂郝善領兵阻截其路官軍分役追斬首級八顆張個李俊朱革等援兵亦至又追至柳溝兒斬獲首級三顆共斬首級一十一顆奪獲戰馬十三匹參將吳江追賊天晚回兵各賊號哭放火西去臣差旗牌通調各路人馬於初二日晚初三日早俱回至寧夏城軍馬休息查得斬獲達賊首級共四十二顆奪獲駝一十九隻達馬一百一十二匹毛牛四隻黃牛五十四隻羊八百六十隻旗號盔甲弓箭腰刀鞍仗皮襖等物共一千八百二件臣看得寧夏賀蘭山後地勢曠遠水草便利六七十年的間兵所不到七八十里之外虜得自由生養蕃息又安樂上是以知識我道路擾害我邊陲任意往來累無虛戍上勞聖慮特命追剿臣竭盡愚衷密籌可伐之機深日不測之險長驅虎旅直抵巢穴誅其黨類奪其頭裔收其兵器焚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其廬帳氣喪膽落號呼奔趨縱使復來豈能安寢且遠鳩賊巢比與近邊截殺不同事體關係重大自古爲難今臣與守臣同心協謀將士効力咸此微功邊人慶幸是皆仰仗天威格遵廟算之所致也處置夷情復國土以繼封爵疏 哈密續封臣等竊惟鎮邊疆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哈密乃聖祖開創之國陝巴賁發元的派之孫夫何隣夷不道攻奪殺虜城池空虛致勞王師遠討今彼既悔罪哈密當復若哈密不復則苦峪難守苦峪不守則肅州之外皆爲敵境此所以貽九重西顧之憂也臣等濫膺委寄敢不殫心竭力以成久遠安攘之圖但與滅繼絕自古帝王經治天下之大道事體甚重力行甚難臣等才識凡庸經略宏規悉照廷議舉措茲者會議得處大事貴乘其勢懷夷狄在順其情哈密自始封忠順王脫脫已故無嗣王母守國被土魯番速壇阿力將王母并金印虜去國土殘破後都督罕慎恢復舊疆甫及成立尋被速壇阿黑麻殺害國勢益微朝廷爲念哈密乃太宗皇帝所封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之國，不忍坐視絕系，以陝巴係安定王的派，與忠順

元龜也

王俱係成吉思支派，差人於曲先地向撫取前來，襲

封王爵，令其繼守哈密，未幾又為阿黑麻所虜，朝

廷震怒，遠投拘留之使，顯絕西來之貢，西夷諸國，歸

怨本酋，又因兵臨哈密，天威遠振，本酋畏禍，方復送

還陝巴，獻還城池，遣人納款，雖今日，綸音未達於

酋耳，往時殊錫未入於宮，慮虜情誠偽，有未可必，但

本酋今已奉書通款，懾心頗切，善念方新，若使復親

近日，敕諭賞賜，必愈感激，納款有加，此正勢有可

皇明繼世編

王叔寧集 卷之一 哈密 平露堂

乘機不可失之時，既該各官審據哈密一種大頭目，

供稱陝巴根基正大，情願隨助守國，別無異詞，且察

陝巴語言器識，頗優夷類，足以壓眾，其同宗根基，再

無可立之人，要將陝巴前去哈密住守，不候土魯番

貢使到來，意在早建安攘之策，坐收繼絕之功，必其

計慮周詳，處置停妥，一成不壞，保無後艱，且各官俱

領經略重寄，貴在紓憂，敢不殫心竭力，自貽其悔，所

據陝巴既已准其仍封王爵，其先降金印冠服等物，

及陝巴求請之數，相應給與，其先隨前去夷人，必湏

選發精壯者一千餘名，沿途防護，及到彼守禦，方保

無虞，各夷所種苦峪田禾，亦聽其量分家已收，割以

資食用，又須責諭奄克字刺，即便管領回還哈密，併

字，毋令留戀別土，至於哈密城池房屋，累遭兵燹，殘

殆毀盡，動調軍夫與之脩築，險遠可慮，今各夷欲自

整理，必須量給以助其成，口糧牛具種子，倘有定例

亦須驗給，令自變運，事體亦便其奄克字刺，既與陝

巴心志未孚，終為後釁，與之結親，誠為通好，擇嫌善

訃都督近迭力迷失等，乃哈密灰頭目，原非哈密之

皇明繼世編

王叔寧集 卷之一 哈密 平露堂

人，最為狡悍，每藏禍心，今陝巴初立，羽翼未成，若令

本夷阿去及將家丁給還各夷，無所顧戀，倘生叛意，

勾通強虜，哈密之害，有不可言，必量為處置，以除厲

階，其回回等項，頭目寫亦虎仙等，及罕東赤斤所屬

城堡番達頭目，或協守哈密，或為哈密聲援，與夫小

禿野也，克力人罕禿等，夷俱與哈密輔車相依，不與

賓列，似為缺典，況陝巴復國之初，正宜薄其恩禮，以

結諸夷，以散和好，各官又已自行措辦，不勞內帑，與

此大典奚惜小費，凡此皆區畫安攘之術，下以帖服

稟情上以事妥宗社爲計之待敵有外於是哉

禦寇方略疏 邊防

臣准兵部夜該臣與寧晉伯劉聚題先該本部備鎮守陝西太監劉祥等開陳禦寇方略奏行臣等計議欲將遊擊將軍緄謙統領官軍在朔州等處操守延緩有警卽同山西遊擊將軍王璽過河會合總兵官許寧併力夾擊偏頭關亦有精兵數千止隔一河尤便策應寧夏令總兵等官范瑾等將馬隊官軍盡數遷領於有居民士處操守陝西固原等處係賊經行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邊防

主

平露堂

要路甘涼官軍遠來防守本處官軍却往甘涼備禦兩不得便將黃河遼東甘涼備禦蘭州等處并西安三衛兩班官軍通選精銳馬步共一萬員名充與馬匹慎擇將官統領分布平涼固原海刺都等處預備原守環慶官軍照舊守禦及推選得宜府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周王延綬泰將署都指揮僉事岳嵩俱堪委任請命一員充總兵官遇警會合范瑾等表裏追擊其餘調來客兵盡數放回用蘇兵民疲困等因具題臣等議擬甘涼孤懸河西亦不可缺人防守既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邊防

六

平露堂

將彼處原調腹裏洮岷等衛輪班官軍存留固原等處河西甘涼等衛調來客兵發回原處操守周玉岳嵩雖謀勇可取俱新任未久況總兵太多不無難以行事仍令都督同知馬儀等各照數統領前項兩班軍馬就於固原等處住劄調度殺賊其原調來官軍聽從酌量存留有警會同都督白玉等并叅將趙順出兵截殺延綬東西二路地方令張遐許寧余子俊調度寧夏花馬池一帶地方令范瑾徐廷章調度陝西固原等處地方令白玉馬文昇馬儀等調度劉聚王越仍前節制往來提督又該兵部奏將宣府大同官軍各留遊兵五千員名令周王緄謙統領山西遊兵令袁剛統領聽調其餘副總兵黃瑄孫鉞所領官軍俱發回本處操守趙英係鎮守涼州營盤係鎮守莊浪將官責任亦重各回本鎮請救馬儀并涼州協副都指揮孫鑑統領前項蘭州等衛官軍在彼聽調殺賊等因具題俱節該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查得先爲前事已經備由具題去後今准前因除照依兵部擬奏事理行令各官遵奉外臣會同

總兵官寧晉伯劉聚又計議得虜酋李忽等自咸化五年以來陸續擁衆過入河套不時入寇至今五年之上朝廷節命監督太監傅恭順恒總兵官撫寧侯朱永武靖侯趙輔寧晉伯劉聚等皆同臣調度各處官軍勦殺累於寺子川開荒川魚兒河柳樹會漫天嶺等處與賊大戰痛遭挫殺敗走擒斬數多其餘蘆溝兒小蒜澗等處節被追殺擒斬又不下數十餘次然而終不肯渡河而去者蓋由河北懼有雙敵沿邊易於搶掠套中便於住牧每待水開馬瘦之時倚

皇明經世編

王戚寧集

遼陽

七

平露堂

各該遊擊等官備由開報情實可憐臣等雖申以禁令勉以忠義加以優恤人情不堪終亦號訴不已陝西河南山西三省人民連年轉輸其間隣近者或有送納本色其餘皆輕齎來遼收買上納宗民力已盡無所取給今延緩一帶血抵陝西山西地方春夏無雨麥豆枯乾穀皆未種縱有雨澤夏至已過不能種穀至秋派納糧草從何收買即日榆林等處每銀壹錢止買倉米六升新米四升米價騰貴軍民饑饉多有挑掘野菜採食樹皮樹葉日見流移甚爲可憂臣等叨受重寄敢不盡心竭力用圖報稱緣各處人馬俱已放回所留甘涼一萬止可於固原等處分守臣等帶領大同宣府邊兵一萬隨宜往來調度沿邊草束不敷欲爲存省境內又無草場兼以亢旱有草亦皆不長無處枝放馬匹若此虜月入寇卽當併力拒敵如延久不來侵犯數月之後草束盡絕軍馬難以存住臣等縱然勉強支持到於今冬倘賊果不渡河欲退則防守不足欲守則供餉不繼賊却入境進退兩難倉卒之際方纔具奏恐難措理越今臣等在

皇明經世編

王戚寧集

遼陽

八

平露堂

此守禦早圖經久之策。俾三邊俱有常規。庶不臨時有悞。軍機重事。且以陝西計之。平涼固原四衝入達實爲襟喉之地。達賊長從此處入寇。滿四亦嘗於此作亂。彼中添設將官以鎮之。誠爲良便。今以馬儀從宜防守。乃是一時之權。以後本官回還。地方依舊空虛。臣等所舉周王岳嵩委堪此任。若以各官職任未久。輒難陞用。其都指揮金事王璽累經戰陣。頗歷歲年。謀而有守。勇而不苛。近克寧夏。副將本處軍馬除遊擊將軍祝雄統領之外。范瑾所領不及二千。王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尤

平露堂

及至冬兵將相識。可以獨任。陝西經久之策。無出於此。以延綏計之。地方險陡。軍民俱有崖窻。可以藏避。本處馬隊官軍約有一萬七千之上。又有原還見在精壯土兵三千八百餘名。皆有馬匹。共該二萬一千員名。今官軍馬匹除倒死并瘦弱等項。見在堪新戰者不及五千之上。土兵全不操習。止是雜項差使。則二萬以上軍馬。止約五千。其餘俱各閑住。却調客兵一萬。經年在外征戍。不無事體。倒置今若令缺馬官軍補買完足。疲弱等項。備喂廩息。土兵俱入隊伍。一體操練。足約一萬六千之兵。多於客兵之數。況各人熟知地里。坐守家業。無事依時訓練。有警徑自截殺。若是兵力不敷。其山西遊擊官軍三千。此時專爲延綏而設。令在灰溝營等處住劄。與清水營相離四十里。偏頭關與延綏亦止隔一河。本關除遊兵之外。尚有堪戰軍馬四千。於內選出一千。聽候河西傳報聲息。警急船隻一便。一同渡河。協助戰守。大同遊兵亦選三千在大二右衛或朔州操守。相隔延綏。止是四程。一聞偏頭關灰溝營傳報。挨次而進。足可應援。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尤

平露堂

情事緩，卽回本處操守，用省邊備。延緩經人之策，無出於此。以寧夏計之本處久因無賊犯邊，官軍少經戰陣，所以遇賊不能捍禦。賊知兵力不支，常於彼處肆意侵凌。至於韋州等處軍餘人等，自去歲大賊出境之後，亦各乘機假裝，搶掠人畜，邀截道糧。近被祝雄拿獲，見今問理。本處奸宄之徒，尚不能擒，豈能摧破強虜，合無責令總兵官范瑾遊擊將軍祝雄等，公同鎮守巡撫官員，將馬隊官軍逐一揀選，老弱不堪者，令木家少壯餘丁代替。如無餘丁，通於守城步操屯田項下照數選補馬匹，亦各看選。不敷之數，設法買補。務要人馬精強，器械犀利，日逐嚴加訓練。蓄養銳氣，不許循私占役，有妨調用。遇賊深入，與固原靖虜慶陽等處人馬足可併力夾擊。寧夏經久之策，無出於此。臣等相度地里，審察時宜，臣等思夜度畫此經久之計，此策若行，各該守鎮官員率皆同心協力，謀躬行實，踐不事虛文，半年之間，事必就緒。賊雖久住，我亦不勞較之調兵運糧甚爲優逆。此係軍國重計，伏望 皇上、俯察臣等所言，乞 敕該部早爲奏

皇明經世編

王獻寧集

邊防

三

平露堂

詳計議奏請定奪而行，則邊方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王獻寧集

邊防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

華亭

徐孚遠開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卧子

李待問存我

徐鳳彩聖期泰閱

徐中丞奏疏

奏疏

徐廷章

邊議疏

備邊急務

一足兵食以備戰守夫備邊急務在足兵食而已甘肅等衛所大約原額旗軍七萬二千九百餘名今實

皇明經世編

徐中丞奏疏

備邊急務

平露堂

有者四萬一千八百餘名事故逃亡三萬一千一百餘名雖累清勾而解到者少雖有備禦班軍少經戰陣有名無實遇有警急深為可慮及查衛所每年徵納屯糧止可支用三閱月其餘月分俱藉腹裏西安民糧接濟頃因延緩有警甘肅坐撥止得三分之一見在倉糧不足二年之用其餘莊浪肅州古浪鎮夷西寧等處糧料僅可給一年餘萬一有警蘭縣河橋被阻糧運不通極為可憂矧又各處動調後應軍馬費用浩大將何支給乞勅該部計議軍伍查勘腹裏

皇明經世編

徐中丞奏疏

備邊急務

平露堂

軍多之處量為撥補或行督清軍官照冊消解勿事虛文或另設法發送補役其糧運或量開中准贖三十萬引或行令布政二司發為事囚犯于此納米贖罪或將今年夏秋稅糧多撥實邊如此則邊方兵食稍足而緩急無虞矣二嚴邊令以警人心舊例備禦官軍俱係揀選腹裏衛所少壯強勇者輪班守邊近日衛所官軍官則多方推調或託病或營求管事而不依期領軍赴標軍或賄囑親管官旗託故隱蔽却將本戶或另補不堪貧弱軍人輾數及至到邊驗出累行坐取而衛所官因受其賂反將坐取之人挾制莫敢誰何計其所由蓋因各官倚恃軍職縱加奏奏不過催督赴邊無大利害展轉延調又過一班以此姦頑得計率以為常邊備廢弛誠非細故乞勅該部計議今後各腹裏衛所原選備邊官軍但有避難營求在衛者聽從各該鎮守總兵等官查勘改調邊衛帶俸差操三年或五年滿日然後放回原衛其衛所官吏受財私易原操壯軍人罪亦如之如此庶上下交警而邊備不至於廢弛矣一量才質以資任使

臣先奏乞將守紅城子堡都指揮使魯鑑掣回莊浪守備而以原守莊浪都指揮食事趙英與鑑協同操練遇警鑑出戰而英守城庶戰守有人內外無患已蒙准擬未幾兵部議英原鎮守而使之協同恐與鑑相齟齬難以行事調英守備紅城子堡緣此堡乃一小站城內所有不過僻通衙門而已以英頗有可用之材置之閒靜無用之地似非隨才任使之道且陝西行都司所屬一十五衛所屯種亦係重務見今缺官提督暫令李印都指揮同知柳春帶管乞將趙英

皇明經世編

徐中丞奏疏

卷之一

平露堂

邊方事宜

安邊事宜

一選才能以撫番夷國家撫有西番因其習俗分其族屬官其渠魁給以金牌而又選土官才能者授以重職以鎮撫之是以數十年間番夷效順西陲晏然近年以來革去西軍鎮守之官不與通貨茶馬夷民無所拘束往往越境搶掠殺害官軍皆由守備非人

撫治華方侵漁過甚所致乞勅該部行令鎮守等官推訪不分內外漢土軍職有名譽素著夷人信服者一員職專撫治遇警就俾率領番兵征勦庶使邊境軍民獲安一移邊堡以休居人切見西寧所屬水溝一堡內有驛遞軍夫牛馬及各家私產人畜俱賴城池保障緣本堡山易登而汲水遠不如大路舊站北邊山坡陡峻險固堪以居守請勅鎮守總兵等官移堡于此庶使邊軍樂業地方無虞一設學校以訓邊氓肅州衛所俗雜羌夷人性悍梗往往動觸憲綱蓋

皇明經世編

徐中丞奏疏

卷之一

平露堂

由未設學校以教之故也請如山丹等衛例開設儒學除授教官就軍選其俊秀餘丁以充生員及各官弟男子姪俱令送學讀書果有成效許令科貢出身其餘縱不能一一成材然亦足以變其性習不數年間禮讓興行風俗淳美矣一決功賞以激人心各處征戰有功官軍臨敵捐軀出萬死得一生鎮守等官造冊報功進繳兵部又行巡按御史覈勘但御史所巡地方廣濶事務浩繁日延一日候備更代又將交與下年接巡者是以二三年間未得完報致使有功

官軍垂首喪氣歸咎朝廷而圖報之心千減七八倘再有警何以鼓激人心乞勅該部遇有造報功冊到部應覆勘者卽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徑往彼處體訪查勘隨與決斷如此則賞不踰時而人知所以感發奮激矣一任勇智以固封守甘肅所屬莊浪地方最爲衝要今同守莊浪地方都指揮僉事趙英城守有餘出戰不足而守備紅城子堡都指揮使魯鑑雖係土官素有智勇所守紅城子堡距莊浪七十餘里非要害之地請將魯鑑掣回莊浪仍令趙英協同標

皇明經世編

徐中丞奏疏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甘肅邊備疏

甘肅邊備

一甘肅古浪守禦千戶所城但在半山中牆垣低薄

不時坍塌且山水險惡難爲保障宜移於東北平坦之地仍將舊城作古浪關按月差官把守盤詰姦細一陝西行都司所屬衛所官員俸鈔俱於陝西各府食糧鈔內支給以路遠支給不時或四五年或八九年甚至有終身不得支者乞將各官俸鈔折布政司庫銀行令按季造冊赴司領回衛所給散每銀一兩折糧四石或五石一西寧地方番夷食茶如中國人民之於五穀不可一日無者本朝舊有茶馬之例後暫停止近又舉行然民間絕無興販而官府又督辦之人以致茶馬司見茶不滿千斤乞勅所司通查出茶州縣山場定其則例聽民採取俱運赴西寧官庫收貯換易番馬給軍騎操并與苑馬寺作種孳牧其民間所採茶除稅官外餘皆許給文憑於陝西腹裏貨賣有私越黃河及河洮岷邊境通番易馬者究問如獲一河西一帶居人別無營業止是耕牧豐年上納子粒之外所餘無幾今甘肅倉庫收有餘剩糧價乞量借二三年之數聽臣督同管糧官於秋成之際委官分棧照依時價發糧於預備倉收貯春散秋收

皇明經世編

徐中丞奏疏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以備兵荒之用。後有贏餘，盡數存留，在邊於牛宮軍
月饒、一甘肅地方，孤懸受敵。比年以來，三邊備禦官
軍兌換歸併，就近操守。遂將本鎮原備邊潼關衛官
軍兌下缺少二千七百餘員名，累次勾補，並無一人
到邊。倘遇有警，何以爲用？自今乞調還甘肅，照舊輪
班操備。一兩京天下法司衙門，則擬囚犯有例該充
皂及降調立功爲民者，往往恣肆不赴配所著役到
任，或於中途逃脫，或於在京潛住，或逃回原任原籍。
乞勅法司禁約在京計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在外聽
皇明經世編
徐中丞奏疏
甘肅集七
平露堂
卷之一
巡撫等官嚴加捕捉解赴配所，竊藏縱容不首者，事
發一體究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一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尚水 吳培昌坦公 選輯

朱茂暉子莊參閱

丘文莊公文集

疏議

丘濬

獻言圖報疏畧 修省

仰惟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大

寶之位肇皇明之基復中國之統凡歷六朝閣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文集 卷之一 王露堂

一百二十年我皇上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

戊申十千之甲十二支之子相配再周無餘而皇

上登極之歲適與相符謂上天無意可乎謂聖

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謹按宋儒邵雍皇極經世書

謂天地大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國祚大

數以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三代以後惟漢唐宋國祚

爲最長然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多者不過三四

百年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爲一元然非善攝養惜元

氣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是

以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以後往往中微政務

日趨于弊風俗日趨于薄紀綱日趨于弛市是馴致

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

道豐亨之際宮闈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

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

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

無有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非爲政亡也向使其君

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矧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

之垂戒汲汲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此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文集 卷之一 王露堂

哉矧其末世創業之君無功德于民適逢機會因人

成功非若我聖祖驅夷狄而出之化外收還我二

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重開彝倫再立世界自天地

開闢以來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我國家有

此大功上格天心爲上帝之所孚祐而眷顧之

無已仁愛之不忘故于世道升降之會嗜欲開先之

際生不世之王而處于困心衡慮之中示非常之變

而當其居潛養晦之日是以成化年間災異之生皆

自古史冊所罕有者彗星凡三出紫微大市三垣與

夫三公北斗無不掃過而兩京幾歷十三藩司所奉地震毋慮五六百次至于弘治之初猶未已也邇基星又出于天津地震天鳴無異曩時焉三鳴于禁中考之經史天變莫大于其害而侵三垣台斗爲重地變莫大于地震而在京師邊方爲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其變危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其字僅三書地震僅五書飛禽僅二今乃屢見于二十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特在遲速之間下以古人占候之術驗以前代已然之故其咎徵之應深可畏也然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我祖宗積德累仁先帝敬天愛民皇上清心寡欲無有致災之理而天之示變乃如此豈無其故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不言因其必然之數而示以顯然之象使人見其象推其數蓋當然之人事而求其所以勝天則能變災爲祥矣夫人所以能勝天其道所由修德而已矣臣願皇上體上天愛民之深念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好惡而不流于異端邪說謹用度而不致于耗

困害民謹任用而不失于偏聽獨任振紀綱于頽靡之餘復風俗于和平之舊防微杜漸每以禍亂爲憂屈已虛心不以顛危爲謹防愆而剛爲之制思患而預爲之防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則友求諸心熟思而審處之曰此事果合乎天理順乎人心適于時宜否乎其于聖賢經史有無該載祖宗彝訓有無違悞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爲便否清議以爲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一事之行而衆議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之訪于衆而獨斷之然後審緩急之宜量輕重之刑循先後之序以見于施行焉夫如是是惟不行行則合天理之公卽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天下後世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一日萬幾應之無窮揣摩窺伺規吾意氣之所向引誘激發達吾心志之所欲授間抵隙觀吾機便之可乘上讒畧露其微機宋卽據以爲伴食而人其讒獻其計利其人權黨與排異已求差違乞恩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欲獲貨賄以肥家結親倖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世是

皆爲其身謀爲其家謀爲其親識以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一毫謀國之心哉。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奸邪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爲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于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于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節儉而不在于奢靡也。在乎節宣而不在于浪費也。所用任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近也。在乎正直而不在乎諂佞也。則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敵肆其奸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逢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樸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

公銓選之法

論資格

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于歷

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不能脫穎而出遂至遺迴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法官有老于下士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夫羣千百人之才品而決于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綸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況夫僞妄許且請托于求那發蒙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六

平露堂

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用資歷以爲常才不用資歷以爲非常之才則資歷亦不純用資歷不用資歷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繁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受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手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我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員缺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用

費舉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餘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奉之在任也。則雖惟舉不大用之。既秩滿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北都形勝 於築城書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以扞蔽其國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來遼遠。而北歷居庸而東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文淵公集 卷之七 平露堂

極于醫無閭。是謂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定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障以爲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罅。以爲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有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堠。小邊以嚴守備。今誠于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

勢築爲城牆。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高間爲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爲今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承寧之海。冷西底保德之河。墻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之期。遇夫邊方無警之秋。來設豐登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溫涼之候。量撥騎兵以防護。備十萬人之功。費十數萬之貲。糧。三年之內。僅勞一百八十八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則邊城寇盜永清。國家藩籬益厚。高間所謂五利者。彼徒托之空言。而我今日真享其利矣。

建都議 兩燕形勝

觀乎北城。出於於武功。南遷之說。傳而于忠肅按朱熹語錄。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春處自春。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春。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山來。至中爲嵩山。是謂

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爲第三重案。觀是言也。則知古今建都之地。皆莫有過于冀州可知矣。虞夏之時。天下分爲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而河東河北皆在其域中。四分之中。舜分冀爲幽并營。幽與并營皆冀境也。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之。風水之說起于郭璞。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四距河處。是謂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爲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于露堂

而成始也。艮爲山水爲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萬山皆成于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于此乎建都是爲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茲蓋天造地設。藏之以有符我。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茲。既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維故事。而又于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爲宋。宋都于汴。前乎宋而爲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維維。然皆非冀州境也。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皆背之。而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然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于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人莊公集

千露堂

極之尊。霸乎離明之光。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多。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于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今日者也。況此乃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爲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二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本兵矢。能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半。則其兵馬之強。在昔然矣。且其地瀕大海。在未始皇時。起黃腫。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唐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梗稻來東吳。則當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焉。胡元盛時。濟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是蓋天生鉅海。以爲國家餉道。不假運粟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可及。可知已。噫。兵食俱足。文武並用。向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偕幽以建武。而禦乎戎夷。則有以張震懼之威。臣故曰。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江文莊公集

千露堂

下得地利。中得人心。皆莫有如今日者。此也。雖然。居之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金盛者。不可不爲衰微之感。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自昔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極于金元。然召公諸侯也。金元乃矣。秋上不足。以當天心。下不足以乘地氣。無足道者。其人雖不足道。而其事勢則有可以爲鑒戒者焉。金人之禍。在夷狄所謂土崩之勢者也。元人之禍。在中國所謂瓦解之勢者也。鑒金人之失。則必固邊圉。選將餽。兵馬豐貨。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與窺伺之心。鑒元人之失。則必謹法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斂。使朝綱正。而生靈不敢萌背畔之念。如此。則國家如泰山之安。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貢賦之常

因田定賦

臣按馬端臨有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

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
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于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
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寔得古人之意。後世徒以
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
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
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覈爲
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
稅之外。不計分毫什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予稅外
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法之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丘文莊公集 以則定賦 三 于露室

至今行之。遂爲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大
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徵之
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
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于人
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
之什率最多者。以爲額也。其額數則具于黃籍。總于
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
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
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爲。

隨時起集備情。事已卽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
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
吏不能以爲奸。民不至于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
遠其立意也深。其敘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
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多祖宗取民之制。實足
以富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漕輓之宜一 用粟盛水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
一十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
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爲費也。今米
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糧。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
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斗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
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
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于所運之數。
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
又晏所造歌臚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于斛千船。爲
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
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

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糴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弊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十升溺常時未聞有兄也。

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于窄淺之漕河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所兌浮于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價。軍餉需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還河淺灘。暫昇岸上。過淺而復昇。歸舟或分載小船。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致令失。縱有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艤車加之。艤板上。覆以竹簾蘆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覆。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失散亦爲省矣。

漕運之宜

通海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梗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

于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國籍。自崇明申

海。運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壁

等造平底海船。運糶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漕

之運。不專于海道也。元初。然道入淮。由黃河至

其門。一百八十八里。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

至正中。以江淮兩浙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

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自平江劉家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今在蘇州府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

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

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

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

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

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

雖有風潮。飄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益多。終元

之世。海運不廢。洪武三十年。海運較七十萬

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

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有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爲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聖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漕運 七 千露堂

預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爲難或以尾爲首縱其所知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預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船之制大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通避則通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紫四際之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已時則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

漕運河道議

臧臨清

按歷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給來南之漕都長安者

阻關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于海。西暨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爲我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邢漢由邢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牖者。卽元史所謂會源牖也。泗水縣出山陽汶原有三二出山南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爲牖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自文正公集
九

手露堂

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牖二十有。而達于河淮。此益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人于海。亂流而渡。由邢溝渡江而達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沂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于北京。迤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沁。有自鄆那來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之河。有分汴沱河之水。通論諸牖。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

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國家都北而輟給于南。恃此運河以爲命脈。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牖于此乎盡。衆流于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兗。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爲國家深長之思。苟罕有而棄。毋無而悔。書生過慮。請跨河爲城。兩際各爲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牖。在于其中。設官以司啓閉。屯兵以爲防守。是亦思慮豫防之一事也。臣愚以杞人之智。過爲天慮。惟聖明矜其愚。而察其心。不勝大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丘文莊公集

手露堂

通用軌運至京議
開治道路

按通州陸軌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牖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牖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即今在都城中華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啓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欲

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見。陸輓與河運利。害亦畧相當。必欲復舊。須于城東鑿爲大潭。如積水。比以爲停泊之處。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轉東。灌于此潭。又于分水入城處。築牐以司啓閉。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爲巨牐。蓄禁中水。非滿溢不啓。自慶豐牐以東。每牐之旁。皆爲月河。以容換牐之舟。如此庶幾良便。若恐勞民動衆。又不若依舊陸輓之爲便。但道路之間。每遇霖雨。泥淖車輪陷沒。牛驢踏斃。腳價踊貴。漕卒舟行。數月始得抵陸。而久留多費。艱苦不勝。此建議者憫之。所以咸欲復舊河道。然自永樂乙未。開運以來。經今六十餘年。率由此路。況其腳費支允之初。已有加耗。晴乾之時。所費良亦不多。爲今之計。請于都城之東。官路之旁。擇便利處。再開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約廣十丈以上。其舊道專以爲官民往來之路。止行小車。其新開者一道。專以通行輦運大車。下而往者從左道。上而來者從右。不許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許夾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許于道旁百步之外。而東西以居。近道賣酒食者。惟許作浮鋪。

如此則民居既遠。輓轍散行。水易涸而泥易乾。運道自然不至深陷。又于中道設一提舉司。視衛河例。置官一二員。每年委工部官一員。提調將慶豐等牐。原設牐夫。編爲甲乙。專一修理道路。大車入門。免其納鈔。就俾于提舉司出修路錢若干。收貯在官。以爲買輓石傭工作之費。又俾有司拘集車戶及牙行人等。從公量定腳價。分爲三等。晴乾每石若干。陰雨若干。泥淖若干。必使兩不相虧。具疏奏聞。永爲定例。如此則輪輓通利。所費者不道民田數十頃。可將官地債之。或給以價。或爲之開豁。糧租其視開河之費。減數十倍。況河道狹而運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啓閉。動經旬日。有妨嗣歲之計。且又每牐設官聚夫。官俸民糧。日有所費。歲歲遣官吏起民丁。開挑上源。疏濬壅塞。修築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時耕種。文移工作。歲無寧月。愚言萬一有可採者。乞下有司計議。其于國計未必無補。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二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張 岑切青參閱

丘文莊公集

議

丘 濟

制國用議 計歲出入

按先王制國用必命冢宰者冢宰爲六卿之長周時無宰相冢宰卽宰相也每歲于年終之時五穀皆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計歲出入一

平露堂

之後俾其視今歲之所入以制來年之所出而定國家一歲多少之用焉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謂地之小者入亦小地之大者入亦大地小而入大則年之豐可知地大而入小則年之耗可知每歲以地所入而定其年之豐耗年豐則國用隨之而隆年耗則國用亦隨之而尙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每歲所入析爲四分用度其三而儲積其一每年餘一三年餘三積三十年則餘十年矣以三十年通融之法常留九年儲蓄之費然後計其見在所有之數以爲經

常用度之節量其所入而出之因府庫之虛實爲用

度之盈縮則國家無不足之憂而興事建功無有不成者矣竊惟王制此章說者謂爲商制以臣觀之古今制用之法誠莫有加焉者也夫國家之所最急者財用也財生于地而成于天所以致其用者人也天地歲歲有所生人生歲歲有所用歲用之數不可少而歲生之物或不給苟非歲歲爲之制先期而計其數先事而爲之備至于臨事而後爲之措置則有弗及者矣臣愚以爲今日制國用亦宜倣此法每歲戶部先移文內外諸司及邊方所在預先會計嗣歲一年用度之數某處合用錢穀若干某事合費錢穀若干用度之外又當存積預備若干其錢穀見在倉庫者若干該運未到者若干造爲帳籍一一開報又預行各處布政司并直隸府分每歲于冬十月百穀收成之後總計一歲夏秋二稅之數其間有無災傷遺欠蠲免借貸各具以報至十二月終旬本部通具內外新舊儲積之數約會執政大臣通行計算嗣歲一年之間所用幾何所存幾何用之之餘尚有幾年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計歲出入二

平露堂

蓄。具其總數以達上知。不足則取之。何所以補數。有餘則儲之。何所以待用。歲或不足。何事可從減省。其事可以暫已。如此則國家用度有所稽考。得以預爲之備。而亦俾上之人知歲用之多寡。圖計之疏密。蓄積之有無云。伏惟萬幾之餘。留神省察。必使國家倉廩恒有九年之餘。而不至于六年之急。萬有一焉。而或不及于三年。則必惕然儆懼。凡事皆從減省。痛革用度之無益者。使毋至于國非其國焉。實惟宗社無疆之休。

皇明經世編

足國用議

卷之二
主元費

計歲入三
平露堂

按曾鞏之議。以宋真宋仁宋英宗三朝較之。以見其財賦出入之數。乞照有司按尋載籍。講求三朝所以費用其財者。考知其數。卽今比舊。罷其所可罷。損其所當損。從其約而杜其溢。其議卓然可行。顧人君肯用與否耳。臣嘗因其言而疏以爲今日當行之要務。竊惟我朝疆宇比宋爲廣。而百年以來。無甚鉅費。凡宋所謂郊資歲幣祠祿皆無之。其最費者宗祿養兵蔭子耳。然蔭子止于武職。文臣亦無幾焉。臣考諸司

職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稅糧二十九百四十四萬石。戶口之數較之宋雖累加。當而今日墾田則過之遠矣。所入既多。而所費比之又少。是宜國家儲積數倍于宋焉。請自今爲始。乞命有心計臣僚稽考洪武永樂宣德正統以來戶口墾田及錢糧金銀絹帛之數。每歲出入。比今孰多孰少。然後卽其見在。據其歲之所入以計其歲之所出。該用幾何。餘積幾何。以定今日出入之數。庶幾曉然知祖宗之故實。府庫之虛實。而不敢輕費焉。臣又觀鞏告其君有曰。前世于凋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不論可知也。吁。宋之時。入少而出多。其臣猶責其君以爲非難。況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在。聖君爲之。又何難哉。鞏所謂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與夫蘇軾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是二人之言。誠人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去元費

四
平露堂

去冗費足國用之至論要法也。

京輔之屯

或四輔郡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三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于徽宗時亦于畿郡立爲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朝建國江南于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于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于北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偏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中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于此矣然而畿甸之間獨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遠遼非若我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扞蔽而北最近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如漢唐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見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在而加藩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今亦北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爲輔或真定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開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北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爲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近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營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牆壁然後堂室堅固內呼而外應若設關振旅有所動于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發調兩直隸河南山東等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禦備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而宗社莫安矣

屯營之田 海田

臣按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說大畧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國家都於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烟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虞集此策勅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司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瀕海州縣築堤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呈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千露堂

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漳御而下繇白河以至潞清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潞清不多請于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爲長隄隨處各爲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斯則田可成矣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資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千露堂

江右民遷荆湖議 舊民生寬力役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自荆湖之人觀之則荆湖之民異于江右自江右之人觀之則江右之民殊于荆湖自朝廷而觀無分于荆湖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開闢以來山川限隔時勢變遷地勢有廣狹風氣有厚薄時運有盛衰故入之生也不無多寡之異焉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

于荆湖蓋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荆湖之粟以爲養也江右之人率于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併失之也臣請立爲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于荆湖多歷年所置成產業者則各以稅戶之且其爲人耕佃者則曰承佃戶專于販易傭作者則曰營生戶隨其所在拘之于官詢其所由彼情願不歸其故鄉也者勿則俾其供詞具其邑里定爲板冊見有某人主戶者不許見當某處軍匠遇問家明白詳悉必實皇明經世編

屯田

淮南水田賴壽陸田

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天下田價比諸國初加數十倍水田田價則不必清此地則官出錢以買之惟揚州最賤陸田田價則不必清此地則官出錢以買之惟賴壽爲輕且她在兩京

之間相距畧等今天下一家雖無魏人南征之役筮用其法以行于今日亦可賴以少寬民力省歲漕其于國用不爲無助臣請于淮南一帶湖蕩之間沮洳之地蘆葦之場盡數以爲屯田遣官循行其地度地勢高下淤泥塗淺深召江南無田之民先度地勢因宜制便先開爲大河濶二三丈者以通于海又各開中河八九尺者以達于大河又隨處各開小河四五尺者以達于中河使水有所洩然後于其低窪不可耕作之處浚深以爲湖蕩及于原近舊河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潴或爲隄以限水或爲堰以蓄水或爲斗門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之後俟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後俟民田以出稅六七年間其所得者恐不減于魏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猶能兼淮賴而盡田之其後果賴其用而有以成其功矧今盡四海以爲疆而此地介兩京間而又爲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之利有榮蔭之用古人所謂揚一之地者也且去大江僅百里許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居者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屯田

平露堂

富家之田爲之奴隸出者逐什一之利輕去田里夫若此者豈其所欲哉無可以爲仰事俯畜之資不得已也然民性愚而安故常心多而無定見倘朝廷頒方尺之詔遣一介之臣鼓舞而招徠之無不成者旣成之後又于賴壽之間召民開墾陸田亦隨地勢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稅其功又易于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于楚州今淮安古射陽湖置洪澤屯于壽州今安徽置考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俱在此地遺跡可考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屯田

刑象戶部之田

屯田

十一

千露堂

按羊杜二人所墾之田其遺跡在今湖廣之荆襄河南之唐鄧古稱雒陽爲天下之中臣以今日疆域觀之則此三郡實爲我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陸今此三郡益兼水陸而有之也南人利于水耕北人利于陸種而南北流民僑寓于此者比他郡爲多臣請于兩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選擇廷臣知稼穡者循行其地可水耕之地則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陸種之地則分疆定界募北人種之

成熟之後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急用由漢入江內江而達于金陵稍省歲漕之數多留郡縣之儲或遇河難關陝荒歉亦可用以救濟又于暇日講求武關入秦之路商于陸輓之故禹一三邊有缺亦或賴以濟焉

銅楮之幣一

更錢制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爲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爲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爲之矣自古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觀所謂不惜銅不愛工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這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爲矣況日禁犯法而盜爲之哉然自太亨同法以來以銅爲泉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屯田

三

千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主 平露堂

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十或爲鵝眼縵纒或爲荷葉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裂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偽滋古錢之存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偽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爲今廢真而售贗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爲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爲銅本孔頴此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遽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爲新製者當如何日每錢以十分爲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別製佳名其面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之像周迴鑿以花紋每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輸舊錢于官以易新錢將所得舊錢週以細紋如新錢裂其面

亦刻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徒散之仍詔諸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

銅楮之幣二

復鈔法

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于茲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偽鈔之弊在於多革偽錢之策臣既陳於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錢爲中幣鈔爲下幣以中下二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復鈔法 內 平露堂自國初以來有銀禁惡其或閤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閤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鈔屬鑄之刑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便初製之舊非用嚴罰不可也然嚴罰非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刑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蓋本大之理制事之宜以爲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爲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

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
中折者三文皆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 詔天下
以爲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
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
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而無那移之繁
民志不惑而無欺給之患商出途賈居市皆無折閱
之虧矣

山澤之利

世宗開禧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
皇明經世編

北文武公集

世宗開禧

五平露堂

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竣或採取歲久所
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土者取盈臣按
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
加十數倍何也蓋大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穀桑桑
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金銀銅鐵之類是也
昔者聖王定爲取民之賦有木粟之征有布縷之征
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豈不以山澤之利與
土地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者不繼乎譬如山林之
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間草木取之者既盡而生

之者隨繼故雖日日取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
若夫山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深而成窞昇而去之
則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
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必循歷至於今日尤甚少焉
無足怪者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
間或有之隨取隨竭曩者固已於浙之溫處閩之建
福開場置官令內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
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
於民賦之中矣雖然今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
皇明經世編

安泰公集

世宗開禧

五平露堂

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
今處州等山場雖閉而其間尤不能無滲漏之微利
遺焉此不逞之徒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爲今
之計宜於山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築塞者築塞
之可柵塹者柵塹之俾其不至聚衆爭奪以貽一方
生靈之害可也

鹽法議

轉般存積

按宋朝轉般之法似于今日亦可行者今兩京之間
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滄鹽在北山東之鹽

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隔各自通商給民今則一水可通惟今二處之鹽價直各有低昂中納各有等則而惟淮鹽之價最高殆居其倍山東之鹽抵河頗遠而沿鹽近河而價最廉臣請行宋人轉般之法遇有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船量給與官鹽引量給脚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爲建倉于兩岸委官照數收貯原數不耗然後給與脚錢少有虧損卽與折等如此則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既多乃令通籌累年客商所中常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千露堂

地方發賣如此比之舊法當得倍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銷他日之患草茅偏見未必可行姑述之以俟

鹽法議

解鹽

大抵今日禁權之利其大者在于鹽鹽非一種其最資國用者惟是末鹽與顆鹽耳末鹽出于海海非一處顆鹽出于池池惟解州有之蓋海鹽出于人必煎熬烹鍊而後成解鹽出于天畦曬既成決水以灌必俟南風起然後結成焉出于人者歲額不足可以增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千露堂

千限以三年之內千海鹽或井鹽存積多餘之處估
以時價以見鹽價之如解鹽一引三錢海鹽一引六
錢卽以一引當二引他皆倣此如此不出數年解鹽
有餘積而商賈通利矣不然則是朝廷開官府設
官吏專爲商賈聚利以償債舊欠多而新人少終無
已時况且解鹽切近西北二邊千用爲急異時國用
有闕邊儲不足當于何所取給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三

徐子遠閣公 陳子龍附子

華亭

宋徵壁尚木 吳培昌坦公

選輯

張 璩 勿青參閱

丘文莊公集

議

丘 濬

內夏外夷之限一

巨處幾何降夷

昔人有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云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蓋人生天地間雖有華夷之殊而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集

卷之三

臣處幾何降夷

千露堂

其思鄉土黨同類之心則一也况彼戎夷稟性絕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人情請以晉諸胡質之五胡之中何奴為大何奴之種在漢已入居中國今建州夷多北中國人馬之用者皆胡人也歷歷漢而魏而晉已數百年矣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之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來皆生長中國其與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國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為中國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表狄之處中國者固未必如晉之多然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毫毛不折

將尋斧柯為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請以今日論之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稗釋生于丘隴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未樂以來往往以降夷置之畿甸之間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已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為虜鄉導者此其已然之效可為明鑑者也當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說者若謂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樂化深不必他慮臣竊以為晉之諸胡經三朝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為中國禍害今況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語言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為之遠慮况又有已驗之實效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于此蓋今日慕華歸王之人久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頭功受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集

卷之三

臣處幾何降夷

千露堂

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遷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勅兵部餘糧于運南衛所衛不過二百所不滿二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類聚征操外並免雜役如此不失其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內夏外夷之限二

香齋無專任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番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爲治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廢其千百以其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集

卷之三

三

平露堂

三

平露堂

三

偶然而遂不信其當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知習性自然殊別其混處日久則不知不覺而合爲一矣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北處聯絡而視比日樂月化遂認并州爲故鄉者多矣彼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非惟無異言亦無異慶若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成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警疆場之變我之志方強氣方壯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強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去留此等

之事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鑑哉仰惟我祖宗朝允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庸之以顯任惟于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有此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于唐人不用番將爲正將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上之人無所疑于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于終也豈非萬世之良法乎

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輕變者也

修懷制御之策

城郭村堡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集

卷之三

四

平露堂

四

平露堂

四

臣按自古國都于其近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爲飼秣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固爲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爲之慮金人犯宋京奸人導之屯兵于其近郊之卒馳圍藉其芻豆飼其馬以爲久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鑒也矧今國都去邊伊邇已已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藥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爲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郊村壩二十四馬房其倉塲所儲積者如京如抵諸于無事之時卽其地築爲

一城以圍護其積粟及移附近倉場成聚其中。竝將龍驤寺四衛官署軍營設于其中。特勅武臣一員于此守鎮。仍司羣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該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爲修攘制馭之要也。

守邊議 種樹

按月令于孟冬之月。旣命百官謹蓋藏。令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欽。而又命有司壞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者。此蓋兼中外而言也。至於固封疆。備邊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守邊堂

完要塞。謹關梁。禁徭徑。則專爲邊境言焉。然邊境之中。亦其城郭。而其城郭也。則有門閭焉。門閭之或蔽或開。則有鍵閉管籥以司之。故旣坏其城郭之關薄。使之堅而厚。而又戒其門禁之出入於鍵閉管籥也。則又修而理之。慎而守之。所以防內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邊境之備。則其所防者。內恐賊盜之竄發。外恐夷狄之侵陵。雖以無事之時。亦必歲歲爲先事之備。于要塞也。則完之。以扼其要衝。於關梁也。則謹之。以限其出入。然非但于人馬可行之地。而

致其備。于凡鳥獸往來之徑。僅可容足者。亦無不致其謹焉。可見古人於封疆之守。邊防之備。其嚴且密也。如此後世爲政。苟且目前。而于邊塞之地。無事則一切置之不問。一有事焉。則急遽之際。倉卒無措者多矣。甚者以樵薪之故。而翦其蒙翳。以營造之故。而伐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廢其險隘。殊不知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無其險。尚百計以營爲之。況有其險而自去之。以爲虜除道邪。智者不爲也。後之君子。尚思所以爲先事備。而毋貽臨時噬臍無及之悔。臣竊以爲。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以爲險固者。內而太行。西來一帶。重岡連阜。外而渾蔚等州。高山峻嶺。蹊徑狹隘。林木茂密。以限虜騎馳突。不知何人。始于何時。乃以薪炭之故。管轄之用。伐木取材。折枝爲薪。燒柴爲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徑日逼。險隘日夷。設使國家常如今日之無事。固無所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而拒其入乎。夫今不爲之限制。臣恐日甚一日。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請下工部。洪武永樂年間以來。其所用材木薪炭。取于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六

守邊堂

所掌于何人凡其可以措置之方用度之數與夫愛惜藏省之節日。一一以開必須無損于邊關無虧于國用定爲經久之計其事雖小所係實大考諸司職掌于工部抽分條止云抽分竹木場如遇客商輿販竹木柴炭等項照例抽分若不敷定奪奏聞給價收買或差人砍辦然亦止言營造而不知當時大庖之費內臣之炊何所取材意者洪武之初建都江南沿江蘆葦自是以供時之用也蘆葦易生之物刈去復生沿江千里取用不盡非若木植非歷十數星霜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七

牛露堂

可以燃取之須有盡時生之必待積久況今近甸別無大山茂林不取之邊關將何所取耶夫自立柴廠于易州以來恒聚山東西北直隸數州民夫數千于此取柴炭以供國用又役順天之民以爲挑柴夫府縣添設佐二官以專管之又特勅侍郎或尚書一員以總督之此事非特令朝無有定制而前代亦所未聞也然則前代皆不舉火耶古之人必有善處之法然而史籍不載無從稽考意者以此爲非慶之機隨時制宜固取足用政不必顧顧設官拘拘督責因吾

口食之奉以養民衣食之資也爲今之時宜移置易州柴廠于近京之地散遣丁夫各還原籍其州縣大小人民多寡定爲薪炭之數分派輪納內外衙門每歲定爲限期俾其依期運納一如戶部糧草例取納足通關以憑稽考又必痛爲禁革除去印烙府縣柴可以燃燒卽與收貯不必問所從來限以式樣如宋之末世所取之炭必如核桃紋鵲鴉色以困吾民也如此非獨可以爲邊關之固而京畿及山東西之民亦可以少甦矣雖然木生山林歲歲取之無有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八

牛露堂

時苟生之者不繼則取之者盡矣竊恐數十年之後其物日少其價日增吾民之採辦者愈不堪矣臣又竊有一見請于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邊內地隨其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爲邊塞之蔽于以限虜人之馳騁於以爲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衍之地隨其地勢高下而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是民產官府卽於其近便地撥于草場及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和稅又先行

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若定爲則例，徒三年者，種糧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遞減，照依繕工司運水和炭事例，就俾專業種植之人，當官領價，認種菓樹若干，長短大小皆爲之度，以必成爲效，有枯損者，仍責其賠其所種樹木，必相去丈許，則行破縫，奈諸蔽虧使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視，歲遣御史一員督祭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遣一官抹其支條，以爲薪炭之用，如此則國凡因之以芻民困因之以解，而邊徼亦因之壯固矣。又今京城軍民百萬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除大官外，其惜薪司富給薪者，不過數千人之烟，費無京民百分之一，獨不可用石煤乎？僥以爲便，乞下勅納挑運州縣計其買辦催覓工價所費幾何，俾其辦價送官量給與之，市石煤以爨，是亦良便。

守邊議

防守沿邊紫刺

按所謂高關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邊關皆爲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九

平露室

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姦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關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雁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日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劈開兩山以通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深有待乎我朝開國于億萬載之後，則以隋爲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匹哉，而以爲堅者，飯或生于不足也。臣竊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勤辛搆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金口南搆其抗。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搆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荆而謂之搆，則其立言之間，輕重緩急不同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吮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或生之係也。況今六軍億兆聚于京師，北倚居庸，卽爲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十

平露室

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執者之言也

守邊議 修築墩臺

按班史武記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塞徹起亭障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堠烽燧錯傳所謂蘭石渠峇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煙火信礮礮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爲宜以高爲貴以簡爲便蓋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臣請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卷之三 修築墩臺十一 平露堂

以今日邊事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卽此一處以例其餘其城塞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類則恐失之太少矣臣愚以爲設墩臺以候望也其相去之遠近當以火光可見礮聲可聞爲限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數之孤卒持一二日之米米出于數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險而遷就高而食足其乘障者幾何不爲虜持首去如狄山也哉臣竊以爲宜遣行邊大臣會同守邊將帥躬行邊地相其事執

審其形候於凡舊日墩臺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併者併之大抵主於簡而遠聲聞可相接目力可相及則立爲一墩及於衆墩之間要害處立爲一堡使之統其附近諸墩有事則相爲接應墩統於堡堡統于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氣脉之周流于外墩之內每二三十里各爲總臺數處以次通報於城中其墩之制高必極望墩之下于三四里間四週俱築爲土墻高四五尺長七八尺許橫斜錯亂彼此相入人須委曲然後可行使虜馬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糧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測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偶遇風勁則煙斜而不能示遠值霖雨則火鬱而不能大明宜於墩臺之上立爲長竿分爲三等上懸紅燈以燈數多寡爲虜緩急衆寡之候所謂紅燈者假羊角效魚鮓爲之而染以紅遇夜則懸以示衆數百里之間舉目可見矣

邊防議 銀河套

按漢立朔方郡卽赫連勃勃命叱于阿剌蓋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後秦姚興以赫連勃勃爲安北

將軍鎮朔方，勃勃僭稱天王，建國曰夏，命其臣叱干阿利發嶺北夷，夏十萬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號爲統萬，命其秘書監胡義周作鎮曰營，故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在河津而右重塞，蓋此地，在漢已有城，而赫連夏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英祖繼領鎮，師定難軍，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樂，內附，亡命，嘯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魏詞全

十三

平露堂

聚擾邊，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爲患，若廢之，萬世利也。」遂詔廢之，遷其民於銀州，分官地給之，其州兵不徙，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繼遷來，景德中，其子德明效寨內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始以夏州遷懷遠鎮，改爲興州，居之，即今寧夏，南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號，自稱夏帝，古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

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鄯、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即今州郡考之所爲興，即今寧夏也。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雖有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即自昔守邊者，皆襲前代之舊，漢因秦，唐因隋，其邊城管室，往往皆仍故迹，惟戎、朔、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爲之制焉。蓋自唐天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爲方鎮，所有其朝廷所自禦者，突厥、吐蕃、南詔而已。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賂契丹，而河西盡屬拓跋氏，宋人以內地爲邊境，金元以夷亂夏，無有所謂邊者。我聖祖得天下于中國，蓋當夷狄極衰之際，遍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魏詞全

十四

平露堂

于西北，邊城立爲藩，府統重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而本皆遠戍，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太寧，永樂初，革去太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掌子未樂之初，榆林控制，始于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

處。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闕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我之守鎮，固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爲吾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未用華人之計，不爲據地之爭，是以亟來亟往，有獲即去，似若無足爲意者。然謀事貴乎先，防患貴乎豫，往者彼固嘗深入矣，議者慮其爲我內地患，百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議及之者。萬一再來，何以處之乎。夫事之未來者，雖未能逆料其有無，計之萬全者，不可不先爲之。譬畫臣愚過爲之慮，今日西北諸邊，祖宗以來所以備禦之具，固已詳盡，惟此一處偶未之及，非遺之也，芽蘗未萌也。今則已暴著矣，所以先事而豫爲之防者，茲其時乎。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于外，茲地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資，一一推求其故于其所經行之路，則預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扼其要衝于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勝，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爲後日之遠圖。議者若謂置爲城守，則饋餉爲難，將至于漢人之勞費盡，思赫連之建國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漢人于境外輪臺之地，尙爲之屯營，況此乃在黃河之南次遼之地乎。臣請下合朝議，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遠遁之際，遣通古今議事體大臣，躬蒞其地，詳察可否，以開闢以爲可行，或于河之南築城池以爲之鎮，遏或于河之北據要害以爲之扼塞，或沿河之壩設營堡以防其徑渡，事必出于萬全，然後行之，不然，較其利害足以相當，姑仍其舊可也。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平露堂

邊防議

守山後諸鎮

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媯儒武雲應夏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管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

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畧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屬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國有蓋援之于泥塗之中也太宗又于此建都則賡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于此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爲幾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遠之東極于醫巫閭之境以爲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中山後諸鎮

卷之三

平露室

未寧四海治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爲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以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忌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能謀畫于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消泯于無迹矣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天小邊鎮

兩層可以防備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奇謀宏畧出於其間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見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於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于沿山要害相爲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爲墩臺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爲邊牆就於其間擇一要地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兀良哈人貢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不然國家養銳儲材俟吾力有餘而其机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帥閭之舊俾於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國家之險要旣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中山後諸鎮

卷之三

平露室

馭夷狄議

兩廣諸種

按李固言南方用兵之病癸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後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隨即罷去夷僚知其夫

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爲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其間雖或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上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愚以爲今日制馭馴服之策莫急于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徵寓大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徵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犴獍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今宜特勅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其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卽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

衛總兵官所之制既授其投詞不煩勸賢官給以冠服遣官屬以驛從鼓樂送歸所居徐俾其擇地立爲治所合衆力成之既成具奏請卹俾推其中一人爲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共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彼皆慕華風習禮教而知殺掠之爲非況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爲亂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爲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卽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于界上立石爲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爲有司界至某爲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卽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腴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俾其認納稅糧定爲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其永無患乎

馭夷狄議

制馭犴獍

按韓愈所言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平前後所奏殺獲

一二萬人，倘若非虛，賊已尋盡，此言非獨當時之弊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舉古可以知今。惟聖明留意，遇有遠方捷報，以此言驗之，洞見其真偽矣。至其請為還材，用威信諸嶺南事者，為經畧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倭叛之事。此語誠古今處治南蠻之良策。大抵南蠻與北狄不同，蠻性陰柔，倚山為勢，軍來則入山，遠避軍去，則外出擄掠，如蠅蚋然。揮扇則飛，散收扇則復集，勦滅之甚難。且其地多瘴癘，中原之人憚入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制嚴疆王

平露堂

敕鎮守都憲督責藩臬帥閫及守令將領嚴束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峒生理，許其赴官告知，齎載某物赴某山峒貨賣。官司給與印帖為照，無帖者不許。責令供給，不敢將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米穀生口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之物。違者枷號示眾，沒入其財物親屬都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給以其財物三分之一。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奴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矣。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為賊所劫。人者殺死官員，掠去印信，輒避罪不以聞，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我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憲總兵等官，規畫滅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蓋嘗推求其所以竊入之故，多因軍衛有司互相推調，夜間失于覺察，城邑往往至于失陷。蓋非內無糧餉，外無救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軍衛有司正佐官寮寫立領狀，責其與城相為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敢輕忽，則賊不能盜入矣。所謂規畫守備之法者，每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制嚴疆王

平露堂

城必爲內垣，荊棘樹柵，總爲一門，昏夜既上城守，卽不容復下，必至黎明然後開門。使知無可生路，則寢不安席矣。又預蓄孔犬馴伏之，每五梁間用木爲檻，懸一吠犬，微有風聲，犬先知，微彼不能駕梯登垣而盜入之計，無所施矣。

駭表狄 北虜

漢高祖以百戰之餘，所統皆奇才，良將且爲匈奴所圍者七日，不有陳平秘計，不幾于危乎？然是時虜騎乃至四十萬，則是北虜之強自漢初已然矣。夫自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北虜

三

平露堂

祖解圍之後，至于我朝，一千四百餘年，中間歷魏晉隋唐宋，而北狄之興亡盛衰，起滅分合，不知凡幾變。而至于胡元極矣。說者以爲北狄之盛也，固莫盛于胡元，而其衰也，亦莫衰于今日。何也？蓋天下理勢相爲乘除，物極則反，盛極而衰，亦必然之理也。何以明之？自古北狄之爲中國害者，非以其地之廣也，亦非以其人之衆也，徒以其生長沙漠之外，逐水草以爲居，捕野獸以爲食，而衣其皮，耐饑寒，習勞苦，而不畏。歟而表中國之人，好逸而不禁勞，不能忍饑而受寒。

而又惜身愛命，以故往往爲彼所勝耳。至于胡元入中國，奄南北而有之，空其部落，居我內地，棄彼夷習，效我華風，官居而室處，衣錦而食粟，其點慧者又學我道藝，雅言而士行，闊步而寬衣，凡其自昔猛鷲之態，皆變而爲柔，耐苦之性，皆變而爲驕。況其百年以來，內外官司，皆以其國人以爲之，長非獨畿甸間爲然，則雖遠而瘴癘之鄉，細而魚鹽之職，所謂達魯花赤者，非其種類不用也。所至成羣，隨在而有，其言語習尚，雖多循其舊，然其肢體筋骨，無復如前日之耐饑寒，甘勞苦矣。一旦又兵南來，其主開建德門，夜遁，倉卒隨行者，惟官禁衛京輦屯營者耳。若夫遠宦之臣，外戍之卒，固不能盡從也。敗亡之餘，歸其故域者，蓋亦無幾。非但失中國之法制，而併與其本來之部落而迷失之。游魂殘魄，苟延喘息于草野之間，分散而微弱，紛雜而無統，而其信然，見肯必爭者，犬戎之性故在也。方且自相魚肉，自相攘奪，救死扶傷之不暇，以故不能爲表邊防之害。雖有小警，不過鼠竊狗偷，非有深謀宿託，處心積慮，如前代匈奴突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北虜

三

平露堂

之所爲者。我太宗皇帝親臨六師。凡六出塞。歷數千里之遠。窮其巢穴。彼皆雄竄風伏。無有一虜敢張螳臂以當雷霆之威者。僅受一也。先土于降附而還。是以百年之間。夷狄懾服。邊境肅清。自秦以來所未有者。書之史冊。足以垂耀千古矣。自洪武永樂以來。其酋如木雅失里馬哈木阿魯台朵而只伯之輩。皆驚才下乘。非有日頃之猛鷲。尚結贊之狡猾。雖或侵軼。隨印破滅。惟脫款者。挾脫脫不花以肆其子也。先繼之已已之受非彼之能。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北虜

卷三

平露室

時聽大臣言。遣一裨將禦之。不過旬日。彼自去也。若夫統幕之還。分爲數營。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懷來城矣。設使不分。而我軍中尚有前代之長技。如高祖解平城之圍。令以彊弩傳二矢。外震駭萬之弩。次第齊發。彼安能薄我哉。然當是時。虜悉其部落并移兀良哈海西諸部皆來。大衆不滿四五萬。其視平城之圓十萬騎。何其多寡之懸絕也。臣故曰北虜之衰。莫有衰于今日者此也。自是以後也。先爲哈剌所殺。哈剌爲宇來所殺。宇來之後毛里孩。亂如思蘭之徒。

皆是自相屠戮。孽生千黨。與禍起于肘腋。未有父子繼世者。是固天厭夷惡而助我。皇仁則其虜之無能爲亦可見矣。雖然。蓋孽有萌。古人善喻者。阿骨打之起于遼末。鐵木真之起于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視之也。爲國者防微杜漸。恒恐禍生于所忽。譬則近山之居。處有虎狼之害。則必高其垣牆。深其陷窞。塞其蹊隧。而迂其往來之道。徑則虎狼不能爲吾害。產之害矣。我國家都燕。切近邊夷。尤宜加慎。則夫關隘之修。兵備之饒。將帥之任。兢兢然如蹈虎尾。如臨深淵。食息之頃。一寤寐之餘。念茲在茲。無一念而不在此。是惟宗社無疆之休。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北虜

卷三

平露室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七十四

華亭

徐乎遠聞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壁尚木

吳培昌坦公

張岑勿青參閱

丘文莊公集

議

丘 濟

定軍制議

趙練畿郡民兵

此及下各節舉見之論 蘇試定軍制一策于漢唐宋軍制之得失瞭然明白

就其三者而論之 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平露堂

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復必欲復古之

漸以壯國勢以省國費皆莫若唐府兵之盡善焉然

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蓋府兵之制無事則

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

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

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

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

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

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罅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

今存可也惟今 聖朝廷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

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工霸

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疇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敦

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者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

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半唐自天寶末失此迨其後罄

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鶻

吐蕃無有敢窺者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

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由牧此言觀

之則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已彼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平露堂

區區叛將以逆犯順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王師

况居萬乘之尊有萬方之眾而又據形勢之便者哉

文皇建都於此餘六十年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

備不無少弛性時一衝以五千六百名為率今一衛

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朝廷非不知加整

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論有罪者戍

邊然終不能復國初之舊臣愚過為遠慮切恐自茲

以後日甚一日失今不圖恐後愈難於今矣請於國

家常制之外於京畿之中別為寓兵之法用唐人之

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其常制。不識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寔居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兵。則國勢自尊。國威自壯。覲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拳養之徒。益有聞矣。萬一臣言有可採者。請教大臣集議。若於舊制無礙。治體有益。民情不拂。卽委有心計知治體之臣。專主其奏。講求利害。酌然有利而無害。然後見之施行。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爲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爲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隊五十名。立二總甲。視軍衛總旗每隊分爲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小旗又合十隊爲一都甲。視軍衛千戶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成仍舊爲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納糧二事。他賦役皆無。爲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平露堂

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頽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廕廩廢者。除其名。秋糧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去其三。兵不番戍。糧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於兵部。五郡謂順天等五府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場。月一點操之。每府又闢平衍地。爲一大教場。孟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卒於此召集。民兵依京場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閱兵器。事竣。各具寔開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又見京輔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鄰。每三丁備一種馬。俗所謂驃馬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餉。擇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爲羣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稈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爲倉場積草料於近廐之地。以爲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場。爲勢家奏取爲莊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給於民。非但養馬。兼蓄驢騾。以爲駕車運遞之用。羣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畢。卽俵散壯丁。俾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平露堂

其騎操官時照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如此則國家不徒得兵而止有馬矣。詳見牧馬之政條武曰五郡切近京師

應內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注。

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筭天下秋糧夏

鏡鹽鈔坑冶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幾何舊積

凡幾何經費之外預備之餉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

闕其有羨餘者別爲收貯以爲此五郡雇役之重買

物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工定直。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千

此錢雇開民以代之。此即宋人雇役法但宋人取

必先使之富道然後逐月予直凡此五郡每歲合辦

物料官爲先事計筭。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售。如此

不徒寬民力以足兵備亦可以收市井游惰之民而

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定用。官吏不多科擾民矣。然則

國計謀足不能有餘則如之何。曰設法措置隨時通

融損有餘以補之捐不急以足之。大約計順天一府

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府不遇十萬或五

七萬耳。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國家歲入夏入稅糧。見

今二千六百二十三萬餘。其他鹽糧課鈔亦不下千

萬之數。捐此五六十萬之費以竟今日畿甸之民。以

復古人府兵之制。以壯國勢。以張國威。內以固京師

外以懾夷狄。其於國計亦無大損。或曰昔宋韓琦刺

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

爲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邊大爲民害。皆

如光所言。切恐既籍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

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爲此

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

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類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帥

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糧不調運

惟於三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潦

或修築京城以爲急切之備。或幹運京儲以定近邊

之關。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況此

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優閒

如出湯火。以就清泰之地。上感國恩。淪肌徹髓。其惟

欣鼓舞。銘刻恩報爲何如哉。此法僥行非但可以足

兵亦可省費。內可以壯中國之勢。外可以懾外夷之

心立法既定行之久而成俗。隨時制宜。補偏起廢。又
有待於他日之良臣賢輔焉。

州郡兵制議 待考軍制

按前代州兵皆無定制。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
也。或迺自戶籍。或出自召募。或固有警而民團結。皆
是因其土地之宜。隨其民俗之便。或多或少。或廢或
置。不惟無常制。亦無常數。惟我國家自平定之初。則
立爲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
藩列閫。以總制之。而有都衛之設。其後也。改都衛爲
宣慰使司。又武並用。軍民相安。百有餘年。其視漢
唐宋之制。可謂大備矣。然承平日久。兵備不能無弛。
軍伍不能無缺。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
籍。徑行勾補。其流之弊。乃至所勾至者。反少於所遣
之人。付不償失。於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
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
之數。以爲黜陟。然亦徒害平民。無益軍政。臣嘗考歷
代之制。皆是草創之初。軍伍數少。而其末世。乃有冗
濫之失。惟我朝則是先多而後少。何也。前代之制。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平露堂

因一時而隨事制置。惟我 聖祖。斟酌古今。立爲

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遵守焉。方其初制。爲軍伍也。

內地多是抽丁。塚集邊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既久。

姦弊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版籍。或潛行析戶。或

自秘分族。彼此相隱。上下相蒙。遂至簿卷難清。挨覓

無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亦有之。而正戶固在。而旁

累他人者。亦不能無也。爲今之計。乞敕兵部。過行清

理。凡天下都司衛所。俱要造冊。開具本衛若所原設

額數若干。見今定在若干。缺伍若干。不問存亡。備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八

平露堂

開造。具其籍貫及充軍緣由。仍行戶部。行下天下布
政司。若府州縣。亦要造冊。開具各州縣軍戶若干。見
在充當者若干。挨無名籍者若干。彼此照對。以見其
定在之數。其衛所見在食糧者若干。缺伍不補者若
干。兵部類以奏聞。會文武大臣集議。所缺必設何法。
然後軍伍足數。以復國初之舊。必須不拂民情。而致
其生怨。不爲民害。而激其生變。講明根究。至再至三。
然後見之施行。如此則僉論之中。必有良法善計。不
徒然也。夫天下之事。譬如器用。然有新必有舊。而廢

者又爲之新製。則其用不窮矣。今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失今不爲之製。吾恐日甚一日。積而至於無餘。一旦有事而必欲用倉卒之際。其將噬臍無及矣。國家大事莫大於戎國步之安危。所係運祥之修短。所關誠不可不加之意也。彼爲具臣者不爲慮。自其意只欲苟且目前以貽其責於後人。蓋以官非世有故也。若夫聖明之主承列聖之鴻業。以傳之萬萬世之聖子神孫。烏可不爲之遠慮哉。

列屯遣戍之制

京軍成法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平露堂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又藉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于戰鬪。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陣。日熟心定。若京師之兵。則驕奢脆懦。日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况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勲貴。報効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命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憚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鬪者爲之給薪。

水供車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爵。獲其首級。以爲已功。是以邊城之軍。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爲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爲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于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于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遠東并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爲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于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于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爲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戰陳議

車戰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平露堂

按車戰之法。中國與中國人戰之法也。何也。彼此皆用車戰。而相遇於平原曠野之地。故可用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若夫中國與夷狄戰。其地則險阻也。其人則散與騎也。吾之車之布也不成列。其動也不能行。是坐以待用也。幸而不敗可矣。而欲用之以克捷取。

勝不亦難哉。自車法不行之後，後世之用車者，如衛青、李陵之類，皆不過用以齎載而已也。不然，則用以禦虜之衝突，未有能用之明明以取勝也。且三代之世，分爲列國，故常有疆場之事。以中國與中國戰，則車固在所用也。若夫罷侯置守之後，四海一家，不幸而盜賊竊發，制之於早，易與耳。所以養兵卒以備征伐者，大抵爲四夷。當用我所長以格之，禦之，不使入吾境，斯可矣。所謂車戰之法，寔無所用之。政不必慕復古之名，而爲此不急之務也。或曰：用之出境以越險，隘攻夷狄，車法似不可用。若夫用之以守中國之地，何不可之有？臣謂車戰之法，我用而彼亦用之。地有不平，物有所扼，非獨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矣。如此而用車，何不可之有？惟我用之而彼不用，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爲長溝，溝之上積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則吾之輪有所扼，馬有所制，而不得行矣。

車戰議 章制

按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人。其制太大利於守而不利於戰，可以行近而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車戰 十二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車制 十二

平露堂

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則難。體製重而轉動爲難。一車之費，動至千百。成造非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獨用之戰陳爲難，則雖行之大陸通達，亦有患仇捏者矣。惟晉馬隆所謂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所謂鹿角車，營者，以車爲營，而人居其中。梁鎗刀於車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雖不可考，然自古車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則其偏爲一箱，可以意推矣。蓋大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於陬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臣觀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般運者，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爲戰具。然其制亦爲兩箱，偏載則傾欹，推行頗遲滯。臣家嶺南，嘗經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改以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車裝，六可以昇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而可修。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

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不裝皆載其車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舁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挑塹之擾。其車之式。其於分註乞下有司計議。如有可采。行下工曹。依式製造。就令隊伍中二十五人爲五車。其於成法無有變更。其於行軍不爲無助。

其車之式用兩木圓九寸長九尺者爲轅轅之首斜彎而起中以受軸爲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爲之而不設輻中爲死轂又於施輪處前後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車制 十五 平露堂

五六寸許兩轅上各加一橫木前二後三又於後橫木近輪處斲爲二孔用二小彎木條實其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狀繩縛其端於前橫木上有所載則以繩繫於其上又於輪之後兩膝下用木爲足與軸等其後橫木上施軟席以爲坐席席之下兩足間施竹簾以盛食器軍中刀斗用畢亦載其中其轅首交合處其高準馬胸用人手執之爲準鑄鐵爲利器如耕犁樣冒於交轅之首臨戰用以當敵之馬胸也去轅首尺許又橫施一鐵條長尺三

四寸許上列齒以架刀鎗而轅之旁其前後各爲鐵轅四左右各二前繫鐵鎖後係鐵鉤聯車爲營之際前轅相去稍遠則用鐵索之於轅後轅緊相俟旁則以鐵鉤搭其鎖彼此相維以爲固又於後轅之次左右各加以大鎖駐車時用刀或鎗貫鎖中而立焉彼兩軍交鋒之際則列於前以拒馬以代鹿角敵來衝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執刀鎗以夾持之趨前以當其馬胸又用木或革爲摺疊牌立於車上以蔽推車者大抵其車不用雕飾其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車制 十四 平露堂

不可施斧斲處只用麻繩縛紮每車上各具刀斧斲各一及板木繩釘之類以備急用

水戰議

舟師之始

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楫於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以濟河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亦皆在乎河然亦暫以濟爾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焉昔人謂吳人以舟楫爲輿馬以江海爲平道是其所長吳人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舟戰於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

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目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
車走軻者當輕走驃騎公輸船自魯之楚爲舟楫之
具謂之鉤拒退而鉤之進則拒之又以歷代史考之
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
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越河北者自汴入
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
趨關中者自河而人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檣
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
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舟師 四十五 平露堂
不得下此王濟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
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
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因
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大
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
師守者也

兵器議制弓矢

按考古記於弓人一事取材既各以其時而凡折幹
液角合膠與筋用漆與絲又莫不各有其法焉嗚呼

古者於一器之小而委曲詳盡也如此此其器所以
無不良而用無不效功無不成也歟况五兵之用
之以威天下者惟弧矢之利爲大上而天文戈戟
矛皆無其星而弧矢之象特懸於穹蒼之上易之制
器尚象五兵之中獨言弧矢是兵莫大於弓矢也臣
於前旣言凡軍伍人欲各執夫一器而皆兼夫弓矢
蓋以人之始生必懸弧矢此男子生而所有事也有
事之大者莫大於軍旅敵王之愾以衛國家委質之
義盡忠之節誠莫大焉必有所事於此然後盡其爲
男子之事也雖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凡事皆
然况戰陳乃國家安危人命死生所係者乎尤不可
不利其器也今制弓矢造自州縣然地勢燥濕異氣
人力巧拙異能官吏勤怠異心往往備物以塞責取
之不以其時造之不得其法造完而進於內帑苟具
其數不求其良積以歲月質損而體變一旦有事出
以爲用多有不堪因而誤事也多矣臣請自今以後
凡造弓州縣計其歲所當造之數俾其具物料工費
○造弓○器○計○五○州○縣○之○數○俾○其○具○物○料○工○費
解宜朝委有巧計臣僚專督製造仍行下出產弓材

之處俾其處材必以時擇材必以良而司工者又必依旁古法順天之時隨物之性用人之能如此則弓無不良矣雖然人力有不齊弓矢亦不可一例而造必以斗石爲量用漆書其上自二石以下至於六斗凡數等仍行教閱將官於凡軍士皆較量其力之所勝著爲石斗之數散弓之日按名如其數給之如此則不徒費民財而所造之弓皆有寔用器良而與人

器械之利一

弓弩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十七

平露堂

臣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爲尚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則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傳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強弩臨江而守上之亦願與臨蒞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間臨蒞見于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見于史傳者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然以臣觀之二者皆

不可偏廢也虜惟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于百步之外也

器械之利二

火藥

臣按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火藥者宋太祖時始有火流真宗時始有火毯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焰硝硫黃柳炭爲之硝之名見于本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已用爲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隱君日華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十八

平露堂

子及宋嗣經衍義等書註未嘗言其可爲兵用也硫黃自海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机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尔近世以古藥質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爲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製用銅或鐵爲具如箭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

人物皆糜爛然雅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東平南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臣監神機鎗蓋慎之也歷考史制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于何時助于何人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煙火者同至中國歟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火藥

十九

平露堂

下或左或右應機還就則發無不中者矣人宜用紙爲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于天下矣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火藥

二十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五

徐孚遠聞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朱茂景子莊泰閣

丘文莊公集

丘 濬

賞功之格

誰執人授御衣

臣按 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陣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誰執人授御衣 一 千露堂

當別甄叙我 朝立錦不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不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途不得與焉其還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倖枝藝進者夫 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下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難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相其實哉願乃以賞功之官以爲恩賜之具彼得之而人議之固不足以爲榮彼何足惜遂使國家夫賞功之常典而凡覲臨行陣出萬死得一

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亦豈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者且不可况無能乎在其身且不可况又延及其子孫乎

賞功議

張功貴

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實始于衛鞅嗚呼生天地間而靈于物者人也人與人同類相生以相愛相死以相衛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偽滋人與人乃相戕相害均是人也而又殺人以為功是豈人道當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時已有戰爭之事然其人化服卽止不至殺戮之甚如後世也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級後世襲用之以爲當然而不可易百世如一日也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賞功議 二 千露堂

後世忍心貪功之人乃至誣平民截死屍以爲功次皆秦作俑之遺禍也臣嘗謂天下之事惟武功一事最難得其盡善而無餘弊何也蓋興師動衆人至多也臨陣對敵機無窮也不殺則不足以退敵而功不成是武之成必在于殺人也故論功者恒以殺敵

之多少以爲功庸之差等古昔盛時固已厭餒于學
官載之詩禮者可考也非但秦也蓋至秦乃益盛焉
耳今若不用秦之法而于武功告成之日一例陞賞
然而勇者怯者同賞孰肯效死而爭先若依舊以首
級爲功方其戰酣乘勝之際其勢有進而無退既斬
敵首何暇轉而持之非獨爲人所有而敵亦或得以
制其命矣二者皆非萬全無弊之法然則果何如而
可臣竊以爲自古國家所以賞功者爵與財而已矣
爵以名而致貴財以利而致富是名與利富與貴乃
皇明經世編

五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三 平露堂

人之所甚欲而其慕者也以人所甚欲者以爲賞功
之具蓋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體者人之所甚愛
人能舍其所甚愛甚惜之性命身體以爲我操兵戈
以禦敵衛生靈以安社稷厥功莫大焉於是乎卽其
所甚欲甚慕之貨財官爵以報之焉報其已往之功
所以作其將來之志非但爲其人蓋爲乎國也然其
所立之功有大有小有多有寡有緩有急有易有難
不可以一例觀也不可以一例觀亦不可以一例報
然而戰陳之時急迫之際紛亂之中安能一一得其

輕重多寡之實而權度之不差哉將使人臨陳而監
之歟則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將使人隨衆而紀
之歟則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則將待
其功成而通第之歟則是非真贗又將何所據而分
辨臣竊以爲古人有言惟公生明公則已不爲私明
則人不能欺在已者既不爲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
心志而人不可欺已矣國家常有事命將之時必於
廷臣中擇平日理明而心公智周而性執者以爲紀
功之官使其隨時制宜權其緩急難易以定其功次
皇明經世編

五文莊公集

卷之五 四 平露堂

使上下通知彼此保證一有疑似難明紛爭不一者
卽與移文考覈結正必須詳實歸一然後明白開具
榜於通衢如科試揭曉然者有不公者許其指各開
告其作私及蒙蔽之人有贓者許其論無贓者卽取
其功次如此雖未盡善亦庶幾乎大凡天下萬事莫
外於一實惟實則人心無不悅服更乞朝廷下文
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爲定式俾其遵守原在
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例造冊其有內外臣
僚子弟臨時方行親投報效者則具名開奏取直蓋

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爲國出力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等者爲之不可不知也又有將帥遇有征差輒將子弟親識奏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輩其實不會臨陣往往叙作軍功下次陞賞又以出師取勝非一人智力所能獨成其臨陣奮勇者固爲有功然左右將領爲之參謀運智以助其所不及協力幹濟以輔其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無者焉可全謂其無功哉但不可以斬馘論耳爲今之計宜多立名件如斬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平露室

將幕僚奮勇當先之類各於本類下次其名姓并著其所效之實績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參謀運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既死無人間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陣戰亡者必須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無禦敵之功亦爲王事而死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賚其子孫

過盜之機

相府與治之書

臣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爲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平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夫平盜賊與懷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乎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云其犯邊也利遠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搶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摩賊則獸運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追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追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故曰平盜賊與懷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下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蓋招降與窮治是也夫患莫大于招降禍莫深于窮治此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宜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師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僥

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擄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忠莫大于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服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節而疏之，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脇之民見被汙者必不免也。則將日與其嬰固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遁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于窮治，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于秦觀之論者。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爲所敗，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七

平露堂

過盜議

京師議禁之

同初於南京設爲四十八衛，每衛各有營，營兩際各爲門，本衛官軍就居其中，遇有警急，起集爲易。又於五城各設兵馬司，設立弓手，專以巡徼京城內外，仰周官修閭氏之職也。又於各坊里巷立爲火舖，支更守夜，其與修閭氏所謂互像違併者，無以異焉。蓋衛

所有定居，則呼召之單易集，巡徼有攸司，則追併之責有歸。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惟今京師蓋集勝國之舊，街坊里巷參錯不齊，而衛所散處而士卒之名隸尺籍者聚散無常，甚者野處在數十里之外，幸而承平無事，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出於倉卒之間，急欲有所召集，豈不難哉！臣愚欲於無事之先而豫爲有事之備，請復祖宗南京舊制，雖然時異勢殊，當守成之後，而爲創始之謀，誠未易也。無已，請用祖宗之意，以爲今日之備可乎。夫南京之衛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八

平露堂

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軍士雖係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必欲使每衛各爲一處，聯比其居，夾有不能盡合，名稱在衛所，隊伍在將領，而其所居之地，方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衆，聚四海之人，雜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煙聚盛，姦宄實繁，一城之人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內外不下百十萬人，家方有所不周，勢有所不支，臣請毋城量地廣狹，遠近深淺，發行兵馬司數處，每處濬

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該相間為限司前用四木建墩機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鋪則擊柝以相應由近及遠不許雜亂又於該轄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係見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分貧富及上庄者皆得報名附官最高者或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為衆信服者奏聞以為地方總領每季一造冊冊成各為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司兵馬率領本方見居官軍起赴總領官以居參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債舊例每兵馬司宜隨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緊急兵部下兵馬司行御史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處聽用如此則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於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左則亦其遺意之彷彿也又京城內外自來街坊因襲前代舊名俚俗不雅混亂無別宜令各該御史督同兵馬司官分界畫圖別立新名每處立一大鋪分設小鋪每小鋪設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點起守至四更三點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

守一巡其大鋪更夫倍之犬鋪之立必在本巷內出大街口邊對立木橦二四尺以下懸鐵索三以截斷行路二更一點以後印橫短以絕往來至四更三點方開其他小巷內可通大街處俱為柵門三更三點即鎖斷五更一點方開各行司為印烙牌數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喪緊急等事許先赴行司告領牌面遇夜照放無牌而闖出及擅開者坐以罪每大鋪置大銅鑼一面小鋪各置其小鑼一面遇有盜竊即聲鑼相應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鋪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鋪犬約京城有南北大街不過數處假如崇文門自門至四樓為一節又自此抵城下為一節每節夜撥馬軍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輪五騎往來巡邏其餘倣此其九門城垣之下以城為限每城撥軍之數亦如之其巡邏之軍五軍大營每日於見操官軍內輪差如此則人家有益賊之警而更鋪得以闢拒而賊不得以出入國家有倉猝之變而軍士易於召集而賊不得以縱橫此雖瑣末之事而所關係定大為國

遠慮者不可加之意乎。臣因是而又有一見焉。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獨邊境置火烽火。而宮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國家運氣隆盛。萬無意外之事。然臣愚請於皇城。中預蓄二高竿。猝有不測之事。卽於瓊島上立之。懸紅燈爲號。其事緩急。以燈多少爲符。預以遍告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之數。以示緩急之別。徧告諸軍。以爲進止分散之令。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以不言而諭。不召而至矣。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牧馬之政 牧馬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牧于官。而給于民。至于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蓄之于民。又其後則市之于戎狄。惟我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于民。卽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于官。卽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于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

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于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餵之卒。則有膳驢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陞山東河南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建議。每府州縣添設佐貳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于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本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永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于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羣。則未焉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于內地。而今日則用于邊方焉。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亦足而害未及于民。一旦按其已繁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兵柄大臣。講求本朝故事。及究南宋之興

以濟今日之所不及。遺知馬政者，勸實牧地，其有舊清牧地，其初，傳文公在陝西，地不足，其牛有而今爲人所侵，欺埋沒者，咸復其舊，或有山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爲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閑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則爲之勾補廐廐，有未備者，則爲之修葺。所畜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爲之添牝，孳生之，責其種之不良，則爲之求良游牝，字特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俵散閭閻，各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爲一定之法，使之永遠遵守。歲時遣官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牧馬 十三 平露堂

部及兩太僕寺查算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場，及沒官空閒田地，並可以爲草場馬廐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繁縣馬原額若干匹，卒長若干人，既具其數，遣官親臨州縣勸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法，而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乎人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卽一縣言之。某州舊有里五十，羣長千人，馬千匹，今卽就五十里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村爲一大廐，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十家爲一小廐，每廐就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爲一廐長，老者一人爲廐老，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爲廐卒，每廐各設馬房舍，圍及長槽，大錢每歲春耕之候，廐長徧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稔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証驗之，有不種者，問官責罰，無使失時。無田者，許其分田于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耕收獲之際，廐長及廐老計証收之，倉囤之中，稈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箕，卽以爲煮豆之用，按日而出之，歲終具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牧馬 十四 平露堂

數以聞于官。若其馬種，卽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井，良許其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例失未償之馬，五分屬其三。徵其二，以市種馬。凡馬始生，則書其月日，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爲養馬之式，鐫板以示之。凡一歲游牝，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罪。凡一日齧草飼料飲水，皆有其節。違其節者有罪。其房庠必冬煖而夏涼。其牧養必早放而晚收。凡可以爲馬之利者，無不爲。凡可以爲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其道。其視各家人自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五

平露堂

爲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羣頭管領驛馬一百匹爲一羣。每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爲中制，每驛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缺之數。今年不足，明年補之。其有種馬倒死者，卽以駒補足其數。本廐生牝多，許它廐聞官，以牝來易。每廐兼畜驢驘，以馬爲準。牝馬二十畜牝驢一。牝驢四所生或驢或驘，具數報官。官爲造車，遇有搬運官物，許于各廐起倩，無事之日，本廐馬戶借用者，聽按日計備收，以爲秣飼之用。每季本縣管馬官

一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太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庠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爲修葺處置。違者治以重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徵寓官牧之意，上不失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寬民庶之困苦。中有以致馬政之不失。大畧如此。雖然，其間之委曲纖悉，又在臨時因事制宜，補偏救弊也。若夫俵散閭閻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騎操，遇有倒死，責以追償，是固足以爲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五

平露堂

馬之給于官軍者，多係餓損并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給草料，或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准除。然一軍之度，不滿十百，而一旦之直，多踰數千。領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典言及此，良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于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人官者，雖少壯，而忽然有異疾，先期告官及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

明舊制凡馬軍皆要攢槽共喂如居隔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喂半夜以後本管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關管草料則嚴爲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例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如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僱倩與人制減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賠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手諭堂

官點視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鞍騎無事之時輪班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賠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域非一處處處皆屯重兵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竊考五代時李克用之立國制勝所畜不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洮岷其間歷宜府大同延綏興慶并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翅數十倍矣然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陣往往老死槽枥之間而責吾士卒之賠償又不幸而生于邊界天苦寒而地磽确物不生種而人無畜積天下之苦莫甚焉既出其資力以爲國防寇又責其出財以爲官償馬以每歲所賜予之衣糧猶不足以償其逐年倒死之馬匹況望飽暖其妻子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我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失所離心蓋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爲勝中國之所以取勝于夷狄者以人不以智以德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臣愚以爲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爲固

卷之五

手諭堂

扼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不追凡其制兵
半以步兵爲正以騎兵爲奇大率步十而騎二步軍
萬騎軍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
爲騎扼之使不得人而已而不遽其出拒之使不敢
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無騎兵非良而馬亦易
下解矣或者以爲馬者兵之大用兵非馬決不能以
制勝吁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也所謂守者我
靜而彼動我逸而彼勞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
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制之焉則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九
平露堂

馬政議
市馬養馬

按周人之馬買於民間故立官以爲馬質質之爲言
半也專以質乎馬之價直蓋馬之材質有高下氣力
有強弱年齒有老壯毛色有純駁故其價直不無多
少之異焉而其用之大要有三上焉者以供戎事之
用次焉者以供田獵之用下焉者以供冗雜之用馬
生於民間而用之於公上不可以空取之也不可以
樂取之也空取之則民不復私畜矣樂取之則民不

加芻秣矣是以三代盛時其於馬也於民常賦之外
有餘者則官以價直易之焉養之閒廐之中以備
不時之用卒有國事民之無馬者則於是領給焉其
給之也必書其馬之年齒毛色與原所買之價使民
受之者有定色則不敢以鬻易良有常齒則不敢以
老易壯有原價則不敢以賤易貴所受馬在十日內
死者則責其賄償受之未久在十日外死者惟取其
皮耳恐其詐僞也在十日之外死者則予之民而官
不取矣後世兵民既分馬養之民而牧之於官然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十
平露堂

散之於軍官府無復有買之政而馬之死者一切
責軍之償在官者未必寔得馬之用而軍民俱受其
敝矣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者未必
良而給之於軍遇有倒死賄償如故而西北之邊苦
之尤甚至有鬻子女而不能償者吁可嘆也已臣請
自今以後朝廷酌爲中制定爲馬價馬之價公私
交易皆不計過二十緡違者馬與價俱入官牙行之
人坐以違制罪說者若謂物之不齊物之情大屢小
屢同價就肯爲其大者臣竊謂天生之物與人爲之

物不同馬之良乃天所生。人力不與焉。官府既爲定價。則民間有馬者。不過求多直而皆市之官矣。惟其市之官所得有限。他市則可多得。以此官之所易者。未必得良也。若夫馬之創死。不責之償。則彼蔑視其馬。而死者愈多。若責之償。則士卒貪竊。何由得錢。臣愚以爲待其死而責其償。下若先其生而爲之備。凡有受馬者。請如刷割書其年齒毛色及其原價。而又量其材質之高下。肥瘠。併書之冊。其馬有死者。誠瘠且老。則不責其償。若其馬是壯肥而齒未老。馴致瘦損而死。者。則責其同伍者合力償之。同伍有先首及其督責之寔狀。則免其人。而惟責償所受者。與夫其馬因公事而死。及其人本善調息。而馬忽然不意暴死者。皆不在償數。此外又宜爲馬病及瘦損。豫告醫治之法。其馬寔病而死。非由人致。醫證明白。亦不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馬書

主

平露堂

馬政議

求牧地

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馬在岐幽涇寧間。即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爲芻秣者。其地止於一。

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餉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縷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開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頃而已。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以司蓄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監之立。百年於茲矣。而其馬之蕃盛。畧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臣考唐制。始曰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其後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下里。隸京慶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喜水草。腴田皆肆之。由此以觀。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專在岐幽涇寧也。蓋跨數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爲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馬蕃盛至七十萬之多。今其地固在。然皆齊民耕種。納租之地。一旦奪之以爲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不可者。然當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馬如此之多也。乞訪有司循唐人之故。述由京兆度秦隴以求夫可放牧之地。能不奪之民。必不虧於官。然後行唐人監牧之政。萬有一有可行者。其於馬政不爲無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求牧地

主

平露堂

終卷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六

華京 徐乎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陳增齡鶴朋參閱

丘文莊公奏疏

疏

訪求遺書疏 遺書

丘 濬

臣前此上疏欲將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書中所載切要之務陸續陳獻奉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臣見本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疏

遺書

平露堂

書內備規制下圖籍之儲有云人臣爲治之道非止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是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凡歷幾千百年而後至千我今日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葺整比之使其至今日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惟厥所由豈不歸其咎於我哉是以自古帝王任萬世世道之責者莫不以是爲先務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

庶務草創日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寶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而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蓄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今內閣儲書有圖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敕內閣大學士等計議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撥於吏典班匠人等逐厨開盤將書目一一比較或有或無或全或欠或多或少分爲經史子集四類及雜書類書二類每類若干部每部若干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的數明白開具奏報又以本刻考校年月委官名銜爲記識於每卷之末立爲案卷永遠存照臣竊惟天下之物雖奇珍異寶之臣亦不敢問有言及者同輩以爲已而不知之明既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天地間爲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賢智然如在冥塗中行矣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廣儲雖儲之亦不能久所賴石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秘扁鵲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宜闕畧者有繕寫之吏損壞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疏

遺書

二

平露堂

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致于泯爛散失。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有所考校。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失今不爲整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體聖祖詔求遺書之心。任萬世斯文在茲之責。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儒道之幸。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其間條目雖多。然皆一代一時之書。惟此則萬世之書。故首以此上請。而條列合行事宜于後。一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漢臺。鴻都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崇文館。秘書省等處。我朝稽古定制。罷前代省監館閣掌書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二員。掌凡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今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兩京國子監雖設典籍之官。然所收掌止是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疏

遺書

三

平露堂

累朝頒降之書。及原貯書板。別無其他書籍。其官幾于虛設。請于內閣見存書籍內。查有副餘之本。各分一本送兩京國子監典籍廳收掌。仍數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南京司禮監禮部翰林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南京內府書籍。有無多寡。全欠具疏奏知。量爲起取存留。分派轉補。其止有一本無副餘者。將本書發下國子監敕祭酒司業行取監生抄錄。字不必工。惟取端楷錄畢。散各堂堂教官校對。不許差錯。每卷末識以謄寫監生校對教官銜名。其師生只照常例俸廩。別無支給。挨次差撥如常。合用刊半摺背刷印。匠作及紙筆之費。行各衙門量爲撥辦。不限年月。書成裝釘。陸續送兩監典籍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而有異所。永無疎失之虞矣。一我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超出萬古帝王之上。御極三十年。多有制作。皆出自宸衷御札。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也。今班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訓大誥三編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御製詩文。雖已編輯刻板。藏在內府。天下民臣得見者尚罕。今編類在內閣書目者。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疏

遺書

四

平露堂

有御計洪範御註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錄外戚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錄爲政要錄彰善瘅惡錄武臣鑑戒錄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之訓等書是皆我聖祖精神之所運心畫之所形手澤之所沾溉者也存之足以範百王垂之足以鑑萬代其間雖或有成於衆手何者不本於聖心若夫所謂大明帝記皇明寶訓大明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則又當時儒臣纂成卷帙者也今皆藏在內閣天下民臣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五文莊藏

五

平露堂

無由得見臣竊惟前代帝王有我聖祖制作之一二爲其子孫者莫不寫之琬琰頒布天下傳之將來以爲父祖揚名而我聖祖之功之德萬世如見固不假乎言語文字以傳然聖子神孫繼述之考顯揚之心則有不容已者臣請敕大臣督領翰林官屬將秘閣所藏已成編卷者逐一校對無差雕印頒行若其辭語近質不可行遠卷帙浩繁難以盡布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席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爲寶訓事例做唐人員觀政要體製將前項書籍撮

其旨要舉其宏綱分門別類以成一書命工刻梓頒布天下垂憲後世俾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朝廷用以資治則聖祖之聖德神功與六經而並行同天地而長久矣一漢唐宋創業之君承亂離之後莫不先收圖籍中世以後稍有散亡遺闕輒遣使分行天下括訪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之雖以五代亂離之世尚且不廢況今百年承平內外無事國家猶有餘力採輯佛道之書以爲藏經雕以良梓飾以文綾徧賜天下寺觀儲以髹紅函匱載以金碧輪藏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五文莊藏

六

平露堂

况此儒家經訓書籍乃自古帝王傳心之要經世之大典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在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具焉可吝纖微之費而不爲經久之計以貽千古之永歎哉臣請敕內閣將考校見有書籍備細開具目錄付禮部抄謄分送兩直隸十三布政司提督學校憲臣榜示該管地方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并書坊書鋪收藏古今經史子集下至陰陽藝術裨官小說等項文書不分舊板新刊及抄本未刻者係內閣開去目錄無有者及雖有而不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藏

卷之六

七

全責許一月以裏送官其有王府處啓知借錄多方
差人詢訪設法蒐來期於盡獲無遺行仰所在有司
將各處贖罰紙劄并給官錢措辦筆墨之費分散各
處儒學生員瞻寫惟取成字不拘工拙但不許潦草
失真就令各學教官校對既畢以原本歸主不許損
壞不還其所得書目先行開具陸續進呈通行各處
互相質對中間有重複者止令一處抄錄錄畢裝成
卷帙具本差人類解赴京一自古帝王藏國史於金
匱石室之中蓋以金石之爲物堅固耐久非木土比
又能扞格水火使不爲患有天下者斷石以爲室銅
金以爲匱凡家國有秘密之記稍微之言與凡典章
事跡可以貽謀傳遠者莫不收貯其中以防意外之
虞其處心積慮可謂深且遠矣後世徒有金匱石室
之名而無其實與守雖設官藏貯雖有所然無禦災
備急之具不幸一旦有不測之事出於常慮之外遂
使一代治體事功人文國典因而散失後之秉史筆
者無所憑據往往求之於草澤訪之于傳聞簡牘無
存眞贋莫辨非但大功異政不得記載而明君良臣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藏

卷之六

八

爲人所誣捏者亦多有矣是以古之君子憂深思遠
者恒於無事之時爲先事之慮當平寧時無故而爲
急切之語固若不識忌諱者然原其心則不失爲忠
愛之深也仰惟我朝得國之正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列聖相承承平百餘年聖德神功如天地日月幾乎
煥然所以傳之天下後世者惟賴乎實錄之書今內
閣所藏者太祖高皇帝實錄一部二百五冊寶訓
十五冊太宗文皇帝實錄一部一百三十四冊寶
訓十五冊仁宗昭皇帝實錄一部二十一冊寶訓
六冊宣宗章皇帝實錄一部一百六十冊寶訓十
冊英宗睿皇帝實錄一部三百六十一冊寶訓十
二冊憲宗純皇帝實錄一部二百九十三冊寶訓
十冊與夫藏在內閣每朝又各一部此外別無他本
失既無金石藏書之具又無名山藏副之制臣愚過
慮欲乞朝廷於文淵閣近便去處別建重樓一所不
用木植專用甄石衆砌爲之如民間所爲土庫者後
貯緊要文書以防意外之虞乞敕內閣儒臣計議督
令內閣書辦中書舍人等官遇其理辦本等文書利

有暇隙不妨本職分寫累朝實錄各一部不限年月書成盛以銅匱度於樓之上層凡內府衙門收藏一應子係國家大事文書如玉牒之類皆附焉其制教房一應文書如詔冊制誥教書等項草檢行禮儀注應制詩文等項底本前朝遺文舊事等項雜錄亦令書辦官員遇暇陸續抄錄不限年月書成盛以鐵匱貯於樓之下層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者如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皆附焉如此則祖宗之功德在萬世永傳信而無疑國家之典章垂百王遞沿襲而有本矣議者謂文書浩大書辦人員數少歲月易邁何時訖功臣請樓成之後先將合貯文書之見有者權真其中待後陸續寫完新本易此舊本仍貯故處以備考用太宗皇帝常多事時猶聚眾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學者考究以此方彼孰重孰輕伏乞睿照一藏書之所分爲三處一在京師一在南京則是一書而有三本不幸一處有失尚賴有二處之存其在國子監者如內閣例盛以厨匱真于典簿廳載道所中責付典籍

兩廣事宜疏

兩廣

丘濬

臣謂今兩廣人心物力軍馬財用大非總兵顏彪時比當是時賊徒未甚多軍威未甚挫民財未甚竭人心未甚離自其行師無律而我之軍威始不振自其縱兵虜掠而民之財力始大屈自其殺平民以爲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今日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曰因而已攻與戰則在乎因機制變不可以遽度也蓋賊之在廣東者當逐之在廣西者當困之何也廣東本無賊賊之來皆自廣西而後居民之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十一

平素堂

所依歸者爲之驅脅耳使廣西之徑徑盡歸巢穴彼必不能獨立此所以必逐之也廣西之賊非不欲一鼓直抵其巢穴獸竊而草薶之但山逕險狹雖有百萬官軍亦無所用之此所以必坐困之也一逐之之策蓋廣東十府殘破者六其地方相去或一二百里或六七百里或達至千里我出此則賊往彼我往彼則賊出此巧相迴避迄難成功若從一路逐之必不可得須分爲四路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府歷四會封川等縣沂流而上至藤江一路自肇慶府之新興迤陽江抵高州府界橋電白信宜出茂名化州由間道徑岑溪等縣界一路自藤縣直派北流江登陸由鬱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江一路自廣州之連州徑賀縣出平樂府四路之兵俱會于潯州所至之處必須窮搜極追且招且勸驅之出境而後已然此亦約其大畧而已若令其之或多或少遇賊之或邀或伏又在臨時定置一因之之策蓋廣西徑徑處處有之惟潯州九藤峽爲大大者既困則小者不足平矣峽前臨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十一

平素堂

道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中皆高山峻嶺惟籍刁耕火種蓄積有限况所耕之田盡在山外大軍四面分守截其出路彼既不得虜掠又不得耕種不遇一二年皆自斃矣若然其餘龍山梁山等處可以次第剪除一向恃官軍屢征大藤峽不能成功者蓋由每年霜降以後方纔進兵此時賊已收獲糧穀充盈勢不能困今大軍須以七月至彼分兵亟出蹂躪耳青苗使之秋成無望出其不意先奪其氣然後次第修葺營壘以爲久困之計不然則今年爲徒行矣一屯軍久守所慮者春夏之交瘴癘大作宜于四月還軍潯州沿江一帶分屯至七八月間仍復屯守一今之賊徒所以倍蓰于前者其禍起于前日總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挽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賴以爲己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與賊遇四顧無倚不幸爲賊所虜姑從之以延頃刻之命賊劫持而虐使之行則使負櫬息則使攬嬰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灰奔則棄之以遺官軍

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賊役如常時。其心固自忖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大軍既至。其真爲賊者。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可得。願將不得已從賊者。皆甘心爲賊矣。與言及此。誠可憫傷。今之爲總帥者。宜深以前事爲戒。既至宜會三司官。設法遣官。出榜招諭。明言前人之失。必不效尤。或時召其父老人等。至于軍前。指天爲誓。使其坦然不疑。雖其平日從賊。明有顯跡。若能翻然改過從善。亦曲加寬貸。或許其殺賊贖罪。一兩廣之人。衆口一詞。皆不願再調官軍。其故何哉。泰懲前日官軍之害。尤有甚于賊也。蓋總兵等官。帶去旗牌。及挽弓報效等項。名色志在貪功。營利非真。欲圖補報。其在營哨。則凌轢將卒。過州縣。則刼制官吏。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則爭先。多改將領。不協軍士。離心。至如達軍。雖曰勢猛。然性頗淳朴。所以誘引爲非。皆出此輩。今旂牌等官。宜于見調官軍。選用其餘。假以試驗。報效爲名者。一切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與征官軍一

例差遣。一廣州府爲兩廣根本。無廣州則無廣東。無廣東則無廣西矣。尤宜加意撫綏。今兩廣用兵。百需皆出於此。若復不銑制旂牌達軍。使其又如前日多方擾害。切惡有意外之變。又不止若徑賊而已。一以夷攻夷。策之上也。廣西左右兩江土官衙門。自來皆服調遣。近年總兵處置失宜。以故調之多不時至。宜差廉能給事中一員。齎敕獎諭。使之加倍進兵。功成之日。重加陞賞。給以誥命。一所謂各處土官。既至宜厚加犒賞。俾其各認地方。從所徑。便自抵賊巢。所得賊財。盡以與之。官軍人等。不許抽分科奪。及所俘獲賊屬。許得變賣。則人自爲戰。勇氣百倍矣。一廣西素不產鹽。而兩江尤爲難得。宜嚴立私販之禁。量爲功次等則。以爲賞勞土兵之資。一賊中放回被虜軍民。或知賊情地勢。宜送軍前用爲嚮導。其被害之人。有欲報讐。編爲義兵。隨軍調遣。蓋此賊猖獗。今餘十年。狃于常勝。驕恣已甚。往時依山據險。乘間竊發。今則披擄乘馬。張旂鳴鼓。畧無忌憚。舍所長而用所短。此天敗之時也。且其徒素無紀律。不相統率。一酋死。一

首立。非若宋之儂智高。元之黃聖許之徒。一敗卽散者之可比也。官軍來則入山潛避。官軍去則仍出劫掠。其爲民害。固有紀極。今日之舉。如病劇而服附子。安危所決。倘軍行未久。卽慮餉運之勞。瘴癘之歲。稍有所獲。便議罷兵。則亦無異于前日之顏總兵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山文正集
卷之八
兩廣

左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七

革序

陳子龍臥子 徐子遠閣公
宋徵壁尚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宋有標子建泰閣

青谿漫藁

疏

倪岳

桃廟疏

桃廟

臣等諒得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為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于周則商以契為祖而湯與二宗百世不遷後于周則宋以僖祖為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指顧未熹皆以奉僖祖為祖為得禮之正而合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四祖迨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為高祖以上益無可推之視在今日則德

青谿漫藁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青谿漫藁

桃廟

二 平露堂

祖尊為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况古有祫祭謂合桃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于歲暮享祭之日奉迎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祝古三年一祫于禮有加近欽天監選到戊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內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欲暫請懿祖皇帝神主安奉于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此即所謂毀廟之主藏于太祖之廟于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源也姜源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特薦新上食並同太廟茲者恭遇皇太后升祔堊茂陵所有神主宜于奉

先殿倚近宮室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官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勅奉遷官于祠墓畢日暫奉神主于茂陵獻殿以祠 憲宗純皇帝相享太廟禮畢然後啓行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起別廟安奉如儀以是泰輅平情文庶幾咸合乎典禮

正祀典禮 正祀典

先該禮科給事中張九功題前事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

皇明經世編

青陽漫筆

正祀典

三

平露堂

凡載于祀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帝王無妄祭無徵福又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感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同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國朝太祖高皇帝卽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改正祀典列聖相承脩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爲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

端之徒轉相鼓扇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天地之通張幽明之分在帝舜以爲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事中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于今日者也伏乞 聖明敬事天地奉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舍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姦亦可節省無益之費既可允合乎 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而亦足致乎 聖王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爲治道誠非小補也今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正大之神漢壽亭侯宋文丞相俱祀典應祭外其餘詳爲辨析竊加考覈以正萬年之祀以解萬世之惑云夫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者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并其真身而爲三其實本一人耳今乃分爲三像而并列之失其古

皇明經世編

青陽漫筆

正祀典

四

平露堂

矣至于道家以老子爲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做釋氏三身而爲之尤爲謬妄宋僧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通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 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等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千露堂

大帝者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石天樞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大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卽今朝廷官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下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夫日月星辰並耀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晦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

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五雷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夫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千露堂

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况自二月祭祭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且顧乃止于六月二十四日子義何取至于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謂梓潼帝君者謹按圖誌英顯王廟在劍州卽梓潼神姓張譚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入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人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

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勅賜文昌官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道家謂梓潼以孝德忠仁顯靈于蜀廟食其地于禮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于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傳會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于吳之天目山善以待治病桓帝永壽元年于瑩建雲臺峰白日上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

類朝廷不能詞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殊本非異人而道家祀陵爲天師者特曰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耳今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于其家可也所謂大小青龍之神者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尾陀林秘魔巖二童子來拜于前盧納之嚮薪供養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于盧能限兩期言訖卽委身龍潭須臾化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祠于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青龍神國朝宣德中勅建太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于是加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輪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略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大旱祈禱無應則此亦非輪蛇乃凡蛇耳所謂東岳泰山之神者謹按周誌東岳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上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

三君唐宋元皆加神以月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
朝漢武二年詔去封號爲東岳泰山之神有司春秋
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
嶽廟實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貢地爲宮
本祀東嶽天齊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
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人燕鎮海濱以其山
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
封內歲時已有常祭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
壇俱有合祭之禮前項祀典煩瑣無據所謂北極佑
聖真君者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者真武神也真
武本玄武真宗尚道教遊聖祖諱收玄爲真玄龜
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
之義後乃以玄武爲真聖而作龜蛇于下靖康初
加號助順以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國誌乃
云真武爲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聖長而勇猛志除
邪鬼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
入武當修煉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鎮北方披髮
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之位此則道家傳會之說

辟爲誕妄再考國朝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
天下兵戈所向神陰佑爲多定鼎金陵乃爲鳴
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躬詣內
難以神有顯相又于京城良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
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
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
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嘗範金爲像屢
遣內官陳善齋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
神休耳豈則陳善接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焚
感聖聽糜費內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
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聖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
邪說遂使香火之地幾爲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
之本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所謂崇恩真
君降恩真君者謹按道家之言有口崇恩真君姓陸
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大師張繼先
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降恩真君
則玉樞天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授符
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

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桓師殿，宣德中改廟爲大德觀，封薩真人爲崇恩真君，王靈官爲降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降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通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諒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正統

十一

平露堂

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于是大新闢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酒掃，又于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玉闕真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真君，玉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冠冕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冠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靖上帝，通年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于闕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祭祀，不無煩瑣，且惟皇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者，謹按徐仙真錄，及國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正統

十一

平露堂

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卽二徐真人之父。母。金闕玉
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真
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善
助慈慈仙妃。國朝承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
仙妃。許氏。真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
爲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慈聖
帝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
節靖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母顯祐元君。每歲萬壽聖
節。正旦冬至。俱遣官祭祀。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
皇明經世編

青絲漫著

正統

主

平露堂

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
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
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
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
已重。既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今又復爲煩瀆之
祭。不亦謬乎。前項祭告。俱令罷免。

傳奉疏

崇王來朝

弘治八年七月二十日。該司禮監太監鄧敏傳來

聖旨。聖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年高念叔。崇王

皇明經世編

青絲漫著

崇王來朝

平露堂

欲得一見。便寫勅差官取來。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
外。中外臣民。伏聞詔旨。皆有以知。太皇太后慈愛
之至情。皇帝陛下。順承大孝。雖大舜文王。無以加
矣。但一時人心。竊以朝廷舉事。必須上揆天心。下察
人事。務出萬全。庶幾可動崇王來朝。祭之。天時人事。
俱有未便者三焉。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于甬。
平日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其爲洶湧。必異
常時。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震驚之患。所
不能無。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

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離，殆三之二，其爲艱窘，不言可知。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所仰給，萬一賊盜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此其未便者二也。況二年之間，三王之困，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今若加以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切于今日之急務，不可不預爲之慮者，伏惟 皇上欲以仰承 聖祖母慈愛

皇明世宗

卷之五

平露堂

之情，必先念 祖宗神稟生靈之重，委曲奏請，暫免來朝。此則天下之公義，非可以一時母子之常情論也。且親王來朝，固有舊制，然康熙年間已鮮舉行，英廟後辟之視，一詔襄王來朝，固以篤親親之誼，實以息嫌疑之心，由今而言，已非常例。況今天下泰然，災異驚駭見聞，禍變之生，誠未可測，正宜上下交相修省，用回天意，親王與國同休，尤當慎守封疆，以固藩屏，豈可輕動，重貽憂虞？代惟 皇上至孝，通天誠敬，篤至以是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享天下之養。

萬壽無疆，崇王親愛所托，恩禮隆重，亦無以加。今果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厯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極矣。所有崇王來朝事體重大，關係非輕，伏望 皇上追寢成命，請命太皇太后暫免來朝，別遣親信內臣厚齎賞賚，往視以慰其心，庶於公義私恩，可以兩盡。弘治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具題本日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 朕承順 聖祖母之意，已有旨取王來了，罷欽此。後復

皇明世宗

卷之六

平露堂

奉 旨免王來

止英貢疏

奏

撒馬兒罕地面阿黑麻王差使臣哈只火辛等齎送獅子等件，從海道滿刺加國前來進貢，除將獅子鸚鵡行屬支給官錢買辦餵養及差委的官員同來番使人等管送赴京外，查得成化二十年，本地而差人從陝西赴京進貢獅子駝馬，本部查得舊例議擬題准特賜番王阿黑麻并伊妻男各色紵絲紗羅絹布一百九十餘疋，賜獅子駝馬價彩段共六十八表裏。

紆賜加賜使臣帕六灣馬黑豚等彩段共七十三表
東銀一百七十五兩衣服絹疋數又不貲似此從厚
賞發各夷猶日心無厭足節次奉表不已。案欽賜
路費銀兩從各夷領賞事完要從海道回還蒙
宗皇帝特旨准從海道回京今該前同案呈到部看
得撒馬兒罕所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之所
宜蓋留之于內既非殿庭之美觀置之戶外亦非軍
伍之可用日逐餵飼之費及所賜前項銀幣等件俱
係府帑之財帛百姓之供億兼且獅子真偽皆未可
皇明經世編

青鈴漫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辨借使是真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
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啟夷人
窺伺之心殆非所以發揚聖德補益治平也臣等
竊爲朝廷惜之蓋因各夷先次得利而去以此今次
縱使復來今若不爲處置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
處既然各處倣倣以朝廷柔懷之仁固不計此小費
其如夷醜姦貪得無厭何哉臣等嘗聞聖帝明王
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美召公至戒漢文帝
時有獻千里馬者下詔却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

我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勅諭止朝鮮自
鵲海青之獻皇上踐祚之初首頒明詔禁止各處
鎮守等官進貢騷擾之弊既而放禽易縱鷹犬旬日
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四月內因迤西夷人進貢
玉石等物却令帶回本年七月內又因雲南鎮守太
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絕善教遠近稱
頌以爲聖德恭儉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員
又將撒馬罕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赴京臣等仰窺
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爲聖德之累但恐又

青鈴漫筆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以先年事例爲言客其到京經過道途則騷擾必多
賞賜犒勞須從舊例况本處進貢使臣例該于陝西
甘肅驗放起進即今見一起哈馬力丁等一十八名
到京爲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
引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同還不曾許從入貢今若聽
從海道前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詭稱
本地差來入貢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真
偽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臣則既無陝西又從海道
進冒差人糜費財帛終無窮已且又令其冒知海道

啓意外之虞。卽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却乃疲中國以供遠夷。費有利用而無用。伏望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詭計之奸詐。斷自宸衷。阻其使臣。肅邇所貢。仍差的當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跟訪。隨其所在。會同巡撫。或巡按。及合屬司府官。就于所在。官司支給官錢。量與宴勞。仍依例給與廩給。卿力送回廣東。量與賞賜。嘉答其意。將原來鄉集官。爲修理者。令擇駕回還。仍請勅一道。曉諭阿黑麻王。開爾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宜照皇明舊例。世編

九

平露堂

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撒馬兒罕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并詔旨事理。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彼。差人呈曉具奏。候請明命。以爲違止可也。却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放縱。亦令衆究奉。聖旨是珍禽奇獸。朕不受獻。况番使奸詐。又不由正路而來。便差官阻回去。廣東鎮巡官違例起送。本當治罪。且都饒他。這遭過行文與他。每知道

止給度疏

度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手

平露堂

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于一百四十五縣。共該額設三萬七千九百九十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餘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萬。共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遠。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其該米三百六十餘萬。可勾京中一年歲用之數。况有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且又不當本等差役。可謂食之衆而爲之不舒矣。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剃。而隸于寺觀。

者不知其幾何民食不足府藏之空曠此之內若不
通查僧道之數以示再度之禁則遊食之徒何有紀
極如蒙乞勅禮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寺觀其若干處
僧道共若干名如果數多既已闕有度牒難以追奪
明白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
方許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無故
再言度僧者許六科十三道官糾劾拏問等因前件
本部查得永樂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節該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今後爲僧道的府不過四十名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度牒

主

平露堂

不過三十名縣不過二十名額外不許濫收續于天
順二年五月十五日節該欽奉 英宗皇帝聖旨今
後有願爲僧者務從有司取勘戶內三丁以上年十
五以下方許出家如額外有缺許照正統十四年榜
例保送赴部考通經典然後給與度牒仍定典則例
每十年一次開度許照缺依期來關敢有故違悉登
逮衛充軍又查得成化二年給度過僧道一十三萬
二千二百餘名成化十二年一萬三千三百餘名成
化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五百餘名爲四十年一

度兼且各處納銀賑濟等項多有不查額數不由有
司保送一係請給以此額外增添數將十倍是以軍
民之籍日削異端之徒日盛侵奪民食耗費民財其
爲治道之害莫此爲甚誠有如都御史馬文升所言
者合無准其所奏行移兩京僧道錄司并各布政司
直隸府州縣各邊衛有寺觀夫處通查給度過僧道
其若干備造文冊送部存照以後各年有爲事病故
等項追繳度牒者照名開除仍將十年一度之例請
乞停止待後各處額數不足之日方許所在官司照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度牒

主

平露堂

依額內名缺起送赴部考中給與度牒再不許內外
衙門指以救荒納粟爲由奏請給度度得不致虧損
國體僧道官亦不敢貪圖僥倖敢有故違許科道官
糾劾拏問等因其題節該奉 聖旨准議已經欽遵
通行去後到今數年之間各處文冊少見繳到誠恐
無知小人止以十年一度爲期不知已有前項禁例
以致各處僧道行童互相扇誘輒便預先來京潛住
各寺官觀投禮僧道官住持以圖至期可以夤緣請
給一時不免委食京師將來米價日漸漸貴未必不

由于此查得成化十二年節有奏准暫期出榜禁銷僧道不許來京騷擾事例理合早爲照例查處案呈到部有得天下各處地方災傷數多民不聊生盜賊竊發劫財殺人所在有之中間到賊徒多有僧人在內皆因先年給度泛濫所致及查先該錦衣衛指揮朱驥等奏稱奉勅巡捕盜賊今爲盜之人多係各處無籍僧徒盡則沿街乞食夜則相聚劫掠得贓即分各行遠遁雖有巡捕人員無從追捕等因奏行都察院出榜禁約此爲明驗况天下僧道額數不過三萬有餘而成化年間所度已該三十五萬有餘此非天地別生一種之人不過出于軍民匠籍之家即今天下軍衛有司工役衙門軍多缺伍匠多缺役里甲籍冊日見凋耗皆由此等之徒解重投輕搭此入彼若不早爲限量將恐天下之人皆流而爲僧道之端其爲匪患不可勝言合無本部查照先次奏准事理及累朝奉有欽依事例通行天下司府州縣掌印官督屬查勘原先給度過僧道數目見在若干事故等項若干比與欽定額數有無多少務照先次奏准事

以造冊繳報除額數尚多去處外果有額數不足去處許待豐年有收之日徑自具奏本部查照成化十二年奏准給度事例另行奏請定奪施行仍要通行禁約各處寺觀僧道行童不許指以請給爲由預先來京投投各該關津把截去處嚴加盤詰阻當仍行錦衣衛五城巡視監察御史嚴督各兵馬司僧道錄司逐一檢查各處寺觀不許容留在外僧道行童在內潛住取具住持人員不致扶同容隱結狀繳報違者坐贓問罪無度牒之人發回原籍當差京城內外官員軍民之家亦不許容留僧俗混雜有壞風俗事發一體究治其有內外衙門及僧道人員或假收荒等項爲內妄行奏擾者仍聽科道官指實奏劾問罪奉聖旨是

論西北備邊事宜疏

備邊

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視延緩時被危鈔既而阿羅出宇羅忽亂加恩蘭之衆踵奸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日肥易于駐劄而此隄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

是以轄于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于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朔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延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里。男婦悉被其虜。畜牧爲之一空。利邑荒涼。疆場擾動。然而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怯懦者以無勇而退。迨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于我者得。失于我者亦得。日甚一日。邊患之不寧者。歲復一歲。于今矣。乃者上屢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旣簡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剽除。庶乎少酬委任也。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壩。或安行以逸。乃析圭櫜爵。以優游于朝行。簪帛與金。以乞物于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之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則殺傷我之士卒。悉泯而弗聞。擄掠彼之器械。則虛以呈報。甚至濫殺被擄之平民。妄

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爲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後焉致其死力哉。况復京營之兵。素爲冗怯。平居不習。夫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新。敵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蒙遷兵之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杜根本。願乃輕于出禦。以資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爲輿鳳。驂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緩遲也。而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遲也。而去京師近。于彼既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爲陸楊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于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緩。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于轉移。馬力罷于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持虛。兵家之算。精銳旣盡于西。老弱乃留于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旬。湯池百步。帶甲百萬。

而無粟弗能守也故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緩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聞而西徒步千里大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虛空幸而至也來芻百錢千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輸將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料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立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投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齎之而商賈費倍徙之利故官給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于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貶粟日故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于養兵之中寓其養民之計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權價實則侵削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一二馬所經何須應付平糶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

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友悉開支給之數背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莫此爲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知之之道兵力疲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爲之盡心者乎及乎探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往往不同紛紛不一故夫揀括掌之國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況欲復地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稱兵于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于荒漠之地輜重爲累糧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于前研築于後驅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具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聚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腥羶使河套爲之一空遼都爲之冰靖是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

勝孫吳之法以逆待勞今欲鼓勇而前當先聲奪人乘危而履險僥倖于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長事損兵深入則孤不可拔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于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捷我之困憊虜酋安望于成擒中國復至于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東剪建州之衆北除蒙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于建州蒙顏諸酋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圉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萬曆 五十五

其之衆以損威而失信近之謀對內夷復倡提備之說以啓衆而示怯既違君中制外之指且昧以人字小之體推是以徃其他可知徒使下以施于兵民上以隳于國紀又皆此革徧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戶域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是數者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疆圉之不遠遼遼境之不又安也其一 諸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者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于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爲力曹武穆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制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之官募戍之將日削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委任略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下之意一遇警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于境內以規免或近申文移于軍前以延留

欲望此可以召彼，彼可以援此，豈不難哉？又況制于監臨之人，妄成掣肘之患，頃日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據依哉？而舉動輒宗于廟算，往返不免于依違，是以勇者未至于致身以効命，知者未至于竭忠以效謀，此皆任將鮮專一之權，戢亂之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爲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一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橋一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今榆林雖已貯兵，而寧夏尚非所統，猶不免于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爲今之計，宜于榆林建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臂指相屬，而得以施運動之力，人才相錯，而得以立閤闔之勢，蓋東執延綏之喉，矜西指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于是遴選知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撫制之權，關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爲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爲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三

千壽堂

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時之誦讀幸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用，足以砥四夷之魂魄，而非時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而緩其近功，求其大而略其小過，推赤心以委托，內足號令，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讀，心力不二，故奇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伏以爲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

皇明經世編

本之一

三

千壽堂

其二所謂增城堡，廣斥壤以保衆，而疑賊者，蓋以實效所以濟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朔之在武都，日增兵，寵示之以強，卒破羌衆，李牧之在雁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埃，示之以怯，亦無亡失，兵家之算，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雁門，保安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寧塞，抵于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六七十里，且城郭穹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又况二邊墩臺相離三二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橋，轉往進南朔

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大至，賊已出境，是以當夫人民在田，蓄牧徧野，騎突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爲太息。臣愚以爲當于閑暇之時，相度民居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自爲守，少于此者，徒以附焉，更于空曠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牆以爲屏障，或可如宣府大同，斬崖掘堑，以爲陷穽，至于城臺亦宜增廣，或取直使近，或添置令落，虜寇將至，即相傳報，人畜之類，輒入投堡，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皇威，但見城堡聯絡，詎能窺我實虛。人畜入堡，既不得剽掠之利，城堡犄角，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于深入，以爲邀患者，未之有也。

其二，所謂募民壯士，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者，蓋以兵心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番上通休，其數雖多，贍養亦薄，所以維持萬寓，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籍天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起緩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

七千人，寧夏之兵至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不啻倍之矣。農人之久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者因其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成延緩，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成牽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紛，歸則累累，日供芻糧，歲費賞犒，虜虜未睹于一清，軍原每至于告乏，職此故也。臣愚以爲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皆使出一兵焉，然必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皆使出一兵焉，然必

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應既必大得其驩心，于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雜于行伍之正卒，或有疾病，則罷遣而復，丁賦畝之閒民，是其物力資產，既切于已，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彼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愈點，恐成咨怨，蓋若于已役者，勞而罷之，未役者，實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在于本境，征調不致于遠行，民知效勞之日

有限歸閭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勞悍純實出于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況其生長村疇熟于操捕勁弩素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北歲用兵薦餉饑饉延緩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以採銀或販私茶以賈利殺人劫掠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賞募之格救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卹沿途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爲周給量撥閑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歛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祛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興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和餽不濫及于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斲其爲利便益可知矣

其四所謂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者蓋以人君以恩威馭將帥于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于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祖宗之時各帥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朝勲業者或僅如其勲號或止增

其食祿實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于朝廷而非系費之可致也及乎少選軍机者或制奇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命皆出于朝廷而非君寵毀之可移也若昔宋真宗之下曹武穆一劬之付肅然秋霜丁王全斌一奏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實謂奇哉近者毀譽不出于至公命討或由于人力言切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愆事者不蒙失机之誅是跡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衆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寡援者功高而後錄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於是不立遂功何由可成乎又况守邊之要視還爲先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蓍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覘邏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或違探賊營或混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賢

擢有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由而方覺其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實行而彼虜既不知虜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也哉臣愚以爲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群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人微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于苟免於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書上有功必以其實竿級有罪勿徇手情使人人喜於建功而重於紀法則姦宄無所容積緒有所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

千露堂

矣尤必遂選知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酬賞之令以作悅遷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探伺必異于今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剽營于彼以勞其佚或堅壁于此以避其強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今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之謂也又曰知彼知已勝乃不始嚴間諜之謂也

其五所謂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者蓋以有自祀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費聚十

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于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艱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有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克國攻西羌謀者爭欲出擊而克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弊至追詔罷兵而治屯田田于極邊以游兵而防寇錢曹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克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便而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爲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通但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至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足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脩渭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

千露堂

倉開山十八里爲學運以過其險卒沂河入渭當時
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景邁歸鄂之路悉漕
江淮之米以買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
魏卿與景爲首爲臣愚以爲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
因人罹兵燹而流移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
於重役坐食之卒耻丁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
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皆自食其力盡驅
在邊之兵民耕丁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
歲田之入什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
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
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聚而吏之效職者多
田利數倍歲役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虞則
當如今牧之譯烽火以料敵越竟國之用游兵以防
敵則耕復自如而虜不能爲吾患矣至於漕運尤若
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二方之地俱
近黃河其間雖有二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根
柢內此而通卽今楫船木筏往來無滯日以今戶部
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

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
皆溯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迹而行免當今陸運之
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常潼關之北數
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
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扎上源可通邊堡渭河
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
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脩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
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
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
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濬濬漕
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
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者矣
夫屯田旣敷其實漕運亦復丁古上無曠民困有餘
財陛下欲有所爲隨所意指惟轉移而用之耳豈
遠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
之不足如今日者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參閣

青谿漫藁

疏

倪岳

會議 災異陳言

災異陳言事 聖旨勅諭文武群臣凡百司辦政務

貪黷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直切指陳無有所隱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于露堂

助朕勵精之治臣等聞命戰兢仰窺 聖明深達天

人之理克寬災異之端不自滿假詢于藹美夫欲思

有以回 天意必當有以順民心欲思有以順民心

必當有以寬民力是以營繕頻興民力所由以困征

欽構出民力所由以竭賞罰允濫則無功者錄民何

視以勸用舍顛倒則不肖者進民何藉以安蓋民心

嗟怨之日深則 天意違告之必主以此歷推致災

之內惠其可盡弭災之實臣等各據庸庸之見少効

涓埃之益凡二十八事謹以上聞

一推行 聖學近者伏聞 聖旨勅御經筵日講不

輟講明聖賢之格言圖惟治平之要道緝熙之功啓

沃之益于是為大三代之治端在今日宗社之幸生

民之幸也臣等竊惟 朝廷日講之制必以宋儒真

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次第進講書云知之非艱行之

惟艱徒讀其書而不求其意亦無益也考之衍義所

載首言格物致知之要必以帝王知人之事為先其

于辨人材之論尤倦倦焉蓋任賢圖治乃人君之職

故所任之得失賢否則天下之治亂安危係之非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于露堂

故也伏望 聖明因今日所講之書驗之古人已行

之事獨運于 聖心之微以謹夫用人之道于凡內

外文武之臣左右前後之職其間果有忠實不欺淳

謹可託特立而不為黨與之私勤敏而足為治理之

助者俯推委任之誠而不輕為掣牽曲施保全之恩

而不易為間沮其有立心私邪制行奸詭扶左道以

變亂倡異端以熒惑以上本營繕為未承以貽禍祈

禳為忠愛費財而不顧勞民而不慎以至依阿循默

以苟容而不知竊位之耻奔競日昧以希進而不知

枉己之辱若是者皆足以償事而官政違天而虐民所宜逆逐而不留拒絕而遠去哉 朝廷爲之永清天意爲之昭發災官可弭政務可修而太平之治必在此矣

一豫節親藩竊惟自古藩國之設主于屏翰 天朝強本固宗之道也 太祖高皇帝幅德高原本支衆多當時慈愛均 是以恩禮交降 列聖繼統天潢繁衍付建之盛殆遍天下但比年以來衡州建昌等處叠遭雷震變異非常此必藩國悖祚太盛天誠昭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青縣漫錄 卷之三 千露室

然不警以至于今災生叠被事理相閱誠非偶然夫天下之人民皆 朝廷之赤子也親王之國車船人大之費分所當得未敢盡言奈何承本等官不知仰體 朝廷親親之意一離通州便作威福魁害夫役凌虐有司經過地方勢同劫奪甚者方向官員痛遭答辱不豫有以節制之則往過來續積弊益甚民將不堪將來必大有仰厪 聖慮者矣天下之田土皆 朝廷之租稅也皇上治國官室畝米之設已有定制經費有餘奈何承本等官不知仰體 朝廷親親

之意一至本國遂起貪心占民房屋奪民田土輒奏朝廷誤蒙准賜甚者侵越市鎮強取稅錢不豫有以節制之則田土有限藩府日增國稅日削將來必大有仰厪 聖慮者矣違言之道自古難之伏願

皇上明勅承本等官務要輔王以正仍逐一開示條件嚴加禁防之國之際不許生事擾人在國之時不許輒行奏討如有違越者悉如近該欽奉 聖旨事意許巡撫巡按官員指陳實跡奏投首事之人明正其罪更置官屬庶幾宗固本強民安物妥而 天意可回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青縣漫錄 卷之四 千露室

一懲究欺蔽臣等竊惟人臣事君以不欺爲本况履霜堅冰其來有漸爲臣之職誠不可忽其漸而涉于欺也且明者見于亂之未形知者察于幾之未動豈可下所已形已動之事而圖爲掩匿營護以苟目前之安乎比年以來相習成風如雲南之水邦貴州之清江江西之南贛以至東西二廣之域西北三邊之地南北兩畿之間侵犯者不爲寇復之計盜竄者不聞捕剿之策甚者殺良民以爲賊假收績以爲功捷

奏奉爲虛聲掩護遂爲良算任其事者展轉思以
依選官爲其民者亦離虛實無所于想夫既防以障
水小有銷隙亟宜策策及其橫潰爲力難矣唐宋之
季幸因奸欺之臣遂誤因事馴至覆亂不可不慮也
今大江南北歲豐而盜作糧食而民貧武備空虛災
異稠疊有識于此不無寒心伏望 皇上彰離照之
明奮乾剛之所將勅該部查勘前項各處如是地方
未靖而言已遂平定夷酋未服而言馬撫安盜賊隱
而不聞詔而不捕聲息嚴而不舉言而不實虛呈功
皇明終世編

皇明終世編

卷之六

提日品陞賞者一一從公究理以懲敗蔽庶幾將來
人知所警早爲從薪之謀不貽噬臍之悔矣

一題息貧窮竊惟事有因革理貴變通庶奸竄可以
祛除而貧窮有所更息也照得南京官軍騎操馬匹
常年例死數多俱照在京事例出辦拾錢并朋合錢
預備買餉倒死馬匹隊伍周所宜然不增倒死馬匹
何爲一舉出辦後該兵部詳處軍將收司草場地祇
銀兩每匹補助兩但買餉之際多被婪要之人故
將老病馬匹加意侵養乘機貨賣以致舊者買餉不

前新者例死相繼負累管操官員住支俸給食贍猶
且不周戰守何由可冀及照南京各衛快船光年不
曾定爲則例均勻派撥有一衛五七隻十數隻者多
至三四十隻者甚者全無一隻以致船隻多寡不一
所以衛分勢逸不均及其破壞打造之際何年料物
俱係工部出辦近年奉定官出六分自備四分官出
者不以時給打造不前自備者負累軍餘出辦貧若
自端交收存官又被衛所官員侵欺花費及用造船
壳厘無損以致船隻無由完備軍餘辦價不已似此
皇明終世編

皇明終世編

卷之六

事理之弊竇不爲變通則官軍之貧窮何由更息伏
望 皇上念 祖宗根本之地憫官軍貧窮之苦特
勅該部不爲常例通行南京兵部各委公正廉能官
一員查勘各營倒死馬匹自弘治十一年以前應該
買餉共若干匹各營收貯出辦拾錢朋合錢共若干
兩每匹該銀十兩正該買餉若干匹其無價買餉者
尚有若干匹就將兵部每年原收馬草場等項地祇
銀兩照數支給通將一項銀兩轉解兵部發付人僕
馬收貯于南京太僕寺候過該送太僕寺備用馬匹

照數開領，官軍騎操，仍行管操官員，不時點閱，務要用心餵養，不致瘦損，以後遇有例死，撥錢明令錢，積至五兩，兵部草場銀補助五兩，悉照前例解納，完領馬匹騎操，庶得軍免買補之苦，民免解送之勞，實爲兩便。其管操官員，該住條糧之日，乞照屯田事例止住一半，但少存其養廉之具，庶可責其敵愾之心。及查勘各衛，打造修理，未完快船，共若干隻，見領料辦價，打造者若干隻，已領杉篙等料，花費無存者若干隻，已辦價花費無存者若干隻，人船俱無下落者若干隻，每船通計該用銀若干兩，各以料價二項分數，多寡計算，見有而不足者，應該補足花費而無存者，應該全給，通將侵欺官員查出，拿送法司，照例從重問罪。監追前項其不足之數，亦將兵部每年原收馬草場等項地畝銀兩，照數那借支給應用，并行南京工部，即將該給物料作速支給，除人船俱無下落者開豁，不必打造外，其餘船隻督併打造完備，通將各衛原造文冊查勘各衛軍餘數目，船隻多寡除十隻以下及人船相應者，不動外，其二十隻以下者減去

皇明經世編

青谿漫藁

卷之七

于露堂

二分，二十隻以上者減去三分，均派無船及人多船少衛分，俾駕，仍行管船官員，不時點閱，務要用心愛護，依時修驗，以後仍照例十五年以外，不堪撐駕者，官給全料，十年以裡損壞者，責與本船夫甲備料修理，如此庶貧窮可以覓息，差役亦得均停，人心和悅而天意可回矣。

一修復常平，竊惟農無常稔之年，國有備荒之政，求之古人之所已行，蓋惟常平獨爲盡善，是以成化初年，南京守備官員因見歲內民飢，莫能拯救，乃倣古常平之意，奏將沒官房屋改爲倉廩，名曰常平，銓官置吏，以司出納，每歲將蘇松等處運到糧米，免其上倉，將各衛官軍三箇月俸糧，臨船兌支，省出加耗腳價，每歲將有十萬餘石，運赴常平倉交納，遇歲內米貴，減價糶賣銀錢，收貯官庫，歲豐米賤，增價糶買糧米，收貯本倉，良法美意，與古寔同。後因本倉積米數多，南京戶部奏將作正支放，常平之法遂廢，倉廩雖存，傾圯過半，當時費用財力，即今棄之可惜。況京師之大，略無備荒之儲，豈宜然也。且往年米價騰貴，至

皇明經世編

青谿漫藁

卷之八

于露堂

八九錢一石，民皆缺食，盜竊紛起，若使官販有米，能糶數十萬于市，則米不湧貴，民飢可療矣。如今年米價極賤，至二三錢一石，民賣輕糶，虧損至極。若使官庫有銀，能糶數十萬于倉，則米不復糶，農力可蘇矣。奈何坐視米價貴賤之飢，莫救農末交病之苦，豈宜然也。如蒙乞勅該部，查照先年奏設常平事例，再爲斟酌倉廩損壞，量行修理，仍自弘治十二年爲始，浙江等布政司、蘇松等府，該運南京糧米，照例三個月臨船兌支，將所省耗米腳價或一年者，或二年者，運赴本倉上納，以爲常平之本。行令該管官員隨時米價貴賤，依擬糶糴。若本倉糧米積至四五十萬石，恐至陳浥不堪，方准作正放支，就將本年臨船兌支所省糧米，照依前數運納，以爲常平之本。務使新舊相更，貴賤相濟，倉有餘糧，歲荒無缺食之憂，市有平價，年豐無傷農之慮，定爲便益。

一類解文冊，竊惟政以靜爲善，今以簡爲良，則下人易于遵行，臨事免于費擾也。照得南京各衛所軍伍俱自永樂年間分調，所有者十無三四，入少多差，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平糶

倍千舊，且如一年之間，該造文冊，無慮二十餘起，摺寫之勞，哀歎之費，所不可言。近雖稍減，而勞人費事尚有存者。如每歲奉季，各衛將舊年已支錢糧數目，攢造文冊，名爲歲用，及至冬季，又將次年該支錢糧數目，攢造文冊，名爲歲支，俱要差官赴京送繳。戶部南京共該五十餘衛，每衛一年，差官二次，約計一百餘員。造冊之際，費擾可知。至于往回路給，皆從繁衛貼辦，侵漁科歛，日益歲增。衛所億困，何由喘息。況所支用錢糧，俱係南京管理造冊查對，理所宜然。繳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平糶

戶部無大關係。如蒙乞勅該部，將前項文冊行令各衛依時攢造，每年二次，通送南京戶部查對明白。待有本部公差官員，通齋類繳戶部，庶軍官免跋涉之勞，衛所省科歛之弊，亦省事便人之一端也。

一併省重複，竊惟恤民莫大于惜財，惜財莫先于省費。蓋事多則費廣，財費則民窮，乃理之必然者也。照得南京內府各庫，先因管庫官員作弊偷盜，官物年久，一旦以火遮飾，不惟罪得苟免，又且勞費虛遣。今復奏行工部，每年春秋二季，用工修理，任從該庫破

調損壞滲漏去處動用物料人匠其費不貲仰惟

朝廷于凡宮殿 宗廟社稷等處事體尤爲重大

無一年二季修理之例何獨南京各庫重複勞費無

有窮已再照成化年間欽差內官二員前來南京督

理織造開局置機勞民動衆拘役之艱難供億之騷

擾月益日增民不堪命弘治初年已蒙 聖明特詔

停止內官取回中外臣民不勝慶幸近年又復差遣

內官二員前來仍前織造緣所織造絳紗羅果係

上供 九重內奉三宮之用雖官司竭營辦之勤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青衫漫筆 仙舟漫筆 士 平露堂

姓極科擢之重分所宜然不敢辭免但所織造不過

用充內外官員不時賞賜而已其各布政司而直隸

各府歲織造內酌量改造進用亦無不可臣等已于

弘治十年四月內因遇災異陳言會議奏請乞暫取

回未蒙 俞允忽于今年十月又復蒙差南京內官

監太監鄭山亦于前項織造去處管理織造緣係挨

輪年分接續幹辦所理既無別事委任何必人多况

逐日供給之費各項役使之入陡增一倍民實不堪

似此事關一體差至三人重複勞費無有窮已如蒙

伏望 聖明俯賜恤民隱大惜財用事干重複少賜

併省特勅該部通行南京工部將內府各庫一年二

季修理事例暫且停止果有滲漏損壞之日聽令照

依具奏計勘明白方許興工其新添織造內官乞賜

革罷所織段疋等項併下先差內官管理如此庶事

稍省而民心可安民少安則 天意可回矣

一減省供應照得南京光祿寺連年醃臘沽鹿一百

五十一隻天鵝四百六十三隻俱係直隸安慶等府

廣西湖廣等布政司地方採捕解納有起自二四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青衫漫筆 仙舟漫筆 士 平露堂

里路來者有起自一二千里路來者俱候小雪節解

到係是山澤之性沿途餒餒養艱難多致瘦損到此之

日依期宰醃用鹽太少天熱生虫用鹽太多苦鹹無

味又要打造木櫃裝盛起撥馬快船隻運送及至到

京不堪供應及本寺做造菜蔬供于每年二月分起

手採取晒晾做造每三日一換廚役除丁一百名動

經四五十日方纔完備起撥馬快船隻差撥經手官

厨解送在途遷延日久停放過時多有變味不堪供

應竊照活鹿天鵝菜蔬北方所產處處有之非比別

項時鮮北方所無者。依時上進。置缺。候現。改造。不
法。進用。過時。以致味變。不堪供應。而小民之採納。艱
難。道路之。付。發。有費。無益。莫此爲甚。如蒙乞轉
該部。詠。詔。各。無。有。鹿。一隻。微。價。二。兩。天。鵝。一隻。微。價
五。錢。行。令。各。司。道。照。數。直。銷。成。錠。差。人。解。部。轉。發。光
祿。寺。收。貯。凡。遇。缺。用。天。鵝。活。鹿。照。依。時。價。收。買。供。應。
其。做。造。業。奉。督。且。停。止。實。爲。便。益。

一署掌印信。寫。應。體。統。正。則。下。有。法。守。委。任。定。則。事
易。遵。行。照。得。南。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青島

三

青島

官。近。年。雖。設。正。佐。二。員。偶。遇。事。故。或。有。正。佐。官。兩。缺
之。時。堂。上。印。信。不。免。暫。委。于。部。郎。中。等。官。署。掌。綠。委
官。與。各。屬。官。分。係。同。寮。不。相。統。攝。凡。諸。行。事。誰。肯。聽
從。體。統。不。正。事。難。辦。理。又。況。官。賢。否。不。一。錢。糧。刑。各
等。件。出。入。謀。擬。之。間。乘。此。閑。隙。而。輕。重。其。心。高。下。其
手。者。未。敢。保。其。必。無。廢。務。妨。公。大。率。由。此。欲。照。在。京
事。例。奏。請。差。官。署。掌。又。往。來。動。經。數。月。愈。至。悞。事。合
無。今。後。遇。有。前。後。衙。門。缺。官。掌。印。之。時。行。移。南。京。吏
部。如。吏。戶。禮。兵。工。各。部。通。政。司。有。缺。就。于。各。衙。門。堂

上官內輪流署掌。三法司有缺。就于三法司堂上官
內輪流署掌。如此則體統不紊。上下相安。公道安而
衆務舉矣。

一稽核名實。竊惟天下之人。才其養也。皆以學校其
進也。皆以科貢。入官之後。考績幽明之說。雖同。循名
稽實之法。獨異。今州縣之官。發身進士者。或三年四
年。有旌擢內遷之典。而非出進士者。則寒家無聞。夫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之降才。未必爾殊。其間豈無
立志操心。奉公守法。思欲與科第齊名者。惟是激勵之
典。既無及已。而考績之法。又復頻仍。不免于計口謀
身。雖妨政害民。亦不暇恤。其出進士者。同多顧惜。名
器。然其間。亦豈無肆志妄爲者。惟是已之地。位既殊
人之相待。又異。雖有疎官曠職。妨政病民者。人亦防
其後。連曲賜優容。夫作人之道。全在鼓舞變化。而考
績之說。同一黜陟幽明。今鼓舞之法。既獨行于進士
一科。而考績之法。又獨嚴于發身舉人歲貢者。遂使
有志者變爲無志。欲効者不獲自効。徇名失實。莫此
爲甚。如蒙乞勅該部。今後州縣視民之官。不必專論

其出身惟當稽核其名實。其奉公守法者。雖非科且亦加旌擢。肆志妄爲者。雖出科目。亦不苟容。公共一視之仁。使人皆知自奮。時其考察之令。使人皆得自効。凡巡撫巡按監臨等官。具揭帖報賢否者。不得以奉承之能。否而輕爲高下。操予奪黜陟之柄者。不得徇一言之先入。而遂廢諮詢。俾賢者得久任。以自効。不賢者不微倖以苟容。將見公道大昭。各實不吝。而人皆蒙其惠矣。

重內斷外。其事故大。勢平。然人才賢否。不可一均平銓選。竊惟自古建官。惟能立賢無方。初無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外遠近親疎之別。果賢能邪。雖外而疎遠。在所必取。果不肖邪。雖內而親近。在所必棄。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稽古建官。著爲定制。自後肇建北京。改爲南京。然而諸司之建置不核。各官之職任如故。誠立萬年不拔之良法也。奈何近年以來。南京官職出身既同。除授不異。及其遷轉之際。乃相懸絕。且如在京科道部屬官員。在外則陞僉事。叅議。知府。副使。叅政。在內則陞太僕。大理寺少卿。及通政司叅議。今南京科道部屬官員。止陞僉事。知府。亦且淹至七八年之

久而後得間。有一二陞爲光祿少卿。通政叅議。按察司副使者。其他職事。稍尊絕無可望。以致各官退有後言。以爲兩京官員。均爲京職。均効勞動。若使其不肖者黜降。不異則賢能者選陞。宜同。今乃素越異視。爾我隔藩。况南京祖宗根本重地。又非其他疎遠之比。借曰兩京官員多寡之異。大率不出三分之一。彼處其二。此獨不得與其一乎。如蒙乞勅該部。今後南京官員少均遷叙。其間果係賢能之人。不惜處以稍尊之職。庶人心無不平之嘆。而銓選得均平之理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一照例附選。竊惟銓選固貴均平。淹滯尤當疏導。則人無南北厭望之心。事得彼此歸一之善也。照得南京國子監監生。俱蒙朝廷作養。其分撥各衙門歷事歲月皆同。而附選之先後獨異。查得在京各衙門歷事監生。三月考勤之後。即得奏行吏部。附名選部。付選之後。仍令歷事一年。聽候挨次取用。今南京各衙門歷事監生。三月考勤之後。直至歷滿。方得附選。中間或遇丁憂事故等項。回還原籍。服滿方來補歷。

淹滯歲月侵尋衰老其爲抑鬱不言可知夫以三月
同一考勦而附選之期南之視北乃差至一年之久
難稱南北人數多家不同亦不宜懸絕至是合無今
後南監監生歷事三月考勦之後一照在京事例聽
從南京吏部先將名籍奏行吏部附選仍舊照例歷
滿一年聽候按次取用庶事體得以歸一而人才可
免淹滯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一滿滯過名竊惟天地生成之德不以遠近而殊則
朝廷造就之恩亦不以遠近而異況南北皆謂之
京師大小均謂之京職而祖宗根本之地尤所當
厚者乎伏睹每歲十二月內簡該欽奉勅諭禮部三
法司茲者春陽肇序萬物咸亨在京文武群臣除班
罪外有犯公私過名紀錄在官者悉與滿除俾圖自
新欽此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一蒙恩詔咸得自新
去瑕滯穢不致廢棄孰不感激奮發爭圖報效惟獨
南京各衙門大小官員授職皆同陞擢無異或有纖
芥之過不蒙滿除之恩其間一考稱職官員無由請
封六年署職官員無由授實九年通考遂得敘遷仕

途有此餘俟中心未免拂鬱近該禮部題十月二十
五日欽奉勅諭文武群臣欽此照南京係 祖京根
本重地其文武衙門與在京事理相同令無勝黃轉
行兵部差官馳驛資捧前去各該衙門一體欽遵知
會等因奉 聖旨是乞令照依前例勝黃欽遣資捧
前來南京各衙門有過官員一體滿除俾圖自新庶
得恩典均沾人心感發實爲便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一疏通鬱滯照得近歲以來文職官員多有緣事降
調或以陳言或因小過或爲豪右之排斥或被誣奏
而陷宮吹毛以求其疵洗垢而索其疵于其迹雖若
可罪原其心亦無非欲撻誠惻少圖萬一之報爾然
一蒙謫降久未收復則其鬱滯豈直匹夫匹婦之比
也伏望 聖恩憫人才之有用念過失之可原乞勅
吏部通將弘治六年以後欽蒙降調官員查照原擬
應該復職者仍令復職以沛曠蕩之恩以全公平之
體如此則凡在臣工豈不倍增感激之私圖盡報稱
之力鬱氣消而和氣臻矣
一寬免違限查得見行事例舉人告入監并監生願

就教職考不中復監者俱除水程四十五日外仍分一個月若患病有堪信文憑仍除二個月過期者送問除遵行外大謂之舉人入監者指新中未入監者而言若舊中已經坐監者不在其數謂之監生復監者除舊貢已入監者而言若折貢未曾入監者不在其數今告入監舉人不分舊中已曾坐監及願就教職考不中復監監生不分折貢未曾入監但有過期一槩送問似與前例不合及查得除授官員赴任過違憑限半年之上方送問罪其舉人監生止許四月

皇明經世編

青路漫錄

卷之二 平露堂

未免過嚴况各生違限到監坐班月日虛曠本監自與查算不得出身比與官員赴任不同而各生多係貧難遠方之人所帶盤纏有限一經送問贖罪價銀無從借辦尤為窘迫如蒙乞勅禮部議處令無今後新舊舉人并歲貢監生不分入監復監者過違限期但有患病等項堪信文憑俱免送問仍行該監嚴查虛曠月日務要應該撥歷之日方准撥歷出身如無患病等項堪信文憑者止照官員赴任過限半年之上事例方與送問如此則法令適中賢才得所

一慎用將官竊惟將者兵之司命國之安危係焉近聞大同總兵官神英副總兵官趙景各以私憤互相攻訐煩瀆聖聰差官體勘未蒙定奪及宣府總兵官阮典又蒙取回別用且大同宣府乃朝廷之北門而將官實司北門之鎖鑰者也方今邊圉未輯災異屢形而將官之重未盡得人如此萬一醜虜間風乘机侵犯為害非細有識寒心固宜早為區處不可視為泛常且聞各邊將官有缺多在京營選補但此等官員初到地方夷情未達邊務未諳一遇有警手足無措又安敢望其克敵制勝者乎乞勅該部通將各年各官公舉將材照例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并掌科道官從公逐一評議原舉堪任上副將官其間或精通武藝或練達戎務或弓馬熟閑或韜略諳曉或智謀過人或勇敢出眾宜用于北

皇明經世編

青路漫錄

卷之二 平露堂

者北邊宣府大同遼東陝西等處地方有缺揆次奏補宜用于南方雲貴兩廣四川湖廣等處地方有缺以近就近揆次奏補其有不協公謀及貪緣請託者俱令革退其有本經公舉其已舉未經評議者

無得舉用至于京營將官未經行陳止可存留拱衛京師如此則南北將官可冀于得人而各邊地方可保于無虞矣

一減省差遣照得針工巾帽二局每年奏差內臣四員前來南京取用鹿皮等項物料經年動茂方纔回京每員取撥六百料馬船二隻暫座共用船八隻每船一月索取貼銀五兩一年之間約取銀四百八十餘兩及至起程每船又要脫幫銀五兩夫甲貧難辦納不前百般打隨船什物因而強搬怨嗟之聲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聞者不忍誠使減此官則減此船減此船則無此室况南京針工局通年常有起運物料如蒙乞勅該衙門今後取用前項鹿皮等項物件免差在京內臣就行守備太監督令南京針工并巾帽局依數造辦選差的當官一員起運管送仍照例會官裝扛務要十分滿載不許多占船隻及將夫甲非理凌虐索取財物如有故違許科道并兵部委官指實具奏究治庶民官可除事亦不廢

一禁約索取照得馬快船專備裝載官物之用近年


以舉差使浩繁駕船夫甲僑被管運內外人等索詐艱苦不可名狀姑以爲害最甚者言之如南京內官監年例該運黑沙洲等處蘆柴計把不啻千萬占差六百料馬船共一十六隻隨船水夫約五六百人每年蘆柴就派水夫各自砍碎裝載管押官每船一隻要銀二三十兩水夫貧難多將月狼買湊方免捶楚及交柴之際管場官又行索取每柴一束要錢一文柴滿千萬則錢亦千萬錢不敷者百般刁難及照南京內官監等四衙門裝運蘆湖抽分版板枋用馬船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三十餘隻南京中軍都督府裝運爛泥洲等處蘆柴用馬船十隻管押人員往往效尤逼迫人夫因而逃竄數多船隻廢壞職此之田如蒙乞勅兵部查例嚴加禁約今後管押等官敢有仍前索詐許令巡江御史密切訪察奏拿問以示警戒被害之人亦許指實陳告其蘆柴數目照數砍裝交納就行管理抽分御史臨場驗收如此則夫船不累裝運無悞一慎重刑獄竊惟刑以輔治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本諸此而爲治者臣等常見兩京法司推問輕

重罪囚悉發大理寺審錄情罪相當者評允施行情
不當罪者駁回再問如此可謂慎用刑矣而尚有稍
寬不服罪囚共在外諸司問理刑獄秉公持平而刑
罰得中者固有其人中間有等矯情干譽之徒不能
體 皇上重愛民命之意以苛暴爲能事以刻剝爲
盡職獄獄之際視人命如草芥煅煉成獄問擬斬絞
罪各監候呈請或有詞未明或稱冤不服恐其反異
不便及未成獄囚犯一槩輒令獄卒多方致死殊不
知古人用刑罪疑惟輕之意冤枉所係誠可哀憐上
皇明經世編  青衫漫叟 卷之二 平露堂

律坐以放出赦入之罪如是失出入罪者坐以失
出失人之罪如此庶使在外問刑官員少知慎刑之
意不行慘刻之科而刑獄亦得以情寃抑亦得以雪
人心和悅而災異消弭矣。

一查明禁例竊惟法制禁令卽今之律例是也然非
政有定體何以刑得其平當此萬國同文之時豈有
兩京異政之理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山陵宮闕具
存而曲禁周防乃政務所當急者如南京內官監于
皇城四門守衛官軍內每門日撥軍一百名看守打
皇明經世編  青衫漫叟 卷之二 平露堂
掃及南京司苑局日撥金吾後衛府軍後衛上直分
例有內官兼管比因洪武永樂年間許令就于抽分
內取鈔三十貫以爲茶果食用今乃借此爲名百法
巧取如杉楠板每塊籌二根取銀二錢四分杉條五
根籌一根取銀一錢二分柴炭百斤籌一根取銀三
分四分計籌取錢漫無紀極通計春夏有水船多時
月每人約得銀六七百兩秋冬水落之時亦不下一
二百兩因此抽分重人遂至客商阻絕及至各工所
關領竹木等料又被索取起籌出販等錢展轉刁難

不肯從公放支，月益歲增，爲害無已。如蒙乞勅工部轉行各處，抽分官員務要奉公守法，律已使人，不必以起下奉，上爲能，但當以稱物平施爲務。其曾經抽分去處，給與執照，不許重複抽分。仍乞勅南京守備太監今後差撥抽分內官，止照舊數，無得過多。仍要嚴加禁約，不許似前計等取索財物。及縱容家人伴當，在彼生事，其各工所閱支物料，明文至日，卽便放支，不許刁難。若踴前弊，無所悔改，悉聽管理抽分監察御史等官，徑自奏，究問施行。如此，則侵尅之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可以少除，而愁怨之聲，可以少弭矣。

一防革宿弊。照得禮部所收惟藥材及曆日紙劄二件，藥材係湖廣江西福建等布政司所屬，并南京無異，理須歸一人易遵守。如蒙乞勅法司，遍查在京近年奏准見行事例，比與南京山陵門禁相同者，備行南京法司一體遵行。仍乞勅南京內外守備叅贊官并南京兵部轉行南京各該監局軍衛務要前項原奉洪武永樂宣德等年間欽依及奉行事例的確全文，俱從兵部法司將與在京見行禁例，通并奏詳，若

係出于一時權宜，自當遵依近例爲當。明白奏請者，爲成法頒行南京。如有違犯，據憑論斷。其有仍將遠年不明事例朦朧搪塞者，宜從法司徑自奏究施行。如此，則兩京無異，政衆心有定守，而陵闕益尊嚴矣。

一申明舊例。照得先該南京總督糧儲右都御史周瑄奏稱南京無籍軍民人等，稱爲跟子名色，迎接納糧人等，跟送歌家，哄誘銀兩，買囑官撥人等，逼同作弊，犯該滿貫徒罪以上，就于該倉場前柳號三個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滿日，照包攬坑陷納戶事例發邊充軍等因具奏。該戶部會議得前件跟子歌家滿貫徒流以上，柳號一個月，常例發落。節該奉 憲宗皇帝聖旨，禁革誣騙，這件還准他每說，欽此。欽奉詔書已將前項新行條例革罷。近該南京總督糧儲右副都御史王軾具奏申明，戶部擬議前項跟子歌家滿貫徒罪已上，仍照前例柳號三個月，連當房家小發邊充軍職官有犯奏請定奪奉 聖旨是欽。此臣等看得事體貴合人情，法令在行，中道各司府州縣納戶初到南京，

不能熟知道路，未免尋人指引。別無官房住歇，未免尋討歇家。此人情所不能無者。查得凡行事例，概納之人，坑陷納戶，及打撥倉場，虛出通關者，止開充軍，不曾枷鎖。今跟子歇家，止是晒晾曬載，糴買等項，多取工錢價直，比之攪納竹樊，輕重不同。既枷鎖三月，又發遣充軍，法令似乎過中，以致近年納戶，往往倉前露臥，人家不容安歇。一入歇家，輒被恐嚇，受害多端。近該法司問擬，又皆拘執前例，或連引情輕人犯，俱問枷鎖充軍，遠近稱冤，有傷和氣。合無今後南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由刑例

三

平江堂

法司，如遇跟子歇家有犯，指稱官吏名色，誣騙財物，滿貫與坑陷納戶限外不完，及逼同官攤虛出通關者，俱照原擬事例，問罪充軍，免其枷鎖。若止因晒晾曬載，糴買等項，多取工錢價直財物，至滿貫者，枷鎖一個月，與不滿貫者，俱依律問罪，照依常例發落。如此則刑罰平，而和氣應矣。

一減造軍器，竊惟軍器所以禦戎，固不可不預為成造，而財力費于無用，尤不可不量為區處。查得南京兵仗局，自順治年成造盈甲鎗刀弓箭徽袋圓牌等

項軍器，共七萬九千六十餘件，收貯南京戊字庫，隨時應用。誠國家思患預防，修武備，禦賊寇，萬世之長策也。但承平日久，軍器少用，未免法出弊生。今計該局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生牛黃牛白硝麝香等皮三千三百餘張，銅毛筋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萬，其餘銅錫銀硃靛青油漆魚線水膠綿苧布絲絹紙箔等料，動以千百計。軍民工匠班匠共六百五十五名，外僱工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然所造前項軍器，大抵多被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天

平江堂

減工料，成造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亦不過大略看過，不能一一周悉。况南方地勢卑濕，收貯三五年後，箭翎弓弦多已脫落朽壞。鎗刀矛甲亦各綉爛，誠恐一時行軍，卒要應用，有名無實。誤事非細。查得本庫自洪武永樂年，到今陸續收貯，現在軍器共有四百五十餘萬件，頗勾應用。及查得先該工部議擬，天下軍衛有司，歲造軍器數多，積久恐不堪用。題奉欽依，俱自弘治二年為始，減半成造，誠為得宜。乞勅該部計議，令無將本局歲造軍器暫且停

止，仍將戊字庫原收軍器、委官盤驗見數，其間堪中者，如法安置晒晾，不堪者，按定年分逐漸修理，有當添補物料，止于各庫會有量支應用，待修理完日，仍照減半事例成造，如此則財力不至妄費，軍器皆爲有用矣。

一量停造作，竊惟上之供用有缺，固不得不徵取于下，下之財力有限，亦不得不赴愬于上，查得本部先于弘治十年十一月內，該南京內官監揭帖一

件，爲欽依起運急缺供用物件事，該太監李廣奏取

皇明經世編

青縣履歷 卷之二 嘉慶元年 千露堂

生漆桐油肥皂各二十萬斤，銀珠各三萬斤，分派應天等府辦納，續行本部成造裝盛箱桶瓦罈雨罩，共一萬九千八百個，隻鐵鑽九千二百把，單榜紙三萬一千六百張，黃蠟白麵桐油等項共一千六百餘斤，又于本月內准本監揭帖一件，欽依成造急缺供用物件事，亦該太監李廣奏取硃紅漆截金雲龍黃銅火罩等件，共四萬五千六百五十副個，除該監通行南京丁字庫等衙門，將會有銀硃黃熟銅生漆木炭金箔等料，共六十萬五千二百斤塊徑行外，將會有生

漆銀二硃等料，共二十一萬九千五百餘斤塊，現亦行應天府舖行估計，支給天財庫錢鈔買辦，及行本部成造，裝盛箱桶木匣鑽鎗黃毡黃絨綿布綿花套桐油木釘雨罩等項，共六千八百九十餘件，黃單椅黃白中夾蘇四萬八百五十張，至弘治十一年八月

准南京兵仗局揭帖一件，上用供用物件併軍器等項事，該署兵仗局事內官監太監楊穆等奏奉欽依，成造上用象牙鵝鴿頭彈弓等件八百件，供

用竹竿綿絮魚叉等件共一萬五千八百四十件，該

皇明經世編

青縣履歷 卷之二 嘉慶元年 千露堂

局料計見有生銅等料一萬五千七百六斤，南京甲字庫開支白綿布等料共二十九萬八千七百七十七疋，斤龍江瓦屑二礮抽分竹木局開支煤炭木炭等料，共六百五十八萬四千七百四十斤塊，應天府支給天財庫錢鈔買辦青絨絨線象牙銅鉄油漆等料，共七十萬一千四百四十二疋塊，本月內又准工部咨爲成造神器事，該署兵仗局事內官監太監楊穆等題奉欽依，成造各銅將等件共二萬二千六百九十個，把坐派蘇松等府買辦水黃牛等皮九

千五百三十張應天府支給官錢買辦魚線膠紅熟桐油灰黃丹黃麻等料共一十四萬五千四百餘斤等因節行到部除欽遵坐派成造外臣等切詳各監局成造上用供用器皿物件誠爲浩繁然天下司府州縣歲辦皮張油漆銅鉄銀二硃等料亦不爲少必須量入爲出以次成造方可使國用不缺民力不困今一年數月之間各起坐派前項件料動輒數千百萬非惟府庫錢糧支給不敷且使小民出辦何以能堪况應天府係南京根本重地而蘇松等府尤百

皇明經世編

青邱漫藁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萬京儲仰給之處又兼連年災傷薄收公私俱困豈得忽然不加撫恤其舖行買辦名雖開支內庫錢鈔給還但納料開價出入各門禁及該庫俱要財物打點使用及至開出錢鈔又多爛鈔低錢不堪行使以此往往破家蕩產賣男鬻女不能賠償又如各府州縣大戶納解生漆桐油銀二硃紙劄等料俱有原裝盛箱桶等項却又起下另行本部重造尤爲煩費似此假公營私傷財害民誠有傷國體上于和氣之甚者如蒙乞勅該部通將前項原坐派供應物料器皿

等件逐項查審將緊急缺用者再行奏請行下催趕成造先行解納其可緩者暫且停止今後在京各監局若有奏行成造器皿等項工部務要查勘先後酌量緩急另行奏請行下無得併于一年一月之間致使所司倉卒無措仍行南京成造監局衙門該用物料務要會同該部及科道官嚴督各作匠役人等從公估計如某器皿合用某物料若干及將造完要行裝盛亦要估計某物若干用某樣箱桶并鎖鑰紅索毡片各若干遍估明白相應方許將會有者行各庫

皇明經世編

青邱漫藁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局開支會無者行有司買辦不許各該衙門止憑作頭人等朦朧多估輒行開支買辦其解戶納料舖行開支錢鈔亦要科道部官從公隨即收放不許刁難捐要財物及各司府州縣解納油漆銀硃等料若有原來箱桶等件不許重造致費工料如此庶上之供應可以不缺下之財力亦無妄費而民困或得少蘇矣

一遵復舊制照得山東臨清州直隸淮安揚州蘇州府浙江杭州府江西九江府等處俱係客商船隻

輻輳之處。祖宗舊制各設有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本府通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繁然課鈔亦未見其虧損客商船隻亦未見其留難蓋通判等官職卑責重上受巡撫按分巡分守等官節制少有不才隨加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人則不敢在關生事動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戶部官員出理課欽其間賢否不齊往往以增課爲能事以嚴刻爲風尤籌算至骨不遺錙銖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誅求船隻往返過期者指爲罪狀輒加科罰商客資本稍多者稱爲殷實又行勸借有木課該銀十兩科罰勸借至二十兩者少有不從輕則痛行笞責重則坐以他事連船折毀客商船隻踴哭水次見者與憐夫增課爲國雖稱聚歛猶是有名其科罰勸借者或倚稱修理公廨或倚稱打造坐船率皆借名入已無可查盤況此等官員既出部委各處巡撫官視爲賓客巡按官待以顏顏是以肆無忌憚莫敢誰何以致近年客商懼怕征求多致賣船棄業此豈祖宗設關通商兄國裕民之初意哉伏願 聖明俯察民

隱特勅該部停止新例遵復舊制仍勅鎮巡等官時常糾察各府委官如法奉行務要公私兩便商民不虧庶幾人心快悅怨聲消弭而天意可回矣一裁抑侵尅旁惟抑未固爲政之理而通商亦富國之術苟使官司肆爲侵尅遂致道路漸成愁怨傷和致沴豈王政之所宜哉照得舊制天下商賈輻集之處各設稅課司衙門立法抽稅具有成法惟南京龍江大勝港原設抽分竹木局抽分竹木柴炭等項有三分取一有十分取二有三十十分取二者取之至輕用之至節遠近輻輳上下便益近年工部奏准于浙江杭州府湖廣荊州府直隸蘇州府設立抽分衙門遣差部官管理不惟地方接連重復抽稅而其人之又稅也賢否不齊寬嚴異法但知增課以逞已能不恤侵尅以爲民病甚者罄血貨物不該抽分之物一槩任意勸借留難所得財物無可稽考因而侵漁入已難保必無及照龍江大勝港抽官軍一百名在東西二園栽種又孝陵神宮監太監等官燒用柴薪俱是給與軍人票帖前去攔住門外拾取又以免差使爲名

欽收軍人銅錢以此旗軍人等效力公所者數少。乘
机私役者過多。及至事發法司問理爲因近年在京
皇城各門并長陵等陵一切禁例多不行移南京
衙門知會以致各該監局查報之疎往往援引遠年
事例如內官監則曰宣德年間奉額設司苑局則
曰洪武及宣德年間差撥存留孝陵神宮監所燒
柴薪則曰本監與南京浣衣局內官享堂官長隨內
使先年舊例俱在本山手扳脚踢拾取燒用所欽軍
錢則曰買辦蕪種及進用蒜頭山藥芋苗用盡此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體例俱無的確年月亦無原奉旨意全文有無虛
實無所考証黃綠影射爲弊日滋以致山陵之嚴
宮闕之禁失之太疎而防微杜漸之計漫不知歟
茲舉其之疎若復無所省究豈宜然哉
一懲戒姦貪尙惟十羊九牧則必生紛擾之患群狼
牧羊又易逃噬嚙之逼故姦貪之害不少爲祛除則
瘡痍之民殆未易更息也照得浙江等處布政司直
隸府州縣運納南京糧米及一應客商軍民人等船
隻率皆經由江閘進入本閘設有內官守把及各

布政司府州解納一應錢糧俱送南京內府承運等
庫收貯各庫亦設有內官監管但近年爲因守備官
員奏討內官前來數多以致添撥各處管事者亦多
各官不思朝廷錢糧爲重人民艱難可憫所在之
處多帶家人伴當勢如狼虎船隻往來者不分竹木
柴炭糧食雜貨甚至裝載灰糞之微亦要過關時物
必充所欲方容船隻出入錢糧進納者雖經戶工二
部各司掌印官員辨驗堪中印封送庫亦且百方刁
難不肯收受各照數目需索銀兩至將解戶吊綁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二 平露堂

鎖若害不堪重而布絹錢鈔輕而絲茶蠶蠟無物不
然必滿所欲方與會官收受及照東安西安二門守
門內外官軍人等乘机爲害每遇錢糧進入輒便攔
當或將解戶趕逐或將脚子趲打逗留一日二日有
之爲害千方百計不已以致解戶負累揭借錢物累
年不得完結及得批單回家債上又復逼取傾家蕩
產若害無辜此皆姦貪顯跡所宜量爲懲戒如蒙乞
勅南京守備太監將守閘管庫內官中間果有浮謬
守法不肯生事者且照舊額有留近年新添冗員及

生事害人者盡行革去，仍要嚴加禁約，不許似前害人。其守門官軍有犯或被害之人告發，宜從監收科道官員，徑自泰究施行。如此則閹津無阻，輸納易完，人心和暢，而天意昭格矣。

書

與兵部論快船事宜書

南京快船

竊見南京快船差使，第一艱難，積年負累，甲餘乏食，每僉一人充當，轉哀告不已。至領船中人之產，不久卽破，蓋緣每差押運官員，需索幫錢數多，衛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三

又無餘丁撥補，必須僱人撐駕，雖有附搭人貨所得，不償所費，回還之日，別無所得能事者，得隨有差內臣販賣私鹽，少思賠補，及至到此，被其算帳，扣除依舊一空。生親兄一新僉小甲，初頗殷實，一年兩差，房產隨盡，遂爲貧戶，似此風弊，無力可除，誠可憫念。因循歲久，將成不可救藥之病。今因徐貢卽中所奏事件，竊爲詳處，條陳上請，萬乞俯察愚悃，深軫下情，一與復奏，准行，不勝至幸。其船每役離原設小甲餘丁共二十名，其實有名無實，反成弊端，宜照原船人數

重爲增減，若得十五名的實親丁駕船，庶免欺弊。但須亦照原船事例，加與月糧一石，方可繫留人心。所慮戶部以費糧見阻，因查江淮濟川二衛馬船夫逃已萬人以上，皆係食糧人數，以彼擬此，不爲別義。然此亦須本部併作處分，始充有濟若行戶部，必無可望。倘人力既減，糧復不給，其爲負累愈甚于前矣。至千量支和銀一節，猶恐執事遠慮，日後買馬支賠，或有不足之患，以此前次奏內，不以爲然，生亦于此反覆籌之矣。緣累年所積應天府見寄庫租銀二萬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三

千四百九十三兩三錢七分一厘八毫六絲。各府州縣衛所每年大約該納租銀四千九百八十五兩七錢八分九厘三毫。今查得弘治十一年分已支過買馬租銀二千九十六兩弘治十年十一年二年上廠改造快船共五十四隻，惟弘治十二年告上廠快船三十八隻，縱以此多者爲率，每隻給銀三十兩，共不過一千一百四十兩。今以十一年買馬已支價銀，并十二 years 上廠船數計之，二項大約不過共支銀三千二百三十六兩。且之每年租銀之數，尚餘有一千七

百五十餘兩借使以後年分或有災傷免餉只以此有徵之年支用所餘之數接續支用亦無不足之患。況累年所積二萬餘兩之數仍舊不動乎。此則所謂哀多益寡損有餘以濟不足船隻易完而差遣之用不乏軍餘稍寬而衛所之困可救在土無纖毫之損在下有永久之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青陽漫藁

卷之二十一

于澤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子遠開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淮上陳台孫階六參閱

劉忠宣集

疏

劉大夏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治河

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

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

皇明經世編

劉忠宣集

卷之一

平露堂

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

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

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于下流修治

緣水勢已通尤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

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

河尚未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

將河流疏通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禦

患隄防俱令隨處壅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

爲有備仍于朝神明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

三四十丈中砌石礅一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

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

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

泄河流之漲堤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

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于賈

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開河

尤爲利便臣等仰知 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

爲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

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

皇明經世編

劉忠宣集

治河

二

平露堂

私匱乏人夫尚可起借財用無從取辦况好逸惡勞

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如蒙乞敕戶兵

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議處斟酌前項工程干理

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

石等項銀兩應于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粮該

于何處支給或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

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河防糧運疏

治河

一漕河水利全藉泰山諸泉每年夏秋潞苗南旺等

湖至旱乾時以濟糧舟近豪強軍民或決堤泄水以圖裁藉或阻遏泉源以資灌漑乞照先年侍郎白昂奏行事例禁治一南北運河止是汶水分流接濟春夏早乾水源微細必藉各閘積水以時啓閉庶可行船往往官員隨到隨開以致糧運阻滯乞申明聖詔旨嚴加榜示一管河官員責任太輕事多掣肘乞敕河南管河副使張鼎大名府帶管隄防參政李贊俱照管河管屯官事例常川巡視聽其便宜行事巡撫等衙門不得有所阻撓一安平鎮黃陵岡荆隆口及新築于家店以下隄防俱用人守視水涸則積土備用水漲則防護修築若有重大工程臨時調附近丁夫協同修理一大名府所築長堤必須逐年增修庶係經久乞行參政李瓚以所屬堤北人戶編定班次每年農隙之時調發若干增修一月疎放隄北軍屯與寄居人戶亦一體從輕編定輪流調發庶免起夫科提之弊一濟寧迤北南旺開河戴家廟一帶比之他處最要而安平鎮地方土脉疎薄新築決口尤須提調官員不時檢點今日濟寧直抵通州相去

皇明經世編

劉忠宣集 卷之三

平露室

一千八百餘里而天津北上逆水尤難若止責與一人提調恐致誤事乞敕該部依臣等前奏仍分而爲三南北各該工部郎中一員中間增設通政一員提調

陝西馬政 馬政

觀此知馬政之重矣

看得徐蕃夏題等所言皆詳備切要深補本部原擬之文不足大憲俱欲加重本官之任以成公家之事緣都御史楊一清受命于馬政廢墜之後委的事體艱大責任難爲況其所行俱于巡撫巡按及都布按三司事相干涉若使人得沮撓事或掣肘縱有才能亦難濟事合無悉准科道所擬備行本官令其查照本部原行及各官所言參酌施行仍敕將撫按衙門不得干撓馬政都布按三司以下悉聽節制委用等情增入敕內以便行事其論茶易馬匹委係馬政一事若併付本官管理委的事體相須易責成效況茶馬自先年停止大臣之後止是行人撫諭巡禁成化年間固是行人職輕難以革弊該巡撫奏准暫差御史整理今既有都御史兼理若又差御史在彼不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室

事精不一合無將巡茶御史行取回京一應官尾悉皆責成下楊一清其原擬禁約處置事宜亦皆增入本官教內待彼至日或行茶地方遙遠應該另添何等巡禁官員及茶法刊獎中間有應處應奏事情俱聽本官奏請定奪

議行武舉疏

請開武目

武舉之設將以延挽英雄廣儲將帥招徠幹畧之士收拾踴躍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材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于文

皇明經世編

劉忠宣集

卷之五

平露堂

求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以求士誠

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密自閭閻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摧之階級內或陞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以方面之長貳或列于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像廩雙闕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永止于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卽拔自行伍之粗莽近歲雖有保舉將材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

而推荐之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號爲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償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憂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材拙于文者或優于武亦不以遠而貴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困于羈旅樂毅出于疎賤黥布新于輿臺衛青辱于人奴去病辱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于側陋之間乎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辛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高志寧令狐挺卒能制元昊之背叛破高志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行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

皇明經世編

劉忠宣集

卷之六

平露堂

武舉。陛下欲得將相于此手，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之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承

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付衆傑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未定，不能致將起之士。」臣等切與之異世而同懷也。公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額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完樞翰墨，精

皇明經世編

劉忠宣集

卷之七

平露堂

通武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羈于戎卒，或係于仕籍，許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禮送赴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月，請于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入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爲合式，二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于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

陛下屈辱策而用之，何憤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綢而嘆，思惜才于異代也哉。

論宣府屯田疏

屯田

宣府地險積窳，已于東城置倉數十間，未有以實之，而神明川地肥饒，屯田團種之外，尚多私占。請令巡撫巡按等官清查歸官，其軍餘原額屯田團種者，每分額外，量與餘田，勿令過二十畝，清出歸官者，或原人領種，或別召承佃，每畝起料納糧三升，草一斤，與

皇明經世編

劉忠宣集

屯田

八

平露堂

東西二城并蔚州衛屯田糧料，俱令運赴新修東倉，及附近草場上納，倘宣府不足，于農隙時運去備預。其他地方及西城蔚州二處不足，宜發銀就彼糴買，不得那借。至若懷來城尤爲要害，亦須增置倉廩，儲蓄糧料，以備倉卒之用。

災異陳三事疏

修省實事

一杜倖門。近年乞恩陞職者三百有餘，乞將在京各衙所，凡不由軍功陞職者，悉查奏裁革，應存留者減支半俸。有由軍功相參授職者，止存軍功職事，如有

似前賞緣請乞照例問罪降調二位人言大司宣府
薊州三鎮添設內臣過多私役虐害軍馬日漸消耗
近該廷臣集議請將三鎮守備內臣十六員盡行裁
革薊州一鎮正留二員改爲分守與中東二路參將
同居一城未蒙俞允乞仍照原擬裁革以解邊人之
困三杜雜進各邊及腹裏地方多有無藉之徒投充
勢要官下旗舍官餘等役奏稱報効其各邊鎮守等
官亦千額外朦朧奏帶支費甚多一遇勦賊冒報功
次今後俱聽臣等考驗果有諳曉兵法熟聞弓馬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論寺監牧馬事宜疏

監道管馬官

近年各卿佐員缺多用請選官及有過累者府衛下
寮多易視之故各官自待亦輕政務因以廢弛謂宜
稍更其制今後各行太僕苑馬寺官員缺少卿則于
布按二司參議僉事內推補如職務修舉則視太僕
寺卿佐陞任其監苑庶官亦請于北人素嫻牧馬者
任之則官皆得人而政可舉矣

覆鄒文盛疏 遼務

文盛以孱顏三衛夷人背恩欲出師征之守臣則欲
先以守備爲本俟城邊築完兵備充實然後因其來
犯刻日出兵直搗巢穴或殘賊復來我軍三面而守
一面而戰庶有全功守臣之言宜從文盛又欲弛撲
殺襲殺之禁以倡我軍敢勇之氣守臣則以爲恐啓
功生事之心請修文守臣當夷人互市之日遣遣事
傳諭其家令今後宜遠邊牆百里之外住牧如欲來
市須先期三日令二三人傳箭答話欲傳報夷情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先期一日若非答話而擅入百里之內者許官軍襲
踪撲殺我軍仍及將千百里之外築立封堆或挑壕
塹爲界俟功畢然後弛掩殺之禁其撲襲掩殺者仍
不許以首級報功妄圖陞賞文盛又欲罷絕馬市互
易守臣則恐罷絕之後夷情怨嗟或搆結爲患今宜
不必禁約夷人止嚴督我邊方軍民監市官如遇開
市之日止許以布帛米鹽等物入市交易不許私帶
鍋鐺鑊器俟各夷後此有求買鍋鐺者然後定爲年
限許令三年一買文盛又欲于東西二路添設邊臣

整飭兵備修治邊境守臣則以爲遼東連遭兵荒諸俟年豐再議文盛又欲請差御史清理軍伍屯田并指置糧餉共給軍糧每年照豐歉平准定價不得拘以二錢五分之數守臣議其言宜從但清軍免差御史令巡按帶領

會議救荒弭盜疏

救荒弭盜實政

一傳乞陞授文武官并匠官除見任管事外其餘月俸暫爲停止待年豐定奪一內府各監局及光祿寺招收幼匠服役多至萬人乞命科道及該部官揀選

皇明經世編

劉忠宣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堪用者存留每名止許月支米五斗其餘發回原籍原衛一自弘治十四年以前江西欠亨布浙江欠絹絲白綿數十萬計宜減半折價類解一光祿寺供應稽羊等料比舊加至數倍貽累舖戶內臣湯飯日傳增各監匠作月糧已增至一石又重支直米以歲計之至于餘萬石宜盡裁革一應天并江北府州自十五年以前倒失馬價及草場子粒未徵完者宜悉蠲除一皇城各門京通二倉水次諸倉壩上各馬牛房并甲字等庫及上林苑管事內臣俱有額員近來增

至數倍至于內府各衙門亦然宜量爲裁革一騰驤四衛軍人勇士多有冒名及投充者宜嚴加清覈全以減修清軍官軍大之數中官新清船亦賜一各處輪操官軍因于工役逃亡數多今後有大工役不得已暫撥亦宜止令出力不計科出財物一齋

無無益之費并各處送香掛袍俱暫停免一各處歲

例該派軍衛宜會計一年合用之數均派不許設法

濫取一內外監局庫廠等衙門凡遇解納物料多加

倍折收宜嚴禁之其中帽局歲例成造內官內使靴

帽皮張仍照例折價一外夷進貢宜令鎮巡官差官

皇明經世編

劉忠宣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伴送赴京事畢仍令伴送出境免致差人在途生事一南京蘇浙等處差官織造并帶去人匠宜悉取回如供應不敷止行鎮巡官督令所司織辦一司苑局宜復設嘉蔬所專理種菜選官任之庶軍民不至蒙害一惜薪司槿柴夫每名出銀十兩亦足催役不宜加取一太醫院額辦藥材多有本地不產買辦于京者或至堆積陳腐徒費民財今後缺用者仍舊解納其餘宜暫停止

輯災革弊疏

輯災革弊

一歲內百姓之害。凡壇場合用純黑馬。例行太僕寺于寄養華牧馬內揀選。送御馬監交收。鄉戶因非土產。皆役托積年攬戶。每馬一匹。用銀七八十兩。歲用四五十兩。人戶遇派此役。無不傾蕩家業。謂及男女。今宜預備定數。每馬一匹。定與價銀十五兩。歲十兩。于太僕寺原貯馬。預支給送本監自行收買。一裏河軍民之害。南京每年運送各項物料并竹馬板枋馬槽師役等物赴京。及回南京。內臣帶回空箱包袱。并運去內官衣帽等項。多者帶船至二三十隻。以一早明經世編

劉忠宣集 卷之十一 千露堂

乞休請 兵政興革
伏乞 聖訓 臣職司兵政。方切委任。未蒙俞允。恐臣

衰步多病。凡百獎政。不能振舉。心非不欲委身。跡恐終至誤國。姑以臣所司兵政論之。如京師官軍在衛者。苦于出錢。在營者。困于私役。逼令逃亡。江南軍士。多因漕運破家。江北軍士。多以京操失業。竭軍民之力。以運糧儲。而濫食者。不知營生民之財。以買戰馬。而私用者。罔顧鎮守者。或害一方。守備者。或害一城。遯軍最苦。而陞賞恒施于勢要。禁衛最嚴。而苞苴公行。于肘腋其他尤難言者。不敢僭論。凡此皆 聖諭所謂臣職所司者。而臣才不能為朝廷分憂。力不能為軍民除害。以致人怨上。升。天怒不解。乞放歸田里。別選賢能以救茲弊。

劉忠宣集 卷之十一 千露堂

條列軍伍利弊疏

軍伍利弊

在衛官軍。苦于出錢。其事不止一端。如包辦秋占草價。給與勇士養馬。比較逃亡軍匠。責令包工。役役或幫貼錦衣衛夷人馬匹。或加貼司苑局種菜軍人。內外官員造墳。皆用夫價。接應公差車輻。俱費和錢。其他使用。尚不止此。又管營內外官員。率于軍伴額數之外。摘撥在營操軍役使。上下相襲。視為當然。又江

南軍士。漕運有修船盤剝之費。有監收斛面之加。其他拾克。難以枚舉。以致逃亡日多。則撥及全戶。使富者日貧。而貧者終至于絕。江南官軍。每過京操。雖給行糧。而往返之費。皆自營辦。況至京。即撥做工。雇車運料。而雜撥納辦。有難以盡言者。又糧運初徵之里胥。納于官府。轉充運舟。及到京倉。耗折之費。率五石而致一石。今京師投充勇士軍人。收充幼匠廚役。每月坐支一石。是一人坐費軍民五石矣。又官馬出于民間。牧養或凍合。買補公私草料之費。一馬或至數十金。而私撥借人畧無忌憚。又鎮守守備等官。恃勢貪婪。無所不予。勢要者則冒功以獲陞賞。而邊軍不敢與爭。請謁者多懷賂以入權豪。而守衛不敢加詰。凡此俱乞俯賜施行。嚴加釐革。

論思恩岑氏疏

上官襲替

知州岑豹乃叛臣餘孽。與其子應相沿襲職。院而吞并鄰壤。與恩城知州岑欽同謀。侵占田州地上。自取滅絕。今岑接者人皆傳稱爲梁接。非岑應親枝。不知岑九仙。又是何等過逃。計爲奏擾。臣大夏先在兩廣

皇明經世編

劉忠宣集

軍器集

平露堂

見岑氏譜系云。始祖木納罕于元至正年間。與田州知府之祖伯顏一時受官。今岑九仙妄援漢岑彭世次塵蹟。聖聽請治以罪。其岑接應襲職與否。前已行令鎮巡等官勘報奏處。其岑九仙雖曰夷人。難以深究。亦當滴發以破其奸。

處置軍伍疏

處置軍伍

有司清查。獎非一端。姑以近歲言之。事姑息者圖了故事。特刑罰者逼足三分。或將老稚之人起解。或買無藉之徒充數。雇妻易戶。逃移相繼。且律例窩藏逃軍者充軍。今未聞有充發之人。鄰里不首者問罪。今未見行連坐之法。以故清解雖多。不獲實用。及到營衛其獎尤多。姑以在京論之。監局軍匠類多需錢。各營軍每多私役。官撥營作召累尤甚。衛所差遣需索百端。軍不聊生。何以自存。且律例逃軍十名以上。該管官遞減俸級。而今逃亡之軍。何止于十名。私役五名以上。該管官遞減降一級。而今降級之例。惟行于屬職輩數之下。且如此。況四方乎。今欲實天下之軍伍。必須推究利獎之源流。本部今請行原委屬官。及

皇明經世編

劉忠宣集

處置軍伍

平露堂

各清軍御史嚴督司府縣清軍官將前鑒盡革其充軍職俸并降級等項事例俱照律例舉行京營該管官員委任不同難拘職事宜將管隊官比照百戶把總官比照千戶議擬若能以上下私役軍數實報者罪止坐私役之人免其降級仍榜諭中外官吏軍民人等俾各知遵守且臣所云止緣軍伍而言窮究其本根本一編休刊之也又在千民今四方民窮財竭逃亡過半無不版籍所載由事十去四五爲今之計必須痛減徵斂之繁慎重守令之選使逃民復業人戶充實庶幾軍士可清營伍可皇明經世編 劉忠宣集 卷之十一 慶豐 七 平露堂

論用韋興疏 罷用中官

韋興一人之用似乎未足深惜但朝廷治體之得失皇上大舜之隆替胥此焉係非尋常人比也臣請爲陛下言之夫添設守衛內官非舊額者一體取回此近日明詔本部奏革齊玄又近日所奉旨也方革復用徒使新令不信于天下況興于成化年間引用險邪進獻奇巧大壞朝廷之法先帝嗣統之初寧與

不用臣民痛快天下共聞今 春陵之土未乾而令奸黨之徒遽進恐于 聖季不爲無損其事似小所虧甚大乞從科道論劾罷興勿用庶幾 聖季隆治體得而地方亦可望其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劉忠宣集 卷之十一

罷用中官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卓尚木 徐嗣彩聖期

宋存標子建參閣

白康敏公奏疏

疏

白昂

兵部陳言疏

頃因上天肅戒，臣見天田。皇上修德納言，齊沐禱

告，變異宜有消矣。然累經旬日，遷度無常，撥厥所臻

實乃臣等不能盡言，俱職所致，誠以刑政不善，賢否

混淆，是非交進，則用無經營，緒煩興，征科無異，皆不

能先見而預言之者。躬思咎難萬死，不足以殫尸曠

之罪。伏乞俯令交修，已嘗從大臣具疏，請改今復條

陳數重，則補缺遺，將欲以實應天，是或罪災之一道

也。一內外法司問擬囚犯，已有定例，今宜戒彼不當

法外妄加參詔，故入人罪，庶使政令均一，人無嗟怨

一官店輪納稅錢，以供國用，令皆歸于權要之家，宜

仍還官，以省民賦。一水旱爲災，宜免被災之民食垵

鈔貫，以賑困苦。一淮揚以北，軍民困於夫役，宜驗每

歲進貢船數多寡，定與夫數，一天下鎮守官，并採造

諸物之人，除舊例如常，餘宜悉依天順八年詔旨召

還，以全大信。一邊軍艱難，賄納官馬，不許勢豪之家

典販，逼令買補。一朝覲官至京，宜令各陳所在軍民

刑病，會官詳議，可否以通天下之情。一南京百官有

司具在，宜勅文武大臣同科道官議，彼時政得失，軍

民利病，仍宜勅守備等官撫恤，軍民操練士卒，嚴加

防範，期庶政允修，有備無患。一浙江并直隸田地有

坍入江湖，而稅糧猶存者，及各府縣燒造瓷器，有地

土不宜者，四川等處鹽井有枯竭者，松潘等處運糧

有不循舊例，累及邊民者，凡此宿弊，宜悉量爲減免，

一官軍除國營已有文武大臣協同提督，其三營多

被管軍之入，私役擅放，或軍士懶惰而逃，宜推舉文

臣二人，遇操練之日，赴營嚴考其數，以修武備。一兩

京文武大臣，分理庶政，委任有年，宜令吏部具其年

甲疏，其名績奏聞，其中有老疾妨疏，及才不充任者

罷歸，如才行超卓，政跡顯著，乞加獎勵，以勉其效職

一消運軍士不勝疲敝良鈔督運之人刻削科歛或
削官私貨分運官糧以致漕運稽緩宜令巡河御史
并治水利官日加盤詰禁革事覺者卽與追給究問
以除姦弊

災異六事疏

明成化

白昂

其一詳命令以全大信 皇上卽位以來首頒明詔
罷上土絕貢獻取日織造段疋官員停追災傷地方
馬匹然行之未久俱復如舊乞賜申明俾遵成命他
如或飭糧亭不許中搢禁約勢要不得乞地及禁京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四

城內外不許修蓋寺觀是皆所以革姦去邪而保愛
元元之意也伏望保此大信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不
移于親愛不易於近侍則法令嚴明而彰信兆民矣
其二修治化以止流民卽今河南荆襄附屬流民已
有六萬三千餘戶未附籍者猶不知數 皇上信任
憲臣往彼撫治然而猶有仍前流徙者小司則糾收逃
戶民既得賑恤復業流民又免糧差惟安上重遷始終
不逃者每代逃戶賠糧服役反不能存今宜嚴加禁
約并仰州縣訪有數官德化撫卹民使之各安其業

不致流移可也其三禁得証以困民前者光祿寺下
順天府舖行買辦諸物不卽開典物價市價小民富
火貧多或典賣家貲或出息假貸竭盡艱苦方得完
足又經月久未得償值資本既久無所經營多至失
听乞裁省冗費卽百司度支量入爲出仍責各處歲
辦諸物務要依明輸納以備供應其四專委任以華
民姦今冬處起解稅糧軍需等項有司多縱姦民謀
充解戶動經三五年不得完納供應不敷多由于
此宜定立則制錢物多有必須委官督解或每府一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四

員或每州縣一員若物數少者亦令差吏管運俱要
督令相應解戶依限起解其五立期限以集庶物今
天下官吏軍民人等有因考滿給由有因請訟理冤
事干在外提人照勘者在京各該衙門類行該司府
衛令其勘報所司奉行既久視為平常動經年載不
卽完報以致聽候人難今後宜量其事情大小驗其
往來程途就於勘合割付內定立期限違者罪之其
六止虛偽以息刁風今各處軍民人等來京奏訴詞
訟其中實火虛多刁猾之徒意欲疎動官府往往屬

空捏詞訴一事而添報數端告一人而牽連十數。上以欺誣朝廷下以寬陷良善。今後一應詞訟奏本宜定與計字則例或三百或四百詞狀字數亦宜依此。有故違者通政使司省令改正然後接受或出榜曉諭使之知禁毋得縱其虐逼之詞。

論河道疏

治河

臣奉勅修治張秋決河由淮河相度水勢至于河南中牟等縣見其上游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兩決者自中牟縣楊橋等處至於祥符縣界析爲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于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荆山入于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鳳陽之毫縣亦合渦河入于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丘蘭陽儀封考城諸縣其一支決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等處衝入張秋運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已淤因併爲一大支由祥符之羅家口合沁河出下家道口等處俱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之大勢也臣以爲合潁渦二水而入于淮者其間冬有凍積水脉頗微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

而入于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容受方有漂沒之虞況上流金龍等口雖幸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爲隄岸以衛張秋

彭惠安公奏疏

疏

乞恩分豁土地疏

分豁地土

彭韶

真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彭白二公集

卷六

平惠堂

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火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者儘他種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入府供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卽堯舜之心也以此重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計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

畝蒙 英宗皇帝欽撥一百與韓諤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 英宗皇帝之心卽

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撓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諤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武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言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垣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疎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損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 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卽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入夫京班隸皂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閑之日所深賴者顧懸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量與一畝餘皆奪爲閑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徒耳自古立 國皆重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彭白二公集

卷七

手書

七

手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彭白二公集

卷八

手書

八

手書

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 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糧食之利哉况 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後土地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結在官外代呈 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 祖宗先帝爲法所有賞養之施 聖恩區處外其他地畝乞 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永食所在量加寬恤臣等遵奉 聖訓豈敢偏向所向者 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

陳言進貢事疏

停止廣東土物

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奉到 駕帳該司禮監太監懷恩等於 文華殿欽奉 聖旨傳寫帖子去訖與總鎮兩廣太監顧恒并都布按三司等官知道彼處地方所產一應土物及各樣藥餌等項逐年委令精通人員依時採取辦驗真至如法造解裝盛封記陸續差委的當人員營送來京毋得指此爲由因而

授害下人，違者治罪不饒。先該大監顧恒并三司等官會議，將進貢土物、蜜、蔗、菓、品、藤、絲、雕、漆、器、皿、海、味、布、疋、藥、材、銀、箱、酒、器、等、項、椰子等物，計八十餘品。見今陸續委官采買進送外，臣惟臣子愛君之心，何有限，雖勞費天下，以脩貢奉，亦不爲過。然臣子之事，君也，猶人君之事，天然郊祀禮物有常品，不敢加以褻味，主於誠而已。臣子貢獻有常物，不敢加以瑣異，主於敬而已。苟外此而欲加焉，則陷於諂瀆而導後，非所以盡誠敬之實。臣子之心，豈忍爲之哉！

皇明經世編

彭白二公集

九

千露堂

况自古聖王之御天下，所操者憂勤之心，所履者儉約之德，不惟無求於異物，縱有異物，亦不之用。伏願陛下以事天存心，以先聖王爲法，念保業之艱，雖思怠荒之可畏，勿恃太平，勿貴異物，躬勵勤儉，以化天下，將廣東土物，除今年陸續采進外，以後逐年乞爲停止。則洪恩沛於海表，至治協於帝舜，千萬年之太平，有盛無替矣。

遼方大體事疏

晉士內典道靜

臣職守藩服，以承宣德意爲事，其有不使事體不

敢隱嘿爲此具奏啓聞

計開

一該鎮守廣東珠池都知監左監丞黃福移文爲進貢事，照得使職採買到土產、蜜、魚、鳥等物，裝盛封號完密，差寇帶任黃顯宗等管進。所據裝送船隻等件，令行移文廣東布政司行屬，恭奉二縣，措撥長行大河船九隻裝送，供應施行等因。到司，除俟文應付外，臣切見去年以來，近而本處，遠而江浙，凡鎮守等官，俱各差人到於高、廣等府，或潮州、南澳地方，收買禽鳥上進。是蓋臣子敬奉之心也。然高、廉二府近介安南、南澳地方，密邇蕃洋，往來交易，事易流傳，不可不慮。夫禽獸之物，產自遠方，羽毛雖異，百無可用。今相率就被收買，臣恐外夷傳聞，必以爲中國所好，非所以增光聖德也。况南澳港泊界在閩、廣之交，私番船隻寒往暑來，官軍雖捕，未嘗斷絕。再若公行互市，後愈難禁。揆之大體，似有未便。伏乞聖明軫念遠方，令無將今後各處禽鳥止令勿進。仍勅該部將廣東巡海副使員缺，推選公能官前來，疾

皇明經世編

彭白二公集

十

千露堂

早禁治俾海港清切邊民幸甚

一茲錦衣衛帶俸所鎮撫梁德呈前事有兄梁芳見在御用監太監思得有母在原籍廣州府新會縣奏准令德往來供給侍養及有物件自備令德赴京進貢奉勘合行回本布政司如遇每年赴京進貢照例起關應付廩給站船并裝載物件係官船隻人夫車輛一程程倒換今照自備到會島土宜等件赴京進貢該用船隻車輛人夫并站船紅船廩給口糧脚力備開具呈應付施行等因到司查得先曾准

皇明經世編

彭白二公集

十一

平議堂

兵部食字一千二百四十六號勘合爲乞恩事備行本司轉行所屬如遇梁德每年赴京進貢照例起關應付廩給站船并裝載貢物船隻車輛人夫等因除依承應付外臣切見進貢土物自祖宗之時亦嘗有之然皆在外鎮守及公差內臣因見珍物美味四方軍民皆得服食而獨於禁庭反不得用以故依時採辦上進此爲內侍奉受之情也至於第伍人等不過臣庶之家而猶自備進貢不惟朝廷尊嚴不可褻瀆亦恐彼此貢籍別生利害不可不

謹昔有唐之世諸鎮進奉其後幕僚亦有進奉史傳書之足爲後世之鑑矣邇者廣東守鎮等官已各進貢今又許近侍家屬自備進貢臣恐軍民聞知將以爲法令日異非所以增楊盛治也况開創事端後便爲例萬一再有貴寵之臣依此陳請不從則有不均從之益見分擾揆之大體似有未安伏乞聖明俯恤輿情令無將梁德自備土物除今年已貢外以後每年令且停罷俾照舊往來供給侍養庶公務私情皆得便益

皇明經世編

彭白二公集

十二

平議堂

災異上陳疏

彭白二公集

彭韶

頃以災變下詔求言臣于時公差在外比回始得伏觀詔旨驚惶無地竊念臣職佐司刑事幸明允致此陰沴厥咎爲多聖明不加罪譴薄令修省文正以回天意感激何勝臣不敢越職泛言如本部先問彭城伯張信僧人宗鼎俱以奏事不實擬罪信還縣鼎還俗後信革去事任鼎乃仍舊住持二人犯同而法異恐非大公之舉又如近聞犯人孫泰等事連內使劉玉通同外戚謀復親藩爵位以此貪濁之人蟻伏

官禁幸而事露正宜治以重罪以振乾綱夫何止將振泰等付外間罪而劉玉乃留中發落恐非至正之道又本部問擬囚犯多發做工運災以備緊急修繕近聞修浚河洪以待節古之謂紛紛館宇以待不時之行幸誠恐修心成因以萌幸色玩好之縱將次第而生矣又本部遇有回犯俱追收紙銀及贖罰等項以候各衙門公用雖不係經費錢糧亦皆軍民膏血若以供二氏雜色之需未免信其異說則怠心或因以起而凡修身正己之術濟時求治之事將不復皇明經世編

彭白二公集 卷之十 平露堂

論午朝事宜疏

午朝

內臣在上左右人所畏懼今兵馬倉庫細大之事盡付其手凡有章奏無不先見而後議該部承行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至有歐人致死者竟不詰問獄成復有無所忌憚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

又助之死者或給還葬銀有者或請蓋祠討地第宅服食踰制聲勢移人伏享陛下上法祖宗乾綱獨斷褒貶善而親忠直遠佞媚而斥奢縱威福必由已出則萬世之永圖也但一日萬幾安能勞心周薄願執其要以御之乞自今午朝無奏常事惟議急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緊開工程囚犯之類令各衙門先期具奏事由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班守衛一如午朝之儀該會議者各官就于御前公議如陞除大臣明言某官堪任某官不堪任內閣輔臣同詳論可否議定輒行口奏取旨次日補本若該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逐一陳說若事大難急面議者聽各官傳議于先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聖明耳目而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聖駕既不廢午朝之故典又可率羣臣之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以次第而弛張矣

論光祿寺錢糧疏

節首

監察御史彭程監收先祿寺錢糧近疏論修廢

用下錦衣衛獄移文本部擬罪程爲御史論諫乃其

職事但不能極言見今本寺錢糧消乏之由却稱弊

端所起援引往年李汝省等事致觸聖懷傷念

先帝誠爲有罪然原其心不過欲因事伯忠而已卻

惟朝廷清明臣等于此際泰備卿佐每蒙爲千載難

逢但思四海之大日引月長民窮財盡又未嘗不惕

然深惧也且以光祿寺言之支費泛濫錢糧缺火凡

一應牲口油果等物悉皆賒買又無可還各色鋪行

皇明經世編卷之二公集 五 平齋堂

往往逃竄及今若不籌策恐無以善其後乞令本寺

將每日支費之數不分公取私取備開上陳取自

聖心何者當削痛加裁省則羣情震懼退無言不

過歲時之間自可充積不匱矣臣等偶因由獄所及

輒取妄陳伏望聖慈將彭程并光祿寺事從容處

置以悅人心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重惜官爵疏

卷之二恩官疏

文武之職雖殊而名器之重則一今軍官日衆俸支不給設法救之猶恐無策豈可開濫授之門恣之轉

今盛平北多有無功之人貪祿請謁授以千百戶等

官甚至有乞恩承襲卻指揮官不特武職文職亦有

之或以修城微勞而陞匠官或以傳奉罷革而遷良

醫又有中書考滿超陞三級者伏望陛下重視名

器受惜廢祿勿謂小官爲可與勿謂雜流爲無害嚴

加杜絕痛與釐正庶幾少救其弊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公集

十六

平齋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一

華亭 陳子龍鳳子 宋徵璧上木 還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陳子應聖游參閱

徐司空奏議

疏

修政弭災疏 內刪一款

徐 恪

一省織造以消災異臣聞有國家者多輕東南而重西北及意外之患往往起自東南如漢之劉漢唐之

皇明經世編

徐司空疏

卷之十一 平露堂

麗勛元之方國珍輩是已仰惟 聖明天縱德政日

新紀綱昭明萬無此理但去冬彗掃天津正當東南

分野天其或者以東南民力之竭故出此異以示警

歟謹按晉安帝隆安四年冬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

天津占曰災在吳越晉不知謠後果有變具在木書

可詳究也竊惟災異之見天心仁愛所在惟先事修

省以消弭之于未然則災乃爲福異乃爲祥爾今之

南京并蘇杭嘉湖等府卽古吳越之境租稅之出數

倍于他州而綺紙錦繡之貢歲有常額上供六宮之

用下充四夷之賞近又差內臣往彼織造乘輿服御

所用無幾而工役科派所費不貲禁閑近侍勢位尊

嚴府縣奉承惟恐或後一應財物非天降地涌皆民

之膏血也若不早爲蘇息誠恐民不堪命怨譴由之

而起禍福倚伏不可預測大禹惡承文王早服子載

之下猶仰盛德皇上臨御未久春秋鼎盛方當躬

行節儉以身先天下奈何以服御之故遽遣內臣勞

東南之赤子乎伏覲 皇上卽位首頒明詔特載蘇

杭嘉湖等處織造內外人員卽使回京是以宣布之

皇明經世編

徐司空疏

卷之二 平露堂

日遠近聞之莫不惜忻鼓舞以爲 聖德之厚燭知

民隱曾未三載復此差遣無乃執事者之過非 皇

上之本意也但愚民無知罔測所自未免有爲惠不

終之嘆此微臣所以不避斧鉞冒昧而言乞勅該部

計議合無仰遵 明詔俯察下情仍將差去織造內

臣取回餘剩絲料發與各府准作歲造支用仍令彼

處巡撫巡按各訪輿情凡可以輕徭薄稅惠民養兵

及防微杜漸之計悉聽舉行不作無益與民更煩庶

幾應天以宣而災異可弭矣

皇明經世編

徐司憲疏

裁冗官三

平露堂

一裁冗官以安小民昔管仲相齊官事不精孔子斥其不得爲儉然則官事貴乎精也洪惟我朝法古建官凡在外官司府州縣等衙門皆量地方廣狹政務繁簡命官分治各有定額當時政無不舉令無不行事安民安未嘗失誤以臣觀之今日地方人民無異于曩時則今日錢糧軍需無加于舊額夫何添設撫民督糧兵備水利理刑提學管屯管礮管河勸農捕盜等官比昔加倍且設官分職皆爲民也今以撫民爲名其餘各官獨不以撫民爲職乎如湖廣所轄府州一十八處又有江山湖泊之險襟帶于其間所設布政司撫民參議去歲已蒙裁革今河南以區區八府州之民既添設按察司管屯僉事兼管撫民而布政司撫民乃用參政其爲冗散不言可知又如管河原係參議後改參政近該前巡撫奏又于祥符等七縣添設主簿皆以修治沁河接濟徐呂二洪爲職今黃河北徙與沁合流由汴達徐滔滔無阻所設各官似亦冗閒又如布政司職掌錢糧分守官自合催督今既添官督糧分守官所幹何事按察司職掌刑名

皇明經世編

徐司憲疏

裁冗官四

平露堂

分巡官自合間劑今既添官理刑分巡官所幹何事況一官之來有一官之費食有俸糧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給于民額設馬夫皂隸之處又有使用門子等項且如參政一員皂隸十名每名必得三四十丁馬夫十戶每戶必得三丁通前計之不下四五百丁俱于殷實得過之家僉充其一應科差不免累及貧難下戶出辦以一官言之似無大費以司府州縣官統計之其費何可勝言故間聞小民貧者愈貧而富者亦至于貧未必不由于此所以各處人民一遇災傷流移塞路雖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然官多民擾古今通患况修政立事係于人不係于官之崇卑若肯盡心則一人足以常兼數事如或憚勞則政日廢弛雖多亦奚以爲但各官建議之初本之思爾乞轉該部通查天下司府州縣近年以來添設官員若干合無從長斟酌何者可以存留原係參政副使遇缺改調或待滿日俱選參議僉事替代何者可以革去遇缺改調或待滿日不必銓註就令各該分巡分守并本衙門官管理其餘府州縣官亦皆以此類推如

有誤事。聽巡撫巡按糾治。如此則官無濫設。民無騷擾。得占人一人。常兼數事之遺意矣。

清稅類以後流移。窮惟有田則有租。古之制也。我朝定制。與賣田土過割稅根。隨印推收。不遇割者。其田入官。著於律令。誠萬世不刊之典也。照得河南地方。鄭係平原沃野。亦多岡阜沙瘠。不堪耕種。所以民多告荒。業無常主。或因水旱飢荒。及糧差繁併。或被勢要包侵。及錢債壓迫。不得已將起科課田。減其價直。與賣與工府人員。係所在有力之家。又被機心巧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糶堂

計。擠立契書。不日退還閒地。即口水坡荒地。否則不肯承買。間有過割。亦不依數推收。遺下稅根。仍存本戶。雖荷日前一時之安實。貽子孫無窮之害。因循積習。其來久矣。故富者田連阡陌。坐享兼井之利。無公家絲粒之需。貧者雖無立錫之地。而稅額如故。未免課錢追償之累。尚冀買主憐念。行爾乞憐。直上盡力。討官迫無所。聊方始字家。逃遁負累里甲。年年包賠。每遇催徵。控訴不已。地方民情。莫此爲急。除通查過割外。緣此等民害。各處皆有。不獨河南。況弘治五年

還冊在邇。亦當預爲處置。乞勅該部計議。合無通行天下司府州縣衛所及各王府長史司。但有典賣民閒地土者。各照原額稅根。隨印推收過割。若係王府人員及衛所別州縣軍民。悉照造冊事例。寄莊納糧。如仍倚勢恃項。挾制有司。不於今次冊內明白過割。負累包賠。向後事發。斷還原主耕種。惟復仍將賣經地土。依律入官。倘遇親上郡王并鎮國等將軍。亦曾置買民地。該年稅根。絲綽有司。難于催辦。亦宜查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糶堂

旨。本府祿米。永爲定規。庶使典賣稅根。各有歸着。困窮里甲。不致虧累。雖流移失業之民。亦將謳歌思嘯。不待委官招撫矣。

一免差遣。以便官民照得各處親王并郡王妃之喪。朝廷必遣內臣祭祀。所以隆親親之恩也。成化二十一年。各府飢荒。倚蒙先帝深恤民隱。務從簡便。緣情定禮。免差內臣。止令各府內官致祭。宗室軍民聚皆。併領近因周趙二府。賴川溫僖等王妃病故。皇上復申親親之意。遣內臣致祭。恩至渥矣。但國家宗室

日以繁行喪祭之舉靡有虛歲若皆自內遣官誠恐
禁密左右不勝往復跋涉之勞所過郡縣雖無他求
亦有不勝供億將迎之費況今各處地方俱有太監
鎮守比與祖宗時不同似此差遣亦宜稍更乞勅
該部計議今後遇有親王并郡王妃故合無查照前
例仍令本府承奉等官致祭如聖心尚以為歉或
于親王妃喪另遣鎮守太監行禮如此則恩禮兼隆
而官民兩便矣

一禁科擾以同邦本伏惟 祖宗舊制親王軍校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司空疏 兗差達七 千壽堂

革與郡王校尉俱于民間僉撥鎮國等將軍本該儀
從跟用先年亦有乞恩僉換校尉者俱不過給使令
之役導引出入而已如有病故奏行勘合僉替並無
見面等銀科擾民皆樂從成化六年因襄城王奏將
各王府事故校尉俱令徑行本布政司轉行州縣僉
替覓其奏請誠為簡便本緣王府官員固知禮法乘
機射利不論年月遠近傑作老疾呈行又將書函等
物領送該州縣官跪求支勘日用飲食悉累里中支
應及至僉解到府入見之旬每名勒送見面銀一百

兩或一百二十兩少亦不下八十兩應役之後每年
崇禎月錢銀十二兩或十三兩少不下十兩其餘歲
時各項科擾名色又難數計雖殷實上戶不數年間
骨肉離散財產蕩然知其艱窘難以再遂所欲復立
還皮名色逼令出銀三十兩或四十兩否則痛加責
討必待順從而後已仍以為媒告舉命替故州縣每
貧一名則合境遇得之家皆貼壁懸詞訟紛起大半
由斯比及審定則舉家男婦相聚號泣如滿遠成推
原其情奚忍復言及訪郡王受封之後亦有入驪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司空疏 禁科擾八 平壽堂

王及病故無後者前項校尉俱宜退還原司聽當別
差今被各長史司仍容跟用因循歲久未曾改正竊
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當此
凋敝之餘不思加意撫綏顧乃竭民之財而勿之恤
其傷國本甚矣若不早為處置誠恐脂膏有限駿削
無窮年復一年愈難堪命雖曰親親之道在于同其
好惡然所徵與聚所應勿施實 帝王得民心之本
臣跡在跡遠事涉嫌疑非無禍患之慮直以地方責
任之重不忍斯民困于倒懸除河南所屬通行查禁

外誠恐各處亦有此弊故敢冒昧以陳乞勅該部詳議合無通行各布政司着落各府長史司今後校尉俱選二十歲以上壯丁務當四十年之上方准告替如未及期雖有疾病不許准行該果病故務呈本布政司查覈不許徑行州縣及差人前去守催因而賄屬官吏扶同妄勘仍指弊纏為名科歛民財津貼倉解之後覲管官旗止令導引儀仗隨王出入再不許巧立見面等項名色科取財物若仍科膏先將應提人員追問明白贖物給主撥置重犯照例發遣遠充軍有司聽屬科歛者雖不入已仍照科罰事例革職為民輔導等官不行諫阻一體參問被害之人卽發軍家原坐各役永不餉補其鎮國等將軍各照原定儀從名數跟用如有不數卽行問刑衙門查撥毋輒比例乞換校尉素續朝廷中間若將已換校尉仍前科擾者盡行革去止撥木等儀從跟用仍查郡王受封之後若有入繼親王并病故無後者原撥校尉悉發有司聽當別差再不許容隱跟用如此則人知公憤政不苛煩民心自安而邦本益固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一中舊制以明贖刑贖得先該法司奏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徒罪囚犯不分軍民舍餘審無力例該酌決者俱依律決訖所犯杖數照徒年限發遣做工炒鍊等項料擬若審有力與官吏監生人等例難決之人亦將杖數從年各另計算運灰納米等項贖罪發落除違依外竊詳原擬徒杖囚犯審無力者決訖所犯杖數照徒年限發遣做工等項科擬允合律意及有力運灰等項贖罪係在京法司問刑則例臣皆不敢妄議惟在外囚犯納米一節例該備賑濟未問增收之由不能無疑謹查舊例官吏軍民人等犯該徒杖罪名審有力杖六十徒一年贖米十五石每徒一零加米五石至杖一百徒三年贖米三十五石犯該流杖罪名比徒又重贖米不過四十石犯該監守自盡常人盜受財枉法絞斬罪名贖米不過五十石輕重之間各有等別奉行已久別無異議今將犯該徒杖人犯各另計數同足以懲姦惡但以杖一百徒三年納米四十五石比與絞斬徒五年納米五十石少米不過五石若比流罪准徒四年納米四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石灰多五石酌量律例似乎輕重失倫况各處連年災傷因足各項折納罪米加增數多因犯經年累月不得完納致令久禁倉廩無由充積乞勅法司計議合無備順民情通行問刑衙門今後問擬徒杖囚犯仍照舊例不分軍民人等但審有力與官吏監生人等犯該杖六十徒一年納米十五石杖七十徒一年半納米二十石杖八十徒二年納米二十五石杖九十徒二年半納米三十石杖一百徒三年納米三十石庶使罪囚不致久禁倉糧易得儲蓄

皇明經世編

徐司空疏

明倫彙編

平露堂

一嚴禁約以惠商民竊惟生財本自有道取民在于有制人君不患財用之不足而患用財之不節取民之無制也且以大江一帶言之荊州有抽分廠蕪湖又有抽分廠各該委官每以增賦爲賢如一年納一萬兩明年則倍其數又明年再倍其數商人崎嶇萬里深入險阻勞筋疲力破銀板木經年累月守候山水泛漲以漸推移到于水次編成篷筏乘冒風濤不測之險以求錙銖之利曾未得食其力而靡行數千里之間已二次抽之仰事俯育將何倚賴怨聲載

路朝廷何由知之况洪武永樂年間內建宮闈外

展城郭計其勞費動以萬億所設抽分不過龍江等七局取之又輕當時不聞其不足也今兩京規模創建已定間有修理工料不多乃于龍江上流增置二廠杭州下流增置一廠所易價銀雖數倍于昔時亦未必盡爲經國之用徒竭商之財力也或者以爲

朝廷工作不取之于商則未免取之于民與其取之

于民不若取之于商然商亦民也所置簾筏多在下

江貨賣道經龍江等局必將依例抽之肯輕縱乎故

皇明經世編

徐司空疏

咸抽分

平露堂

議者咸謂財者民之心荊州等處不宜再增抽分重侵民利傷其心也然此等利權猶端朝廷至于九江安慶鎮江等府未嘗奏奉勘合乃亦私自勒抽每遇簾筏到彼即令小舫快槳攔截江中必遂所欲而後已親王聞之亦遣內外人員于河南汝州魯山等處私創抽分政出多門爲害愈甚揆之理體尤非所宜嘗記成化十一年臣以工科給事中蒙先帝陞擢湖廣布政司左叅議赴任日有言及荊州抽分之爲民害者左布政使錢斯即謂臣曰此工科掌科之

失也。臣于是時忤忸殊甚。若無所容。自後分守荆南及閩。事遇九江安慶蘄湖鎮江。每聞商人怨懟不平之詞。卽戚戚于懷。茲者誤蒙簡命。進秩內臺。深惟既往之失。不可復貽後譏。適汝州又申上府人員在于魯山縣地方搶奪商民板木財物等情。除通行查究外。事干地方民患。亦宜禁約。遂敢併言。乞勅該部計議。合無通將荊州等處增置抽分各廠。再行泰酌。事宜。置爲華麗。撙節財力。不苟興工。則原設蘄江等乃抽分物料。日積月累。自足以充國用。如以臣言未至。皇明經世編

徐司空疏 卷之一 戶部 平露堂

亦宜脩察下情。量減輕則。所取民財。少加愛惜。以待緊急不時之需。勿爲玩賞無益之費。仍將九江魯山等處。私立抽分之弊。嚴加禁革。以後但有乞恩奏討抽分者。立案不行。如此則事體歸一。財用有節。舉天下商民皆蒙惠矣。

議處鄖陽地方疎 鄖陽小臣疏二司
臣等謹題爲建言地方事務事。准戶部咨准禮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李興題開。一。流民貧苦。本可

圖也。臣切見陝西漢中地方。皆倚終南而石巴。荆其山之厚。類七八百里。皆艸木蒙蔽。人跡罕至。盜寇盜之淵藪也。東南接湖廣之襄陽。河南之南陽。西南連四川之夔州。保寧。山多地僻。饒川險林深。中間仍多平曠田地。可屋可佃。及產銀礦沙金。可淘可採。攷之圖志。乃漢高與王之地。人性犷悍。且連年豐收。逋逃多往。以故寇賊竊發。每在此中。自國初迄今。凡幾作矣。釋今不圖。後患莫測。臣嘗推求其故。兵法有云。強弩末勢。不穿魯縞。今漢中居陝西之末。勢平時則政令以遠。不易及。有事則軍馬以遠。卒難到。吾既有可乘彼。又有可恃。則其嘯聚。理亦宜然。至于南陽之在河南。荆襄之鄖陽之在湖廣。夔州保寧之在四川。皆未勢之地也。所以羣盜前後倡亂不一。大者謀逆。僭號。如劉千斤石和尚。至勢王師而後誅。小者叛亂。如野王。陶梁。猛公。亦動官兵而後勦。其間費捐糧餉。屠戮生靈。不知紀極。往年用事者。已嘗建言于鄖陽添設行都司。及都御史提督撫治。漢中夔襄等處。各添設撫民兵備等官。論其員數。不減三司官。愈繁而政愈紊。

徐司空疏 卷之一 戶部 平露堂

卒未見有能散遣流民以安戢地方者何也蓋此之設官雖多而政出不一遇事則兩我推姦彼之未勢如故而心合則一倉卒則就成大患蓋一則專不一則雜專則簡簡則繁聞專可以致雜矣未聞雜制專聞簡可以御煩矣未聞煩御簡何恃太阿莫此為甚臣嘗跋履山川備詢耆老及反覆思之而有以見其必欲乞勅該部會官討論將陝西漢中河南南陽湖廣荆襄鄖陽地方四川保寧之半及夔州一府割為一省就于鄖陽添設布按二司照依貴州官不全設皇明經世編

條司空庫 鄖陽不置 平定路堂 卷之一 設司

將前撫民等官一切革去則添設之官適足以當革去之數至于在彼都御史就今巡撫每年止是添差一巡按御史兩事定之後將在彼流民可散遣者仍令復還原籍應開籍者俱令編成里甲如此則其地方之延安實過山西官員之裁省畧當貴州不惟可以備姦究常據之勢抑亦可以為地方經久之圖若以後仍有他虞臣甘受妄言之罪或當道設疑沮撓可容臣與之明辯然此實開地方安危人心向背非尋常細故也故臣敢不避煩瑣而懇懇言之伏惟

聖明留意焉因開坐具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竊念臣嘗歷任湖廣布政司叅議河南布政司叅政布政今又誤蒙 聖恩監此委寄其荆襄鄖陽南陽地方俱在所轄民情上俗頗知一二若割南陽及漢中保寧夔州荊州襄陽鄖陽七府州縣添設鄖陽布按二司臣雖至愚亦知其有五不可者荆襄流民自往年驅逐之後連聚復聚上墜 先帝軫念命本院左副都御史原傑往彼安集原傑仰承德意親率湖廣河南陝西都布按三司掌印巡守等官登山涉水往來踰年相度地勢設立鄖陽等府州縣張官置吏招諭流民籍其丁口編成里社使就約束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逐有不可得尚慮反側靡常添設行都司衛所官軍分布要害以鎮壓其邪心又以巡按御史吳道宏熟知地方事情保留撫治其老成謀國之計周矣後奉 朝廷復用太監章貴之薦以吳道宏為大理寺右少卿提督撫治蓋特恩也及吳道宏以憂去始用都御史權

鄖陽明設軍府而無 督撫治蓋特恩也 及吳道宏以憂去始用都御史權 此為成一事缺項不能無定十之八之憾也者

之十餘年來流離之民俱為土著生有產業或有墳

皇明經世編

徐司空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募男婚女配各遂所願安土重遷絕無他慕卽今撫民等官俱在閒散故閭閻小民有天上仙人地下撫民之嘲由此觀之其不可設一也若係所言一如貴州官不全設撫民官員足當其數其經歷司照磨所理問所司獄司官吏亦不可缺衙門公廨倉庫牢獄必須創建所費不貲銀物或可仰給他處其土木工役未免勞役彼民何因設立郎陽一府民間語曰立了郎陽害了襄陽蓋指一府之民供二府之官民之嗟怨一至于此今又添設布按二司并首領官更供役浩繁民或不堪因而激成他變亦未可知況上至兩京戶刑二部及都察院亦須增置郎陽司道內外紛更何補于治其不可設二也假使立成一省大于山西數倍不過損彼益此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其于一統輿圖有何裨益徒使錢糧軍馬爲之紛更戶口版籍爲之變亂非若貴州爲雲南門戶貴州不設則雲南不通一舉兩得者可同日而語其不可設三也且如南陽北距汴梁不過五百餘里河南都布按二司足以控制雖無提督撫治臣亦可保其無虞其遣

皇明經世編

徐司空疏

卷之一

平露堂

中保寧夔州臣雖未曾親歷然以輿論度之郎陽西漢中約有六七百里夔州保寧又在漢中之西南約有五六百里荊州非距郎陽亦九百餘里若以五百里之南陽爲河南之木勢則保寧漢中荊州之千郎陽又爲木勢之末勢者飢荒所在盜賊窮發雖逼都大邑亦難保其必無況于偏方惟在立法防禦而已如野王剛之稔惡乃彼守土官因循縱弛之故本于別省無干今懲其失遂謂各府爲木勢欲盡分割立省真失火之家三日不食之計也矧今天下如汀州之在福建贛州之在江西處州之在浙江潮州之在廣東亦皆常有寇盜倘遇好事者亦比例爲言則紛更之弊何時得已其不可設四也至于郎陽僻在萬山糧餉之需皆仰給于別郡陸路則岡嶺崎嶇水路則灘石艱險今輸輓之民旣以勞費疲敝撫民等官又以閒散被劾若更增置藩臬分理庶務則閒散益衆勞費愈繁雖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然設官爲民非以厲民若以閒散之官而役疲敝之民遠冒江山不測之險轉輓粒粒艱辛之粟以

便養之適所以厲之誦於民何益其不可設五也昔
宋神宗因輔臣之言創制置三司條例等司司馬光
皆力言其不便以其紛更無益故爾夫豈好爲沮披
哉臣之所論亦不過此又與河南布按二司官叅攷
得失皆謂鄆陽僻小不宜立省故敢備述見聞披露
心腹以陳伏望 聖明以地方民情爲念乞勅該部
從長計議合無欽遵舊制將南陽等七府仍隸各布
政司其鄆陽布按二司不必設立如有新聚流民督
令撫民等官分投查勘應附籍者編入州縣里社可
皇明經世編 徐司空疏 鄆陽不宜立省 平露堂

方可保無虞矣

寬民力以修馬政疏

河南馬政

論馬政者多矣此條論河南事故存之以備考

臣聞兵政莫急于馬然養馬者民故欲修馬政必先
寬民力則民得安生而馬亦蕃息矣苟不恤民之愆
而惟馬之求臣恐二者俱失非計之得也謹按河南

開封衛輝彰德三府自正統十一年始寄養馬各年
起俟備用印記搭配買補賠償俱與北直隸山東無
異但直隸論糧養馬每一丁養見馬一匹三丁養驛
馬一匹就免應納稅糧之半又有艸場供其飼秣河
南論丁養馬雖五丁養見馬一匹七丁養驛馬一匹
而糧差不減正是陳州項城縣各有艸場其餘州縣
俱無牧養之地加以宗支繁衍府第衆多但有餘地
印役奏討合用厨役校尉禮生樂舞生齋郎等役雖
養馬之家不免食克役占數多丁力日耗比之直隸
皇明經世編 徐司空疏 河南馬政 平露堂

人民輕重不同山東府州縣養馬雖亦論丁然與黃
河隔遠無墊溺之災分封親王不過魯德二府而德
府祿米又係江南郡縣兼納而河南開封所屬迤近
黃河如蘭陽縣城一夕墊溺遂成巨浸衛輝之獲嘉
新鄉二縣南臨沁水北枕衛河昨城縣沙磧盈望生
理蕭然輝縣與彰德之安陽湯陰二縣西連太行土
薄石厚磁州東有滏河積沙成泉臨漳縣南有漳河
泛濫不常築堤防患在在有之合用人夫動以萬計
雖養馬之家不免借倩至于王府供億尤爲浩繁皆

本省出又無江南郡縣之助比之山東人民勞逸不同所宜深恤民隱量分等則乃與北直隸山東通例等駒況學教種馬一有倒失隨即買補相因無窮孳生馬駒今年印記明年搭配又明年等駒相繼不絕弄駒之中有定駒而未成者有顯駒而墜胎者總爲虧欠俱在賠償官吏畏責未免追徇小民責田產鬻男女以充其數苦不可言且買補之例本爲防奸立法然倒失之中有老病而自灰者虧欠之數亦有墜胎而未成者事非得已情或可容論者拘于舊例皆皇明經世編

徐司空疏

卷之一

平定縣堂

謂馬政宜然不思寬民之力則民得安生而馬亦蕃思尤馬政之善者臣嘗伏觀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恩詔明載各處孳生種馬三年收用一駒永爲定例中外臣民罔不胥慶曾未幾何又以臣僚建言仍復二年一駒之例有孤先帝子惠困窮之心其可惜也矧今河南旱澇之餘瘡痍未復所在荒涼又非別省富庶之比若不因時變通祇爲休息誠恐民不堪命愈益流移其于馬政不無有虧伏望聖明軫念河南不係原坐養馬地方特勅該部計議令無

將開封等府州縣原寄養學教馬匹俱以弘治四年見在之數定爲原額仍照先奉詔書三年一駒永爲定例每年該依備用馬匹比之非直隸山東亦乞量爲寬減照依南直隸事例每匹折納價銀拾兩若種馬年至一十五歲以上因病倒灰印申太僕寺分管寺丞驗實變易價銀入官于在羣兒馬驃駒內給與領養免其賠補其虧欠馬駒若係墜胎而未成者亦行本寺分管官勘明每匹量追銀二兩或三兩傾成大敘轉解本寺收候買馬以備緩急調用庶幾與北皇明經世編

徐司空疏

卷之一

平定縣堂

直隸山東輕重相得勞逸相停民力稍寬而馬政亦無不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呈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二

陳子龍臥子 宋微壁尚水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開公 李 雯舒章

陳子慶 泰校

徐司空巡撫河南奏議

疏

徐 恪

地方五事疏

一興水利以備旱荒臣聞歲事無常稔旱荒居多荒

政非一端水利為急先王疆理井田溝洫之制遍及

皇明經世編 徐司空疏 興水利 一 平露堂

中國雖有旱溢不能為患其利博矣下至戰國魏用

史起鑿漳河秦用鄭國引涇水亦皆富國彊兵卓有

成效此宋儒朱熹水利之說胡瑗水利之教所由起

也竊照河南郡縣自去秋八月不雨至于今夏閏五

月赤地相望流移載道和氣乖隔禱祈罔應所謂早

荒無大于此伏念天意所在固非人力可回而水利

之興乃吾人所能致力者然與其徒悔于已往不若

預圖于方來訪得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

平萬金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許州有棗祇

河渠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自此

之外故渠廢墮在在有之浚治之功灌溉之利故老

相傳舊志所載不可誣也但歲久堙蕪難于疏導間

有議者率多視為迂闊臣嘗以為當此大旱時月若

得一處之水可濟數頃之用不致袖手待斃如是之

無策也豈可憚其難而不為乎比雖行令分守分巡

官提督修舉然百責攸歸未免顧此失彼況中間經

行去處多被王府屯營侵塞及勢要之家占作碾磨

非專委任而止付之守巡更代不一臣恐難以責成

皇明經世編 徐司空疏 興水利 二 平露堂

也看得河南布政司撫民右叅政朱瑄素有才謀不

避艱險委之專理其事臣愚竊以為可合無請初未

瑄不妨撫民親詣前項渠堰再行相度尋古之道酌

今之宜量起得利并附近居民次第興舉原置開處

仍舊置立以時啓閉各道缺官不許輒委分守俾得

從容往來展盡心力期以三年必能就緒仍將得利

之家地土項畝逐一勘明籍記在官遇早則官為斟

酌驗畝分水以杜紛爭其豪強軍民敢有仍前截水

安置碾磨占作稻田者依律究問枷號示眾以後理

寒就二得利而民併上開濬有潰決處亦就培築隄防務圖經久如此雖不泥于井田溝洫之制將足達近聞風斧求家利而旱荒不足憂矣。

一均祿休以節糧儲切照河南所屬府州縣地畝稅糧實徵額數無其增于國初各府郡王并將軍中尉郡王等儀賓食祿之家乃十倍于國初以其所入供其所支已不相宜凡稅糧之起運京邊等處者俱係過人戶輸納王十存留本處者多貧難人戶或逃亡遺下之數雖督追催辛難完足而水旱災傷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徐司寇疏 均祿條 三 平露堂

常六七所謂倉

李多空虛以故郡王將軍祿米不

有當年全支往往先期預賣取給日前遂致日用不敷一孤朝廷為念親親之意臣自受命以來是慮

是國猶念人之生財不在官則在民在民者決不可法外加增在官者豈可不于數中裒益今查得郡王將軍祿米本色折色中半兼支如郡王儀賓與輔國將軍祿米俱八百石全支本色五百石比之輔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郡王儀賓與奉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比之奉國將軍亦多一百石且

儀賓之選多是富室子弟囊有餘財原有餘粟經營貿易生計百端作實王家榮幸已極豈圖厚利以附益之况葭莩之親比與天潢之派不同實支祿米不宜過多乞勅該部計議合無通行河南等布政司將各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該得一半祿米比照郡王將軍事例本色折色俱中半兼支儀賓該得一半祿米比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各減一等本色

四分折色六分惟復不須減等一體中半無支庶使疎不驗戚屬亦有微而各府歲計不敷之數亦可少補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徐司寇疏 均祿條 四 平露堂

一處拋荒以蘇民困據河南布政司呈開封府河南懷慶等府拋荒地畝數萬餘頃該糧數萬石查因連歲災傷人民離散外來軍民畏懼糧差不肯盡數承佃以致田地拋荒糧額如故及照彰德府湯陰縣順縣地一千二百九十餘頃該糧一萬六千七百六十餘石衛輝府輝縣全章沙岡等十五社石沙壟壓地七百五十餘頃該糧六千八百五十餘石俱不堪耕種又有永城縣新增地二百九十一頃該糧九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六十石三斗。先前踏勘之時，被人多報四十八頃。至今候無下落。此等地糧，未免負累。見在里甲陪補，年復一年，民力愈困。稅糧之人，原額漸虧，乞行查照。事例，將前項拋荒等項地上稅糧，具奏裁免等因。備呈到臣。竊惟古者因田制賦，今僻難沙瘠之地，種植不生，而稅額如故，是有賦而無田矣。古者因民授田，今逃移拋荒，觸處皆有。雖照原擬，輕則召人承佃，多懷疑懼，不肯盡從。官不得已，乃攤稅于一里之民。分耕代出，負累實乏。相率以逃。茲又一切酒派通攤一州一縣之民，戶口減耗，歲計愈虧。是有田而無民矣。臣聞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病不免舉貸通欠，况使他人賠出乎。夫使一家代出一戶之稅，有識者尚以爲憂。今又責令倍出三戶四戶，甚至有六七戶者。民何以堪。若不早爲之處，誠恐數十年後，逃者遺數日，增存者攤數日，積非但民不可以爲生，而官亦不可以爲政矣。該司所呈，不爲無見。查得景泰年間以來，府州縣續報起科稅糧，比之國初，已增一十二萬石。其水衝沙壅拋荒之數，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奉恩詔，許令踏勘開豁及蠲免。所司執礙，未遑舉行。有孤列聖子惠困窮之心，甚可惜也。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使民失其恒產，至于飢困流離，恐非朝廷培固國本之初意也。乞勅該部計議。合無行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等官，親詣前項州縣，將所呈拋荒等項地上，從公踏勘明白。各照見行事例，有人承種者，每畝糧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草一束，折銀二分。夏稅小麥，雖未定擬，然比之米價頗輕。每石量減銀五分。無人承種者，不分夏秋。每石各減銀一錢。待業主回還，照舊仍納其硝礮沙壅堪耕種者，每夏麥一石二十畝糧米一石。各准開綿布一疋，俱存留本府收貯，以備衛所儀衛司官軍技匠人等作糧支用。若民果散亡，產無下落，及水衝沙壅不堪耕種者，亦乞查照節奉恩例，量爲除免。臣之所言，似于國計少損。然以續報起科稅糧通計，乘除實亦無損于國初原額。且使疲憊之民，得免攤稅之患，安居樂業，生聚日繁。逃者聞風，亦將謳歌思靖。而國本益以固矣。一清投餘以靖地方。竊見先年趙王之國之時，原有

隨侍技尉俱在彰德府安陽等縣置買田產已成家
業後蒙裁革止將技尉正身調取錦衣衛遺下戶丁
尚多仍彼居住既不管束于本府又不寄籍于有司
兩相影射脫免差徭習成山野罔知法律或窩藏各
處逃民及犯法亡命之徒或仍假技尉名目欺騙良
民搶奪財物強占地土少不如意輒以人命誣賴事
發到官無憑提問及至責令地方大甲挨拏急則拒
捕緩則脫逃卷難杜絕有傷理體節該伏覲大明律
內欵凡軍民驛竄醫卜工樂諸色人戶並以籍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定若詐稱各衛軍人不當軍民差役者杖一百發遣
遠克軍欵此欵遵仰惟 祖宗立法初意版籍所以
別戶口律令所以齊人心差徭稅糧咸有定額上下
定分姦僞不生今前項技餘版籍不載律令不加
任自由譬如馬無羈勒豈易控御非特趙府爲然其
餘王府遺下改調戶丁恐亦有此已飭該部通查各
處王府改調護衛等衙門軍校人等遺下戶丁如有
似前兩無籍貫其脫免差役者果係在營無丁已解
補役其在營有丁與多餘之數盡發所在有司寄籍

當差貼裝腰帶如有仍前脫免不當軍民差役者比
依前律問發邊遠克軍永爲定例庶幾人有定志而
姦弊無所容矣

一省僉送以全使節伏惟 祖宗以來凡冊封親王
郡王必遣廷臣爲使持節將命及其有喪復遣廷臣
掌行典禮皆所以篤親親之仁也使臣至其國王必
盛設宴享厚其僉送益尊 君命重王臣亦禮之宜
然者但帑廩盈縮各府不同其豐盈而有餘者僉送
累段等物不勞自集其歉縮而不足者則必數月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八

平露堂

營或減重賞祿或倍息稱貸苦心焦思始克具辦以
成享禮遂致帑廩日虛歲用常乏適有增積益難爲
繼英宗皇帝軫念及斯嚴立禁例雖有僉送不許
接受然奉使之臣人品懸絕固有剛方清介而不
受者亦有不拘繩檢以爲分所當然受而不辭者甚
則執贊私覲務求滿意如或未厭又復執贊于謁郡
王其富而好禮者則延以酒席贈以綵段否則辭之
以疾拒而弗容實由艱糈使然非吝嗇也昔晉韓起
聘于鄭求一鵝焉子產弗與其言曰君子非無鵝之

難而無今名之患及其買諸商人于產又以爲不可
曰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起辭之夫韓起列
國之大夫也私買玉環于產猶以爲不可而況天朝
之使豈可違例公受鏤送乎。輒送且不可受而執贊
以干謁之又可乎哉臣愚竊以辭受取與士之大節
于此一虧他美莫贖欲預保全須申戒飭且國體所
關不可不慎乞勅該部計議合無查照前項事例再
行禁約庶使奉使之臣得以永終令名而王國之體
亦可少省矣。

皇明經世編

徐司空疏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定計謀以祛河患疏

祛河患

竊惟天下之事有不可緩之勢有不可不恤之情大
要在於保全國計慰安人心而已而慰安人心又爲
保全國計之本夫黃河之水萬里而來奔激走徙古
今不常天下之害莫加焉國家財賦倚重東南去海
道之艱危卽會通之平穩天下之利莫加焉惟濟寧
臨清一帶水源短少易得枯涸往往置閘築堤積水
行舟今河決而北直趨張秋又決而東長奔入海將
侵運道中絕東南財賦恐難遽達京師今日疏濬稅

塞之功誠不可少所謂有不可緩之勢者此也然河
南地方三四年間天鳴地震星隕冬雷警災迭示人
心危疑加以飢饉薦臻死徙殆半賦役頻繁貧溺輪
納仰事俯育皆無所望故復業之民旋復逃走恒產
之家亦少固志于斯之時可靜而不可動可養而不
可用所謂有不可不恤之情者此也夫勢不可緩而
情在所當恤茲欲兩全而無害處之必有道焉謹按
地志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
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
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
三年決于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蔡澤縣東經
汴城歷睢陽自亳人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
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北之新河又
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
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
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遷瀾漫似非人力
所能支持乃者上厯聖東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
之魚鱉特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理功

皇明經世編

徐司空疏
卷之二

十

平露堂

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怠伏流潰溢遂嗣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爲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淺狹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來之不効當時貴臣田畝又以封邑之私倡爲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夾河沈璧馬額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躬負薪卒塞夾梁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爲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宮閤係運道之通塞尤事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徐司容奏

疏河患

十一

平露堂

之不可已者烏可以一噉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已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願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遏回且議者以榮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詎能成功今擬梁進口以南則沿洶無阻以北則淤濶將

平計其工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當用工未得寬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于履陸一夫之牽挽過于六縣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遠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徐司容奏

疏河患

十一

平露堂

就這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于河道無甚相闕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庸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爲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合用恃草鐵石船塢等料并備工口擾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空虛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爲之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于

去冬十二月（冬月）當以治河三法（一）缺（二）不可工（三）料（四）備（五）皆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寒大難成寒大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塞決半側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牧用渥懇具陳不為無據寥寥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溢泛濫决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從而北計將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竊顧心竊憂之雖在疏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借陳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于露堂

以國足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克口糧之需小民聞知必將感念 聖德歌詠載途而應事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人心哉仍乞再勅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貧策俾凡樁草等料得預為計臣雖庸劣亦當

仰體 聖意少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清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格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于開封入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人夫于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盡巧思並誦群策用人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四 于露堂

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歡悅則用工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債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伏乞 皇上再勅在廷群臣議處而行必求萬全又檢古禮水旱薦疫祭于山川之神今大河之神著在祀典配享南郊炳靈西嶽崇久未平亦宜祭告伏望 皇上齊明以格天心靜一以契地道仍勅翰林儒臣撰告文一通內降香帛專遣大臣前來致祭如漢武帝沈璧馬故事庶幾神

人協相而成功可必矣

暖屯田以祿宗室疏

暖屯田

此布帛等物，皆係官田，不計其數。
竊惟田以出賦而欺隱者法不可容祿以親親而有

田者租亦可抵是故漢有數田之詔唐有祿田之制而況弊生于先年之因循食之于今日之支用苟無

善處之術何以增國稅而厚親親哉伏觀皇明祖訓

親王郡王將軍中尉皆有常祿無給賜莊田之制其

護衛屯田與各衛所屯田事體相同亦所以廣儲蓄

自轉輸足兵食之計非為藩國之私比年以來宗室

皇明經世

徐司空疏

卷之六

左

平露堂

日繁供億日多而田賦有限支用歲增故戶兵二部

以軍餉為慮相繼奏陳要將衛所及親王改調護衛

屯田清查還官正欲核實遺漏以補不足今河南彰

德等衛所被人盜賣侵占屯田俱已清查明白撥給

旗軍令餘種納維原設安古寧國一衛河南等三護

衛于永樂年間改調別處遺下屯田俱無撥給卷冊

可查今周府并原武遂平胙城永寧汝陽鎮平各王

所奏則稱護衛屯田先以撥給附近軍民領聚納糧

以止王所奏則稱本府莊田即是護衛屯田以臣觀

之各郡王皆出周府當其分封之初祿米定于朝

廷而莊田之名猶未有也周上憲何給授而能分與

各府若是其多其為占隱屯地無疑封丘王所奏頗

以首實但歷年已久傳及于孫享有歲收似乎世業

一聞清查如失同布節帑卷查又無一字憑據及至

乞恩分豁卻又彼此矛盾况王府祿米官軍月糧俱

在存留稅糧及屯田子粒內支用若不隨宜處置未

積弊難革歲用難繼查得徽府莊田包占魯山縣

民人土地該納稅糧准作本府祿米今照各府占種

皇明經世編

徐司空疏

卷之六

左

平露堂

屯田與徽府前項莊田事體相同若以輕則起耗准

算祿米揆諸人情似亦頗便乞勅該部計議合無仍

行各處按察司管屯倉事督同長史等官將各王府

占種屯田從實踏勘明白仍令照舊管業每畝三升

起糧俱照徽府莊田事例准作本府祿米正數若有

多餘分給本府領國等將軍中衛郡主等儀賓餘下

歲派存留糧却備官軍支用期有不實罪坐各官若

微有增益仍照該部原擬量加陞擢如此則王府不

失所有而無分擾之誦國賦又得加增而無不足之

憂朝廷于嚴賞之典親親之恩又兩得而無遺矣

專將守以靖地方疏

專將守

臣聞將必知兵兵必知將古今之通論也蓋兵將相知則緩急可以調發而無失机悞事之患使或將在此而兵在彼則情志乖違不相知矣平居無事猶之可也有警之際變化倏忽而欲循常以遠制之失机悞事勢所必然洪惟我朝邊防最悉凡有要害皆設衛所守禦尚慮緩急失宜復命大將以統御之如靖虜千總等將軍是也宜府大同遼東榆林等處總兵官亦皆各守信地平居則操練軍馬有警則相機策應廟算神謀所以慮患者至矣謹按河廣一省地方廣遠鎮遠等衛按連廣西彬州宜章等千戶所接連廣東瓊州等衛按連四川俱係要官等處往因邊備少缺發夷乘虛入寇衛所官軍各自為保遂被破壁聞城阻塞要衝動勞王師征勦數年始允平定用是專設總兵官由平蠻將軍印在于常德府任劉欲其往來撫恤士卒操練軍馬遇警節應以靖地方非布重務應與鎮巡等官會議不輕到湖廣城內故事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千露堂

在可覆按也自成化十九年前總兵官王信始用布

政司官銀買宅專在湖廣城內住劄繼其後者亦祖信計住劄湖廣相距各境要害近者一千五百餘里遠者二千五百里間遇賊情緊急飛報不及衛所出軍截殺或以眾寡不敵或以常變無備多致失誤如近日永州彬州賊是也况今貴州廣西蠻夷猖獗正係命將出師之秋接壤去處亦當戒嚴而總兵官仍在湖廣城內住劄臣愚以為不便者昔趙充國以漢廷元老將兵擊先零羌猶曰兵難踰度其不輕事如此公之總兵多係動胄雖軍旅之學得于家傳然其料敵制勝之謀恐亦未能盡踰充國也乃擇便利以居欲于數千里之遠遙制衛所机宜甚可慮也臣嘗歷任湖廣布政司參議九年頗識其故今日之事不敢隱默伏願聖明察先年建置之由監近日遠制之失特勅該部計議合無仍令總兵官專在常德府駐劄往來前項地方撫恤士卒操練軍馬務使士識將意將識士情據險守要常若對敵脫有緩急隨宜調度必若臂之使指無不如意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大

千露堂

一節起運以充歲支疏 節起運

臣聞截長補短雖巧匠亦多苦心量入爲出在乎時
國所當講竊見河南一省親王郡王并旗國等將軍
郡縣主等儀賓三司并府州縣衛所長史司等衙門
官吏師生旗軍投匠人等祿米俸糧以一年歲支計
之共八十五萬四千八百九十石所屬府州縣額徵
夏稅六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五石秋糧一百七十
六萬八千六百一十五石以一年歲收計之共二百
三十八萬七千二百六十石今起運稅糧一百六十
二萬一千九百七十九石有留之數不過七十六萬
五千二百八十一石比之歲支已是虧少成化七年
陝西黃河空用兵暫將河南存留倉糧改運榆林成
化十九年北虜犯邊又將京倉黑荳改運邊倉是皆
一時權宜非定例也因循歲久未蒙復舊其存留數
內又多逃移拋荒蒙恩蠲免應當勸募開耕未肯盡
從名額固有實多虛數加以水旱災傷年年減免雖
有屯糧不發一歲之用且如弘治元年存留有徵不
過四十二萬六千八百石弘治二年存留有徵不過四

十六萬六千五百八十六石弘治三年存留有徵不
過四十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一石以三年歲支計之
遞少八十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五石其弘治四年及
成化二十三年以前者又不在數是以王府并衛所
官軍投匠俸糧經年缺欠告急求哀匪朝伊久固嘗
設法補支尚欠數十餘萬查得天順七年夏秋稅糧
起運一百五萬四千四百五十石存留一百三十萬
九千六百九十七石歲支之外尚存七十餘萬是以
官廩常充民生樂業雖有水旱亦不爲慮比年以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徐司空疏 節起運 尤 平露堂
起運歲增存留歲減上下焦熬而公私日以困矣且
先年分封止是周唐伊趙鄭五府今則又增崇徽二
府矣先年祿米不過七萬一千六百三十石今則增至
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七十五石矣先年兌軍不過十
萬石以後增至一十五萬石今有增至二十七萬石
矣地不加闢民不加多賦不加益而宗支日蕃供億
日衆起運存留不復舊規而欲歲計之足倉廩之盈
民生之遂軍伍之寬其亦難矣竊惟汴洛自古都會
之所其地四通八達表裏山河內可拱護南京外可

於制列郡比之三邊尤爲重要然居天下之中有事則首當調發所宜重農積粟養兵蓄銳以備不虞比因承平歲久遂若無事凡閭閻疾苦腹心利害未之思是以起運稅糧比之先年增多五十六萬七千五百二十九石今上地所產不過禾麻菽麥之類而所徵價餉乃係銀錢又非民間所有之物故催徵之際米糧驟賤以遠近價賸計之大率三石以上方致一石民財既竭軍餉亦空一遇飢荒卽成流殍脫有緩急將何倚賴近在腹心其患有甚于三邊者是又皇明經世編

徐司公疏

節起運

王平露堂

不可不深慮也去秋七月臣以前項官軍人等缺欠俸糧數多無從借給檢出布政司成化十九年奏計河東運司該支小民食鹽未久欲望聖明准令委官帶領軍民自去揚辦變易銀兩折補俸糧奏行戶部會官核奏仰荷聖明特賜俞允今又七月矣未蒙明示且前項小民食鹽例該開給非是分外希求敢再併及伏望聖明憫中州生靈之困廣一視同人之心特勅戶部查照天順七年事例將本省弘治六年以後夏秋稅糧少派起運多與存留邊倉并兌

軍糧仍改原派郡縣運納其前項官軍人丁未支俸糧更乞檢臣前奏早賜施行庶使倉廩無匱乏之憂道路省轉輸之費軍餉不缺而民力日以裕矣足食足兵莫此爲急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

皇明經世編

徐司公疏

節起運

王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三

華亭

宋徵璧 尙水 徐子遠 關公 編輯

陳子龍 臥子 周立勳 勅旨

楊文恪公集

書

楊廉

與范憲副以載 律曆

承示兩山先生李公書即黃鍾三寸九分筭之縣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縣大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與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

楊卿二公集 律曆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楊卿二公集 律曆二 平露堂

盛二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質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琯短長本於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而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左右對待而言與夫所謂以喉唇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處一一拈出可謂得其三昧矣今以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筭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遇以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

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之法亦不可行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有肯馳之甚哉。若謂陽遷之差其差處正在於此。若謂此書之得其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舞此南濁之逆施。正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靡嘗見韋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占以明曆大槩氣朔八十年一完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非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節氣定在某刻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算矣。密以今曆氣朔較之所差特四五時。却是自古至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亦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曆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皆不得其傳。密如此書之說。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

如此謂非天授不可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
伶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證之闕下
者所係豈細故哉康於西山蔡氏書嘗爲之律呂筭
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爲之綴算舉例然不過爲二家
之註釋亦終於聚錢鑄錯耳康於李書窺見一斑半
點安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尚冀執事之見察也
題書并往執事聰明過人有入手處幸有以教我

南虹湖工部分司修造記

皇明經世編

漕河自假真抵淮安皆諸湖無源之水也自清江直抵通州皆諸派有源之水也無源之水如調服之馬御之也易有源之水如泛駕之馬控制爲甚難焉汶水北會黃河過臨清南會沂泗過濟寧又會黃河過徐州至淮河豈非所謂有源之水哉當其中分也上下數百里皆視之以爲盈涸寔漕河一大要會也蓋淮南旺湖之間所設諸牌以爲之蓄泄者舊以管泉主事兼之泉出泰山諸處而一事者往來其間至南旺則一歲之間殆亦無幾軍其歲至無幾恒舍於府

館而已近年未君寅蓋管泉而兼之者顧漕事一一具備而謂獨于一公署省之在物理有不當然者乃請於總理河道侍郎趙公璜公然之於是經畫調度始之以某年某月日成之以某年某月日公署既成居幾何總督漕運都御史叢公蘭謂權不可以不專官不可以贅設乃歸朱君於諸泉壻王君鑾在沽頭以其替也乃取檄焉君主嘆曰一核一櫛一瓦一石出於朱君之勞厥心而水於趙公之主厥議也可何可使之泯泯焉以致後來者無所於考耶遂具書南京呈明經世編

楊第二公集 南齊書卷五 平露堂

所見異時謂南旺分水大有功於漕河吾將於廷和乎徵之或謂元虞集氏謂湖海之地肥沃宜稻隄圩而田之其所得殆不止於歲運又謂我朝大學士丘公濬謂漕運不可不興此固可備一時之講說而恐非今日之切務也予願王君且姑置之或又謂司庫惟禁樞豪爲第一義余謂王君不當其任猶能力抗貴近而庇豐沛之民則當其任哉總漕計者之及於君亦以有見於此是爲記

鄒庶常奏疏

皇明經世編

楊第二公集 南齊書卷六 平露堂

疏

鄒智

欽崇天道疏

聽言用人

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關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人皆隆統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

然他使促若不敏然甘於慢慢倍伴食反不如
一 小人足以正事此 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
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
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竊岐前非力圖後効則
包容之種衍倚倚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
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
蹙爲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
陛下察姚萼夏竦吾黜之就爲夷簡吾容之就爲杜
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劄使
條陳治平入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
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
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
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
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
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
命下不悲人竊羣居終日述若譽斯間有以忠義激
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
可言但言出而禍隨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

皇明經世編

楊邵二公集

卷之七

平露堂

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
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劾
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升召對或使之以
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
采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
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
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 陛下之
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
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
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
巧爲譏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
尚書王恕元勳顧德顧訓其嚴監察御史張珍忠肝
義膽顧德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
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疎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
烟瘴雨之鄉使其具何日之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
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 陛下飾王恕之蒞轡
駕強珍之馳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
平生以圖來効則人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

皇明經世編

楊邵二公集

卷之八

平露堂

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習也創
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
其立法也審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羣臣之
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高皇帝監
前古之迹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俱給掃除
之役頻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
此曹之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
撫俗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
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其他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楊第二公集 藝用八 九 平露堂

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從容修沃之益如此
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陛下臨難窮之
義理情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
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日之不然則所當爲者不
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
已哉

應詔封事疏

建賢

伏觀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
先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
象也臣竊惟陛下卽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
損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
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本得所患
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
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美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
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
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歟伏讀明詔
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
在官員人等拈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

日登樓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譁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以朕躬有過失而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修其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遞流窮源爲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丁固上沒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畔社殺下弊者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誡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矢志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下海堂

忠勤可任大宰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猷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體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而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問其策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夫一問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爲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下海堂

卷之六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四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李遠聞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朱兆宣季方恭聞

羅文毅公集

疏

羅倫

扶植綱常疏

疏論起復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淺須承 天恩賜對大廷猥蒙 聖恩親置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羅文毅公集

平露堂

選錄自感勵忠辭獎遇凡 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政闕失紀綱廢弛官吏貪酷生靈愁苦風俗弊壞士氣萎靡兵戈擾攘鐵錘薦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爲萬言書獻于 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酬 陛下之恩願筮仕未久諄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百餘歲耄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行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違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暇及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

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

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

舍臺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

用誠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

繫正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暇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

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

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 陛下之風願也雖

是職忤義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立

制時政有失庶人工藝猶得匡諫况臣備員近侍蒙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羅文毅公集

平露堂

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憤憤臣之忠也惟

陛下亮之伏讀 聖策有曰朕夙夜懼惟欲正大

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 陛下是言

真可爲 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

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

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

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

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

之惑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孝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華之事無違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下於李賢以金華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

皇明經世編

羅文毅集

卷之三

平露堂

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

臣不暇遂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

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

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

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上之中國無門庭之冠

難冒金華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

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

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

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

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萬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軾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于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股監不迷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莽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日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

皇明經世編

羅文毅集

卷之四

平露堂

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無

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則則

水隨以圓孟方則水隨以友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

好諫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心生

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祿不

愛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

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

乎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

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訪納降禮尊筵講

皇明經世編

羅文毅集

卷之五

平露堂

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

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

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

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

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

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

則賢所徵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

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

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吏

筆者之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

雖不行於今日復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

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尤議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

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

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簪禮守經

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

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漣之

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多

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定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

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

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

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決天下之民心耶何

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

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

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爲已地及遂通密

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

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好計畧爲虛

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

班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斯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

陛下何所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大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難。今之大臣周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道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如匿服以受封。例在得

皇明經世編

羅文毅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按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選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事。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既有金華之事。則從墨衰之制。任同事於外。盡心盡力於內。朝廷既

皇明經世編

羅文毅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按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選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事。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既有金華之事。則從墨衰之制。任同事於外。盡心盡力於內。朝廷既

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子、不順親爲不忠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振矣。臣言一出，犯者皆忤，衆怒羣憤，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諸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干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難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雖愚昧，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於已，讓出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羅文毅集

平露堂

書

與府縣言上中戶書

請寬上中戶

倫嘗聞程子曰：「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王荊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褻，好論世事，自臥病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羅文毅集

平露堂

中杜門却掃，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弗答也。迺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于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歛，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恐得已於言耶？古之征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爲盜也難矣。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勿時猶未有也。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兩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掾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徵諸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者有之，無糧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

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十下甲人戶原個官田寒暑之衣食不給橫豪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征求無藝乃以官作氏鬻于他主田居富星根坐下戶况里書作弊飛詭寄一區虛根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執根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庀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而爲下以下而爲上田連阡陌者許諸科不興室如懸磬者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羅文數集 錢書十一 平露堂

成絕軍戶生員貧難下戶悉應豁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舍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難懸度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至於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中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也方其困于闕闕游于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爲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則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羅文數集 錢書十一 平露堂

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圖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能爲吾民之福 鄭俠布衣一見民苦於新法爲流民國以避兇名在從臣之列者吾當披肝瀝膽以與爾百姓請命諸公安無不從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五

華亭

徐孚遠開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占

馮瑞振振仲參閱

韓忠定公奏疏

疏

韓文

為追冒濫以正國法事

臣惟異端之害而佛老為尤其洪範之政而食貨所當先是以古昔帝王於佛老之徒必深惡而痛絕之

皇明經世編

韓忠定集 追冒濫

卷之一 平露堂

惟恐其蠹吾財妨吾治也如往年繼曉鄧常恩輩假以方術為名惑亂聖聽虛耗國資我孝宗皇帝仰位之初洞察其姦明正典刑財產沒官以故姦回僭伏邪佞歛跡日者妖道陳應循番僧那卜堅參等本以市井小人左道進用資緣名號冒濫錫賞託建齋醮現取官錢數年以來不可勝計仰惟皇上德並乾剛明同離照遵先帝之成憲新繼體之宏規將與人高士大國師國師等職事封號既已查革印誥玉帶又復追祭嚴出入之禁峻引誘之法即今朝

野歡呼軍民慶幸皆以為克舜文武之聖復見于今日矣臣竊謂朝廷之名器固所當慎而庫藏之金帛亦所當惜今革奪之典雖行而給沒之命未下使彼優游飽煖之域道遠輦轂之下揆法論情似不可貸况前項內帑之珍蓋皆閭閻小民之脂膏必須嚴加追治庶免痛快人心臣職司邦計庫藏之事亦當與知乞敕都察院會同司禮監吊查內府金銀出入簿籍但係節年賞賜過一應金銀財帛等物俱各照數退出仍進內承運庫收貯以備緩急支用并將各犯係道流者俱發回原籍還俗為民係番僧者俱還回原寺永遠閑住以後再不許資緣來京希求進用如此則國法正而妖邪不得以倖進資典公而帑藏不至于虛耗矣

皇明經世編

韓忠定集 追冒濫

卷之一 平露堂

題為存省邊儲事

存省邊儲

臣等切惟時有緩急勢有輕重善為國者與時消息審勢而動則財用不竭軍旅可興日者宣府地方虜寇深入侵侮我邊疆劉鯨我戰士抄掠我鄉村百姓其仇天討不赦陛下赫然斯怒六月典師舉措今

宜人心勇奮。詩云：獵狁孔熾，我是用急。此之謂也。近該鎮守宣府太監劉清、秦稱虜賊四散出境，去訖深井堡間有烽火之報，必是殘賊零騎，數亦不多。大虜情變詐，其機重大。臣等職非戎寄，固不敢輕議緣軍前供億皆于本部取給，豈容坐視切密審時度勢，揣我虛實，所據京營征遼人馬應合議處。臣聞王者之師其動如神，其疾如風，因利制權，變無常形。今虜賊既退，而我師久駐彼勞，日逸我勢，日勞甚非以養威重示神速也。夫上客之兵，殊勢異形。客兵坐食，兵家所忌。姑以宣府見今儲蓄計之，糧只有半年之積，草不勾三月之用。糧草匱竭，名爲自德。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正以此也。矧今皇上嗣大歷服之初，大賚中外，所用不貲。若使宣府芻糧支用盡絕，萬一秋高馬肥，賊衆復舉，當是之時，取之於外，則外原告乏，取之於內，則內帑不繼。孫子所謂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矣。豈不深可慮耶？爰者大同榆林有警，儲餉之儲不下百萬，多被京軍坐食。至今本部等查不給，且宣府密邇京畿，縱有急，第一晝一夜可以馳赴。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韓忠定集
存

三

平露堂

之達塞勢。蓋不同。臣等竊思京營軍馬只合在京整，擬以待朝報則朝行，夕報則夕行，庶乎不動而威，有戰必勝也。國家承平日久，士卒驕惰，京軍所至未見騷擾。臣等博采輿論，皆謂供京軍之費，餉勞邊軍則士驕馬騰，以戰爲志，其利必十倍于京軍矣。臣等忝司邦計，目覩戎兵，朝惟夕思，寢食俱廢，不忍坐待困竭。與言輒爲流涕。孫子又曰：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今日時勢大率類此。伏望特勅府部科道等官，參酌臣言，從長計議，前項征進官軍，何者應安中國制夷秋之策，或在是矣。

皇明經世編

韓忠定集
卷之一
存

四

平露堂

爲預審軍國大計以安內攘外事

軍國大計

竊惟國之大事，曰兵與食。是兵國所當重，而食尤不可緩焉者也。邇來醜虜犯順，冠我邊鄙。先皇帝惻然軫憂，夙夜靡寧，乃竭天下之力，罄府藏之財，餽芻積粟，養兵勵士，欲其相機剿殺，以圖成功。夫何邊陲未靖，國難繼作。此賊乘隙深入，以故宣大二鎮俱遭荼毒，寧武以北，厚塹徧野，千里蕭然，如履無人之境。

今各主兵并調集京營延緩偏頭關等處兵馬不下
八萬俱閉門不出束手無策假衆寡不敵之名爲怯
懦自全之計節年儲蓄被其坐食而盡稍有不繼則
將歸罪于司國計者矣以故乞糧乞草日議于朝堂
送銀送鹽絡驛于道路徒費百萬之資未聞一矢之
利縱使芻蕘如山粟積如海亦必無補于事况值海
內虛耗中外困竭之時乎臣伏讀兵法有曰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又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由是而觀軍
前供億自古爲難設若攻克戰勝雖費何惜今乃不

皇明經世編

韓忠定集

軍國大計五 平露堂

攻而餐不戰而食師老銳屈他變必至此臣之所以
痛心流涕不能自己者非但爲臣一部事也臣聞此
賊南侵彌月尚無歸志蓋緣掠我牛羊而食踐我田
禾而收誘我民人而爲鄉道驅我俘虜而爲前鋒縱
橫無忌往來自如彼既有輕我之心難保無覬覦之
志萬一秋高馬肥彼勢愈熾沿邊城堡告乏愈急當
是之時取之于外則外廩盡虛取之于內則內帑弗
繼雖有蕭何劉晏亦未如之何矣臣考大同一帶卽
古鴈門雲中之地趙李牧一將耳大破殺匈奴十餘

萬騎單于奔走于餘歲不敢近邊漢廉范一大守耳
計敗匈奴斬首數萬級由此不敢復向雲中今大將
提兵于塞上諸將分布于要衝不聞出一策以却虜
結一陣以抗敵損辱國威莫此爲甚而謀者又謂饋
餉缺乏是在戶部殊不知賦民徵悉有定額軍需
國用非止一端苟非神輪鬼運安能填此無底之壑
臣才非經濟性本迂陳謬承任使垂四十年先皇
帝憐臣朴實俾掌邦計未及五月適遭該事憂憤中
切至忘寢食若又緘默不言將來事勢危迫誰任其
皇明經世編

韓忠定集

軍國大計六 平露堂

咎乞救內閣及府部科道官會集計議卽今胡虜猖
獗之故官軍曠日之由其咎安在其計安出務要回
心酌處共濟時難皇上無西北之憂地方免塗炭
之苦而糧餉濫費亦可保其必無矣

題爲開讀事

臣等奉

廣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
日伏覩詔旨內一款各馬房倉庫及各門等處添設
管事內官數多先帝已有成命該部通查具奏裁
減其各處添設守備等項內官不係舊額者一體查

奏取回本部通查得正統等年間京通二倉原設總提督太監一員每處監督太監三員各馬房倉每處止有內官一員管理錢糧二員或三員專管馬匹及甲字等十庫每庫止有一員或二員掌管鎖鑰此其原額近來逐漸加添數多等因開坐具題欽依着司禮查奏定奪當日已具手本齎赴內府司禮監至今未曾查奏今據本部分管各倉場庫委官員外郎等官胡雍等各將管事見在內官員名數目駝馬牛羊開報及據上林苑監手本開查得本監原額內官良

皇明經世編

韓忠定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牧署二員嘉蔬蕃育二署各三員林衡署九員察呈到部除臨清等處水次四倉管事內官本部查勘至目另行覆奏外看得前項各馬房倉庫監局管事內官先年設立多者不過二三員少者止是一二員以故官無冗濫事有定規近年以來逐漸加添且如驢上北馬房倉實在馬止有一百四十一匹內官添至八員又如上林苑監林衡一署原額止有九員今添至三十二員其他大率類此錢糧出納既有提督等官以總其綱又有部屬等官以分其目體統相維罔

有滲漏所據前項各該添設內官參考舊額審度時宜誠爲冗濫先帝深究此弊特降給音敕令所司查奏裁革成命具在事竟未行仰惟皇上繼登大寶首頒明詔及將各處添設內官比欲式遵先帝成命一體裁減此繼志述事之孝雖古之帝王不過也臣等伏觀詔書不勝忻躍謹將各該倉庫監局等處見在管事內官員數查具上請伏望皇上斷自宸衷不惑群議斟酌事務繁簡查照舊額員數每處量留一二員令其管事其餘俱各取回着爲令皇明經世編

韓忠定集

卷之一

平露堂

題爲欽奉事

禮法

臣等切惟國家之務莫重于邊餉飛輓之利莫良于鹽法故我太祖高皇帝立爲禁條至嚴且備以是一遇邊方有驚糧草缺乏召商上納無不響應小民免轉運之勞邊方得緊急之濟放速而大未有過于此者也但近年以來法久弊生世殊時異日濫阻壞

廢弛殆盡開中雖多實用全無荷蒙 皇上重慮過
臨弗靖蓄積少克特召臣文恭承 聖諭欲通鹽法
先求弊端臣等職司邦計何勝慶幸敢不驅策窮蹙
仰副 聖情萬一謹將祖宗舊制事宜及今日各項
弊端逐一條具開欵上陳伏望 皇上少垂睿覽早
賜施行

一革開中引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鹽課遇有
造方緊急聲息糧草缺乏方許招商開中若權勢之
人請買鹽引勘合侵奪民利者犯人問罪鹽貨沒官

皇明經世編

韓忠定集

九

平露堂

以是法度嚴明人心敬畏近年以來勢豪之家往往
主令家人詭名報中及至赴官上納則減制價值下
場開支則不等挨次貨賣則夾帶私鹽經過則不服
鹽課虛張聲勢莫敢誰何以致資本微細者欲歸退
避不敢營運著實濟邊者坐困歲月不得開支及訪
得各邊巡撫都御史并本部管糧郎中遇有開中者
實用心者固多任情忽略者亦有且如達賊出沒軍
馬屯聚去處正當多積糧草以備支用却乃不行坐
廢一遇緊急束手莫措其不係要害所在或附近版

商人輸鹽本色引了許價輕收多
寒地方糧料草束反至有餘以致年久濕爛不堪支
用甚至買窩賣窩而任其規利折銀折布而本色不
收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為甚合無通行禁約今
後如有前項豪強之輩冒禁中納事發到官者不分
內外文武之家俱查照律例施行其各該巡撫并本
部管糧官今後如遇開中務要公同計議照依地方
遠近定立斗頭先儘緊關要官及軍馬屯聚去處糧
料草束加倍存積務勾主客兵馬數年支用斯為得
策其餘不係緊要所在酌量緩急報納以防不虞若
皇明經世編

韓忠定集

十

平露堂

是遇有開中再收輕齎不收本色及縱容賣窩買窩
等項聽本部指實叅究如此則邊鄙充實而軍餉不
至缺乏矣
一革典販私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巡禁私鹽每年
差委御史一員專一禁革姦弊既通鹽法而又行文
各該守禦官司及有司巡檢司于該管地方并附場
緊關去處常川嚴加緝捕立法至嚴人不敢犯近年
以來各處軍民人等為因艱難缺食不能聊生濱海
人家及有確鹽去處私煎小鹽隨處貨賣以致官鹽

阻滯不得通行又有等權豪之徒專買灶丁私鹽假充官鹽發賣經過關津去處其守禦巡司等官畏其勢重不敢擅自阻當任從到處貨賣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通行各處行鹽地方巡鹽御史嚴督所在守禦巡司等官務要用心設法時常巡視但有與販私鹽之徒即便拿問查例發落干礙內外官員指實參寃不許曲法回護致生別議如此則利與弊革而人皆畏法矣

一革賤賣官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額辦鹽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鹽法

上

平露堂

俱候邊方開中召商報納糧草許令關支近年以來惟淮浙官鹽人皆樂中其四川廣東雲南三省鹽課爲因地寫遠商人多不情愿間有中納者每一引本地方價值七八錢止得六七分一兩止得八九分計其邊方所人不及本地十分之一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今後照依山東贛建事例本部行移四川廣東雲南巡撫官督同布政司掌印官并管鹽官員各將提舉等司每年額辦鹽課除客商在于先年各邊上納糧草給有倉鈔木司已投勘合見在

守支并舊例存留本處接用俱照舊例自弘治十九年爲始今後每年額辦鹽課俱照陵中時價變賣銀兩傾滿成錠批差的當官員責限年終到部轉奏各邊額買糧草以備緊急支用行之數年果有利益者爲定規日後悉依此例而行如此則鹽不浪費而軍餉皆得實用矣

一革買補殘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運鹽使司等衙門歲辦鹽課照依額數徵完堆積在場聽候商人關支百餘年來行之無弊商灶稱便近者慶雲侯周壽家人周洪奏買兩淮殘鹽八十萬引壽寧侯張鶴齡家人杜成朱達等奏買長蘆兩淮殘鹽九十六萬餘引名雖買補殘鹽其實侵奪正課以召物議泚騰人心積怨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將前項報中殘鹽原額引口赴官銷繳價銀照數給還未完之數悉皆停止不許陸續上納仍通行各該運司等衙門今後額辦鹽課務要如法收積聽候各邊商人挨次關支不許勢要之家假以買補殘鹽爲名仍前主令家人侵奪商利阻壞鹽法違者聽本部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鹽法

上

平露堂

科道論奏寃治如此庶國體不傷而豪強知所懲誡矣

一革夾帶餘鹽之弊仰惟祖宗舊例各處運鹽使司等衙門客商關支引鹽每引帶耗止該二百二十斤但有夾帶餘鹽者同私鹽法立禁最嚴人不取犯近年以來官豪之家假以中買殘鹽為名上使家人下場關支狐假虎威縱橫自如或通同鹽灶作弊或倚勢挾制官府夾帶餘鹽每引或三四百斤者有之或六七百斤者有之以致正課虧欠商賈不通鹽法弊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韓忠定集 鹽法 三 平露堂

端莫此為甚合無本部通行各該鹽運司等衙門今後務要嚴加禁約但有商人支出官鹽各照斤數掣執敢有似前夾帶阻壞鹽法者巡鹽御史并管鹽官員拏問如律查例發落如此庶姦人知懼而鹽法得以疏通矣

一革越境賣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設置各該運鹽使司提舉司鹽課司行鹽地方各有界至立法之嚴既周且備但自成化弘治年來長蘆鹽課節該親王順帶食鹽及內臣織造開賣鹽價而回空馬快等船

亦皆假借貨緣私自裝載越界前去兩淮地方發賣輒稱欽貨欽賜等項名色橫行江河攪奪市肆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為甚合無今後親王之國免帶食鹽內臣織造免賣鹽價本部仍通行各處巡鹽御史并管鹽官員務遵舊制及查照飾行事例嚴加禁約各照行鹽地方不許私自越境發賣其裏河一帶共開等處一體搜檢務在鹽法疏通商人得利如此則宿弊可除而邊儲亦與有賴矣

一革運司廢弛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運鹽使司提舉司鹽課司既設運司提舉等官掌管鹽課又設分司判官各場大使副使等官分理其事立法之意極為周密先年官多得人鹽法修舉額辦正課僅有附餘近年以來各該官員公廉守法者固有貪懦壞事者尤多以致灶丁疲敝日就消耗鹽課虧欠經年不完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為甚合無本部務咨吏部今後各鹽運司掌印佐貳官員務要選用科日出身素有著望久任老練之人轉補前職其各該場分大使等官雖係吏員出身亦要擇選年力精壯素無

遇犯之人以充其任仍通行各該巡撫巡按巡鹽等官將各司見任大小官員逐一從公考察要見某官廉能幹濟任內經收鹽課則早完不失原額相應旌擢某官貪懦無爲任內經收鹽課累年拖欠虧損正課相應罷黜明白具奏上請定奪中間又有等姦頑無知之徒欺公玩法靡所不爲侵欺盜賣肆無忌憚查有實跡應參奏者即便參奏應奉聞者就便奉聞如此鹽法得人而百弊自除矣

爲急缺寶石西珠事

大婚珠寶

皇明經世編

韓忠定集

大婚珠寶

五

平露堂

自古帝王之御天下不寶遠物不貴淫巧一以杜絕蠱惑之漸一以培養清儉之德我朝列聖相承皆用此道以風動四方自宣德年來番國罷珍寶之獻朝廷嚴收采之禁正謂異物無益徒耗財用矧惟皇上嗣大歷服之始一舉一措關係治體正宜涵養德性屏絕奇玩書曰慎厥終此其時也邇者承運庫太監龍綬題該御用監揭帖開稱即今奉大婚禮合用寶石西珠珠奏行戶部計處臣等伏覩祖宗以來婚禮之舉珍寶之費皆取之內藏外人不得與聞

例至今日乃敕戶部計處乎且前代所遺累朝所蓄番珍海寶悉萃內藏今稱缺乏而欲收買于外臣等仰荷聖恩涓埃莫報反覆思惟實難計處願惟國家大婚敢不仰遵德意一一奉行但承平既久采取進貢俱已停止雖欲收買何從而得况即今內而賞賜不敷外而邊餉告乏自三月以來未及一年陸續運送過銀三百餘萬兩當此調弊匱乏之際而欲辦此難得之物非惟勢不可爲其實力不能支查得成化末年太監梁芳輩引用儉邪收買寶石虛耗庫藏臣等先帝登極深察此弊將梁芳及發賣寶石人等瑾等俱置干法至今人心痛快不意今日復有是舉萬一此端一開姦巧之人因而竇緣蠱惑上心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先帝初政禁之而皇上初政行之無乃于善繼善述之道猶有未純者乎伏望皇上俯念各處災傷頻仍百姓艱苦無狀賦役科取浩繁庫藏空虛益甚乞敕御用監承運庫太監等官龍綬等將內庫見在寶石西珠逐一選取不必求議但係堪用之數量爲揀用務使舊典不廢而大

禮克成仍禁左右近習不許指此爲由惑亂聖聰
乖違成憲如此則勤儉之德日降繼述之孝益盛
堯舜之治可保其不難至矣

爲一詔令以全大信事

鹽法

臣等切聞詩書克終禮稱謹始惟公斯可以服天下
惟信斯可以結人心仰惟皇上當九五應運之期
正萬物咸睹之日登極一詔法制具載而鹽課一狀
尤爲周悉羣聽維新懽呼動地各該鹽場正在遵行
今乃又奉明旨令臣等再議朝野驚愕罔知攸措

皇明經世編

韓忠定集

鹽法

七

平露堂

且前項引鹽先帝雖嘗准令納銀隨場買補後因
廷臣論奏尋復罷止已而慶雲侯周壽壽寧侯張鶴
齡出各奏詎至再至三乃不得已准令關支遂使鹽
法阻壞商賈不通故羣工庶職每特奏于關廷雖
田夫野老亦嗟怨于閭巷先帝隨時悔悟特優召
臣面受敕旨惟欲查照舊例痛革弊端廉意所發
正謂此耳本部備將前項事宜開欵上聞不幸仙馭
升遐攀號莫及然則成先帝欲爲之志復祖宗不
易之法不有在于今日乎節該伏覲詔書除已支賣

外其未支掣者悉皆住支還官今奉欵依除已納價
銀者卽係未支應該住支之數及給與引日者卽係
未掣應該還官之數若未納價銀則先帝已有
成命停止故不待于今日矣通者陛下俯念內外

臣工人等效勞先帝有年大行賞賚命集廷臣多
方議處而帑藏空虛計無所出姑從衆議差官分投
變賣各處鹽課解銀赴京以備支用內外臣工人等
亦皆延頸跂足想望前項鹽銀計日可得今又准令
二家買補則商賈依舊不行鹽課何從變賣而賞賚

皇明經世編

韓忠定集

鹽法

六

平露堂

之典畢竟廢格而付之空言矣且慶雲侯周壽等姻
聯戚畹列官列侯爵享萬鍾田連阡陌其所以爲身
計而遺子孫者不爲不厚矣前項引鹽失之未足爲
損得之未足爲益何獨孜孜需求漫無厭足使先
帝前日之志抑鬱而未宣陛下今日之令滯滯而
不行祖宗列聖之靈弗懌于在天也耶況今水旱交
作盜賊蜂起流移內聚夷狄外攻地震山崩日月薄
蝕又京城內外雷雨爲災彌月不止有識之士誠不
寒心彼周壽等亦陛下人臣耳亦朝廷赤子耳

恐獨享富貴。曾不爲之一動心耶。臣等才本疎庸。叨司邦計。憂積于中。至忘寢食。況常時用匱乏之時。事勢危急之秋。若復緘默不言。將來誤事。罪臣何益。是以輒敢不顧忌諱。昧死上陳伏望 皇上獨斷宸衷。不惑羣議。仍照臣等原擬遵依先次 詔旨施行。

爲缺乏銀兩庫藏空虛等事 同用

查得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九萬餘兩。以歲用言之。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韓忠定集 國用 九 平露堂

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各六萬兩。給散京衛軍官俸糧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冊等項其餘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收一百餘萬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等該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貯。以備邊方緊急支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何迄今以來。而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

民拖欠。或詔書蠲免。歲入既虧于原額。而歲用乃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兩。遼東額送過三十三萬四千餘兩。益爲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分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欵實在京官軍入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荊居庸倒馬關等處召買糧草共銀一十二萬八千餘兩。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韓忠定集 國用 十 平露堂

買金進送內府一萬二千五百餘兩。迨上之取用未止。其數未可量指。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并計舊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與新用過銀兩殆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空。國用何由而不匱也哉。追惟其故。銀兩支用。由于京軍屢出調度頻繁。山陝飢荒。供億加倍。往者 孝廟登極賞賽之費。悉出內帑。戶部止奏銀三十餘萬兩。今次賞賜共銀一百四十餘萬兩。皆自戶部出矣。往者內府成造金冊等項。皆取內庫金兩。今則戶部節進過金一萬四千八百

餘兩矣。往者戶部進送內庫銀兩，止備官軍折俸等項支用。今則賞賜無名，無益齋醮，多取而用之矣。此銀費所以日增也。以冗食言之，招收投充之匠，傳陞乞陞之官，役占影射之軍，皆資緣權貴盡公營私。憑城據社，莫敢誰何。或臣下諫言而裁革不行，或方行裁革而旋復仍舊，根深滋蔓，消耗京儲。此冗食所以日增也。以冗費言之，光祿寺供應，每稱不敷，內監局工作畧無停息。至如玉帶之賜，舊例甚為珍重，近來一概濫賜，充滿左右名器，不無太濫矣。蟒衣之賞，舊例未嘗輕易近來一繫濫賞，接踵前後，糜費不無太甚矣。其餘瑣細不敢枚舉。此冗費所以日增也。天下之賦，不少加于前，而軍國之費乃數倍于昔。又兼水旱之頻，仍賦歛之迫促，民怨日結于下。天道屢變，於上將來時事，豈不誠為可憂哉。伏望 皇上將冗官冗兵冗匠及冗食冗費等項，應裁革者即賜裁革，應減省者即賜減省，與夫無名賞賜，無益齋醮，悉皆停止。臣等今將再議條件，開坐上陳，雖非長策，要皆可行。伏乞 聖明裁處。

一收復官稅，竊惟先王廣山澤之禁，立市廛之征，使地無遺利，國無愆農，故財用恒足。近年以來，各處空闕山場湖陂，及稅課司局河泊等所，多被王府奏討管業，遞相做徹，請乞無厭，以此存留在官，十無二三。國用不足，此其一也。臣等伏覩祖訓，凡宗室分封，各有常祿供給，其一應田土稅課，並不該載蓋以天下之財賦有限，軍國之費用無窮，不以蓄此豐彼，損公益私，亦明矣。合無戶部通行天下稅泊司所，但係王府奏討管業者，不分年月久近，盡取還官，仍行撫巡等官查算，各該司所歲課所入，照依見行折收錢鈔事例，每錢七文折銀一分，鈔一貫折銀叁釐，行令各府類總起解戶部。其山場湖陂田土等項，除見管業外，或有王國改還，被人侵欺隱占者，亦行撫巡等官從公盡數查出，今有司召人應佃種者，照例每畝徵銀三分，應漁牧者量定則例收取花利，各赴該州縣上納，類解戶部以備各項支用。

一修舉邊屯，竊惟足邊之道，屯田為本。蓋進戰退耕，得寓兵於農之義。自種自食，無千里餽糧之勞。如李

牧之守鴈門克國之備金城是其明驗我朝屯田之制雖有修舉之法不講年復一年馴至大壞先帝博不廷謀嘗命科道等官分投清理然但止于腹裏未及乎邊方臣等訪得沿邊屯田廢弛尤甚近便膏腴之田既侵奪于權豪鄰境堪種之地復牽制于禁例又兼租額太重軍士不堪往往逃竄影射拋棄厚業遂使不救之地盡爲草莽之區似此宿弊難以枚舉千粒既缺則倉廩必虛倉廩既虛則軍餉自乏比來戶部運送糧買銀兩年例之外加至數倍內帑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國用

五

平露堂

空虛大率坐此除遼東另行外合無戶部請敕數道付順便公差人員齎付各邊總制巡撫大臣會同各官將原額并新增屯田逐一清查除見在軍士領糧外中間但係權豪恃強奪占年久務要從公追究改正其餘空閒拋荒地土設法處置著令各該衛所軍餘或附近人民盡數開墾承種寬限三年待其成熟然後起科上納子粒如豪強之家仍前霸占不即起還者即便指實參究治以重罪仍追每年花利入官其或租額太重量爲遞減奏聞定奪鄰境之池果係

膏腴可耕亦要隨時酌處不必拘泥禁例務使官軍有警則進而征操無事則退而務農食既可足兵亦有賴行之歲久獲效必多事完之日各將清查處置過事宜造冊奏繳仍造青冊送部查考

一查勘官地查得弘治二年九月內節該給事中等官鄭萬等查勘順天保定等府已故太監莊田造冊前來本部議擬具題節奉孝宗皇帝聖旨這各莊田欽賞年久其人已故本都當入官但中間有轉賣等項今定與例不及二十頃的仍與見管業之人耕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國用

五

平露堂

種照民田則例起科納糧二十頃以上至三十頃酌量除五頃三十頃以上的每三十頃遞除五頃留與管業之人耕種納糧不願耕種的聽餘地並收入官其有本主見在的仍管業不動認種納子粒的著種納辭退無主的召人佃種以上地畝糧數還着原委官分撥取勘明白造冊解照但經今年久各該先後欽賞莊田業主存亡不一若非差官整理中間受價典賣朦朧乞討等項益弊百出不可悉舉合無照例還差給事中御史本部屬官各一員請敕前去會同

順天直隸保定等府巡撫巡按將各該內官節年奏
試并欽賜各項田土除見在外其已故者通行取勘
要見是何內官何年奏討何年病故原賞頃畝若干
有無包占民田在內即今何人耕種何人收租其家
人弟姪恐被勢要奏討有無投託凡在太監勳戚等
家稱作已賣及佃種并隱匿等項情弊務要吊取文
冊照查原撥四至盡數清出遵奉 先帝敕旨量爲
遞減其已管業之人悉照民田則例每畝三分起科
有不領種者行令有司召人佃種各將租銀送附近
皇明經世編

韓忠定集

國用

圭

平露堂

爲懇乞停止賣鹽織造事

賣鹽織造

先該內承運庫署庫事內官監太監崔杲等題稱前
往南京織造段疋所用數多臣等查得成化年間織
造准與長蘆引鹽五萬引弘治年間織造准與長蘆
引鹽三萬餘引并兩淮鹽引銀兩尚且不敷今若止

領前銀六千餘兩到彼并工織造使有不足臨期何
由措置臣等又查得弘治十二年四月十一日該署
庫事尚書監太監秦文等奉敕南京織造 孝宗皇
帝准與長蘆引鹽二萬引陸續支過八千引其餘一
萬二千尚未支領乞照先年事例准給長蘆未支引
鹽一萬二千引陸續支去變賣銀兩隨路收買併工
織造等因具題奉 旨戶科參看爲照鹽法先因織
造等項阻壞已極方行差官整理又復動支則邊餉
日見缺乏況近該言官交章論劾未已雖奉前 旨
皇明經世編

韓忠定集

書

美

平露堂

事委空礙宜從抄出施行隨該工科等科右給事中
陶諧等題爲懇乞停止差官賣鹽織造事工部及臣
等各奏停止節奉欽依公用缺乏只照前 旨行不
必來談臣等仰奉明命寢食不安竊謂 陛下不宜
偏聽左右近習之言至于若是其信且篤也古人有
言曰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此名言也
惟 陛下鑒察之臣等又聞之君子之事君也務引
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若 陛下行不當道不志
於仁阿諛順 旨當言而默固非臣等以言爲職之

義亦豈君子事君之道哉。且今供應段疋罔不可缺而當此之時。差官賣鹽其於國政甚爲不可。臣等敢歷爲陛下陳之。杭嘉蘇湖松應天等處。過年以來。差官織造。民不堪命。恭遇皇上龍飛演頒明詔。停免各處織造。內官方逾一年。而復差官。是蕙息之望方慰。而憔悴之政旋加。此朝廷自違明詔。失信于民。其不可者一也。我國家鹽課之設。專爲給邊。祖宗之時。立法甚嚴。爲例甚博。近年以來。一壞于王府之求計。二壞于內官之織造。三壞于皇親勢要之占種。而法與利有不可言者矣。頃因庫藏空虛。朝廷議差大臣整理。庶幾商賈復通。國用可給。今又准令支鹽變賣。則將來商賈誰不聞風歛跡。況夫網利之徒。如譚景清輩。又將貪緣附帶。公十私百。姦弊滋蔓。莫莫之能先差去。大臣整理何事。此朝廷自壞鹽法以虧國計。其不可者二也。天下州縣之狼狽。大役之勞苦。莫甚于河道一帶。況連年北直隸山東水滯不絕。飢饉荐臻。楊州運南等處。富人相食之餘。若前鹽一發。則隨路州縣之供應。夫役之運送。勞費何堪。况

所差內官。多不循理。縱使群小虛張聲勢。恐嚇官吏人等。索取分外財物。一不滿欲。非法捆打。生事害人。固難悉數。此重困哀弊地方。其不可者三也。南京祖宗根本之地。陛下所宜軫念者。況近年災異。南京居多。若復差人騷擾意外之變。難保必無。是輕視根本重地。其不可者四也。先皇帝時。該太監龍綬等題內官趙純支鹽織造。後因陳言修省。先皇帝時降旨停免。皇上卽位以來。災異之生。旣甚且多。其特陛下修德省身。尤宜汲汲。反差官織造。爲此失信。壞法困民貽患之舉。是不能修德敬天。懋隆大孝。其不可者五也。凡此五不可者。一舉而兼有之。此豈臣等所宜默。陛下所宜深信力行者哉。伏望皇上特昭宸斷。將差去內官。卽與停免。勿謂已行憚于改更。如果段疋缺乏。敕令該部作急區處。行令南京工部及守備衙門。督同織染局。責限成造。送用以昭儉德。則用人媲美堯舜。改過匹休成湯。而天下之幸有不足言矣。

題爲懇乞停止賣鹽織造事

賈鹽織造

先該內承運庫題該內官監太監崔果等題稱前往南京織造段疋乞照先年事例准給長蘆未支引鹽一萬二千引陸續領去發賣銀兩隨路收買諸城紅花絲料顧覓織挽等匠併工織造等因具題奉 聖旨引鹽未支過的准他陸續支用隨該工科等科右給事中陶諧等又該四川等道監察御史杜旻等各具本俱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查得先該太監秦文奏稱織造不敷要支長蘆引鹽陸續支領買補絲料應用等因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長蘆引鹽准與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韓忠定集 黃蘆鹽運 无 平露堂

二萬引欽此續爲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節該本部會同英國公張懋等議得內一件清鹽法查得織造段疋先年原無支鹽事例今後內臣織造再不許奏計違者許戶部該科論奏等因具題弘治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等切惟我朝運司鹽課之設專備各邊糧草所需其爲利最多其得放甚速是以行鹽各有地方私販累有屬禁非邊報之緊急不許擅開非商人之正名不許代支祖宗立法手嚴且備初與工部織

造段疋略無相干蓋自成化弘治年來織造內臣惟欲圖便已私却乃貢絲奏計馴致鹽法大壞邊餉不充節經本部論列及府部科道等官建議今後不許來計尙蒙 先帝俞允俱各停止陛下登極詔書又復申明禁例既將 皇親買補殘鹽一切裁革續命風憲大臣再行清理內外人心莫不忻幸以爲鹽法自此疏通國計有所仰賴今織造太監崔果又以先年支剩引鹽一萬二千引爲言欲要陸續支領隨路發賣誤蒙 聖聽特與准行緣滄州巡撫卽非長蘆行鹽地方若果准其越境貨賣則隨行人役必至假公營私無知小人又將乘機附搭各官以欽命爲名關津莫敢盤詰以百而夾帶至千以千而夾帶至萬展轉輿販漫無紀極時價因之低廉商旅爲之阻塞萬一各邊聲息不絕支費芻餉不貲臨期難欲開中誰肯趨赴報納緩急無備爲患非細鹽法之壞弊正坐此是前日所布詔書殆爲虛文而近日所差大臣亦爲徒設矣伏望 皇上克謹天戒俯念時艱以詳議所當信從近倖不可偏聽慎重鹽法預備邊

收回前項威命停止織造差官合用段疋敕令工部
另項處治供應以省勞費天下臣民不勝幸甚其或
果如 聖諭公用缺乏必欲施行則該部自有班匠
抽分等銀可以支給應用所據長蘆引鹽決不宜冒
禁支賣以壞祖宗之法臣等待罪民曹叨司國計事
關利害分當盡言豈敢曲意奉行以致債事誤國伏
乞 聖明留意等因正德元年九月初一日具題次
日奉 聖旨只照前旨行再不必來說欽此臣等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夙夜憂懼寢食弗寧緣織造賣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竊思定集
實錄卷之五
年
爲 朝廷紀綱惜也顧乃未蒙俞允且令不必來說
召旨一頒舉朝驚愕咸謂 陛下英年席寶 聖德
方新舜之舍己從人湯之從諫弗咈正宜取法以隆
政治豈意 陛下未察一至于此豈臣等之心忠誠
扞格而 聖明未之信耶抑豈左右之人壅蔽掩飾
而 陛下未之見耶臣等猥以凡庸叨承委任事關
國計豈敢循默依阿若以織造內臣支鹽變賣必自
長蘆之見起過兩省之南久恨興敗之徒乘此機會

附搭。况許陸續支用。則經年累歲。何有紀極。私鹽盛行。官鹽阻滯。異時變賣。遞儲缺乏。將何所賴。止內臣一出騷擾地方。捍駕馬快官船。動以數十餘隻。起取沿路夫役。何止數百餘人。漕河軍民豈勝困苦。及長蘆運司先年支剝引鹽各邊奉開。俱已盡絕。今內庫限足。既稱急缺。若使刊彼無鹽支給。豈不反為誤事。所據賣鹽織造搭之事體。委的窒碍難行。臣等斷不敢曲意奉承。以資奸人無厭之食。以貽鹽法無窮之害。伏望皇上俯察群情。特昭宸斷。收回前旨。其織造限足。不必支賣前鹽。所用價銀。本應工部出辦。但今差官事迫。合無本部權宜處置。將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每引折銀一兩。共銀一萬二千兩。除太倉銀庫查係專備各邊緊急糧草支用。難以輕動外。暫于本部見收鹽價。并別項銀內。那湊前數。給與崔梟等收領前去。以充買料雇工等項支用。如此庶鹽法可清。逕儲有賴。省軍民稅運之勞。免漕河騷擾之患。而皇上修德弭災之遠圖。經國籌邊之急務。諒亦不出

爲急除群姦以保聖躬事 除姦

此即六部公議李忠明也自應入公案孔中

伏惟人主以辨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況羣小作朋。逼近君側。社稷安危。天下治亂所係者乎。臣等僣冒股肱。當主少國疑之秋。仰觀天象。俯察物議。瞻前慮後。憂心如割。至于長嘆涕泣。而不能自己。輒敢昧死爲陛下言之。蓋寧盡言以死。不忍苟容以生。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廷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瘦。網究其故。皆緣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韓忠定集 除姦 重 平露堂 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球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仰雁嫖。棄無復禮體。日遊不足。繼之以夜。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姦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私。殊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下一身。方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身。起居失節。將此輩齏粉茹蔬。何補干事。可不畏哉。可不懼哉。昔我高皇帝親歷百戰。取

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

臨終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信群小。置之

左右。爲長夜之遊。姿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

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

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

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

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

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

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韓忠定集 除姦 重 平露堂

平之具。臣矣。事于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

至。緣係急除群姦。以保聖躬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旨

奉聖旨。卿等所言。皆是愛君愛國之意。馬永成

等。朕自處置。但凡一應事盡皆停止。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楊李樂鳴盛端明參閱

林貞肅公集

疏

林俊

務政本以足國用疏

臣幼叨上簪長廊鄉書荷卒成于壁水愧乏謀于涓
淚常慮生有泰于明時而死無聞于後世深以爲懼

皇明經世編

林貞肅集

卷之一

下露室

念昔漢文帝之時海內富庶幾致刑措徒以戎狄不
臣藩屬不職賈誼以病瘡且非爲之涕泣況今民貧
財竭師弱刑繁腹心內病風邪外侵失此不理惡成
銅疾使誼生其時當何如哉臣無誼之才有誼之心
懷此耿耿十年于茲矣每以踪跡流賤無階上達
頃以會試來京伏聞過塵不消竊運告病上勞宵旰
之憂下費廟堂之議勢甚急而事至要于此有懷而
不吐焉則生有愧色死有餘辜矣故寧言之而取譟
妄情冒之愆毋寧不言而坐緘默玩視之罪也伏惟

陛下大天地之量郭日月之明萬分一有可以補

裨者死且不朽矣臣聞謀者欲發內帑之藏外郤之
積以濟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內外之藏所以防倉
卒之需城守之具水旱之備故常見其不足未見其
有餘且天下之事每每出于意料之外設有不虞焉
以備之況州郡之吏間有乘此以射利者人士喧騰
街巷聚議耳聞目擊所不敢言是何異剗心頭之肉
以醫眼下之瘡竊爲陛下不取也至于內帑之藏
數亦有限盈缺之謀蓋亦末務他如權宜措置間可
施行要亦巧取于民終非久安長治之策也且財之

皇明經世編

林貞肅集

卷之二

下露室

生于天地者無窮而出于人力者有限先王之政亦
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耳今之
地卽古之地今之民卽古之民也昔也軍國之需仰
于西北而有餘今也軍國之需益以東南而不足其
必有故矣臣愚以爲地有餘利應墾而不墾民有餘
力宜務而不務此其本之失也夫濟安之地非古井
田之區三代所倚以給軍國者乎臣嘗揚舟過之荒
沙漠漠彌望丘墟間有樹藝亦多自養而不精緩急

而不時至于京畿之間亦復如是往往爲之傷心飲泣撫掌深嘆計此度之雖海郡應屯之地日所不寧足所不到之處夫亦是耳大抵官非其人理非其要膏腴之區合併于巨室磽确之地荒失于小民而屯田壞矣務食多者失于凶然田賦稅者一切拋荒而農業墜矣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此之謂也臣聞國猶家也理家猶理國也理家之道力農者安專商者危入不逮所出者貧劉人以肥己者凶有人于此千金之產置井不理顧乃逐商賈之微贏漁閭閻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林貞甫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取息日出其篋篋以禦外侮不待知者亦決如其不可矣是故政本之說力農之謂也鹽鐵之說專商之謂也發帑藏之說入不足而日出之之謂也巧取之說劉人以肥己之謂也即此論之得失利害固有比較而自明者今日之事臣愚以爲莫若取一于農務力其本大爲一勞永逸之圖治邊諸郡則徵趙充國屯田故事兼以是錯募民耕墾下之議泰酌損益選大臣通兵農之務兼軍民之情者摠專其事還京官之識見明達幹理精密者分督其事設界坵區析

畝分閱其強壯優其食給隨地所宜務力于農乘所餘閒課以騎射而又教以禮義忠信之道兼之屯作擊刺之法視攻農之勤怠授獎習之工拙會歲收之贏縮以爲刑賞仍于要害之處列屯之外高築墻塼負墻爲廬往來之所狹逼甬道夾道植樹夫負墻爲廬則內得以安居而外難于卒攻夾道植樹則人便于往來而騎難于馳突又于墻外廣植榆棘稍有烽警刻管以俟隨方禦之虜亦無自而入矣借曰失利而人則合各屯之卒守于外發邊郡之卒攻于內內外受擊彼亦安得而善其出哉臣嘗攷之韓重華之在唐釋罪吏耕邊田歲償官通四十萬斛又募人爲屯田歲省度支千三百萬軍不病飢寇不爲害韓愈稱之以爲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厥後大臣持其議中國遂坐耗餉項之間暫作暫止灼有明驗夫亦在乎人耳至于腹內西北諸路所係甚大井田之法雖難卒行宜以東南之法權宜治之必得如漢之趙過召信臣國初之陳脩其人者分方經理相原隰之宜立旱澇之備定肥瘠之區官稅賦之額居止而作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林貞甫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使循其舊流于而復者各歸之田湖蕩之間可以水耕者則引水鑿渠募水耕者耕之高衍之地可以陸種者則分疆定界募陸種者種之貧民則給以食力之值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富民則計以庸食之費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務使人各靖農農各力田地各樹穫稅各得利如是則東南之賦如故而西北之利當日興矣至于京畿之地尤在當急白茅黃華悉皆沃壤昔者虞集嘗議瀕海之地築堤募耕十年之後可省海運數百萬此則直沽一帶瀕海之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手書室

悉可耕也脫脫嘗于近畿之地募人耕種一歲之技可得芻糧百餘萬此則西山四向近畿之地悉可耕也是宜依倣井田之制畿甸之法經緯區畫精密整齊計畝爲區爲屯度之以里緣之以垣塚車星列周廬幕布使天下曉然知皇都之尊根本之固守之以恭儉明之以賞罰十年之後國用漸贏于是寬賦稅以舒民困厚祿秩以禮賢士興學校以明禮義如此而國勢不尊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若夫措置之方規爲之密則必是求其人親履其地酌古準今隨宜而

變通之乃爲可耳夫食者民之大也一日不再食強者亦憊矣是以聖賢論政每以理財足食爲首又況天下之事未有積久而不變者倘之重者禍或伏焉利之大者害亦如之然則今日之事固未可專委之東南也甚者必解而更張之此亦其時矣伏望陛下博泰群議獨斷宸衷請舉一閭之地小小試之或要而邊關之地或迫而京畿之外如臣所陳者經畫區分而又益求衆議以潤澤之數年之內所得若何所失若何則其是月利害居然可見矣如日常言冗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六

手書室

扶植國本疏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于聽納臣子之罪莫加于欺罔近年以來災異迭興南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雉人禁鑿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處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

甚人民流徙別郡京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飢荒填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 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想不加意裁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飢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神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費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于刼掠道里難進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州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責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濟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隣封積蓄官爲雇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氏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林貞肅集

七
平露堂

下爲明聖聽納之主莫萬億斯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何惜一身之禍不爲 陛下陳之臣聞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于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于唐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伶險小人市井無賴業者猥指邪術欺誑楚麻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僭住京師多方賁緣誣家 聖眷壺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吐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察內庫銀數十萬兩益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爲誣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遂疆益寧以此啗 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舉且日減矣下人師之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從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爲此况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衛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林貞肅集

八
平露堂

有裨位乎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未害其失人尚容此侯望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耳目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紹芳也紹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爲不足所在風擾汪直不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幸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彼陛下通屬只得屈從是畏陛下謀已欲陛下專擅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手書堂

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紹芳文已奸而以過歸陛下卽此一事已不容于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紹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爲身危之斷謂粉紹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燕視默然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螭觸山岷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于陛下七年矣近以年終復蒙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

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于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紹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進于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后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訛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幸甚

急除權官以禦大亂疏

除權官禦大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手書堂

臣惟人臣進言非盡死不足以爲忠夫死豈人心所欲哉言而人主不聽又從而怒之則不幸死耳言而人主聽之聽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人心失而復得世道亂而復治朝廷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嘗試一身之禍以幹回朝廷之福肯元政不綱奸臣擅柄群雄並起我太祖奮迹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憲宗孝宗世累憂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幸孝宗上賓以至完天下付我陛下當時顧命之言

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劉瑾也。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陛下有二

帝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陛下

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陛下爲太甲

爲成王。而欺腹誹而自悔。無所不至。陛下未嘗也

干紀奪柄。自古奸邪弑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

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蘇

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全誼有

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劉瑾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

朱皇帝劉皇帝又曰生 皇帝立皇帝謂 陛下居

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皇帝之權 陛下朱姓朱皇

帝劉瑾劉姓謂劉皇帝也 陛下時不視朝劉瑾西

南面侑之鴻臚唱各官叩頭而題奏下某部與某某

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臚喝向東作揖故謂

陛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以陳貴賤位矣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作福君作威

臣無有作威偏則僭僭則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爲天所立。不

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太子爲帝之副。雖帝

所立。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內臣。得並

稱皇帝哉。朝寧之間。得受諸臣朝見之揖哉。春秋無

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特謂之將矣。國家成法制千

太祖遵守于 太宗至精審也。劉瑾盡取而紛更

之。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 祖宗

耶。大臣擇于 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損斥之。劉

大夏最賢。禍最大。劉健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清許

進馬中錫又賢。禍又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一林瀚

侯命獨存。是明不足我 孝宗故與 孝宗抗也。

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其父耶。太

皇太后 皇太后時被離間使 純懿之主母。忍下

家奴之色。受其挾取。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

宦。不能庇 祖母 母耶。故事 皇太子未舉。舉未

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爲根本處至深遠也。劉瑾譴間

榮王。徑造之國致 陛下于孤立。中外人心無不爲

陛下私危者。陛下未知也。劉瑾又做祝榮王挾

取其物無所畏忌。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下一權臣不能庇其身與叔耶。恭王金枝玉葉。陛下同漢派者也。劉瑾吹毛刮垢日恣索富。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下一權臣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安受皇親夏儒之跪拜。呼呵叱咤無異市兒。重索其金。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下一權臣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勲則親與都督等官皆朝廷之股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唾罵編索任情中傷今日繩其弟兄明日繩其子姪又明日勒回話勒閑住勒半俸又其則不顧皇明經世編

林貞肅集

卷之一

謝安札

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甚則王舟之賜死蕭敬寧原奏秀扶安丘聚之開廢罷黜致陛下盡先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起艱難或由勲績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調某衛明日降某官又明日充某軍致陛下盡失武臣之心屯田將無而作什稅額既免而軍徵法令煩苛搔手犯禁官校連絡觸眼無分如龍舟競渡楚習俗也則張大其事竟籍其家服器過修吳習俗也則張大其事又籍其家使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致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皇明經世編

林貞肅集

卷之一

謝安札

京師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而直隸山東河南盜賊之起由劉瑾之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由劉瑾指差查盤剝削廣竭之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瑾指差勘事剝削廣竭之致湖廣盜賊之起由劉瑾兩差計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剝削廣竭之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盜賊之起由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安寧天芮等蠻賊之起由劉瑾之庇楊友及剝削廣竭之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上夷縱橫盜賊充斥亦由劉瑾多

皇明經世編

林貞齋集

卷之五

平露堂

方誅求剝削廣竭之致而前日官軍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殺守臣僭立安化明以劉瑾專權自恣動搖中外所當共誅爲言是言諱即未自反遍天下人已盡反矣夫世道治亂係綱紀係人才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又大壞猶敢矯誣湯漢謂亂起孝宗至頌之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刻革姦孽曾不思孝宗聖仁寬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殿中宗周成王宋仁宗不能及也謂孝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瑾手輔之治何前之大治而今之大亂也臣子猶

君者諱孝宗誠不及猶當曲諱況誠聖治敢諱

而毀之耶曰劉瑾淫毒慘酷羅織害人如過恨虧折盜課拖欠自有官撤灶戶今却追巡撫巡撫枉道回家僭宿驛舍自有杖罪正律今却發爲民枷殛死罪罰贖之米不過五十石今公罪免科却罰一千石五百石是免科之杖反加贖死二十等一十等耶公罪罰及身死贓物追及子孫古有之耶濁官取受不能甚無然一二十兩三五十兩至一百兩亦極矣劉瑾取受始即三五百兩繼即一二千兩繼即一二萬兩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違其意應手及禍以致鎮守司府等官盡平生而易節竭阿奉以逃刑貪者如饑虎廉者如乞兒至于取受之廣無貴賤貧富大小無不被其害劉瑾處事悉多如此臣久處林下未能盡知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疎遠之言未足深信伏望陛下少霽顏色將臣面訪兩

皇明經世編

林貞齋集

卷之五

平露堂

官面質皇親府部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內臣各科道部屬郎署等臣各守衛團營官兵各坊市細民一如臣之言臣甘欺罔重罪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無仇

怨劉璋斥逐正人朝野爲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

無名奏內廷之時明對諸臣許臣忠義及今又有巡

撫之起臣宜以知已爲報顧若操戈而入室者臣受

三朝厚恩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宗社將危而不知

救昔崔洪薦却說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

山薦顏杲卿杲卿計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

公論忘宗社至計哉伏望 陛下獨奮乾綱大義割

愛公處劉璋以謝天地謝 祖宗謝天下重處臣以

謝劉璋則大逆以去大亂可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慶幸討戮宦賊永綏福祚疏 討戮宦賊

臣在得漢軍中間賊臣劉瑾謀逆事覺 陛下特正

典刑以大洩 天地 祖宗臣民之情爲我明萬萬

年至計臣驚喜慶幸 祖宗在天之靈 陛下嗣大

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駕朋黨之說

狀賊大臣挫殺言官凌蟻同類摧剝羅織天下之人

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自古無是甚也此聞達禁

王之國修行宮致 陛下外發臣撫心山涕謂此賊

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

不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

之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爲國家深

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况 陛下爲華夷

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耶榮王已之國賊瑾當

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

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

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侯 皇太子誕生而立立而

長遣之歸國未晚也 孝宗時 陛下爲 皇太子

已長尚未遣榮王之國今 皇太子未生賊瑾容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遣榮王之國耶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

則易圖噫聞亦寒心况賊瑾舉此等事耶自古君門

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親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

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 太祖夜起旁聽四

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 祖訓非過慮也夫物貴

者誨盜况 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爲

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耶 陛下所恃腹心

僅三宮豈容離深宮就外發寄命他人措身于孤危

之地者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

圖噫聞亦寒心况賊瑾舉此等事耶臣驚受勃鬱終夜不得睡起舛一疏爲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託齊逆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飲泣及赴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磨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屢宸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官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爲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爲危亦至矣國不得不不自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計黨黨九

平露堂

心預防而早辦也昔叔沙衛殿國楊思易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承也幸一承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承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承容不有早發其奸致彼蕩上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知承請討瑾之後曾請陛下如仁宗如高宗皆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野養之別宮曾請陛下微行宮回內宮倚三宮

爲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承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文武大臣有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托瑾故致亂今是而兼托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托瑾而致亂顧今是之兼托容保無違者乎今是之兼托保無理繼是之兼托容保無理者乎臣不敢遠引窮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古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寵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計黨黨九

平露堂

蜀窺窮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于冢宰九伐掌于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他涉失舉正賊瑾之黨當矣宥二黨魁猶失刑夫爲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爲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仇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

引忠亮端謹不可屈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竊
魁弗正。亂何時用。舞乎累朝。大臣不忍加罪。累朝厚
恩。獨忍忘耶。此道治長沙耶。原義正其古。通也。身任舊臣。甘心新主。役很回過。贊逆賊
以亂人國。脫神容。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奸諛于既往。
生未宜失賊也。誰爲。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
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
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夫望。陛下法
古。憂畏慮遠。而慎微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
用。孝宗舊人脩復。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蘇貞甫集
計藝職
王
平露堂

而網漏者。則。聖德日允。聖政日清。天位日固。
人心日安。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
生之年。謹錄前奏。藁隨本上進。非欲銜事後之贊詞。
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閉老病疎遠之臣。
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
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
意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七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蘭公 吳培昌坦公

携李巢明盛瑞明泰閣

林貞肅公集

疏 林俊

論寧府用瑠璃瓦 寧藩瑠璃

臣日者審寧殿下累乞瑠璃瓦重荷 聖諭於引錢
此第一事亦以建新府 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仰窺 陛下聖仁廣大

皇明經世編 林貞肅公集 寧藩瑠璃 一 平露堂
卷之二

停欵九族盛心而寧王壽禮守經不為無見然觀鎮
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異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
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寔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
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迨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申
言決不當與也 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後
又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寧
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
明理聰察識事斷不為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
耳夫事有可為有不可為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

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

與于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 益府宮殿驛

齋 益殿下見移東殿萬分驚虞責將誰任修葺之

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 淮府造坎 順昌

王 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

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頽問其故

謂科罰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

處預備倉穀數少問其故謂謂贖解部所司計無自

出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

少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 楚府殿燬久

未葺 荆府多敵瀾 淮府同一江西顏垣朽柱東

柱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尚不

堪居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大義不可已者

可為割財內帑為之未過有可已無可為又何必為

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斷茅茨不剪土階贊堯卑宮

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宋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

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

府修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同至

皇明經世編 林貞肅公集 寧藩瑠璃 二 平露堂
卷之二

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尚質。示樸以垂憲。故如此也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必改之。耶。改則盡沒之。夫沒之。非孝子沒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況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之間。以毀壞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臣數侍賢王。言論多師法古。又誤被禮愛。獨至臣服深。感切私亦當厚。顧若無右于賢王。臣罪歟。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諫今王且小人先合後迂。君子和不同。臣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幡悟。必有創于臣言。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璫。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三

平露堂

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幸甚

請復常平疏

江西常平

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豫也。夫民司命者官。而情以爲命者殺。殺不赦。民有永寶玉而灰者矣。故預備之計。於民最急。今江西所屬預備倉。穀湖口縣不及一千石。彭澤縣不及六百石。石城縣僅二千有奇。泰和大縣亦僅八千有奇。其餘積蓄俱少。臣竊憂之。夫內則散豐則缺。官府常規散則樂餒則怨。人情大致。謾名目。領適長市道之耗。抵斗追還。竟諸里老之計。公催稍急。則交扇互搖。巧呈哀訴。只得停止。以致數縮于官。有出而無入。新糶于民。有借而無還。出非厚泉。運非鬼神。伊何能繼。今欲公私兩便。惟有常平可復而已。查得近例。一里約積穀一千五百石。江西衛所。始未築論。試以有司言之。六十九縣總計一萬一百四十五里。穀以一里千石計之。尚該一千一十四萬五千石。見在所積。十未及一。約少九百萬石。每穀五石。作銀一兩。該銀一百八十萬兩。盡括司府庫藏。不盡一十萬兩。釋本義。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江西常平

四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于露堂

力難求濟是外非重罰罪囚則勒勸大戶。取彼與此仁者不爲。況今法日以繁難開勸罰之門。義日以衰難求輸助之戶。若棄是不務則今年直小荒耳待哺嗷嗷聚群搶殺南康起九江起饒州又起愬之復嗷痛之而無畏萬一大荒其無尤甚者乎。是正謀國所當預慮者也。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糴本今日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史典納銀之例又妨正體彼善之法冠帶尚義猶可行耳。伏望 聖明軫念江西爲控扼楚蜀關 擁護金陵要地人民凋瘵之餘垂仁加卹特 勅該部計議奏行布政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除開革官吏外不拘本省別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監生廩增附學史典及子孫進榮父祖各聽納銀七十兩者授正七品五十兩者正八品四十兩者正九品各散官二十兩者冠帶營身監生減十之三廩膳減十之二陸續填給收完銀兩分優各縣以資糴本各該冠帶雖不免其差役亦用加之禮我母妄黷問毋輕差遣使絕較轢樂於順從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二百石亦容蓋堅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于露堂

限不停以補官之臣又見凡開口外爲民邊遠充軍囚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即逃徒名治奸無益事實乞勅法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幫誣告強盜人命不實誣告十人以上因事急爭執操兇器誤傷傍人勢豪不納錢根原情稍輕不係巨惡參審得過之家願納銀一千石或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贖免擬發遣其誣告負累平入致成律雖不摘情實猶重并窩藏強盜資引逃走抗拒官府不服拘捕本罪之外量其家迫勸殺自五百石一百石以準刁豪俱錄撫巡家皇明經世編 詳無容司屬專濫臣仍與巡按督併二司專責守令於囚犯紙米并應追贓罰工價逐旋存積務取數足爲期不容分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二十里則積二萬石糧本精選該學行簡富戶量加領買上上六百石次四百石次三百石又次二百石不許市民公役冒領侵費專服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穀賤六石糴入春夏穀貴五石四斗糴出秋成五名糴入春夏四石五斗糴出每石明扣一斗以備折耗存積俱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民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

利前項銀兩當令前該富戶給領秋成照價糴入義
貴依前糴出循環如常若穀賤年分不必發糴仍別
查弘治十四十五十六三年放過饑民稻穀量追一
半如借一石者追五斗另版收受審實極貧倍加賤
糴如時一錢四斗則與六斗果甚孤獨無歸委難自
糴方與賑濟不必追還若得過冒領問罪之外每穀
一石罰穀十石衛所常平亦依此法衛一萬石所二
千石爲則各該掌印有司考滿奏定殿最軍職管事
酌取去留所貴上下相資人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江西常平 七 平露堂

藍鄂捷音 計平流寇

迺者四川大夥流賊藍廷瑞鄂本恕等本皆小醜輒

逞元兇倡亂歲更二三易合人餘十萬私造軍器而
建五方旗旌僞授職官而鑄萬戶府印千紀僭號始
起讐於兩川攻城殺官遂流毒於三省殺人難以數
計劫財無有紀極軍民妻女爲其姦孽鄉市房屋爲
之燒燬所過屠戮厥罪貫盈致歷 聖處命官興師
該總制尚書洪鍾會臣等仰體 皇上欽卹好生之
德神武不殺之心屢給榜文招撫有能自首及自相
擒斬者免罪詎意各賊執迷不悟陽則節稱聽撫以
計緩我師陰則益肆劫殺以戕害人命先該四川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計平流寇 八 平露堂

於門柵城峽等處後該湖廣在於鎮坪茅垭地方勦
殺大敗逃散不多但以首惡未擒遂致復聚爲患攻
燒營山縣治殺夾食事王源陞續添虜又至萬餘總
制咨臣整兵征勦又咨陝西都御史藍章行副總兵
閻綱等統兵副使來球監軍侯原委湖廣紀功御史
何某分守左叅議方璠分投監督都指揮李玉焚燬
所統辰九等衛并永保等司漢土官兵一路西由漢
中約同陝兵一路東由大寧直趨過巴俱會同四川
守巡等官至叅政曹祥僉事李恕今陞按察使公勉

仁右參議錢朝鳳等督領軍兵鄉勇人等屢次擒斬
功級及先後調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統領軍兵三
千前來金州協力戰守今該監軍紀功御史何棐參
議方璘呈該中哨領兵都指揮李王報稱統督永順
等漢土官兵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追至陝西石泉
縣熨土坦地方賊見官兵追急及因無得搶擄斗願
聽撫彼欲不聽但各哨官兵追趕未齊只得用計撫
令到於四川東鄉縣地方金寶寺聽撫及引賊差小
老人何坤等三名并保靖宣慰彭翰亦引小老人李
皇明經世編
林氏公集
卷之七
討平虎處
九
平露堂

兵團綱領兵在於延昌關守把都指揮金冕領兵二
千圍隨營賊到川境竹峪關等處自知罪惡深重賊
首不宥意圖隨路延至交秋田野稍熟得以拾食乘
隙逃走十日不見前來致違前限纔於十四日方到
浪洋寺相離金寶寺尚遠又不肯來在彼依山分營
駐劄使人到哨會說要將伊等人衆撥與營山縣或
臨江市地方一處安插方去聽撫彼時明知賊計變
詐只得含糊應答令其來哨會話又不肯來投見勒
要旗牌官員質當方令郭木恕先來見過回營然後
皇明經世編
林氏公集
卷之七
討平虎處
十
平露堂

萬良一名執旗吏何定馬湖土舍安宇并鮮永金等
亦引小老人譚文章楊相馮鈐劉宗四名俱來告撫
於本年五月初八日蒙總制會臣給與牌榜責限六
月初八日齊到金寶寺十二日前赴達縣軍門投見
若有變詐違限就不准撫即便會兵勦殺遵奉節次
差人催促前來及令哨湖廣保靖宣慰彭翰茅岡崗
長覃良佑四川領兵署都指揮李蔭西陽土舍冉震
等先後各到圍隨安宇何定通判第五德繁隨賊後
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亦督發副使來球監督副總

實又在松樹壩劫擄姓袁人家將男婦二人割耳及
割去腦皮許已顯露但因圍隨兵衆不能脫走訪得
自十一日起餘黨乘夜走散數多恐被賊首脫逃只
得設計擒拏間十五日藍廷瑞又將擄得幼女一口
詐係伊女藍云女送與彭世麟為妾意要將伊和縱
彭世麟暫且收下設計要請各賊首到哨會親會話
何定安宇令藍廷瑞毋舅族屬鮮永金等設計引誘
出官有藍廷瑞鄔本恕并大小賊老人總甲王金珠

李尚攀冷玉珍王守忠陳凱李忠相潘秀山謝金丹
張萬友趙永清余春李彪馬宗何伯陽馮軫胡德劉
伴任文輝宋金邦劉漢陽苟永清曹紀李萬良陳珊
劉渭何坤等二十八人俱於十六日齊到本哨遂被
伏兵盡皆生擒獲開關餘黨聞知散亂奔逃隨發官
兵追殺除射殺身死不曾剖殺并淹死不笑外通計
共擒斬四百四十名口顆副奪獲驛馬六十七頭匹
賊衣六十一件腦包一十一箇旗五面鎗刀一十四
根把銅鑼一面神像一尊尙帶三條道印一顆銀四
皇明經世編
林良甫公集
卷之二
計十卷
上
平露堂

官兵追緊意欲再假聽撫延緩至秋田野稻熟豈意
官兵湊集團圍深厚只得跟隨前來探知臣等先已
分布賊心疑懼遲延違限止到浪洋寺依山分營散
住不肯前來投見致被永順土舍彭世麟并各哨亦
各有人何定安午等又令鮮永金何鸞等在內設計
將各賊首誘出盡數擒獲止有小老人廖麻子一名
逃走未知存亡餘黨勦除已獲外其餘鑽林散逃
者又行嚴督各哨官兵四散分投追勦及嚴令領兵
等官并各處地方守隘人員遍搜山菁務期盡絕若
皇明經世編
林良甫公集
卷之二
計十卷
上
平露堂

散走十人以下者俱要生擒解審二三十人以上統
有兵器拒敵者方准首級耳功以杜殺總制又會
臣出給告示者發去各該州縣鄉村地方張掛曉諭
但有逆散賊黨或三五人或十數人爲一夥聚在山
林逃命者許照奉勅諭內除首惡不宥其餘從之
人有能自首免罪事理俱赴所在官司自首與免本
罪審發回籍復業優卹不許官兵把隘人等阻拏報
功如此則散賊可以盡滅地方可以保安靖矣臣等
議照藍廷瑞鄒本恕首倡爲亂王金珠李尚攀冷玉

珍等同惡相濟始稱順天括地掃地三王、一十八總旗上偽書貪王天子後收入太老人總管四十八營小老人藍廷瑞仍稱總兵官收掌萬戶府偽印遇有更換老人總甲等項印給批帖追獲見在似此罪惡貫盈神人憤怒是以天奪其魄即今有惡盡除餘黨勦散軍民胥悅地方已安此蓋仰賴 祖宗在天之靈 皇上無疆之福 聖謨神武施及遐方總制洪鍾壽盡周詳與鎮守等官叶心贊理是以將上用命成此武功臣愚陋無能不勝欣躍慶幸之至除將首惡藍廷瑞等俱發湖川二省三司等官會同取招通行解京及散逃餘黨追捕盡絕并將見獲功次發與紀功御史等官何某等紀驗外緣係捷音事理謹具題知

論盜內府財物不當輕貸疏

嚴治內侍侵盜

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守責亦專矣不謂王祀等大肆奸貪潛通陳俊等恣意侵盜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侵盜何如一起事發如是各起事未發何如中間隱侵又有不可以

皇明經世編



林貞齋公集

卷之二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林貞齋公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數計者夫當正德蠱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為中興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沒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尚為失刑今王祀等大盜客不付有司耶成化間內使張來保盜昭德宮財物奏擬處決且累掌官太監亦發海寧子充軍夫昭德之財物猶私財也尚示大戒況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於是乎出不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資漏卮羣盜效尤國計一

題私開倉廩擅收料豈侵欺錢糧事

內犯什法司

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奉御王太安郭文王川長隨段仲張仲堂姜輔閻川內使任

信等侵盜嬰養牛隻料豈三十九石倉官徐鈞減等杖罪具奏送審奉 聖旨是實全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議欽此看得刑部大理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我 太祖憊重刑獄轉於刑部而載於大理寺然後告成于天子而聽之此成法也近者內侍有犯多付司禮監似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監又似無大理也竊意終非 祖宗成法伏望 聖明將賈全等仍同徐鈞等送大理寺審錄然後付之司禮監庶幾成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林有嘉公集

內閣行司

主

辛

正法守疏

法司治獄

事請二年該太監崔文題為分謫妄捏虛詞陷害良善事切惟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本衛謂之親軍伺察諸奸細鎮撫司鞠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承樂

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 大明會典者如此 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憂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 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 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牢奸鉤弊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庸翹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銓所告崔文等涉虛目有反坐之律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 祖宗成法在 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况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只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廢 祖宗之法况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爾有拂于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 皇上念 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為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林有嘉公集

法司治獄

主

重惜事體以正 朝廷疏 遼陽府官

體軒尺一面証許之言違開職官其傷治體安得如近該東廠太監內景賢受民趙紀詞狀奏奉 欽依

差鋪衣衛官校拏解知府郭九皋等來京問理一事

已經科道官連日抗章糾正其失節奉 聖旨未賜

允納昨者又奉 聖旨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

贓私數多特差官校拏解來京待到京之日朝廷自

有處置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據

趙紀告稱因定國公家奏陳土豪久隱功田被知府

郭九皋問發伊男趙文子充軍仍許恕九皋并同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遼陽府官 七 平露堂

張守接受馬甫廣等金銀致外人命等情臣查得定

國公徐光祚於去年實有此奏奉 欽依着撫按官

會同原差科道部屬官選委公正人員審勘明白議

處停當來說欽此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

史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郭同臣與監察御史樊繼祖

戶部主事張希尹行委知府郭九皋同知張守定國

公奏內事情從公查勘續據該府勘明申稱奸民趙

紀違例投獻捏稱馬甫廣等霸占等因已經都御史

孟春會同具題外據今趙紀所告前事則是據拾原

與官員中間似有依憑城社之迹姦弊顯著法當懲

治奈何及聞告許之門選與拏官之獄况 朝廷設

官分職自有定制臣下奉法任事各有常守今天下

一應詞訟內則從三法司外則從按察司及撫按衙

門 祖宗以來守為成法况東廠原奉 勅諭責在

緝事專為京城具永平府係直隸地方遠在千里縱

干人命贓私自屬彼處撫按衙門東廠委的不應受

理又不當輒與聞奏趙紀縱有冤枉重情自當赴本

管上司牌訴若有見監人犯亦合具本奏行法司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遼陽府官 大 平露堂

應遽赴東廠首告今芮景賢昧于事體輒受民詞既

以聞之 陛下 一時未察不宜付之所司輒差官校

拏解今日舉措委于事體非宜且 陛下之言曰待

拏解到日朝廷自有處置臣謂 朝廷處置亦惟有

法而已今拏解之舉已為法外之事臣未見法外行

事而可以服天下者也且 朝廷行政貴識體要人

主為治宜攬大綱即使郭九皋拏解到日詢問合體

是實 陛下猶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頗

近苛察足傷大體設或趙紀所告涉虛九皋被誣而

狀則虧損。聖德就任其咎。今據紀一面之詞。未經勘鞫。真偽不辨。而九臬先已褫奪衣冠。身就縲紲。道路興嗟。甚非美事。風聞四方。人人解體。恐非國家待士大夫之道也。況此事根因原屬撫按衙門所告。情詞牽連。人犯頗衆。使使拏解到京。終是難與結斷。萬一盡屬虛謬。於朝廷所損非輕。臣愚乞陛下俯垂明察。示人至公。無王先入之言。勿與臣下爭勝。特降。明旨。將知府郭九臬提解永平府聽理。將趙紀所告事情。選差刑部錦衣衛官各一員前去會同。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林自唐公集
吏部郎官
九
平陽堂

查處皇莊田土疏

查處皇莊

節該戶部題。先因給事中底蘊奏稱。正德年未姦將

無籍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入之地。投獻近侍。勢要之官。具奏建爲皇莊。臨近居民。被其退賴侵占。乞行撫按等官查勘等因。已經該部議擬。題奉。欽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委官親詣各該皇莊處所。從公查勘。通行去後。續因傳奉事理。該部執論。及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另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合同查勘等因。題奉。欽依。是歲內假本重地。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姦猾無籍之徒。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間。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剝削。歸羣小。怨在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着管屯倉事兼管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錢銀。原係皇莊的。解部類進。係皇親功臣的。赴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欽此。節該部院等衙門題奉。欽依。差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林自唐公集
兵部員外
十
平陽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林自應公集

卷之二

千露堂

等前去查勘臣等切照 皇莊及 皇親功臣各項莊田所占各府州縣地方查得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每處地土動計數千百頃中間侵占混奪之弊積弊已非一朝爲厲之階實起於姦人欲盡覓地利以媚 朝廷其流之弊則壞於勢家盡奪產以肥私室其在官闕者則中官禁卒旁午肆出而郡縣恣其騷擾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肆行威斷而官府莫敢誰何御經委官查勘終於患害不除蓋由私人貴戚憑藉寵靈得少奸徒盤據窟穴足以弊政至於 先朝至極畿輔軍民剝膚椎髓之害莫有甚於此者也茲者伏荷 皇上至仁體物軫念民窮故因言官建議亟蒙 俞允之音繼因該部統奏特降諄切之旨既將管莊人員盡數取回復禁皇親功臣不許自行收受屬階禍本一旦剷除中外人心不勝歡慶但先經該部具題節行撫按衙門後續因差科道等官止令前去會同彼處巡按御史而於巡撫衙門顧未之及臣等愚昧以爲鉤擊牽強則於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林自應公集

卷之二

千露堂

按之體爲切至於檢覈田土則於巡撫之職爲宜必須彼此會同方於事體穩便且順天等八府雖曰近在畿甸然地方遼闊周延千里故撫按付以四人分理今 皇莊并各項莊田所占之地幾遍八府以正德十一年以前所有計之無慮九萬餘頃至於近年以來歲增日益踰鄉跨邑無處無之且先年祇因一二處奏辯告罷 朝廷差官亦不過一二處踏勘尚有經年閱月方得事竣今舉列郡 皇莊之多百年積習之弊一旦付臣等清理是宜舉措之間要必先有次第訪得各該撫按官員見今巡歷各在一方相去隔遠卒難期會合無查照該部原議先行撫按衙門遵照先今節奉 欽依事理一面委官分投親詣各處 皇莊逐一查出四至段落并原額頃畝數目及審有無侵占混賴等弊開具畧節聽候臣等領勅前去親詣各該地方備出告諭嚴加督責審行體訪中間或權豪勢要沮壞行事或侵奪隱占積久難明或奸猾刁徒乘機混賴或貪官傾賄枉法欺弊或冗官玩法稽於奉行俱聽臣等會按施行應舉問者

臣自拏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如此先後有序而施
爲不至於叢脞輕重有體而事理亦得於周詳尤望
天語叮嚀載之勅諭令各該地方官員文職自知
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俱聽臣等委用有公勤幹
濟者許臣等爲聞聞并廢事者許臣等劾治庶足以
振起庸常儆飭怠傲而事乃克濟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林氏公集

卷之二十一

王

五十六路

呈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八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舉明盛瑞明奉聞

林貞肅公集

疏

林俊

傳奉勅諭查詢畿內田地疏

節該欽奉 勅諭順天等八府係是畿內根本重地

朝廷累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籍之徒妄將

皇明經世編

林貞肅集 卷之三

一 平露堂

軍民田地指作空閑設謀投獻奏改皇莊管莊官投人等因而乘机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刻害以致軍民失業朕深惻然茲特命爾與山西道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公同查勘先行撫按衙門選委官員分投查審明白爾等即便前去會同各撫按官照依戶部先後題准事例親詣各府地方用心覆勘凡王德元年以後各項莊田但有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數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仍差管屯倉事兼帶督理該徵租稅

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及

皇親功臣者解部開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

人等拖欠其莊田內有成化弘治年間姦徒投獻者

一體查勘各該府州縣衛所衙門官員人等文職自

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但有事體相干者悉聽

督委調用公勤幹濟者從公旌舉敢有玩法廢事及

軍民勢豪人等不服拘管恃頑沮撓或姦猾刁徒乘

机混賴或貪官餽賄枉法欺弊者五品以上并動賊

指名奏六品以下徑自拿問重治中間事情有該

皇明經世編

林貞肅集 卷之三

二 平露堂

載不盡有益于國家有利于軍民者悉聽會同從長議處輕則徑自施行重則具奏定奪爾受茲委任須秉公持正悉心查理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毋得徇情畏勢徒具虛文自貽咎責爾其慎之慎之欽此除欽遵外先為前事准兵科等衙門開創該戶部左侍郎秦金等題查得先為開讀事伏覩詔書內一款京通二倉水火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各房倉麥各皇莊但係正德年來額外增添內臣司禮監照洪武初年例查奏取回欽此又該禮科給事中底蘊

乃爲應詔查處皇莊事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欵此該本部議擬題奉欵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選委官員查勘去後既而兵部又稱差管皇莊內臣官校數多移咨勘報等因到部臣等益加駭愕竊惟京師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師之輔也畿甸之民安則天下之民衆安歷觀前代之主無不以京師爲重者我太祖高皇帝以應天等處爲興王之地特將夏稅不時全免太宗文皇帝建都北平恪守成憲撫綏畿甸安戢人民列聖相承益隆無替夫何正德元年來奸猾無籍之徒多將畿內通逃民田投獻左右近侍之人奏爲皇莊究管莊內臣又憑城狐社鼠之勢而收租官校卽係設謀畏獄之人出入往來肆行無禁千方百計巧取橫征小民無所措手有司莫敢誰何而皇親駙馬功臣人等莊田亦皆散布其間乘機侵奪借勢混賴往往有之卒賴陛下聖明入繼大統舉百弊而一掃之故有前項裁革管莊內臣之詔有以仰見陛下強本制末居重取輕之盛心矣旬月之間乃復有此傳奉復許皇莊責令私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千露堂

管理不意 聖政維新之初乃復有此厲民之漸伐望陛下垂念畿輔根本重地將近日傳來皇莊官店事理收回成命又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催公同查勘庶幾克濟等因題奉 聖旨是先着撫按衙門選委官員上緊分設查審明白你每還去會同撫按官親詣覆勘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戶部知道欵此欵遵等因到部備行前來臣等除遵奉 勅諭親詣順天等府州縣會同前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昆今接管右副都御史孟春并巡撫保定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鳳前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琳宋鉞今接管監察御史郭楠選委官員分投親詣各該地方拘集地鄰并該里老人等嚴加查勘去後繪據順天等府經歷司各將委官治中等官王梶等查勘過各該州縣原領莊田并投獻侵占額外軍民地土各項畝數目及取具業主召佃人戶退認供結領狀緣由造冊呈繳前來臣等覆勘相同除將成化等年奸民馮大經等投獻侵占地土隨就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千露堂

給原主管業有罪人犯案行該府提問依擬發落未到者照提婦結及將查過緣由備造文冊奏徵外切照臣等擬以非才誤蒙委任奉命以來按行八府閱歷三時仰希 明恩俯詢民瘼凡係成化弘治及正德年間 皇莊及皇親功臣莊田但係奸民投獻勢要侵占者逐一盡數查出給主召佃還官婦民一切遵照 勅旨施行所據查勘遵順天等府地方各項莊田地土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退斷侵占遵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數十年來勢豪豪戶隱占之地一朝始得清明數千里內小民流離困路之苦一旦少得喘息閭閻之下莫不歡欣鼓舞歌頌太平此實恭賴我 皇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思王業之本念小民之候維新之政莫有大于此者 宗社萬年之期端在是矣而臣等何幸得以此籍手獻忠于 陛下但臣等區區犬馬之忱尚有進于是者不敢不極爲 陛下陳之惟陛下俯垂聽焉臣等伏聞農桑者天下之本土地者民食之源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林貞肅集

五

手露堂

衣食足而民無所困苦故周官太宰以九職受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蓋莫不以土地農人爲重也三代之制不可復已自秦人廢井田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穀祿不平一時議治體者罔不興慨歷代以還英君賢佐凡有志于仁民愛物者莫不隨時漸爲之制如限田之議均田之法口分世業之制要皆良法美意而一時人賴其慶至今猶可稱述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具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 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地從輕起科實于 祖宗之法略有背戾至 景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并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北地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較華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過數日之雨即成滄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林貞肅集

六

手露堂

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祖宗 列聖。益有見

于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

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補助

糧。差不致坐窮。承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

不知民間疾苦。不知 祖宗制度。妄端奸民。投獻輒

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

無糧地土。一槩占爲己有。由是公私莊田。踰踰跨色。

小民恒產。歲股月削。至于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

入站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林貞齋集 七 千露堂

糧稅猶存。徭役苦于並克。糧草困于重出。飢寒愁苦。

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爲

賊盜。柔善者轉死于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克世家

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爲良善之害。或墮入海

戶。陵戶勇士技尉等籍。脫差徭。以重困敦本之人。凡

所以威民命脈。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是

豈古今帝王治世之道。足豈 祖宗 列聖立國之

法。臣等查得各官莊田。祖宗以奉末之有也。惟天

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

一處。撥爲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

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

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現在共七十五

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于

原額已十倍也。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年間。惟

增資抵縣王浦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

年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

十月。乃 孝廟升遐之後。先帝踐祚之初。一月之

間。建立 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

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營皇

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

而 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

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真定府寧晉縣。則有鋪

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平陸縣。則有大灰窯皇莊。

在新河縣。則有偃江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

皇莊。此皆正德元年前之新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

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法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

莊。武清縣。則有灰竭口皇莊。王慶坨皇莊。靜海縣。則

林貞齋集 卷之三

林貞齋集 卷之三

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則立武清縣沙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所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驛馬廟皇莊，清苑縣開莊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化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

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奉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

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惟好用官，同政大壞。于是有符驗之請，閱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原籍之保，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出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語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立閘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閘防。凡民間撐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蝦螺蚌，堯蒲之利，靡不括取。而相鄰地土，則展轉

移築，封地包打界至，見畝徵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為

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為虐。多方招起，獲利不貲。輪官

闖者，曾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益不啻什八九

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削無餘。固是人民逃竄，而人口

消耗，里分減併，而糧差愈難。卒致輦轂之下，生理

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刻覈，逆路嗟怨。邑里蕭條，向使

此弊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感盜賊

盜起，英雄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為國。此可為太息流

涕者也。茲者幸遇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要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林貞甫集 九 平露堂

潛邸，已知其弊。即位之初，首下明詔，將管莊人員

盡數革回。乃者復采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

地土，革革之下，始得披雲霧而覩青天，脫水火而就

衽席矣。但伏讀 敕旨，猶有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

臣等竊有疑焉。然未經查勘之前，臣等雖知其害之而

不知其創設之由，為害之實，不敢冒為陛下言之。

今以臣等前所披歷實出見聞之真，陛下固當矧

然于中，亟圖所以處之矣。而况陛下聰明廣覽，益

已先得于龍潛之日。又有不待臣等諄諄者乎。臣

等竊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且天子藏富于民，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納之司農，輸之內帑，何者而非所以奉陛下一人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重闈慈闈四宮者乎？

祖宗以來，宮闈一切公用，自有成規。况九重之內，錦衣玉食，何欲不遂，顧可屈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吠畋之業，辱宮壺之貴，雜于閭閻以爭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嘗有皇明絕世編

林貞庸集

上 千露堂

此漢宣帝嘗以池臺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及苑廩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爲皇莊也。且皇之一字，加于帝后之上，爲至尊莫大之稱。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爲皇鹽，卽此三者足以傳笑天下，貽議後世，仰惟陛下躬堯舜之資，舉文武之政，何不一切掃除之乎？若此三者，名跡猶存，實足以累陛下大有爲之政，甚非臣等所望于

陛下者也。如蒙聖慈俯察愚忠，深惟國本，乞勅

該部查照臣等勘報文冊，將在京附郭大興縣地方各官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一切改爲各官親蠶，厥公桑園等項名額，勅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宮中蠶事。蓋古者天子親桑，未以耕后妃親桑，以供郊廟之服。後世漢文帝景帝皆詔皇后親蠶，以供祭服。爲天下凡乃者，收元之森臣等恭觀陛下躬耕籍田，旣以身先天下矣，茲者恭遇皇后殿下配德之初，正位之始，所宜躬履勤儉，以率天下

皇明絕世編

林貞庸集

上 千露堂

而親蠶之禮，實爲我朝百年缺典，誠願陛下大賜建興，充配皇祖，特勅禮部詳考禮經，月令祭統祭義等篇，斟酌古今，具皇后親蠶儀以進，待明年季春之月，擇日舉行，播告天下，此誠帝王之高致，后妃之盛節，閨門風化之首，而王業之根本也。將見風聲感動，德教流行，男勤于耕，女勤于織，海內富庶之效，不患不文。帝若矣，而曠代之典，又不足以爲萬世之美談也哉！其餘一應莊田，遠在各府州縣，動以千百頃計者，臣願陛下一切弛以利民，或勸墾，石

謂勅入版籍令民昭舊輸納以爲在官地土不必更
屬官闡然後 陛下明降諄切之音榜示中外盡削
皇莊及各官莊田之召一洗 累朝之弊永垂百代
之麻萬一以爲官中常年供用不能頓缺收乞者爲
定例令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官以
充支用却爲光明正大不傷大體何必虛受莊田之
名貽小民之害而示天下以自私自小也哉昔晉說
勸漢文以興起禮樂而文帝謙讓未遑千載之下賢
者惜之臣等仰見 陛下聰明仁聖至性天成堯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休貞齋集 主 平露堂
之事益所優爲此事甚順而易特在 陛下少留聖
意轉後聞耳若舍此不圖臣等以爲不惟不免賢者
之惜殆恐不能不貽 宗社將來無窮之憂伏願
陛下亟召輔弼大臣相與熟講而力行之臣等不勝
大願至于 皇親功臣 欽賞莊田臣等復有一得
之愚又不敢不重爲 陛下言之查得洪武初年公
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原定官糧私租之數
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
祿米論功定數舊賜田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 聖

祖甫定天下千戈百戰之後海內人民喪亡略盡上
地有餘彼時封爲公侯伯者又皆一時翊運佐命元
臣比今之戚晚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況以有餘之
地賜有功之臣其在 聖祖宜乎析土壤以施恩賚
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急令還官識
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爲國家之大本而人君所賴
以爲國者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
爲世祿今既官給之祿奈何又與之田是重出則適
制矣此 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勲勞大者至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休貞齋集 主 平露堂
仍有莊田不進數家查得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
近年以來 皇親侯伯憑藉寵賔奏討無厭而 朝
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
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
獻秦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
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
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馮仲名
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
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 國體大失群心

今臣等仰遵 勅旨既已退給明白然非賴 聖明
在上地方懼害何有窮已今雖亟加扶救而傷殘已
多伏望 陛下特勅該部除功臣家外將 累朝皇
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
定爲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
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
緒 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爭相希恩必須
各完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是豈可不爲
國家久遠慮哉惟 陛下熟計再照臣等查勘退各
項田土數目並是退給侵牟開豁荒鹹覈實之數比
與先年妄報投獻奏討原數不同乞 勅該部查照
一以新冊爲定移出所給由帖執照以便徵收再照
祖宗累朝儘力開墾永不起科之例歷年滋久上下
蔽于不知是以奸民敢以投獻勢家昧于奉討又訪
得山東河南等處奉例開墾之地亦多近年以來亦
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其勢與
畿甸之繁大抵相合伏候 勅旨將 皇莊及各
皇親莊田大賜處分之後一併出榜頒示該省地方

星明經世編

林貞齋集
卷之三

十五

平露堂

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查明乞再通行天下今後
再有奸民故違舊例將民間田產投獻王府及諸勢
要之家占奪至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
外則法重而人不敢犯恩溥而民得安生臣等區區
忠憫言已盡矣意已竭矣所冀 陛下丕承 祖宗
萬年鞏固之基率開中興千載熙明之運念京師根
本之重知小民稼穡之艱勵精圖治約已裕民則太
平之治可坐致矣臣等冒昧退言無仕煩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覽斷而行之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星明經世編

林貞齋集
卷之三

十六

平露堂

陳愚惻以附餘忠疏

庭杖

臣待盡瘁演尋中風疾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就醫
藥備後事繼聞有西北之報滑輓供億恐煩 聖憂
臣受知四朝叙復起廢者屢屢竟無能久于其位以
宣有微勞 陛下新政之初召臣衰以老矣又無能
久于其位力乞休致顧蒙 賜勅給役給厚歲時存
問臣疏辭未允強顏登受臣今氣息奄奄安望久居
人世者哉臣自按察使乞歸已無起望附虛壙臣父
墓之傍備納蛻焉前項致仕 恩典及身後葬年通

乞停免以爲存歿之安臣又倣古人遺直遺表之義
備有獻焉久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而容之德之大
也若粉墨大辯恐未足以服其心伏讀 明詔仰見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于斯有悔焉存恤叙復日候而
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陛下饒德克濟于湯
何有哉伏望 垂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聞
古者建人于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
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
擬三五臣容厚綿底衣以重覆疊把猶牀褥數月淤
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 國
體所宜釀有末年諫止南巡楚死之慘幸遇 新詔
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弘治間
詔獄諸 旨惟叛逆妖言黨盜奸生打着問喇虎殺
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
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 旨部寺覆奏始
有降調之 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查
非 祖宗仁厚之意卽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
歲以來舊臣謝遣殆盡 朝著爲空伏望 聖明留

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數三大臣時加延接
又有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乞引
自逆以裨 聖德圖 聖政臣舌梗意長援書難盡
無任懇結愛願之至

序

送范應禎按察福建序

也政

古者兵出于農井田志而兵寓焉要之七家一兵七
征始一過歲于田畝簡于暇日而調發于臨戎故無
召募之勞無養兵之費均以便也漢南北軍唐府兵
亦倣于此我 太祖遠稽近紹屯守之兵若然古意
內地則屯八人守二人邊地則屯七人守三人衛五
千人輪歲六石守人食月一石以歲輪充歲食二人
則歲贏一萬二千石也三七則歲贏三千石也原官
之費民賦商征有餘辦矣夫何歲久弊滋今之兵額
率耗其半田則故存也于是有贏丁之補種細民之
和佃食之愈窘糧不贏以告乏何歟予嘗發問而
執事者不能告也蓋正之方宜若可驗者聞籍鮮存
哇珍數易故疆今鄙漫不省識考之甚難也茲隱者

寧死不自實。私市者物故。冒民販者歲以深。一家仰賴焉。以法復之。則私值困償。公租無所謗。一家之生事去矣。此一怨也。欲求其端。必開告訐之門。予嘗見督屯之使。惟利得田希已功。奸軍乘氣勢奪民產。無控懇。此一怨也。豪右私屯田連頃畝。無敢發其奸官治之。則播煽謗謫。此一怨也。下官承上意。爲出入亡可否。彼售其私。我贊其責。此一怨也。則是亦怨。非亦怨哉。若罔安于位。況望之濟哉。深水范君應廟。繫望與嶺有幹局。其在南京戶部有名。今年以員外郎擢按察僉事。望書督屯吾閩。是因所熟試而驗矣。因熟試吾新衙。收有來効。就禦歲春。官陳洪載述君論屯之政曰。吾惟無適莫其問耳。職屯必利屯。若職民復利民。耶世豈有是亦示之以狹矣。吾奚有倚哉。屯是屯可也。民是民可也。屯是而詭之民。則正而曲處之是。故誤而軒輊焉。除其租以上下其直。毋泛清也。必類以爲定。毋遷度也。必簿以爲憑。毋偏任也。必師以爲聽。毋疏核也。必差以爲察。毋謀火也。必詳以須之。盡兵與民均也。吾奚有倚哉。吾仁存而義施焉。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丁露堂

幸而足。恥言功不足。寧任其咎。直之吾不知爲德。繩之吾又惡辭爲怨。哉子驚喜曰。名之下無虛士哉。是可惠吾閩矣。抑宜力之任也。國家永無兵食之憂。則有兵農故事。然豈易言哉。亦經世深念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丁

子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不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 寄燕又

吳祖培佩遠叅閱

屠康僖公集

疏

屠 勳

爲應制陳言疏

刑政

茲者天道亢旱人民失業特降勅諭文武羣臣共加

修省且令條奏軍民利病時政得失以聞臣伏讀

皇明經世編

屠康僖集

政

卷之一 平露堂

聖諭有以知 皇上敬天恤民之心修德勤政之實

直欲究循而行之非徒姑應故事而已臣僉見法曹

謹以刑政一二有當舉革者膚見條陳伏惟 聖明

採擇

計開

一乞恩例以清刑獄照得在京法司見監問囚犯每

遇天道暄熱 皇上憫念羅獄之苦特降諭旨答罪

無干証者釋放徒流以下減等發落例該枷號者具

奏都免枷號赦罪情可矜疑者多至宥赦充軍恩至

渥也然而南京係 祖宗根本之地彼處法司監問

囚犯常滿千數臣嘗謬司管錄頗知一二每遇暄熱

或不蒙此恩例再照天下司府州縣衛所監問囚犯

先年奏准五年一次差官審錄以爲常例弘治四年

例該差官止于南北直隸奏差刑部郎中二員其餘

浙江等處十三布政司行令巡撫巡按等官審錄緣

各官巡治地方事務繁冗偏州僻縣豈能一一遍歷

有司憚于申請往往預先捶楚至死以爲已便者不

能無之以故矜疑重犯奏請處置者十常二三耳陰

皇明經世編 屠康僖集 刑獄 卷之一 平露堂

陽失和亦未必不由此伏望 聖明一視同仁凡遇

暄熱南京法司見監囚犯俱乞恩例一體溥施仍乞

勅刑部查照先年差官審錄事例照舊選差明慎官

員分投審錄惟復將災傷去處不必差官行移巡撫

巡按等官審錄其各官務要上體 聖心下念民命

期無冤滯徒流以下就便減等發落赦罪情可矜疑

并應合請理者一一具內呈馳奏聞區處如此庶幾

刑獄以清而 天意可回矣

一參情法以公此附蓋律之所載有限人之所犯無

窮故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卽呂刑所謂上下比罪者也。近年以來，在外間刑衙門，多有不究情實比附過當，誠如聖諭中所謂謀擬比附不合律條，姑以一二言之。且如姦義子妻先年比姦姦

總麻以上親之妻，止該杖一百，徒三年，以其終與親

子有間也。今則往往比姦姦子之婦處，斬則與姦親

子妻無異。若姦義子妻可斬，則姦親子妻者，更將何

法以治之？此其不合律條之大者也。又如官吏給由

律稱若公私遇名隱漏不報者，以所隱之罪坐之。正

皇明律世編

卷之一 刑律 三 干正律堂

坐其罪，不該罷職役不敘，以其無他規避故也。若有

增減月日更易地方改換出身蔽匿過名者，並杖一

百，罷職役不敘，以其有所規避故也。今則有犯隱漏

不報者，亦或坐以蔽匿過名，有誤犯增減年月者，亦

或比依增減月日俱罷職役不敘，此其不合律條之

小者也。姦不知情有故誤法有輕重，苟不究其律章

之全意，而偶因一事彷彿一句而摘用之，而比擬之

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矣。乞勅刑部通行兩京

內外問刑衙門，今後遇有人犯罪無正律應該比附

者，務要斟酌情罪相當，必使罪合律條，方纔奏請定奪。至于比擬處罪之際，尤不可不慎，而摘引律文，亦要詳究律意所在，不可妄自摘擬比附，庶幾刑不枉濫，而和氣可召矣。

一慎立法，以革繁例。姦律乃萬世之程例，乃一時之

變，以例附律，如運炭運灰做工等項，此例之不可無

者也。然情重法輕，則又不可無充軍枷號等例，以附

律之不及。近年以來，言例者多有一事而二三其例

者，輕重之間，各有一例，事體不一。人難遵守，故有枷

號而不充軍者，有充軍而不枷號者，有枷號而又充

軍者，有枷號無月日，而充軍無地方者，有行于京而

不行于外者，如三五成羣，白晝搶奪人財，包攬錢

糧，坑陷納戶，打擺倉場，聚誘子女，邊軍逃回，不肯假

印批廻，爲從私宰耕牛，開娼賭博，偽造銀知情行用

寄藏盜匪，接買頭畜，縱容賣姦，開印子舖等項，各色

其例至爲繁瑣，中間亦有不諭其情之輕重，犯之次

數，贓之多少，而概施之者，或枷號三箇月，或發遣極

邊衛分充軍，甚非

聖明欽恤之意，且人之所犯莫

重于威而枷號充軍次之。蓋隣于威者也。豈可不分別而差等之乎。乞勅刑部會同都察院備查見行事例除常例外其前項充軍枷號等例務須斟酌其首從之輕重所犯之數次得贓之多少議處停當何者當存存之何者當革革之何者未備增損之何者例該不分親屬何者例該親屬殊科必使情法相當允協于中明白開款具奏定奪通行問刑衙門遵守其餘繁瑣難行者並宜革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刑律

五

平露堂

一遵律令以止深刻文武官吏除受贓枉法滿貫充軍并不枉法求索等項爲民外如聽許財物律稱凡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接受事若枉者准枉法論事不枉者准不枉法論謂之准者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今在外問刑衙門遇有此等人犯都擬以行止有虧發遣爲民是與已行接受者無異雖以禁食律果如是乎又如監臨官因公毆人致成律該杖一百徒三年追理榮銀十兩初無罷職之條今則往往擬照酷刑事例爲民又軍職有犯亦照民職酷刑革職是皆不究律意而以苛刻爲能也又如武職犯該

枉法監守盜常人盜至新殺罪名者例該立功等項滿日帶俸差操至於不滿貫并求索等項滿貫至減等杖一百徒三年者方纔革去管事帶俸差操其餘俱各照舊管事其犯該姦所部妻女宿娼挾妓飲酒例該爲民調衛帶俸差操外其犯指姦一切勿論係先年尚書王梈擬奏事例經久可行今則受贓又有不滿貫而帶俸差操之例犯該指姦而又有送兵部收查發落者南京問斷往往不一乞勅刑部遇行兩京內外問刑衙門今徒遇有前項聽許因公毆人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刑律

六

平露堂

姦囚犯務要依律擬斷不許引用行止有虧酷刑等項名色發落武職犯該前項罪名者俱照王梈奏行

事例其間果有情重法輕要行比照重例者臨時明

白擬奏定奪至於充軍降級等項具有見行條例中

間果有不常者亦聽法司查擬奏聞裁處

一平紙價以便囚犯照得兩法司日逐問理囚犯不分官吏軍民人等除姦罪竊盜逃軍等項不納外其餘不論罪之輕重與夫供明俱納紙一分以待各衙門支用先年奏准事例定有常價官紙一分該銀三

錢五分告紙一分該銀一錢八分民紙一分該銀一錢五分奈何有等射利之徒通同店家欺凌囚犯百般強攬承送吏典巧立直櫃看驗名色多方索取遂至官紙一分使銀八九錢告紙民紙一分不下五六錢官府止得常數囚犯被其指勒致使貧囚買納不前或發該兵馬司監追或送該管衙門拘辦因而淹禁致成者亦或有之事情雖小爲害非細乞勅法司凡遇問過囚犯追納紙割照依前項定價事例收受囚人銀錢在庫封貯按季委官查盤見數轉發順天皇明經世編
居康信非 刑案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府行拘捕戶兩平收買紙割送回各該衙門支用其犯該供明者合無免其納紙如此則奸弊可除而囚犯便益矣
一起老成以備委任竊見致仕刑曹尚書何喬新學識優長刑名練達廉慎有爲可屬大事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立心高古問學淵深氣節行義可屬風俗乞勅吏部博詢衆論如果二人才幹行實可取不宜在閑即便召起隨宜任用必能裨益國家
一廣恩澤以濟災傷竊見浙江山東河南三省所屬

地方直隸蘇松常鎮四府順天眞定保定河間順德大名廣平等府水旱相仍人民飢饉疲憊已極科徭不已蕩析流離在在有之誠恐盜賊因而蜂起所關甚大宜行巡撫等官加意撫恤設法預防伏望 聖慈惻念災傷特降勅各該巡撫等官務要念此人民流離顛沛之際作急用意撫安所有夏秋稅糧並鈔等件合行寬免分數內外衙門物料夫役一應不急之務合暫停止裏河馬快船隻禁索人夫各處歲辦進造物件奏行減罷所在軍士月糧宜以時關給倍皇明經世編
居康信非 刑案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加存恤操練軍馬慎守城池凡救荒賑濟安民方略宜至便宜區處以和人心係地方爲務蓋事貴見于未然不可不有以撫恤而預防之也
一禁奢靡以厚風俗蓋財者民之命生齒日繁則財用日耗以日耗之財而供日繁之衆財安得不竭財既竭矣民必貧困又何暇于治禮義而欲不爲奸盜者幾希今兩京風俗豪富之家往往競爲奢侈服飾器用僭踰禮制浮靡浪費罔有紀極凡遇婚娶等項必極觀美修齋設醮街連巷接甚非美事先年累有

禁例日久玩視。恬不知懼。京師四方之本也。京師如此。四方可知。故以蘇湖一帶地方言之。巨室大族。爭相効尤。有嫁一女。舉一喪。而田產爲之蕩盡者。推之其餘。無不過。風俗靡廢。大爲可慮。乞飭都察院。申明舊例。衛榜禁約。仍行南京都察院。并各處巡按御史一體禁革。兩京者。聽巡視官按五城兵馬司糾。諒在外者。聽巡按御史司府官員究治。敢有服含。殮式器用違禁。及婚喪等項。不依制度。越禮犯分。務極奢侈者。問發如律。照例發落。庶幾人知警惕。財用可節。而風俗以厚矣。

皇明經世編

屠康僊集

九

平露堂

一嚴啓閉以蓄水利。旁見浩頭上中下三閘。謀沛縣地方。最水勢易涸之處。名曰金溝。淺先年曾設主事管理人。頗稱便。既而革去。今往來豪勢之人。因無管攝。啓閉不時。商民船隻。妨候月餘。不得經行。阻塞河路。莫此爲甚。錢弊百端。不可枚舉。雖有管河郎中。又在別處仕坐。禁令不聞。人無忌憚。況此地舊有公廨。不須修葺。乞飭工部。行移管河郎中。當時在彼仕坐。遇有振運盛行之時。往來閘河一帶。嚴立啓閉之法。

禁革姦弊。庶軍民兩便。而河道通利矣。

一專委任。以督海塘。蓋海塘爲浙西之患。其來尚矣。跡其所由。非惟委任之不得人。抑亦督理之無其法。以故隨修隨壞。木石等料。每歲浩費數萬。皆民膏血。而多被包攬之徒。預領官價。通同管理官員。百般侵盜。爲害不可勝言。是修一海塘。而生二三海塘也。今歲運石。明歲運石。人無休息。今年修理。明年修理。迄無成功。安得有如尚書周忱者。而爲之經理乎。雖有水利僉事。而地方廣濶。不能專理。乞飭工部。從長計議。令地方工力艱苦。海濤洶害。不測。轉行浙江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公同查驗。見收木石等料。若干。未收若干。計其修理大槩。應該存積若干。如其物料已數。不必再行派優。以避民困。若是有名無實。務要追究。物料下落。以備在官之數。坐委廉幹官員。遇有損壞。即時修理。務爲經久之計。勿事目前之計。舊管收除實在文冊存照更替之目。挾此查盤。以杜侵盜之弊。年終造冊繳部。以憑稽考。勸懲如此。則官肯効能。財不妄費。而地方永賴矣。

皇明經世編

屠康僊集

十

平露堂

禮記集解

郊祀集解

臣猷以凡庸叨司風紀茲當 皇上繼體收元之初
正朔天永命之日百歲維新萬化攸始百卜郊祀籍
田幸學三哲大郊祀所以敬大尊 則祀典之載于
經者自虞舜肆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爲受
命而告也虞占而下莫詳于周禮禮記思文之詩郊
祀后稷以配天我將之詩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蓋
以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郊祀而配祖者大報
本反佑之道也至于以時以樂以牲以器之類各有
卑明經世編 卷之一 郊祀集解 千露堂
其義降及秦漢唐宋或郊或不郊或合或不合或祀
自帝或祀黑帝其祀不同或三歲一郊或過期不郊
其制不一甚者或以求仙而行或以祈嗣而行皆出
于道家者流怪誕不經瀆亂非禮無復古人報本反
始之意矣殊不知天卽帝也帝卽天也以其形體而
言故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故謂之帝其實非有二
也安得有如異端所謂天皇太乙之說者哉我 聖
祖龍興定爲天地合祀之禮 列聖相承以 太祖
太宗配享一用古禮參之周制分命羣臣各獻二十

四壇其儀文制度至精至備三代而下祀典之正未
有如我朝者究其所以宥密緝熙顧誕低肅此則歷
代敬天法祖之大略也籍田者所以重農厚俗致之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
辰天子親載耒耜播之千畝侑介之御同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
九推又曰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樹蓋天
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爲祭祀之粢盛而必躬爲之耜
以爲天下之農民師先爾天子旣身爲之師先又必
命田畯之官以督其耕其重農事如此辭命官曰食
哉惟時播百穀成王戒農官曰敬爾在公王釐爾成
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其見于書有若
無逸其言稼穡之艱厥後漢之文帝詔耕籍田以給
宗廟粢盛又親率羣臣農以勸之賜民田租之半景
帝親耕后魏桑以奉宗廟桑盛祭服爲天下先自周
以迄唐宋莫不以此爲務然躬耕籍田者必祀先農
我朝 列聖躬祀先農親行籍田禮如古制具有成
法誠以民惟邦本同邦寧民之所恃以生者食食

之所賴以足者農耳。幸學者所以崇儒重道。天生孔子。實萬代帝王之師。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蓋學校禮義之所在。聖賢道德之所宗。萬乘所以親臨之者。雖曰以聚賢。歛才而實以崇儒重道也。漢明帝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傳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尊養老。更饗射禮。唐高宗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太宗召純儒耆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奠。命祭酒博士講經。賜帛。增廣學舍。宋太祖太宗數幸國子監。詔講易卦。堯典。說命。哲宗詣文宣殿行釋奠禮。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之數。君者。雖非三代庠序學校之比。而其所以敬仰休風。循古良規者。殆亦可取我。聖祖首建太學。車駕親臨。列聖相承。率循是道。所以勉勵師生者。諄切詳備。語以聖人爲學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功。具載。御製五倫等書。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正在。陛下今日之舉耳。之三事者。其禮相因。其事至重。不攷古無以証于今。不質問。無以探其本。伏望。皇上念茲三事之大。不徒循故

皇明經世編

居康傳集

加記籍

田幸學

平露堂

事之美觀。必求行三事之實意。特勅館閣儒臣。曾建侍從。講求郊禘配享之禮。思文我將之詩。法三代以上所行之善。監泰康以下所行之失。然儀文不備。難以合古。誠敬不足。無以格天。必真知上帝之享。享于克誠。黍稷之饗。不如明德。必仁必孝。善繼善述。則一陟一降。在帝左右。而感通之妙。上帝居歆。億萬年之丕基。兆于此矣。所以籍田者。必求古人分井經界之法。幽風七月之詩。周公無逸之篇。我。列聖重農之訓。必崇節儉。以爲裕財之本。必薄稅歛。以爲足食之源。禁游惰。則爲之者衆。省力役。則不奪其時。正經界。不爲外戚之所占。均田里。不爲豪戶之所侵。貴五穀。賤金玉。務農。益種樹。如此而帥先天下。宜其德意。作其農功。勸相有方。食暴不作。則仁心仁聞。天下被其澤。而勸農之政行矣。所以幸學者。必尊德樂道。以正天下之人心。親賢納諫。以厚天下之風俗。師嚴道尊。如學記之所在。敬怠吉凶。如丹書之所戒。如此而帥先學校。則人倫明。教化興。風俗丕變。人才彙興矣。切見先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編。具載修齊治平之

皇明經世編

居康傳集

加記籍

田幸學

平露堂

道依經據史引物連類言天必有徵于人語事而不遺于理善惡必鈐糾日計明誠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陛下於經筵講論書史之中常以此書進講仍以別冊置之便殿以備清燕之覽則所以事天重農崇學以隆聖治之禮舉不出于此矣

記

重修海塘記

海鹽海塘

東南惟海事爲重海鹽海塘之設所以禦潮汐之往來界波濤之噴蝕斯塘一圯民爲楚溺所係甚大也皇明御世編

卷之一

著康僖集

海塘舊名太平塘在縣東一里今僅半里洪武年間潮汎泥圯故岸朝家屢命臣工修築石塘計二千三百七十丈餘永樂三年仍爲風潮圯毀命通政等官按治勸調蘇松等九府修築堅完歲久復頽宣德年間巡撫侍郎聞忱命工增培土石其患稍息正統九年秋潮大作圯甚迺于裏岸重築新塘景泰五年因舊址廣修鳩工役人數舊更新外砌大石內實瓦礫其工爲省建武貞武龍王祠于塘上成化八年風潮大作所築石塘悉皆傾圯二祠亦不存數年之功爲

之埽地引視修理仍用舊石壘砌粗完而已至成化十三四年風潮連作塘復傾圯時有提刑副使楊瑄省修築照鄰縣荆公塘式取材堅砌內用碎石土瓦

與實頗能殺勢歲久風潮塘之存者十無一二弘治年間予爲大理少卿不忍民之楚溺官之匪人事之

無法爲費不貲出民膏血顧不逞之徒觀俗誤事今年運石運石人無休息今日修塘明日修塘迄

無成功是修一海塘而二三海塘也上疏報言海塘之弊

孝宗皇帝可之得下工部議行修築募工督

理下施木椿上加巨石縱橫交疊內外收縮厚築土

防通計重築塘南自藍田塘北至丫叉塘以大計者

凡九百餘居民可賴矣朝廷注意東南水利簡任

河東韓君士賢通判善郡專司水利而海塘其大患

也韓君殫厥心力講求沿海利病詢察舊制得失

考數千年海塘衝突之所下究數百里海塘建置之

形歷歷如指諸掌躬循周覽說者謂惟所修臥羊坡

者爲得法即鄞縣荆公塘之制也閱二十年而始衝

圯視諸作爲堅久後有爲壘砌者舉不能及則悉處

置大率一如荆公塘之式因海之勢順地之宜經始于正德八年癸酉落成于九年甲戌不閏耕而工訖贊之者今海鹽令朱君寔昌也爲費四千有奇石六萬四千椿木二萬六千石匠一萬二千夫三萬九百視昔之費十省八九自教場塘逕運而周一百四十丈翁家塘土塘皆六百五十丈丫叉塘二千三百餘丈陂浦塘一千三百餘丈他如龍王塘談家塘又數千丈塘高二丈八尺疊石一十八層視昔之工十加六七無侈觀無浪費民不告勞財歸實用厥功既成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嘉興

海爲安流矣

重建陸門橋記

橋梁

嘉興郡當水陸之衝一水奔駛而西匯于崇德界者曰西運河去北折遮而東以達吳江者曰北運河邑秀水所治也開隋大業間開自京口疏至餘杭自樂天所謂平河七百里沃野兩三州者可徵我朝因之以通漕運厥利博哉平陸沿堤北下支分派別或滙雪川或過諸溪或入震澤人則輿梁小則徒杠在在攸濟去城西南若干許有鎮曰陸門士民環居而里

河臨右道傍有一川北注界絕通途宋泰定間作橋其上以通行來歲久朽泐行人苦之宣城劉君景丞邑曰吾職在水利可使此橋終于不治乎歸告邑長周君懋文周君乃布令曰義本人情願施者聽於是者民義士相率樂從各出私篋權材鳩工悉復橋之舊而石堅工良規制益闢經始于正德某年月日而某月日落其成功不役民財匪公帑而樂施者爭先恐後翕然而橋成行旅往來居然不知衆感躍稱頌曰書其績而予記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嘉興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盛翼進隣汝
鄭重光古愚
選輯

李
奏疏

疏

論西北備邊事宜三

西北邊備

李傑

臣竊惟四夷之中北虜最強永皮毛食肉酪以射獵爲生以畜牧爲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烏遷鳥食明經世編

李傑一公疏

西北邊備

李傑

東寧得而制北歲以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邊者苦於驅掠內郡者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其效千里騷然上勞宸慮臣嘗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上遼遼鳴鞭即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糧不繼且其來如疾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獲而歸况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賞號令不出於一進退不來其機北虜之患何時弭乎臣謹修陳營今備邊之左切者六事

一曰守要害昔成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爲固

唐張仁愿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開靡不招今也受降既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延緩以至卒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能北徇受降據虜心腹亦須東虜空虛遣兵搜刮按漢遺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於一時終獲安寧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茲地久曠懸隔內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來不皆守此乎何以不屑於虜也

皇明經世編

李傑二公疏

西北邊備

李傑

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二曰足糧餉夫千里餽糧土有飢色故晁錯論備邊之策曰先必積穀尤國建破虜之議必先務屯田今河南內地土皆肥饒種宜五穀使要害既得城壁完固分兵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之願徙者與發謫之富徙者以充實之獨其從後俾之開墾既無戎馬蹂踐之虞必有稼穡收成之利不數年後積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輸避邊氓之困矣三曰用土兵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切識戰陣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

以必也招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營卽其豪傑而使爲之師授之田宅以安其居旁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卽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實績功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之音則悲痛傷心望塵來之羣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萬也四曰將將帥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卒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具國予敵也故勳貴可將則將之以不戚而鐵行伍可將則將之以不疏而深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勿令以監臨之權干焉則使之得以恩信義其心陳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於將帥咸思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於敗師哉五曰明賞罰賞罰有功罰威不弛取將之道誠無越此然上功之際有後破掠之人以冒賞者如此而罰弗及戰鬪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阻生者如此而賞弗及是宜申勅憲臣嚴賞罰其虜入之時某所守將某出兵與戰捕虜斬首若干以聞而賞加焉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某地守將某關壁不救被虜生

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罰一人而千萬人懼矣賞罰既明其有不思自勵者乎六曰修武備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不以夷狄之盛衰爲憂喜而惟以武備之修廢爲安危今天下全盛北無耶律之強西無元吳之黠然而二邊之兵僅健自守以言乎將有鳴榔祇掌之風乎以言乎士有投石超距之氣乎或虜騎悍多幟張皇賊號飛書告急朝廷必爲之命將出師以振之至於京軍之出又有不可言者名雖溢於尺籍身半役於私門或未知坐作擊刺之方或未聞方矢鞍馬之習簡閱惟視其牛貌剪杜不問其才能將非素練之兵兵非舊屬之將猝以臨敵能無慮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束土鋤耒耨戶臣請當此隴旁未甚盛時外而各邊命重將一人俾專守一面乃選文臣之有謀畧者參其軍士恒使利器械明紀律遠斥堠養威力寇至則張聲勢以遏之寇去則疎險隘以邀之責以分地不得施相推倚如此則勢專志一是輔修矣內而京衛精選其驍勇者十五六萬萬人爲一營各舉將畧之優者一人統

之明其訓練不令驍悍具資常備征討或虜騎充斥邊塞不支則令其人率所素健以臨之如此則兵氣將意將識一掃是惟不戰而克矣夫內外之武備既修中國之形勢自壯設醜虜趁隙不援則未天討罪雖深入其地亦傷其巢穴可也夫何區區避境之足慮哉

軍 秦疏

論

論西北備邊事宜

董 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西北邊備 下 露堂

景時各邊諸將多 祖宗時閱舊臣其遇敵決機斷危致勝者常親經拍殺而身爲夷狄所知及所破疆况其在邊日久威信素著人樂爲用今父老子繼惟膏粱是習而輟器罕聞聲色是娛而軍士同恤夷狄啓釁此其一也景時王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上無不在行然未嘗不參月十者益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聞山川險易皆其所知夫決強弱皆其所料今番直之兵南人過半性多軟怯體不耐寒視風沙刮面聲鼓震天不免喪氣一與戰鬪輒爲所輕或秋啓釁

此其二也 祖宗以來凡出師饋餉輒輓居多然

屯種之利亦所不廢且以一半之食日費一升一馬

之飼日兼數束曠日持久其費無窮陸陸車輓其艱

有限以有限之資而給無窮之費雖有知數莫能當

之今屯兵一切不用而惟整漕足資一或不樂則人

馬俱困夷狄啓釁此其三也 祖宗以來凡命將出

師未嘗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於功過或有或罰務

律適中若 聖祖之待承成侯薛顯 太宗之不赦

奉人征討有罪官是已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欠明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西北邊備 下 時堂

况論功之人多徇偏弊親冒矢石者或不沾寸賞托

名行仙者或皆得全功遂使六軍之士置諸怨嗟遇

敵之來不肯戮力夷狄啓釁此其四也其餘事勢或

縱於偷安或膠於一定或疎於控制或隱於上聞皆

非祖宗以來所以制治禦戎之道故臣敢昧死條其

事以聞

其一曰擇名將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取將

之方在乎擇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

馭在乎黜陟今邊陲名將可數不踰二三偏裨麾

勢或有之而名位不著一有緩急將焉領之臣愚以爲起今無事之時正當錫勳在廷諸將及訪求各處有智勇結畧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哀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諄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充滿中外則國勢自尊因威自立雖有寇至不患無備矣如漢得一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爲之畏却宋得一韓琦鎮定則范仲淹在環慶而西賊爲之破膽用人以望此其皇明經世編

李薈二公集

西北邊備七

平定堂

驗歟其二曰增土兵臣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顧家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調遣其間南士驍勇之最者僅足以當北士之老弱者又不必言也何者南北風氣既殊人之勇怯自異嘗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往年滿賊背叛朝廷命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間土兵恨不得一飛往及日觀烽火耳聞砲聲父子兄弟卽私相慶幸以爲可以獲利可以立功其餘諸將驗

勇者改樂從行老弱者皆恐出戰比至元惡成擒虜虜皆結大率皆出其誘導計畫效用力功臣切料今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漠水少欲直搗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人但於東西中三路各設屯堡一遇剽掠卽分投截殺靜以待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臣又聞近年各堡官軍一遇虜來卽堅閉不出候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爲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以爲除見在土兵之外更宜多方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隆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倍精而財不虛費不患無可用矣宋臣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言兵脆弱賊常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用兵以募此其驗歟其三曰廣屯戍臣聞千里裹糧士有饑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百姓困於饋運四方苦於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費圖永遠者不惜暫勞然能克一分則民亦受一分之益臣請以往事言之漢時西羌先零屢爲邊患宣帝

李薈二公集

西北邊備八

平定堂

命趙充國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兵
費遂度額至金城固上方畧比卜開屯之議廷臣皆
以爲不復後幸以此而坐困西羗然今河套可耕之
地已盡爲虜之畜牧欲就屯種斷無可能臣嘗以地
理考之若之金城卽今之蘭縣相去河西不遠其間
充國之所強理故也必然具在但不知其地或以歸
民或見有屯戍其歸於民者決不可奪其見在者亦
必可耕且以一夫百畝論之其穀粟既可食數人其
稿稊亦可秣數馬較之儲運亦大不同况三時農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西北書十 平露堂

一時講武又古之良法料今河虜雖號猖獗然秦深
冰洋亦難渡蘭縣之故蹟既有或夏有可耕處所
宜今夏夏就耕秋冬出戍或又可免各處徵調之勞
其其過諸虛有可耕者亦宜依此立法如此則兵食
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昔漢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
而匈奴竟不敢侵唐賈誼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
收粟十餘萬斛豈非其明效歟其四曰明賞罰臣
聞誘人之方惟利與名又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
堯舜不能治蓋賞罰國之大柄於出師尤當重之必

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服斯能奔走
兵士而得其先力也近者二邊用兵朝廷未嘗不
嚴賞罰之典而貪功冒賞者隨舉輒聞雖曰功疑惟
重不必過求然一於優容恐亦不足以致人之服臣
請以社事證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生
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位大臣吾所取信而乃
下同爲詐欲勿議得手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日
河套之捷亦不能無類此者賴聖天子明見萬里
再命覆實遂使冒貪之風由之頓消臣愚以爲自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西北書十 平露堂

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責以連坐必獻俘獻者乃得
論功冒獲者一切不與杜權責幕下之私作六軍敢
死之氣其失機喪師辱國者則真於法不爲已甚者
則肆赦而責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
其用矣昔漢文帝赦一魏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
李靖使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
是四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於論妄
不泥於成法不疎於控制不隱於上聞又在乎將
帥之得人耳至於擇將帥之善操予奪之機又在乎

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
曰式爾爾猷。淮夷來復。此之謂也。

則

乃卷之終

公集內也
上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

華亭

陳子龍園子

文徵壁尚木

選輯

徐子遠園公

周立勳勸尚

張宮處中黎開

程宜墩文集

集

送都司蕭君赴四川行都司序

程敏政

西陽分寓

四川去京師萬餘里而行都司治建昌鎮六衛之帥

以控扼諸番尤西南重鎮也適者兵部以擇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西陽分寓

蕭君大用受命以往鄉進士馬君謙合請綱友壯

其行乞贈言於予予不及議蕭君然密謂之語神聞

而得其人矣蓋蕭君承其先世之烈數令詔使虜庭

從征伐起忠義衛正千戶至會都指揮事督各勇功

出列營諸校之右故總戎者以將才薦於兵部而

上取用之如此豈非得人也哉建昌古越雋地南接

滇池西望吐蕃歲時之變徇然國家承平百年

王化之漸被者日廣而邊陲之計足以保邊守較

茂爾之風足以興俗近者諸番人歸自汝之患則建

昌之為樂上也久矣蕭君提一道之印而守其土撫

其人固紳乎有餘地矣或以為蕭君風將且有志於

功名疑建昌一道不足以盡其才者是亦不然千里

之行始於足下所以試之者固將有以待之也君豈

可以所轄為荒服分闕為偏師而遽忽之也哉觀象

之後簡其士馬修厥戎器廣屯田禮師儒毋狃于宴

安而常若寇至使西南號令斬然一新又以具暇日

履涉山川指其不毛之地曰此諸葛武侯之所談笑

而禽孟獲者也按行城壘撫其樓櫓之具曰此李衛

公所經營而奪蠻險者也忠賢往矣遺跡具存慨

然興起於百世之上而思見其人焉則三軍足食諸

番歸風朝廷無西南之虞而方面果不足以淹君

矣大鎮元戎之選彈躬橫王之責皆上之人懸之以

待諸將之有功者蕭君勸武

雲中寄興詩序

雲中寄興

戶部郎中瀛海戈君勉學之督軍餉於大同也實應

的君敬樂作雲中寄興之同觀之予惟大同西北重

鎮古雲中地歷代宿重兵備禦而我朝益嚴守備

宿將建牙于斯而軍實所需必付中朝才諳之臣勉之俾以里書從事文武大吏不得與其間爲法之嚴在吾勉學者蓋遼遼也方今聖天子在位屢以偏師出塞虜益北徙而諸將亦屢以捷告烽燧稍閑牛羊被野而邊人之晏然足食也久矣勉學職事之餘輕駕徐出以接行其山川考覈其營田下馬而坐展卷而賦四顧悠然景與情會而忘其一日之勞固君子所不廢也雖然子則有進于是者夫以吾勉學長身豐贍氣度軒豁有封侯萬里之相而又當盛年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要津領可以小就邪昔張魏公幹辦公事于黑河徧行邊壘而進其老校退卒于頗頃發帳之下相與覽觀形勢指授方略以詢夫戰守之宜與其前人成敗利鈍之故後起疎遠而位將相受鉞專閫於四夷區畫邊事如指諸掌卒以成攘夷之功而名後世蓋占人之所謂奇與者如此非徒流連光景以相慰勞而已此贈言之意也

贈豐潤伯曹公奉

勅總南京操江兵

提督操江

自六朝五季興宋之南皆畫江以守而江防重于諸

鎮我高廟自淮而渡江定鼎金陵遂一中原而江防視前代益嚴每操江之日馳驢相銜旌旗蔽空所以緝姦宄奠南服者甚盛故制總操江兵者一人非世勳宿將莫預茲選或難其人則勅南京守臣兼領其慎之如此弘治紀元之歲今天子始朝羣臣以南京帝業所基而操江之帥關用廷臣公議命豐潤伯曹公賜璽書以行行之且諸與公舊者相率餞於郊且俾子贈之言蓋聞都南者莫利於舟師都北者莫先於騎戰我國家自文廟徙都北京置三營爲居重馭輕之策而南京操江之備乃習故常戰具弛焉莫之振有識者恒以爲憂先帝寺用南寧伯毛公始克修復舊規積用有成進副居守之任而曹公代之公議所歸殆不誣哉昔漢穿昆池以習水戰魏作玄武池以肄舟師勦遠略圖非常皆不足尚惟我高廟拂風沐雨以平僭亂作生民主爲聖子神孫立萬世之業率用舟師其遠蹟尚可考也然則操江之任重矣矧今天子嗣大歷服之初首以慎選而用公當不求所以副之者邪惟公之考莊武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在先朝顯有舊功，職在冊府，爲中興名將，而公以元孫敦尚詩書，克繩其武居宿衛，與京營積有年勞，非建功一時者比。吾知其往也。士心豫附，軍政修明，上足以答聖天子授鉞之心，下足以顯其先元戎登壇之教。使江陽得人，過前代遠甚，斯亦無負於故人之所以期公者哉。先少保襄毅公在遠東督餉時，與莊武侯同事交好，公嘗受學館中，故予於公有世誦之雅，獲預誦觴之末，因序其事以贈。

送行人王君使朝鮮序

奉使朝鮮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千歲堂

弘治乙卯春三月，禮部言朝鮮之有事也，宜遣一行人在致禮於其國，詔可。惟時行人王君獻臣實受命以行，凡與君同年舉進士尤厚善者，簡討郭君瑀而下若干人，贖餞之，且相議曰：敬止少年，俸半儀，如詞翰還千衆而使遠外，名一旦聞九重，臨遣之日，賜一品服視他使爲榮，然求所以副茲命者，宜請教於君子一言，乃託吾宗人果及揚君志學以來，謝不獲，則爲之言曰：朝鮮古箕子之封，履視諸蕃，獨恭順辭有諒，賜有謝，元會聖節諸大禮歲必四三至，其境

去遠水不三百里，而近館傳相望，無瘴癘險阻之虞，其人業詩書，比內郡，擊毬如禮，無頑獷犯順之習，使事可成也。然天下之事，或歿於易而成，於難，彼使而涉瘴癘險阻之虞，當頑獷犯順之習，勢若難爲者，顧一切以蠻貊處之，揣其罪昌其詞，宣上德威而奪之氣，使其知誓而感焉，斯無不得其懷服者矣。若朝廷則何如其處之哉！純以蠻貊待之，則彼固我之近藩，業詩書比內郡，不可以純以中國待之，則彼終以譯而通其漸，或至于狎侮，亦豈法之得哉！必吾之所自處者，介可異教，可慕上以見中國之尊，下不失綏遠之義，使朝鮮之人知天朝使者秉禮達節而善於其職，若此，各不愧皇華之選，行足稱品服之華，此敬止所有事也。予又見往時使朝鮮與安南者，多喜以詩賦相倡和，爲長雄心恒疑之。夫周爰咨詢，而陳詩以觀民風，古使臣之職，殆不謂此。如以詞華墨妙自矜，諂而與蠻貊爭勝負，讓過於彼十倍，藝焉爾，其何繫於使義之得失也哉！此亦敬止所當知也。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六

千歲堂

「統綱」詔用儒臣一人告即位於朝。麟禮部以予
在「簡」聞於廷予不佞亦乏誤。清官首不果行然恒
以不得一覽東方山川之勝為懷於敝止之行。竊有
美焉故既序其事以贈而申之以規。將見使事之真
無難也。此諸君子之意也。

太傅兼太子太師江伯陳公壽詩序

弘治戊午春三月哉生明。皇儲初授經于文華殿
前。則加恩文武大臣若干人。惟時太師兼太子太傅
江伯陳公加太傅。仍兼傳青宮。入五月而詔贈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七

曾祖平江恭長侯。至其父熙國莊毅公。三世皆保傅。
煥號崇賔。前所未有。又兩月而為公初度之辰。逆其
甲子之所經三百有六十矣。因馬都尉樊公於公為
親家。重其上壽伊始。而公之休也。公諸勲戚播
之詠歌。若干篇。將以季秋廿有八日。舉一酌慶焉。屬
予為之引。惟天眷皇明。昇之世臣。以光輔熙運。
比於隆宣盛矣哉。而予竊有祝焉。寵榮壽考。世豈無
之。而君子所重者。名與實。謂之為難明。不惑。雖歷選
等。亦不能人特指誠之不假。奚貴焉。公生而況。雖自

志。中。英宗憲考暨今天子。出入中外三十年。凡

召臣重務及大典。禮必參預計行。禮成上倚為重。而
其大者。鎮二廣。則宣國威靈。討險阻。勦賊數千。還所
掠餘萬口。扶弱拯危。頒衣載寧。其功甚偉。總漕十二
年。善撫士而寬心于國用。前後所陳百餘疏。興革之
際。其利甚博。河決張秋。積屢壞。公相度事宜。疏原壑。
歸為安流。人免于墊溺。其惠甚久。此三者。寧之基也。
然不能不沮於見忌。而忠格自將。不易其守。故公議
歸之而。聖眷加焉。以殿嚴之尊。兼自輔之責。視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八

舊勲宿德之臣。殆無與議。非名實相副之為難哉。恭
我公當文皇使都北京。首總漕府。俗國足兵。號良將。
其漕規踵行至今。莊毅公嘗將偏師靖閩寇。一時大
將多賂敗者。獨莊毅公得進侯封。賜嘉獎。蓋其先所以
培其家。朕其速。公嗣其遺烈。而光大之。若足。豈偶爾
得得者之可比哉。崧高之章。壯猶之什。對揚王休之
什。見於二百篇尚矣。雖近代聲律。不可以差次。而本
於貴齒好德。感上誠恩之誠一也。然則諸公所為。敦
履者。豈直游從之好。姻婭之私哉。祝公之壽。上佐

大子。整六師。警四表。保不平之緒。以昭上天純祐有
明之心。如漢營下。如唐汾陽。如吳之延州。來季子。則
公所重於天下後世者。又不啻今日而已。公自號雲
谷。通經史。如詞翰。厚與不佞交良厚。非一日雅。且在
官僚。宜不可辭也。遂附書於簡首。爲說者先焉。

弘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弘明經世編

卷之終

弘明經世編

卷之終

九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二

徐宇遠閣公 陳子 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勅肉

錫山楊世愈爾韓泰閣

楊中丞奏疏

疏

楊 璿

題爲議事事

湖廣事宜

先該照得各處巡撫官員在於邊方者例該每年四月在於腹裏者例該八月到京議事臣所管去處係

皇明經世編

楊中丞疏

湖廣事宜

平露堂

是腹裏議事之期合於八月內到京緣臣今年四月初前來巡撫地方廣濶急難周備合無照例於八月到京議事惟復止將該議事件開行該部會議具奏候至來年依期赴京等因

計開

一件利便事據湖廣襄陽衛申稱本衛旗軍俱各滿守漕運等項所有月糧六斗妻小老幼赴倉閭領糧官斛止是五十餘有一斗等候月久後放銀識字人等延捱稍留冠落入已以致旗軍之家嗚缺食用合

將放糧斛而改造六斗使一全閭回家人無侵欺等因具申照得前項弊端累禁累犯終難革絕今申前因誠爲有理慮恐別處亦有此弊合無通行各布政司直隸府州查照所屬官倉但該放支旗軍月糧六斗者各與量造六斗官斛較勘清切印烙完備仍於斛外大書深刻某倉六斗官斛止用放支旗軍月糧不許別項行使字樣降發該倉按月旗軍閱視逐斛唱名支放則禁令不煩奸弊自革

皇明經世編

楊中丞疏

湖廣事宜

平露堂

府州縣所在流民今官府文移及上下軍民不分伊曹無附籍悉稱以流民名且其已附籍者羞惡流民之名堅自稱曰下戶而本境之內世居之家無所分辨故別稱爲老戶辭義不順各稱俗陋不惟告爭等件及案牘之間開寫欠矣抑且已經附籍與未附籍流民混淆無別會同欽差分守右叅將都指揮同知王信議得合將前項府州原有土居人戶稱爲舊民逃來附籍人戶稱爲新民其奸頑展轉不守附籍者仍前目爲流民如此則事寓勸懲而泥籍轉徙者愧

耻止格辭有分別而文籍開載者平順可觀

題爲地方事 地方事

照得荊州沔陽等衛德安長寧等所江湖空曠山林阻深自前全設官軍期以控制要害近年以來爲因征差亡故消耗過半且如荊州左衛原設旗軍八千三百三十五名見今止存二千三百八名內除下屯四名老病幼小一百五十七名不堪差操其餘與同沔陽等衛所旗軍儘數選撥前去廣西及清浪桂陽靖道等州臨武南漳穀城等縣守備并償運京儲等項其原數不足及凡遇逃故又將餘丁盡行贖補去訖連年在外不得休息以致衛所空虛兵備廢缺城池坍塌不能修理甚至門鋪等項無人巡把雖是多方督理奈緣人力不敷卽今荆襄安沔水旱已六七半年軍民普餒飢荒措濟莫能周給盜賊蜂起愈摘愈滋所在流民動以萬計反覆轉徙恐難撫安會同欽差分守荆襄南陽等處右叅將都指揮同知王信誠得前項地方連遭饑饉難比尋常來年春夏之交必足益見窘極况今十月十一月內各處山野草木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法于二月內雪氣陰一兼旬不解二十六日午後尋丈之外不辨人形民情久寧遠近窮迫緣清浪等處

平息已久前項軍人止於景泰年間暫撥守備實非舊例而廣西軍士屯聚亦多乞勅該部詳議荊州等衛所官軍除於南漳穀城等項差占難動外通將廣西并清浪桂陽靖道臨武等州縣後撥守備之數放回本處操守城池一以鎮安人心一以防禦奸宄倘或違警亦得調用再照荆襄德安沔陽安陸五府州所屬多係裁減衙門見今缺官管事仍乞將朝覲官員內有黜罷者照缺急選前來管理庶於治理不致誤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題爲防禦地方事 官軍操守

據襄陽等衛申稟備案欽差贊理軍務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堯行文該鎮守湖廣太監郭閔總兵官右都督李震題據湖廣都布按三司呈議湖廣衛所官軍數少一守不敷若非輪班操守未免顧此失彼况今邊衛二士消耗守備官軍掣回數多合令荆襄夷陵五衛所頭班二班官軍一班赴邊守備

一十四日商學守城池等因兵部依擬於成化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准轉行到衛中票到臣查得先該監督軍務太監尚書總兵參將都御史唐慎等會謀荆襄久安長治良策內開襄陽衛荊州三衛并夷陵千戶所官軍先年俱在本處操守流民不敢為非正統十四年靖州等衛官軍征進麓川等處邊城缺守首賊出沒將荊襄等衛官軍調分兩班輪流備禦以致千斤劉等伺隙為非今雖殄滅勞費實多合令頭班官軍照舊備禦二班存留本處操守遇急易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定堂

調用成化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奉准欽遵外續該分守荆襄等處右憲將都運使同知王信為防禦地方事見得四川納溪等縣與大垵山都掌逆賊流劫緣地方接連荆襄已屬山等縣誠恐侵隣以致流民乘機倣效乞將荆襄安陸五衛漕運官軍存守地方等因具奏未蒙明降又該本官題為缺軍防禦事兵部議明應防口官馬兵之地流民積聚不下二三十萬誠恐賊寇大患合將本衛在邊備禦頭班二班官軍俱在本處操守捕盜保固地方成化四年正月

二十四日奉准存留去後今該前日會同欽差右叅將王信議得靖州等處自前本無備禦名目即今亦無寇盜聲息其衛所官軍因稱近邊別無差調又有腹裏原征麓川等處官軍除存留外其餘二萬三千五百餘員名與另外哨護報道號稱三班軍餘俱各在彼備禦支給行糧而荆襄等衛所官軍舍餘守備廣西等處與備運軍儲者常年在外修蓋王府等項與起造墳塋者歲無寧日其存留二班與襄陽衛頭班數目不多各撥本處并南漳穀城等處分守城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定堂

及於要害地方巡捕奸盜尚且不敷若將此少飢窘軍餘襄陽衛頭班遠發備禦荊州等衛所三班起調輪守不無示弱召侮貽患地方伏望聖恩特勅該部行令前項頭班二班官軍照舊不動及將荊州等衛所頭班仍與襄陽安陸等衛運糧者盡存本處操守處裁銷沮奸兇臣等不勝感幸

題為公務事

起科田糧

一件起科田糧事照得南陽襄陽荊州德安四府河陽安陸二州江山通于川陝湖泊多川地方遠近天

雨水輒泛漲中閭膏腴上則田地俱係本處土著人戶種植糧差及各處衛所屯軍種納子粒之數其餘砂瘦汚來之處高者參錯岡阜不耐旱乾低者逼近江湖容易淪沒亦係前項人戶陸續耕犁貼辦糧差及逃來人民佃買開墾種養人口因無納糧定主往往彼此告爭欲行照例科糧恐後重難負累所以官府拘礙難行據訟典詞紛紜無已今後民間田地除已徵糧外其餘開種未起科者或許自行報官或遇互相爭告務要勘量另立輕則每畝科糧一升若係皇明經世編

楊中丞疏 起科糧七 平露堂

山岡水灘處所每畝止科五合撥付應得之人永遠管業辦納如此則事爲無礙而經久可行糧額有增而紛爭漸息
一件鎮銷禍患事照得內襄德安沔陽安陸各府州縣地方曠野山川深遠自前寇盜容易藏聚禍患隱于無形維制費平有策奈何城池稀疎武備廢缺且如襄陽衛洪武年間人少事寧尚具額設八千戶所節次改調今乃止有三千戶所實有壯軍止是一千八百十九名安陸衛一設五千戶所節次改調今亦

正有三千戶所實有壯軍止是一千四百七十九名荊州沔陽德安各衛所消耗尤甚況且實有壯軍撥遣運者比之各處衛所江河往迴最爲險遠其餘俱謫廣西清浪柱陽靖州道州臨武等處守備不數復將精壯餘丁選轄去訖遺下舍人并老弱貧病餘丁除屯田辦料軍吏等項外荆襄安沔德安七衛所止有操守軍餘舍人共四千九百四十九名於內又撥接遠等差及王府蓋府造墳等項占用多端欲其威制數千里環饒之境內可否之辦顯然甚明防禦事皇明經世編

楊中丞疏 起科糧八 平露堂

重難比尋常乞勅戶部兵部諸衙門從長計議將蘄項七衛所漕運壯軍餘丁共六千三百一名各存本處操守城池鎮銷奸宄原有淺船却令水次僱賃楊州高郵淮安大河邳州等衛所赴京操備軍人領駕僱運夫以京操大衆之中那摘六千餘人不爲有根荆襄曠遠之地得用六千餘人大爲有益如或別行拘泥切恐貽禍地方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三

華亭

陳子龍狀子

徐學遠閣公

建輯

宋徵璧尚本

李

雯舒章

原襄敏公奏疏

疏

處置流民疏

處置流民

原

傑

節末勅諭近聞湖廣荆襄河南南陽等處流民自往年驅逐之後中間多有去而復來及近時各處災傷陸續逃移之數日漸衆多不可不預爲處命爾前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原襄敏疏

處置流民

平露堂

彼處遍歷地方除原有附籍外其新聚流民須一一處勘見數公同各該鎮守分守巡撫內外官員從長計議查照宣德正統年間以來官可行過事蹟或編戶籍附入州縣或驅遣復業嚴立禁約二者之間就

其府凡事悉聽爾便宜處置應奏請者其實奏聞彼處三司能幹官員並聽爾差委分理其事務要停當欽此又准戶部咨該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李實題稱荆襄等處流民須立州縣以統治之設衛所以控制之則朝廷無南顧之憂養生免流離之患撫安之計無過於斯等因節該奉聖旨是着左副都御史原傑去務要處置停當欽此爲照陝西漢州等府金州商洛等縣俱與荆襄接壤係流民新聚處所遷安湖廣河南陝西都布按三司官員王用等編歷山谷取勘流民共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戶男婦共四十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丁口審係山東山西陝西江西四川井本省軍民等籍隨同鎮守等官議得前項流民先因原籍糧差浩繁及畏罪并家偷生置有田土蓋有房屋販有土產貨物亦不過養贍家口而已別無非爲事端若係前例一概逐遣尚恐去而復來或各處頑民聞知地土空閑糾集起住不職年必有甚如今日之衆就難盡遣合將近年逃來不曾置有產業原籍田產尚存流民戴廣等共一萬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原襄敏疏

處置流民

二

平露堂

千六百六十二戶男婦共四萬五千八百九十二丁
口并平昔兇惡所發原籍者照例遣回其本分營生
流民張清等共九萬六千六百五十四戶男婦共三
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二丁口仰遵 聖諭編附各
該州縣戶籍應當親差役嚴立禁條用杜將來流徙
此非一時之安亦有久遠之計奈何襄陽僻在一隅
相離本布政司水路動輒旬月所轄一州十縣內均
州竹山縣穀城縣南漳縣房縣鄖縣上津等縣俱在
萬山之中賊盜嘯聚之處相離襄陽遠則十里近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下五日一旦有事若待再報湖廣二司議調官軍辭
克濟事必須就近添設司府分官銜縣位高望重且
知利害所係較之所縣百倍有益今路陽得鄖縣地
方廣闊迫近漢江路通竹山房縣上津洵陽淅川等
縣正四通八達要地通年盜賊出沒之所應令展築
城池添設所衛控制地方撫安軍民又據竹山等縣
里老楊郁等并承委布政司等官王用等呈告竹山
縣地名尹店鄖陽南門堡洵陽縣白石河南縣豐陽
鎮南陽南召房縣縣桐栢鎮房縣馬良坪宜陽縣

冊趙係村汝陽縣楊埠俱係長山大谷密傍江河各
離縣遠非獨賊巢穴抑亦禁捕不前俱令添設縣
治并巡檢司等因恐有違礙臣又同各該委官踏勘
得尹店南門白石河豐陽南召桐栢等處相應立縣
馬良等坪止可立堡移冊係村楊埠各應添設巡檢
司俱各遵奉勅旨便宜處置委官督造即縣展築城
池添蓋公署工程浩大必須軍民兼役方可圖成伏
乞勅令湖廣鎮守巡撫并分守官員趁時修築庶得
堅完以撫流徙以安地方千萬年幸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黃河自古為患疏

黃河通源

蓋以水缺漏浸遷徙不常後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
墾遐邇之地以給日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
奈何奸詐之徒陰結王府官控舉指為閑場屯地投
獻徵賞王府信之輒使標封界至占收子粒有不從
者與詞委官動經歲月民不聊生自今有犯者不問
軍民舍餘俱終身請戍附近衛所共王府官亦不許
陰結受獻玆與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奸猾有警而
民無橫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參

水浸，餉糈一府沙礮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太祖高皇帝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訐，徵歛日重，民迫于缺餉，家陪納請如舊例。凡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職，則可免賠償之患矣。

地方事宜 地方攝補

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新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官難防禦。且皇明經世編

原憲錄

卷之五 平露堂

鳳陽陳州等處，追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劫掠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而預防之。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為親選，議察一入兵牌五十人，今自備器械馬匹，以緝捕盜賊，而遷委府州縣佐，兼守領官一人，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眾，宜調守備南陽河南署都指揮僉事李瑾，更守其地，而以署都指揮僉事許震代守河南南陽，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仍

還指揮，減廉于本衛，又南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置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

開設荆襄職官疏 設官撫輯

流民之數戶，凡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口，四十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俱山東山西陝西江西四川河南湖廣及南北直隸府衛軍民等籍，臣偕湖廣河南鎮守巡撫三司等官，議流民數多，若一禁驅之，恐其安土重遷，難以盡遣，就使遣去，慮或他處頑民，知皇明經世編

原憲錄

卷之六 平露堂

有空地，效尤復來，其患尤甚。已嘗覆實類，皆逃移年遠，無所干礙，且能治產服賈，老子長孫，婚嫁姻戚，說不可動者，謹如聖諭，許其附籍，其新來無產平素兇梗者，遣之數內，在湖廣之襄陽荊州德安及今鄖陽者二萬四千三十九戶，附籍二萬一百八十有七，在河南之南陽河南汝寧者七萬五百五十二戶，附籍六萬三百八十有四，在陝西之西安漢中者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八戶，附籍一萬六千八十有三，其遣還者凡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戶，復慮此輩戀膏腴

而樂閉曉且原籍官司不加撫恤就將復來須知先
年事歸納給 聖旨揚文嚴行禁革凡深山大谷之

內復集積來及展轉流徙者並發戍邊匪主同之逃
因軍匠無論山內外俱令戍邊其附籍所墾田地查
照減輕則例起稅凡百事產俱如洪武年間給與白
帖則處幾去者留者各得其所此外須立府縣軍衛
斯爲久計臣又與各官相視襄陽府所轄鄖縣地接
河陝路通水陸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之中爲四通
八達要地且去府五百餘里山林深阻官司罕到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賊猝發緩急無制合拓縣城置府擬各鄖陽卽其地
設洞壘行都司附城立鄖陽衛前爲左右三所其
左右二所于湖廣都司并南陽衛新收編發流民并
不服騷遣問發及寄操軍人數內查調二千五百名
類編總小甲并百戶所實之前所則以趙府群牧司
終事革隸總督官軍撥補城周六里三十步設六
目分戍陽南所宜竹山房縣上津鄖四縣來屬又於
竹山之尹置竹谿縣編戶七里歲徵稅糧一千二
百九十一石有奇于鄖之南門堡置鄖西縣編戶七

里歲徵稅糧一千一百一十九石有奇又于陝西漢
中之洵陽白石河置白河縣編戶八里歲徵稅糧三

百九石有奇以上七縣俱隸新府其南門堡白石河
守禦軍堡如舊仍屬洵陽又析陝西西安府之商縣
地爲山陽縣于豐陽鎮編戶一十二里歲徵稅糧一
千二百六十九石有奇析河南南陽府之南陽縣地
爲南召縣於南召保編戶一十六保歲徵稅糧二千
一百五十石有奇析唐縣地爲桐栢縣於桐栢鎮上
店編戶一十四保歲徵稅糧一千八百六十九石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奇析汝州地爲伊陽縣于舊固縣編戶三十一里歲
徵稅糧六千四百一十八石有奇以上各隸其本府
若州此外舊巡檢司凡四其在尹店者移置竹山之
縣河改隸竹谿在鴉路鎮者移南陽之窪石口改隸
南召在桐栢鎮者移唐縣之毛家集改隸桐栢在上
店者移嵩縣之常界嶺改隸伊陽是皆要害之地亡
命所必經者又于宜陽縣之穆冊及趙保鄉汝陽縣
之楊堤俱添立巡檢司南彰縣之馬良坪築立軍堡
以房縣原守肆莊坪堡官軍二百員名實之侯鄖陽

衛調撥官軍主日如數委守竹山之上官灣堡而以
 上官之數移于肆莊則以近就近各適其便且于光
 化均州鄖縣各置水驛驛設五舟摘于湖廣所屬偏
 僻水驛各令州縣攝之否則擬未銓註陸路則以里
 甲馬匹遞給無煩置驛其官屬暫宜裁省府設知府
 推官撫民通判各一員經歷司照磨所各去其半陞
 鄖縣學爲鄖陽府學學設教授訓導各一員量增其
 生徒之數諸折縣唯伊陽官吏全設桐柏添註撫民
 縣丞餘俱知縣典史各一員縣學教諭訓導各一員
 皇明經世編
 原委錄疏
 卷之九
 五
 生徒吏典先儘見役次子民間選之行都司設都指
 揮使同知僉事各一員經歷司亦去其半衛設指揮
 使同知僉事衛鎮撫左右二所司副千戶各二員經
 原知事所鎮撫各一員每所百戶十前所則以群牧
 原領舊任爲之數內知府都司及各新縣正佐首領
 官宦從臣等會舉練政體熟知風土者庶子新附之
 民自濟餘乞給授如例官職則於湖廣衛所多餘官
 并陝西調來滿職選任其別家裝設守備都指揮令
 令同司理事白河鄖西二縣守備官軍且須三年以

後令同自餘加以委任責成使撫治其地則永永無
 虞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上明經世編
 原委錄疏
 卷之一
 五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四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集

徐孚遠關公 盛烈進都汝

陳爾振永和泰閣

王莊簡奏疏

疏

王復

處置甘肅疏

自戊午定

肅所屬十五衛所地方雖有遠近不同然自永昌

應西與西寧鎮番頗有險隘可據賊亦不敢久留莊

皇明經世編

王莊簡疏 甘肅事宜 一 下黨堂

浪雖有通賊路徑山客地殘軍馬頗易戰守惟涼州

地方四際寬廣散漫緊閉衙署最先受敵又兼水草

便利賊一入境動輒經年不出往歲虜犯本城止是

一衛軍馬戰守不敷不免差人遠調甘肅等衛官軍

策應相去六七百里為虜邀遮未能即至比到人馬

疲弊緩不濟事所以往往挫損兵威以致失机誤事

天順元年至五年累調在京官軍遠為策應勞民動

眾糜費糧草不可勝計若非無事之時深為遠圖何

以善後訪得甘州在城五衛設置年久生齒日繁各

家戶下正軍之一餘六七丁或一二十丁者有之除

供給聽察外中間多有願設軍者招集四五千名亦

可編成一衛立于涼州填實地方然恐其人戀土有

誤請用宜于在城五衛內每衛摘一千戶所全伍旗

軍五衛選撥指揮十員衛旗二員五所奏成一衛

名曰涼州中衛于本城內開設衙門請給印信其遺

下五所印信宜從鎮守總兵等官于五衛官軍戶下

丁多之家招選精壯餘丁編收正軍仍補各所原伍

名缺就于各所多餘官員內選撥千百戶所鎮撫掌

皇明經世編

王莊簡疏 甘肅事宜 二 下黨堂

管印信操練軍馬承種遺下地土辦納子粒則彼此

得人而戰守有備屯田墾殖而邊備自充矣又鎮番

衛極臨邊境原設三岔黑山二塊運所倉撥為事因

犯置備牛車令其接運後因草去通運所併與馬驛

帶管接運今三岔驛人夫止有二十六名黑山驛止

有二十一一名重役人難及莊浪衛鎮屯驛路當衝要

原設軍民夫役凡不滿二十餘戶不惟接運艱難抑

且缺人守堡查得舊華羅鎮銅泉通運所餘下人夫七

十三名見撥在鼎松林兼管及查莊浪衛在城通運

所實有人夫一百六十三名武勝通適所實有一百三十七名紅城子驛人夫一百名。此處驛通比其他入夫倍多。宜將黑松林原帶管鑼鍋前入夫內撥三十名安鋪鑼差驛在城三處。驛通共摘撥六十名。分摘三岔黑山二通運所。每處三十名。就領原牛車馬驢走通。庶使接通均平。人無耗累。抑且遑站城堡得以守護。又永昌衛原有白石崖墩一座。距本衛二百餘里。近于山丹衛下。有河水灌漑。山丹田地土魯干墩一座。亦距本衛二百餘里。切近于涼州衛下有河水灌漑。涼州田地。今永昌衛軍少。哨守不敷。宜將前

王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莊簡疏

甘肅通志 二 平露堂

項白石崖墩。改隸山丹衛管轄。土魯干墩口。改隸涼州衛管轄。各令撥軍哨守。其永昌境內所管五奴五赤墩係于衝要之地。合當添築城堡一座。就將掣回官軍。改撥哨守。庶得地方適均。事體利便。又肅州衛上河清至臨水地界。逼近邊境。山外原有哨馬營一所。先因達賊侵擾。移入山裏路傍。駐劄綠官軍耕種地土。多在境外。而哨馬軍馬反居其內。宜移本營復立故處。通賊隘口。修築城堡。防護屯種。庶使人知避

害。可以保障無虞矣。又西寧衛地方僻在西北番羣之中。四面受敵。且又控制罕東阿端曲先等衛夷虜。乃緊關重地。本衛軍馬專一巡守要寨。捍禦番族。先年邊方寧靖。北虜不來侵犯。各族番夷頗能撫諭。不敢為非。近年因見虜寇侵邊。乘機倣倣。往往聚眾出沒。阻截道路。劫掠財畜。殺傷人命。調兵剿殺之後。至今猶未寧帖。乞將西寧衛原調官軍土民五百六十七員名。于莊浪涼州二處輪流備禦。存留本衛操守。遇莊浪等處有警。量調策應。不惟彼此有備。亦且

王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莊簡疏

甘肅通志 四 平露堂

處置番夷疏

處置番夷

今天下一統。諸種番夷。雖或出沒不足深慮。惟北虜動輒長驅深入。最為邊患。遼東宣府大同寧夏甘肅皆有高山大川。長城固壘限隔。延緩境外。亦有黃河千六百餘里。實天造地設之險。洪武間東勝遼西路通寧夏墩臺基址。尚存永樂初。殘胡達達通。始將守備軍馬。移入延緩棄河不守。且延緩地方。未起府谷堡西至定邊營。紮紆二千餘里。今聲息稍緩。亦可因循

度遣備班師之後賊若復來何以支持且大同宣府兩處地方通無二千里遠又皆控據雄險尚有正副總兵參將協同守備共一十二員寧夏三路不滿千里亦有正副總兵參將協同守備八員延緩城堡寫遠最為難守正有總兵參將三員調度豈能周諮者咸謂若依舊守把黃河險阻實為萬全之計然今賊未出套宜因時損益不拘故常于延緩添設協同參將二員于高家龍川緊關衝要城堡駐劄往來提調互相策應就將先調陝西鄜慶等處官軍存留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莊簡疏

五

平露堂

千員名相泰上兵四千八百六十六名甘肅兌回慶陽衛官軍八百一十七員名其轄官軍九千六百餘員名添撥各堡輪班操守缺少器仗行總兵等官候大軍回京之日將原領官軍軍服甲神鎗銃砲于內量數存留交與少監泰剛接管備用庶幾賊守有人而邊堡充實軍馬有常而糧草易供矣又華昌臨洮衛舍餘李均保等二百八十名先帝招募在官處調赴京接應殺賊景泰元年起調靈州操備及寧光鳳翔等衛所連雲棧青陽等驛站軍姜迪等三十六名先

年祖父為事編發各驛充軍自備鞍馬鋪陳什物糧站景泰四年調遠寧夏操備且均保等原非正軍而與正軍一體差操因閑行糧家屬又無月糧養贍歲久逃亡一例勾補撥之人情誠有不堪臣以為均保等宜放回原衛隨住姜迪等宜退回原站走遞以後如果缺人調用宜另千丁多之家選補庶幾人得慰息事體允當

區畫事宜疏

驛牧馬匹

一騎操驛牧馬匹舊有牧放草場多被豪強侵耕馬乏芻牧之地是以羣生者不蕃騎操者日損今宜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莊簡疏

六

平露堂

助丈量各照原額界至頃畝依舊秋放一各處驛牧種馬所生之駒天順七年成化元年虧欠者遠遇事例停追今秋牧在通例合買價但所買駒止可充數而已急難得用宜依上年事例有司四匹軍衛五匹折買堪操馬一匹備用一舊例種馬一匹兩年課取一駒若兩年實兩駒者許令貸與欠駒人戶補作正數近奉恩例三年止取一駒虧欠必少其有殷勤人

戶。而三年生三駒者。或兩駒者。所餘之數。宜令報官。用議和錢收易。另給空閒人戶領養。一法司問擬罪人。有雜犯死罪。有苦流杖罪。願納馬者。宜依運糧納豆等例。改定馬數。聽其贖罪。一陝西各邊屢奏缺馬。訪得西寧至甘州番族多產馬之地。彼所缺者。茶與青稞。若與互市。則善馬一匹。不過用茶百斤。青稞十五石。以銀計之。所費五六兩。價值既輕。較之京師關領。又免路途疲損。今宜查取陝西官茶。就彼互市。茶如不敷。又糴買青顆銀。宜行戶部暫借折糧銀五萬。皇明經世編

王莊簡疏

卷之七 丁需堂

兩發甘肅總兵等官。照彼時估買易騎標數足而止。一一例後倒失等項馬駒。宜行太僕寺查算。每牝馬一匹。轉發寄養備用。一南京養馬地方。歲取餘馬來京。惟用閒多。選退任役艱難。或有收價未京買納。則又被官吏群鬻人等作姦。媒利不惟馬多不堪。虛累給養。况又累年解補。追取不完。今宜于不堪不敷之數。每匹徵價十兩。類解官買。以給騎操。一在京在邊官軍累歲閒領馬匹騎操。動以萬計。一閱之後。既不時調養。倒失數多。又不隨時報官。設法追補。展轉遷延。惟望寬宥。是以馬數愈虧。民戶被累。今宜戒飭將官。嚴束軍士。閑領務須覈實調養。毋或失宜。及行巡馬管馬等官。時常巡視。一體禁約。一在京在邊騎操馬匹。必須專勒太僕寺少卿一員。無太僕寺地方。從巡撫等官。時常往來。較閱倒失等項。報官限償。把總管隊等官。隱匿不報者。遞加譴責。務使官軍知警。馬數不虧。一照上年納馬冠帶事例。宜行兩京內外凡有富貴之家。願納馬者。即與冠帶。以榮終身。候地方稍寧。馬數既足而止。一延緩等處。累來缺馬。雖嘗行皇明經世編

王莊簡疏

卷之八 丁需堂

令區畫。大段出于民間。今宜不為常例。聽客商于延殺寧夏大同宣府遼東巡撫等官處。告報納馬。中淮浙長蘆等處。撥引。依彼時估定數。中納不拘。貢次開支。一勇士閑領馬匹。芻粟取給于各衛及其倒死。又免追償。任情驅馳。視若駭雞。馬之虧耗。亦其一端。今宜令該管衛所。并管操官。旗備造閒馬日月文冊。繳送部守備。照初閑倒死。照例免償。足示朝廷恩典。如其二次倒死。追補。庶使人知戒畏。一馬改舊例。一年一駒。其後改為二年一駒。近又改三年一駒。蓋所以

相接而人知防避營堡聯絡而緩急易于策應聲勢相倚而可以遙援軍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經世編

卷之終

王世貞

增補卷之終

平露堂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五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聞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由

徐桓鑒惠朗參閱

章楓山文集

疏

章懋

諫元宵燈火疏 元宵燈火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臣黃仲昭檢討臣莊景憲奏爲
培養 聖德事 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遺
皇明經世編 章文懿集 卷之一 平齋堂

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於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
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烟火等詩以
爲上元賞翫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火花燈等
項面貼詩譜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
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養之詞甚非所以養 聖
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 陛下所爲
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通跡堯舜凡
所舉動必欲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卽位之初
首下溫詔赦出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

息肩又開言路凡 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

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爲 陛下應天心承祖德

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未知遣人

造構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

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項因災異新諭

群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 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

拜手稽首稱頌以爲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

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旣皆 陛下所不爲則

烟火之事臣等又決知 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

皇明經世編 章文懿集 卷之一 平齋堂

之舉或者 兩宮皇太后在上 陛下欲極章養奉

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訛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

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楓 兩宮母后恭

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真體舉天下之珍奇玩

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爲樂哉況令兩廣弗

靖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

不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

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

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

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許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

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

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

豈宜進于君上若不取法于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

之教坊語以爲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

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也臣等遭遇

聖明叨與庶吉士之進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

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茲矣近又授以今職感冒

皇明經世編

圖恩至隆極厚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

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

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

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

鄭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

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

故不敢不以是妄陳于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

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實聞是不直

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

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

懼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

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

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于耳則凡侈靡

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于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

隙而進矣人心愈寬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

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故耳

此不足爲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于此一事厭常喜

皇明經世編

新之念興則他日之甚于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

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津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

止之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

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于是哉

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斧

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刪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

接于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

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實

征伐勞役之士則于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

歲時夷可以質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爲沽矯不以臣等爲迂濶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

議處鹽法事宜奏狀

兩浙鹽法利弊

謹題爲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事臣聞鹽之爲用乃生民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之所費爲物雖微其利甚博不可以一日而缺焉者也然在虞夏之時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學文錄集

兩浙鹽法利弊

平齋堂

不過以鹽克其而未嘗爲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鹽名官而未嘗不同利於民因齊相管仲而鹽笑始正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臣以非材叨官臺察欽蒙 聖恩差往兩浙等處巡視鹽課按行屬郡訪求民隱得其所當行者數事一曰存恤竈戶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產而其成用必資人力海濱之民以煎鹽爲業者謂之竈戶其採辦薪蒿朝夕烹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

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鎔又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蒙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使之稍可存活是卽生死骨肉之恩也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爲總催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賣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冊事例凡民戶之里甲有缺就將箇內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竈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皆免雜派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鹽司以掣下餘鹽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學文錄集

兩浙鹽法利弊

平齋堂

行今各縣差人赴司關領回縣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鹽價民咸上恩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絡而鹽鈔又改爲鹽糧惟市民仍許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則鄉民之受困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或不能卽改亦乞照依秋捷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民受一分之賜又若大旱之遇時雨亦爲幸矣三曰申禁鹽窩昔我 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克而糧

皇明經世編

章文懿集

卷之七

平糶鹽

運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而多給引價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年以來法久弊生每過關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詭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克而國家失利爲害非輕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革伏望特賜宸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使人知警懼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于官出外平賣利亦厚矣而有貪得無厭者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私加斤數有一引至三百餘斤者而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又買私鹽夾帶在船混同發賣亦有經過關津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或十中止裁一二徑自越關到於所往地方發賣而賣鹽已訖不卽繳引再買私鹽仍將前引影射邊關隨處發賣往復數次多取價利直待上司催取然後繳引其藏鹽船戶亦買私鹽夾帶前去混同貨賣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禁治者也臣於前項奸弊雖聞人言未得實跡難便究治律中已有夾帶餘

皇明經世編

章文懿集

卷之七

平糶鹽

鹽及舊引影射之文則必先嘗有是事矣與其治之於已然誠若禁之於未然今敕該部移文各處巡鹽風憲選取廉能官員照依出場鹽數從實稱掣就行責取商人重甘結狀如有前項奸弊甘當重罪盡將財本沒官而藏鹽船戶有犯者亦將船隻沒官各行訪察沿路關津經該官吏凡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行舉覺者皆問贓罪則人知警懼不敢挾私而官鹽不至於阻滯矣五曰禁治鹽徒鹽商之倚官挾私而夾帶影射者臣既已言之矣其有肩挑步擔而沿街貨賣者亦私鹽也又有座船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戶到於杭州搜截欵差內外官及各處經過官員行李在船晝夜收買私鹽藏在船內經過關津不敢盤問隨其所往地方貨賣此皆所得不多爲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爲矣惟有一種游手無賴之徒不守本等生理什伍爲群乘駕小船出沒江上其船多置蒿楫滿載私鹽沿江上下賣與往來客旅百雜人等有不肯買者則將私鹽一包丟入船內口稱巡捕恐嚇取財得財卽去其私鹽賣盡浮游江中

遇有客船通風者淺不能行動。窺見船中人少。孤舟無侶。即便擁衆上船。肆行搶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必被傷害。掠得財物。同艙衆手舉棹。運船疾行。江面闊遠。頃刻之間。不知行往何處。失其所在。無處跟尋。惟有呼天痛哭而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行太旱。天色未明。亦與遭風遇淺者。同皆被劫奪。此等鹽徒。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本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不可不早爲之所。乞敕巡鹽御史。遣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章文懿集

卷之九

平露堂

是哉

善

與韓侍郎

經用

曩承手教。深以國計爲慮。足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得大易由順厲吉之義。良用嘉嘆。某竊以爲時方多故。財用匱乏。欲求足國之道。別無奇術。湏是力勸聖明躬行儉約。裁省冗費。而量入爲出。則經常之賦。自無不見。若侈費無節。則雖頭會箕歛。亦無益也。其次莫若訪求善理財之人。修劉晏之法。變通有無。亦可以濟一時之急。未人有淮東一路之鯨息。足沿邊三十萬之軍餉。而連年不煩朝廷調度者。亦惟用得其人耳。但今以資格用人。豈能濟事。若求之資格之外。未必無其人也。又今天下之財。取於民者。鉅鉅不遺。不可以萬計。名爲官用。實無分毫入於公府。而悉歸私室。苟能得人而鈎考之。皆可以克國用。但非其人。則不足以革弊。而反以病民。區區未敢悉陳之也。先生闡誠布公。廣益集思。以古人之心爲心。故敢布其愚慮。如此。

皇明經世編

章文懿集

卷之十

平露堂

與許知縣 故荒

來教詢賑濟事宜此君子愛人之要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計幾本青綾冊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况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姑就舊日所親歷者略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

一來教謂每圖貧戶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

可但不知今何人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爲其取錢

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冊圖

皇明經世編

章文鑑集

卷之一

故荒

平露堂

眼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爲業其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產而爲商賈工匠僧道鹽卜諸技藝之業者皆可自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爲真貧所宜賑濟其或戶有田糧而爲他人所詭竄或同戶各處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技藝營生者亦爲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非爲政者先之勞之而付手下之人則有無端賈弄作弊不惟無益而反有害矣一來教謂書記號簿填寫小帳甚善甚善但付之里

長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長叫來驗其人物飢瘦衣服藍襪親自給散無爲弊也一來教欲令里長排定資次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覓不若就依圖眼實欠面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縣分作五區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目亦不妨但恐厭其煩瑣而付之於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

一區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浦城適遇賑濟人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之人俱

皇明經世編

章文鑑集

卷之一

故荒

平露堂

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來彼間治鐵冶每一爐多至五七百人闖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開支忿其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謂彼既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何該支賑濟即將各坊長開罪追還日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而帶酒客亦不類乎飢民不該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分飢窮之人來告却與賑濟真數亦不甚多以此觀之則不可不親自審察矣

一區區昔年分廵至邵武正值飢荒米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賑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士群然告缺月糧而查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裴恭謀無可處置逆而去之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飢荒難以追米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可糴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可發別無可爲汝今後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

皇明經世編

章文鑑集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一兩二錢於法不該宥免我與汝減價止納六錢上官其餘六錢就與作賑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於賑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縣科派頗重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飢民該用賑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代貧民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完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濟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

再與許知縣 救荒

今年荒旱積年所無甚爲可愛周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早爲處置以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糴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朝廷之法一言之失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米船來往者盡行搶奪不已將成大盜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皇明經世編

章文鑑集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記

蘭谿縣新遷預備倉記

蘭谿

洪惟我太祖皇帝以竄聰明作元后拯生民塗炭之苦而措諸祚席之安其大造之仁廣以加矣然猶

風夜憂勤圖恤民隱以謂歲不能以無歉民不可以無食爰命所司出官鈔以易穀而儲之鄉社以備凶荒以恤艱阨謂之預備倉其卽周人之委積隋唐之義廩宋朱文公社倉之遺意也豈非所爲竭心思而繼以不忍人之政者乎于時蘭谿始有東西南北四鄉之倉視歲豐歉而歛散之民是以不飢列聖相承年穀屢登長民者懈於其職監視弗虔所儲蓄者積而不散往往乾沒於豪猾之手而倉隨以壞矣宣正以來歲或不收而生靈嗷嗷無所仰給朝廷始皇明經世編

章文獻集

卷之十一

五

平露堂

用大臣之議令天下郡縣勸募富人入粟於官以爲荒備其輸粟至千石者賜以墨書旌爲義民時無錫貨候理常乃作大倉於縣城之南數里倉楨之下儲穀以數萬石又謂之義民倉民固有獲其利者夫何歷時滋久奸弊百出而倉非髮時之舊矣弘治壬子之春崑山王侯倬以才進士兩宰劇縣皆著能聲簡自天官來宇吾民下車之初歲適大使民窮無告亟發廩以賑貸之而視其倉屋皆壞漏弗支所儲之穀失亡太半而在吏者又皆陳腐不可食矣候爲之太

息流涕訪諸父老咸謂是倉地處幽僻四無民居監臨以政務紛冗弗遑時至而主守之人又皆一二十平弗與更代久而易懈至有死亡逃散而莫之守者其勢易爲侵盜又在大河之濱盜者不勞負擔夜舟滿載而之四方者不知其幾加以水濱平濕陰潤所燕在倉而腐者亦有之矣倉儲虧耗職此之由而守倉人役以虧耗責償而破漏其家者甚衆則是倉雖曰惠民而適以爲民害也候乃嘆曰法久而弊生勢所必至不有以變而通之其可久乎乃相地於縣治

章文獻集

卷之十一

六

平露堂

之東得廢寺焉其土燥剛無旱濕也附城而近監臨可常至也去水而遠盜舟弗能達也在關關中十手目之所措視姦宄無所容也將謀改作以祛宿蠹而部使者少參韓公行部至焉聞侯之議深以爲然乃具其事以白於鎮巡藩臬諸司得報如其議侯於是力自占徹其費以卽於新中爲廳事廳事之北爲厥者三而左右對列亦各爲厥者三屋之以間計者凡四十有五其旁餘地又皆可續而厥焉外則周以垣

墮皆石其址。而覆以瓦。幾二百餘丈。前後重門以嚴出內。而輪奐一新矣。是役之興。人皆懼勞費而難成。然公不費官私。不擾民經之營之。在侯一心。而義以感人。其應如響。凡富室之任其役者。運財効力。如治其私。趨事赴工。爭先恐後。肇始於其年季冬之月。而落成來歲之春。子來之政。何其易耶。守倉之役。前此多以鄉民則往來守視。非其所便。今而易以市人。則朝夕不離乎是倉矣。先以久無更代。則虧耗數多。而難於責償。今而定爲歲一交盤之法。則無久役而民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天朝上佐。天子以經綸天下。則其他政之仁大庇吾民者。可預推矣。吾儕小人。自今其有瘳乎。將謀伐石。以永其功。俾子孫世世勿忘我侯之仁。愚於是竊有感焉。是倉之成。侯之仁吾民者。固至矣。若是倉能久而無弊。則非所敢知也。繼今爲政者。必有我侯至誠惻怛之心。然後可以行是倉之仁。又必有我侯達權通變。發奸擿伏之才。然後可以祛是倉之弊。而全是倉之仁。後之君子。其念之哉。必切切焉。視飢猶已。亦以侯之心爲心焉。使是倉之仁。久而弗壞。則吾民之蒙其惠者。容有既乎。故爲執筆而不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崔子忠道母參閱

儲文懿公文集

疏

儲 壺

防虜疏

兵器

一敏聽斷夫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中國常失利虜常得志者何歟蓋虜人法令簡易約束嚴明凡舉一事必集衆謀衆謀既同數言即決朝發夕至疾如風雨此其取勝一端也今吾中國議論苦於異同文移傷於煩滯姑以邊事言之有會議會推數日而不決屢奏而^{未決}不定或有建言奉旨兵部看了來說若故全首謂宋人曰待汝家謀論定時我已過河矣此往事之明鑑也臣願陛下凡措置一邊事推擇一邊臣或有建言邊事者特召內閣府部院寺大臣并科道之屬示以原奏導之使言若事體重大猝不能定者或日中再議或姑待明日大臣不許徇私小

皇明經世編

儲文懿集

兵器

平露堂

臣不許觀望反覆講求務求至當陛下稱制臨決即日行之庶幾盡群臣之才赴事機之會不爲虜人之所先不爲後時之貽悔且使兵部得省章奏之繁專精神一思慮爲陛下審處三邊之事昔漢趙充國論西羌事宜六月戊申發奏七月甲寅書報從其計漢都長安距金城幾二千里而徃復僅七日應事敏速如此故克國卒能成功願陛下俯馭以爲法。

一衛將才臣竊見國家每有邊事會推將臣輒難其選考之前史如春秋列國下逮南北割偏王一方尚有才具文武者數人以維持其國豈有都萬邦之廣據四海之大乃以乏才爲憂第求之不切蓄之不豫然耳今保國公未睥都御史史琳雖家備用萬一虛人或壓境時增兵應援或分道入寇遣將折衝臣愚不知復擬何人以往也乞敕兵部先事會推武臣中堪爲大將者幾人副將者幾人文臣中堪爲提督者幾人贊畫者幾人不拘內外務在得人使之共事京營練習軍馬不惟兵將相諳臨事整暇抑使虜人

皇明經世編

儲文懿集

兵器

平露堂

知吾有備，伐其奸謀，乃上策也。

一廣參謀，照得各邊巡撫都御史凡軍馬錢糧城池關隘皆其職掌，以一人而兼眾事，平時或能竭力支持，當此倥傯之日，思慮恐不能周，愚才識恐不能兼該臣愚願乞敕該部於在京在外官員會推曉暢軍事雅有志操者十數員，以備都御史幕僚之選，每邊差委一二員前去補其謀議之缺，相戰守之宜，議處既多，必能濟事。考之前史如諸葛亮伐魏則有楊儀楊顗爲之屬，裴度平淮蔡則有韓愈李正封從其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兵部

三

平露堂

亮與度皆絕出之才，亦須多士之助，況其他乎？苟得其人，比之臨事差官旋爲措置者，難易懸絕矣。

一募材勇，比虜恃戎馬足懷，禽獸心沉鷲有力，騎射精強，乃性習然也。邇者官府失利，皆我遊兵之精者，臣竊慮焉。遊兵尚不能敵京軍之克勝，殆未可知也。昨總兵官奏取保定等府達官達舍，非我族類，其心終異，必須我之將帥能駕馭之，我之師旅能頡頏之，乃能折其心，得其力，否則未見其益也。夫驍勇材武之士，未必盡產於沙漠，在中國倍有之，彼挾其所負

亦豈肯帖然人下哉？在右司僉事拔取之耳。臣願救兵部選差忠實明敏官員前往沿邊州縣及腹裏地方懸賞格募不拘士民軍舍之餘，但膽力過人，騎射可取，五兵之中能操一二技者，面試其能，起送赴部置營房以安其室家，聚粟帛以足其衣食，軍舍則改隸其籍，士庶則待考其功，平居則束之部伍以變其習，有功則差其官級以酬其勞，益財募之士聚之京師，既可以威敵制遠，如民有嘯聚弄兵之謀者，亦入吾彀中，可以坐消其患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兵部

四

平露堂

一覈功賞，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戰陣相接，鋒刃相交，使吾士卒忘生赴死以求勝，惟在賞罰公明，行之果且速耳。雖孫吳韓白之善將，舍是亦無以成功也。今邊境所患者，稍有功次多爲有力者奪去，及至行賞文移，覈實動經歲月，又乖古人賞不踰時之意，將士解體，兵氣不揚，弊實坐此。臣愚願乞朝廷捐數十萬之銀，貯之受敵之所，付以記功之官，敕兵部定爲賞功之格，能殺胡人一首者，賞銀若干，兩殺二首者，倍之，殺其酋長者，又倍之，提首而入懷金而出，願

受官者納賞以爲左驗如此則賞不踰時士皆戮力而兵威作矣但兩軍鏖戰紛拏之際既斬敵首復進禦他敵何暇轉而持之恐爲伍人所有則又當體士卒之情而爲之處臣愚不知邊事竊以聽見壽之凡軍法五人爲伍五隊爲伍一隊共二十五人晝則同戰夜則同守有無相資患難相恤父子兄弟不啻遇也故有功則宜同賞有罪則宜同罰若一隊之中有能殺敵戰不服顏者許本隊軍士乘間得便持取其首解戰之後必不相欺若疑似不明卽以所給賞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結其心矣

馬政疏

開寺馬政

一議養京營戰馬竊見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乃可以壯威而禦侮也近年以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稱倒死無日無之多者十數匹少者四五匹以有限之馬供無窮之戎戡可

嘆惜原其所以蓋因軍士貪圖餉料私賣以養馬爲累荷恃朋銀買補以馬死爲幸把總之官又多徇私派領不恤貪軍姦頑之徒又多延推比較以觀恩宥若不謀處弊壞愈深臣等風聞團營官軍大約不下十萬團營之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軍豈無三萬之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哉但恐揀閱不精派養不當耳如蒙乞敕提督大臣各營選委忠實軍職一員將所轄官軍從一詢驗家產財力分爲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等補之其馬十四歲以下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外責令全賠十四歲以上者止賠半價二十歲以上者免賠革去條頭朋銀之例絕其衆輕易舉之私編成格限文冊兵部用印鈐縫一本收貯營中以備科道等官點驗一本送太僕寺以憑本寺少卿點驗如有倒補轉換事故各該官員就註冊限爲照官軍養馬既按月關支料料又以特下場牧放若處置有法騎養得人適年作踐瘦死之弊亦可以漸保其無矣諫者必曰騎軍步卒練習已久若通行選閱未免更張臣等不知兵事然考古兵法騎亦可以爲步步亦

可以爲騎。非如天生兩不可易者。若平時騎步不能相通。隔敵決戰。何以出奇制變乎。查得本寺給與京

營馬匹。除先年不開外。弘治十六年給馬三千匹。十

七年一萬一千匹。十八年又一萬匹。內五千匹未領

每匹直銀二十餘兩。皆場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

士。骨立稿死。暴殄可憐。積以歲月。八九匹中僅臨一

二矮小老弱。國家何所賴哉。此臣所以痛心而言也。

一議減馬政文冊。照得本寺所轄養馬地方南北直

隸及河南等處。各該府縣內外衛所及宣府等處。各

該城堡。每年各項文冊解造甚多。臣等檢看有舊有

而今可省者。亦有新增而不可少者。有季報馬冊。一

年四季開報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者是也。有孳

生馬冊。每年開報孳生馬駒并馬戶姓名。本寺具數

類冊。交與御史出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冊。派取

寄養馬未到先繳一本。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

者是也。又有點馬簿冊。少卿寺丞等官按臨所在。隔

鄰投遞。以憑點閱者是也。以寄養馬冊計之本寺一

本督理少卿一本。分管寺丞二本。該府通判一本。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儲文鑑集
馬政
七
平露堂

率而四本矣。以孳生馬匹計之本寺一本。寺丞一本

印記御史一本。該府通判一本。是亦一事而四本矣。

各項文冊。計其工食解送之費。加之官吏人等。因而

科擾所費不貲。皆出於民。況其所造不過抄磨舊冊。

略有增損。各該官員視爲文具。亦不檢閱。勞民傷財。

於事無益。臣等豈敢坐視不爲之處。看得孳生馬冊

各該衙門每年止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俟御史

寺丞會印之時投遞。每年三月以裏止具總數申文

到寺。以憑轉報。他本可以盡免矣。備用馬冊亦止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儲文鑑集
馬政
八
平露堂

二本。一留備照。一俟解馬到寺之日。就同依准投遞

凡先繳文冊。皆可免矣。點馬簿冊。本寺於寄養馬匹

行令各該衙門一體照式編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

滿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

其餘點冊點單。手本之類。可以盡免去矣。惟季報文

冊。乃欽定條例所載。臣等昧死言之。若將一年四季

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二本。一留本

處以備遺忘。一解本寺以備查照。則似於舊制無違

兼之民財亦損。但臣等不敢擅議。伏乞 聖裁。各項

文冊如蒙准言乞敕兵部通行各該衙門并南京太僕寺永遠遵守造冊差人止許掌印正官動支無碍官錢不許管馬官吏仍歛民財督理分管官員非奉欽依不許別生事端推令造冊州縣屬府者木府類解衛所屬都司者都司類解如無所屬者方徑解達者各坐以罪庶爲便益訪得各該衙門籍冊亦多徒費無益若推類行之亦爲民造福一端也乞敕該部議處幸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馬政

九

王露堂

一議處管馬官員照得順天等府所屬州縣寄養兒駒馬匹田有定額戶有定丁比之別處牧養孳生馬匹者事體繁簡大有不同今該府馬政官員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各府通判專管事少而官多令煩而民擾至於文移簿冊之費迎送廩給之需積少成多皆爲民累查得少卿係奉敕督理官員難以更改合無將分管寺丞盡行減省管順天府者改委別府管保定河間二府者止令管理孳生馬匹至於寄養馬匹專委少卿各府通判等官悉聽約束如此則職專而可責成民安而無多擾矣再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馬政

十

王露堂

宛平大興二縣先該欽差給事中曾官王庭等奉敕查勘宛平縣原額免糧養馬地一千一百七十九頃四十八畝有零編養馬一千二百九十四大興縣地五百八十六頃五十三畝有零編養馬五百二十六匹大率計之爲田八九十畝養馬一匹比之別縣止五十畝養馬一匹者例已不同經戶造冊詳於舊法民安事久已爲定規續該順天府建言要將宛大二縣馬匹分派別縣寄養管馬官員起送吏部別用該部覆奏行移本寺臣等看得民間種地莫非王土養馬者免糧出稅者免馬此不易之道也今兩縣地土幾及二千頃既不養馬又不納糧却將馬匹加派別縣揆之事理可謂不均况兩縣密邇輦轍全無馬匹緩急調用何以應付該府所言可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合無仍將管馬官吏存留辦事免糧人戶照舊領養成幾先事有備民無不均若謂京邑之民差使繁重宜加優恤許令原養二匹人戶共養一匹則恩澤之施又加於他縣一倍矣如兩縣管馬官員得留本府管馬通判可以革去議者必曰他府不革獨革

順天府可乎。蓋他府管學生之馬事多不可革。順天府止養之馬事簡可革也。

一議清場畝租銀照得各該養馬地方俱有牧馬艸場先年事體歸一專令牧養馬匹近年法制更改祇是徵納租銀除真定等府每年陸續解銀到寺近又該兵部差官清查外惟順天府所屬二十七州縣永平府所屬六州縣保定府易州涿水定興新城新安容城雄縣七縣河間府青縣任丘靜海三縣每艸場有一段百十畝者有數段幾百頃者每年租銀有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馬政

土

平露堂

原設有牧養馬艸場田土若干自弘治六年起每年各收租銀若干見在何衙門交收其別項支費者奉何衙門明文可據及查免糧空閑地畝某處某年分該徵銀若干已給與人戶者若干見收在官庫若干在官者悉今起解該徵者立限催完其各年徵收在官銀兩或爲官吏侵欺或欺徇別項支費查無明文憑據悉聽差去官廳拏問者拏問應參奏者參奏追徵清理完日通將各處艸場頃畝坐落里至佃種人戶花名并每年該徵銀兩等則之數造冊二本一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馬政

土

平露堂

馬政利病彙

遼方馬

照得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爲因南方一二府縣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者衆日漸加增當時所積不多各邊不曾指取以後間有奏計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查得宣府成化二十一年止奏討銀萬兩自弘治

十四等年至令則一十三萬兩矣。大同成化二十年并二十二年止奏計銀二萬八千三百兩。自弘治十年至今則一十六萬五千兩矣。延綏成化年間止共計銀三萬九千兩。自弘治九年至十八年則一十萬二千一百九十五兩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前節次止計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兩。弘治十四年至今纔及六年則已七萬兩。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二十二年取銀三千八百八十兩。自弘治元年至今則節次其計過一十五萬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肅

皇明經世編

諸文彙集

卷之一

平糶堂

遼東山西等處各節次奏計過一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二兩。皆數倍於前。可謂費出無經。糜費不貲矣。及照本寺寄養順天等府馬匹。起自正統十四年。爲因虜寇犯順。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等處馬二萬匹。俵養近所。以便征調。然本意備京營之用。不專謂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育馬匹。足備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狎頽。一遇邊警。輒言馬少。張皇聲勢。奏請紛然。橫議一興。牢不可破。查得宣府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十二年止取馬一

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匹。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七年之間。却取過馬二萬一千四百五十四匹。大同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七年止取馬一千九百六十五匹。弘治十二年至正德元年八年之間。却取過馬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匹。除給銀買補者不計。已數倍於前矣。運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遞求。遂將騎探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又不賠償。鎮巡大臣。多關略文法。豈能一一覈實。把總等官。惟乾沒貨利。豈能一一盡公。甚至貪黷之徒。如近年都督莊鍾侵欺買馬

皇明經世編

諸文彙集

卷之一

平糶堂

價銀。追贓罷官。亦其一也。其中弊病。難以悉言。若不計處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支持。查得先年邊方討馬。兵部奏勸缺少。是實方行量給。其後不知緣何不料。邊情之緩急。不計內馬之盈虛。隨其奏討之數。輒給與之。而又不復稽考。任其耗費。合無該部仍照先年良法。今後奏討者。嚴加覈實。量爲給與。庶幾邊方不敢妄求。朝廷不致徒費。彼知馬不易得。亦肯調養用心。又查得本寺未收折色以前。邊方止給馬匹。今給銀十萬。作馬萬匹。

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一入軍中。既爲有司。赴城又爲軍士。花費及至買馬。所餘幾何。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終費官價。隨死隨討。終累朝廷。原其本心。非全爲馬。合無今後邊方缺馬之賡。仍給本色。以杜前弊。若謂寄養之馬。不敷聽臣等多方措置。又查得各邊俱有餘糧屯田。坤塲椿頭等項銀兩。以備買馬之費。光年不曾給與本寺銀馬。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足。何賦必須查考。方得其詳。合無兵部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本寺督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備文彙集

卷五

平定

平定

馳死亦由於作止之無節。要在得人。專心牧養。豈可盡誅之馬哉。合無兵部行發鎮巡等官。各以累鈔天物爲戒。愛惜國馬。爲心選委。管馬官員。督責養馬軍士。務要飲秣以時。陰息有地。疾病者委之官醫。作踐者治以軍法。及照本寺奉敕督理少卿。止是每年到邊點閱一次。合無今後點閱二次。倒死者皮張驢尾俱有。方准朋賠買補者。齒歲身材相應。方准印烙。但巡點之處。不及大同。緣大同銀馬一從本寺給與。既有相關。亦合查點。合無敕令兼管。庶幾人皆警畏。事可責成。又查得督理京營少卿。奉有敕諭。內開。比較自戶指揮都指揮等官。瘦損倒失馬匹。或按月住條。或奏聞區處。天語丁寧。俱有則例。然遐邇一體。內外一法。合無敕督理少卿。宣府大同各城堡等處。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惕然悚懼。知朝廷脩車馬政法。令嚴明。庶幾養其舊習。以圖後効。又查得陝西各邊。因是地方曠遠。途途艱難。不來取馬。止是弘治十七年十八年。於平定州給與延綏馬。共二千五百匹。其週年奏討本寺馬價。買備馬匹。不下

皇明經世編

備文彙集

卷六

平定

平定

數十萬兩。及彼處餘糧屯田官地椿頭各項銀兩亦全查究。前項京營住作比較事例亦合通行。但原無本寺官員督理。乞敕兵部另行謀處。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關外之事。宜從寬大。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謂團營爲京輔之屯。比之邊方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尊。朝廷慎重馬政。尚有朴道點閱。少卿督理。況邊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典牧之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文淵閣

主

平露堂

書

寄費閣老

張兵流賊

江西流賊初間劫掠出沒。止百里之間。合省固未懼其毒也。自調狼兵以來。征科供億已增一番。民害矣。然狼兵凶獷嗜利。其淫污劫戮尤甚於賊。養寇縱賊爲害日滋。今當事者既不能節制土官。其土官又不能斂戢其衆。昨賊已散。曼改衙門矣。禍將何時而已。邪。僕之愚謂狼兵既不可卒遣。諸餘又不可變易。莫若擢一大將如戚寧伯者。領京邊官軍各數千人。奉

勅前去督同狼兵殺賊。一則彈壓之使不爲害。一則激勵之使速成功。賊平之日就護送狼兵出境使之知中國兵威不敢玩視。以弭後患。愚見如此。未知何如。附上以備采擇。

寄劉司寇

京軍討賊

群盜近愈狂悖。出入所旬。尚未見殄滅之期。懼所憂者。京軍再出。若勝則得不償失。萬一不捷。此舉殆似孤注也。其中利害難以具言。此惟可告執事。希秘之。

與張都憲

京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文淵閣

主

平露堂

近京軍復出。賊勢愈堅。竊恐山東饋糧不繼。意外可憂。且賊勢窮迫。又復窺淮。有城池者可以自保。鄉村鎮市。罹此慘毒。奈何。淮揚近日簡募民兵。雖衆但主客之心不一。且無善將者。竊御之若復窺淮。京軍慮其北淮師截其南。亦一奇也。此皆臆見。想在執事軫慮中矣。

與張都憲

京軍

兩淮飢荒甚勞。撫綏竊讀乞糧封事。并與東山先生書。經濟之才。忠愛之藎。益深歎仰。近蒙 聖明獨矜。

免折色糧價免依印馬駒恩甚渥也但不知廩鳳與
楊米價微起若干開種鹽價上納若干果如其數伏
望執事做曾南豐河北抹災議損益行之囑所慮者
前價未得耳至於各衙門諸餘銀兩亮皆以便宜發
之不敢贅鄙見謂日前抹荒簡便應急百方以思莫
如截留漕運之米爲善今歲旬穀價殊賤若以太倉
年積之價召商糴納百萬餘石每年軍士月糧間支
一月則三年可盡矣一則此間賤不至傷農二則倉
銀不至它費却留漕米五十萬石於淮又不下常年
之數是一舉而三利於空白中得此若干糧以賑飢
也亦有欲言者戶部以事干漕運爲詞謹奉白以候
裁擇俾以爲可馳奏之本晚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文淵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聞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選輯

王有孚尹玉泰閱

謝文正集

疏

謝選

諫選妃嬪疏

諫選妃嬪

伏聞陛下因內侍進言欲選妃嬪以充後宮臣愚聞之且駭且恨以為陛下聰明神聖豈宜有此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謝文正公集 諫選妃嬪一 平露堂

動天六官之制固所當備而三年之憂豈容煩志今

山陵之工未畢除之痛猶新某陛下以神聖之重萬幾之繁勉遵遺詔備從吉典蓋亦出於甚不得已臣知陛下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之心未嘗頃刻少棄奈何遽有此事此必進言者巧為諛詞以動陛下而一時誤聽之耳非陛下之本心也臣意進此言者必以廣嗣續綿本支為說臣切以為過矣陛下春秋向盛如日初昇血氣未定如泉始達况至孝格天深仁覆物衆所祝頌天必降休維

熊維鼎之祥益斯麟趾之慶將有不期然而然者何必汲汲為此慮哉惟后秉坤儀職主內治配德乾綱共承宗社如日月陰陽相須而成禮所至重位不可虛今則中官正位內主得人矣自餘妃嬪室可稍緩又况祥禪之期歲月幾何侯山陵既畢禮制既終徐謀其事亦未晚也朝廷舉事風行甚速聖明全德白壁無瑕豈可不自慎重輕致玷虧也哉臣又聞中庸九經以去說遠色為勸賢之遵今陛下建極之始正親賢修德之時中庸之義尤不可不深省也伏望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謝文正公集 諫選妃嬪二 平露堂

陛下慎發宸斷重寢前命勿逐一時之失以貽後世之譏庶幾不遠而復凡為諫候容悅者亦不得以誘惑聖心矣

費文憲公集

疏

乞禁約狼兵私牧俘獲人口疏

臣原籍江西廣信府鉛山縣人近年饒州姚源撫州東鄉等處盜賊竄發其地皆與臣木府相隣臣聞各賊流劫鄉村尤惡大姓寡母孀婦多受奸淫驕子愛

禁約虜掠

費宏

集 23-275

女多被虜掠，怒髮爲之衝冠，悲感至於流涕。今年四月來，又聞調到狼兵，將帶所掠子女載至南京貿易貨物，臣痛念鄉邦重罹荼毒，恨處之未能盡法，而師律益以不減。至今地方未得安靖，自愧非才，謀策簡擢，經武退竄，與聞政機，蓋四郊多壘之虞，固有不遑啓處者。況同室纓冠之救，又忍不以爲意耶？近有同縣人來臣詢問鄉里消息，及用兵進止，其人說稱度西副總兵張勇曾差頭目以童男童女各二人送至臣家，但臣弟完寄有家書，不曾開寫以理度之。臣弟皇明經世編
謝費二公集 禁約彙編 三 平露堂

圖報稱，尅已自勵，日乾夕惕，若因吮沫之小利而誤軍戎之大計，避嬌嫩之小嫌，而昧取與之大義，則其貪冒之行，無異於狼兵，而殘忍之心，有同於流賊。陛下亦將焉用之哉？臣已一面寄書與臣弟完，若前項人口未受，則已，萬一誤受，速送至本縣，差人轉解總制都御史陳金處，以憑依法行遣。臣又慮狼兵尚在南昌、華林等處，攻剿山寨，猶未回還，或仍前虜掠販賣，爲害未已，則軍法不肅，盜賊難平，一方之民，何時可安。九重之憂，何時可釋？伏乞聖明特勅兵部，將臣此奏轉行江西鎮巡，及紀功科道官嚴加禁約，痛革前弊，事幾師律，嚴明人心，警畏群盜，可以早滅，民生可以早安。

慎始修德以隆治化疏
慎始修德

臣等竊惟天下之治，必本於一人之身，而聖德之修，必慎於更新之始。茲者新宮甫成，而陛下入承大統，安處其中，所以革故鼎新，遷續天命，實惟有待於陛下。由此日新聖德，慎始圖終，以延本枝於百世，固宗社於萬年，則臣等不能不深望於陛下也。所謂

真始修德固非一端而其大者則在所親必正人所聞必正道所行必正事所發必正言伏願陛下退朝之暇靜處法官取太祖高皇帝所編祖訓及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逐復熟玩以涵養聖心詳審治體凡百舉動必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群臣章奏有關於聖躬切於治道者置諸座右時賜磨覽見諸施行至於左右侍從乞選老成靜重之人勿雜以儉邪狎昵之輩而凡奸聲亂色奇技淫巧皆不得導誘意轡臺慈聰明務使精神內固血氣凝定本源澄澈心志不移內是允養完粹德性純一則萬壽無疆永作臣民之主諸福駢集益綿胤祚之休天下後世稱治化之隆者必首及於陛下豈不足以追配二帝三皇之盛哉臣等職在輔導無任懇切願望之至所有慎始修德事目隨本上進乞寫成牌扁懸置殿壁以備接目儆心之助慎始修德事目一敬天戒人君奉天命爲天子當常存畏敬之心其仁愛人君有所譴告見於災異尤當儆懼卽今金星晝見冬不嚴寒各處水旱爲災天意不和宜正心修德施惠澤除弊政

以召休祥一應修齋設醮務爲禳禱之事深絕其端不可輕信一法祖訓祖宗列聖弘規大法備載寶訓諸書而太祖高皇帝祖訓尤爲切要宜時常省閱凡事遵行自無過舉一降孝道聖孝純篤二宮在上衣養之禮諒無少缺而慈壽皇太后斷自聖心首定大策迎立我皇上入紹大統功德甚隆一切奉事供養尤宜從厚一保聖躬皇上春秋甚富氣血未定務宜收斂放心保養元氣飲食起居皆宜有節至於聲色玩好足以亂聰明惑心志者尤宜屏絕此實享國永年之本一勤民事卽今天下百姓艱難近京地方盜賊縱橫宜留心民隱訪問下情大小章奏躬親省覽凡言及閭閻疾苦賦稅輕徭等事須卽下該部加意賑恤一勤問學每日親朝聽政之暇宜親近儒臣誦讀經書披閱史冊講明義理考見前代某君可法某君可戒以爲龜鑑如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尤爲切要更宜留神熟玩一慎命令朝廷命令必須審處而行既行之後不宜因一人私愛一言壘惑復爲更改使國有定法人可遵

守。一明賞罰。賞功罰罪。乃朝廷大政。凡官賞必當其功。有功者卽宜加賞。無功者不宜濫及。刑罰必當其罪。無罪者不宜濫罰。有罰者不宜輕縱。如此則人有勸懲。紀綱振舉。一專委任。凡朝廷大臣。宜開心委任。推誠付託。言議當理者。卽與施行。不宜爲謗言所惑。致生疑沮。以妨善政。一納諫諍。凡臣下直言規諫者。卽是忠臣。宜深加容納。卽與施行。仍記其人姓名。漸次任用。若巧言媚說。希圖寵幸。不宜聽信。致停治道。一親善人。凡左右前後朝夕承事。必須簡。皇明經世編 謝良二公集 卷之二 七 于露堂

乞正谷大用罪疏 正法好官

臣等今早文華殿進講之後。伏蒙特賜宣召。得親御座。商略大政。仰瞻天顏。和粹溫潤。俯聽玉音。從容委曲。真大聖之資。帝上之度。臣等何幸得備任使。而遭此休明之運。荷此希闕之恩。退至內閣。更相慶忭。以

爲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竊惟聖明所諭。御馬監草場地土。貸糧仍聽本監管理。原差路勘太監李璽等。覓其提問。俱已仰遵聖意。稟擬施行。惟谷大用。竊弄威權。蠱惑先帝。假勘地之名。混占產業庄田。至一萬有餘頃。侵欺子粒官銀。至百萬有餘兩。利歸私室。怨及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怒。必須從公究問。然後國法可彰。聖諭以爲地土。乃祖宗之舊制。然額外有所侵占。以利害小民。致其嗟怨。則非祖宗設立之初意也。聖諭以爲踏勘。奉先帝之成命。然歷年有皇明經世編 謝良二公集 卷之二 八 于露堂

兩淮水災乞賑濟疏 水災賑濟

即他處臣亦上便宜者立聯而林次原亦作一書

竊見今年以來四方無不告災而淮揚廬鳳等府滁
徐和等州其災尤甚臣等詢訪南來官吏備說前項
地方自六月至於八月數十日之間淫雨連綿河流
泛漲自揚州北至沙河數千里之地無處非水茫如
湖海沿河居民悉皆淹沒房屋棟柱漂流滿河丁壯
者攀附樹木偶全性命老弱者奔走不及大半溺死
卽今水尚未退人多依山而居田地悉在木中二麥
無從布種或賣鬻兒女易米數斗偷活一時或拋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水災賑濟 九 平露堂
家鄉就食四境終爲餓殍流離困苦之狀所不忍聞
臣等竊惟各府州處南北之衝爲要害之地聖祖
之創造帝業實以此爲根本江南之輸運錢糧實以
此爲喉襟況自古奸雄啓釁召亂多從此地若不急
議賑恤深恐冬盡春初米價愈貴民食愈難地方之
變殊不可測蓋小民迫於飢寒豈肯甘就死地其勢
必至棄耒鋤而操挺刃賣牛犢而買刀劍擄奪殺栗
流劫鄉村雖目刑憲有所不恤嘯聚既多遂爲大盜
攻剽不已且有逆謀於是欲招之則法廢而人玩或

未必從欲剿之則兵連而禍結或未必勝貽害不小
善後實難孰若思患而預防乃可漸消而默解臣等
嘗伏讀 聖祖之訓有曰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
尤當深憂憂常在心則民食國固蓋所憂者惟望風
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里雨不時則民
不聊生盜賊窮發豪傑或乘隙而起國勢危矣此蓋
我 祖宗保有四海之心法也今前項重地有此災
傷陛下尤當仰遵 祖訓深加憂念恤民生以固
邦本乞勅戶部會集廷臣講求賑救之方各衙門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水災賑濟 十 平露堂
應歲辦額辦錢糧在此地方者俱宜暫從蠲免庶幾
德澤下而人心咸服未死之民得延其殘喘未萌之
變可保其或無矣

請從慶廢人疏

從聖罪藩

今日蒙發下刑部等衙門會官議處慶廢人台法事
情 皇上親御宸翰以其事勘問既明已發落處置
不必又議遷徙欲臣等再稟旨來仰窺聖明篤念親
親惟恐被人妄意擾害卽古帝堯親視九族之意竊
謂親親固爲治所先而地方關係重大倘有他變事

千宗祚尤不可不慮。所以累朝列聖於各宗藩通之小者，薄示懲戒，過之大者，未嘗輕處。割恩正法，皆非得已。查得先差內外勘官，所奏台法罪犯，不爲不重，且稱其遠在邊陲，習成桀驁，武夫悍卒，易於招呼，若從輕典，恐異日厲階蔓延，有安化之變，竊該多官議請遵照。孝宗皇帝處置代王聽沐事例，邊徙陝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平露堂

省城居住，以消其黨，奉旨降作庶人，着在本府居住，又歲給膳養米三百石，恩已過厚。台法不知改邊，自新却，又私交匪人，輕戕人命，怙終干紀，縱跡詭秘，誠不可測。寧夏鎮巡官員，以地方事重，利害切身，不得不言。刑部等衙門多官查照先令論奏，撥之事體，稽諸國法，所引代王聽沐事例，最高親切。台法所犯比之聽沐，殆有甚焉，而大同之還山西，與寧夏之邊陲，西亦正相合。況台法雖稱革爵，其內外各衙門所管人役，不下數千，官府深密，鎮巡難以關防出入，又難禁絕。又聞有土達二百餘人，先年不知何故，聽其役使，今罪狀已露，黨端已開，若使元惡不離本土，群下素憚其克寬，孰敢不聽驅遣，而極邊之地，密邇賊巢，

人心易於搖動，奸兇易於召集，將恐變生不測，誰任其咎。伏望皇上再加審處，合無仍照臣等昨所稟擬奏出施行，倘或聖心未協，乞照今擬稟，令各官再行會議，停當奏請定奪，庶免後艱，不致重貽地方患害。臣等所見如此，伏乞聖明裁處。

請差官治河疏

肅治運河

惟黃河之爲患久矣，禹治洪水，以河爲先。漢宋以來，皆專設行河使，講求治河之策，蓋以河流變遷，不常其性，濇悍所決之處，官民廬舍田地，悉皆漂沒，故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平露堂

預築隄防，以遏其勢。雖有所勞費，不暇恤也。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地方，卽分爲渦河等河，下流各由淮入海，其勢既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惟天順弘治間，嘗決張秋堤，卽命大臣興工修築，竭數年之力，所費以鉅萬計，然後決口乃塞。運道乃安，至於正德之末，間渦河等河日逐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河南北界，徑由山東曹濮地方，奔赴豐沛，飛雲橋等處，分爲三日，悉入運河，泛濫潮漫，茫無畔岸，自徐州至於清河，數百餘里，一望皆水，四

地悉在水中居民依山棲泊耕種失業通年根草無從辦納民生困苦之狀所不忍見官民船隻南去北來者遍無牽挽之路必待順風乃能前進此則前數年河溢之患也近日以來又聞沛縣沙河等處浮沙湧塞四十餘里隨濤隨湧河流不通一應舟楫由昭陽湖取道往來其勢似爲可慮况昭陽積水不多春夏之交湖面淺涸則運道不免阻塞京師歲收四百萬之根石何由可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所仰給此則可憂之甚也爲今之計必須潞河等河如舊通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謝魯一公集
嘉靖二十五年
平露堂

分秋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溢徐邳之民乃得免於漂沒若不作急整理將來河復北決意外之慮又有不可言者伏乞勅下戶工二部協同計議卽於大臣中推舉通時務識地理能任大事者一人帶領才幹部屬官二員前去山東河南直隸地方多方詢訪相度水勢應該作何區畫下流可濬故道可復合用人工若干錢糧若干呈馳奏報上緊用功雖有勞費亦難顧恤庶幾連河可休無虞而國計不至於缺乏也

書

與江西巡撫任公宗海書

附募兵

江西之事弊也極矣所以屬望於執事者久矣簡擇之命既下縉紳交賀以爲得人而吾鄉人士喜溢眉宇列郡之民自是其有更生之樂乎聞姚源逋寇至德興者皆願聽撫於執事中孚之感可及豚魚蓋不誣也但鄉人來者謂或陽境內尚有餘孽數千亦是繞源流出豈撫之猶未盡乎抑延蔓難圖也執事必思所以處之而不致其滋蔓矣竊意其中有名首惡不過數人其餘悉出脅誘未必無自新之意第曉之或未詳明當時所降黃榜旨意亦坐不知首惡主名未及指出今宜指數其尤惡者數人明白曉告惟此數人不赦自餘一無所問或此數人能自相擒斬以獻并赦其罪則彼欲驅民以張勢與助盜以爲奸者其心必相疑其黨必自散此兵家伐謀伐交之策且於誅惡之義宥過之仁兩無所失不知以爲何如也初河北群盜不下十數萬人前旨既下解散者七八萬而劉六劉七齊彥名及劉三趙鳳子輩始孤弱潰

皇明經世編

謝魯一公集
卷之十一
嘉靖二十五年
平露堂

避而南矣。亦惟此數萬人，多出於誘誘，而非欲死於鋒鏑之下也。好生惡死，人心同然。江西之民，豈獨甘就死地乎？在爲民牧者，有惻怛慈愛之心，而明示以可生之路耳。傳者又謂，兵未至，賊惴惴有必死之憂，以爲其鋒不可敵。迨乎狼兵既至，與之交逼，縱其奔逸，則其勢益橫，略無忌憚。蓋往時流劫，不過一二百里，猶未敢離其巢寨。今則至德興，至弋陽，又至上饒，發驛至徽甯界上。且有由鉛山而入福建之舉，是猶病寒之証，傳經不已，而且爲流注。非有仁心仁術，如執事者，其孰能救之？聞狼兵半已擅墮，民固不堪其毒，而深幸其歸也。然賊未盡降，兵不可罷，而本地守禦之兵，及食充機快，皆不足恃。故論者欲所在大家團結丁壯，自相保衛，從前巡撫勅中皆載之。如近日何溪都等處，亦以一二大姓，當賊襲衝，能合力遏之，而使之不敢遠出，此鄉兵可用之明驗也。愚意謂今之機兵，雖不足用，若能均其役而更其法，則固可轉而爲精壯之兵也。蓋舊日是役，僅憑該縣官吏耆老開報，僉克類多私弊，或人丁事產，無大相遠，而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謝費二公集 附錄卷五 平寇堂

與有不與甚者，放富差貧，往往有不均之嘆。且村落之民，未能去農畝而羈縻於官府富室之子，未能脫屣展而甘列於戎行，則必出銀若穀，募市井游手之徒，以冒名代役。平時不遇用以追呼迎送，而近乃以之拒賊，正所謂驅市人而戰，徒足以損我之威，張賊之膽，而豈有毫釐之益哉？今欲均其役而更其法者，何也？大約機兵一名，每歲額募銀二十兩，假令縣額機兵二伯名，則歲費四千兩，而此四千兩者，堂令該縣有田之家，通融均出。若有田四萬畝，祇出銀一分足矣。况大縣之田，未必止於四萬畝，則其所出至微而易辦也。如此庚勞逸均平，而人無怨者，乃以其銀募可以爲兵者充之，或募富家佃僕，私習擊刺者，或募捕獵人，力扼虎而射，命中者，或募今日聽撫惡少之革心者，審其年力報之，有司各足原定，机兵之額，擇大家父老，素有鄉曲之譽，而其才又足以馭衆，志又在於立功省稅之縣，各二人或三人，每月率其所統一再赴縣中聽掌印官比較武藝，大略如操練之法，視其生熟，嚴行賞罰，必求實用，不得徒爲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謝費二公集 附錄卷五 平寇堂

俱一細有警防禦追捕皆責成於此二三人有功則
賞或功多則與奏請官職如近日江西聽撫賊首何
積玉及四川領兵吏何定事例若鄰邑鄰郡有警且
賊之多少事之緩急隨便調發互相應援而其簡閱
稽考又一屬於兵備憲臣此法既定三數年間縣縣
各有任戰之兵盜知有備必不敢發即發亦可撲滅
自不能滋蔓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諸葛公集

卷之一

時義兵七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八

華亭

徐孚遠副公 陳于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沈 泓臨秋

選輯

上海王光承趙世恭閱

喬莊簡公文集

疏

喬宇

陳愚見以廣聖聰疏

臣今年二月內奉 命往祭山西中鎮霍山諸神歷

太原大同平陽蒲潞遼沁等府州凡道路所經地方

皇明經世編

喬莊簡集

平露堂

利弊邊塞軍民疾苦蓋嘗用心訪詢略知一二雖不敢上比于周爰咨諏之義但臣犬馬微忱自有不能己者謹擬拾所聞冒干 天聽然此特一方之事至于四海之廣所未能知者尚多 朝廷政化之原尤有重于是指管聞宋韓琦之告仁宗謂外憂之起必始內患因歷指綱紀不立忠佞不念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遊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客近昵之僥倖十事爲內患可謂深識治本者矣仰惟 陛下聖質當以堯舜爲法

無論仁宗而臣之愚竊有基于韓琦者敢誦此言爲

陛下獻伏願 正心窮理師用戒遊日接賢臣講求

政理自宮闈之近達諸天下之遠推行有序化道無

遺務使一民一物無不與被 堯舜之澤則 光昭

新政足以慰 列聖在天之靈內患既平外憂自悉

區區西此不足以煩 宵旰之憂矣

一恒遼民臣竊以大同府所屬應州山陰馬邑等州

縣皆漫散平地相離邊牆不遠百姓依村堡住居每

園林桑棗之利雖有田畝耕種所獲不多况又連年

皇明經世編

喬莊簡集

平露堂

點虜深入侵擾禾稼搶掠人畜民不聊生比與腹裏地方不同去歲已蒙 寬詔將山西陝西弘治十八年以前拖欠糧草停徵但所司不能奉行督催之吏以整理糧儲爲名急如星火連併上納閭閻愁怨之聲無由 上聞昔人所謂黃紙放白紙催者臣親見其弊矣伏望 陛下憐念遼民疾苦特 勅該部除已徵在官外其正德二年分夏秋糧草減半徵收庶百姓少得蘇息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一厚邊軍大同宣府二鎮切歷邊境軍士不時調遣

衝突風沙，辛苦萬狀，止是月糧歲布，別無經營。近年以來，法度寬弛，所在官司，誅求剝削之苦，日甚一日。平居既不能休養士氣，卒然臨敵，何以責其敢勇戰鬪？自去歲遊擊等兵敗，嗣之後，士卒寒心，威武不振。臣過馬門關，親歷廣武驛，以北村落，皆虜人殺傷，搶擄之處，民物蕭條，可爲慟惻。伏望 皇上矜憐邊軍窮乏之時，勅彼處撫按官，務以愛養士卒爲重，嚴戒一應官員旗甲人等，不許侵扣冒支軍士月糧花布。如有指以使用爲名，侵扣者，總算至值銀一兩以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齊莊簡集

三
平露堂

參調畢日，旗甲人等發本處，極進墩臺，常川哨騷。指揮以下官員，常川帶伴差操，不許推舉管軍管事，干碍勢豪，奏奉重爲處治。

一廣儲蓄。臣聞爲國之道，必重農桑，而務積聚。若量入制用，何以備預凶災？故古者無六年之蓄，尚謂之急。以今較昔，實可寒心。去秋山陝二布政司禾稼不熟，各處預備倉等項，所貯糧穀甚少。鄰近地方糴買，告于賑輸，鄉村小民，皆立俟逃亡，人力不給者，坐以待斃。所賴今歲夏麥頗收，稍爲接濟，不然幾致狼狽。

乞 勅該部轉行撫按官及府州縣等衙門，除預備倉糧，照依歲額收貯。今後凡問刑衙門，一應輕重罪囚，納米贖罪，及納紙等項，不許照近年事例，收銀解官，俱照舊例。各納米上彼處預備倉，嚴立簿籍，以憑務考。年復一年，倉廩所積者，漸自充足。遇有荒歉，隨宜賑給，黎民免逃移凍餓之患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齊莊簡集

四
平露堂

一省科派。國家以民爲本，百姓之足與不足，盛衰係焉。臣所經州縣地方，田畝日益開闢，生齒日益繁夥，較之往昔，大有不同。然民儲蓄恒少，用度恒苦于不足。臣嘗求其遊矣，稅糧草束歲額有常，而國用無經。冗食太衆，差役重疊，科派頻繁。百凡木植顏料之物，在在增加，加以連年轉輸邊餉，民力疲竭，無有寧止故。一遇荒歉，非流徙四方，則填塞溝壑，與言及此，可爲慟惻。伏望 皇上以節財用足民食爲慮，特勅該部將一應顏料等物，于山陝二布政司免其坐派，庶財用有所蓄，民力不重勞，值有災傷，亦可支持，不至顛沛失所矣。

一謹守令伏以親民之職，繫于郡縣得人，得其人則

百姓蒙其福不得其人則百姓受其害今天下守令中間履行潔白才識優長者固有其人然亦有貪黷害政者有巧飾詐僞以邀名譽者有憮然不知民情委法令于胥吏者有暗懦不能制豪猾使良善無所區別者有嚴峻刑罰視人命如草芥者若上之人無鼓舞懲勸之道則中人之資何所勉進而蒼生利病誰爲興革況山陝地方連年兵荒牧民者尤當慎擇乞勅該部轉行二處巡撫巡按官務須多方糾察不時巡歷痛革迎送之繁勿以舉承奔趨爲敬仍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爵莊簡集

五
平露堂

官員分爲三等嚴而有爲者爲上慎于守已不能害民而幹才頗欠者爲中守爲俱欠于幹辦雖優巧于剝削者爲下上等等者必在旌舉之列中等者略加勞勉下等者必行斥罷如此庶人心知所勸懲可以拔士風而趨于正百姓亦得霑實惠矣

一重祀典古帝王有大功德于天下者皆世享血食非有所黷淫是以皇上有登大寶肇稱殷禮卽遣臣等往祭歷代帝王臣謹致商湯王陵在榮河孫北西十里舊傳陵已爲河水所留壞不存歷代皆

于所京近地設位而祭但屋宇卑狹地勢淺陋不足以奉明祀爰聖覽且人有一郡一邑之功尙遽廟立廟著在國典况湯王寬仁勇智除暴救民爲萬世人君所當取法顧可使之棲神無所乎彼時臣祀禮既畢曾與陪祭官忝政才寬食事來天球議得廟後有隙地三四畝可以建置殿堂三間兩廡牲房數楹伏望陛下以帝王之祀爲重特勅該部轉行山西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親行閱勘支無碍官銀撥撥人夫開展修葺庶免因陋就簡之矣以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爵莊簡集

六
平露堂

一代之典

明舊章釐宿弊以圖治安疏

伏惟我祖宗建邦立政貽謀宏遠行之萬世亦無

不宜奈何承平久則玩愒生法令寬則姦蠹作不及

時除治則敝壞日深而後莫可圖矣切照南京爲天

下根本之地聖祖肇造于此百五十餘年其間

舊章雖在而有未明宿弊已深而有未革臣本凡庸

誤蒙簡命視事以來日夕憂憤圖知攸措但政典

之大者非一人之所專行積弊之深者非一日之所

能去謹條陳六事上讀宸聰伏望皇上仰遵累朝之典俯察迎時之弊斷自聖衷下之該部如有可采卽賜施行

一嚴操練以修武備照得南京原設大小教場神机營新江口四營軍馬所以固京師以防外侮者也操練之法誠不可不嚴臣節伏觀累朝勅諭內事理南京內外守備恭贊官四營每月該操之期輪該一員與協同官員閱視嚴切比較以示勸懲夫謂之每月一次則不欲疎曠以效怠玩謂之輪各一員則不欲重難以致廢弛其委任之意至矣盡矣奈何法久則寬事多循習今一年之間內外守備恭贊官止是春秋會集到營二次非惟于操練之法未嚴抑且與勅諭之旨不合今後除春秋二次看操外每遇該操之日容臣與內外守備官輪各一員到營閱視如此則舉動便而省會集之煩比較勤而免怠緩之弊矣

一禁役占以肅軍政照得客衛軍餘我國家有百餘年休養生息惟恐不得其所所以克行伍而嚴備

皇明經世編

高拱簡集

七

平露堂

禦也邇來營隊之間疲敝者多精壯者少雖有披堅執銳之名而無折衝禦侮之實蓋由禁治之法既寬役占之弊來華爾查得弘治十三年該南京吏部尚書等官奏民悅等奏准南京五府掌印官定與二十名限用見任佐貳每員十五名俱于本府所屬軍多衛所空閑操下內輪用其餘役占辨納月錢之人盡數退出爲照近年以來各官其老成奉公者固不肯違制而縱私其食殘剩下者亦奉免謀利而忘義役占軍丁甚至人百餘名取覓官錢多政月數十兩以公家守衛之人爲私室營辦之計况有豪猾姦頑者往往投托影射生事害人就輕而避重盡法嚴政莫甚于此乞勅該部查照前項奏准各數申明定制嚴加禁革其役占軍餘及其投托影射者悉令退出差操仍令各衛所通將退出并撥過餘丁姓名造冊送赴南京兵部兵科查理比較此外但有仍前占役貪刻之徒聽本部及科道官指實劾奏革去官事閑住仍通行南京科道并各衛所一體遵來施行如此則私役少而國法振行伍清而軍政肅矣

皇明經世編

高拱簡集

八

一幸兌員以寬民利照得南京龍江關皇城都城各門內府甲字等庫近年以來添設內官內使數多擾害軍民商賈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且如龍江一關乃京師商賈必經之地今守關官員增至二十七員進關使用橫取于常晝夜思以營私左右望而罔利物價騰湧于市肆商賈嗟怨于道路其都城門之搜取至于賣菜之貧人其皇城門之求索至于擔漿之細物守庫者立茶果之名解納者苦錢糧之費皆以爲公適可辦私賄難酬以致府藏不得充盈拖欠不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勸廉簡集

九

平露堂

完納聖明之世當宜有此近年累經題奏未奉特旨裁革益肆荼毒罔有忌憚伏望特勅內外守備官務要查遵成化年以前事例照數存留管事其餘多添濫設者盡行革退庶幾民害可除而民利可寬矣

一買戰馬以振軍威照得用兵之法騎爲上步次之若營伍之間有軍矣而無騎戰與無軍同有馬矣而不壯盛與無馬同今南京各營買補馬匹舊例椿朋祖銀奏合七兩買補正德九年奏准增添祖銀二兩

奏合椿朋銀共九兩買補正德十一年以後仍照舊例不許增添但近來南京地方馬匹甚少價值甚高即令九兩買補尚且贏小不堪騎操若復減至七兩勢愈難行蓋有馬者固不肯低價以售于官買馬者亦安肯出私以賂于國苟不通乎人情易以濟乎實用查得弘治年間奏准買補馬匹須四歲以上八歲以下價自十二兩至十五兩今據此例則太火莫若通融匠畫以合時宜椿銀固難更改租銀則可增添合無量加三兩共轅前數本部選委廉幹指揮一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勸廉簡集

十

平露堂

督令各營買補待後地方馬多價減另行奏處如此則賠償之苦得以漸寬倒失之數得以漸復矣一一定缸差以便進貢照得南京錦衣等衛馬快缸隻國初止爲操江禦備而設後以京師相去遼遠其器物所需必取給于南京皆以馬快缸隻裝運亦一時通融漸處之計非原設本意也查得快缸原設九百五十八隻奉例減退一百五十隻馬缸原設八百一十七隻奉例減退二十一隻中間有朽爛拆卸而數年未得成造者有漂流無存累經查究追造而未見

完報者有大脩而經歲不完，有小脩而累月未畢者，有遭風沉溺車場損壞而甲餘俱逃者，有因公差夫紅、私回籍而查拘未到者，是以紅隻日益減少，其應新進貢，除歲例照常應付外，近又巧立名目，比舊加添，又有不時取用物料造辦等項，多計紅至五六十隻者，及欵差等官往來應付，差使日益浩繁，夫甲日益貧，耗甫端之庸未緩，而後差之裝運又行前次之債，示償而後差之幫錢隨繼，甚則蕩廢產業，鬻賣子女，痛楚萬端，無所控訴，往往逃竄他鄉，父母兄弟不能相顧，良可憫惻。至于沿河一帶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人力竭于迎送，夫錢苦于誅求，其被害尤有不可勝言者。臣請于薦新進貢等項，一一遵照先奉欵定則例差撥，近年奏討增添者，量行查革，其欵差往來則少者一二隻，多者不過三四隻，其取用造辦等項，則少者七八隻，多者不過二三十隻，驗裝科道等官務安查數定紅，不許過違舊例，如此則紅隻雖日減耗，庶免困乏之虞，夫甲雖曰貧難，庶免流離之苦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喬莊簡集

十一
平露堂

一脩紅隻以便差用，照得南京各衛快紅，元年俱是工部出價成造，後以所造多不固，如法奏准工部支價，本部委官成造，續又奏准工部出銀七十兩，本部出租銀二十兩，并變賣原紅舊板銀十兩，共得銀一百兩，為照快紅成造，必得銀一百五十餘兩，然後堅完可用，小甲陪補過多，深為貽累，合無行令工部量添銀二十兩，本部量添租銀一十兩，奏合前銀成造，庶得工力易舉，而少免陪補之患矣。及照南京內官監孝陵衛等衙門，所取蘆柴搬運磚瓦，共該馬紅三十餘隻，裝運被各該官員索要幫錢數多，人夫不得安生，紅隻又為蘆柴所壓，多致損壞沉溺，深為未便，若將快紅照前量添價銀成造，其底紅不使變賣，存留本府，通融措辦，改造區淺紅隻，以為裝載蘆柴等項之用，其各紅撐駕人夫，合行江淮清川二衛，備查各號紅隻，有遠年事故，徵造未起者，暫將各項紅隻查照字號編補，所有解到各紅人夫，就令照號編食撐駕，待本號紅隻徵造完日，另行區處，如此則快紅之成造易舉，而馬紅之差用有餘，一舉而兩便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喬莊簡集

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齊莊園集

主

平齋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水

選評

徐子遠聞公

李 雯舒章

相 熊伯祥叅校

彭襄毅奏疏

疏

彭澤

論流賊

流賊

盜兵敗於泰將宋振奔聚林縣山中復出掠衛輝懷

慶臣意賊計有三或面將來降或各潛避上也北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流賊

平露堂

戴儀兵南有宋振兵惟中路衛輝大名兵寨若暫時

假息乘隙出山仍循故道長驅剽劫徐為近散之計

中也若倚恃林輝濟源河內以西壺關陽城陵川高

平以東地方險遠稱為家計以圖久駐下也然此賊

自揣不敵必出其下憑山谿之險料合土賊招聚士

命迫脅善民則環百數十里之境民畜錢穀皆為所

有。時遣數十百騎劫掠彰德衛輝懷慶三府使我軍

不得休息錢糧日費彼合而逸我散而勞將來未可

猝定也為今之計必須山西河南兩鎮官軍協同宋

振表裏夾攻使其寢食不遑進退無所不數日間殲

滅無遺矣若但移文山西鎮巡官截殺勸調官軍開

領軍器往返動以月計機會既失于因循士氣亦沮

於牽制繼有後謀難以濟事

論宜允諸大臣辭免恩蔭疏

疏辭恩蔭

近觀 勅諭錄定策之功封拜恩蔭多至五十三員

官爵太濫今大學士楊廷和等懇辭之疏至四五

尚書毛澄與太監蕭敬等具辭亦至于再內楊廷和

蔣冕毛紀雖俱准辭伯爵改蔭指權費宏雖已准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流賊

平露堂

指撫改蔭千戶俱經日久不敢拜受而毛澄與蕭敬

等屢蒙溫旨未見賜允臣等竊見諸臣之疏皆出由

衷况節經言官論建咸以為言伏望 皇上體念內

外諸臣辭免之懇切俯從科道等官論奏之類仍痛

錦衣衛所官員冒濫之積弊將前項勅內有名如大

學士楊廷和等量加別項恩與以為大臣忠誠之勸

其貴宏毛澄以下分別等第係文職者量蔭應得文

職係內臣者量賜優賞皇親已受封爵者子孫翁侄

俱不必禁受武職并令世襲其前項內臣中間如有

當時同心協力，平定禍難者，量磨一官止終本身以旌勤勞，庶於朝廷崇德推恩之盛典。諸臣秉忠成滿之本心，言官隨事納忠之專職，咸兼盡而兩全矣。

論待歸正人疏

待歸正人

比年耳虜為患，俱因擄去邊民，及負罪投入者，教以用兵節制，以故所向無前。今各邊走回人口，在虜營住久，其於虜情動止，開隘險夷，及我邊人為彼鄉導者，無不熟知。乞勅各邊鎮巡官，凡有走回人口，如幼男婦女，并擄去年淺者，量給衣糧，護回原籍。其在虜日久，諳曉虜情者，務加研審，若果忠實有才畧，即留邊効用，厚加慰勞，以備咨訪。因而資為間諜，誘我漢人，使漸逃歸，以孤虜勢，其無他技者，仍護還，若有留難需索者，加治不宥。庶來歸日衆，而虜情可得戰守有賴。

論鎮守內臣換易

鎮守內臣

頃者禮監傳奉聖旨，勅御馬監右監丞鄭純真守廣西地方，守備倒馬關，傳倫牛榮取回南京，閉住臣等竊謂中官出鎮，已為民害，至于數易其官，尤甚。

夫楊金鄭斌安川行事，廉靜與否，臣等雖不得預知，但傳倫牛榮在鎮年久，所欲已滿，又榮嘗被劾，或知警畏，若新任者，饒虎之欲，甚於飽虎，況交待之際，迎送供應，為害實多。今無故驟傳更替，此非各官貪緣鑽刺，有是乎？乞將楊金鄭斌安川等送法司，明正其罪，仍將傳倫等各加戒飭，再乞以後各處鎮守等項內臣，不得頻數傳奉更易，庶舊任者得安心辦事，未差者亦免奔競無恥之愆。

覆巡撫延綏都御史疏

延綏邊務

星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定堂

一嚴禁例以除宿弊。今後各鎮守太監總叅等官，有犯役占科歛等事者，太監取回，空照文職犯贓事例，不許推用將官革任。降級者拿問，其奏帶標置之人，參極邊衛充軍。一聯邊堡以壯軍勢。請新安邊管分守叅將并千戶所查帶原該兵馬，仍于舊安邊管任劄于十字溝築城，將把都永清二堡官軍移調，操守于花馬池、鹽池鎮城亦量增築添設守備官移調三山饒陽二堡官軍操守，又督催荒地膏腴千頃，均給官軍。

聽其開種四五年後乃可徵租。又于鎮城至波羅堡適中之地增築平夷舊城。據軍操宜以遇虜衝。止濫刑以重人命。各將領于所轄官軍除臨陣退縮計用軍法外其餘有犯止用常刑其情罪稍重者行撫按參治。如有酷用非刑致損人命者聽各該撫按糾舉論罪。一明軍功以勸武勇。凡名邊官軍斬獲首級先行兵備官研審的確開載明白送巡撫再審奏報。一面行巡按御史照例覆勘以候陞賞。若兵備官審報不公坐以徇私罪名。一減繁瑣以便節制。請今後軍職有犯除從流以上照舊奏請外其餘答杖罪名乞照軍貴事例聽巡撫官照舊酌治。年終類奏以備查考。一利器械以供戰陣。請行四川廣西雲貴福建等處但有一應器械可以破虜殺賊如強弩紙甲神鎗藤牌等項俱照額式樣製造或撥委工匠及善于用使之入赴各邊講習。

軍職貼黃

舊例京外衛所軍職貼黃文冊每年一造送部查考。又軍職賢否在外聽撫按在京親軍等駁聽科道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五 平定軍

本部主事等官府屬衛所從本府堂上官各訪實填註考語揭帖送部以憑斟酌推用。夫錄承衛官巡待之職尤須得人。近楊玉錢寧寧招權納賄濫政害人盜緣冊籍莫稽優劣而去留不由廷議也。今不嚴稽稍簡獎必復滋乞命該衛將所屬審取各父祖從軍隨旗來歷開具貼黃文冊如例造送仍行掌印官將各官賢否從公查註送部以備獎替推用有所查據

江防六事疏

江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六

平定軍

一專委任。言新江口原設都御史管理而事多關白。二備恭養。舉用難行。宜令小者專決大者會議。庶便責成。三明約束。言新江口及九江揚州儀真原設官軍守把聲勢聯絡。今承平玩愒江洋劫掠了不相干。宜各照所轄緝捕應援違者參究。一實行伍。言新江口官軍令餘原額一萬一千六百餘名今役占老弱耗減過半。請清查撥補以備操練。其各衛所官舍旗軍立功者不得改回原衛。一示嚴賞。言官軍所以營求改差者憚其勞也恤其勞而優厚之則人勸。宜查指揮等官動能懋著者起起擢用軍士賞賜布帛全

與本色優免二丁。計貼軍裝增修窩舖計處月試賞
犒之費。一處船隻官江船原額三百四十多不堪用。
戰船開大不利風浪宜令南京兵工二部會同操江
驗看修補。時操練言新江口專習水戰宜將各船
官軍編定。不許差使更換。召募習水者百十名分教
各船。有風則習巡哨小船無風則習大船。庶人船相
得緩急有賴。

王康毅奏疏

疏

王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廉

江防

七 平露堂

防禦十事疏

防禦

一招募慣戰勇敢遺民多驍勇弘治間曾行招募頗
得其用後因官籍爲兵人不樂從。今宜諭以就募有
功者優賞。事畢之日。欲自便者聽。一預處糧餉支費。
延鎮孤懸河套四面飛沙地不耕稼而又數歲荒歉。
宜飭當事諸臣乘道路無梗。預備糶糧待用。一處備
騎征馬匹大僕寺所畜不足以給戰馬。宜令守臣取
之苑馬寺所孳。茶馬司所易。及各邊所貯馬價。一戒
傍防守將士。乘賊未至日夜爲備。補其單弱處所。一

招徠被虜人只華人。被虜多爲所用。宜厚加優恤。端
正人口。以招來者。一召募間諜。疑虜虜計漸狡。必有
陰爲之教者。如梁成辛洪是也。宜暗令殺虜歸華。縱
事不成亦足以疑虜。使不敢深入。一計處內地飢餓。
民不聊生。恐致內變。宜令守臣預修救荒備盜之政。
一戒傍將領搭炮將失士心。每由貪黷。今糧犯科索
役占者不止。罪誦盡數查追。以爲後戒。一招收京軍
實邊。京軍遊民所萃。招兵爲易。而邊鎮缺伍。計滿無
衝。請許各京衛軍。自安業服役者之外。有原籍陝西
流徙。願改遷衛近地者聽。一類覆建言奏疏。先因虜
警。本部會議有傳采羣策之條。以致言者紛紛勸說。
恐煩聖聽。今後擇其急者覆請。否者月終類奏。

覆均州場疏

牧馬草場

草場地土。在成化時已有豪勢侵占之患。時則令太
僕寺查照。誌書圖卷。區別上中下等。凡高卑阜窪。止
堪牧馬者。聽養馬人戶輪管放牧。肥饒可聖者。撥與
有力馬戶耕種。照依佃種官田事例。徵收花利。不拘
銀穀俟時估納。如遇災傷逃移。及貧乏甚不能具馬

者量與助給以足正數馬政之外毋許他用待後養馬數多停免耕種照舊牧放此善制也其後則有居民得入耕墾之令又其後則有馬戶免科之令又其後復有禁民佃牧違者准屯田論罪之令于是豪強倚藉養馬兼作無制轉佃他人厚取租利如今太僕王宗獻所言之矣何今舊制常存馬戶佃租不免則田有定稅而豪家無幾幸以殖利居民佃者不禁則民有定業而馬戶亦無所肆其兼併之謀此皆妄搖成說而不慮其後者也且養馬入戶自有額定丁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平露堂

計處清軍事宜

清軍事宜

該本部題武庫清丈司 呈奉本部判送據主事王學益呈稱照得清理軍伍係國重事 國初各該衛所在伍有缺俱得經白勾補宣德十年該本部題革節該本部題准事例各衛每年將節年該勾遊故軍士盡數查出分別司府州縣攢造底冊一棟二本一本留部一本轉發各司府州縣照各清勾仍每年將各衛所軍額攢造舊營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花名冊一本送部以憑清勾月滿等項查照各司府州縣亦每年將奉到本部轉發清勾軍冊逐一開立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平露堂

擇不免責成各所千百戶人等多有不諳文理及見前冊歲以爲常徒費少益非特視爲故事抑且或生厭心往往止憑識字人等任意謄寫惟求塞責大抵撰造次數愈多則差說愈甚且好獎橫出或有見伍而作缺有丁而作無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故逃以待勾既勾而復首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移各換籍以希解到作無憑收伍取利者或有新軍初到而勒財以逼之逃受財以縱之逃以致隨解隨勾者雖禁例甚嚴而檢覈無法勢難悉杜及查各該司府每年奉到清勾文冊應發各屬被里長書手人等增減字畫埋沒名數作美多端其造送回答文冊亦多止是紙上虛文至於勾軍數十而實有不數人者又有一軍回答至數十次而卒無下落者又有雖稱實有而不解補者其已解軍丁則又有隨解隨逃者有偽爲批印回銷者雖近有勘合之例而道里展轉歲月侵靠冊籍浩繁目力不給終歸苟且又各清軍官員因本部原定之數或至不足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丁例不該勾人數作冊外清出以強湊免罪者有將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法軍士 平露堂

盡戶紀責令里甲頂認及妄指無干者其民害不可勝言若不及今爲簡要之法將見得所之清勾徒費而行伍難充各司之回答雖煩而文具何裨且使奸軍或計行平民或被枉而稽考既疎勸懲不至軍政之壞漸無紀極合行各該衛所自嘉靖十一年爲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軍士已經題准住勾外其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該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造冊發清聽本部定奪軍單式樣令照式刊刷備將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逃故軍士每名用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法軍士 平露堂 三 堅白厚紙填單一紙用印鈐記據本部者徑送據都司者類送本部掛號轉發各司府照名清勾仍照舊以司府州縣相屬攢造底冊一本送部存照以後年分止將本年逃故軍士造冊填單送部施行發單者俱免再造本部仍每年終將各府州縣逃故軍士單總數類填勘合催勾其五項冊亦不必每年造送聽本部斟酌定與式樣更名總冊行令各隨該衛原設五所或十所俱無所釘作一冊照依發去冊式分別百戶將各軍單充發年月順序挨寫不許遺漏每紙

一張分作八格，每格填寫一戶，止列橫格開單軍祖
姓各貫籍下分八行開寫充調接補頂替來歷先管
百戶總小旗姓名，餘行空下，仍於每百戶下除將原
領軍役填滿外，各空格六張，一樣二本，一本送部，一
本存營，仍照前冊分別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各
送一本，以憑轉發收貯，以後年分止將本年新收編
發軍由及解補到軍數開造送部，本部清軍委官督
令該管人員將該年逃故解到等項填寫軍格下新
充軍由填寫該管百戶空餘格內該衛并各司府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清軍

十二

平露堂

縣亦行照填，註以憑查照，雖至百年可免更造，各司
府州縣亦不必每年通將逃故軍士造冊回答，及不
許將未奉單勾者妄勾擾民，止照本部發去軍單逐
一清案內有丁者即與解送着伍遇例優免及無勾
者即與開豁，每年終將各解過軍丁收有批迴及例
免者開造小冊連單類送布政司及直隸該管府州
縣差的當人員送部銷照，若將有勾軍丁自到日爲
始，三年以上不解者，雖止一名府州縣清軍官俱奏
聞，丁盡戶絕并山後人氏挾無者查照軍政條例及

節年題准事例，候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御史處審
實類繳，免其再勾本部及該司府州縣仍各立住勾
冊每衛一本以備查照，老幼不堪解者，候經勘三次
以上，造小冊送部案候原單留該州縣候出幼解衛
及老疾故絕逃移跟捉者，候三年不獲者，該州縣另
冊編記原單繳部，行該衛所另給單勾，如再三年不
獲，悉聽本官施行，雖久不獲，其該年清審過官員職
名及里甲隣佑姓名俱照式填寫單後，各取親押若
里甲人等，違同作弊，將有丁捏作故絕壯丁捏作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清軍

十四

平露堂

小非老疾捏作老疾，見在捏作逃移者，事發應解軍
照例發邊遠充軍，如原係邊遠發烟瘴極邊，仍另金
戶下一丁補伍里甲隣佑寓家人等各照例發附造
充軍，官吏依律坐罪，以後清軍御史五年一差，務要
五年內發去軍單實令各清軍官逐一完銷，仍帶各
司府州縣原收住勾冊查案內有捏獎者，另冊送部
事完即許復命，不必定以三年違限，各清軍官員
但以完銷軍單明白無獎及不枉平民爲賢，否以示
勸懲，其各衛所及有司送冊單繳冊單限期并違限

等項俱照舊例施行則清勾之在衛所者嘉靖十年
若猶未損于舊嘉靖十一年以後各衛所造冊之費
清軍一事官軍少項大變之此于舊制中猶存
不啻減百而存一所有官軍扣糧之害不知凡幾千
萬矣回答之在有司者嘉靖十年若猶以爲煩而自
本年軍單既銷之後所嗣發者歲各無幾所有官司
里甲之擾不知幾何而費亦不知凡省幾千萬矣且
此單一出不可妄銷而不改之例既嚴捏故之條尤
重任勾之冊尚在御史之查不廢則軍衛之該勾者
有丁在所必解無丁在所必說有司雖欲以虛支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清軍 圭 平露堂

事不可得雖欲以刻薄用事不可得而行伍可漸充
無辜可免害矣軍總冊之立可以俟百年不改而勾
單之發又不煩復而易查非獨可杜展轉說寫之端
而在衛所妄勾之宿弊在各司府州縣吏書積年弄
法之宿弊雖欲自逞其路無由矣軍之逃至三次者
指擗千百戶之所管逃至若干名以上者免法例之
所欲禁皆可一揭以知而法行無不可之歎矣夫然
後清軍之職在武庫者冊籍不至于填塞故綜覈可
精在有司者奉行不患于煩難故心力可盡在御史

者按法不憚于無憑故激揚有道庶乎簡以知要不
病於迂疎變以時定不謂之紛更而於軍政可少裨
矣及照各衛先年造報清勾軍冊舊例于新選官并
復任官員順帶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腳力近該
本部題准止許進表官及撫按等處公差順帶亦照
例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腳力但各衛所道里遠
近不一前冊不肯一一依期到部與進表官員到京
相左各撫按等處公差人員往往利于費文討馬不
肯帶冊討驢又南直隸各不係衛要府分俱無人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清軍 圭 平露堂

枉道勞送以致多濫今既定每軍止許給單一次則
文移自減各咨吏部于新陞除官員係兩司以下州
縣正官以上每季于各布政司選委一人直隸各照
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間送過部將該地方軍單盡數
給與順帶前去浙江等處送各布政司交割轉發照
例不支廩給承路應付紅船一隻陸路應付本官馬
一匹及量單多少定與扛擡人夫幾名本部仍按季
另填勘合行各司府州縣查驗則驛遞既可不擾而
軍伍亦得及時清理矣再照先項清軍事宜於各軍

衛有司等行門歸控簡便而該司稽考填寫各項文冊則實天下軍政根本尤宜精詳所據原設當該吏十名止二名係揀撥餘俱大撥多有不諳書寫恐致誤事合咨吏部將該司冊科令典名缺俱揀撥前來應爲便查緣係計處清軍事宜以便遵守事理合呈請議處施行等因判送到司合得宣德十年該本部題准在京在外都司衛所不許填給勘合差人勾軍止將逐年逃故等項軍人姓名貫址造冊送部轉發清勾成化十一年該本部題爲陳言類送軍冊以便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李露堂

稽考逐年逃故等項軍人姓名貫址造冊送部轉發清勾成化十一年該本部題爲陳言類送軍冊以便稽考逐年逃故等項軍人姓名貫址造冊送部轉發清勾成化十一年該本部題爲陳言類送軍冊以便史督同都司衛所南京北京衛所各于本部委官俱着落各該軍政及首領官將各營旗軍逐一查出要見原額旗軍若干見在若干逃亡若干改調若干務在原充軍改調來歷年月貫止節次補役戶丁正餘姓名備細造冊每布政司攢造一次直隸府一次各一樣二本照依逐年清冊差人送報轉發清勾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爲仰承 恩命修舉邦政事內開一定冊式以防欺隱切照勾軍文冊先年驛曾

降去式樣李世久人玩合照依都察院咨到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冊式通行天下攢造花名總冊一本以防欺隱一復有司回答冊以便查考切照天下有司奉到勾軍文冊清解畢日除清過軍數呈清軍御史奏緣外另造回答冊送部查考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爲陳愚見以清軍政事內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無勾軍名照例住勾以省費用以杜紛擾宣德四年逃故軍士除奉例開伍不勾外其餘俱作奉冊清勾之數三年一次造冊送部轉發清軍其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李露堂

成化元年以後逃故軍士作照例員勾之數一年一次造冊送部清勾又查得軍政條例內一款所勾軍士若有丁盡戶絕并山後等處人民挨無名籍等項三次有司係保結回申委無勾取軍衛有司各另造冊申緣兵部問該若有故違查勘是實照依原奏准榜例查問當該官吏又一欵故軍戶下止有人丁年七十以上或篤廢殘疾不堪充軍者保勘是實明白回報定奪不必起送官吏人等不許因而作弊將不係此等老疾之人朦朧妄報脫免軍役違者論罪又

一款勾補軍役若正軍戶下本有人丁比先年騰騰捏作無勾卽便改正勾解如仍挾捏回申照依榜例軍丁發邊遠充軍原係甲隣里人等收發附近衛所充軍官吏依律坐罪又一款逃軍除自首死罪責限起解外其餘等獲者就丁原籍所在官司取問明白初犯再犯依律處決先將戶丁解補里隣人等仍照隱藏逃軍榜例治罪窩家發附近衛所充軍若窩家係軍人發邊衛充軍其窩家如或懼罪不挈將逃軍轉遞他所藏聚者不分軍民俱發烟瘴地面充軍所

帶領者除本等應付外合量加驢匹以爲駄冊之用嘉靖四年該本部題准今後該司預將前項軍冊分別司府封記本數只候各處進表官員事畢回還行移禮部開送本部如上半年不係進表之期遇有各處公差回還告討腳力者就便搭配公文責令帶領止許本等應付如冊數委的重多量加腳力仍于原來批文將領過數目明白開坐係各省者責至布政司交割係直隸者該府州縣交割嘉靖八年該本司主事庚雲龍呈稱軍冊壅滯要行議處該本部題准移咨禮部着令進表官於公事未畢之前赴本部分領軍冊照依應付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主事王學益呈稱計處清軍事室以便遵守事一節爲照事有急而必受法貴簡而可行所據清軍一事積弊已久凡有議者皆思變通而推原其故則以其繁而寡要費而少益爾夫繁而寡要則難稽費而少益則易玩以下之易玩而乘上之難稽是故文雖詳而弊無由察禁徒嚴而奸不可止也今主事王學益具呈前因一則免遞年清勾之擾一則省衛所撰造之費美

端盤華。公私兩便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備行五軍都督府南京兵部在京各衛并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各府州通行各該軍衛有司衙門悉照本部題准該主事王學益具呈事理施行各衛所依式樣擴造軍總文冊并清勾軍單完日各用牢固木櫃鎖封印記選委的當人員用心管解在京仍限本年五月以裏南京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限本年六月以裏浙江江西湖廣福建限本年七月以裏四川兩廣雲貴限本年九月以裏俱到部都司掌印官員務要催督如有違限不到各都司官與各衛所官一體從重參究以後年分該送軍冊仍照舊例俱限五月以裏到部及行各司府州縣如遇本部發到各衛所軍總文冊務要置立木櫃整齊堆架別庫收貯以俟百年不忒各官去任之日俱要交代明白如有疎違接管官具申該清軍御史如無清軍御史申巡按御史具呈都察院移咨本部參究其各部司衛所及各司府州縣賁送冊單人員如有違限損失等項俱照例送問重治并咨部院着傳行各該巡按清軍御史嚴行各屬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清軍

王 平 露 堂

實舉行及以後清軍御史悉照本部今次題准事理定例五年一差但以完銷五年內發軍單畢日許令回道不必定三年爲限則費省而人自便法簡而獎可稽行伍漸充軍民不枉而軍政庶乎可修矣及照各該進表官員并權按等公差人員領齎軍冊委有未便合咨吏部自嘉靖十一年夏季爲始每季於新陞除官員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布政司選委一人直隸各照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開送過部將該季所有冊單盡數給與順帶前去各省送各布政司交割直隸送各巡按御史交割轉發清理照例不支廩給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本官馬匹及量單多少定與杠夫幾名則不獨可省驛遞應付之擾而軍冊軍單亦不遲滯其該司當該吏十年止二名係揀撥餘大撥委多不諳書寫亦令移咨吏部查照該司令典名額俱用揀撥前來庶無悞事

爲建言選情嚴設備以安地方事

大原府忻州儒學訓導方仕譽奏臣惟陝西西寧地方原係蕃夷雜處之地洪惟我朝 太祖近掃胡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清軍

王 平 露 堂

招集人民開荒展土始建城郭設立衛所各爲西寧是以學校茶馬司倉塲驛遞漸爲備具於是西番進貢達賊潛任雖係邊境之地實同腹裏之安西海出魚鹽之利山澤滋馬牛之蓄金帛是產貨皆多其城西南有李斯牧川其城西北有雙伯羊川俱地方百里土脈肥饒甚堪種牧於此軍民樂業西番獲利所以倉塲委積茶馬之政興也正德七年以來有達賊名喚亦不剌阿兒禿所黑刺麻三種深入侵奪前利西番每被擄掠臨城往來搶劫軍民不息戰爭以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邊情 三 平靈堂

悉陳設備之策恐達賊貪殘益甚熟知山川險阻窺中土盈虛致使邊疆狼狽唇亡齒寒又况西寧正南四川松藩衛東南通歸德千戶所河州岷州西北通甘肅涼州東北通莊浪寧夏榆林直至山西三關大同宣府爲達賊往來之路於此可以設險固守况達賊詭計百端忽來忽去統兵西征而北走北征而西走四路通達徒費軍馬錢糧難以防敵往往失于不備念臣每在邊疆被害存心非止一日伏望 聖明遠紹 太祖之成憲大施恤惠之深仁乞 勅兵部議處轉行山西陝西總制撫按等官設法招集各處有罪人民發去充軍會同西番于雙伯羊川等處快擇地形建立城衛以禦達賊往來之喧嚷而爲軍民力田之良策不戰自鞏固不爭自持久不惟西寧爲然凡寧夏榆林及山西三關大同宣府四川等處於達爲出沒往來險阻去處亦須設險固守使達賊不得窺視中國之境於以社 宗社億萬年無窮之業使 國家永無西顧之憂也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查得先爲查訪邊情急缺救濟事該提

卷之二

邊情 三 平靈堂

督軍務尙書王瓊題稱近年肅州衛屯田合餘抽選一千員，作為遊兵，致將屯地拋荒，相應設法清勾補足。軍伍將新選屯丁遊兵，疎放種田，乞要行陝西都御史備查肅州衛節次開逃軍冊，備行原籍嚴限清勾解補。及行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北直隸大小間刑衙門，今後但係發遣充軍人犯，俱申各該撫按定發肅州衛充軍等因。該本部議應依擬覆題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又為議處邊備以禦虜患以安地方事。記巡按御史陳世儒題擬整飭甘肅事務分巡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邊情

平露

議擬題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欽遵。俱經通行總制及該鎮巡官詳議。參酌時勢，着實舉行。去後未報。今該前因看得訓導方仕舉奏稱一節，為照設險禦虜，乃安內攘外要務。今本官具奏前項事情，與往時各官建議大要相同。其言似有可采，但稱要于雙伯羊川等處建立衛城，事體重大。况本官原係該鎮土人，中間未審有無便已損人別項情弊，遂難議擬相應。勅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邊情

平露

皇明經世

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嘉胤繩如

宋存標子建泰閣

李康惠奏疏

疏

李承勛

論知人安民疏

知人安民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苟爲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知人安民 一 平露堂

聰或不能無蔽也民易爲而不安平守令虐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樸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効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而殃民者多爲監司者又多不肯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重于一日又嘗察之間閭軍民一年貧于一年上澤難布而不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詔寬恤事件公然廢格

不行奉旨蠲免稅糧肆意重複徵擾其他姦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爲之宣播而小民無從得知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爲之奉行而小民無從沾惠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皇上特降勅旨切責天下巡撫巡按督察有司繩愆糾繆使朝有善政必及于民民有隱情必達于上天下之官屬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屬民者罷而宜民者行事有當爲卽爲之而毋以利害爲念姦有當擊卽擊之而毋以強禦爲畏事有當言卽言之而毋以觸犯爲虞則所謂德之流行達于置郵者庶幾可冀至于兩京科道以言爲職亦多不能體皇上求言求治之心期年之間不聞直言時事間有論列不過列舉小事擇以盡責乞賜叮嚀戒諭令其展布四體靖恭爾位略承順之細謹務爲善之達圖千凡官之失職政之失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憲職舉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道固非一端振其頽而起其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知人安民 二

平露堂

憤恐無切于此者。臣言及此。猶有私憂過慮。自古以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而折之甚易。蓋敢言敢爲之人。利子善。良而不利于姦惡。利于公朝。而不利于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于激烈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好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不敢言之。氣挫。言路暫開而復閉矣。撫按舉職。容有一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有使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爲之志沮。風紀之職。暫振而復廢矣。更望皇上建其有極。遇者抑之。使就中。而始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一

知人參議 三 平露堂

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遵廢棄言。或逆耳。當諒其心。事或逆衆。當求之道。若戒諭之後。各官仍前畏避。不振紀綱。以繩姦惡者。聽臣等指名奏究罷黜。以爲辱臺之戒。又或一時狂愚妄發。悞觸雷霆之威。而心實無他者。亦望容臣等據實分解。以養直臣之氣。周易泰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爲用之于薦言尤切。包荒之量。卽大舜隱惡揚善之仁也。有日用馮河者。臣以爲用之于斷事尤切。馮河之勇。卽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美也。伏惟 皇上清明在躬。傳心

之要。得之舜文。其于修己以安民。修己以安百姓。特在善推其所爲而已。臣等狂瞽妄言。仰瀆宸聽。不勝兢業。

重守令疏

重守令

治化之行。自守令始。守令之當重。人孰不知。然徒有重之之虛言。而不副以重之之實事。亦未見其重也。重之之目有四。曰求之博。而擇之精也。曰禮之重也。曰責之專也。曰任之久也。夫知府雖當久任。而州縣亦不可不久。推官知縣有行取之例。雖難以九年。亦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一

重守令 四 平露堂

必待二三年善政有聞。而後可旌異之。又二三年素履無改。而後可行取之。更繁調簡之例。一切毋以妨職業。然上有員缺。則下必遞遷。故欲久任之法。必行又自愛惜人才。始伏願 皇上念天之生才至難。君之造就尤難。毋以小過而棄大用之才。毋以一青而致終身之損。在上旣無輕棄之才。則下自無速化之術矣。近以言官建白。吏部重守牧之職。而欲公薦天下之賢才。可謂得其要矣。臣愚以爲州縣正官。尤爲親民擇之。尤不可不博而精。况京堂之薦舉有限。入

才之隱伏無窮與其限之于數人未若博求于天下
方今撫按于按屬之賢者已有旌揚之典矣但賢才
衆多恐非一人所能盡知而知之未必盡真也用之
未必盡公且當也。目知府論之其遠佐則有同知通
判推官之員其屬則有經歷以下至州縣正佐首領
師儒之員莫不各有僚屬又郡邑之中或有志行高
潔甘于山林者皆所謂天下之人才也以僚屬相與
則賢否著于官以鄉士居家則善惡孚于鄉見聞之
間知之必實使各舉所知不拘爵之崇卑不限數之
多寡摠以聞于知府而明揚焉至于布政按察二司
亦莫不以所知屬官鄉宦爲薦因其所薦之人吏部
加之以訪察之嚴泰之以衆人之舉隨才量地授之
以官不舉者申蔽賢之罰謬舉者嚴連坐之法則求
才極其廣薦舉極其公而選擇極其精矣夫士莫不
願伸于知己既受知于君子則凡中人之才猶知自
勵而况豪傑之士乎如是而守令之職猶稱乏人者
臣未之信也夫守令之職既精選矣然使待選之不
隆猶爲未也夫守令之于統治最重者莫如撫按其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重守令

五 平露堂

泰謁之禮蓋若爲令矣比來守令不問賢不肖惟以
奉承爲職否跪拜頻仍送迎踴躍者雖知爲過禮而
內喜喜則忘其惡自處不詭不瀆者雖知其爲正而
不悅不悅則願忘其善或者爭一跪伏之末節而構
成大隙又于是從而媒孽其短假耳目以求其瑕疵
植心腹以伺其陰私甚而大張無稽之謗指廉爲貪
以正爲邪而論劾公排考語私隱矣。朝廷見其羅
織之詞以爲去之猶有餘辜而豈能盡知其中不能
無負屈者乎或未必遽去而遷就爲之所使有違之
士不得行其志而又蒙其汗故有高飛傑邁之想而
不樂就其職亦勢之所必至者耳流俗之見乃謂某
官之賢如彼近被挾私一劾連致如此况吾曹衆人
可不曲意依阿乎至于公事之是非生民之困苦天
災之迭至其知其可愛者誰與其以爲已受者誰歟
天下之俗愈趨愈下以至于于此不急改弦而更張之
誠可爲寒心也臣願申明憲綱使各遵守弗得違越
在上者固不可蔑視國憲而責其過爲承奉在下者
尤不可不知自重而非禮逢迎各官在任果有異政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重守令

六 平露堂

者更隆以殊恩或榮之以爵秩或勞之以金帛或朝觀之午特賜召問則遇守令之隆又自朝廷始不惟人不敢輕而守令亦知自重矣如此而不知激勸職業未修者臣未之信也然任之不專猶爲未也今之守令凡事必申請于監司爲監司者亦樂分其事否則疑爲輕已怒及而謗隨之矣不但提吏泰官而又盡收其政至于瑣細末務委官規畫不復閑自守令既有成案然後數刊大槩仿以四六之文付之施行雖有土俗不宜不得輒有變動前官之榜鄉民未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及徧閱而後官紛更又至矣有志者稍有釐正動輒提戾僚屬軍民見正官無專主之權益動忽之益如上之人必不聽其自任也復何善政之有臣愚以爲凡府州縣一切事務皆宜付之守令不得分侵其權或疑如此使郡縣得人則可如匪人也不遺殃于民乎大守令既經簡擇得人必多又禮之隆而責之專罔報必切不幸而遇匪人豈無所以處之乎且臣亦非以爲監司可廢也蓋卑者分其繁尊者執其要治體當如是也撫按二司但當公以照之靜以觀之分

巡分守或于歲終季終考其職掌而申達撫按覆按其實因其優劣而課其殿最不及則教大過則覈反覆之而不悅于是覈其罪之所在而去一以警其餘則賢者不至掣肘難行而不賢者亦不得以肆其惡矣守令之職專且久而職業未修者臣未之信也然又不可徒恃虛文而已大抵天下未嘗無不可救之弊而患無救弊之誠亦未嘗無不行之法患無行法之人探木覈實之論惟在撫按得其人而已矣欲撫按之得人惟在吏部都察院堂官忠赤肯任怨而已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一
平露堂

臣願皇上明勅各該堂官如遇巡撫之推必精擇老成重臣而久任之每歲巡按之遣不論其次而惟其人必得識達治體有愛國之真心者而後及焉如巡按四五次而舉措中理輿論使服者則查舊例不次起拜會都御史按察使之職否則回京考察之例亦必見之行事不可徒存虛名蓋在外臣工監司守令有撫按以舉劾之巡撫則有科道以糾劾之而近日則雖同處巡按亦間有劾之者夫巡按一方其任極重勸懲之典獨缺可乎夫朝廷取舍必公必明

天下撫按自不患其不得人矣。撫按得人，則其舉劾必明。必公。天下方面有司，亦自不患其不得人矣。雖然，監司者，守今之原。朝廷者，監司之本。故大學首篇極論修齊治平之道，而揚其本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伏望皇上正身率德，以道修身，以身取人，則內而輔弼九卿，外而監司守令，皆得其人矣。王道之成，何遠之有？臣不勝惓惓仰望之至。

定經制以裕國用疏 經制裕國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夫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謂虐政。既不量入以爲出，又不量出以爲入，雖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通，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以爲出之實政。臣愚謂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計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各省直隸，各府，每歲

所入所出，俱查有的數，分爲二目。做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于所入，則會九卿于堂上，科道官各奉凡百費用，有約于昔而浮于今日。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于贏多益寡之道，據此補彼。又在臨時道融議定，務使所出，不踰于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撰造黃冊一本，進呈以備御覽。然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一月戶部會奏各官，通查某處災傷蠲免若干。某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毋將隆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恒足矣。

會議事件

會議規畫

今日士大夫忠于謀國者，多以甘肅孤懸吐番內侮爲慮。究其爲說，不過兩科。或曰：必復哈密以固藩屏。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一

平露堂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或曰：但宜填實肅州。此不易之論。然理天下之難者，必欲自易以及難，不可舍近而圖遠。經理甘肅，計自蘭州始。將規畫次第，開列于後。

一、復管糧官。肅糧儲舊有戶部郎中一員駐劄蘭州，專理其事。促督民運區處，並糧召商糴買之類，奉聖旨而行。責任頗重。今擬制衙門奏革，而以職任付之分巡。邊糧重計，廢專官而令帶管督催，不能如向之周備。其勢然也。又分巡專坐蘭州，則有妨巡歷分務。不廢巡歷，則糧納沿途踉蹌。一不便也。蘭州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會稽堂士 于露室

守候。二不便也。平居無事，尚可支吾。萬一羽檄交馳，巡歷督餉二事俱急，顧此失彼，可不慮乎？今欲程略甘肅，必復此官，而妙選其入。此首務也。一河西一界之路，山多地少，必須仰給河東之粟，成化弘治年間，西鳳各府起運邊糧，多是納戶自運。往至于破家後，遂改爲折色。每銀一兩折米一石。彼處供事軍餉管糧等官，將銀給散軍餘人等，令其趁熟買糧。上倉領銀，則有侵扣抵換之弊。輸納復有守使加耗之陪。又銀一入倉，軍之手未免妄費。催徵不完，遂多逃

避。本爲養軍，實以累軍。此舊日和買之爲害也。目前餉軍全仰此舉，難以一旦遽革。必須圖之以漸。自嘉靖八年爲始，每歲戶部于歲計外發銀二十萬兩，行令管糧郎中于蘭州召商糴買，每銀一兩糴米一石。時價縱賤，估價不減。但因時高下，其耗以取常平。每石亦不得過四升。蘭商買實，輻輳聞價，既商糧必雲集蘭州之積，既多，招商以漸而及。莊浪、涼、甘、二三年後，將見肅州之商亦有可招，而強軍領買之弊政可除矣。此後米價每石值銀一兩一二錢以下，則放折銀每石值銀一兩四五錢以上，則放本色。若再如近日斗米值銀三四錢，地方荒歉之甚，乃立二法：一則令軍士挨次東行二三日程，就有糧倉，分支本色是移軍以大而就食于東也；一則轉糴蘭州之積以救甘肅之荒，是移米以大而漸入于西也。轉搬之役，或借情通運之閑軍，而官給之車牛，或顧甘肅之車牛而酬其腳價，是又于運糧之中寓賑濟之策也。此其大略也。提綱于上，而因時通變督餉中丞其人也。專任而分理于下，則郎中之責任也。蓋蘭州之積既實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會稽堂士 于露室

則甘涼之氣自充。甘涼之積既實。則肅州之氣自壯。譬如人之一身。元氣充足。手足自然強健。故詩稱公劉遷姚。始則力于農事。終則歸附。日衆有夾皇淵卽萬鞠而居者也。釋此不圖而敵實力以事達表外。強中乾何以支乎。此則所以斷然以治蘭爲其肅之先務也。諸鎮土俗不同。各行經略事宜。開列于後。總而論之。大要在于得人。得人爲巡撫則調度中机宜。得人爲總帥。則號令整肅。過軍氣壯。而夷虜不敢犯。此二官既得其人。又假以事權而久任之。則偏僻之屬。自然皆得其人。而大小庶政無不舉矣。宜大二鎮地方事體。大略相同。歲收則米賤。糶賣而病農。歲歉則米價湧貴。無買而病官。又有勢力之家。刁豪之客。乘青黃不接之時。低價糶放于農。而秋成倍收五穀。低價預買俵糧。而臨倉頂名目支此實官軍窮困之根。若官庫有銀。趁熟而糶買。則小民無求于彼。而撒放之。自清官倉有米。而按月放支。則官軍無賴于彼。而預買之端可絕。此不禁之禁也。遼東土廣人稀。最宜施營田之法。副泰遊擊守備等官軍馬。不必長聚

皇明經世編

李陳惠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城中令各自擇肥美之地。據形勢立軍營。就將所領兵馬常川駐劄。而分地以耕。有警則聽裁。裁無警則就近耕牧。所分地畝。永不起科。不知兵者必以守城爲言。譬之人家。鎮城是其寢室。形勢阨塞之地。乃其門戶。與衝要之路也。門戶有守。衝要有守。主人可高枕而臥矣。若門戶不守。而惟寢室之謹。不亦愚乎。助初至遼東。寧遠前屯。達賊每人則徑奔官路。驚掠人畜。後巡邊擇要害三道溝等處。設立三營。令官軍將久荒餓土儘力開耕。許其永不起科。一年之後。三營之軍。遂有餘糧。達賊再無敢犯官道者。又瀋陽拾方寺去處。地土極美。但隣邊有山賊常登之以望內地。以是久棄不耕。遂築牆包山于內。而于山頂立一大臺。以瞭望。虜寇遂絕。瀋陽至今米價爲之獨賤。蓋營田之法。且耕且守。大行則大利。小試則小利。比之屯田尤爲便利。宜大地方恐亦可行也。榆林自米脂以西。地涉深沙。而行車不可前。騾驢馱負三日而後至。鎮城東西邊堡遠者。又須十餘日。騾驢自備料草已重。所載正糧不能數斗。故轉運最難。延慶二府差近

皇明經世編

李陳惠疏

卷之一

平露堂

而其難已如此。况西風各府乎。廷慶若熬不可不多。買預積以備轉輸也。寧夏地宜五穀。兼有蒲魚之利。人言黃河在天下皆爲害。獨寧夏爲利。偏關仰給本省二處。區處本色頗易。但不可缺乏。年例折銀耳。

議吐魯番入貢事

吐番入貢

甘肅之憂在糧食不足。恐日後不能自守。而吐魯番之患其次也。方木蘭旣降。彼之謀主已喪。雖誠僞不可知。羈住甘州在我掌握。但須豐其廩餼。以堅其歸心。保其妻子。以制其逸志。謹其防閑。以消其他虞。可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一

平露堂

也。帶來瓜沙諸夷。就食于我者。聞已大半各還舊居。若其果然。又邊境一幸也。如有未去者。速宜濟以行糧。勸令早歸本土。越時耕種。在彼爲長久之便。在我無計腋之患矣。其入貢諸夷。于吐魯番宜諭以瓜沙諸夷皆我良民。防爾擾害。遠來附我。今已遣還爾等。宜各守封疆。毋相侵害。則進貢之路。長久可保。若仍前侵擾。彼來起。恐則當拘爾貢使。絕爾賞賜。依前閉閑。不復容爾往來矣。于大方諸國使臣。宜諭往歲閉閑。止因吐魯番犯順。爾等自來忠順。不在所絕。今後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宜依期入貢。聖主義在柔遠。不貴異物。毋得常格外別貢珍玩。以邀厚賞。又聞諸夷入關。各官頗有求索。沿途又多稽難。宴犒之類。亦甚非惡。宜通行戒諭。毋致生怨起釁。至于哈密一事。固未敢遽議興復。以勞人費財。亦未可輕議棄置。以辜瓜沙諸夷仰望之心。姑羈縻之而已。其吐魯番國勢昔有人自其國逃來。言彼國都東西可二三百里。南北七八十三。八以種植田獵爲業。帳族散處。每帳能載者三分之一。通國一起可五六千人。必數月而後合。命則其主廷首領及散卒素有謀者。並入一密室。謀之室中。上鋪紅毯。其主南向而坐。東西相向。各鋪白氍毹。首領以下。依次就坐。主乃策其下曰。我等出兵。若中國布如此陳。何以破之。用如此器。何以禦之。首領以次各陳其見。擇一善者。乃殺牛設誓。期以必死。故每戰雖敗不退。最能支久。自彼國至哈密六百餘里。經黑風川三百餘里。無水草。无刺多于此。避而覆之。自哈密至嘉峪關。一千二百里。亦有無水草。去處成化時。劉寧出軍四十八日而後到。路雖近而行難故也。三子速檀清

連兒有同母弟曰巴巴又最強素欺其兄異日必奪其國異母弟二人曰真帖木必帖木僅能自存彼將入寇必驅瓜沙諸夷以爲前驅又約瓦剌以助其聲勢使我鎮巡有謀宜結瓦剌以伐其交厚瓜沙諸夷以爲間謀俟其兵至肅州我但堅守不出小堡難守者悉併入大堡而堅守之數日之後彼之銳氣無他自然挫矣我乃出兵二三千立牢固營盤而守之每出游軼以擾其牧放彼追則走彼去復來不過數日彼將計窮而過嶠俟彼返路我以精兵隨其後彼若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康惠 豐財用 七 平露堂

來攻固守而不與交鋒我無亡矢遺鏃而彼之進退狼狽則瓦剌瓜沙皆將作難于彼而我收全功至于所以挑瓦剌瓜沙者又在將官用机用智難預圖也

豐財用材

豐財用材

防禦邊患雖非一事總其大要不外兩途曰豐財用材而已以豐財言之月糧賞賜俱有定額此每鎮經常之制可以預而計者也行糧料草師出無常此每鎮不時之需難以逆而知者也弘治以前每邊庄倉糧料皆百萬以上陳陳相因蓋非一日之積也後遭

正德十五六年之間費用俱盡各鎮倉庫皆空宣大遼東延綏寧夏爲甚三甘肅爲尤其姑指一事最易見者言之如米每石值銀一兩而官散折銀六錢是官軍每月止得米六斗而少四斗軍何得不貧米每石值三兩軍多餓死是官銀三兩止當銀一兩之用官安得不費各邊眾口嗷嗷皆咎巡撫不干有收之際預買以省銀巡撫非不知出此其如無見銀何人又咎戶部出納之太吝然戶部每歲額外解發各邊官銀動輒至數十萬或百萬不爲不多然歲入已盡而上不足以塞請者之求蓋以數年之深弊非歲月之可以驟舉其勢然也理財者自古爲難而在今爲尤難也臣嘗備員各邊頗識其條請舉一言以贊末議之萬一曰預而已假如各邊于歲用外每歲預得見銀二十萬兩別儲之歲小收則可買米二十萬石大收或倍之比之以三兩折米一石在官價三倍之利矣款歲得一石米值銀三兩軍亦獲三倍之利矣蓋各邊穀粟之價不論豐凶十二月以前其價尙可正月以後則日貴一日商賈興販之術亦無他巧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康惠

豐財用 七 平露堂

是米賤則買于民米貴則買于官若官府銀有餘米賤時買于商而以銀折放官軍月糧米貴時俱發本色官軍咸而商賈亦不得以年大利矣以用材言之取邊任之才與內地異邊將之選與文臣異副泰以下又與大將異大抵文臣之用于邊者當取其深沉有實材者爲上營敵識兵勢者次之而小廉曲謹避謗遠一者非其人也其好名刻薄之徒不可用之必壞邊事大將爲貴持重有謀能節制偏裨而不專于勇副泰守備俱有地方之責者固當選其勇然非廉則地方受害遊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爲軍鋒必以勇力爲主而不可責備宜行各邊總制巡撫會同巡按御史將見任副泰以下從公開註某人材器堪任何官何地分別優劣具奏黜陟仍于屬內體訪果有材堪將領者坐名保舉擢用若大將內有不稱任者在京從科道在外從巡按御史指實劾奏罷斥然邊方之事征戰因在將領戎務所寄實在文臣近來臣僚之選皆重內輕外而于外之中又重腹裏而輕各邊在邊有聲望者不多多改內地狀然以爲陞秩或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稍遲則人必慢易之矣古稱天下安危其重在邊而臣又以爲邊地安危其重在文臣嘗自歷陝西查得各邊倉糧被官撥通同姦徒虛出通關侵盜者動以千萬計時管糧兵備憲臣多考察才力不及者或老弱不振者調除不惟不能禁下人作弊亦有身親爲之者豈惟是哉甚則身爲巡撫亦復効尤邊備奈之何其不大壞也自呈上中興以來宿弊一清斷無此事然臣猶以爲言者弊俗重內職而輕邊任猶未盡變而各邊管糧兵備之選猶輕也至如州縣之職尤爲親民陝西雲貴四川廣西邊遠州縣稅糧差徭皆供邊之數而撫養百姓尤安邊要務各正官動輒半年或一年缺員銓司間有除補彼或畏難徑自舍之而去者有矣甫及數月又以朝辭離任年餘不肯復往者有矣此風不變邊方困苦之軍受衛所之害而無人爲董邊方愚弱之民受有司之害而無人爲主故我皇上雖有堯舜之仁心仁聞而遠方赤子至今十年尚未得家至治之澤也伏望聖明留意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條陳弊政疏

條陳弊政

一止調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湖廣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稍爲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遠諭外，如河南、山東、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于京師，或調操于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遇數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鍾足爲前車之戒。臣熟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做工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丁國有行糧料草之費，于私有資送科剋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爲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雇遊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于本處，安官兼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皆

軍無侵剋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槩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

一足衣糧以恤邊軍。臣惟戍邊之卒，鋒矢斥候，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勦流賊，貫串于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京師，出入禁地，發見內地軍民，安近脆弱，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飢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歎。起羨慕之心，萌輕視之志，况又各邊撫臣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嗾叟于軍門，擅殺不忌，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恒心也。恒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皇上勅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于邊者，急宜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撫，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剋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微安，天下安矣。

遼東據處殘破邊城疏略

遼東事宜

臣因明春開原將有事于修邊今冬先須親詣彼處相度事勢規畫糧料邊藩陽涉蒲河經懿路循汎河還堵處處倒損墩臺僅存頗垣是邊防之狼狽不獨開原一處爲然也又行至鐵嶺訪舊疆界今已盡棄約七八十里之廣西則三衛達賊直至定遼河東則海西達賊直至背陰山中間止存一路不及里餘行旅尙被搶殺田地曷敢耕種若背陰之路不通開原之咽喉遂絕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是開原之危急不獨三萬遼海二衛爲然也及抵二衛地方殘破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一
平露堂

之狀官軍愁苦之容有不忍正目者臣自任事以來見得三衛軍多逃移極力招撫未有應者近蒙聖旨大發內帑之金又有欽賞之頒然後逃亡來者頗多昔日開原殘兵不滿一千今四千有餘矣鐵嶺兵不滿數百今一千餘矣臣每見復回之人處處駐馬詢其生事皆以手加額曰目前感戴聖恩相可度且但恐日後衛所科差逼迫出辦不前難以存活蓋殘破之餘招來固難撫處尤難招來之後不繼之以撫處則招來之人又將散而之四方矣譬之久病延

羸之人必須一切屏絕外事專心調理庶有可生之望若少擾之則其死必矣史訛劉琨長于招懷鍾干撫御臣以爲不然琨人臣耳撫御之策非遇明主將安所施故有周宣中興之聖而后能成勞來運定安集之功今臣身處邊方幸賴聖明在上謹具撫處事宜除暫免屯糧已經會題外今將查訪過地方應合施行者三事仰懇睿覽倘蒙採擇施行邊方臣民不勝感幸

一日停馬價以撫貧軍照得本鎮官軍該出椿朋馬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價銀兩每年春秋二季收放買補馬匹給軍騎操係是舊例但前三衛逃亡軍士今初招撫赴操若又迎徵馬價已難出辦况見在軍士不及原額十之三四若又陪包逃亡軍士馬價一人之身兼償數人之亂人情益覺不堪合無將三衛拖欠正德十六年馬價銀兩免追待後年歲豐熟另行議處庶貧軍不受逼迫

二日停造作以恤邊衛照得每屬每衛一年額造盔甲腰刀各一百六十件弓張徽袋各八十副張長箭

四千八十枚圓牌四十四面該料銀七十二兩該役匠作數多臣至三萬遼海鐵嶺三衛稽考軍器詢其匠役則以被擄逃亡爲詞查其物料則以年荒犯欠爲辭欲將管局官員重加責治見其身寒體羸不勝鞭撻廣詢傳訪皆稱衛所委的無人無料難以造作查得各衛見在造完軍器處處有餘足敷數年之用若將三衛軍器免造二年未至缺乏

三曰省繁文以杜科擾查得所屬二十五衛每年造冊繳報起數至多繳吏部三件繳戶部十五件繳禮部二件繳兵部九件繳工部四件每造文冊一本輒用六七本一立案一繳衛一繳都司或守巡苑馬行太僕寺一繳該部一繳該府一奏繳雖是舊規其實無益遠方紙張難得能書者少遠路買紙高價雇人都司等衙門差人催迫驛遞被馬騾口糧之擾衛所被供送打點之擾解冊又有盤費解扛之擾科歛紛然貧軍受害若文冊足以革奸弊存之可也足以備查考存之可也臣昔歷任戶刑工三部屬官親見解冊既到置之高閣不爲蟲鼠之所毀傷則爲姦吏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康惠疏 批處事 王 年 嘉慶

所費用並不曾見于繳到冊內查出何項鐵糧以充國用但以其舊規而姑存之已爲過矣况又有不循舊規者乞勅各部將前項文冊查照緩急何項止造一本何項止類總數何項通行減免免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以一方一起計之若費財不多若通天下計之則其費多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驛世編

李康惠疏 批處事 王

年 嘉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嘉胤繩如

楊廷樞維斗泰閔

李康惠公奏疏

疏

李承勛

陳言邊務疏

邊務

一日豐糧餉以招逃散照得開原并各城堡逃軍先因月糧賞賜數年缺支內外各官科歛民財逼買貂鼠馬匹夷器等物以贖其財搶奪首級淫占婦女以失其心此等軍役一身在逃家產盡棄妻子田地屬之他人今聞此輩多在金復等衛及海島等處潛住若錢糧充足之時出給告示許其自首還伍若十日之內自首者將在前欠伊月糧一併通給二十日首者准給一半一月首者准三分之一違者許諸人首告捉拿并窩家兩鄰照例問罪解發在前拖欠月糧通不補放俟其到衛追還妻子以繫其心給與原產以安其業則人心固而軍伍實矣所可憂者倉庫空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調陳邊務

平露堂

賈人無固志目下地方十分危急乞檢臣先次會題事理速發官銀以濟邊餉地方幸甚

二日處夷情以消後患照得正德十四年開原官軍斬殺賊首連長加等一節是非功罪廟堂自有公論但日久未奉處分外則夷狄積怨愈深內則邊軍疑懼不解乞勅該部速行議處臣又訪得中間被殺之人有係都督指揮等官而其原領勅諭亦多毀失此等夷人皆其酋長父兄子弟既已被殺朝貢交易又各絕望其糾合黨類報怨犯邊勢所必至前任巡撫都御史張禴亦慮及此曾達都指揮薛澄通事佟城等前去撫諭續據撫順所指揮劉尚德報到番文內稱衆人外邊過不得連長加一起做歹的都殺了不虧他我們商議殺了老子兒子在殺了哥哥兄弟在盜不得突布草不得索段子襖子我們地方不出衆人怎麼遠今着惱克來苦告有竹孔革字羅失保哈搭搭革等就來壺頭赴罪帶我照舊開原行走據此情節則交易之利彼不能忘朝貢之望亦何敢絕但父兄被殺子弟不得襲替以此不敢效塞耳臣愚以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調陳邊務

平露堂

爲宜遣熟夷招致陳殺者子弟論以 朝廷威德弗及嗣許其照舊襲替朝貢其有失落勅書者驗審有據亦與更換則遠夷心服後患可消矣

三曰復邊防以嚴保障查得開原舊額有堡八所墩臺一百六十餘座當時將領得人邊防嚴固雖有違賊勢無能爲近年以來選將不問勇怯惟金多者得之邊牆任其倒塌而不修臺壁任其克去而不報但遇地方有事即便厚飲滿縫年復一年其弊滋甚八堡已克其五墩臺俱各失守烽火無從傳報按伏全是虛名屯田之人殺擄殆盡達賊直至開原城下人向不知以此城中軍士有田不敢墮有山不敢樵坐食空城張順待哺餓死之人無日無之可謂至危至急之秋矣臣嘗詢訪邊方年高知事之人衆說紛紜各有所見衆因循者曰軍士飢疲不可有爲此言似矣不知屯堡不復飢疲終無已時喜事功者曰不一勞者不永逸此言似矣不知十餘年之廢墜固非一日所能舉夫事功不可驟爲而時日不可玩愒期以三年事當就緒照舊規調取金復海蓋等衛修邊夫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二

平露堂

丁一萬六千餘名每年以三月爲期動工兩月而罷調本鎮精壯軍馬一萬二千人督率前去剗爲四營

外爲禦虜之計內施畚築之功兩月工畢即便散還將原先守堡守臺兵馬發去填實傳報烽火自近而遠以次開關關一尺則守一尺比之暫本暫去有名無實者異矣然動工固難而積糧尤難以兩月通籌丁夫一萬六千餘名約用口糧一萬餘石軍士一萬二千約共行糧一萬八百餘石馬料約用豆二萬一千六百餘石草七十二萬餘束必須逐年趁收成時糴買每年以十月備糧兩月興作所費人不久勞而事可漸舉查得本鎮舊有郎中一員專管糧儲但開原僻居一隅事難兼濟乞勅戶部另委員外郎或主事一員前來專一整理開原糧餉候工程完日回京四曰擇机宜以便戰守蓋開用兵之要能謀而後能戰能戰而後能守開原邊事固當以守爲主尤當以謀爲先訪得海西等衛夷人其部落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不過三五十人每入爲寇必借人借馬相期數月而後能舉兼其酋長凶惡者同多而向善者亦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二

平露堂

有又有一種土人，俗號爲土高麗者，住近開原。人素驍勇，舊日亦曾効用。若開誠心以招之，懸厚賞以誘之，上則可使以夷攻夷，中則可使黨與離貳，蠢爾小夷，若猶稔惡不悛，仍來犯我邊陲，擾我工作者，則其數亦不能甚多。當督率三軍，運謀戮力，或據險以退其入，或設伏以邀其歸，乘虛以擣之用，間以疑之多，方以誤之。又乞假以威權，使得展布，有功者賞不踰時，干法者立斬以徇，可攻可守，惟機會之宜，或退或進，無掣肘之患，則號令齊一，賞罰嚴明，如此而士氣不振，敵人不畏，未之聞也。臣訪得舊日邊方失事，多因探報不明，號令無素，倉卒遇賊，首尾不救，強者敢于深入，而陷入伏中，弱者見賊即走，而搖動陣勢，昔人謂用兵如兒戲，臣以爲此兒戲之不如。若此弊不革，臣恐無以善其後也。

陳芒部事宜疏

芒部事宜

據各官勘得該府開設之初，設立土知府一員，流官通判一員，經歷一員，隨司辦事，原立火頭一十六名，總管二名，里長三名，分管夷保認辦糧差，無亂近年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二

五

千露堂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二

六

千露堂

已故土官龍慰娶水西女冲中爲妾，所生長子龍慶，次子龍沙，嗣龍壽。又娶烏撒女冲叔爲妾，龍慰故被姪隆福姦占，冲叔生子龍政，儒荅女阿黑後，龍慶故龍沙，嗣亦故遺下鬼妻荅耶，未曾婚配，在于却佐種住，阿濟收伊爲妾，後龍壽與龍政爭官，仇殺龍壽，孤弱依憑，先存今故沙保，在于地方梧桐山住，坐正德九年，龍壽見得龍政勢大，不能抵敵，搬移却佐地方，避住日久，與嫂荅耶相通，有孕，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一日，丑時生男，乳名龍勝，隨母在于舊芒部府沙保塞撫養八年，至嘉靖三年內，告蒙上司將龍壽保送襲職，仍蒙暫與冠帶，署管府事，復被龍政計令族叔阿相報仇，陰謀殺死，仍欲謀滅龍勝，彼時沙保知覺，將龍勝并壽遺下金銀手飾，錦段牛馬等物，偷路送往却佐地方，伊叔阿濟處護養，見年二十三歲，容貌各耆老把事火頭并大小夷苗俱稱係龍壽真正骨脉，表情信服，應該保舉，及查阿濟舊係長官白壽一族，原係芒部和尙一種，不係龍氏枝派，恐有隱諱不的，又經差人前去却佐地方，行取龍勝驗視，親見該

府年高耆把跪拜道傍以禮迎接護送見各夷實有
歸服之心供報一詞再無異說職公同議得芒部自
咬土爲流亂無寧日既該委官取具該司官書目把
舉保隴勝供結前來相應俯就量授佐貳職銜署管
本府印信二三年之後果能鈴束夷民撫安地方奏
復知府四長官司相應照舊存留隴勝既擬復官則
舊管把目歲辦稅糧朝貢額種地土相應清復新設
學校等衙門相應裁革其防禦一節議得威清兵備
先年因西堡長官司管下阿得獅子孔二枝蠻民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康惠疏 計應節七 平露堂

州諸夷聯絡叛服不常見今安順州西堡阿得獅子
孔恃險負固不納糧馬鑲寧州則有隴太奢姑之爭
印普安州則有隆寧適腔之爭官又與田州惡目郎
犴郎豹仇殺不已本官俱該往來撫處禁治欲專于
畢節住劄兼制迤西地方不無顧此失彼委實不便
合無于貴州按察司暫添兵備一員請勅專在畢節
住劄整飭永寧赤水烏撒畢節四衛及鎮雄東川烏
蒙烏撒永寧宜撫四府一司操練軍馬禁止盜賊凡
一應軍民詞訟官吏賢否俱聽管理其層臺白崖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康惠疏 計應節八 平露堂

泥普市黑張瓦甸等驛站鋪陳站馬錢糧通行總理
若有地方夷情應呈四川者呈請四川應呈貴州者
呈請貴州各鎮巡衙門定奪仍兼管分巡貴州道候
事畢之日另議裁處其威清兵備仍照仍于安庄衛
住劄議照 朝廷之威令以順逆爲與奪令諸夷既
協心効順當取其悔悟之新以爲柔遠之策臣等協
訪輿情熟度事理爲處芒之計者其大約有七
一曰因地方以定土流芒部設在川貴極遠之邊道
路之險習俗之殊固嘗矜于聽聞今臣等親由永寧

赤水以至畢節重岡巨箐馬不成列間關已是百備
又由畢節以至鐵鎖關而入備訪山箐益深遂塗益
塞部落有名巢居非所人形獸跡據險爲安其飲食
男女性情好惡與中土之人天壤懸絕其地不同是
爲異域其性不同是爲異類于此而強欲奪其故態
比之馬湖易以流官非惟法不可行而勢亦是不能
行况流官皇上之流官也土官皇上之土官也
孰非臣妾孰非藩屏其可與否惟在宜于人情合于
土俗以地方獲安爲善計耳何擇于斯何利于斯而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計臺部九

平露堂

拘拘改流以病民哉
二曰慎夷情以續絕世。麗氏之族止達麗騰當時議
者咸于疎遠過房與年少無知之說以故釀成改流
之議今芒部諸夷無大小眾寡合詞保稱的係麗裔
存且與故兄沙刷鬼妻者即所生夷人無綱常之理
有骨肉之重側應從俗及備訪夷情阿濟爲諸當之
強勝者而部落見之則立麗勝以三尺之重而部落
見之則跪可見犬羊之類執性最堅而其視與勢有
牢不可破者矣平時人皆知之能言之而不敢輕爲

議復者以事體重大疑而未決及查得副總兵何鼎
先年任叅將守備永寧時常舉呈四川巡撫衙門比
以改流之說勝而事遂中止矣其過房恩養之說誠
無所據及近奉勘合該部等衙門尚書桂萼等會議
得土官土舍或爭襲或仇殺朝廷與師問罪甫定
之後建議者即欲改設流官及流官再設而土夷隨
叛殺人奪地比昔尤甚蓋作惡者不過一二人今乃
一二人之惡而遂致改易一府一州拂其本心違其
約信所謂犯衆怒也是以屢勸屢亂而兵革卒無寧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計臺部十

平露堂

日合無凡有土官惡逆被顯戮者通拘所部頭目今
其舉保應立力足以制服夷衆之人或土官之子孫
弟姪族人但爲衆所推服者卽立之則次序旁出之
爭息矣等因備咨前來遵行曉諭由是夷夏之大分
以明地方之群疑始解繼以罷兵息民之旨下而夷
情輸服捷如影響昔唐裴度有日韓洪與疾討賊承
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
宜能服其心故耳與今日處芒部之事蓋有合千載
而一致者矣

三日尊威令以示懲戒查得該府舊日芒部新日鎮雄據法論理官可還其故物府難復其舊名宜崇新命仍曰鎮雄使隴氏子孫世知先代爭官仇殺起兵攻討革府還官之故庶犬羊之性有所警戒而朝廷之威令永承如一日也

四日存四司以專責任查得該府原無屬司近因改流于却佐立懷德長官司見任阿濟昇督立威信長官司見任祖保夷良立歸化長官司見任白壽落角立安靜長官司見任阿萬今規畫既定及查各該地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二

十一

平露堂

方周圍數百餘里相應照舊存留實今各守地方一應應納糧草應當站馬應辦朝貢與大小事情悉聽該府約束如有抗違及部下夷酋或不時竊發負險剽掠及結交鄰府幫助為惡各因地方遼闊懲治五日明賞罰以定事情隴氏之禍其始而嫡庶爭官互相仇殺事宜于處而當時誤于用兵事亦往矣既而改土為流沙保潑子試知府程浚之乖方遂糾眾與兵縛官奪印罪誠有之今族滅無遺類上足以昭國法下足以懲橫逆而阿濟等雖有欲過亦可以將

功贖罪若復逆其既往究沙保昔日之偽以正其罪責夷狄于太過以絕其自新之路况昔日之所以偽者若等垂涎官印所欲未遂而心有未服耳當時用事諸臣既于險阻亦難于辨別今日舉果之獻實皇上之恩威有以畏服其心而功出于異常茲為善後之計宜頒布威令赦阿濟等之罪以賞其擒獻之功聲沙保滅族之誅風示夷虜以為覆轍之監如此則桀驁者知所戒而効順者知所勉賞罰明而夷情定矣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三

平露堂

六日嚴守備以塞禍源芒部諸地與烏蒙烏撒水西並舍東川等夷互相聯絡尋常因事仇殺與小龍出沒乘機竄掠乃其常事而畢節實諸夷出沒之所川貴藩籬之區必武備修舉而後外患潛消及查威清地方如果南跨廣西之田泗西接雲南之霑益利害所關亦不為緩合無俯從部議整飭威清兵備見任韓士英駐劄安莊衛專制安南普安一帶地方仍于貴州按察司添設僉事一員請勅駐劄迤西地方兼管該道分巡專制畢節烏蒙烏撒鎮雄東川赤水永

寧四府四衛一司合用軍士卽于四衛中取用仍于新添馬步官軍三千數內存留一千于畢節應更番者更番應操練者操練并錢糧站馬通屬管理其地方事體亦聽四川巡撫巡按節制如此則官有事責而藩屏無空際之乘人有忌憚而犬羊絕窺伺之念一司之費有限而地方之賴甚多矣

七曰下重令以戒聯絡查得諸夷互相聯絡世結婚姻往往輒因親戚以生仇怨如已故土官龍慰娶水西女冲中生子曰慶興慶興娶烏繼女冲叔生子隴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政既而仇殺水西則爲麗壽之助烏撒則爲麗政之黨近日沙保愛犯畢節實由水西之勾引而沙保乃水西原日陪嫁之奴事出有因禍實陰機除沙保族誅以正其罪外乞俯降給音垂戒諸夷令其各守封疆保身守職開自新之路以消聯絡之患于未萌之日也以上事理臣等一一備訪夷情廣咨衆論而驗之已往擇之將來方敢集議上請如蒙乞勅兵部會議廷臣如果事理相應合無上稽前王興滅之典近做國朝安南故事將麗勝量授佐二或同知或通判

職銜署掌印信俟三年之後果能鈴束夷人撫安地方保復知府流官通判照舊選用及子畢節添設兵備以戒戎兵存留四長官司以資分理庶幾內治修而外患戢矣其該府原設日把額辦稅糧舊管田地相應清復者與新設學校陰醫僧道守禦子戶等衙門相應裁革者均乞議處候 命下之日行臣等遵奉施行阿濟等夷仍乞頒布威令以示戒懲如是則法之害者反以爲惠而威之重者益以爲恩而夷情之服永永如一日矣 陛下如不以臣等之言爲然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或旁觀窮視者忌其成而挽以他說臣又有至當不易之理焉 陛下究竟而極言之且如夷狄之性互相仇殺乃其常事時或有之謗曰夷狄相傷中國之利言雖鄙俚至道攸存萬一千流官有所損傷于條朝廷臣子行止之間遽難輕議由是觀之夷之不可以爲憂也土之不可以爲流也斷斷然矣故自古帝王不治夷狄豈有所憚而不爲哉蓋欲以不治治之乃所以爲治也後此漢秦珠聯人以爲美唐虞夏商人以爲戒往事有足徵者又鄒賢孟軻曰仁者以其

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民
吾同胞所愛之赤子也夷我異類所不愛之犬羊也
仰惟 陛下仁同覆載德並帝王願無以其所不愛
及其所愛天下幸甚

防禦大同事宜疏

防禦北虜

切惟天下之事每患于見之不早而敗于備之不預
書曰惟事事有備有備無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
防之蓋机不可不預設而變不可不先圖也胡虜爲
中國之患自古所不能免自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康惠疏 防禦北虜 平露堂

自是而後屢屢犯邊搶殺我人民殺戮我官軍小人
則小利大人則大利正德十一年俺至居庸關北口
而止後嘉靖六年正月十七日又復南侵殺我官軍
六百員名竟無遺失獲利而歸亦未嘗遭一折挫輕
我之心自此益肆南侵之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目今
放牧威寧海子等處養精蓄銳欲乘秋高馬肥弓勁
之日大舉而南臣以爲威寧海子等處離宣大二鎮
不遠起期可到若非在我提備有方計出萬全鮮不
仍覆前轍况兩鎮糧草空虛兵馬削弱加以我軍屢

遭挫折怯氣尚存全無圖志不知臨期何以禦之言

之實可寒心聞之往半遼東朵顏等三衛夷人乘大
虜寇邊常往營中偷盜馬匹故大虜連賊時加侵備
雖欲南侵意尚狼跋近朵顏等衛連賊犯邊我死馬
蘭峪參將王道部下指揮李斌等一員子戶一員軍
人三十餘名而未聞有大營盜馬之信是彼又少一
敗也何所顧惜而不來耶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
之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兵法亦既言之失臨
變圖策者緩不及事先辭致勝者萬無一失北虜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康惠疏 防禦北虜 平露堂

難敵其說有五焉生長邊外日以騎獵爲生括弓馳
馬習以爲常一也日冒風雨夜宿曠野性耐飢寒二
也富者保老營而住牧貧者借弓馬以寇邊得利而
歸分半以饋性貪貪利不捨死生三也牧良馬淬器
械窺我處實乘我無備洶湧而入四也熟知山川險
易易去入口資爲鄉導五也我軍之不能取勝者其
患亦有五焉一曰任將之不專古之人君之命將也
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而兵法亦曰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蓋萬人之命皆係于一人若非

假以權柄伸縮由已則臨敵之時誰肯捨生而用命哉故殺一退縮者則千萬人知長古人有婦人亦可驅之使赴敵者用此道也近日邊將動輒顧忌邊有報到聲息每以自全爲計賊之來也任其四散搶掠割營遠望不敢前縱還戰有退縮者未嘗輕誅一人人心何所畏懼哉臣愚以爲急勅兩鎮總兵官彭模等明開虜賊在套若官軍臨陣有不用命遇縮者聽其斬首則官軍皆知軍法之嚴而無敢有遠縮矣二曰烽火之不明蓋墩臺之設所以瞭虜賊動止爲邊方耳目也近日各邊墩臺雖設有官軍徒有名存實無濟事虜賊臨邊或因下墩取水或因當夜而竄其者捉鎖墩軍問我虛實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故炮火未聞而賊已過川矣近堡人口頭畜牧猷不及多被殺虜滿載而歸由舊路而出邊方失事率多由此臣愚以爲虜賊之志在于搶掠而已若使傳報有節炮火分明遇有聲息各堡收斂人畜堅壁清野彼則四散劫掠一無所得則必攻堡而我亦有備人馬困備空北而歸雖不與之戰而彼之志亦棄矣所謂以逸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防虜七

平露堂

待勞者此也。三日邊儲之不實蓋邊鎮無不以兵馬爲先而尤以糧草爲急語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肩飢而殺賊恐無能也兩鎮軍士辛苦萬狀止靠月糧度日別無生理矧父母妻子之所賴不服日用之所需皆仰給于此而月糧折色給銀七八錢米價騰高則止糴四五斗自給不暇遑恤其他聞號卽行腹常不飽安望其勇千赴敵而樂于効死也卽今腹哀地方災傷錢糧多從蠲免臣愚以爲宜速下戶部從長計處寧使凡百事從儉無令邊備空虛則食足而兵可強虜無足患矣四曰器械之不精傳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近聞各鎮軍士禦敵器具積塞日久自衛不及何以望其性強虜而成功也臣愚以爲宜行鎮巡官員令其及時整理如或軍資不前則聽其隨宜處置務令鋒利則禦敵有具而不慮其無備矣五曰失援之法竊孫子曰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各路將官顧慮太過自分彼此如往年宜府秦將開山遇敵于白羊堡力戰一日兵寡難支總兵官傅鐸領兵出城相向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防虜六

平露堂

咫尺坐視不肯應援以至損傷數多至今尤以爲恨
及其終也至于閑住而已則怯懦者何所懲戒乎臣
愚以爲宜勅各邊將官但有勝賊入寇併力勦殺如
有畏怯自保逗遛不進致有失事者厥罪惟均必在
不宥則人心知所畏懼人力齊而虜可破矣詩云迨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大虜住牧時將
陰雨禦虜方略實亦不可緩也臣本書生不諳邊務
其得之見聞者不敢緘默伏望 皇上軫念邊鎮重
地早下廷議如何而可使北虜大遭挫劫如何而可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二 九 平露堂

使我邊兵糧大集以消邊鎮未形之患以紓 皇上
非顧之憂眾謀僉同上請早賜施行

勸處倭寇事情以伸國威疏 勸處倭情

臣等看得前項夷寇敢于中華肆行叛逆各該地方
官員先事不能防禦臨變不能勦捕漫無禦策生失
机宜以致荼毒生靈專據城池劫奪庫藏燒燬官府
戮官殺將辱國損威莫此爲大及查據前使未章俱
各事涉掩覆而言辭多遁情狃寬縱而功罪未明該
部節次覆題亦不過按據來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動

亦主故常所以屢資 宸聽多是曲爲裁荅即今因
循日久未見回報不惟賞罰淹留而人心懈玩抑且
法令廢弛而欺蔽肆行昨見朝鮮國王李懌奏稱倭
奴打撈上國至殺官兵不伏天誅偷生盜境仰仗
皇威勦殺幾盡并將賊首二俘首級三十三顆及長
箭紅總等物差刑曹叅判成洗昌等齎領并將搶回
人口王澤等八名管押前來獻之闕下臣等相顧動
色殊覺悚慚肆聞中外頗喧物議以爲堂堂天朝統
御萬國而來南疆場之臣志忽武備廢棄職守反外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二 十 平露堂

夷人之不若方且務要據蔽苟逃罪譴若不嚴加究
治何以懲戒將來泰熙鎮守三司守巡重臣監磨
朝廷藩方重任不能協謀畫策以保障地方海市儻
倭衙門不能遵守舊規嚴設武備以防禁禍亂寧紹
府衛所寨掌印巡捕大小官員坐視夷寇縱橫來往
于封域之內殺戮攻劫于旬日之久如蹈無人之境
累無捍禦之方以上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無所
逃罪訪聞前項二起倭夷到來之賾實因各官從事
怠忽處置失宜釀成禍亂及至變作劫殺又一籌不

展狼狽失措貽害生靈甚至以城門之局鎗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倉庫舉火自焚船司差官爲賊鄉導聞帥墮地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劫沿餘姚江吶喊殺人地方之驚擾可知抵紹興城逼令獻賊府衙之官司何在且宗設所領倭夷不滿百十餘人而寧紹兩郡居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復兇殘肆意攻城擄掠竟無與爲敵尚謂國有其人致使最爾品夷蔑視華夏蹂躪城郭破壞閭閻殺死都司方面官員執虜指揮貽國大恥事出非常中間隱匿事情得于道路傳聞未易悉舉及查得指揮馮恩奏詞亦曰其中情節隱得尚多不敢盡露今若止令鎮巡官查勘回奏竊恐上誤朝廷事机下貽地方災害法令幾于不振功罪恐亦不明况巡按御史當時倉卒聞奏稽察未精鎮守等官身負罪愆豈肯吐實臣等夙夜思慮實懷隱憂伏望皇上軫念海濱蒼生罹此兇變兼保夷裔稽夏事關國紀特遣近臣素有風力才望者一員領勅前去寧波地方逐一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罪等第參詳奏來然後重

行誅賞大明陟罰庶人心以定國威以伸而東西邊徼皆聞風知所警惧矣即由宗以奏臣等素卿本寧波人背棄中國潛從外夷正本朝叛賊所必誅正德年間勾引外夷俱來入貢事已敗露將置重典乃以金寶厚賄逆瑾實緣特旨幸這天刑今次復因此人激成宗設之變訪問宗設倭船先到而盤貨在後素卿倭船後到而盤貨獲不宗設內已不平及船市太監置酒命坐又以宗設席次抑置素卿之下其心愈加憤懣此禍端實爲戎首若不明正典刑梟首海濱則將來射利効尤之徒習爲謀叛靡可遏絕伏望特勅兵部將今次朝鮮國報獻賊倭仲林望古多羅二名俱還照明旨送都察院詳審明白案候仍將二倭押發浙江解赴欽差官處令與宋素卿對勘前項掛漏緣由及彼國差遣走後并勸令真僞來歷具招奏聞一同處治其宋素卿宗設實與見在監候者中間審有中國從叛之入俱各一體梟首示衆仍要拘審鄉鄰里老人等根查素卿本宗及平日知情與交過貿易或爲鄉導奸細之人詢問情真照依律例問擬

奏聞復重嚴禁以杜後患其餘審無他情上請 聖

裁谷無編發不近海道邊方散布安插夾不可令逆

國使遠夷知我虛實引惹邊患遺禍無窮再照臣等

稽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觀以來已通

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

乃至四明沿海而來嫁贖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

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燔燒城郭抄掠居民

往往為海邊州郡之害我 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

之雷開國之初大荒向風四夷賓服雖西北勁虜亦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二 平露堂

皆欵塞惟是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是以山東淮浙間

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為備禦復復委都指揮一

員統其屬衛衛官軍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時出

海道嚴加防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

管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年來彼知我有備不

復犯邊奈何邇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前項備倭衛

門官員徒獲虛名略無實効寧波倭倭夷常年入貢

之路法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

廢弛尤甚乃者宗設作亂犬是叛逆得意揚帆犬海

而去該部題舉欵候通行各處備倭衙門一體防禦

及貨令緝捕務在得獲亦復徒具文移何曾着實修

舉伏乞特勅兵部議擬合無差官員領勒前去由

山東循淮海歷浙達閩以極于廣會同巡撫官員按

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點原設官軍閱視舊

額墩堡盤驗見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即與換給撥補

墩圯壞者即與修築官員之不才者即時易置法制

之未備者即時區畫庶使海防嚴禁中土奠安可以

防海壤不測之虞可以壯國家全盛之勢矣再照海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二 平露堂

外諸國名載諸 皇明祖訓考凡十有五而日本與

焉其下註曰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為不軌叛絕之

及嘗觀本朝吏部侍郎孫守陳來藏文集亦復惓惓

以衛夷變詐兇虐時以刀扇小物索賁 天朝規年

大利不當與之道好觀于今日之惠則 皇祖貽謀

萬代如見而儒臣論事復世足徵其應否通貢事宜

關係重大臣等未敢擅議乞候查明奏至之日禮部

奏請勅下勒或文武及在廷群臣詳加會議上請定

奪其羈留編管夷人合待彼國嗣有遣使到來然後

明降詔旨切責一并另議處分及照朝鮮國送來被搶人口王議等八名雖審有鉅貫來歷亦恐或係潛從倭夷之人合無解回本處官司審有的確方可發落寧家又查得福建省船太監奏稱有海上夷人數十道風漂紅奔逃海岸乞食被獲卽已逐日開給口糧撥軍防守亦欲伺便放歸本國臣等竊料此屬恐是宗設餘黨竄逸到彼乞勅兵部查行都察院將倭賊仲林望古多羅譯審責令供稱宗設手下據其所知夷黨姓名若干却將福建見獲夷名比對倘有一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二相同卽係宗設之黨無疑則當解赴浙江以憑查勘若其非是乞勅兵部並行福建鎮巡三司及市舶衙門將前項收獲夷人亦要以宗設作亂事情會官嚴加審譯或將一二用刑考覈益夷情謫詐叵測未可輕信務得真情從長酌處不許輕易致使別有規避其各該地方官員失于瞻報俱各作急查提問明會議回報宗設犯華之罪不可使之竟脫天誅况夷賊搶掠中國船隻不任風濤未能返國必且出沒海隅掩我不備况其侵狂漂掠之虜尤乞通勅沿海各

處備倭衙門整擷官兵修理戰艦習風候時出海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國威以伸而聖天子日月之明雷霆之令真足以昭臨八表震警萬方矣

覆霍韜軍職疏

軍職目選

洪武時內外大小軍職載在職掌者原有定額其後除授漸多員數冗濫遂至帶俸官加于原額不知凡幾倍矣請將在京在外衛所軍職查其額外加增之數開具揭帖進呈御覽以俟集議汰省若內之錦衣衛冗濫尤甚宜自今嚴禁援引陳乞之輩庶官無

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二

五

浮濫而國用少舒又洪武中定制今武職子弟襲職至年二十比試不中署事食半俸三年後再試不中者降充軍此于世襲之中實遇遞選裁抑之法今之襲職者臨試悉納賂權貴雖孔臭小兒無不中格使軍職益濫而材力忠勇之士無由自見此舊規所當申明者又太宗平交趾斥土服遠大功也乃謀于貝原吉僅陞首勳餘班賚而已景泰間令浙江福建殺賊官軍獲功五次至七次者陞一級天順間令南方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斬首三顆擒賊首一

二人及死陣者陞一級其慎爵秩如此邇來素捷者奏帶者新妖言者捕獲盜者紛然冒陞不可勝計此弊益出于正德中權姦用事假爵賞以鬻私恩今業已查革猶望陛下痛懲往弊以杜將來

論時事疏

李康惠疏 卷之二 勤寇賊夷河工召對

臣聞忠臣之義死不忘君心懷隱憂豈能緘默山西潞城之賊數百人耳倚山負固類穴中之鼠計取則易攻則難官軍輕用其鋒累取挫輒合四處之兵十數倍之衆以討小寇而不統于一人臣竊憂之用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二 勤寇賊夷河工召對

兵在謀不在衆事惟當一不當分昔勦山寇滿四葉宗劉輩皆用近寨壯丁賊中勝從以收全功顧用之者方略何如耳宜行鎮巡各官彼此協和先爲可勝之計而後以兵隨之有功則同賞誤事則同罰庶爲蕩平以安黎庶川貴芒部之役連年用兵再勝再叛必其處置乖方亦有不能服其心者頃又欲調禾順土兵進討所過剽劫慘于盜賊且新自廣西放還又聞遠調不免怨恣忿戾數省比年兵荒軍民困弊今又爭蠻夷無用之地強置流官使腹裏良民陷于塗

炭臣切哀之宜命提督尙書伍文定詳確安撫之遠猷毋一意于用兵遠人安則邊境安而數省之民寧安矣豐沛河工二年之內三易大臣用人以丁計者三十餘萬用銀以兩計者二十餘萬而尚未有成効始也講之不熟而遽行繼也主之不力而中止一行

一止康賈孔多恐以爲宜令群臣知水事者各陳所見下工部議若所見不同則行侍郎潘希曾親爲相度百聞不如一見詢謀僉同然後興役治天下在夾壑蔽之患以通天下之情周禮官正經承皆以賢士皇明經世編 李康惠疏 卷之二 勤寇賊夷河工召對

漢宣用龔遂于渤海召見問所以治郡郡守且然而况他乎唐宋有事對文對不時召對因事請對故事祖宗朝每遇大事必召群臣而詢得失蓋事之委曲者必須從容口盡而難一一以文字陳述者召對之際不唯可以商確政輒而人之賢否尤爲易見願察成周命官之旨泰以唐宋故事恪遵祖宗家法天下幸甚

耕籍親蠶疏

重農桑

耕籍親蠶之事三代以下非無行之而草率文其不

足稱達獨漢文帝二年詔開籍田又賜民田租之半
故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望皇上賦以爲法
因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末爲
主燕閒之際見帷幄服御之類卽思曰得無有製錦
錯淫巧以害女工者乎見器用車騎之類卽思曰
得無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工者乎享玉食之豐
卽思曰凶年飢歲得無有困衣食而不安于田里者
乎有思以成獄上諭者卽思曰得無有刑罰過于德
化使赤子無所措手足乎察中外臣工實心愛民者
皇明經世編

李康恩疏 重農舉 无 平露堂

進之虛浮無實者黜之又籍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
之傍皆可植桑自近京邊海推而廣之至于天下中
飭有司田地荒蕪者召人承佃而寬其租賦逋移失
所者招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益于農桑者無一不
舉有妨于農桑者無一不去則衣食足而禮讓興教
化隆而刑罰措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姚宗昌瑞初參閱

梁端肅公奏議

疏 平估均派 梁材

議勘光祿寺錢糧疏

江西道御史商承學題臣巡視光祿寺切見該寺職司大烹錢糧浩冗節經料理繁簡隨時供應俱有常規設官各有定額召商交易必圖官吏兩便價錢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估均派一

平露堂

價必求苦樂適均但今事繁人玩法久弊生臣叨承巡視若不申明整肅則益就廢弛矣謹以該寺關係切要四事上陳 睿覽乞勅各衙門查議施行題奉聖旨抄出送司內二事係本部職掌相應議擬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

一慎時估以示召商平價之公該寺厨料供公用之物近年召商上納例該定平太興二縣逐月委官開具時估揭帖刊示及臣查驗其開類多雷同違就難

以服人而舖行人戶恃熟狡猾實無厭足每一會估輒如聚訟臣竊見京城內外物價彼此不齊各坊市集權量參差迥別所以上料商人恒以藉口而又稱有腳價等費及被節年退下舖戶訛言中傷而緝事衙門或因致擾操縱自如恐嚇煽惑是以見在舖行不惟妄窺羨利思補虧折而鳥驚魚散紛紛求退緩急不可得力深為未便乞勅順天府嚴督宛平太興二縣官每月朔望各集經紀謹較斗秤備訪物價各具所聞實報不必相同以待估計之時臣等參伍酌中哀多益寡上不損官而俾價值之相應下不損民而致商賈之心服如有奸弊聽令巡視科道官糾察治以正法緝事人員禁其生事恐嚇庶公道行而小民有樂輸之誠百貨集而供應無匱乏之患矣 前件行據光祿寺查議得本寺各項供用物料俱係召商上納逐月會同巡視科送與戶部主事順天府堂上督同宛大二縣委官照依市價兩平估計給領銀錢比與民間多與一分具載會典相沿已久商人樂于趨利惟恐報買之不多錢糧亦多精美輒隨取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估均派二

平露堂

而不置邇來京師物價間多騰貴科道時估常欲樽節不敢驟加惟恐上虧官價下招物議况又有等無籍小人捏詞投報衙事衙門多端生事嚇詐賄賂遂致行戶利或得一二百資本已虧其八九於今人人告退日逐驅迫若差遣然殊非事體今御史商承學題稱前事其見本官巡視日久洞察弊端無非詳慎職掌禁止奸欺便于供應之意深為官民兩便况係舊規相應申飭行令兩縣官員着實遵行及榜示諭禁各項奸徒不許生事擾害如違聽科道官徑自拏治但照該府縣委官供應非其責任不肯悉心任事縱然奉行不過一時後來未免因循怠忽終非可繼可久之道及查得本寺凡供應物料俱經該巡視科道官與同本寺堂上官監收亦係祖宗舊規會典開載甚明邇來科道衙門亦有公務巡視本寺或多帶管每月來寺止于收放銀錢監收白楊時估等項其餘商人進納本寺物料往往不服監理為今之計必須巡視之差查照舊規專任其職或每日輪定一員前來與同本寺堂上官在門常川監收不惟錢糧

之美惡得以議察價值之低昂得以詢驗而奸人之挾詐自可少息况內臣求索亦因是而斂戢矣到部查得大明律內一款凡諸物行人評估物價或貴或賤令價不平者許所增減之價坐賍論入已者准竊盜論又一款凡買賣諸物兩不同而把持行市專取其利及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為奸計賣物以賤為貴買物以貴為賤者杖八十若見人有所買賣在旁高下比價以相惑亂而取利者笞四十若已得利物計賍重者准竊盜論又一款凡私造斛斗秤凡在市行使及將官降斛斗秤尺作弊增減者杖六十工匠同罪若官降不如法者杖七十提調官失于較勘者減一等知情與同罪其在市行斛斗秤凡難平而不經官司較勘印烙者笞四十若倉庫官吏私自增減官降斛斗秤尺收支官物而不平者杖一百以所增減物計賍重者坐賍論因而得物入已者以監守自盜論工匠杖八十監臨官知而不舉者與犯人同罪失覺察者減三等罪止杖一百又查得大明會典內開光祿寺供用牲口果菜等物進納供用不足于

民間買辦洪武年間令本寺買辦比與民間交易價錢每多一分成化四年令光祿寺買辦物料委堂上官一員及戶科給事中監察御史各一員會同估計

時價錢鈔兼支其數奏領收買如有奸弊科道官指實奏泰四年令本寺買辦一應物料好頑之徒稱是保頭等項名色在街強賒作弊害人者枷號三箇月滿日從重發落又一欵凡本寺收納一應物料堂上官一員會同戶科給事中監察御史各一員于本寺大京門內驗收成化十五年令京城內外并順天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千

所屬地方凡諸色貨物行人依式製造平等斛斗秤尺天平等件赴官較勘印烙方許行使違者如律治罪今該前因爲照光祿寺買辦一應供應之物光年立法較烙斗秤委官逐月時估兩平交易舖商樂從供應無異但近年以來委因事無人玩法久弊生所以御史商承學巡視該寺日擊時弊題稱前因既經該寺查議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本部備行戶科并都察院將巡視光祿寺科道官今後查照舊規專任其職不必兼管他務以致事無責成及劄付順天

府嚴督宛大二縣掌印官每月朔望各集經紀較勘

斗秤如法印烙行使及將各項買辦供應物料備訪市價不拘異同開送科道并該寺堂上官以待估計之日會同參伍酌中兩平定擬務使不致虧官損民違者俱各依律問罪其舖商人等違納一應錢糧物料科道官查照會典舊規每日同該寺堂上官于大京門內常川監收辦驗錢糧美惡議察價值低昂及無籍之徒詭言嚇詐者俱聽科道官徑自拿送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千

司從重問擬照例枷號發落仍乞天語叮寧緝事衙門今後務要嚴督旗較不許輕信光棍生事騷擾舖商阻滯供應違者亦聽巡視科道官指實查奏請處治庶官價無虧弊端可革舖商樂從而供應不致缺乏矣

一均苦樂以議錢鈔通行之便該寺一應商人上納牲口油麵雜糧等項俱係逐月估計領銀多者三四千兩少者不下百十數兩雖按月輪行折搭皮欵不過十數分中之一耳其利厚其欲逐矣獨念孔餅麻

繩菜果粗磁等項俱係小行稱貸完官者也。顧工領錢最稱苦楚。良以寺貯庫之錢乃逐季題領于內府。天財庫所收各門門攤與夫戶部召商買納數內之錢也。每季雖照例題領率多未發。是以該寺錢放不敷。致令各行舖戶有嘉靖十七年冬季納料至十八年冬而始得領者。有十八年春季及該年冬季皆因料多錢少無從支給者。又況所領錢內或雜以新錢低錢是以姦子等行舖戶每遇領錢輒隨涕泣。蓋緣支領愆期而錢復雜惡舊債未償而新債又繼也。臣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估均派 七 平露堂
愚以為爲牲口等行利多而實惠更速。姦子等類利輕而得錢又過苦樂不均。良可矜憫。必須通融議處。或遇該寺領錢之時雖牲口等行舖戶亦當量給以錢。與皮鈔相兼輪領。倘錢不敷則姦子麻繩等行之人亦須與銀鈔兼給。庶通融損益而苦樂少均矣。又臣訪得戶部買錢每用重價而召商買納不無攙雜之弊。及至該寺關領又或不能接濟應取財力徒勞民無實惠。臣愚欲得戶部扣算該寺每季原額錢數或內將三分之二折價徑令該寺赴部領回給與原應

領錢舖行以應時急。其三分之一仍候按季題領。天財庫錢鈔相兼行使實爲至便矣。前件行據光祿寺查議得本寺舊例于內府天財庫每季會關銅錢四百五十萬文鈔一百萬貫回寺買辦各色供應物料。先年按季題領常有錢鈔剩餘在庫堆積。恐數貫朽爛。曾經科道會議通融區處。雖牲口油麵等行原係估給銀價者亦或照依市價每百兩搭派三四兩扣除應支銀兩。後來該庫漸漸短少以致自嘉靖十五年秋季分起至十九年春季分止共欠一十五萬兩。該錢六千七百五十萬文鈔一千五百萬貫。通未關領致使姦子等行已該給價錢委的輕行天下。無從支給。及查得給與行戶錢鈔價值往年每錢七百文作銀一兩。近年以來每錢一千文止折價銀一兩鈔一萬貫價銀三兩二錢。又屢據行戶告稱揭價買上物料經年不得關領以致資本消耗。切見得天財庫該收各處鈔關稅錢戶部今已題准折銀解部。該庫所收者不過各門門攤等錢以致不敷關給。況其餘召商收買每錢二千文鈔一子貫官價銀三兩三

四錢貴至三兩五六錢及至關領回寺每錢二千文
本寺估計銀二兩領出變賣價銀不上二兩鈔一千
貫本寺價銀三錢二分領出變賣價銀不上一錢告
乞轉行戶部議題折銀誠爲兩便今御史商承學題
稱前因無非簡便行移節省財費深爲有見相應變
通合無將節次已題未關錢鈔除嘉靖十五年秋季
分已經會有候領勘合關領外其餘季分每錢一千
文折銀一兩鈔一萬貫折銀三兩本寺徑赴戶部領
銀回寺供應以後每年終該庫通會所收各門稅錢
除支各處外應有若干該給本寺者照依會題關領
其餘扣有未足之數本寺照前亦赴戶部領銀回寺
供應亦不必如皮鈔兼搭則官商俱便而無拖欠之
累矣本部查得大明會典內開弘治六年令河西務
蘇州九江臨清淮安揚州杭州鈔關照例每鈔一貫
折銀三厘每錢七文折銀一分正德十四年九月內
爲預處財用以備置乏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照得
太倉銀庫空虛合無將各鈔關錢鈔行令俱暫折收
銀兩解部轉送太倉銀庫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陽堂

平陽堂

議嘉靖八年九月內爲收收權粉以便商民以濟國
用事該巡按直隸御史魏有本題該本部議擬行令
各鈔關照例每鈔一貫折銀三厘每錢七文折銀一
分按季解部轉送內府承運庫交納如遇本色錢鈔
不敷就將前項折色銀兩支與光祿寺等衙門買辦
應用題奉 聖旨准議嘉靖十四年四月內爲比制
收收課稅以杜宿弊以益官民事據本部委官主事
李琪呈該本部議擬仍劄本官將崇文門宣課分司
錢鈔每鈔一貫折銀三厘每錢七文折銀一分送部
給單責赴內府承運庫交收題奉 聖旨是嘉靖十
七年九月內爲因遵舊制累將錢鈔改折銀兩以致
匱乏懇乞 天恩仍復成憲收納本色給濟公用等
事該司鑄庫署庫事內官大監王濤等題稱節據光
祿寺內外各衙門公文關領錢糧數多實在應存錢
鈔不多乞要將江西九江淮安揚州蘇州杭州臨清
河西務鈔關板間及崇文門分司商稅錢鈔遵照舊
制徵解本色錢鈔赴庫上納急濟拖欠前項衙門買
辦等項供用題奉 聖旨該本部議擬暫于太倉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陽堂

平陽堂

庫收貯折糧折草餘鹽等項銀內借支照依時估會同巡視十庫科道及本部委官召商買納運赴廣惠庫轉送司鑰庫供用除存留幾分之外大率足用而止自嘉靖十八年以後行令各鈔關并崇文門宣課分司仍照舊例徵銀解部不必送內府承運庫改于太倉銀庫收貯以備召商之用題奉欽依俱經通行欽遵去後又查得每年坐派浙江等布政并南北直隸蘇州等府州縣起運戶口食鹽鈔一千二百七十三萬四千一百九十五貫零銅錢二千五百四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文零在京文武衙門官吏并隨住人只每年辦納食鹽鈔六十餘貫崇文等九門門攤商稅每年收受鈔六十餘萬貫銅錢二百五十餘萬文俱送廣惠庫交納轉運司鑰庫收候聽用今該前因爲照光祿寺每年按季于內府天財庫關領銅錢四百五十萬文鈔一百萬貫同寺買辦各色供應物料循行年久已是定規但該庫遇到商人上納錢鈔不行用心揀選以致攪雜爛鈔低錢全無實用又往往積欠數多過期不得關領其舖行上納牲口等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估折派上

平審堂

者雖按季折搭皮鈔而領銀數多猶有厚利獨上納菓果等物者專領銅錢本少利微委的最爲偏累況本部每年按季時估蓋以好錢好鈔爲則而該庫所收錢鈔縱容奸商攪以低錢爛鈔以致各色舖行不霑實惠所以御史商承學具題并該寺呈稱且太倉銀庫所積不多又各處鈔關料銀解到數少俱合議處欲候命下本部移咨各該巡撫巡按將嘉靖十八年以前坐派浙江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蘇州等府州縣起運戶口食鹽鈔嚴督承行官吏逐一查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估折派上

平審堂

部轉行太倉銀庫支領同寺兼樁見在錢鈔分給駐口菓果各色行戶務要多寡適均毋致偏累候該庫積有錢鈔之日照舊會關給鈔施行奉 聖旨准議行

復議節財用疏 節財用

該給事中曾仲魁等題興革事宜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該臣看得曾仲魁等條陳五事皆體國惜財節用愛人至意相應議擬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

一曰減會派照得供用庫白熟粳米先年額派四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估增減 三 平露堂

八千石正德年間增添火者數多支用不敷將蘇松

常嘉湖五府糧折金花銀改坐正米增至八萬三千

五百六十二石二斗 皇上臨御百虔惟新沙汰冗

多見于及文慈諭公奏表員幾復舊額而改坐折糧未蒙裁減臣等會同該庫

太監梁政看得各項錢糧附餘數多斟酌歲用量為

減損查得粳米每年支給內官內使月糧及各太監

年例祿米不時欽取賞賜等項用米七萬八百五十

四石九斗四升七合計積附餘米二十萬三千四百

二石四斗七升四合在庫通年額派用剩米一萬二

千七百七石二斗五升三合似宜查照各府改坐分

數均一減免又查得芽茶額派五萬二千九百五十

九斤十一兩葉茶額派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三斤除歲用

外每項各宜減派五千斤黑豆額派一千九百三十

九石一斗除歲用外宜減派四百石穀草額派五萬

七千九百七十束雖歲用僅足然見在草束尚有三年

之積歲久不無沴爛亦宜每歲停徵一萬束俟三

年之後照舊坐派臣等竊以內府錢糧雖富儲備然

民之財力國之元氣米有下有餘而上不足者乞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估增減 三 平露堂

戶部詳議查照減派則民既裕而國用自足矣前

件案查先為奉旨條陳時務事該司禮監揭帖開稱

嘉靖八年六月內官長隨內使小火者淨單見在一

萬二千六百三十九員各每員名月食米四斗每年

共該米六萬六百六十七石二斗開月加米五千五

十五石六斗安樂堂養病宮人食米一百七十八石

三斗祿米等項用米三千九百五十三石八斗計第

一年無閏月共該米六萬四千七百九十九石三斗

有閏月該米六萬九千八百五十四石九斗已該本

部題奉欽依移咨巡撫都御史陳祚轉行浙江嘉湖

井直隸蘇松常五府將前項白熟梗米自嘉靖八年

爲始照數均派俟期徵納其原派八萬五千四百八

十二石二斗遇無閏年分內該減米二萬六百八十

二石九斗有閏年分該減米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七

石三斗俱于各府正德年間二次加派白糧數內均

勾通減改同存留并金花等銀均派徵納今各官具

奏見積餘米二十萬三千四百二十石四斗七升四合

在庫僅勾三年之用合自嘉靖九年爲始不拘有閏

無閏年分每年再減派一萬二千七百七石三斗五

升三合以蘇民困其芽茶葉茶黑豆穀草俱用皆有

常數有餘亦宜量減俱自嘉靖九年爲始芽茶減去

五千斤止派四萬七千九百五十九斤十一兩葉茶

減去五千斤止派四萬九千十三斤黑豆減去四百石

止派一千五百三十九石一斗穀草止派四萬五千

九百七十束減去一萬束仍照例折徵價銀解送太

倉交納候三年之後照舊坐派五萬七千九百七十

束俱赴該庫上納本色庶錢糧清而供用足倉派減

而民財裕矣

一曰謹謀始照得酒醋麵局近以本衙門互相攻發

貪跡顯著皇上勅法司提問用太監武忠署掌印

信武忠履創懲之後粗知節慎臣等千凡錢糧收納

立有成規後可少弊但查各項錢糧額派及積餘數

多尙屬未清小麥一項已經臣等題奉欽依減派矣

其他積餘白糯米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一石二斗四

升二合一勺八撮黃豆四千八十石八斗黑豆四千

三百四十六石二斗三升五合穀草七萬八千八百

八十五束而又有八年分黃豆五千四百九石黑豆

二千五百石穀草五萬八千五百五十五束米收若又因

之其積尤多乞勅大監武忠盡將今日所積者爲儲

備自今而後約其所出以制來歲所入之數具奏勅

下該部查照坐派一洗舊習之汙則其入也既有常

數其出也必謹常度而富財之弊無自而生矣前

件查得先爲傳奉事該給事中曾仲魁等題稱酒醋

麵局小麥歷年積餘及嘉靖八年新收共一萬七千

八百六十九石七斗歲用四千五百石計之足勾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前附

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前附

六

平露堂

年支用誠恐紅腐要將未收小麥二千五百四十一石有零折價上納本部議擬將未收小麥各處解到免送該局上納本色俱照原價轉送太倉上納候放丈將盡另行召商上納其嘉靖九年以後會派本部斟酌施行題奉 聖旨又查得本部會派該局自嘉靖五年起至嘉靖七年止每年會派小麥七千三百五十一石白熟糯米九千八百五十九石黃豆五千五百九石黑豆二千五百石菜豆八百石穀草五萬八千五百五十五束嘉靖八年會派小麥七千石白熟糯米九千八百五十九石黃豆四千五百石黑豆二千二百石菜豆六百石穀草四萬五千束俱本色上納今各官題稱該局積餘白糯米黃豆黑豆穀草數多又有八年分黃黑豆穀草未收因之其積九多乞將今日所積爲儲備約其所出以制來歲所入之數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部轉行該監掌印官將前項歷年積餘并已派未納米豆穀草自嘉靖九年爲始要見見在若干并未收若干大約足勾幾年支用每年某項該用若干該減若干奏行本部查照會派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節制

七

千露堂

納庶量入爲出或糧不致沍爛而徵輸得以少寬矣一日發陳米查得浣衣局額派梗米六十石粟米六十石專以給養犯婦而歷年既又積少成多附餘梗米七百一十八石七斗七升二合粟米八百石委積豐盈鼠耗沍爛皆所不免乞勅該部查發別項免支續收新米以用其木炭煤炸積餘亦多四十萬斤卽今犯婦數少亦宜停徵一二年以寬民力或于額派酌積其半俟用度缺乏然後照舊派徵庶免積有用千無用也 前件查得本部節年會派該局嘉靖二年槌梗粟米各三百石三年槌梗粟米各一百五十石四年五年每年槌梗粟米俱免派七年八年每年槌梗粟米各六十石俱本色徵納該浣衣局揭帖開稱本局見今止有犯婦六口每月支梗米一斗五升粟米一斗五升每月支梗米九斗粟米九斗二年共食梗粟米二十一石六斗切照本局不時宮內退出多人及刑部都察院等衙門送到犯婦并雲貴兩廣等處進到幼女雖有餘積一到之時就要食用今各官題稱前事除本炭煤炸係隸工部掌行移咨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節制

八

千露堂

部徑自查議外爲照前項梗米粟米稍餘數多犯婦
數少一時支用不盡必致泥爛可惜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行移該局將前項糙梗粟米各量留二十
五石共五十石以備支用其餘聽本部扣數查撥附
近京衛官軍月糧候嘉靖九年運到嘉靖八年原糧
粟米各六十石到部轉發該局接續放支嘉靖九年
十年免派嘉靖十一年另行斟酌會派施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新刊 元 平露堂

十四隻而所養鷺鴨多至四千二百隻每隻日支
鷺糧三合鴨糧二合歲支戶部雜糧多至三千七八
百石又有軍士八十三名不用差操專一看養爲照
外鷺房之設乃 祖宗崇奉 先之孝真盛典也而
末流之弊糜費不貲是豈 祖宗創立之本意耶合
無自今伊始額定養鷺二百隻鴨非所用不許帶養
戶部斟酌定擬支給雜糧之數每歲令報學生子鷺
一百隻內擇豐潔一十四隻充薦新之用替舊八十
六隻交送光祿寺仍存二百隻畜養歲以爲常其軍
士八十三名量留四十名看養餘悉送衛差操則事

無過中之弊而費有常經矣 前件查得本部會派
卷內嘉靖五年起至嘉靖八年止每年會派外鷺房
粟穀一千石每石價銀六錢共銀六百兩芻秣一千
石每石價銀五錢共銀五百兩菜豆四百石每石價
銀八錢共銀三百二十兩以上三項每年共銀一千
四百二十兩俱派河間保定真定大名四府辦納及
查大明會典內開 奉先殿薦新正月鴨子二百四
十箇二月鴨子二十二隻行據尚膳監開稱外鷺房
每年進 奉先等殿獻新子鷺一十六隻鷺子五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新刊 元 平露堂

箇鴨子七十箇進官鷺子二百五十箇鴨子一子二
百箇送光祿寺醃臘鷺一十七隻鴨一一百一十三隻
以上通計用于鷺一十六隻每隻大約不過值銀三
錢醃臘鷺一十七隻每隻約值銀四錢鴨一百一十
三隻每隻約值銀五分鷺子三百箇每箇約值銀一
分鴨子一千二百七十箇每箇約值銀伍厘過共不
過值銀二十六兩六錢而每年徵解雜糧二十四百
石該銀一千四百二十兩是一年所徵足勾五十餘
年買辦前項鷺鴨鷺子鴨子之費及又查得 奉先

殿薦新子鷺鴨子俱係太常寺轉送光祿寺供薦子
鷺由南京太常寺鴨子由上林苑監各進用辦送今
外鷺房又有薦新子鷺一十六隻鴨子七十箇并增
添鷺子五十箇會典不曾開載恐非正規其進宮鷺
子鴨子并送光祿寺醃臘鷺鴨似不可缺但一年所
取有限所費實多又常川役使軍士八十三名每名
月糧米一石通共一年共支米太百九十六石爲費
抑又不少所以各官題稱前因無非節財爲國之計
俱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自嘉靖九年爲始將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計開 王 千 萬 堂

府解到前項雜糧俱照原價轉送太倉銀庫交納行
今光祿寺每年赴部支領價銀照數買辦前項鷺鴨
鷺子鴨子進用乞勅禮兵二部再加查議外鷺房所
養鷺鴨應否薦新所用軍士應否裁革各另上請定
奪備行本部遵照施行
一日造運船切以白糧耗費既定民困似可少蘇矣
然弊源不絕終當復生查得正糧一石例貼船米四
斗富豪擅利造船攪載每船一隻官價一百二十兩
埠頭寫船抽銀一十兩部運官需索又不下十兩矣

及至登船一家聚食官價不敷往往賄補此僱船之
害也糧長不行親當多俵光棍頂解用非已計不知
愛惜花酒浪費皆坐衙門使用揭價負累動輒奏擾
以掩奸欺此包攬之害也合無內府白糧十萬餘石
皆依白熟細米事例打造官船裝載計用一二年貼
船之米可免數十年水脚之役而部運碼頭船戶之
害不禁自除矣伏乞勅下該部行各撫按詳議刻期
打進仍出告示多方曉諭嚴禁包攬之害則弊可永
絕矣 前件查得浙江嘉湖并直隸蘇松常五府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計開 王 千 萬 堂

年運納內府白米十萬餘石各以原派貼船夫米僱
船裝載其領運糧長多有不係親身應當以致僱人
頂解花費錢糧誠爲米便今各官題稱前因相應議
處合候 命下本部行移各該撫按官督同各該掌
印管糧官從長詳議嘉湖蘇松常五府逐年起運內
府白糧十萬餘石每石貼船夫米若干每船裝載若
若干每年僱船工價若干即今應否打造船隻有無利
便經久并合用工料擇駕人役逐一議處停當徑自
具奏定奪及嚴加禁約今後管運白糧務要糧長親

身赴京交納不許轉僱無藉尤棍頂名包攬花費錢糧違者連部運官一體從重問罪發落

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經世編

卷之一

附錄

主

平張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姚宗典文初參閱

梁端肅公奏議

疏

梁村

會議王祿軍糧及內府收納疏

王祿軍糧收納

看得唐事霍韜奏陳致災之由弭災之畧皆切中時弊中間祿米軍糧收納數事係該本部職掌為照藩

皇明經世編

梁端肅公奏議 卷之二 王祿軍糧 一 千露堂

府之需每稱不足繼今支派益行食祿日增不可不豫以善圖其後諸鎮飛輓不謂不勤連年告乏頻仍多出公帑不可不籌以拯收其急貪暴中官橫索使用收受留難重為民患不可不思以釐革其弊而本官所奏調停宗藩祿米處分官軍俸糧改正內府收納深切時艱相應議處但事體重大必須會同各官熟計詳審斟酌停當請自 上裁題奉 聖旨臣等會同後軍都督府等衙門掌府事都督同知等官桂勇等逐一從長議擬開坐伏乞 聖裁

一王府祿米查得洪武年間如山西初封晉府一王

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郡

縣等主君并儀賓等至一千八百五十一位員共歲

支祿米八十七萬二千三百六十六石零河南初封周府

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等將軍

中尉郡縣等主君并儀賓等至一千四百四十位員

共歲支祿米六十九萬二千五百五十五石山東初封魯府

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等將軍

中尉郡縣等主君并儀賓等至三百六十一位員共

皇明經世編

梁端肅公奏議 卷之二

王祿軍糧 二 千露堂

歲支祿米一十三萬九千二百三十七石零湖廣初

封楚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

等將軍中尉郡縣等主君并儀賓等至五百八十七

位員共歲支祿米二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石百姓

稅糧有限而宗枝蕃衍無窮舉此五府則天下王府

可知也若不早為議處委難善圖其後誠如本官之

所議者伏望 皇上俯從所言特用 御札行天下

親王使知洪武初年各王府祿米止該如此之數今

日所增至千如此之多將來 聖子神孫相傳萬世

以有限之土地增無窮之祿有例外陳上請國祥億萬年無疆之休天下不勝幸甚權作何處以善其後各

一軍官俸糧國初設立衛所官有定員屯有定額故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以後俸乞陞授日漸加多而貧緣冗雜爲弊滋甚且舊官比試不職而新官得免比試真才日少元員日增賢愚混淆何策善圖其後誠如本官之所議者加以屯政廢弛住俸膠膠補文而犯賊不行降革見任閒住勤惰不分致俸糧欠皇明經世編法小卷之二 三 千五百五十五
缺無從處補臣等查得洪武二十七年令子弟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卽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罪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試中者食全俸仍不中者降充軍是我皇祖于軍職雖行世襲之制實寓考選之典故後之有功者可以陞授而不才者可以汰成萬世不易之法也永樂初令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弟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弟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

後獲功出幼比試與舊官同永樂六年令比試一次不中者發開平再試不中者發交趾三試不中者烟

瘴地面俱充軍別選子弟襲職永樂十年復舊制再比試不中仍令食半俸三試不中者發充軍正統年間比試違限係無力者三年以上住俸二年半二年以上住俸一年一年以上住俸半年弘治六年令比試不中者悉照永樂十年例施行十二年令武職自來不曾比試者子弟襲職俱住俸三年欽此該兵部題奉欽依准令新官比試而臣等公同再議別無異詞皇明經世編法小卷之二 四 千五百五十五
亦作養將材之盛舉也各該衛所額有屯田專爲供給軍餉而設近來因循怠惰不肯盡心及至俸糧缺乏往往仰給有司祖宗良法美意豈應如此查得見行事例凡用強占種屯田問罪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軍軍丁人等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管屯等官不行用心清查者糾奏治罪又爲陳民便以答明詔事該本部議擬合行內外撫按衙門轉行各該掌印管屯官員自嘉靖八年爲始俱要照依律限開倉候期收足衛所管屯官職專其詳延至次年正月

終以十分爲率拖欠一分以上者住俸刻期徵解管屯旗甲拏問三月終不行完報者衛所管屯官革去冠帶戴罪徵納首領官吏拏問各該掌印官事摠其夏還計所屬拖欠三分以上者亦擬住俸催徵五月終仍復不行完報者衛所掌印官革去冠帶戴罪徵納管屯官參問各降一級都司管屯官并按察司管屯官通計所屬拖欠三分以上亦住俸催徵前項降級官員如果改過自新廉勤公議三年之後奏請定奪未完屯糧仍令經該各官完報其有悉心幹理依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糶堂

門查照前項律例轉行各該衛所申嚴比試之法修舉屯田之政凡有公事不完例該住俸者文書到日卽便截日住支以後止以事完之日爲始開支不許將住過月日一槩朦朧補支違者以盜倉糧律坐罪其犯私罪律該降革者卽行依律降革免其立功仍勅法司再加查議明白上請施行至于曾經推選見任管事並着伍差操者應得俸糧本折照舊關支外其罷軟老疾帶俸閒住者應得原支本色俸米每月止支一半其餘俱准折色如此則法令廉明人知畏懼比試者不得倖免而有罪者降革則冗員可以漸少閒住者減給而住俸者不許補支則錢糧不致妄費亦節財裕國之一端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平糶堂

一各邊軍餉查得延緩其遲寧夏宣府大同各有額設民屯糧草并京運年例等銀延緩屯糧六萬六千九十七石屯草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一束陝西民運稅糧二十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三石馬草五十萬六千四百七十束河南折布并料豆銀共一萬五千兩京運年例銀三萬兩并肅屯糧二十一萬三千三百

八十石，屯草五十四萬九千七百零三束，陝西民運
稅糧三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六石八斗零，馬草一
百五十萬四千束，年例京運銀六萬兩，寧夏屯糧一
十萬七千七百三十石，屯草二十三萬五千二百束，
陝西民運稅糧一十三萬四千三百零五石，馬草一
十八萬五千七百七十束，京運年例銀四萬兩，宣府
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屯草一十六萬七百三
十二束，秋青草六百八十萬八千五百五十束，山東河南
山西北直隸民運稅糧共七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軍律七

平糶堂

二石三斗草七十萬束，鹽鈔銀四千六百八十六兩
五錢，京運年例銀八萬兩，河東運司年例鹽價銀八
萬兩，大同屯糧一十二萬四千六百餘石，屯草一十
七萬七千一百餘束，秋青草三十三萬九千五百餘
束，山東河南民運稅糧共五十八萬六千四百七十
五石，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京運年例
銀七萬兩，又各邊每遇地方有警，勅調官兵奏討糧
餉，戶部查議將兩淮兩浙山東長蘆運司額鹽題准
開山，或五萬十萬引，或二十三十萬引，或四五十萬引，

召納本色糧料千嚮要城堡上納，以備官兵支用，又
爲處置拖欠邊儲事，該提督三邊軍務令任大學士
楊一清題稱：各該官員輕視邊務，不行用心催徵，以
致稅糧過違，擇限州縣掌印管糧官及各府管糧官
職專其詳，以十分爲率，拖欠一分以上者，除依律提
問外，仍住俸催徵至三分者，照例起送降級，其各府
掌印官并布政司管糧官，事總其要，選計所屬拖欠
三分以上者，亦擬住俸至五分者，參問降級，各該守
巡亦有督察之責，若該道拖欠數多，各官坐視不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軍律八

平糶堂

者一體參奏，量爲罰治，俱奏行吏部，遇缺不與推陞，
若罷軟無爲太甚者，卽指名劾奏，黜退毋容曠職，有
能悉心幹理，完納無欠者，亦聽提督撫按及戶部委
官保舉，旌擢獎勵等因，題奉 聖旨：又爲修舉屯種
事，該大學士楊一清題稱：欲廣興屯種，必先補助屯
丁，今各衛見在軍伍已非原額，守城有數撥屯無人
宜，令布按二司清軍官清理各衛軍戶，應斷軍伍，俱
令選解精壯軍人，真正軍妻并添帶軍餘一名，大族
聚者二名，俱隨伍住坐，正軍差操餘丁屯種，使其來

卽可以爲侶而至卽可以爲家有親屬相依之勢有生理相安之心庶幾久長利使不致隨到隨逃矣又恐戶多消乏清解無人亦可徵古人募民以實塞下之意出榜召募附近隴右關西一帶人民令其納糧以資口食而不當差以足屯額之數屯額之外有能盡開可耕之田者俱聽其便仍待成熟三年之後乃徵其應納之糧而不令其當別項差役等因題奉

聖旨又爲夷情事該詹事府詹事霍韜奏爲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于太宗皇帝之鹽法乞勅戶部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平糶堂

見甘肅邊糧累年缺乏若何而爲目下賑救之策若何而爲經久饒贍之策該部議得國家于淮浙長蘆山東等處設有額鹽專以接濟邊餉如遇地方有警邊儲告乏就于各邊開中召商上納圖其飛輓易粟賴以緊急應用其利甚多其效甚速百有餘年著爲成典甘肅延綏寧夏等邊設有屯田專以供給軍餉永樂年間邊備振舉夷虜不敢侵犯故人得以肆力農畝收成頗多一遇開中引鹽易于上納糧草官商兩便以後邊備漸弛夷虜不時侵犯以致屯種失業

田土拋荒糧額虧欠加以民運稅糧有司追徵不力連年積欠數多邊糧缺乏皆非一朝一夕之故乞勅兵部轉行總制等官各要修舉武備威服邊夷毋得仍前退縮損成貽害屯堡本部備行各邊巡撫管屯等官務要遵照前例興復屯田積糧養兵毋致邊備匱乏等因具題奉 旨俱經通行欽遵去後今本官奏稱邊糧日匱何策賑收其急等因議得各邊前項糧料草束不爲不多開中引鹽不爲不廣歲用之數既足客兵之費亦盈但以邊備日廢屯地益荒漸欠相因追徵不力糧收侵蝕而督察欠嚴將領誅求而軍士受害無怪乎邊糧之日匱也爲今之計宜再申明前例通行提督撫按等官選擇將帥振揚武備之威清查召募修復屯田之政嚴徵收之法而住俸降級之類必在舉行究侵漁之弊而發遣陪覈之例毋事姑息至于各邊有警開中鹽引召納本色糧草寬以斗頭斤重則本末兼舉而經久可行倉庫既充而緩急有備矣

一內府糧料查得內府承運供應甲丁等庫內官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平糶堂

監酒醋麵等局并御馬倉收受一應錢糧物料使費浩大需索多端往往貢累解戶破產蕩家深爲民害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詔書內一款一各處解納錢糧到京內外管收人員刁蹬需索使用之數多于本物以致上納不敷重複徵解貽累小民該部申明禁約許被害之人指實奏告治以重罪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詔書內一款一解到糧料草束白熟粳米等項俱係小民脂膏收受官員不肯體念加倍多收又有歌家車腳錢大賊小賊錢木板簾苫錢各有索取常例以致解戶借債添賂輕則破產傾家重則妻孥累死小民之害此爲最甚今後有仍前故違分外需求科擾及監收官不行查革一體治罪又爲議處疊見非常災變乞特嚴警畏痛加修省務崇實德急回天意事該禮部尚書等官席書等題各處大戶解到內府一應錢糧戶部給付單文上納必取獲長單方給批廻今納完聽單大戶有延至三箇月者有延至五六月者始得回籍蓋緣各監局不拘多寡俱索使用等錢一處不到不肯通押計其所費將倍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一

平露堂

納以致在京大戶守候艱難原籍州縣監併家屬合將各官嚴加戒飭今後錢糧一完之日即便僉押給與長單如違聽各大戶赴部告明勘實奏請處治奉聖旨各處大戶解到內府錢糧納完之日務要即便給與長單不許遲延以致守候艱難又該南京禮部尚書等官沈文魁等題爲災異條陳興革事宜開稱內府白澄計船腳耗必用三四石方完得正糧一石又有司多般取辦糧長應役一番上等之家資囊已費大半中人之產蕩費無遺江南大家十室九空皆坐于是乞要痛加裁革等因該部題奉聖旨又爲陳恩忠以教積弊事該刑部尚書李承勛題稱國家稅糧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州縣不才官以糧長爲囊橐視糧長爲寇讐凡軍糧之類每石大累包賊米七八斗者有之起單白糧每石包賊二三石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當糧長一年卽爲乞丐者矣一家壯丁十餘當糧長一年卽爲絕戶者矣以政民避糧長甚于避寇伏乞通行兩京內外等官上下一心同卹民隱敢有故違指實查參等因該戶部議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一

平露堂

具題奉 聖旨內府白糧每石照前旨止許加耗一斗敢有分外需索的你部裏并科道指實奏又爲傳奉事節奉 聖旨內外衙門各項錢糧因無官查理積弊多端且如後府柴炭銀兩及團營子粒銀該管官員收受之際多方措剋比其支用漫無查考多有侵盜私用大以軍民膏血之餘而徒爲奸豪漁獵之資深可痛恨你戶兵工三部即便通行查議但係有錢糧衙門俱要差委科道官監收查理通行議報庶革官弊以裕國用該戶部議擬具題奉 聖旨這皇明繼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平露堂

內外各衙門原有科道巡視的照舊象馬牛羊等倉場承運等庫并各監局及府部等衙門收受俸米一體奏差科道官分投巡視監收禁革奸弊南京內外各衙門錢糧着南京戶部照例奏差南京科道官監收督察俱經通行欽遵外今詹事府奏稱臣聞成化以前糧長解戶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乃運送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官見面故軍校不得勒贖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不致虧害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復責小民

運送內府是致內臣軍校詐害小民有白糧一石加至二石八斗乃能上納者矣各項料物有索銀四百八十兩乃得批題者矣蘇松糧戶有一年傾覆數家者矣各省解戶有久累厥死游魂無歸者矣但查有前項節次題本欽依詔旨并近日老料道官督理監收正與本官所見相合難再別議合候 命下戶部再加申明備行內府監收科道官逐一查照着實舉行內外人員敢有刁蹬需索仍蹈前弊者悉聽指實奏奉送法司從重問擬發落望 皇上法行自近皇明繼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平露堂

今出惟行則民心既悅天意可回而 祖宗億萬年無疆之業端在是矣
霍文敏公所脩諸事本集中亦已載之此以部覆故畧載其本末

駁議差官採礦疏

開復礦場

該武定侯郭勛奏稱開設礦課以資國用事已蒙皇上勅下戶部等衙門會議題奉欽依稱谷山東河南順天等府各該撫按等官踏勘如果強脈發見從長集議採取去後近該巡撫薊州等處送到礦砂六

十斤工部煎銷合用蜜陀僧曰炭工食費過銀七兩一錢得銀一十五兩二錢四分三厘題送內府承運庫收訖臣日夜思惟礦課一事無損于民有益千國今泛行各處所司不肯體訪下情拘泥舊案所以心思徒勞功難就緒真所謂良材付與拙工有用置之無用古語有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欲取山澤之利豈可不問山澤之人必須專委官員統領熟知礦脈人役藉其力以徵其課則事易集而民不擾富國安民蓋不難矣近據常州中屯衛後所正千戶景時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主

平

偷挖約深數丈每礦百斤必須用蜜陀僧百五十斤礦爲細末入火煨煉鑄化爲汁然後煎鎔始得成銀大約礦砂一斗得銀六兩上下每日取砂數多所以得銀不少且潞水礦洞離京一百餘里又無山險水隘委的礦脈甚盛莫若仍招日前已得礦利殷貴之家責令出錢供給器具蜜陀僧白炭工食之費愈充素有身家舊時曾做礦徒爲首者以爲礦甲報出平日所率善識礦脈熟知賣銷軍民有籍之人以爲礦夫在千潞水原封舊洞協力挖取礦砂就在平谷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主

平

擇一空人去處立爲爐場將日逐所取礦砂委官差人押送爐所照數驗收接續監視礦甲人等眼同賣銷成銀以十分爲率除三分納于官課以五分給辦器具蜜陀僧白炭料物飲食之類其餘二分以償礦甲人等工力之資似此則礦甲礦夫及供給人等俱得其利誰不樂從比之勤支在庫錢糧派撥在官人夫大不相同等因到臣看得此輩生長其地熟知礦脈與其任彼竊取以肥家孰若招來公取以資國若彼情不遂則我事難成必上下相資官民兩便其言

似宜俯從但恐一百之詞難以盡信連人送發後府
經歷司再三研審相應取供備呈前來臣竊思前次
取礦付之撫鎮等官已經半年之上未能成效再付
之與彼亦恐嫉忌延擱不能如其稟報緩不濟事伏
望 聖明體念國計洞察機微特勅司禮監并錦衣
衛查照先年開取礦課事例從公推選歷練老成監
官武長隨奉御及能幹廉靜千戶各一員齎勅前去
會同彼處參將守備官將景時文立為礦甲胡臻編
為供給礦戶礦夫照依前項供報事情設立煎銷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場限三箇月以裏但有成效先行奏報所得礦課照
例分收進用若有虛詐從重究治差去內外官員止
給夫馬皂隸廩給口糧不得浪費一應官錢物料合
用委官就于彼處軍衛有司官吏選取任使參將守
備官務要用心防衛護解銀課不得坐視以致疎虞
其撫鎮官亦不得坐使奸人禁治原日礦徒阻撓成
功以掩前愆礦場倘有未備悉聽差去官員從宜計
處若是此礦果然用力少而成功多常川採取脉盡
告止庶免科擾百姓貽患地方是天賜 皇上自然

之賦以足國用比之前代賣官鬻爵科取下民不相
伴矣若此一處得課其各處礦洞亦可一何推行而
行伏乞 聖明采納施行等因奉 聖旨戶部會官
議處來說又該御史陳象奏為乞遵舊制復礦場以
靖地方以蘇民困以張國威事奏要先行福建布政
司將有礦場分照舊開辦隨人定課不為常額俟礦
脉微細聽其自罷不為拘制等因奉 聖旨一併議
了來說又該遼東自在州撫住達官捕盜指揮同如
王綏奏為山澤久產銀鉛乞恩設官便民煎納開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國課以資工料以肅地方事奏稱遼陽南山一帶相
接蓋州金州地方山澤中有鉛礦乞要行取二樣礦
硃煎約成色高下委令人員專在金州地方督併願
自投首煎砂民人夫匠量丁日辦鉛斤銀兩運送赴
京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該本部會同後軍都督
府武定侯郭貽政部右侍郎張邦奇等看得各奏稱
開復礦場一節無非欲取天地自然之利以為國家
經費之資况有累朝前項行過事宜文案具存昭然
可考即今大工繼興財用為急所據各該礦場相應

以次採取戶部先行核咨山東河南順天等府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等官各親詣薊州沂州嵩縣等處將一應有礦山場限同踏勘如果礦脉發見堪以採取即便從長集議每處合用委官幾員人夫若干廠房若干器具若干委官選其廉能人夫不拘遠近或編立行伍或更迭分番籍其年貌貫址議其工食課銀務在寬平毋事苛刻廠房先儘附近寺觀否則就山採木隨宜搭蓋以便棲止具器借支在庫官錢逐一如法整造每日所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千露堂

礦砂煎銷完日就于附近州縣差人給文徑赴工部交納不得科派里甲騷擾地方此外若有一應未盡事宜悉聽各官斟酌的舉行務從民便再照採礦本以利用委任全在得人得其人則幹理詳慎而事妥民安不得其人則處置乖方而利不償害仍各請勅一道實付各該撫按官欽遵行舉行之以漸持之以久御之以寬使人不知勞而事克就緒上以助經費之資下以消地方之患等因題奉 聖旨准議已經通行請敕各欽遵訖欽奉 聖諭事該巡撫順

天都御史寬以平題稱採打前後共得礦石六千斤限同兵部差來千戶王榮責令做手檢分三等封收在官用櫃裝盛隨將礦洞照舊封閉外將原採礦石裝封完固具本開坐進呈等因題奉 聖旨該本部議擬前項礦石先該文武重臣會本題知傳示兵部差官先取少許進呈以驗成色方好各處開取今該巡撫都御史寬以平委官千產礦處所採取少許仍以原來木櫃裝封完固差官解送前來相應轉送等因題奉 聖旨逐着工部煎銷成色來說又為前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千露堂

該工部尚書林庭楫等題稱行據南城兵馬指揮司選取諸曉煎礦銀匠陳鑽等限同司務朱子恭將原來礦石逐一稱兌各除正數外上等稱多十兩中等多七兩下等多三斤十兩封收在官以備稽考將正數督匠煎銷上等二十斤煎足色銀九兩八錢一分計每斤實煎出銀四錢九分五毫中等一十斤煎足色銀一兩八錢一分三厘計每斤實煎出銀一錢八分一厘三毫三等三十斤煎足色銀三兩六錢二分計每斤實煎出銀一錢二厘六毫六系六忽六微共

銷出銀一十五兩二錢四分三厘其銷礦合用物料
買過蜜陀僧一百斤用銀三兩五錢白炭三十一包
用銀二兩四錢八分頂罐二兩筒用銀七分自十五日
起至八十日止共四日銀匠二十一工用過工食銀
一兩零五分三項共用過銀七兩一錢詢訪得各處
礦場每歲冬後春前山泉消涸礦脉盛旺可以採取
不見取矣今非其時是以礦脉微細煎銷數少又恐採礦各官
不識礦脉止憑地方人匠隨意採取或未暇于揀擇
似難以此一處槩論其餘今據前因理合隨本進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以熟識礦脉之人充採取礦夫之役即以所取之財
用爲工料之費事省民安相應議處欲候 命下本
部移咨各遵照先奉勅諭并令武定侯所奏景時文
開報事宜再加體審斟酌舉行惟取利于成功不必
拘泥舊案的限制三箇月以裏但有成效星馳差人先
行奏報不許朦朧隱匿致悞供用伏乞 聖明裁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四

華亭 徐孚遠開公 陳于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姚宗昌瑞初參閣

梁端肅公奏議

疏

榮村

韋徐淮二倉內臣疏

裁革倉內臣

該總督漕運都御史劉 題查得撫屬淮安府并徐州永樂十三年設立常盈廣運二倉收受浙江等布

皇明經世編

梁端肅公奏議

裁革倉內臣

平露堂

政司直隸蘇松等府民運糧米近百萬石常盈倉于淮安府設經歷一員倉大使一員副使二員廣運倉于徐州設判官一員倉大使一員副使四員專一管理景泰年間糧已減半而奸弊日滋至于天順年間戶部奏差主事各一員監督收放禁革奸弊復差內臣一員奉 勅管理成化初年復又各添內臣一員兼管成化八年以後議將常盈倉江西應天蘇松鎮江廣德等處米三十一萬一百石廣運倉浙江淮揚鳳徐等處米一十八萬四千八百石改于瓜淮等處

水次官軍交兌常盈倉止收淮揚常鎮四府夏稅小麥五萬六千六百石廣運倉止收鳳陽淮徐三府夏稅小麥四萬八千一百五十石以爲官軍行糧等項支給比前所收糧米不過五分之一而已至於正德年間常盈倉內臣添至一十三員廣運倉內臣添至五員嘉靖年間陸續取回廣運倉尚存太監一員某昂少監一員金奉常盈倉尚存監丞一員何英奉御一員王昇在倉管理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葉照議淮徐地方疊遭水旱蝗蝻之患田地荒蕪民力困憊極矣頻年以來該納稅糧馬草并僱用馬匹一應歲派雜派錢糧節經該前撫按等官違章披瀝荷蒙皇上特賜寬免凡裁革冗員節省冗食減削冗費無一而不備皆以爲民故也至于內臣差遣如江西河南山東雲南之鎮守浙江之市舶廣東之珠池節奉欽候以次取回天下臣工莫不仰戴 皇上英明果斷出于尋常萬萬也夫以常盈之倉所收小麥止有五萬六千餘石廣運之倉所收小麥止有四萬八千餘石各差主事一員監督已爲有餘而每倉復有內

皇明經世編

梁端肅公奏議

裁革倉內臣

平露堂

臣二員束手高坐無所事事然而廣給口糧之費紙
劉崇業之需門皂夫半斗級倉塋軍民匠作之役或
當供應而倍取其值或當役使而加折其銀或取于
州縣或取于衛所或取于驛遞月以十數比歲以數
百計積久則以數千萬計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竊以淮徐連災之地久困之民常均徭里甲門役之
差富者典田賣地貧者賣妻鬻子竭其財力以備內
臣廩食供奉之需以充其豪養僕從之費夫何忍哉
當此 聖明在上百變惟貞額設之官尚當裁革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兵部 倉司 三 平糶堂
况增添者乎正供之給尚當節省而况多濫者乎經
常之需尚當裁削而况浮冗者乎豐稔之地富足之
民尚當愛惜而况屢歉而極困者乎臣又查得臨清
州原差管倉內臣近年山東撫按等官陳請取回止
存一員地方軍民不勝欣忭如蒙 皇上推廣德澤
一視同仁特勅該部再加詳議合無查照鎮守市舶
珠池等差將常盈倉庫二倉管倉內臣通行取回惟
復比照臨清州事體于內止留一員求不加增庶使
允濫之費上去其五民力得以少息地方得以稍安

奉 旨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總督漕運都御史
劉題稱淮安常盈倉止收淮揚等府夏稅小麥五萬
六千六百石徐州廣運倉止收鳳徐等府夏稅小麥
四萬八千餘石以爲官軍行糧各差主事一員監督
已爲有餘而每倉復有內臣二員束手高坐無所事
事應給口糧紙劉崇業門皂夫半斗級倉塋軍民匠
作之役爲費不貲及稱淮徐連災之地久困之民乞
要比鎮守市舶珠池等差將常盈廣運二倉管倉內
臣通行取回惟復比照臨清事體于內止留一員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兵部 倉司 四 平糶堂
不加增一節爲照常盈倉廣運倉先年坐派數多咸
化年間會議將常盈倉米二十九萬八千一百石廣
運倉米一十九萬六千三百石改派附近水次令官
軍與正兌糧米一同支兌以後每年本部止是坐派
漕運官軍行糧常盈倉五萬六千六百石廣運倉四
萬八千一百五十石既各有主事一員又各有內臣
二員事少官多實爲冗曠且地方災傷供給煩擾相
應詳處合候 命下移咨漕運都御史劉將淮安常
盈倉監督糧儲內臣何英孟并徐州廣運倉監督糧

儲內臣莫昂金奉各俱取回聽候別用惟復比照臨
其請明六部請部從寬特一議
清倉事體每倉量留一員仍舊監督伏乞 聖裁奉
聖旨只留一員在彼監督

查革倉場內臣疏 華倉場內臣

看得戶科都給事中管懷理等題稱先該總提督京
通等處倉場內官監左少監王奉右少監李慎互相
奏託事干賍私已奉欽依法司問理乞要下前二臣
員缺即日停止不必推補其餘見在京通督理倉場
等項內臣一併取回別用一節為照德惟善政政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內臣五 平糶生

養民置吏張官各有攸係洪惟我朝酌古定制設監
司局庫等官以供事于內設府部院寺等官以分治
于外具有 祖訓體統統然乃若京通等倉實皆戶
部職掌故總督則有侍郎監收則有員外主事延倉
則有監察御史每年會計有數每月出納有經每季
奏聞有規年終奏繳有冊催徵則有違誤之條起解
則有程途之限稽考則有循環之簿分理則有官糧
之官綱舉目張萬世無弊宣德正統以來始有內官
一員或二員總督監督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傳乞數

多陸續添設二三十員以致一半九牧需索多門債
累官軍漕運大壞幸賴 皇上入繼大統銳意裁革
知王奉者量留數人以存故事而又添差科道監收
錢糧禁革奸弊法制周訢官民兩便奈何王奉等竊
肆貪婪多方排克名雖總督監督而實則剝軍害
撫之欽定職掌大有相乖用于民生國計全無寸補
所以管懷理等上體淵衷有此論奏無非除害恤民
之意所據王奉李慎員缺相應不必推補再照京通
二倉內官呂宣陳儼扶窰司恩徐淮臨清等倉內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內臣六 平糶生
邢安何英顏智俱各見在管事若王奉等員缺不必
推補則呂宣等似應一體取回內府各該衙門供事
以昭 聖祖設官分職之典以成 陛下正大光明
之業則體統不紊而宿弊頓清漕運益修而倉儲奉
賴矣

運發延緩修造銀兩及查勘寧夏邊防疏
延寧邊
兵料抄出陝西總兵官樂震奏竊惟禦戎之要莫先
于自治之嚴威敵之方莫急于器械之利臣叨陝西
鎮守受 命之日發倉帑查得本鎮地方東接延

緩北連寧夏西通甘肅南屏關陝周迴廣闊萬里有餘每遇黃河結凍北虜踰水住套糾集大舉自延緩安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營等處拆堵入境內小蓋池踰韋州或自豫望城八營川而入必犯固原平涼涇邠等處去省城將不遠或自靖虜衛青沙峴而入必犯安會臨鞏金蘭等處月餘方回原厥所由良由前項地方道路平坦水草甘茂且又有苑馬寺之牧馬羣牧所之羣畜而各該監苑牧丁恩軍并州縣民戶平居之時每遇鎮守官行令守備等官督併修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于震堂

崖窯地洞山堡軋塞彼即以擾民爲辭而苑牧官員輒以勅諭內勿得干預爲說府州縣正官亦每以軍衛有司相分致使刁民肆行怠惰恣意住牧無所忌憚一遇賊至據守失利少有擒掠彼即將無作有以竄報多意圖苟免該納歲課馬駒及應辦丁校竟于守土官員職業相累臣于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到任節據延寧傳報虜賊占囊等俱從寧夏平虜城侵邊裏面踏水入套整週七日尚然未盡則大舉消息不言可知此時水草尚枯冬馬匹必爲瘦弱故未敢

萌內侵之志如或延至秋高則前項達賊豈肯帖然定居而自治之方不容少緩除臣會同巡撫都御史黃臣備行守備等官眼同監苑府州縣佐貳官員親歷各該地方查勘某處舊有堡寨圍垣堪以居守某處不堪應加修飾某處原無可以添設某處狹小可以歸併乘今天雪未降水土融液作速經理俱限四月終完報臣仍親歷關視邊設砦填邊警晝夜瞻望尤酌量形勝緩急盡將本鎮無馬官軍定名分撥各項寨堡圍垣給領軍火器械相同本處人丁併力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八

于震堂

守附遺倉分關支行糧無事各回原衛所差操勿致浪費再照藩籬既固堂室自安卽今延寧邊牆藩籬也固原等處堂室也如臣前項所行不通修飭堂室竊恐藩籬不固亦未免于盜竊之虞終非萬全之計也臣前叨任寧夏協同總陞延緩遊擊副總兵三任共計八年竟于花馬池安定邊等處按伏歲嘗多半所以熟視賊虜必內之地方山川險易之形勝幸今仰荷皇上再造之恩付以關陝兵柄泰山在背勢不容默臣惟自寧夏橫城起至延緩定邊諸字號止

延長三百七十餘里皆係先年通賊道路正德二年總制尚書楊一清奏築邊牆高厚堅固若堪保障但僅三十里工卽停止後雖接修亦皆低薄草率嘉靖十年總制尚書王瓊奏築大牆一道起紅山堡抵馬跑泉止牆外有深塹塹外有舊邊牆若崇門似可據守但馬跑泉之南有乾溝三十里若爲天險奈因久被水雨衝斷間有登援道路尙待痛加剗削有人掘守亦賴得濟乾溝之南有乾澗四十五里地勢坦漫雖有進西先年都御史余子俊剗削舊邊亦被雨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平定堂

崩隆賊馬至彼易于馳逐所以去年虜酋大來臨邊惟因新邊有人掘守且有神器射打寅夜由此進入深犯臣所屬地方爲今之計如欲萬全必自定南入墩起徑由瓦踏梁磚井舊安邊抵寧塞管原口止延長一百四十里零二十一丈除將舊邊作爲填心尤須外幫一丈裏幫一丈頂接一丈共計底澗二丈頂澗一丈五尺上安女牆澗二尺高五尺共高二丈五尺房里外設敵臺一座比城尤高七尺方澗三丈上築空洞八尺內蓋天棚一所棚內以爲甲軍棲食之

處棚上再蓋小房一間端備墩軍直軍瞭望尤要改移堡寨增添兵馬方得與新築大邊延緩據守但工程浩大費經數萬仍須假以累年方得就緒況今寇在門庭事宜權處臣愚莫如將乾溝嚴加剗削務使陡峻深曲溝岸仿築女牆五尺上安佛郎機等器乾澗之中土脉堅實挑挖壕塹一道口澗二丈底澗八尺深二丈內築隄高一丈隄上亦築女牆五尺牆上亦各安佛郎機等器再將舊邊剗削陡峻悉如乾溝形勢每五里築打高因土墩一座俱寬大月城勾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平定堂

百兵馬棲止如遇秋涼馬肥今當防範行令寧夏正奇邊兵駐劄興武營安定堡毛卜剗聯將東中二路衆將併力掘守臣親統本鎮正遊兵馬馳赴定邊營住劄選警臣與本營守備掘守花馬池地界至乾溝新邊延緩奇兵掘守乾溝西岸遊兵并西岸寨將接伏兵馬掘守乾澗隄塹一或賊犯各據險力用神器弩弓射打賊雖桀驁豈能從天而下其經費錢糧起用人夫工程丈尺臣愚謹得調集延緩奇遊兵六千臣所部正遊二兵六千延緩榆林三衛屯丁并西路

十三營僅軍餘共三千環慶軍餘并附近民丁一千共一萬六千內延綏固原共除六千專備輪流梁梁防護其餘一萬之數每名日挑壕五尺壕長四十五里可得一十六日完畢應築土壕月城共一十五座堤并女牆共七十五里及剗削乾溝舊邊大約以二十餘日爲率通等四十日俱可就緒其經費錢糧除各營馬匹料草不計外每名日支口糧一升五合勞銀一分并架梁官軍日支行糧一升五合通築工畢日期共該用犒勞銀四千兩糧九千六百石但事涉皇明經世編

聖諭廣公奏議

卷之二

十一

下書堂

創建而議者不無勞傷之說又况腹裏堡寨與夫新築堤壘通無器械執把除合用神臂弩長鎗狼牙棒骨朵撓勾等器會同巡撫都御史黃臣白處木料修置外但查得本鎮神機庫多無佛郎機旋風流星等砲該難于壯威而却敵也伏乞 勅部詳議如果臣言不謬給發錢糧行令總制衙門早爲經理 命下本部移咨總督侍郎轉行該鎮鎮巡官會行副叅遊守等官查照前議作速興工修築奉 聖旨是欽遵去後續爲題乞 天恩懇念要鎮修設邊險量給神

器以壯軍威以資保障事准兵部咨該鎮守陝西都督同知梁震題前事該兵部議擬除修造事宜本部議覆外其給發錢糧係隸戶部掌行今咨煩爲便自議給施行因咨部送司案候問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撫延綏都御史于桂題稱准鎮守總兵官張鳳手本回稱會同鎮守陝西總兵官梁震等觀詣乾溝乾澗等處地方閱視應築壕塹等臺女牆月城丈尺起用人夫并架梁官軍日支口糧行糧共該九千六百石犒勞銀四千兩乞要早爲給發易買糧

皇明經世編

聖諭廣公奏議

卷之二

十一

下書堂

水并犒勞支用總制三邊軍務侍郎劉天和題稱定南八墩至原口之邊誠保衛內地萬全之速圖乾溝乾澗之邊乃紆目前救時之急務及近修興武營一帶邊牆尚未完固乞勅戶部查照各官節奏及今所議將前項合用修邊銀延綏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兩四錢寧夏二萬四千七百四十三兩八分各如數差官分發延綏者徑從山西寧夏者則從陝西運送各巡撫官處以濟目前興工之費并兵部咨稱乾溝等處邊牆仍將總制鎮巡等官查照節奉欽依作速修

築合用錢糧及開中鹽課備行戶部查議給發各一節無非制御戎虜保障地方之意除密奏與武營等處邊牆已經本部題奉前項欽依開視未報似難別議其延緩乾溝乾澗等處如果原無邊牆相應議處欽候 命下本部移咨總督倉場右侍郎周叙查將太倉收貯餘糧事例等項銀兩勤支一萬兩本部差官解送巡撫延緩都御史于桂處交割專爲修邊支用不許別項花銷事完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其寧夏鎮一帶邊牆仍咨兵部馬上差人轉行新任總兵明巡世編

卷之二

臣等謹將

三

臣等謹將

奏請另議興工庶勤惰知所勸懲而財力不致虛冒

議處陝西四鎮邊儲疏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尚書王瓊題臣聞兵食大事孔子論足食足兵兵可去食不可去大學論平天下特以理財爲言惟戒不可聚斂以傷民故周以冢宰制

國用漢以丞相調軍食所繫甚重不可忽也我朝部
立邊鎮屯兵禦虜軍食充足是以能捍禦外侮內地
得安成化弘治年間邊倉充積除勾歲用外常有二
年一年半一年之積文冊見在戶部收架可查是以
雖遇災免動調軍馬供餉不乏如清運京倉米四百
萬石歲用三百萬石三年有一年之積自不缺之有
劉瑾用事各邊於召糧之法謂其小人以法以律以弊而行則必備章京運之例以致邊儲
可以充者大賈却差官丈量屯田敲銀民間勒買小民受害地
方激變召糧之法至今不行各邊守臣屢奏缺乏而
聖明經世編
戶部慮恐內帑有限不敢多發拘定歲用之數扣美
給補或以今年所補作下年年例之數或以爲例外
抹濟或查積年拖欠不可追徵之稅扣補作數文務
徒見繁擾邊儲畢竟不足即今陝西各邊儲積甚少
倘遇調兵禦虜豈能得士婦飽保無失事之患哉又
今各邊奏報錢糧缺乏惟恐戶部不信計美升斗合
勺具在奏內此簿書錢糧項稗之事有司所掌不可
以煩責聖聽仰惟皇上推責戶部會計處置今
各邊有儲積而已臣愚乞勅戶部查照各邊年報文

訓嘉靖八年冬季終實在倉庫銀糧若干勾幾個月
支用再添若干可勾今嘉靖九年支用其今年實徵
邊糧係備嘉靖十年歲用之數不必會計在內或發
京庫銀兩或開中勘課務要會計足用如見在京庫
銀少催徵江南京庫折銀解用務復成化弘治年舊
規常使有一二年之積復召經之法務使多積本色
間中勘課再不前納價止納本色專在各邊開中不
必又手運司中納如此應儲漸充供餉不乏地方幸
甚等因又該總制尚書王瓊題疏通盤法以足邊儲
事准戶部咨前來內開本部將兩淮兩浙山東長蘆
等運司本年分開邊額鹽共一百三十四萬八千三
引于內以四分派邊計肅一十五萬引內兩淮六萬
七千五百引兩浙五萬四千六百八十引山東九千
八百四十引長蘆一萬七千九百八十引延緩寧夏
各七萬引兩淮各三萬三千引兩浙各二萬五千
引山東各四千七百引長蘆各七千三百引兩淮鹽
每引價銀六錢兩浙鹽每引價銀四錢山東鹽每引
價銀一錢五分長蘆鹽每引價銀二錢五分行各該

巡撫都御史候秋成有收之日斟酌時價定擬斗頭
斤重召商上納本色糧料草束收貯緊要城堡專備
動調官兵支用其有積貯七十四萬八十三引如遇
地方緊要缺乏另行奏請開中等因備咨到部議得
我朝天下衛所設立屯田而六邊尤爲緊要即古人
以邊待勞以全取勝之意往年士馬精強夷虜遁伏
故人得以肆力耕種收成頗多邇來武備漸衰夷虜
深入爲害拋荒逋欠並無一處徵有通關軍餉不敷
一切仰給有司有司不敷近又仰給內帑內帑不敷
將來何所仰給乎故養軍雖資于民而廣屯種時糧
賞禁剝削修武備爲急屯種不廣則戰守無資武備
不修則屯種廢業糧賞不睦剝削不禁則軍士日困
而屯種益難伏願陛下勅諭鎮巡將領等官持秉
公廉申嚴疏令烽墩必謹器械必精屹然有干城之
壯軍餉必敷利害必究怡然有扶輿之恩以戰則威
以守則固從違有餘而耕作不致廢業制勝可以
無虞矣我朝天下設立塩場兩淮浙等處尤爲急務
兩淮鹽五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六引一百斤每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禁私賣公家糧 陝西四上 手寫堂

價銀六錢兩浙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斤二兩每引價銀四錢山東八萬三千一百二十二引一百二十四斤每引價銀一錢五分長蘆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斤每引價銀二錢五分專備各邊召商開中飛輓本色芻糧接濟緊急軍餉往歲收成頗好糧草易集商人得利通來災傷踵至本色價高加以私販盛行斗頭未戒科罰勸借秤掣遲留以此商人不樂開中故濟邊資于鹽而禁私販減斗頭戒科罰勸秤掣爲便夫私販不禁則官塩愈滯斗頭不減則價色益高科罰不戒秤掣不動則商人賠費而坐守益困尤願勸下各該巡撫巡鹽併管糧郎中等官申明律例禁私塩引價雖有定數斗頭聽其低昂止令上納本色芻糧此外不前分毫多索支塩出場隨到隨掣勿使久候費累資本商人稱便邊餉有裨塩法因以疏通而緊急不致匱乏臣等又議得陝西八府稅糧例不解京專一撥派延寧甘肅二鎮并固原等處以供軍餉舊規俱是民運本色後因道路險遠改徵折銀行之亦久但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禁私賣公家糧 陝西四上 手寫堂

邊倉場額設官捐例該收受本色如近日延綏饑荒無米可糴縱有銀兩委難濟用又聞近規雖運本色亦是徵銀到于該鎮地方收買糧草上納然時歲豐凶不一地里遠近不同購價多寡不等人情兩難奸逆惡勞若不通融議處未免有誤地方今無過行陝西各邊撫按官會同都布按三司等官查訪舊規從長集議各論時歲之豐凶或分地里之遠近或計腳價之多寡或本折各半或六分本色四分折色或七分本色二分折色或附近州縣年豐米賤聽其自便全運本色不必拘以折銀等因嘉靖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具題節奉 聖旨這會議足國經常事安朕已具悉并急屯種通鹽利等項都依擬行欽此俱經通行欽遵外查得各邊歲入延綏鎮額該屯糧六萬六千九十七石屯草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一束秋青草九十八萬三千四百一十八束京運年例銀三萬兩陝西河南布政司歲派起運糧料三十萬五千石草五十萬六千四百七十束寧夏鎮額該屯糧一十七萬五千九百四十六石六斗七升屯草二十三萬餘

東秋青草二百二十二萬東京運年例銀四萬兩陝西布政司歲派糧料一十三萬四千三百五石草一十八萬五千三百七十束甘肅鎮該屯糧二十一萬三千三百八十石屯草五十四萬九千七百三束京運年例銀六萬兩陝西布政司歲派起運糧料三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六石八斗五升固原洮岷等處額該屯糧一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九石屯草二十萬六千八百四束秋青草六十萬七千一百八束陝西布政司歲派起運糧料三十八萬四千三百八十八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陝西四十九
平露堂

綏邊儲文簿內開實在嘉靖八年九月終見在糧一十一萬六千四百九十一石八斗二升料七萬七千四百八十七石八斗八升草一百七十三萬六千一百三十五束銀四萬四千二百五十四兩二錢零寧夏邊儲文簿內開實在嘉靖八年十二月終根六萬三千八百一十一石一斗八合料六萬六千八百五十二石五斗二升草六百四十七萬一千九十束銀三萬五千七百九兩八錢六分零其甘肅自嘉靖六

年下半年及嘉靖七年八年二年邊儲文簿并固原等處嘉靖八年文冊俱未造繳無憑查報及查得延綏都御史蕭淮奏稱歲用不足每年少糧一十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一石九斗寧夏都御史翟鵬奏稱歲用少糧一十四萬一千二百八十八斗六升零料一萬二千八十六石八斗二升零草一百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一束一十七斤零甘肅都御史唐澤奏稱歲用少糧一十四萬一百八十二石一斗六升四合零草一百二十八萬六千二百四十五束今該前因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陝西四十九
平露堂

查案呈到部看得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王瓊題稱各邊儲積甚少倘遇調兵禦虜豈能得士雄飽保無失事之患乞要或發京庫銀兩或開中鹽課務要會計足用如見在京庫銀少催後江南京庫折銀解用務復成化弘治年舊規常使有一二年之積復召糴之法務使多積本色開中鹽課再不許納價止納本色專在各邊開中不必又于運司中納價及又看得本官題稱嘉靖九年下半年歲用欠糧全未派撥乞要不拘常例先將陝西四鎮嘉靖九年下半

年合用糧餉照數派哺或動支京庫銀兩或通倉淮
浙嘉靖九年以前中刺未開鹽課如不勾數俟後江
南拖欠京庫折銀并嘉靖十年兩淮兩浙鹽課減價
開中寧使過多母令不足聽從商便報納不必短逼
兼搭其長蘆山東鹽課查照近邊開中或就彼召商
納價解京以備各邊年例銀兩支用其嘉靖十年歲
用邊儲做此另行會計處置一節爲限足食足兵二
者不可偏廢裕邊濟國事體貴在兩全今延寧甘肅
固原各邊合用軍餉通年合派陝西西安等八府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陝西四十一 手書堂
河南布政司歲額夏秋起運并本額原額屯田糧草
各計一歲之入以供一歲之出如嘉靖八年錢糧止
供九年一歲用九年錢糧止供十年歲用此外又有
京運年例銀兩係是舊規昔一時邊方警報動調兵
馬錢糧缺乏各該撫按等官奏討本部量爲議發京
運銀兩關中引鹽例外接濟要在酌量邊情緩急以
爲錢糧盈縮處常應變期于足用而已況連歲災傷
數多又太倉銀庫所積亦少各邊奏討紛紜踵至支
費不敷以此本部議題請 勅差委郎中宋沂等分

投前往浙江等處催催節年拖欠銀兩解京以備處
補各邊歲用等項今總制尚書王瓊會計四鎮歲用
不足之數乞要大發銀鹽撥補及催行江南京庫折
銀解用無非先事預防安內攘外之意深爲有見及
查本官正德八九年間先任本部尚書預發年例添
撥銀兩開中引鹽督徵拖欠嚴打草束防護屯種聞
時應變守經行權裕邊之計實不外此其稱欲將嘉
靖十年兩淮兩浙鹽課減價開中及將長蘆山東鹽
課查照近邊開中或就彼召商納價及聽從商便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陝西四十一 手書堂
必強逼兼搭亦以疏通鹽法之意據節奉有前項
明旨掇鄭別議合候 命下本部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宋徵辟尚木 吳培昌坦公

姚宗典文初參閣

梁端肅公奏議

疏 梁材

議支靈州鹽課挑空延寧邊整疏 靈州鹽課

該巡撫陝西都御史寇天叙條陳一增鹽課以補祿

糧查得韓府宗枝緊銜陸續新封數多歲少祿糧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靈州鹽課

能撥補乞要將靈州文小二池鹽課加增納銀以補

祿糧該本部議擬合無仍行本官再查靈州大小二

池鹽課除舊額并補添正課外如果產有餘贏足勾

添增即照原擬自嘉靖九年爲始每年于大池增課

二萬三千六百三十六引小池增課二萬二千四百

一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脚戶運至邸所納臥

引銀一錢共銀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五兩行令環慶

兵備副使照數召取銀兩另立簿籍收受每年解送

平涼府官庫收貯專補祿糧支用不許別項花銷原

額鹽課仍備三邊買馬支用等因嘉靖八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題奉 聖旨又爲地方事該巡撫寧夏都

御史翟勝條陳靈州兩池之利固在收銀之法固行

不知比來甘延二鎮給過鹽銀若干買過馬匹若干

姑以本鎮言之二次具奏官軍諒馬騎征一皆取給

于太僕寺馬價而兩池鹽利未有分毫之助頃因地

方災傷移文支取兩池鹽銀賑濟亦無分毫餘來蓋

召馬必歸于各邊收銀則得以別用乞要將兩池鹽

課一循正統初年召商納馬之法行令延寧二鎮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靈州鹽課

歲舉行或委環慶提督鹽課副使就彼召中差官解

邊給軍或比照茶馬事現每年各鎮撥軍關領該本

部議照二池鹽課節該提督三邊軍務尚書楊一清

建議奉有欽依輸池三邊買馬支用著爲定例未遠

遵守難以別議但稱節年收過鹽價率皆何項支銷

相應查勘合無移咨巡撫陝西都御史劉天和備查

兩池鹽課銀兩自都御史楊一清建議之後逐年開

賣過銀兩若干買過馬匹若干暫借賑濟若干逐一

查明回報如果前銀收貯未發查照督發等因嘉靖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題奉 聖旨俱經通行欽遵去

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靈州二池鹽課先

該提督三邊軍務尚書楊一清建議召收銀兩輪流

三邊買馬支用著爲定例奉遠遵守近該巡撫陝西

都御史寇天叙奏添引目另召納銀以補韓府祿糧

支用俱經本部議題奉有前項欽依通行欽遵外今

總制尚書王瓊奏要令延綏寧夏各官糧倉事分派

大小鹽池十月以後不必封池俱召商報中照依時

估定立斗頭于附近花馬池定邊營等倉上納本色

粟豆以前年分該支餉鹽照舊挨支各不相妨既經

本官議奏前來相應依擬合候一命下本部移咨總

制尚書王瓊會同陝西巡撫都御史劉天和查照先

今題奉欽依內事理再加詳議如果相應別無窒礙

除都御史寇天叙奏准新添鹽課補支韓府祿糧外

其靈州大小二池該中鹽課聽其督行延綏寧夏各

官糧倉事悉照奏內所擬施行事完仍將召納過鹽

課銀米各數日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謹題請旨

議覆陝西事宜疏

卷之四

聖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平糶堂

該戶部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劉天和條陳地方利

病五事具見本官經國籌邊至計內除實行伍保該

兵部掌行者徑自查覆外其預備蓄重屯田免年例

等事合就議擬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

一預儲蓄竊惟全陝兵食咸用不足者其故有五蓋

成化弘治以來節次奏免拋荒民屯稅糧及添設榆

林等衛召募延安土民免糧當軍通計所減不下數

十萬計糧額日虧一也宗支繁徭添設榆林寧夏等

衛固原鎮戍平虜等所城堡及各鎮泰將遊擊守備

操屯等將領正奇遊兵按伏防守等官軍馬匹月糧

支後復支行糧籽草每歲不下數十萬計歲用日增

二也先年軍多幫丁邊無贖上豐歲糧賤軍糧折放

每石二錢五分適因正軍多逃盡將屯丁選補兼之

北虜侵掠屯地大半荒蕪重以歲歉糧貴每石八九

錢尤爲虧累折支太重三也民間稅糧惟以供邊爲

累陝西外供三邊較之他省已爲偏累近復供固原

總鎮是以一省之民而供四鎮之軍餉况南有岷岷

北有環慶舉皆仰給其何以堪以故流離轉徙田土

聖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平糶堂

日荒。迨召日積郡縣倉場官吏往往逃去歲用愈絀四也固原舊設一守備爾弘治以來北虜深入掠至徑郊自是累年虜輒一入殺掠數十萬計始設總制移總兵參將設遊擊添募兵馬增築城堡蓋新設之鎮也以故無年例銀兩近該戶部分派各鎮鹽引固原亦無坐派獨不得與各鎮等歲入獨少五也臣近爲應詔陳言乞會計錢糧以制國用事已具疏陳其槩矣至于救弊經畫之方則猶未之及也臣請終言之惟陛下試垂聽焉蓋善理財惟制其盈縮時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平糶堂

出入而已今之邊計莫重于軍餉莫難于本色然必庫有餘銀俾巡撫得以會計盈縮豐年則增價多糴秋冬則放折色春夏則放本色各不違時而後供億可足今一切不然豐年則無銀可糴秋冬則無銀可折春夏則無糧可放一遇兵荒連章累疏上責聖明然後發內帑數十萬之銀累月方至往往過期或增價召買或踴費空運計其所入曾不及豐年十之三四而旋復告竭矣蓋歲用不足與夫客兵餉餉不容不仰給于內帑之發但不貴于多而貴于預耳如

此議與王晉漢所奏大意相合

去歲禦旁軍餉在固原在延綏定邊諸營皆年豐開

鹽所積至今賴之若寧夏花馬池則倍費矣往事昭

然足有監法臣愚謂宜勅該部通查陝西固原甘肅

延綏寧夏四鎮自陛下臨御以來九年之間所發

銀鹽除年例并賑濟外供邊之數幾何通融計美每

歲幾何然後不待各邊奏請每年扣發如十年之數

則于九年秋冬預發內補主兵歲用若干預發客兵

供億若干如值年豐價賤則連發二三年之數俾得

以及時召糴存積及本折通融支放其固原年例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六

平糶堂

鹽必照各邊一體定發如近年鹽法不行各邊坐困乞勅該部該科講求其故而變通之此外不許再行奏討及仍稱不足歲終舉其數上之陛下歸之該部以考其成三年必嚴查盤之例以察其弊此固節年已行已發之定規成數也夫如是則該部執其要巡撫任其勞彼亦自知樽節經費內帑之發不踰常規而各邊之積必倍常數計歲有餘軍餉自足陛下無批閱章奏之煩而西顧之憂亦可以少紓矣此皆臣偏歷邊陲備詢審度一得之愚不容自默惟

聖明察焉。前件查得延綏鎮額該屯糧六萬六千九十七石屯草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一束秋青草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六十束陝西河南布政司歲派起運糧料二十萬五千石草五十萬六千四一七十束京運年例銀三萬兩寧夏鎮該屯糧一十七萬五千石草六十六石六斗七升屯草二十三萬餘束秋青草二十一萬束陝西布政司歲派糧料一十三萬四千三百五十五石草一十八萬五千三百七十束京運年例銀四萬兩甘肅鎮額該屯糧二十一萬三千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平糶堂

二百八十石屯草五十四萬九千七百三束陝西布政司歲派起運糧料三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六石八斗五升京運年例銀六萬兩固原洮岷等處額該屯糧一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九石屯草二十萬六千八百四束秋青草六十萬七千一百八十束陝西布政司歲派起運糧料三十八萬四千三百八十三石草五十四萬九千九百八十五束又查得先爲飭年軍士告支本色月糧事該總制三邊軍務尚書王瓊題稱固原屯兵去處支費錢糧浩重緣無年例銀

兩正德以前固原兵不滿三千近年添設參將及舊設遊擊常聚兵萬人住劄乞畧每年定撥京運年例銀五萬兩與各邊年例銀一時運送仍撥鹽課開中廢可少補欠缺該本部議擬正統景泰年間各邊京運年例銀兩多寡不等大約不過一十萬兩之數後復定以爲例寧夏四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六萬兩宣府八萬兩大同七萬兩遼東十五萬兩以接濟歲用不敷又緊急兵馬支用其固原等處比與延寧甘肅極邊不同所以自來不曾定有年例銀兩去歲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八

平糶堂

因虜賊在套運去官銀二十萬兩聽巡撫官斟酌分派各鎮調兵支用前項銀兩照數分派則固原一鎮應該得銀五萬兩近又奉有明旨再發官銀五萬兩運送總督軍餉都御史劉天相召買糧草專脩固原一帶調兵支用通前共銀一十萬兩較之各邊年例之數已爲過多且查無舊例別難再議合咨總制軍務尚書王瓊會同陝西巡撫等官查得前項二次運去銀兩督令守巡常糧等官上緊召買本色糧草分撥緊要缺糧倉堡上納專備調兵支用等因嘉靖

八年四月十九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爲疏通鹽法以足邊儲事。該巡按直隸御史朱廷立題稱兩淮添引之議，不便于商相應停止。該本部議擬濟邊必資鹽課，開中必賴商人，商人得利鹽法疏通而邊儲可實，商人失利則鹽法壅滯而邊儲不充。況請掣各有舊規，委爲未便。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兩淮巡鹽御史朱廷立，令運司將關到添制引日，徑自具奏銷繳等因。欽奉 聖旨是。又爲亟處邊務以保安重鎮事。該本部等衙門會議得陝西花馬池地方，大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九

虜在套進退多以河凍爲節。每年十月以前八月以後防禦最爲緊要。今總制尚書王瓊題稱動調三萬人馬整理七八個月糧草。該用銀兩相應酌處。合無于太倉銀庫先動支銀一十萬兩。差官運送陝西都御史劉天和處交收。委官整理糧草。專備動調客兵支用等因。節奉 聖旨是。又爲禦虜軍餉不敷議處接濟事。該巡撫陝西都御史劉天和題稱虜衆往套總制衙門議調兵馬九千分布固原一帶城堡駐劄。防禦自六月份到邊。以六個月計。美該支糧料草束

共計折銀九萬九千二百二十五兩。已該總制尚書王瓊奏討京運銀一十萬兩。內除分發寧夏三萬兩榆林二萬兩外。止發固原五萬兩。俱億調集兵馬。尚少銀四萬九千二百二十五兩。今照前發延安府屬賑濟支剩在庫銀二萬五千兩。及近日開納例銀。乞要聽發查支接濟。該本部議擬備行本官查將前項支剩在庫銀兩照數督發固原該道等官。趁時召買糧草。分撥緊要倉堡。專備調集禦虜兵馬支用。如有不敷。查將布政司開納銀。除發寧夏賑濟五千兩外。餘有見在銀兩酌量動支。均發接濟等因。題奉 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

旨是。俱經通行欽遵。去後。今都御史劉天和條陳邊計一節。爲照陝西一省民屯稅糧專供延寧甘肅固原等處軍餉。其三邊則有京運年例銀兩。惟固原不係邊方。且起存錢糧獨多。原無年例銀兩。係是先年會計歲入足勾歲用之數。或遇各邊聲息緊急。動調兵馬防禦。征勦糧餉不敷。鎮巡奏報本部議奏。量發銀兩開中鹽引接濟。係一時應變權宜。原非經常畫一之規。今都御史劉天和條奏。今陝兵食歲用不足

乞要食發例外銀兩以預儲蓄及將同原要照各邊一體定發年例銀兩引鹽同爲先事預防之意但查太倉銀庫所積有限而內外支用爲費不貲及查近該總制尚書王瓊奏討京運銀一十萬兩內該分撥固原五萬兩及准將舊歲賑濟支剩在庫銀二萬五千兩悉聽本鎮召買糧草接濟再難別議其稱疏通鹽法事宜該本部議擬奉有前項 明旨通行欽遵說合無備行本官查將前項原發票房并支剩在庫銀兩上緊督令守巡官糧兵備等官趁時召買本色糧料草束分撥緊要缺糧倉堡上納專備調兵支用不許別項花銷如遇邊情重大糧餉缺乏要本官星馳具奏以憑議覆上請定奪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預備書

十一

平糶書

一重屯田陝西軍餉不足累歷 聖慮臣嘗求其故矣蓋 祖宗朝衛所軍餉全仰屯田邇年絕邊屯地多荒所設衛所屯地瘠薄其不足固宜若近邊腹裏衛所屯地肥沃計其所入遂足歲支者乃舍此不講而亦惟仰給于內帑臣竊惑之臣頃因征甯巡歷臨筆洮岷等處查得各衛屯種因成化末等年間大旱

奏免拋荒數十年來復種成熟者悉被衛所官旗隱取租利見徵無多之糧又被官旗私收侵費每年所完曾不及十之二三臣切忿之因弔查屯田坐落塞堡冊籍稿以自隨每千道途所經呼集屯軍親閱屯地而益驗其實且其加牧倍取與夫無名科害之弊不可枚舉爲之惕然匪寧已經案行查究禁革臣愚謂屯田各有坐落州縣地名塞堡原額旗軍及令承個人役姓名頃畝荒熟冊籍止宜責令該管官旗從實開報遞還郡縣廉幹官員公同衛所掌印管屯官員親詣屯寨審勘卽得其實矣果有拋荒及連年賸糧不分曾否勘奏俱以除免其種熟者悉令納糧固不必一一丈量免致紛擾其正數頃畝之外有自開墾畝數不多者亦不必儘數查報悉從寬處但不許將連年開種山地捏作正屯妄報拋荒仍先出告示曉諭凡侵占欺隱悉許自首免罪如首發查出許問罪及追所隱糧利候查究造冊至日通計各衛所每年該支官軍俸糧若干查成熟屯地實徵糧若干除足勾歲支外不足者方將民糧補足定擬每年該補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糶書

十二

某季分月糧其後收邊限。任俸案題降級。悉照節行事例舉行。如遇災傷減免方許該道查呈。巡撫議處。餐補如仍不足方許奏請定奪。再照各衛所屯田多散在州縣地方。至有十數餘處。遠在五六十里外者。以故該道難以稽察。官旗易於侵隱。且藏匿逃亡。窩藏盜賊之弊滋甚。合無仍照近日奏行事例。將前項查過塞堡田糧。行令各州縣掌印正官。每年依限查催稽考。開報管屯守巡兵備邊備管糧各道。庶積弊可杜。而軍餉藉以不匱。逃亡盜賊之害亦因之少息。

屯糧數目造冊送部查考。

一免年例陝西之地。付西原二府半係半壤其餘州

縣并延慶臨平涼等府率皆高山深谷地土瘠薄天氣早寒歲止一收民多穴處毛褐為衣耕牧為業。且以一省而供四鎮之軍餉。差繁賦重。較之他省勞苦獨甚。竭力以供常賦猶不能足。往往煩煩。聖聰請發內帑轉輸之費。不絕于道。誠以邊計至重。故也。今查布政司自嘉靖元年。至九年之間。節奉戶工二部勘合全派年例物料等銀一十四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兩。內戶部則黃丹光粉明礬五倍于茜草白芨黃紅生熟銅黃蠟錫牛皮黑鉛牛勛等料銀三萬二千四百二十餘兩。工部則羊蒜茜草炸塊羊鹿麋牛皮楊木板木柅木松木檀木栗木川漆雄黃桐油黑鉛爐甘石金箔甘錫竹篩水銀魚線膠猪竹等料銀一十一萬四千一十餘兩。未免派徵取之於民。又多不係本處出產。以是差發益重。民愈不堪。臣愚謂天下至廣以前項每歲萬餘兩之物料。分派于東南諸藩所增甚微。而全陝之民少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矣。伏望皇上軫念關陝重地。四鎮供餉繁難。乞勅戶工二部。自嘉靖十年以後。將一應物料悉免坐派。

其見派未解銀兩悉皆停止俾陝民得以專力供邊則困苦少蘇不致偏累矣前件查得先為遵照舊制坐派錢糧等事該本部議擬題奉欽依迨年坐派陝西布政司徵解物料甲字庫上納黃丹一千斤光粉二千斤明礬七千斤五倍子二千斤茜草五十斤白芨二千斤丁字庫上納紅熟銅二千斤黃熟銅三千斤生銅八千斤黃蠟一千斤黃牛皮二百張錫六千斤牛筋六百斤已是舊規近為應制陳言以弭災變事該科右給事中蔡經等題該本部議擬合無備行巡視等官親詣內府取回該庫內外官員平取經收印信卷簿將各處解到硃漆等料逐一查驗要見某項物料每年歲用若干見今積庫若干有無陳腐約穀幾年支用備細造冊具奏果穀四五年者聽本部酌量各處地方豐歉及奏酌各官原奏全免不徵穀二三年者量減一年以後悉照此例施行等因續該刑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孟居仁等將查過內府甲丁二庫存積硃漆等料約穀四五年以上支用者黃丹明礬光粉茜草五倍子白芨生銅錫等料約穀

二三年以上支用者二硃烏梅黃蠟牛筋黃牛皮等料不足一年以上支用者銀硃黑鉛水牛角黃熟銅紅熟銅等料造冊具奏前來該本部議得嘉靖七年硃漆銅錫等料先已會計坐派徵解去後難以更改合候嘉靖八年會計之時通融斟酌奏請施行等因題奉聖旨是於嘉靖八年分止派陝西布政司黑鉛二千斤紅熟銅二千斤黃熟銅二千斤黃生銅三千斤黃蠟五百斤黃牛皮一百張牛筋三百斤其嘉靖九年分亦該本部斟酌會計減派俱經通行欽遵徵解外為照前項物料係內府供應之數先該本部題准減派已為寬恤今都御史劉天和又奏前因但陝西一省供給四鎮軍餉委為差繁賦重民力不堪相應依擬合無移咨本官轉行陝西布政司通行各府州縣自嘉靖十年為始將本部歲該額派前項一應物料悉免徵解以蘇民困其以前年分已徵未解已解未獲批單者仍逐一清查追解完納庶使奸頑不得肆其侵漁而小民得受實惠矣一路勘拋荒臣朔年督理邊備見內地遺民甚多舊

爲郡縣不能催徵耳。及臣自今春奉命巡撫以來，凡巡歷平涼、臨鞏、西鳳、五府地方，無拋荒者，惟西鳳二府耳。若平涼、臨鞏三府，則村落蕭條，荒蕪彌望，延慶二府，諒亦同之。仍知通負之由，非盡有司之罪矣。臣思賦內地，出若以前項荒蕪田糧，而悉取足於見存無幾之民，則負累益甚，富者猶能自存，其貧者不盡驅之逃不止也。理財以養民爲本，臣竊憂之。伏覲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詔書內一款，凡荒田地許諸人告官承種，亦免其差徭。三年三年之後，乃纔量納糧。又一款，拋荒地，遺下稅糧，累民賠納者，所在官司須出榜召募，儘力墾種，免稅三年。嘉靖九年二月初八日，節該欽奉勅諭，各處但有荒蕪堪種之地，着召貧民自種，不徵稅糧。凡地之肥沃堪種者，固多招徠墾闢矣。惟前各府大荒之後，民多逃亡，有一里一百一十戶，內止存十餘戶者，有一甲十一戶，內止存十餘丁者，有數甲全逃者，且多係山地瘠薄，易旱，間有家道頗過，及四外流民，又恐糧重召累，以是無敢承佃。爾臣查得陝西地方，節因成化等年大旱，拋荒

數多，節該巡按司府州縣具奏，將拋荒無人承種稅糧除豁。有人承佃稅糧，每石改納五斗，一時爭趨佃種，糧額虧欠不多。蓋糧額雖減，而所得實多，否則糧額移存，而地荒民逃，且非其所有者而亡之矣。此固用不足而行假法之遺意也。乞勅該部計議，遵照節奉詔勅，明旨除西鳳、漢中二府原無拋荒及平涼、臨鞏三府州縣內拋荒數少，并數多者，曾經奏勸除豁，減納糧以通融派徵者，俱不必踏勘外，其餘地瘠民逃，拋荒最多州縣，令守巡各道督同各府掌印官遴選隔別廉幹官員，公同掌印官將拋荒地土，沿段展畝，從實踏勘，分爲三等：內肥沃川原坡地爲第一等，則遣召募墾種，免稅糧三年之；中稅糧照舊料徵，其山嶺地土稍平堪種者爲第二等，則遵諸人承種三年之後，方納輕糧之；旨每石照例減納五斗，其高山陡嶺最薄地上，則遵召民自種，不徵稅糧之旨。將該納稅糧照例除豁，其一里一甲一戶之內，拋荒不及三分，有附近及本里木甲木戶人丁，堪以酌派帶種者，勸諭自和資借牛種，極貧無力，遵照勅諭

官爲措給牛種責令開墾俱不必勒報免虧國計其
先年奏勘減納除豁稅糧如有成熟年久地土肥沃
及欺隱作弊者悉行查出即以抵補今次踏勘拋荒
田糧免致重覆減免各道各府承委官員有能上體
聖慈下恤民隱悉心竭力區畫有方踏勘無弊者聽
臣等據實旌獎徇私作弊者舉劾仍責成守令多方
勸相招徠俾民之逃者悉歸田之荒者盡闢以無負
聖明憂民圖治之至意及行延綏巡撫都御史將延
慶二府一體酌量踏勘施行則實效可臻而全陝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九

千

民均被至仁之澤無窮矣前件查得先爲清查拋
荒田糧以杜奸弊事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
書王憲題稱據督理糧儲陝西布政司右叅政羅方
呈卷查得陝西額徵夏秋稅糧一百九十三萬二千
六百石有零馬草一百五十一萬七千一百束有零
外供三邊主客兵馬內給王府各屬官吏俸祿成化
年間陝西災傷人民逃竄糧草負累見在人戶包賠
私治年間該本司左布政使文貴勸奏准將逃亡人
戶遺下地畝開除糧草減去額糧三十三萬一千石

零馬草三十二萬六千九百束零以此三邊儲蓄未
充近該臣奉命提督陝西軍務時值仲春日月經過
西平等府地方大路兩傍膏苗遍野不見成段地土
拋荒衆目所視不係傳聞而叅政羅方不避流言詆
傳歷數田糧欺隱弊情乞要差官清查以復實徵原
額該本部議擬移咨巡撫陝西都御史寇天叙督同
布按二司各官通將所屬州縣田糧提弔實徵文冊
并先年原奏拋荒文卷籍冊到官逐一檢閱查對明
白除原無奏減拋荒州縣不必查勘外其曾經具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千

減免田糧州縣即便選委廉能官員分投前去悉照
本官所擬沿近履畝從公挨查如某里某人原先逃
亡遺下田若干該徵稅糧若干肥饒該徵若干沙薄
減徵若干其拋荒地土即今有無召人承佃已經承
種及復業人戶有無辦納稅糧未嘗召人承佃即今
留否仍舊拋荒從實造冊在官應徵糧草照例辦納
中間果有水崩沙壓確錄十分不堪耕種斟酌定擬
分數量與除免

准放折俸等項支用疏

疏通鑒法

看議得南京吏部司務朱希臬奏稱戶工二部請開納銀入監開礦煎銀不若倣古採銅充賦設官鑄錢及嚴禁其偽以行其真新錢既成凡祭祀賓客喪紀軍旅賜予興作俸祿之用皆于此取給比之納例開礦得失相去萬萬一篲具見本官日擊時艱華英溢國之意但今天下州縣則壞成賦著爲版籍輪納已久若欲採銅充賦不免涉于紛更其兩京見有寶源局衙門官吏具存是我朝設官鑄錢良法美意固未嘗廢至于嚴禁偽錢使歷代好錢與制錢相兼行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錢法

主

平露堂

具載律令及節經題有前項 明旨出榜禁約至再至三又在京九門并天下戶口食鹽每月進納本色錢鈔俱用制錢及歷代好錢送廣惠庫交收聽候光祿太常二寺買辦舖戶等項開領貿易疏通錢法具在但人心玩悞法久弊生號令稍寬而竊盜輒起緝捕一懈而偽錢四行錢法之壞實由于此若不痛加嚴治何以屏息奸頑及查嘉靖制錢尚有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九萬九千三百六十六文未曾用過通合議處欲候 命下戶部移咨南京工部將未鑄嘉靖制

錢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九萬九千三百六十六文工部監造九千七百一十九萬九千五百七十三文南京工部監造四千八百五十九萬九千七百八十七文俱送太倉銀庫交收以備給商等項支用及咨都察院轉行兩京巡城并天下巡按各該監察御史申明禁約但係見今行錢地方務要不拘洪武永樂宣德弘治嘉靖通寶及歷代制錢相兼行使每好錢七十文准銀一錢皮混低錢以二折一若有藏蓄私鑄小錢許赴所在官司首出照依鉛錫時價動支官銀給領仍免其罪違者悉照前項律例問擬處絞徒杖罪名并枷號充軍發落告捕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南京巡城御史按季在外巡按御史年終各明白具題錢法曾否疏通私鑄有無捕獲都察院案使嚴加稽考以示勸懲戶部仍行東廠錦衣衛嚴督緝事人員用心訪拏務使錢貨流通奸偽屏息共承 朝廷立法除弊之意及再行九門并天下戶口食鹽錢鈔俱用制錢并歷代好錢轉送內府該庫交納聽候光祿太常二寺舖戶支領候有積餘會數奏請准放折俸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錢法

主

平露堂

項支用伏乞 聖裁。

議處鄧陽流逆疏

漢流逆

撫治鄧陽右副都御史潘旦題。照得臣撫屬之地，湖廣鄧陽荆襄河南陝西漢中商州等處，乃萬山之中，三省之界，實為流逆淵藪。歲豐則火耕水種，以避差；歲饑則嘯聚爭奪，而為盜。其來非一日矣。臣蒞任二年，時加詢訪，中間流民，有先年附籍數姓，朋戶今衆至二三十丁，或五六十丁。自有附籍之心，後因府官科差煩重，隨復逃移，版籍為虛者，又有流來年久，逃失鄉貫，造屋買田，取妻生子，不曾報冊者，又有近年荒困，流移越食未歸者，又有逃單逃匿避罪不還者。凡此數等相應區處，方今大造黃冊在邇，乞 勅戶部行十三省布政司、司官、冊官及守巡道親臨地方，逐一清查。如先年附籍復逃虛戶，卽與開除，數姓朋戶人丁，多至十丁以上者，酌量分折，其有事宜妻室未報冊者，姑免問罪，卽以附籍補填，前項虛戶格限，一應差役，比老戶減半科差，以示存恤。其餘近年流民或脫逃軍匠，來歷不明之人，給示曉諭，限三月之內，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千

責令里老保甲鄰佑房土逐之，還籍毋許窩容居住。

如過限遁之不去，及去而復來，許里老保甲人等拏

送州縣正官查照先年題準事例，問發邊衛充軍，窩

主同罪。里老保甲隣佑人等不舉者，一體究治。如此

則有籍者安之，而不致于轉徙無籍者去之，而不致

于嘯聚。民志定，版籍實，盜賊息矣。題奉 聖旨，案呈

到部看，得都御史潘旦題稱，要行三省布政司、司官、

冊官及守巡道親臨地方，審同府州縣各掌印撫民官，

逐一清查朋戶人丁一節，足見安撫流民保障地方

至意。况又查有前項律例相應再行申明合候 命

下本部移咨湖廣河南陝西各巡撫都御史轉行各

布政司、司官、冊官、巡等官，趁今大造黃冊之年，親詣各

該地方，審同各該府州縣各掌印及撫民官逐一用

心清查。應附籍者附籍，應發還者發還，逃亡者准令

開除。報冊者准補虛戶，減免科差，給示曉諭，遵嚴律

例，斟酌舉行。務在事安民安，毋使下人作孽，毋患地

方。仍行提督撫治都御史潘旦一體查照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

徐學遠關公 陳子龍附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楊廷樞維斗泰閣

梁端肅公奏議

疏

梁材

議茶馬事宜疏

茶馬事宜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良卿題切照國家設立三茶馬司收茶易馬雖所以供邊軍征戰之用寔所以繫

皇明經世編

梁公奏議

卷之五

茶馬事宜

一 平露堂

番人歸向之心考之茶法在大明律曰凡販私茶者同私鹽法論罪蓋行於腹裏地方者然也至於通番禁例在太祖高皇帝曰私茶出境者斬開墮不覺察者處以極刑太宗文皇帝曰透漏私茶出境者犯人與把關頭目俱各凌遲處死家口遷化外蓋行於邊方者然也祖宗好生之德不嗜殺人之心而私茶通番輒以極刑凌遲論罪其意之所在可知已蓋西邊之藩籬莫切於諸番諸番之飲食莫切於吾茶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

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者其所係誠重且大而非可以尋常處之也故在當時茶法通行而無阻滯之患番馬茂盛歲至萬餘之多又考之洪武初例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嗣後至弘治年間或召商中茶以備賑濟或召商中茶以備邊儲然未嘗禁腹裏之民使不得食茶也行之既久此意浸失減通番之罪而止於充軍禁內郡之茶而無所於食遂使奸人竊肆私茶盛行番人一至既要厚皇明經世編 梁公奏議 卷之五 茶馬事宜 二 平露堂 賞復索高價歲易馬匹不過數千甚至驕傲抗違招之不至括民間之馬以充數者夫豈祖宗立法之意果如是哉姑以今日茶法言之每年三茶馬司漢中府解納課茶洮州一萬一百九十餘斤河州一萬八千三百七十餘斤西寧二萬五千六百餘斤其各商茶亦赴三茶馬司抽分又各數十萬斤官茶貯庫商茶就彼發賣其各府衛州縣衙門捉獲私茶又解各司貯庫是商私課茶皆聚於三邊茶馬司矣其在腹裏地方凡有夾帶茶斤不論多寡即以私販論罪

是陝西一省皆不得食茶矣。夫茶聚於茶司，則通番之弊易滋。茶嚴於內郡，則私販之弊難究。何也？蓋陝西通番之路有三：一曰階岷，一曰臨洮，一曰蘭州。黃河爲限，關隘爲險。三路嚴守，則茶豈能飛入番境哉？今商私課茶，皆以文引渡河，歷關而至茶司矣。茶司地友則皆與番爲鄰者也。關隘少而岐路多，其相通固已易矣。而茶司周環地方幾何？人民幾何？商人之茶動至數萬，豈能盡賣而盡買哉？商人去家千里，既不得以速賣，勢復難於久守，不得已而賒寄居民。家積戶蓄，塞屋充棟。夫番人欲之而不可得，吾民積之而無所施。往來之路雖有關河之限，交通之利不止三倍之多。且通番之罪犯則止於充軍，又十不一犯焉。歟！其不相通豈可得乎？故近日拏獲通番人犯，若完忠則河州衛千戶，而茶則商人趙文華者，李仕英河州之民，而茶則商人張純者，黃欽林森乃西寧之民，而茶則商人羅銘者。繇此觀之，則通番者皆茶司地方之民，皆商人抽分之茶，固非腹裏地方之民之茶也。蓋既遺之以通番之資，又減之以通番之罪，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平露堂

爾。夫詳於禁者，猶有法外之遺奸。況疎其禁，此通番之弊易滋，而禁之之難也。茶鹽皆所日用而不可缺者，茶法與鹽法相同。然禁私鹽矣，而未嘗不賣官鹽也。今禁私茶矣，而官茶止行於諸邊腹裏八府，皆不得行以人所必用之物，而禁之使不得行，使不得食，欲其不私買，豈可得乎？山人治茶，猶農之治穀粟，動力經理，俯仰所資。今商茶之外，嚴禁私賣，又以茶多阻滯，商人不得多中，則將使小民終歲收穫，置於何地，而衣食之資取辦於何所？耶！欲其不私賣，豈可得乎？食者欲買中者欲賣，貧無生藝之民，欲其不乘機而私販，又可得乎？故凡拏獲茶徒，非饑寒困苦之窮民，則衣食無賴之國戶，夫事有大小，法有輕重，茶法之禁，其要在於通番，非切切爲吾民也。今使大奸巨惡，往往得以通番而漏網，閭閻小民以數斤之茶，囚禁囹圄，而致死者不可勝計焉。此不惟私販之弊難究，而輕重緩急之間，亦未有當於人情者焉。況以三茶馬司見貯之茶，計每歲易馬之費，洮河可足三年之用，西寧可足二年之用，其商私課茶，又日增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平露堂

月舊之以至積久腐爛如近日監察御史劉希龍所奏燒毀者三茶司共二千萬二千餘斤以價計之則不啻數萬兩之多夫以民間有用之物而禁民使不得用積之以至於腐朽而置之於烈焰之中豈不誠可惜哉茶法之弊有如此者以今日馬政言之番地所產多馬吾之所易在馬使番人有馬而無所於市吾之茶有禁而無所於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之積在我矣今者商茶皆在茶司茶司居民陸續竊易馬匹以待商人往來與販賣無虛日如臣上年四月至洮州五月至西寧差人訪拏一日之間即得馬六十餘匹西寧四十餘匹則尋常可知也縱使番地多馬要之生產有限與販無窮及吾易馬之時則不能多得也固宜此與販番馬之未禁也每歲茶易馬匹領軍未至皆寄派各衛軍餘餼養夫邊境之軍地方若寒生藝寡薄平居之日衣食固有所不贖而復以養馬責之一有瘦損倒死重則追賠本色輕則追納肉贓銀兩家業不逮鬻及男女彼何辜哉此寄養茶馬之未平也監苑牧馬所以供軍臣初至安定苑點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五

見有縛足而至者道傍又有新死者詢其所以皆平日牧軍養馬數多不能收拾撒放山野追使性如虎豹不可羈勒故必設法捉獲縛其一足而後可以赴點其死者皆因被縛急撞而死夫養馬以備用而至於如此將何以爲用哉及查操軍倒死馬匹之例各照上中下戶則給椿朋地貳銀兩買補銀數不足復累各軍賠辦且槽下倒死者賠辦可也若追賊倒死勢非得已而亦使之賠辦情似不堪夫馬多失養而置於無用馬至倒死而給銀以買補且累給貧軍之賠辦是不亦兩失耶其肅一鎮每歲領馬一千九百匹榆林寧夏每年領馬各一千匹洮州衛每年二百匹各衛地方切近虜地傳塘追賊勞役頗多倒死馬匹時固有之或亦未必歲有千數之甚也今各鎮衛所不論倒死有無多寡每年榮給馬共四千餘匹漫無稽考冒領作弊豈可謂之無耶此牧馬領馬之未善也馬政之弊有如此者夫調不鼓之琴必有更張之術理大壞之政必有變通之追臣罄一得之愚條爲六事開坐於後奉 聖旨該部知道抄出送司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六

呈到部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良卿條陳六事
內除審處牧馬以便操牧一事移咨兵部徑自查議
外所據量積邊境之茶以防私通等五事相應議擬
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

一量積邊境之茶以防私通今後三茶馬司積茶止
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計該若干課茶之外足以商
茶鞏昌府盤驗之時扣除解司之數收貯該府類總
領解給批差官解至茶司交割正茶之外分毫許
夾帶如此則非惟通番者無所資而自止將茶價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梁公奏議

平露堂

貴番人受制而良馬亦有不可勝用者矣前件查得
開刑條例內一款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私茶有與
販夾帶五百斤的照見行私鹽例押發充軍又爲陳
愚見以禪茶馬以濟軍務事該巡按御史劉希龍
稱官茶易馬先年招馬之易于今招馬之難蓋以開
中太濫商茶數多番人生以得茶不仰給於茶之難
故欲少開中以便招易該本部議照積茶易馬乃我
朝備急防邊禦患之策近年以來法久弊生私茶盛
行以致官茶阻滯易馬甚難誠有如本官所奏者相

應依擬轉行接管巡茶御史今後開茶之期必先審
有力商人方許報中其樽節盈縮之數并積新散舊
之法悉照本官所擬事理施行等因已經通行欽遵
去後今御史劉良卿題稱今後三茶馬司積茶止留
二年之用每年易馬計該若干正茶之外分毫許
夾帶將來茶價湧貴番人受制而良馬不可勝用一
節與前御史劉希龍所奏大略相同相應議擬欽候
命下轉行陝西巡茶御史再加斟酌自查照施行
一通行內郡之茶以息私販今後商人中茶每年多
開百萬斤鞏昌府盤驗明除扣解茶司之外其餘悉
聽臣衙門酌量西風等府地方廣狹分派各府對半
抽分照依時估定以價值商茶給商自賣文引截角
掛號不得出所屬州縣之境官茶并擊獲茶俱出給
印票分散鋪行發賣價銀呈臣衙門計算除養馬解
茶之費餘開巡撫衙門以備軍儲其臨洮所屬河蘭
二州鞏昌所屬階岷州衛係近番地方仍舊禁賣如
此則非惟私販者無所利而自息將來茶價充溢軍
儲可免匱乏之憂矣前件看得巡按御史劉良卿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梁公奏議

平露堂

稱一節非無革弊略邊之意相應議擬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巡撫陝西都御史黃臣及轉行陝西巡茶御史再行會議兩項事宜如果官商兩便有益軍儲悉照本官所議施行若有窒碍另奏請定奪

一嚴通番之刑以杜輕玩今後通番道路洮岷河州責之邊備道臨洮蘭州責之分巡隴右道西寧責之兵備道務要選委勤慎官員晝夜嚴加防守拏獲私茶通番之徒及防守官員不行覺察者仍照祖宗舊例處以極刑邊備分巡等道不行嚴謹致有私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梁公奏議

平露堂

者事發聽臣叅劾卽以罷軟罷黜雖有他美不得論願如此則刑重而防守嚴其誰肯舍身家之重而覓通番之利也前件大明律內一款凡犯私茶者同私鹽法論罪及查鹽法內一款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斬非應捕人告獲者就將所獲私鹽給付告人充賞有能自首者免罪一體給賞及查得先爲申明事例禁約越境販賣私茶通番事該督理馬政左僉都御史楊一清奏稱查得洪武三十年三月初八日欽奉太祖皇帝聖旨陝西四川把截私

茶處緊要應戶部便差行人去陝西河州四川碭門利雅等處背論把隘口的頭目教他十分嚴加把截不許私茶出境如今這一遭說與他知道以後每月一遭差人去說直差到九月務要背論他每把得停當不致透漏這等說與他了敢有放過私茶出口的拏來罪他永樂六年十二月初九日欽奉太宗皇帝聖旨陝西四川地方多有道接生番徑行開隘與偏僻小路洪武年間十分守把嚴謹不許放過段疋布絹私茶青紙出境違者處死如今開隘上頭目軍士多不用心守把巡捕往往邊漏段疋私茶出境恁戶部再出榜去曉諭禁約還差人說與都司布政司着他勤勤的差的當人去各關上省會把關頭目軍士今後務要用心守把設法巡捕不許私漏段疋布絹私茶青紙出境若有不聽號令仍前私販出境拏獲到官定將犯人與本處不用心把關頭目俱各凌遲處死家口遷化外貨物入官如私販之人有能自首者免罪給與重賞俱經通行欽遵去後但法久弊生人心玩愒所以本官具題前因無非慎防守與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梁公奏議

平露堂

利易馬籌邊之意相應申明通行遵守合候命下本部轉行陝西巡茶御史督嚴各該邊備分巡兵備等道悉如本官所擬申明律例嚴加防守仍書大字告示翻刊印刷發佈各該把截地方常川張掛曉諭軍民人等如有與販私茶出境及守把關隘人員通同透漏者俱從重問擬干碍應察人員徑自奏請定奪一嚴販馬之禁以便招易今後道番道路如前所關者責令各道防守等官但有與販番馬入境拏獲馬匹入官犯人以違番論亦照前例問罪如此則番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不得交通番馬不得私販息生既蕃招易自廣雲錦成群之盛庶乎其可致矣前件一節查有前例相應議擬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陝西巡茶御史即行該道守巡官督同守把關隘人員各申明律例用心防守如有仍行私販者拏獲從重問擬守把之人知而故縱及失於盤詰者依律問罪

一公養茶馬以蘇貧困今後三茶司各擇空閑地一區勸支茶法銀兩建立馬厰積蓄草料每年易馬之時選委指揮千百戶等官督同醫獸入等凡有易到

馬匹積槽餵養秋夏隨便收放冬寒給與草料如有疫損河死者官員醫獸入等各治以罪夫醫獸養馬則水草調而自無患病之虞官給草料則軍士蘇而可免負累之苦矣前件查得前項易到馬匹設有陝西苑馬寺開城清平等七苑牧養已是定規今御史劉良卿題稱三茶司各擇空閑地方勸支茶法銀兩建立馬厰積蓄草料委官督同醫獸餵養牧放以免貧民追賠之苦不為無免但事在彼中未審中間有無窒碍相應勘處合候命下本部移咨接管巡茶御史將前項事宜再加查議如果招應別無窒碍明白奏請定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議處茶運疏 議處茶運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沈越題據分巡關西道副使紀常隴右道僉事江南會呈蒙臣案驗先據漢中府呈稱本府所屬金州西鄉漢陰石泉紫陽五州縣歲辦地畝課茶五萬三千一百九十斤共裝一萬八千四百十四寬每年西安漢中臨洮鞏昌平涼鳳翔六府每府編茶夫一百名每名徵價二兩五錢共該銀一千

五百兩內各除二十名夫價存留府庫聽解私茶其餘八百名夫價各類解漢中府收貯各州縣大戶解茶到府領銀自行雇腳運至茶司交收但各年解過夫銀本府所屬六百八十七兩鳳翔府五百六十二兩鞏昌府九十九兩五錢平涼府七十五兩五錢西安臨洮二府全未徵解每遇解茶不敷支給屢經呈請將茶法駐贖借支嘉靖十四年借過一千二百兩嘉靖十五年借過四百七十兩嘉靖十六年借過九百八十兩見今嘉靖十七年分運茶急緊缺少腳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梁公奏議 議茶運十三 平露堂

呈乞催解或再量借支用等因除已經批行陝西布政司通行嚴催外今看得前項課茶舊規自漢中府至徽州過連雲棧俱係遙運所轉行徽州至鞏昌府中間經過驛馳巷高橋伏光寧遠各地方偏僻原無衙門添設四茶運所官吏管領通計一十一站每處設茶夫一百名鞏昌府至三茶司復由遙運所三路分運計三十站每處設茶夫三十名其茶運所衙門運茶日少空閒日多積習既久夫役雇募重費不費官吏無爲俸銀冗濫嘉靖十四年該監察御史劉希

龍題准將前茶運所官吏查革茶夫止留六百名于西安等六府徵派除存留外每歲該解銀一千二百兩漢中府收貯過大戶解到茶篋往西安者每篋一錢洮河者每篋七分又各加添一分以備風雨腳價支用通不經由遙運所人役爲照前項裁革官吏減去茶夫固是節省但自議革之後不期夫價累徵不完致將茶法駐贖銀兩逐年借支其大戶原領夫價已是太多復因路遠輒科盤費每名不下百十餘兩本役中途延滯逾歲不能完納又復揭借私債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梁公奏議 議茶運十四 平露堂

累戶族賄還告擾追償鄉民嗟怨爲今之計莫若酌量道路遠近照依商人運茶則例依程定價委官部運自漢中府南鄭縣起至略陽縣止陸路三百里每篋給銀一分二釐共該銀一百三十兩一錢二分八釐略陽縣至白水江路一百二十里一船可容千篋給銀二厘共該銀二十一兩六錢八分八厘白水江下船陸路至徽州七十里每篋給銀三厘共該銀三十二兩五錢三分二厘通前漢中府至徽州俱屬關南道地方徽州至泰州陸路每篋給銀一分共該銀

一百八兩四錢四分。泰州至華昌陸路，每篋給銀九厘，共該銀九十七兩五錢九分六厘。道前自徽州至華昌，俱屬隴右道地方，又查得私茶惟漢中府獨多。且經行道路與前相同，每歲約用腳價六十兩。支給通計止該銀四百五十兩二錢一分。足用華昌府至茶司三路，仍經通運所轉發。況各所牛車人夫俱便，不必議添夫役較之往年，每歲該節省夫銀一千五十兩。其前項存留聽解私茶銀兩，止是漢中府支取。其餘各府俱未及用，約該存銀七百五十兩。若將前拖欠并存留未用者通行徵完，該有三千餘兩可敷六年之用。合無行布政司將茶夫六百名暫免編金，仍行各府嚴飭拖欠。在西風漢者解漢中府，平臨鞏者解徽州，各收貯候運之時，俱差有職人員押解。先繇漢中府領價分巡，關南道驗過督發至徽州交割。次繇徽州領價分巡，隴右通驗過督發華昌府交割。華昌府照文驗發通運所轉運至三茶司交收聽候。易馬候銀數支盡之年，止行南鄭縣并徽州編徽接續支用，不必徵派別府。如此，則運茶在官不在于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既無負累之嘆，又有節省之多，況官運催督程期有限，雖欲遷延，勢有不能。其西鳳等府私茶亦各通令經通運所轉發較之往歲，委實官民俱便。經久可行等因。題奉。聖旨：到部送司。案查先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希龍題稱：茶夫欲照舊例徵銀存省，截解收貯庫地，雇役運茶，給與正支鎖并茶運所衙門官吏照例運納夫銀，有餘作正支鎖并茶運所衙門官吏似應裁革。各州縣驛遞茶夫不必會派等因。該本部議擬轉行接督巡茶御史再行查議勘處具奏。准議。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沈越題稱：漢中府課茶先因茶運衙門官吏夫役冗濫，題奉欽依裁革。今經五年，不期徵解夫銀累有拖欠。九戶領價浪費復多。且稅官銀自行雇運官多人，少路遠力疲，經年不到。有慢易馬要將各府原編茶夫價銀道行免編，止將累年拖欠并存留夫價著落守巡官嚴行催解。漢中府并徽州收貯以後運茶官爲雇脚部解候支盡之年，止行南鄭縣并徽州各照前款編徵。二州縣另項差銀，行布政司量爲改除。其解

卷之五

平露堂

茶人員就令關南隄右二道選委部選一節無非節財救弊之意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轉行陝西接會巡茶御史再加詳議如果別無窒碍徑自查照施行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處州府知府吳仲奏臣嘗
備員御史建議開游道惠閘河浮言橫議塞耳填匄
雖臣亦不能自信也節奉聖諭有曰修濬閘河委係
轉漕便利至計近年屢議修復皆爲附近貪利之徒
所阻亦因大臣不肯任事小官徒事虛文見今東南

通東河舟
十七
平露堂

民力困竭漕運軍士疲敝苟有寬宥之策豈可因循不爲大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計有補則浮言不必恤若奸豪之人恐防已利故爲騰謗阻撓聽緝事衙門訪拏究問又曰修濬通惠河乃前人遺跡先朝成筭近年屢議修復輒爲奸豪射利之徒所阻今開濬俱存河渠無礙原設官吏大役見在今所議處尤爲簡易合用錢糧不多一應疏濬盤剝修閘造船等項事宜都依擬施行未盡事情聽該本部并各官從宜處置事牀重大者具奏定奪務要同心竭力共成

大工勿得偏執違拘妨誤經國大計大哉 皇言一
哉 皇心豈凡庸所能測識哉既而時方四月費繼

政之奇偉。至此哉。臣聞先儒有言。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終。史起決漳水以灌鄴田。鄴民大怒。欲藉之起。不敢出而與之。使他人遂爲之。奉已行。民大得利。又相與歌之。頌

梁公奏議
卷之五

通志河名
十八

平齋堂

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雖詛譁而不爲變故中主以洵洵也止善賢主以洵洵也立功斯河之舉若非皇上操大禹之神兼魏襄之決豈惟河通無成濟事不舉臣且以此獲罪不知其所矣臣邇者前去到任道經通惠河旁追思往事不覺驚心第念好事難成而易敗讒言易興而難避日遠人非無所於考陞伏舟次擬拾此河事跡編成一書名曰通惠河志繕寫進呈伏乞燕閒之暇特賜清覽勅下內閣看詳增撰序文仍命所司刊刻成書或容臣捐俸鋟梓

用紀中興聖政之盛事。少備他日史氏之美談。而臣亦得托名於不朽矣。但臣原奏之意。尚不止此。不敢避嫌隱。默復冒昧與陛下陳之。臣當奉命它運邊儲。因見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萬一奸細爲之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若據倉廩而肆燒燬。京師可以聖困。所以借盜兵資寇糧。古今大忌。先年土木之變。尚書于謙曾議燒通州倉廩。近年都御史汪鉉亦會議包築通州於城內。臣愚實與相同。仍乞勅下戶部備查于謙汪鉉并臣先今奏內事宜。會同廷臣從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五

九

平露堂

長議處。先儘京倉空廩。次於大通橋督儲館。後將逐年扣省。那價益造水次駁座。并搬剝船腳之費。凡通大運未到及空閒之月。陸續搬運來京。所謂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隱然潛消莫大之後患。亦何憚而不爲哉。若曰恐奪通人之利。則當全用舊日之官吏。夫役一無所紛更。於其間彼既不失其利。而我實未嘗無不利也。機可乘時。慮當及遠。遭遇聖明。千載一時。不可不預爲之所。而苟且因循於目前也。區區一得。愚見實有未盡。不知忌諱。再犯天威。下情無任

拳拳懇誠之至等因奉聖旨。這所進通惠河志。送史館。不入會典。仍着工部刊行。奏內應行事宜。該部還會議。停當來說。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奏內粮運事宜。係戶部掌行。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欽遵。會議覆題施行。又於戶科抄出廣西道監察御史戴全題。爲陳愚見。以備會計。撥儲事。竊惟自古國家必據險以立基。積儲以固本。所謂地利人事相須以成。而人謀之藏。所關重大。而垂遠者。則當因地利之險阻。遠近以爲之熟計也。我太宗文皇帝定鼎燕畿。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十

平露堂

據有形勝。居重馭輕。誠萬世不拔之洪基矣。而儲畜一節。中間轉運之力。出納之審。安置之法。與夫除奸革弊。節冗省費。一切事宜。列聖相承。迄我皇上登極以來。凡事有更革損益。必集羣議以求至當。是固無容於議者矣。近以本年十月十六日。該戶部送到會議揭帖爲記。聖政以據愚盡事奉聖旨。本部會議停當來說。臣竊詳吳仲欽修通倉之儲。以防意外之變。是其心未嘗不忠。而其事或有未盡。然者何哉。蓋邊方外寇。必自遠以及近。而老成謀國。必制

外以安內我國國家萬年基業肇造如此東關則有燕
河營太平寨三屯營馬蘭各寨雲黃花鎮西關則有
居庸紫荆倒馬諸關鎮以爲京師之藩屏諸陵之護
衛而通州附近京師尤在肘腋之間寇豈易至之哉
萬不得已設有寇侵以上各邊關鎮攻圍日久糧餉
不繼必發通州之倉以爲救援之策此則 文皇帝
置通倉不言之深意矣果如仲言盡徙入於京中至
不得已則發京儲以濟邊患不惟往返費轉運之艱
而國之大體示弱於人亦甚有不便於事勢者豈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梁公奏議 通倉司官 王 平露堂

各省運糧至日臨船兌支軍民其得兩便及查大明
會典開載成化二十年河道淺阻運糧遲滯令所運
糧已到者悉免曬揚每石加收耗米四升未到者令
在京各衛所官軍人等於通州張家灣等處地方臨
船預支三箇月每石加卹價三升河西務七升其所
免糧每石該耗米五升并曬米四升俱作正數文放
其兌支未盡者俱於通倉上納臣謹據此備查得江
南北諸省起運之數至京通二倉者大約每年不過
四百萬石內該正兌米三百三十萬石京倉七分通
倉三分改兌米七十萬石京倉四分通倉六分二項
總計每年京倉二百五十九萬石通倉一百四十一
萬石其各衛所官軍人等每月該實支米該二十三
萬石除兩箇月折色外京通二倉各支實米四箇月
粟米一箇月此則每歲出入之數矣以各省運糧之
費計之比如湖廣浙江江西每米一石該三十六輕
銀一錢八分作爲沿途盤檢并張家灣起運入倉之
費合無查照成化二十年舊規每年於湖廣江西浙
江三總內臨船兌支三箇月與各衛官軍人等以作

京名應支之數共該米七十萬石。每石仍照舊徵免
鹽米四升。該積出入官二萬八千石。輕費銀一錢八
分。內除八分與軍士沿途盤撥之費。每石剩銀一錢
該積出入官銀七萬兩。此則不費於民而利歸於國
者矣。至於支糧官軍人等亦照舊每石加腳價三升。
河西務七升。則軍士既有腳價。又得預支。將不嫌於
遠。負而利於速得矣。其運糧軍士又得免轉運之苦。
省無名之費。以爲困苦之甦。實一舉而三利存焉。備
訪人情。僉口無不可爲者矣。至於儲積久遠之計。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采公奏議 通鑑輯覽 主三 平露堂

尤所留意。故不惜淺陋之愚。以效芹曝之獻。伏惟俯
賜睿斷。或下之廷臣議。其可否。請自 聖裁。奉 聖
旨。該部知道。該戶工二部議擬題奉欽依。差委戶部
左侍郎王等會同路勘議處。續該各官會勘。自新墻
起至慶豐關止。舊跡具在。應該疏濬。合用工費。并各
項事宜。會處停當。及稱通州京輔之地。兩城矣。同五
衛防守。亦當蓄儲以安人心。不宜過慮搬運。自起驚
疑等因。今該前因查得漕運志書所載倉廩之政。永
樂年間。設通倉四大。運西倉。大運南倉。俱在新城。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采公奏議 通鑑輯覽 主四 平露堂

臨清德州轉運前項糧儲至通州倉交卸令天津并通州等衛官軍於通州接運至京工部就於淮徐濟寧臨德通州添蓋倉廩仍將通州見在倉廩照依南京江北五衛事例撥與通州五衛官領委官撥軍分投收受自後軍民就便免運宣德八年價運糧五百餘萬石通倉收二分京倉收一分正統二年價運糧四百五十萬石通倉收六分京倉收四分至成化六年以後始以十分爲率兌運京倉七分通倉三分改兌京倉四分通倉六分支運俱通倉收及查得景泰元年土木之寇未靖京城戒嚴兵部尚書于謙議請募軍士繕兵器分城守護通州填上倉糧在城中者不可捐棄令在官諸人開支准作月糧京場草束俱在城外堆積及場上養神馬草料亦置倉場於野外乃分造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又卷查得先爲乞恩處置淺阻糧運拯恤貧軍事該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銳等題稱天時亢旱自係真至宿遷河道乾淺船不能行卽今八月初旬湖廣等處糧船尚有二千六百餘隻未過濟寧若計完糧須至十二月必致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三十五

平露堂

阻欲將見到河西務張家灣糧米兌其贖揚如米二升作急收受其在後到倉者扣算一百餘萬石量加腳米臨河兌與在京官軍三箇月俸糧等因該本部查得該年糧米四百萬石卽今九月將半尚有一百二十八萬餘石俱未運到屢經催價雖因淺阻然亦有極速糧船先到者顯是管運官員情廢延遲應合處置令無將已到京通二倉米收者悉令照例免贖每石明加耗米并令免贖米四升作急收受其未到京倉糧米行令在京各衛所將倉糧官軍該支本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分俸糧月糧造報關領勘合委官帶領前去運州地方聽本部委官監督就船一併兌支張家灣兌者每石添與腳米三升河西務兌者七升就於該上京倉腳價米內支給所兌糧米每石兌糧收明如耗米八升支運改兌收兌收明如耗米五升免贖米四升上京腳價米一斗俱作正數放支腳米如無本色每斗折銀五分餘銀送太倉銀庫交收兌完出給通關付繳空船隨卽行令回還其餘兌支不盡并原該納通倉糧米及蘆席板木俱令運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三十六

平露堂

通倉上納務在十月中旬完畢，來運衛所把總等官，但在張家灣等處交兌者，難依常例，俱罰俸三箇月。庶勤惰有別，將來知警，其總督漕運官員候糧完之日，奏請定奪等因。於成化二十年九月十五日具題。及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通倉案呈到，部臣等會議得：區計重務，儲蓄爲先，事事有備，乃可無患。我太宗文皇帝定鼎燕京，形勢奠安西北，而財賦仰給東南，自淮徐臨德以及天津通州，隨在置倉，用廣儲蓄，以充軍餉，使緩急有備，而內外相資，通慮宏謨，萬世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梁公奏議

七

平露堂

水賴。今知府吳仲處爲先事之圖，欲搬運通糧以杜危機。御史戴金深思儲蓄之計，欲隨宜預支以制盈縮，俱爲思患預防，因時變通之意，但卽今通州審選京師城郭完固，加以五衛官兵軍民安堵，先年土木之變，亦以該州有城恃爲無恐，而城外草東始議焚燒，且節饋運四百萬石，分收京通二倉，依期方可完足，而內外輪月放支，已寓通融區處之意。成化年間雖曾臨船交兌，實歸漕運積遺，事變無形，必修內而後可以攘外，時難預定，惟守經而後可以行權，合無

候命下戶部，行移總提督倉場侍郎等官，自嘉靖十年以後，將兌軍價運糧米，仍照節年議單及題行事例，京通二倉，照數收放，萬一河通阻淺，糧船不能前進，恐誤來年大運，聽漕運衙門臨時具奏，本部查照前例，議請定奪，不許因而遷延，希圖兌支，致虧國計。兵部行移順天等府巡撫都御史，并薊州總兵守備等官，各要申嚴號令，操練軍馬，謹飭關寨，修理城池，於承平無事之時，慎安不忘危之計，則軍威自振，而國勢益張，胡虜之患，潛消通倉，師蓄可以歷萬世而無變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梁公奏議

通漕議

三八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本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茂苑許元溥孟宏參閱

柴司馬奏疏

疏

柴 昇

題爲陳言救時獎以弭寇章事 南京廣譽

臣等切惟南京實 祖宗王業根本之地財賦四通
水陸要會六朝以之建國群雄之所必趨肆我 太
皇明經世編 柴司馬疏 南京廣譽一 平露堂

祖高皇帝奄旬中夏定鼎于茲暨我 太宗文皇帝
輯寧邦國遷都于燕分爲兩京南北並峙蓋有見於
皆可以據形勝而制六合也迨今百數十年雖宸極
底定而萬方拱北然而南都故基官闕具存陵朝不
改百官庶府依然布列既擇內外重臣倚爲守備又
簡兵部尚書付以參贊固所以不忘 祖宗根本之
舊亦所以寓若重馭輕防微慮遠之深意也奈何承
平日久百度廢衰官闕雖具而備衛不嚴城郭雖完
而戍守不密營衛雖設而卒伍不克加以內府衙門

冗員太盛而兇權紛紜貪憤無厭而利網滋繁法禁
廢弛而上下權制以至差科頓重財力殫竭軍民困
苦工商失業閭閻愁嘆怨誹日深人心既危國本何
賴況今四方遠迤寇盜充斥邊報旁午日益縱橫雖
蒙朝廷命將出師求見殄除臣等切恐四川之寇醜
曠日衆勦滅無期萬一潰出荆門則江夏安陸勢不
可遏江西之寇曾開誘殺官軍衆致敗沒萬一乘勝
長驅而彭蠡九江瞬息可待山東河南之賊若撫摘
無友聯成巨敵恐有狂豕奔突而廬鳳淮揚患不可
皇明經世編 柴司馬疏 南京廣譽一 平露堂

測前項地左皆據南京江淮上流水陸襟帶人心綢
繆朝慮夕危然以 天相皇家根本盤固 祖宗百
年恩澤在人非常之變豈所宜言但臣等杞人之憂
雖在治平之世而防禦之策若固不可以不講也然
自恒常國之禁寇盜莫先於選將領厲軍威固城守
脩器械此數者朝廷之上廟堂之謀藏悉具備善無
遺策無容議矣然臣等切以爲在今日所當急者尤
莫先於救時獎而救人心也蓋獎政不除則人心不
和苟人心不和則上下解體雖有頗牧之將而威信

莫行雖有饑饉百萬而莫肯用命雖有金城湯池而誰與守雖有堅甲利兵而徒以資敵故吳廣陳勝足以亂秦黃巾赤眉足以亂漢黃巢王仙芝足以亂唐方臘足以亂宋張士誠方國珍足以亂元此皆乘人心之不和而利於奸雄之所資可不鑒哉孟軻氏有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謂此耳臣等考古今興衰成敗之迹求國家理亂安危之本而謂今日整禁弭盜之策誠有見其當急焉在於救時弊而收人心之不可緩也然獎在天下者固不可枚舉姑以積獎之在南京者言之伏望聖明俯賜弘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南京書三

平露堂

計開

一南京守備內臣舊設不過一二員至成化年間以來稍或增至三四員議者往往猶以過多近乃增至六七員中間不免人品有賢否之殊奸尚有公私之別凡遇集議則聲言盈庭莫執其咎凡有稟令則政出多門人難遵守况各帶領家人弟姪頭目泰從各不下百十餘員名既各乘馬從從而糜費廩支又各私置莊田店舍而侵併民利役占日衆而管伍空虛

工作日繁而軍民疲憊人心惶惶怨謗滋生所謂一國三公十舉九校若不別為裁處非惟事體不便亦地方可憂如蒙乞勅司禮監察其賢否定其去留少加減汰復其舊規就中擇其稍知愛君愛國約已裕人秉公循理者止用二三員俾其協心共理保又軍民永為定額更不增減庶事體不紊而地方少安矣一南京適當東南水陸衝要財賦總會之所考之前代及我朝創國之初民物繁富百貨所萃而絲綿村笑之利尤甲於天下往年工商得以專業而無官府侵漁之擾貢納率有常供而無惟豪迫奪之害以故四方良工美利自遠而來而都邑因以富庶軍民仰賴以安夫何近年以來朝廷賞賜靡費織造繁興兼以頻歲不時差官提督織造僨造上用服色并額外預備賞賜蟒衣等項及又南京內府各監局并守備衙門各往往指稱過貢等項名色經營織造成占據機房或拘拏人匠或強買絲料公私兼併紛紜攘奪百方剝擾匠藝為之失業商貨為之不通民生憔悴而絲帛之利大不如前况今見勅守備太監張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南京書四

平露堂

監督僦造鹵簿大駕工程未畢。又聞欽差提督織造內臣二員前來遠近聞之。驟然不寧。都邑軍民。感額而待。四外工匠。舉思逃匿。貧難織戶。謀棄機杼。其差來官員。未免多帶積年堂長匠作。及投托跟從。參隨人役。或因公營私。矯權附勢。浸潤播置。生事害人。及未免役占軍卒。坐費糜餼。起瓜物料。重擾地方。侵損盤利。虛糜國課。人心嗟怨。或由以生。伏望聖明軫念四方水旱災傷。民窮盜起。根本重地。宜切憂危。御服御器。尤宜儉薄。乞將織造內臣。罷不差遣。如或已差。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速令取回。以示躬行節儉。愛養民力。待後各處寇盜消除。年穀豐稔。再議舉行。斯為慶幸。

一南京操江之設。乃我聖祖神宗。經國慮遠。實為水戰要務。防禦上策。邇來承平日久。每事因循。輪軸曠朽。弓弩不弦。名號虛存。徒為故事。一向操船戰卒。足不登舟。水勢未習。倘遇警急。兩失所措。而長江之險。束手付敵。根本之地。危可立待。群謀及此。眾所寒心。查得往未戰船。仍有二百四十隻。巡船仍有九十餘隻。近年以來。陸續損壞。戰船在塢。堪以修用者不

及六七十隻。巡紅堪用者不及二十餘隻。兩班操軍舊數二萬員名。今據見在實操者止有一萬九百員名。除老弱不堪選。其堪用者不及二三千人。中間逃亡事故雖有。而那移改差者亦多。年復一年。寔成滅耗。以致船隻雖是定有年例行役。工部修理。但修者無一二。而壞者常十百。年復一年。積成頹弊。及今若不為整饬。祖宗以來戰守防禦之制。不可復救矣。乞勅兵工二部計議。合無將戰巡船隻。查照原額會計工價物料。逐一相勘。應改造者改造。應修理者修理。不拘年例。務要釘板堅密。修整完具。給與常操官軍。分隊領駕。用心看守。操演。以後未及五年之上。概有損壞。本船官軍自行修理。其原伍官軍若有遊故改邪。及權豪占用。俱聽該管照名行衛逐一清補完足。其老弱殘疾。無丁可補者。本衛另選別戶精壯。或於大小教場內。選過操軍項下。抽換頂補。務要船皆壯麗。人皆驍勇。如法操演。底備緩急。及照設有操江侯伯。巡江都御史。各一員。專一提督操江軍務。遇未或有踵接故習。而憚於興革。或以勤因掣肘。而坐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視廢靡又或展轉不當而才能靡究更代去留如適傳舍尚何望其展布振作以爲久安長治之計哉乞勅吏兵二部今後有缺務求謀勇風力足任保障一方者請旨選用假以久任責其成功庶使覲覲奸究望風奪氣而根本地方屏蔽布賴矣

一南京形勝固以大江爲險尤以長灘爲蔽要害實相唇齒自北而南強弱稍殊故古人所謂保江必先於保淮兩淮鞏固所謂北門旣鑰而長江之險有可憑矣近來四方烏合之寇往往在於徐兗淮泗地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半露堂

縱橫聚結蓋此地既古芒碭豐沛之間而楚漢所資以興霸王之地或者大奸巨盜亦有覲覲乎此未知可也故臣等以爲茲地戍守不可以不重備禦不可以不嚴况我朝並建兩京而中間有此要害宜若於徐泗之間設一重鎮以係固皇圖但淮安既有漕運總兵都御史叅將而各付以帶領鎮守巡撫之寄鳳陽亦既設鎮守內臣亦與各處方鎮地方事體不殊奈何承平無事並正久嚴各官但知以清運爲職而未嘗經營於防守之計留心於蒞經之務而不暇及

於保障之謀又未免一年一次借運赴京非惟不能爲而亦不得爲也往往盜賊所過州縣城市門垣不固守備不設聽其從橫劫虜如掃無人之境萬一把截江淮既絕運道兩京失險可不寒心乞勅戶兵二部從長計議請勅申命漕運總兵都御史未將使其不妨漕運之職而尤重以地方之寄無事則專以督運爲急有事則當以居守爲嚴以後大河兩淮地方凡隣境接害要地但有盜賊生聚或用都御史領運而總兵叅將則留以防禦地方或用都御史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半露堂

防禦地方而今總兵官督領糧運其該年應議重大事件領運官齎奏會計務在酌量事體緩急通融彼此協心兩不妨廢如有推奸誤事責有所歸仍令巡按江北御史還歷所屬四府地方州縣衛所通將倉糧軍士壯丁舍餘照冊查出除兩班京操外其餘新差并空閒舍餘及先年奉例抽遷民壯原數逐一照冊點選內有逃亡事故及者弱不堪悉令僉備精壯充足選委官操捕盜委官嚴束管領用心操練不許私役別占仍將選備過常操軍餘民壯各造年貌花

名籍毋送華鎮巡衙門以憑查考，及遇警有隨宣請用，仍各嚴督各該守備兵備防禦盜賊如有似前目擊怠玩退怯失事，坐以軍機重罪，俾江淮互為保障而兩京賴以奠安矣。

一南京設立大小教場并神機營操練官軍亦所以體例北京拱護都城而重祖宗根本之地近年以來承平日久人心玩安營伍雖設而士卒不克操練雖舉而威武未振號令作輟而紀律欠嚴撫馭無方而恩威未立夫以四十衛之全兵而不能克此三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室

南京鎮撫司馬

九

平露室

之操練老弱相半隊伍殘缺蓋由豪門私占無名公差貧富併損逃亡日多軍旅之壞莫甚於此一旦遇警敢望折衝安不忘危良可深惧近日內外守備衙門奏奉欽依頒加選閱紀律軍威比前稍振但分撥教演尚欠精詳而處置疎略未見次第合無乞勅兵部計議轉行南京兵部各行點軍給事中御史并本部該司屬官會同坐營官員通將各營見在實操并差撥各衙門占役做工等項官軍合餘督同紀總管隊官限同逐隊抽退年力精壯體貌魁偉武藝慣熟

者為一等年力精壯體貌稍次武藝略可者為二等年力怯弱體貌鄙猥武藝未能者為三等略做係京營規模定為三撥分番操演其頭撥二撥者俱免做工雜差令管操官專一如意提督用心操練武藝養其銳氣以備緊急調用遇有雜差做工等項俱於三撥內取用其各營原操軍數內有逃亡事故賞緣改差缺伍通行查出督併該衛所照名清查撥補每月終把總管隊官將各該營隊有無遠近逃亡事故官軍按月開報南京兵部點軍驗差官處以便查催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南京鎮撫司馬

十

平露室

補庶軍旅至於頻繁而緩急有資於戰守矣
一南京各監局軍匠洪武年間俱有額數後因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大起營建各項工程緊急額外行取各色匠藝名為操造工完之日即發原該衛所當差近年以來原額逃亡者監局不候勾解正身俱要衛所隨即照名撥補至於先年額外批造之數例可勾丁間有逃亡一例追補衛所官員畏懼捉拏壘岸侵補一名之缺除將正軍一名又用餘丁一二名幫貼如無正軍輒用餘丁四五名朋合出錢頂補軍

匠一名軍戶消乏實多由此其兵仗針工巾帽織染等局近年俱各無甚緊急工程往往索取挑造人後多占洗糧軍士此等軍餘衛所逃亡幾空官吏無從支吾非於牧場門禁權爲摘探則於運糧送紅暫爲借債捏故詭名出彼入此以圖啓用一時實非久安長治之計也以致差撥紛亂奔走不寧推剝徵呼縱橫劣牛舊者未補新者復添以有暇疲憊之軍餘何以勝重疊無窮之勾擾若不查處禁革年復一年京衛之軍逃亡殆盡而軍政衙門愈難支持乞勅兵部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計議奏差南京科道官會同南京兵部該司審差官各一員通將內府各監局查照舊額軍匠名數見在若干逃亡若干通類造報原額逃亡之數在內行各衛所在外行令各該清軍御史并司府清軍官員着實清解應役其查係額外撮工之數見役者道還各衛改當別差逃亡者再不拘擾不許仍前占括及不許混將逃故軍匠不候勾解正身道令衛所另無那移撥補以致差役重併人心嗟怨

一南京內府承運等庫收受布絹舊制戶部驗看停

當封送該庫會官收受已有定規正德四年九月內該都知監太監傳讓等奏要自正德五年爲始將各處解納京庫供應布絹俱要緊密長闊坐定丈尺兩頭各要雙道覆線鈐使該衙門印以便驗收如布絹紙鬚丈尺不足兩頭如無覆線印信不堪辨驗者收寬貯庫別用不作正數罰令原解另行解納今經一年之上布絹少有解到該庫缺誤放支臣等訪得各解間有前例逆料進納煩難使用浩大違巡畏却恐限重徵或領批在家而遷延不行或運載到京而仍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復逃亡官府之催併雖急而頑民之違負亦多本欲以實府庫而反成空虛切惟此等之法豈是朝廷公恕之政皆奸臣劉瑾欺上罔下連累害民所謂非所以宣聖德而致太和也近來諸不便於民者盡皆查革獨此未聞改正況今蘇松等處頻歲重災湖廣江西各處寇盜蠱起若再加以朝廷重例科徵有司嚴刑催逼誠恐奸頑轉徙之民盡驅爲盜賊攻劫之黨不可不此之慮也乞弛重徵之禁以復舊納之規仍令內外收受衙門稍存寬裕以紓民力毋致刻剝刁

難中間如有僥造違式及侵欺抵換不明載侍例罪有所歸則人心不至迫促而錢糧易于完納矣

一南京工部節該內外各衙門開報各項脩造處所估計合用工料動以萬計一歲如此每歲可知查照該部每年額徵廩課銀雖有二萬餘兩中間逃亡拖欠追納不敷各處班匠止是湖廣江西福建三布政司返因各該地方或連年水旱或寇盜侵擾人民流移奔竄到部者百無一二財用之入不能半於往歲工役之興實有倍於昔年取之庫藏而庫藏空虛派之郡縣而郡縣停免如遇緊急工程暫派上元江寧二縣鋪商借辦連年累及消乏尚有各年賒過物料價銀五萬餘兩宿負未償頻派復繼人心怨離商賈遠避皆足以致叛違而啟寇盜也臣等議得如孝陵懿文陵各享殿明樓等處乃祖宗陵寢爲重次及城垣樓鋪又京都門禁所關并後湖冊庫神機營靖垣人廟社稷壇祭器等項工程皆屬緊急見行修造其餘不急工程乞飭工部轉行南京工部逐一查勘何者當急何者當緩何者可已逐一具奏上請定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務在暫罷不急以紓軍民困苦待候年谷豐稔財力饒餘另議舉行

一南京內府各局庫并皇城等城各門禁及龍江等閑倉書管事守把內臣先年俱有定額員數不多故體稅不亂事省人安自成化年間以來稍加增多至弘治初年悉加減汰各監局亦不過五六員庫藏門閤等處不過三四員自奸臣劉瑾專權之後各衙門內臣內使長隨等官納賄之費一啟求利之門橫開紛紛投托日益增多各監局有增至一二十員者各庫有增至十三四員者各城門與龍江等閑有增至十七八員者況南京內外衙門比之北京繁艱之下事各減省錢糧不多而增置內臣數反加倍則軍衛之匠卒有占役差併之煩錢糧之出納有使用浩繁之嘆閑局之抽盤有甚於抄檢門禁之侵剝何殊於搶奪人愈衆而害愈增乃有紀極又聞各閑庫於錢板正額之外復有欽賜茶菓之名各城門上直把之軍亦有番納綱巾錢之例似此百端矯誣鈐制愚民指勅誅求不勝荼苦臣等體國分憂寧忍坐視奈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先該守備南京司禮等監太監傳客等奏并南京吏部等衙門太子少保尚書倪岳等題爲修省事內開南京龍江閘并內府承運庫等添設內官數多空量爲裁減等因奉 孝宗皇帝聖旨守開管庫內官若南京守備太監查奏定奪欽此欽遵備查開庫官員長隨內使職役姓名開坐具節該奉聖旨以後龍江閘只着三員名承運庫甲字丁字廣惠庫只着四員名其餘各庫二員各不許過多欽此欽遵外臣等又伏覲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詔書內一款 祖宗成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先於此
一南京以船八百八十餘隻每船一隻該小甲一名以董其圖軍餘十四名隨船幫駕近年以來差違類

繁使用重大在場者窘於脩理在遠者困於征求往往乘船逃走經年不獲市鬻子女失業家業一至薪捐遂不可與必須行衛改編不勝騷擾臣等切管思之南京四十衛百萬之衆富庶之家數千豈不足以充千百船甲之用哉奈何殷實富厚之家雖有百金之產二年可破蓋每船一遇差撥則公差內臣并跟隨家人伴當及投託無籍之徒便問甲失還要遇見禮物幫船銀兩往來看船顧腳臺轎柴米酒肉百般需索俱於甲夫名下攢歛應用稍有遲悞凌辱鄉打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筆苦百端甚至拘拏該管官員併累追辱彼則動以朝廷供用爲重誰與抗違及至一船京差往回動經費銀四五十兩不勾花銷只得營謀規避或投充儀牲所軍役或投充廟戶或投充神帛堂或充各監局匠役或充內外守備軍伴資籍盤據影射差役衙所迫於勢要行拘不發部司爲之掣肘難定編食以致貧難之家二三朋名四五幫貼駕船不一二差以下尸人之產罄然一空逃亡日繼勾補不停十羊九牧誅求紛擾日益負累無可救藥大以南京 祖宗根

本之地而俾我 太祖太宗百數十年休養生息之人。一至此極其非保固邦本之道也。乞勅該部計議。今後編倉小甲其犧牲所廂戶及神帛堂匠役等項除洪武永樂年間選取應役者照舊外若近口資糧投充者每名准與二名幫貼其餘空閑之數俱從該部并與在衛稍過之家照例相兼編倉更乞嚴禁內外公差進貢人員不許威逼駕船夫甲勒要幫船銀兩處貧者不至於偏累而富者不至於消乏矣

一南京錦衣等衛快船往來裏河公私之用所費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費臣等嘗以一船計之每船夫甲一十五名取於京儲者食米行糧約有一百九十餘石取於沿途者叟送夫役約用二百餘名臨差脩理并押運人員百端需索及南京至通州軍三民七挑運櫃扛之費約用顧覓銀三五十兩此皆出於隨船甲餘并南京及通州兩處軍民之膏血通計一年一船之費何止百金一船如此千船可知况一年所用之艫又何止於千數公私俱弊軍民兩困可爲寒心查得先年議定事例外鮮每船裝十五扛至二十扛止扛櫃每船裝二

十櫃至二十五櫃止竹木板枋每船裝五百八十根。施有零其新鮮藥品等項各有定數大約一年用船不過六七百隻近年以年押運人員自定扛數惟務多取每將前項議定事例變更殆盡進貢之物由有可裝十櫃而分拆二三十櫃者有該用五船十船而多計二十船者每船該載二三十扛而減作十四

五扛者其間附搭私貨或匿載私盜及又貪圖沿途官司多取夫役需索夫價雖有驗裝科道等官止是計篋扛數往往內有空櫃或填委他物甲封完固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可辯稽問或執法相犯輒起忿爭彼則動以內嚴聲勢莫敢誰何故一年所用之船較之往昔不止加倍軍民困苦道路疲備所不忍堪乞勅禮兵二部會官計議通將南京內外衙門年例進貢并欽取上用物件查其何者緊急何者可緩何者可免通將應該起運之物逐一查照先年定擬則例參酌詳悉定其扛數船隻轉行南京兵部永爲遵守臨期仍令該部屬官一員會同科道等官眼同裝驗斟酌是何物件該用幾櫃一運之櫃可用幾船櫃須滿盛船須滿載不

許虛添糧打多占船隻不惟夫甲困苦可蘇而沿途軍民財力亦可少紓萬一矣。

一南京馬快紅隻我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初設造此船蓋欲儲備水戰以防不虞防奸禦侮之深謀而爲保障江淮之至計豈爲裝運進貢而設及南北往來使臣之用也後暨我太祖文皇帝營建北都以來凡服食器用工料財物無不取給於南而此船裝載運送之差蓋助於此尤爲不得已而非泛然用之也後至正統景泰年間雲貴兩廣征進命將出師動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柴司馬筆
雲貴傳九
平露堂

調官軍裝載軍器賞賜等項以此奏撥前項紅隻往來運送此亦出於暫時緊急應用而非不急之務也自茲以來承平日久法制凌夷而於祖宗防微慮遠之意漸漬差遠遂以此紅爲接運運送之常物往往鈐差鎮守内外公幹往來官員及事故表報還鄉家小之類輒便乞恩奏討此紅兵部查例擬奏不復斟酌或於順便聽守公差紅隻儘數撥給及到南京又要照數兌換以致紅隻前者未回後者送至差使頻繁撥用不效夫甲近窺紅隻損失連累衛所官員

經年住係接駕不回聲苦呶冤莫此爲累若不量爲搏節恐後愈難支特乞勅兵部計議今後除南京内外衙門坐定年例進貢薦新進鮮及欽取上用器皿服御等物概用此紅隨駕外凡有欽差鎮守公差内外官員及病故還鄉喪柩家小既有本等起開應付有司坐船并驛站等紅不許一槩泛濫給與馬快紅隻及將南京皇親守備内府各監局官員中間若有指稱自己備辦品物謝恩進貢等項紅隻騷擾地方如此則人紅不至於極弊而萬一可備於緩急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柴司馬筆
南京傳十
平露堂

一南京錦衣衛烏龍潭等倉總計見在糧米不進一百一十萬石每月官軍支米一十三萬石一年大約共該支米一百五十六萬石内除四箇月該支折銀外其餘八箇月仍該支本色米一百四萬石計其見在米數僅可勾一年支放再無餘積先該總督南京根諸石副都御史夏昂題要將淮安等處鈔關并蘇湖杭州抽分廠該收課程銀兩量折糧米送南京倉交納以備支給未蒙准擬近又該總督漕運左副都御史陶琰奏將淮安鈔關課程兩淮運司變賣官塩

銀兩俱准存留本處放支官軍俸糧并預軍糧草應用
况南京乃 祖宗根本重地四十衛官軍月糧并
南京文武官員俸米俱賴此仰給其南直隸蘇松等
府并湖廣浙江等處連年或水旱頻仍而年谷未熟
或盜賊蹂躪而生民失業或調集軍馬而供億疲憊
累年錢糧拖欠未完正德五年六年應納錢糧間或
遇蒙恩例多係免徵之數以後年分豐歉未可逆料
則前項倉糧何從克實百萬官軍月糧祿俸何從仰
給此所必當預爲經畫措處而不可兀坐以待乏也

皇明正世編



卷之一

南京前野

王

平

露

重

况南京城中雖殷富之案而素無石釜之儲倘一月
缺糧則米價翔湧而人有菜色萬一連月缺糧則富
商閉錫而飢餓之軍必致劫奪此事理之或然爲國
家深長之慮斷不可謂無也又况四方寇盜縱橫事
補西潰萬一江淮有警不得已而屯集調發則枵腹
之卒未必肯用命也乞勅戶部計議或請給內帑或
那移閭市或斟酌別項或量度緩急百方措置務俾
堂堂都邑僅克二三年之儲庶稍可療目前之急而
免腹心之患矣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開公 李 雯舒章

郁汝持子衡參閱

叢司空奏疏

疏

論漕運積債之害 漕運 叢 蘭

江西把總王佐奏切照缺軍盜糧之害多因積債所至積債數多則旗軍月糧行根不敷分債債主經手

皇明經世編 叢司空奏疏 卷之一 漕運 一 平露堂

官旗長債主逼討膳小者則不敢赴京交糧而拋棄船隻逃回膳大者盜賣正糧償還債主又且乘機作弊所以致害至此然積債之內其目有五或因漂流陸沉船損不得勘報開豁借債買糧賠補一也或因原兌糧米濕潤經過三伏腐爛虧折借債買糧賠補二也或因使用不足收受斛回重大以致掛欠籌解借債買糧賠補三也或因天雨泥濘車驢腳貴輕齎不足借債賠補四也或因不才運官管幹已事假以雇腳買糧為由誑借債負遺累衛所償還五也五害

不除借債積數多則官軍逃亡盜賣糧米乃埋之必然者也矧今積債已甚所以官軍逃亡盜賣糧米遺累見在運官或自縊身死如宋州衛百戶王宗是也或削髮脫身如東昌衛指揮王鏞是也人情至此誠可流涕若不權宜區處設法收挽將來運政臣不敢言查得弘治年間該漕運衙門會奏亦因運軍疲餒每糧一石外加耗米五升運軍少斂即今疲餒已甚有非加耗米所能救者也臣嘗觀古之漕運唐稱劉晏宋稱李沆劉晏之法以鹽雇傭李沆運船令載鹽回所以稱善也今日漕政積債遺害至此再無別項銀兩接濟合無乞 敕廷臣從長計議行移漕運衙門查照在冊該還債負并欠債官旗船數造冊具奏戶部准令欠債船隻照依官價上納長蘆運司鹽引各一百引於空船回時順帶取便變賣償債其上納鹽本責令各債主自出上納暫借一行以了積債如此則軍民無賠償加賦之苦債主免坑陷資本之怨其運軍行糧月糧各得以養家口而運政自然清楚矣等因查得成化二十一年間該巡按監察御史謝

文等題奏 准通行欽遵外。迄今年久因循廢弛。矧今清運狼狽。軍士困苦。又非先年之可比者。臣請以其故爲我 陛下條陳之。且在運所償之物。軍士在家有月糧也。一家老稚藉此爲生。近因各處災免數多。及有司官員緩於催徵。恒有八九箇月或二三十箇月。甚至五六十箇月。不得關支者。軍士經年在外。無由生理。遺下父母妻子啼饑號寒。中間凍餓而死者。不知幾何。間得一月在家。逼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一也。軍士在外。有行糧也。自水次以至京師。計其往還。近者五六箇月。遠者八九箇月。所支米麥多則三石少則二石。食用已不得敷。况每軍十人領船一隻。暑雨晝夜。無人更代。內有負累逃亡者。仍又賴此顧人牽挽。中間忍饑輸力者。不知幾何。若此物奪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二也。軍士交兌有輕齋也。戶部議單正米之外。尚有本色折色加耗。本色所以備上倉明加耗。米及盤剥拋撒等項之數。折色所以備顧不及進倉使用。并買席板等項之數。近來車脚大貴。使用頗增。萬口一副。悉稱不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糶

正德十年戶科戶部有見于茲。各有建白。添差本部郎中并漕司把總官各一員。領敕處分以平之。軍戶腳價愈增。而其事遂廢矣。迄今識者追思徒興感歎。自茲以後。誰能抑之。漕卒之類。尚可忍言。今若又將此物奪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三也。交兌之際。有補潤也。各省軍民交兌。或因天時陰雨日久。或因水鄉地方窄狹。無從晒揚。恐候期限。議加數。以補虧折之數。或因而在船蒸傷太甚。或因而到倉晒揚太重。或以易換違窩索纜之需。得少費多。以致往往掛籌。今若又將此物取以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四也。官軍北行有鈔貫也。指揮八錠。千戶從議處者四也。官軍北行有鈔貫也。指揮八錠。千戶銜鎮撫各六錠。百戶所鎮撫各五錠。旗軍各四錠。此先年間鈔貫值錢。僅敷買辦柴薪蔬鹽之用。卽今一歲所得不穀一飽之需。總若奪而還債。能還幾何。此無從議處者五也。五者之外。再無分毫。所據加米一節。先年屢嘗行之。雖宿債之多。不足以盡償。一時之急。可以少濟。揆之事體。此亦相應。如蒙乞 敕戶部計議。合無申明御史謝文等奏行事例。行務本部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平糶

督委官、公同巡倉御史督同各該把總官員、候今歲各衛所完糧之日、就將欠債旗軍、一一審查根究、所借因何使用、果係糧米虧折、輕齎短少、連已明著事、并由私勢不容已、決然該借者、准其在運價還、不分債負、遠近此許、加利三分、若有已還原本、并三分之利、改約再增者、即便停止、原奏對衆燒燬、敢有隱匿不行、盡數報官、私下議還、仍蹈故轍者、許運官赴法、司或漕運衙門陳告、將經該官旗問罪革退、原摺令其自還、若係總督提督等官、指以京中人事、分派科

皇朝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糶宜

預防邊患事

防邊

叢 蘭

竊照紫荆關、馬龍泉三關、內護京畿、外隣邊塞、俱爲重地、而紫荆關、逼近大同宣府、尤爲緊要、臣初到本關之時、出城閱視形勝、看得本關北門外、大河一道、闊二十七、八餘丈、名曰、柞馬、自山西廣府而來、經浮圖峪城西北、及本關北門、出乾河口、入腹裏易州、涿

皇朝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糶宜

水縣地方、北河北岸地名石嶺、直抵北山、三里有餘、內有大路數條、可通奇河、峯東、喀官座等口、亦至易州、涿水縣地方、夫水陸之道、俱不經由本關、徑由腹裏、雖有此關、其如無有何異、又况此地、平漫高亢、賊若據此、俯視本關城內、虛實強弱、一覽無遺、爲兵家所忌、訪得正統十四年、虜賊犯順、彼時本關守臣阮太監、孫都御史韓指揮等官、俱被害、見有祠堂在於前地、及真定等處、地方蹂躪、剽掠、其慘尤甚、究其所由、皆由此入、至今人言、無不寒慄、臣遵照 敕內事、理嚴督守備等官、設法整理、查得弘治十二年間、以巡撫保定六府、兼提督紫荆等關、右副都御史高鈴、勸得本關河北岸前項地方、相應添設堡城一座、堡城後至北山、添稍塔一道、已經具題、該兵部題奉 欽依、行令覆勘、節該巡撫經畧官、及內外守備、把總、千百戶、有議年老軍人、各請前地相勘、相應添設等因、回奏、又經該部覆題、欽准修築、今已四、五餘年、未曾整理、臣恐事有不測、難以防禦、隨委本關守備官杜雄、督併官軍、舍餘照依先年原計丈尺、已於八

月十二日興工修築外但河流處所空缺數多人馬猶可通行晝夜思維計無所出又行督同守備等官議得新堡舊城近河又添接城垣一道臨岸擇取水不能犯處所各立敵臺一座上起敵樓三間兩面對持每臺并樓上可容百餘人滾木礮石等項器具堆積於內中流處所又添連環大木柵二層兩頭俱用木椿砌入石牆中間止露鐵環木柵木椿牽連一處水泛之時卸於阜高去處水小之時仍舊布列於內萬一賊虜衝突我軍據此敵臺矢石並下兩相夾擊

以來仰伏天威邊塵不起所以無處萬一此輩規知突然而來不知何以禦之臣督同守備官王京泰官知縣吳堂再四相視今次若再照前立橋立樁徒費工力終不能久亦照紫荆間規模仍於東河岸擇取高處添設敵臺一座上起樓臺三間臺後設築城垣一道兩面俱用垛口接連舊城河西逼近西山就將山麓鑿平亦立敵臺一座上起敵樓三間下半截剗石爲梯先是亦各堆積疊石滾木等物在上中流亦列連環木柵二層一遇有警分令我軍該東岸者自本城內入新城而登東樓該西岸者先登樓內抽梯於上各用矢石滾木等物以高臨下互相夾擊虜賊離衆自何而入本處官軍人等無不以爲經久有益以此各處隘口但係遼年水衝城不可恃去處亦多類此仍於城垣兩頭擇取我軍可登彼不能到驛必經由其下高險地方添築敵臺等項今臣自龍泉關覆閱至此前項工程十有七八可完除通行完日另具丈尺數目備細造冊奏報

清查延緩條議

延緩

叢蘭

一榆林官軍前所獲功次已經勘驗人皆翹首希賞今又遣都給事中段豸覆勘人多不安況今邊方多警正應賞待功之時乞早爲陞賞一陝西文武官員罰米賠糧者監禁親屬質鬻產業尚不能完今地方有變請亟除免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各路戰守官軍食且不給何以作其銳氣乎請發銀十餘萬還科道給賞則踴躍爭用命矣一往歲達虜入寇沿邊地土多未耕種人皆缺食自救不贍而乃催徵糧草急如星火是迫之逃竄也宜將正德三年以前者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今後請仍照舊制一各營堡每歲會計糧草不詢地○里○緩○急○多○寡○止○按○舊○額○坐○派○以○致○應○多○者○愈○少○應○少○者○愈○多○如○榆○林○東○路○黃○甫○川○所○積○草○有○十○七○八○萬○清○水○營○有○四○十○餘○萬○又○邊○牆○完○固○非○虜○所○必○犯○自○弘○治○十○五○年○至○今○尚○未○放○支○西○路○定○邊○營○草○止○一○萬○八○千○清○平○堡○止○二○萬○九○千○而○虜○常○出○沒○客○兵○留○駐○歲○常○告○乏○其○他○營○堡○大○率○類○此○今○事○勢○危○迫○請○多○發○官○帑○仍○令○管○糧○官○斟酌○多○寡○通○融○坐○派○一○近○年○文○武○官○有○因○事○充○軍○爲○民○流○竄○遠○方○禁○錮○牢○獄○抄○沒○產○業○者○皆○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同刑衙門妄引新例鍛練成獄以致無所控訴今寧夏反賊藉此爲辭搖動人心莫甚於此宜亟改正今後止遵律例問擬庶人皆自安反賊師出無名矣一近來校尉遍行邊塞官吏軍民禍福在其掌握凡所經歷聲勢熏灼鎮守重臣出郊迎接延之上坐其中情弊難以校舉況所來之人未必皆真所訪之事未必皆實往來絡繹人不自保自今大小事情乞照舊委之鎮巡校尉可不必遺庶邊方寧靖人不疑懼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趙輯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爰公

單 恂質生泰閣

王肯溪本兵數奏

王 瓊

京畿類序 京畿

宋史云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

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

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

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天限番漢得之則燕境可

皇明經世編

王肯溪本兵數奏

卷之一

平露堂

保然關內之地平深營一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

機所陷以營深隸平為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

關內之地番漢雜處而燕為難保矣今紫荆關即

宋金坡關山海關即宋榆關古北居庸俱仍舊而

松亭關未攷自永樂初遷都于燕足為北京不惟

全有關內之地而東盡驛無關之境北出上谷西

北至雲中皆為中國巨鎮聚兵戍守又歲漕東南

粟數百萬石於京師食足兵強自昔以來宋有盛

於今日者也然正統己巳胡騎忽薄都城正德辛

未羣盜縱橫近郊自後車駕巡幸南北兵革繁

興供輸勞費人情洶洶不安其為京畿防邊禦盜

之術豈不尤難矣乎為陳膚見以裨時政事

為修舉近郊武備事

近郊武備

臣等謹得京師東西關隘原已設有總兵叅將守備

等官又有都御史臧鳳李瓚專一整飭近又遣都督

傅凱張椿都指揮李琮分路防守頗為有備但郊畿

近地雖係臧鳳李瓚兼領巡撫見今各官專在沿邊

關口往來巡歷顧理不周今年七月十三日虜賊七

皇明經世編

王肯溪本兵數奏

卷之一

平露堂

萬餘騎離宜府坡不遠剽營縱賊四散搶殺白羊口

并西山齋堂等處去京不及一日之程俱報聲息可

見點虜有輕視邊鎮之意近聞虜營尚在近邊任牧

未見遠退秋高馬肥大舉深入難保必無近郊武備

急宜修舉合無本部會官推舉在京堂上素有才望

着實幹事官請簡命二員一員前去保定真定順

德大名廣平五府一員就在順天并去永平河間二

府專一整飭兵備嚴督所在分守守備兵備府衛等

官除臧鳳李瓚所管在關人馬防守民壯并保定叅

將盧英所領官軍及盧鏜等見選達官軍仍聽臧縣

等管束調用不必干預外其各衛所官軍舍餘并各

府州縣原有民兵及平素應充快手等項驍勇人役

悉聽選委謀勇官員用心揀選如法操練若府衛州

縣掌印官內有才堪兼領武事者就令不妨原職兼

管選練事尤易舉其官軍舍餘并民兵已經精選造

定文冊仍令各在原衛所府州縣操守遇警刻期調

集方爲省便若通州一帶各馬房地方密邇古北口

等處邊關真定邊山州縣密邇龍泉關等處邊關應

皇明經世編

該相視要害屯聚官軍民兵以防不測就便從長計

議調集防守中間置買什物供給口糧等項本部所

擬該載不盡一應事宜悉聽本官便宜施行應具奏

者仍須奏請定奪前項軍餘民兵雖爲專一防禦虜

寇若遇地方盜賊竊發乘機作亂就便緝捕撫安干

碑城池亦聽督修完固凡有合行事宜務須慎重詳

審既在武備着實修舉又須處置得宜民無擾害斯

稱委任如或鹵莽從事致有乖方顧此失彼逼民逃

移咎有所歸事寧具奏回京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

二日具題 得旨俱依議行

爲議處土賊以靖畿甸事

看得巡撫順天等府都御史張潤奏 巡歷地方見

得渾河以東征復六百餘里中間村鎮盜賊略跡殊

爲巢穴蓋由漢達維處軍屯鱗列所以盜賊易起難

安欲於前項地方適中去處建立衙門摘撥通州涿

州精兵分番按伏所屬巡檢司量行那移選委文臣

一人居中節制一節查得本部原擬行巡撫官督捕

盜賊別有長策火速具奏今都御史張潤議奏前因

皇明經世編

錄在京七十餘衛屯田俱坐落武清東安等處地方

雖有縣官在彼其屯田軍餘不屬管轄以此難於禁

制今要於適中去處建設衙門調撥通州涿州等衛

官軍前去按伏遇委文臣一人常川管理誠爲有見

但調撥別衛官軍去彼誠恐勞擾人情不願及添設

文臣有礙官制俱擅難議擬查得前項本都原委燕

山左衛指揮僉事王瑾在屯巡捕事有成效人心歸

服已經奏奉 欽依見管巡捕但該用應捕人役未

經處置及稽察屯堡強盜方法亦未定立又因王瑾

與各衛管屯指揮職分相等難於行幸以此不能展

布令無本部移咨都御史張潤行令原委捕盜通判

駱用卿親詣渾河以東地方會同巡捕指揮王瑾從

長勘議就於相應屯堡設立公館一所在彼住劄仍

查勘各衛屯大小并坐落遠近各編立火甲互相管

束就於各屯軍餘內點選精壯餘丁充爲應捕合用

馬匹器械或聽其自行備辦或別爲處置俱從宜議

處具呈巡撫都御史張潤查照定奪務在人情順便

事體停當方准施行其指揮王瑾許令以都指揮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守溪先生集 五 平露堂

統行事各衛管屯官旗人等俱聽管束候 命下之

日本部備將捕盜責任割付本官遵依行事

薊州類序 薊州 京師東至薊州又東至山海關

其地北面山川險阨綿亘千餘即古營平之地

國家於薊北設鎮以控制外夷又於境外建朵顏

泰寧福餘三衛以示羈縻爲中國藩籬三衛夷人

每歲入貢處待有常規不可因其狹求賞賚常格

而啓輕侮之心若入境寇掠備禦亦有常法不可

輕議增兵而使百姓困於輸挽此守薊鎮之道也

爲緊急邊情事 邊情

再照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夷人自我 太宗文皇帝

安插任彼授官降印畜爲藩籬百餘年來堅守臣節

未聞悖逆自去歲以來奸夷迭爲小王子結親之說

敢爲要求之計守臣輕信張大其事遂致本夷肆志

先要我以添貢朝廷俯念夷情艱難暫從其請暫

今大通事諭以禍福今其效爾祖父永守臣節毋起

反心若倚北虜和親要求無厭必調大兵痛加剝殺

掃除巢穴不許住牧又曾俟其來朝令禮兵二部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守溪先生集 六 平露堂

上官督同大通事於禮部明白宣諭後該朵顏衛都

督花當奏要與本衛所鎮撫失林字羅不必赴京就

彼承襲祖職右都督職事守臣又曲爲奏請准寫

勅一道交與薊州鎮巡官親付失林字羅收領今年

二月禮部手本開稱譯出朵顏衛都督頭目花當奏

稱進北達子伊並不知東西二處達子已省諭了並

不作及今巡撫都御史王倬奏稱射矣泰將陳乾等

係花當男把兒孫等帶領達賊拆牆入境顯是花當

等外示效順中懷悖逆以要求爲得計以犯邊爲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海內七

平露堂

策都指揮陳乾之奴輕率寡謀，其自取也。但奉勅將官頑命於臣服小夷，虧損甚大。死事當謹徵，漸不可長。若復因循姑息，置之不問，誠恐祖宗御夷法度自此陵替。且以後三衛夷人難以處待，合無請勅薊州鎮巡官從長計議，選差通事并有智識官員前去近邊地方拘喚花當等責問。朝廷既節次施恩，撫待汝夷，因何面是背非，陰縱爾子把兒孫領人馬到馬蘭谷搶掠射取，將陳乾如果花當不知就令花當將把兒孫捉拏解京，或令自行處治償命。姑赦其罪，如或遁同故縱不問，再來犯邊，朝廷必要與師問罪。將京營并通州薊州天津保定等衛精健步軍選調三萬，各執短兵火器，分路進入犁庭掃穴，再調遼東精兵二萬攻其左，宣府精兵二萬攻其右，汝失故巢，進退無門，追悔無及。通將責問過口詞會本具奏，再行議處。臣等愚見如此。

為邊情參處通事

處情

看得三衛夷情變詐反覆，疑是彼處通事誘引欺誑，正欲究察其弊。今御史張鰲山舉奏通事程理等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遼東八

平露堂

通指引侵犯邊疆情跡，皆有指實具見。本官能發隱伏之奸，足以泄邊人之憤，及奏要選差謹飭老成通事前，去著為定例。一年一換，通行各邊體訪查究。一體問革一節，尤為有理。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御史張鰲山將通事程理、聶勇、交通誘引情弊提問明白，密切實封奏請定奪。本部行移禮部令鴻臚寺署正大通事舍誠等選委平日行止端莊、諳曉韃靼夷語通事二員應付，廉給腳力前去喜峯等關口聽用。近奉勅旨責問花當等事情，就着新差去通事同委官責問奏報其過事。一年滿日另行更換，仍通行各邊巡按御史將原設通事體訪查究。如有前弊一體問革。正德十年六月初十日具題，得旨俱依擬行。

為緊急邊情事

邊情

看得朵顏衛頭目花當等恃其詐力，敢肆侵凌，外示效順，中懷悖逆。陰與通事程理等交結私通，窺覷薊州一鎮，將官懦弱，邊備廢弛，遂敢捏造結親北虜之言，以逞要求無厭之計。一面進貢，一面犯邊。自去年

以來侵犯邊境殺虜人民數十餘次因朝廷寬容不問以致點虜之奸狀蒙蔽不露勢日猖獗議者不思北虜小王子瓦剌等部落世爲中國邊患去年深入崞代今年屢犯延寧固不假柔顏等衛夷人和親而後敢犯中國亦不必自薊州一帶邊關進入而後可以內侵也薊州一帶東西二路見有食糧官軍四萬二千員名本處將官若能嚴加督率撫恤簡練俾紀律嚴明烽堠謹飭相機隨宜運籌畫策或設險拒守或會合策應雖不能大挫賊人之鋒亦豈至喪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科合犬羊之衆分路內侵而本鎮將領非人軍不用命萬一邊關失守乘勝突入禍機之發旦夕難測臣等採集群言度量事勢當此之時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勢不容已但兵戎重務臣等未敢擅便伏乞聖明裁處

爲防守邊關事

邊關防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我軍之氣乃計不出此方議添兵增戍臨渴掘井卒難施行今花當男把兒孫等殺奴參將陳乾罪惡既已顯著見今擁衆分路侵犯飛報屢聞臣等先議待報發兵征剿荷蒙聖明特命都指揮桂勇統領人馬操候近該提督侍郎陳玉并鎮巡等官俱奏要調兵防禦兵科都給事中^王等官安全等亦奏要本部速爲議處發兵巡關御史張蒼山極言夷虜侵侮之患當以攻討爲急臣等竊聞自古制禦夷狄之道固不可貪功以啓釁亦不可怯懦以求和況今花當部落

查得奏內都御史李增要將李琮所統官軍三千盡數分派一十二處關口防守未審李琮今其統領何口官軍爲是况鎮巡等官未曾與李琮會議停當徑自分派以致李琮有詞蓋分據要害固是守臣之意而分兵勢弱又是遊擊之責况薊州一帶邊關隘口甚多虜賊聚寡及所入道路俱難逆料必須謀筭預定指授明白以堅壁固守責之主兵以相機截殺付之遊擊庶幾奇正相生機變不失苟昧變通之宜執一偏之見萬一失守戰亦無施合無本部行文薊州鎮巡官及遊擊將軍李琮各要遵奉勅旨凡事必須會同計議停當方許施行不可各執己見致有誤事其李琮所統遊兵三千俱係有馬若果零碎分撥

每口二百三百專一防守委有未宜合依李宗所擬將所統兵馬於三路參將地方每路委都指揮一員管領官軍五百員名與同彼處參將人馬會合隨宜緊要關口防守併力截殺其餘官軍一千五百員名聽李琮統領於遵化等處隨便駐紮相機行事若遇虜賊勢衆一路擁入亦聽李琮將原領官軍三千通調一處併力衝殺本處官軍亦要火速會合策應不許自分彼此逗遛畏縮致誤軍機其各關口原設守把官軍如果數少不敷別無縱放散役情弊巡撫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守仁先生集

得旨防守事宜都依擬行

爲復召募以實軍伍事

召募

看得提督東西兩路邊關都御史彭澤奏據分守叅將馬永呈稱先年召募軍士保守地方不期去任萬郎中吝惜小費革退六千餘名要行照舊查收及稱准巡撫都御史李瓚手本三路該添兵三千名本處

召募不必徵調遼東京營人馬查得近該戶部會同本部議奏爲因巡撫都御史王倬與管糧郎中萬斛會本具奏指揮康臣等擅自召募新軍名雖撥在關營實則不曾守把以此奏行巡按巡關御史覆勘明白內止革退老疾等項四百六十二名其餘四千三百餘名俱照舊存留今參將馬永妄呈不責且敢指斥郎中萬斛吝惜小費若果依馬永所言通召新軍九千通計一年該用糧十萬八千石布花在外不知馬永分派何州縣起運尚以爲小費不惜而何費爲大可惜乎及查調取遼東官軍先因李瓚具奏調取後發京營官軍三千令都指揮李琮統領前去薊州防守亦因彼處失事不能支持不得已調發今若又依李瓚之議不必調遼東及京營軍不惟京營官軍見今聲息未寧難便掣回抑且新召軍士臨渴掘井不能濟事所據馬永等識見俱有窒礙難以准行臣等再議得自古開邊增戍坐困中國若忽內治而專事夷狄未有不貽患者也我朝設置邊鎮屯聚軍馬東起遼陽西盡燉煌延袤萬里帶甲數十萬歲用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守仁先生集

餉以數百萬計。爲因水旱調免往往不繼告乏。如蘭州一鎮歲用糧四十餘萬計其歲入尚少八萬餘石。減折銀兩放支。軍多缺食。以此添兵一事。決有難行。若使巡撫總兵等官。撫恤有方。調度有法。平時旗固封守。有事暫調別軍策應。事畢罷歸。不立新法。以困百姓。不執私見。以訾成規。惟務內修外攘。自可長治久安。令無本部行文都御史彭澤提督先差都指揮等官李琮傳凱張椿張安馬忠福英等。績差金輔陳珣等先後共調發京營官軍一萬四千餘員名。各照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八十一

三

平露堂

法貽惠小民

遼東類遼東 虞舜以冀青地廣始分冀州東北
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州東北遼東等處爲
營州 國朝自山海關以東置遼東鎮周廻數千
里蓋兼古幽營之地而有之設都司一衛二十有

五州所各二以控制之其外諸夷各因其類設衛
三百二十八所二十四各授以官職令每歲來朝
以覲摩之每衛不遇五人至於朝鮮遵奉正朔歲
入朝貢視前代獨爲恭謹內安外順固無足慮然
以海西建州女直諸夷往往桀驁難制成化以來
議當勦者恒以姑息縱賊爲害論當撫者又以貪
功啓覺爲非然其機繫於本兵必欲視順逆之勢
得勦撫之宜而處之不差斯亦難矣嗚呼金起女
直據中國遼東邊備其可忽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遼東類

平露堂

爲計處夷情以靖地方事

東奴

看得遼東巡撫都御史張貫奏要會官計議行令彼
等挑選各路兵馬分爲奇正哨掖整棚齊備督令各
官統領分投一齊出境直至犯邊賊營若係長壯達
賊盡行誅戮報官幼男婦女俘獲解京焚彼巢穴毀
其妻孥旅旅而還等因臣等議得禦夷之道撫剿二
者不可偏廢撫剿之法順逆二者不可混施查得成
化十四年建州滿洲夷人犯邊都御史陳鉞主於剿
侍郎馬文升主於撫以剿爲是者病撫之不能息兵

以撫爲說者忌剿之或啓邊釁卒之命將出師掃巢殺戮雖威振殊俗而至今藉口思欲報讐蓋蹂撫剿之勢有所偏執而不能審順逆之宜故也今建州等賊叛服不常乘機寇掠節次侵犯開原清河鹹場穀陽等處殺死官軍殘害地方照依成化年間事例與師問罪未爲不宜但詳奏內建州左衛都督脫厚保等說稱字速合金奴尚叟四等做了賊我們勸化他不從建州左衛都督尚哈說稱有都督牙委哈的兒子金奴尚叟四與左衛趙士四哈桑失哈四箇人商量做賊我們攔當他不住等情顯是中間亦有歸化效順之人若便搗巢殺戮未免玉石不分成化十四年本部尚書余子俊等所議以爲寧成功於門庭之間勿遠致於敵人之境來則擊之使無遺類去則置之不必窮追等語誠爲至論近日豫陽等處節報賊衆三千入境斬首五十三顆國威自振虜自知畏何必搗巢盡誅然後快心合無照依成化十四年事例不必會議本部馬上齋文交與遼東鎮巡官等督令通事人等於各夷近邊答話及入市交易之時宣

諭朝廷恩威大意謂爾等世受國恩每年進貢宴賞甚厚今速長加等自作不靖犯我邊境朝廷欲照成化年間事例整點人馬搗爾巢穴大加殺戮使爾種類無遺事無難舉但念中間必有歸化效順之人如都督脫厚保等所說情詞不忍一槩誅戮今後務須堅守臣節敬順朝廷不許聽信奸夷誘引一槩犯邊各夷中間有能擒斬速長加等曾經犯邊達賊者鎮巡等官審實具奏大加陞賞以酬其功決不失信將宣諭過錄錄回奏查考其鎮巡等官務要協謀計議料度虜情調集精兵預謀戰守夷人納款進貢交易照例施行倘來犯邊督兵剿殺如近日豫陽舊古河之捷陞賞自不吝惜若賊勢敗散料無伏兵亦許乘勝追逐出境剿殺但不許搗巢窮追妄殺無辜或墮賊奸計責有所歸

宜府大同類
宣府南至居庸關不及二日之程北去虜地近者僅百里許故宣府守臣奏報境外虜衆住牧則京師亦當爲之備正統己巳虜騎直犯京師縣內無備也正德八九年間虜營殺

住威寧海子。在宣府大同之間。雖遠不遠。嘗繇大
白陽口入寇。宣府遊擊將軍倪鎮張助禦之。賊死
又繇順聖川入寇。蔚州等處又過。馬門寇太原。本
處官軍皆不能禦。遣咸寧侯仇鉞都督白玉溫恭
相繼出征。所統皆京營弱兵。調遣分布。不得機宜。
今右都御史叢蘭總制宣府大同山西三鎮軍務。
牽制太甚。二年之間。糜費鉅萬。未得機會與虜一
戰。正德十年。虜衆西移。任牧河套。爲患陝西。十一
年。春復過河東。住威寧海子。現得報即奏請於國
營選將練兵。陰爲屯兵細柳之計。是年秋。虜賊又
繇大白陽口入寇。逼近居庸。時都督劉暉充總兵
官。桂勇賈鑑充左右叅將。俱在團營操練。聽征已
半年。素已有備。又遼東精兵見調在薊州近京。至
是報到三日之內。劉暉等即統兵出關遼東。兵外
京營官軍出者不過六千。亦皆精銳可用。馬亦臨
莊既出。與宣府兵合軍。威大振。虜營西移。任大同
境外。劉暉等亦駭而西。駐兵大同。虜忽起。營北去
近邊。哨無煙火。方議班師。虜乃繇太同西間道入。

偏頭關寇鎮西。是時廷綏動兵。驍將先已調山西。
三關內外按伏。遂得合兵一戰。虜賊大遭剋。遁
去。雖曰天意。謂無人謀不可也。况自初出至班師
首尾。總三月。費亦不多。虜賊自鎮西一敗。五六年
來。不復敢近山西三關。豈非有所懲哉。正德十二
年。虜營仍住威寧海子。本部預奏設備。視正德十
一年。尤爲周密。大同鎮巡官哨探分布。亦中機宜。
適車駕幸陽和。虜賊入應州。遼東兵已在陽和。
待奏方發。精選大同總兵官亦在陽和回遼。悅雄
等雖過戰。不獲大捷。惜哉。
爲預防虜患事 宣大 虜患
議得宣大二鎮。共有官軍一十四萬。延寧二鎮。又設
有官軍七萬。歲費糧餉數百萬計。專爲防禦虜寇。近
年各鎮守臣。因循怠忽。不肯預先料度。虜情遲謀。設
策調度。軍馬相機戰守。以致虜賊深入得利而去。大
肆猖獗。無所畏懼。及至朝廷命將出師。彼賊已去。
留兵在邊守候。爲因邊地廣闊。彼賊出沒不常。不得
恰好相遇。一戰以此。勞費雖多。不能成功。即今若不

將本邊將士戒飭預爲提備。虜賊過河必來侵犯。倉卒計處必路往。緩不及事。貽患非輕。臣等愚見乞勅宣府大同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會同計議。今年河凍。虜賊過河駐牧。作何設法提備。可保無虞。訪取熟知邊情地理之人。審切審問。先年虜賊遊境搶掠。出入道路。應該調撥何城堡軍馬在何地方駐劄。可以正當賊衝。截段取勝。於何地方按伏。可以邀其歸路。追勦得功。本鎮軍馬雖各散處城堡。必須量數挑選精銳官軍。記名聽候。有警調取。會合勦殺。務在料

皇明經世編

王守仁先生全集

卷之九

平露堂

敵先知。籌無遺策。不可互相推倚。因循苟安。及似常分調按伏。不當賊衝。虛應故事。以致虜賊深入搶掠。出入自繇。定照葉椿姜彬高友機等事例。拏問取回。降賊必不輕貸。各將計議。過限備虜賊事宜。明白具奏。不許含糊遲誤。正德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具題。

爲軍務事

宣大軍務

看得鎮守宣府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朱振等奏稱。前任總兵等官。止足分司分隊。立爲營分。聽候出戰。未曾精選。以致強弱相攙。今年迭賊壓境。搶殺官軍。連

敵因而債事。要將團操前後營馬隊官軍揀選頭等者三千一百二十三員名。立爲前營。聽其統領。遇警當先出戰。次等者二千八十九員名。及無馬步兵官軍八百餘員名。并隨營兵車俱立爲後營。探報聲息。緩急繼後策應。仍每五人編爲一伍。互相救援。一人有功。四人同賞。一人有罪。四人同罰。果有畏避當先

艱苦。實錄請託更改等項。究問重罪等因。本官鑒戒前失。欲圖後功。故會同巡撫將官軍挑選精弱。分別營伍。定立賞罰。具見用心。軍務選練有方。合無本部轉行朱振悉依所議施行。仍咨巡撫都御史劉達并鎮守太監劉祥。務要與朱振協和計議。依擬施行。不可偏執已見。沮壞軍法。以致朱振不得展布行事。失誤軍機。臣等又議得宣府一鎮食糧官軍數幾八萬。今主將所統不過三千。近日虜賊擁衆入寇。動至七八萬。寡不敵衆。遂至失事。又近年建議者不知邊情。方欲添設城砦。以分兵力。又欲召募新兵。以固百姓。若不早爲救正。其弊不可勝言。及主將所統兵少。亦當早爲議處。合無本部通行宣府大同鎮巡官計議。

皇明經世編

王守仁先生全集

卷之九

平露堂

今後不許添立砦堡以分兵勢亦不許召募新兵以
致糧草不敷舊軍缺食逃竄仍查各城堡見在食糧
官軍內除已選本鎮團操及奇遊兵外中間但係驍
勇精銳軍人可以調用殺賊者挑選見數編造文冊
或臨時徵調策應或量數取赴鎮城輪操務使總鎮
城內常有精銳奇兵二萬以備征戰其餘城堡官軍
不必數多遇賊勢小則追逐截殺若遇勢大則堅壁
固守以待援兵前項事宜各官計議停當徑自施行
應具奏者奏請定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為聲息事

宜大

看得大同巡撫都御史胡瓚等奏稱大同各路大勢
賊營俱向東北去訖調到延綏參將杭雄所部兵馬
相應督發隨賊向往防剿除行本官於五月二十六
日就在大同鎮城啓行揆程前去宣府地方聽彼分
布殺賊一節伏覲 大明律軍政條內開事有緊急
及路程遙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剿捕
若寇賊滋蔓應合會捕者隣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
調發策應并即申報本營上司轉達 朝廷知會若

不即調遣會合或不即申報上司及隣近衛所不即
發兵策應者並與擅調發罪同領兵官已承調遣不
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
軍機者並斬其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
斬欽此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僭亂用兵如神
故欽定律條若遇事有緊急及寇賊滋蔓雖非所屬
得調發策應若不即依期發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
亦皆處以斬罪蓋用兵機會不可少遲故遇有警許
徑自調發策應即古人關以外將軍制之之意司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政為將帥者所當欽遵佩服而不可違者也近年添
設總制官員不論地理遠近聲息緩急悉聽明文到
日方行以致誤事臣等節次申明律禁荷蒙 聖明
允納上年延綏將官安國杭雄等雖奉提督等官明
文調遣按伏臨時寇至緊急皆山西副總兵郭錦遊
擊張綺等就近徑自差人約會及安國杭雄等當即
依期赴援所以不失機會致有克捷今大同鎮總官
料探虜賊東行就令杭雄隨賊向往前去宣府地方
殺賊誠為得策但恐杭雄因見未奉明文難於遵守

合無本部通行宜大鎮巡副本遊擊分守守備等官并延緩調來參將杭雄等遼東調來參將蕭澤等各查照原來勅內并本部節次奏准事理欽遵行事仍遵太祖高皇帝欽定軍政律條哨探賊寇緊急火速調發策應其杭雄蕭澤等并本處副參遊擊等官不分宜大地方隨賊向往即便依期發兵策應若如去年偏頭關得功陞賞不吝如或自分彼此遲誤調發及已承調遣逾期不至以致失誤軍機聽巡按御史查勘的實奏依律治以重罪正德十二年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宣德

平定堂

六月初八日具題

得旨都依擬行

為走回人口傳報虜情分兵防禦事

宣大
虜情

看得走回婦人張氏說稱達賊到六月二十五日要往白城兒深入搶掠等情切詳張氏所說虜情恐未必虛前項總兵官朱振等分布人馬似乎有理但臣等尤慮其分勢弱恐失事機合無本部舖馬差人齎文前去宣府交與都御史劉達總兵官朱振等作急會議密拘諸曉虜賊過年出入道路之人加意詢訪今大虜賊若來入寇必從何路進入可於何地按伏

兵馬可以循遏賊鋒及邀截歸路就便從長計議將各路人馬聯絡一處以便策應若果入路甚多難於料度亦須自料近邊各城堡何處城堡村落廣有人畜必來搶掠何處城堡曠遠野無所掠雖來亦無所得就於應該防禦之處調集兵馬協力防禦人愈虜賊既欲擁衆深入必須擁衆以待庶保無虞中間分合進止要在相機隨宜亦不可拘執本部原擬致有乖違仍令都御史劉達申明律禁傳示見分布各路將官并營糧等官今後但有報到軍情故有不即刻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宣德

平定堂

期會合策應及供給行糧料草因而失誤軍機輕則聽總兵官就彼區處重則奏奉鞫問依律處斬本部一行團營整點官軍催督都指揮趙承序等上緊前去白羊等口防守一行整飭薊州邊備都御史臧鳳等提督紫荆等關都御史李瓚等提督山西鴈門三關都御史李鉞等各親詣邊關整頓人馬嚴備防守紫荆關就將原選達官軍舍人等調去防守偏頭等關尤宜及早隄備恐虜衆忽有聲東擊西之舉再行提督團營內外官挑選人馬操練預備遇有聲息緊

急以備調用正德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具題

為預防虜患事

宣大
虜患

議得明年黃河凍開虜賊大營若在河東威寧海子等處任牧仰賴皇上威武嚴督宣大將官整棚軍馬及調延綏奇遊兵馬相機戰守虜賊入境必遭挫衄但恐河開虜賊在套任牧擁衆深入延綏寧夏陝西地方廣濶兵馬分布不周難為戰守查得今之黃河套即漠河南朔方之地自古匈奴所居為患中國我朝除以前年分不查外弘治十四年套賊大舉

皇明經世編

王世貞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宣大
宣大
宣大

千
露
堂

深入命太監苗達保國公朱暉統領京營官軍勦殺又命工部侍郎李鏐督理軍餉弘治十八年套賊大舉深入正德十年又大舉深入預設總制都御史鄧璋調各路入馬防禦其賊俱至固原平涼下營分投搶殺官軍寡弱俱未能成功正德十三年套賊聞知固原有備蘭鞏空虚却從乾鹽池西入蘭鞏搶殺今不及早議處虜賊在套陝西地方必又被害合無齎文交與宣大山西延寧甘肅陝西各鎮巡官差的當人役哨探查勘黃河凍開之後虜賊大營若不在套

在於河東威寧海子等處住牧宣大山西三鎮嚴謹

提防延綏遊奇兵馬聽調策應若不遇河在套住牧

待候草長田茂勢將深入之時延綏遊奇等兵俱分

布定邊安邊等營寧夏人馬俱分布花馬池等處巡

年虜衆經行之處遇虜侵入會合剿殺陝西鎮巡官

預先計處除環慶固靖守備人馬及固原遊兵外再

量調取腹裏衛所州縣堪用戰陣官軍土兵民壯編

成隊伍委官管領處置盔甲馬匹并查照舊例預造

戰車火器砲銳等項料虜必繇之路設伏提防一遇

虜人出奇奮擊或乘夜斫營或截其歸路俱相機行

事再行宣府大同甘肅各鎮巡官各挑選精銳官軍

三千員名定委將官統領俱約定五月以裏到於固

原會分殺賊戶部奏差堂上官一員整理軍餉本部

另行議奏差官處置馬匹聽候充軍一應禦虜防邊

本部今擬不盡事宜聽各該鎮巡官作急計議具奏

定奪如此庶謀有預定事得先機

皇明經世編

王世貞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宣大
宣大
宣大

千
露
堂

山西類序

山西

今屬門軍武備頭三關在太原

北境密邇虜地者也臨門之東北為雲中即今大

同府。朝廷於大同屯兵。命將鎮守。固足爲太原之屏蔽。然虜自西北馬邑而入。則大同路遠。亦不能尋之援。正德九年。虜賊大舉過鴈門。深入崞代。逼近晉城。大同諸路兵應援不及。虜賊得利而出。止德十一年。春。邊臣奏報虜賊大營移過河東威寧海子。住牧山西。亦報瞭見。境外煙火五十餘里。瓊竊料是歲秋。必又入寇。乃預爲之備。既申嚴宣。府大同之邊備。復奏令山西嚴設守備。又奏請遣將出師。差大臣督餉。又奏請延殺兵馬過河於偏頭關等處。住劄。又奏留巡撫官不必改調。又奏提宣府失事總兵官下獄。分布旣已得宜。人心又知警懼。是年十月。虜賊大舉蹂偏頭關入寇。諸將合兵擊殺。遂有鎮西之捷。虜賊百餘年來入寇。始遭此挫。亦足以少伸中國之威矣。

爲急處邊務事

山西
軍務

看得提督三關都御史李鑑等奏稱提督軍務右侍郎丁鳳等將三關遊擊將軍張綺官軍調赴大同聽調殺賊。今虜賊漸移向西。倉卒乘虛突入鎮西。尙屬

皇明經世編

王百鍊本兵部奏

山西撫

毛 千露堂

等處逼近省城。貽患非細。况三關兵馬不多。遊兵已調大同截殺。求關兵馬愈致單弱。乞要從長計議。調取延殺人馬一二枝。分布老營堡等處緊要地方。住劄。及將遊擊張綺仍回本關協同防守。一節。切詳三關遊兵原奉。欽依。非有十分緊急。不得調動。遠去。况近該提督軍務右侍郎丁鳳等節報賊營漸移向西。則三關委係急當預備去處。及查延殺人馬見已調來。但清水營止離偏頭關一日之程。中間黃河止有渡船四隻。倘遇有警。擺渡不及。不惟緩不及事。抑皇明經世編

王百鍊本兵部奏

山西撫

毛 千露堂

爲告領馬匹事

馬匹

看得山西鎮巡等官都御史張繪等奏稱。見在官軍一萬五千餘員。止有見在馬四千八百餘匹。奏要於太僕寺見在寄養馬內量撥四五千匹。一節。查得

太僕寺見在寄養馬數少及查前項正德九年山西
三關有給銀買馬事例合無本部於太僕寺收貯馬
價銀兩動支三萬兩押運前去仍行巡撫都御史會
同鎮守等官從長計議或選委能幹官員於出產地
方收買或給與缺馬官軍自行收買務在處置得宜
毋致虧官損軍所買馬匹務須經由兵備副使逐一
驗看堪中轉送山西行太僕寺印烙給軍騎操如有
高臺價值侵尅官價情弊依律究問不許分派州縣
逼民墊賄事完之日將買過馬匹毛齒給過官軍姓
名并用過銀兩數目備細造冊送部查考及看得奏
稱馬隊步隊官軍委難通融調撥一節臣等議得邊
關官軍殺賊人人有馬委的便於馳驟但欲令軍自
養多無空地可牧欲官為支給又無民草可供所以
往年召商買草生弊百端逼軍賠補為害滋甚山西
三關在大同之南頗有山險可據況古人防邊多有
以步戰取勝者近年都御史孟春在宣府列步陣以
却虜去年總兵官王勛在應州督軍下馬步戰始能
固守營壘不為賊所蹂躪若謂馬隊步隊難以通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平露堂

調撥恐未喻本部建議之意亦未知本邊不習步戰
之弊也合無再行都御史張曾等從長計議其欲傳
報聲息或追逐逐勢小建賊去處多設馬軍於虜衆必
蹙可以遏截阻到賊鋒去處多設步軍務使奇正相
倚戰守並用以保萬全不必專恃馬力以求必勝其
有馬官軍官立草場以便夏秋牧放預處草料以待
冬春支給務使馬無倒斃不類奏討期為得策得
旨俱依擬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單 恂質生泰閣

王晉溪本兵數奏

王 瓊

陝西延寧類序 陝西

延寧者延綏寧夏二鎮也

延綏云者延安府綏德州也綏德在秦時爲上郡

歷漢隋唐皆爲邊鎮宋初沒於西夏元平章孔興

據守 國朝洪武二年平定陝西孔興北遁設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德衛屯兵數萬守之分撥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

榆林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延綏始議築榆林

城及沿邊十八寨移鎮於彼成化七年置榆林衛

八年都御史余子俊開廣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

營堡寧夏即古朔方地歷漢隋唐皆爲郡縣宋趙

元昊據之稱西夏與宋延慶熙河分界元置行省

國初棄其地徙其民於陝西洪武九年立寧夏等

五衛後命將鎮守嘗攻之漢文帝時匈奴冠上郡

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近郊以備之木嘗窮

兵遠討也武帝時匈奴連年入寇屢遣衛青等擊

之通遁然兵退復入寇又太入破塞外城障欲再

舉兵而海內已虛耗不可再舉矣故武帝末年深

悔之唐太宗時突厥合十餘萬騎入寇至渭水便

榆之北豈以太宗之英武而素不能爲之備哉勢

有所不能也其後突厥頡利政亂諸夷叛之又民

大饑牛馬多歿始遣李靖乘其隙而襲破之以其

降衆雜處中國終唐之世內亂多而邊患少非太

宗一時之戰功能使其久遠不犯也值虜運自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耳以今日陝西邊備論之國初因秦漢之舊以綏

德爲邊衛東自葭州黃河起西至章夏界定邊營

止七百餘里中間岡阜相連有險可據猶易爲守

自移鎮榆林綏德官軍多徙居之在綏德者不及

什一自是延慶之民困於遠輸日益流徙田多荒

蕪戶口減什之六七而邊儲日益置乏矣虜賊太

舉或蹂榆林東雙山堡等處入寇綏德或蹂榆林

西南定邊營花馬池入寇固原等處榆林之兵其

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

遠而不能援而綏德舊鎮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爲利也明矣惟東自定邊營起西至寧夏黃河岸橫城堡止三百餘里中間皆平漫沙漠無山路之險故虜賊大舉多繇此入寇故論者多欲於此地增築城堡募兵以守而未

易成也爲今之計宜量撤兵卒之半復還綏德使守險拒敵遇其深入又可減省遠輸以甦民困其榆林及新設城堡各計其屯田歲入之數留兵屯守以立孤懸之勢而移置其多餘者也於定邊營

皇明經世編

王守仁本兵家集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要害之地委謀勇將官統之寧夏亦委將官調兵於花馬池住劄又調集內地驍健之兵也於固原令原設總兵官常住其地提督操習各充其饋餉如料虜將有大舉入寇之機定邊寧夏固原三路合兵防禦擊殺如此雖不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足以制其不敢深入而又於平時愛養內郡之民力以固根本可使制挺以捷胡虜之兵而內無土崩之勢至於守邊將帥失利究其所繇以行黜罰而無縱濫使官得久任而邊備無廢弛如斯而已

矣若曰必使虜不內侵或欲連數百里之地盡築城塞則力有所不贍或欲置重臣總制三路之兵以抗其衝則智有所不及又欲發數十萬之師直搗虜巢滅其種類則勢有所不能皆非今日之所可行也

爲計處邊務事

陝西邊務

看得御史程啓充奏稱往年虜賊河凍則住牧未解則北渡今乃據有其地數年于茲禍機隱伏識者寒心於時去總制以建提督議者以爲無益成敗三邊

皇明經世編

王守仁本兵家集

卷之二

四

平露堂

兵馬人各自擁勢分力弱不相爲用八營固原適平隴西鳳之衝陝西鎮巡高居省城遙制可否卒然有如前日之虜乘虛旁午其利害得失何如宜令陝西巡撫總兵住劄固原以扼其吭復設總制慎選才德係天下之望者任之俾之經畧邊務整理兵食一節查得自永樂宣德以來因各邊地方廣闊每鎮差都御史一員巡撫並無總制之名成化十年刑部主事張鼎建議創設總制朝廷特改參贊軍務左都御史王越總督軍務於固原住劄亦無總制之號至弘

治十年復起王越始令總制甘涼各路邊務又恐事

有掣肘就令王越兼巡撫甘肅地方取回原設巡撫

都御史吳珉別用初無一官總制三邊之理亦無總

制巡撫二官並設之例彼時王越專制一邊尚無成

功自後承訛襲謬添設總制三邊官員才寬死於鋒

鎬張泰卒於憂勞多無成效去年二月以兵部侍郎

鄧璋陞右都御史總制陝西軍務又自江西賑濟取

回以諸臣之中而特舉鄧璋可謂極天下之選又奪

拯溺救焚之命，不計數千里往返之難，乃自江西取

皇明經世編
王世貞著
陝西通志
五
平露堂

固可見廷臣堪總制之任者無出鄧垕又慮甘肅危

急恐鄧璋一人顧理不周復命都御史彭澤總督

甘肅等處軍務與鄧璋頡頏行事可謂夾輔之有其

人又因差總制而驟陞右都御史其職不爲不崇以

一人而遙制三邊其權不爲不重自去年二月以至

今日其任不爲不久而固原龍州段序之禍前此未

有如今日之甚者。縣是觀之。總制之設。無補於事。已

有明僉兄邵章調用延緩軍馬既不能爲討原之功

不日學以登壇。高月及終。宣鼎辭不前。爲國願之。則

舊夕延賓之室而延撫院西侍良溫清因專伯繇制

難於自效。無所設施。鄧璋當虜寇內侵時。勢危急之。

際方請于朝。欲專設巡撫于固原駐劄。以分已責。

奏疏未至。而固原平涼已盡被蹂躪矣。傳曰。聞以外

將軍制之。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言用兵機會。

不可少有牽制今以三邊數千里之軍務而獨稟令

於一人臣等固知其不可也今都御史鄧璋總制失

事去任未幾而復設總制以踵其失臣等若不援引

故實極陳利害、自此諸邊戎務互相掣肘、彼此牽制、

將來失機誤事。係于天下國家之利害。非淺鮮也。

皇明經世編

况陝西套賊近已過河。東行合無遵守舊制。再不必

添設總制官員如遇賊情重大命將出師自依常例

差遣事畢回京其陝西事情乃行巡撫鄧御史蕭紳

陳彝憲李昆四人各照地方。經署邊務。整理京食。

交。界。地。方。應。該。會。合。戰。役。處。依。律。會。合。策。應。不。許。

日分披比丘目群丘夫巽事幾比甘肅合密土魯養

事鼎及也克力亦不則等威請就着波寇真還宮者

事情乃也克力亦不轉等與情寂者彼處銀錢官有

則本節乃是準事理用心籌畫整飭防禦則勢重

大應調寧夏等處軍馬計議停當酌量調取悉依原

擬施行其巡撫陝西都御史住劄固原已奉有旨并
總兵官趙文見在固原住劄外別無定奪

得旨依擬行

爲預防虜患事 虜患

議得先事貴於預防有備乃可無患竊料北虜大勢
達賊近日在於大同應州等處搶掠被我官軍追逐
出境誠恐以後黃河凍合入套住牧必爲患於陝西
若不早爲預處一旦有警未免失措臣等謹將預防
虜患事件開陳明白伏乞 聖裁內分布事宜合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下 露堂

計開

一禦虜當謹分布查得延綏寧夏二邊相連千有餘
里中間必有虜衆出入要害之處及有城堡屯聚兵
糧之處必須預先分布官軍在彼住劄庶便進止若

既已分布其領兵將官又須聽其自爲謀畫或遠或
近相機行事不必遙制庶所布將官得以自盡其能
合無待後黃河凍開虜賊住套春深草長勢將深入

之時將朱鑾杭雄周政劉玉分布延綏西界安邊營
等處紀世楹馬大經以次分布而東各擇便利城堡
住劄柳湧住守鎮城相機發兵寧夏地方總兵官安
國守鎮城副總兵路瑛遊擊李永定俱來清水營花
馬池定邊營高榆兒等處逐年大虜經行地方住劄
與東路參將各整棚軍馬多方哨探遇有聲息互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下 露堂

傳報不拘遠近相機應援不許指以專受節制爲繇
故意逗遛躲避致誤軍機固原一帶地方總兵官趙
文與都御史鄭陽住劄計議防禦方畧若趙文部下
分管千總把總等官不得其人聽各官會同舉保謀
勇慣戰官員委用軍馬數少作急區畫議奏定奪

一禦虜當謹徵調查得正德十年延綏人馬通調固
原爲因分布不定遙制不專以致失事宣大遊兵調
去延綏到遲亦未成功合無本部今年通行宣府大
同延綏三處鎮巡官將各管遊奇兵馬預行號令整

棚若虜不過河則延綏聽大同調用如何開住套則宜大聽延綏調用其取調之時務要查照往年事例斟酌目前時宜既不可早調坐費糧草亦不可後時失誤事機違者照依律例從重治罪

一用兵常備軍餉查得各邊主兵月糧頗勾支持但遇調兵輒稱缺乏若不預先計處倘若虜賊住套倉卒調兵糧草缺乏誤事非輕合無行移戶部查勘延綏寧夏各緊要城堡并陝西固原等處見在糧草除勾主兵支用外可勾客兵幾箇月支用如有缺乏從長計議差官整理預備庶不臨期有誤

皇明經世編

王守溪本兵數集

卷之二

唐忠九 平露堂

為虜中走回男子供報夷情事

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奏要本部馬上差人賁文延寧二鎮鎮巡等官知會將遊奇兵馬聽從本鎮臨時會調刻期應援剿殺一節查得大同延綏地方俱隣虜境中隔黃河所以先年舊例大同延綏二鎮人馬料探賊在何處計令互相徵調相機策應若邊方萬一失守賊入腹裏在邊方者當設策以遊其歸在腹裏者當整陣以遏其鋒未有無事之時先議撤

取邊兵選保內地之理也近年賊入山西三關大同

總兵官葉椿擁兵入關尾賊之後無救於事及賊蹂

花馬池等處入寇延寧人馬先調固原亦致失事皆

徵調失宜戰守無策之所致也况都御史鄭陽既稱

固原一帶每一城堡糧草不過一子餘石僅足支持

主兵目前之用却又要將延寧二鎮遊奇兵馬臨期

調來應援揆之兵法似有窒礙難便准從合無本部

行文延綏寧夏二鎮鎮巡官查照本部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逐一遵依分布要害設法防禦隨宜調

皇明經世編

王守溪本兵數集

卷之二

唐忠九 平露堂

遣會合策應務使虜賊動遭剗不致深入久害地方萬一虜衆突入固原往南一帶搶掠務要協同各路將官運謀合兵邀其歸路破其營壘以決大勝不許遙望坐觀縱其出入自蹂互相推託各圖倖免重罪其都御史鄭陽總兵官趙文亦要遵照本部節次題奉欽依內事理將原有人馬并合用糧草預先整棚隄備運謀設法相機戰守其賊衆多寡出入道路務要料探先知與寧夏二鎮領軍官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以便截殺若寧夏二鎮人馬四肢不強藩籬

不固而致賊深入縱橫自蹂陝西固原總兵巡撫官
腹心無備保障無法而聽賊搶掠一籌莫展國典具
在俱難輕貸

為陳情乞恩分給奏留官軍防守要害事

陝西

查得陝西寧夏漢中二衛官軍先年撥赴寧夏輪班
備禦正以邊方軍少防禦為重所以遠調腹裏官軍
輪班備禦非但為邊方之助亦以令腹裏官軍習知
勤苦不至驕惰如河南山東山西官軍輪班前赴宣
大備禦河南官軍亦赴延綏備禦至如陝西腹裏西

皇明經世編



王晉溪本兵數奏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安等處官軍分撥前去延綏寧夏甘肅三邊輪班備
禦俱係洪武永樂以來舊規皆以防邊為重限隔華
夷使不內侵非細故也前項正德五六年間邊情寧
息內地草寇生發所以建議者掣回漢中寧夏二衛
寧夏備禦官軍在於故縣設堡屯戍以防盜賊乃一
時權宜非謂經久不可動調也見今北虜大營住牧
黃河套內擁衆數萬不時侵犯所以寧夏鎮巡官奏
要將漢中寧夏二衛官軍照舊輪班赴寧夏備禦本
部為科目前陝西虜勢猖獗京營并別省官軍尚當

調發併力防禦原在寧夏備禦官軍合當照舊督發
赴操及西安等衛備禦寧夏脫班官軍亦合查究以
此議奏題奉 欽依督發豈期巡撫都御史鄭陽廢

格不行半年之上未見咨報今寧夏衛指揮王問卿
漢中衛指揮王詔乃敢故違成命徑自具奏阻止惟
知適已自便不顧失誤軍機況正德七年新設故縣
營堡內有掣回西固城備禦官軍并召募投充軍入
其寧夏漢中二衛軍人亦是輪班在彼近年漢中地
方無事前項官軍中間必被指揮王問卿等賣放欺

皇明經世編



王晉溪本兵數奏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役一聞調取通同受囑捏詞破調所據王問卿王詔
俱合究問合無本部行文巡撫都御史鄭陽嚴督該
道守巡官親詣漢中寧夏地方查勘原額寧夏備禦
官軍數內揀選精壯堪備戰守官軍不拘數目定為
秋班照舊選委指揮等官管領定與限期督令赴寧
夏鎮巡官處交割聽用其餘選定春班聽候明年凍
開哨探虜賊如不過河一體赴邊備禦如賊已過河
東照正德七年例存留本處故縣營堡防守不必赴
邊

陝西甘肅類序 甘肅 甘肅者甘州肅州也。甘州

在漢爲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宋爲

西夏所據。國朝置甘州五衛。後命將鎮守。肅州

漢初爲匈奴昆邪王地。後降漢。置酒泉郡。隔絕匈

奴與羌蕃通路。宋爲西夏所據。國朝洪武二十

四年。開設肅州衛。後命將分守。甘肅在黃河之西

故。又曰河西。禦戎得失。莫詳於漢史。而屯田便宜

莫善於趙充國。可以爲萬世法者也。哈密夷人在

肅州之西千里。詭永樂間。封西夷酋長爲忠順王

皇明經世編 王守仁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賜以金印。令居哈密。廣西域諸夷通貢往來。弘

治五年。忠順王陝巴。爲土魯番擄去。哈密城失守。

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至彼。上言西夷不可征。

來則撫之。叛則拒之而已。朝廷用其策。事果寧

息。弘治十一年。土魯番送回陝巴復立。卒子連壇

拜牙即襲封。正德八年。葉國走入土魯番。土魯番

人據哈密。遣書欲寇肅州。因而要宋厚賞。廷議差

官整兵以待。所求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不意

未使者欲邀近功。遣哈密都督寫亦虎仙等齎幣

二千直造虜庭。講和。更許增幣。取回金印。虎仙等

未回。而奉使者已還朝。不得如約。遂啓土魯番侵

犯肅州之禍。宋史云。和在彼則和。可久。和在戎則

和。易。破。豈不信哉。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斯

之謂歟。今欲守甘肅之地。得便宜之術。舍趙充國

吾未見其可矣。

爲增兵要害。以禦番虜事 番虜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鎮羌堡及岔口

堡。相去衛所寫遠。按伏官軍。勢孤力寡。番賊不時切

皇明經世編 王守仁先生全集 卷之十二 平露堂

奔殺。傷要於莊浪涼州甘州三衛。選撥官軍一千六

百員名。改調鎮羌堡。備禦分爲兩班。一年一換。設指

揮行都指揮事一員。專在鎮羌任劄操守。內撥三百

名。調千戶二員。承總領班。於岔口堡按伏。仍借給官

錢採打木料。修蓋營房二百間。官廳一所。及於本堡

添設倉場。官攢鑄降印記。合用糧料草束。於民運屯

田秋青草內量數改撥。上納等項。情節節蓋欲增兵要

害。以禦番虜。不爲無見。若果無碍。未必無益。但要分

莊浪等處官軍。前來二堡防禦。雖稱從宜量撥。其莊

浪等處官軍未免因分寡弱況事干創始修營撥糧勞費財力恐難輕舉查得近年肅州西路添設遊擊將軍苗寧分撥才昌等衛官軍二千員各管領該巡按御史馮時雍奏稱不便本部覆奏行文李昆等勸得前項新添遊擊勢分力單相應裁革今若又於莊浪涼州甘州三衛分撥官軍一千六百前去鎮羌岔口二堡防守亦又事體紛更人難遵守合無本部行移都御史李昆等從長計議如果鎮羌岔口二堡地方番賊不時出沒搶劫人財阻隔道路量撥官軍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領按伏相機截殺候番賊知懼不敢出搶即便照舊不必分定數月底以為常以存莊浪等衛之兵勢以省鎮羌岔口二堡之勞費臣等又議得增兵積糧以備戰守最為有理但增設太多難為供給及分舊兵多列城堡雖似處處有備其實兵分勢弱難禦大敵查得遼東宣大延寧甘肅等邊先年止設大鎮及十分要害去處方設城堡後因節年差去官員計慮未審往往建議增置城堡分軍召募以致勢分力弱一遇虜賊大舉不能防禦原額供邊糧草不勾歲用處

處告乏軍士多遜本部不次因事議奏不能阻止嘗考宋仁宗時陝西總管鄭戩城洛水以通秦渭援兵尹洙以為前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奏罷其役鄭戩論宋不已復城洛水尹洙改官韓琦是洙議亦外補史臣惜之自古大政議論未定於朝廷而能行於外邊者宋之有也合無本部遇行各邊鎮巡等官今後務要循守舊規修其廢墜遇有軍情相機調發互相策應不許創立新法增兵置戍罷撤中國其近年新設城堡有因事勢難行日久未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千露堂

者即為議奏定奪不必拘執原議。

為傳奉事

查庫

查得前項先年撫處土魯番哈密事例自洪武永樂以來至弘治五年並無發兵征進土魯番緣緣至弘治六年始差侍郎張瀚都督祿謙前去只是會同彼處鎮巡官講求安懷方畧亦無用兵弘治八年止令彼處鎮守太監陸閏總兵官劉寧都御史許進議差副總兵彭清就調本處漢番兵不過二千三百員名征進哈密止殺其占住回賊數十人其首惡牙蘭亦

未曾得。因無粮草。難以久住。晝夜奔回。喪失亦多。未足言功。其後閉關絕貢。事自寧息。正德九年。謀臣不考故實。輕主用兵。既設總制。右都御史鄧璋。又設總督。軍務左都御史彭澤。既差戶部郎中張鑑。賁帶銀兩。蘭州糴粮。又設戶部侍郎馮清。專在陝西督理甘肅軍餉。遂調延安人馬。專爲遏絕土魯番夷克復哈密。及勦逐亦卜剌等賊。不意亦卜剌等賊。返過河東。搶殺洮岷。土魯番夷。雖稱獻還城印。忠順王未得復立。會延安有事。乃議掣兵回救。其土魯番夷。理勢既難。加兵方議。加賞撫處。遂情重務。前後異議。而又委任不專。事多推諉。以致番夷。請求不遂。陰懷怨懟。節次番文。大意皆以不饋原許段子一千五百爲詞。啓發納侮。事實有繇。今土魯番既已率衆侵犯肅州。殺奔遊擊將軍芮寧。揆之大義。似難再與賁賜。示弱求和。若欲似前調兵。又恐延安地方。虜賊窺伺。乘機深入。顧此失彼。况即今陝西臨鞏甘肅等處。地方災荒。軍民十分貧困。倘若饋運粮草。督責嚴峻。必致激變地方。合無請 勅見差太監張永。都御史彭澤。總兵

官鄧永。上緊前去甘肅。督同彼處鎮巡官。處置粮草。收恤軍士。振揚兵威。撫馭屬番。運謀設策。相機戰守。如土魯番賊已回。照依成化弘治等年事例。閉關絕貢。不許往來。若復來犯邊。可戰則戰。毋輕舉失利。不可戰則盡力固守。以逸待勞。彼當自遁。各官起程之日。經過官司。審切揆查。土魯番差來貢使人等。如遇在彼從長計議。或就所在官司。設法拘留。或帶去陝西。羈管具奏。發落。務在處置得宜。毋或疎漏。致有他虞。各官到於甘肅。詢訪本邊故老。料度彼處夷情。如果土魯番兵力強盛。蓄有異謀。勢將深入。奪占肅州。不能固守。徑自從宜取調甘涼莊永等處官軍。協力戰守。如甘肅本鎮官軍。力不能支。方許查照附近甘肅地方。以次徵調。若該調寧夏延綏二鎮邊軍。必須會知延安鎮巡官。查勘本處聲息。寧息方許酌量起調。前去應援。若輕易調發。到彼不用。失誤本邊防禦。咎有所歸。各官既奉 上命。經畧處置遠夷事情。務在同心協力。謀慮精審。應施行者。許令便宜從事。不可猶豫不決。展轉具奏。失誤事機。應具奏者。仍須火

速奏聞 朝廷自有別處再請 勅三道就付各官
齋捧前去。宣諭赤斤苦峪哈密三衛夷人都督今具
照舊內附。堅守臣節。毋或被其逼脅。黨逆爲患。自取
滅亡。仍各量加賞資。固結其心。使三衛結合。互相救
援。及隨從我軍。併力戰生。有加厚加賞。資其餘屬。耆
一體設法。撫馭。毋致叛逆。生變。其阿爾禿廝亦卜糾
等殘賊。尤須嚴加防禦。毋致乘機與土魯番應合。大
擾地方。各官務候事寧之日。方許具奏回京。

爲賑撫番達保固藩籬等事

賑撫番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世貞

平露堂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甘肅二處並無
預備夷人賑貸口糧之數。肅州舊開口糧。夷人三百
餘數。所乞口糧牛種。夷人計以千餘。若不從宜撫賑。
有失衆心。乞 勅該部計議糧米。應於何項糧內暫
且支給。段布。應於何項銀內暫且支買。候哈密稍寧。
麾之使去。又要審訪各種夷人。擇其驍悍難過。渠魁
數百人。各帶家小。取調甘州及山永涼莊之間。羈住。
令其隨軍開支口糧。以分其勢。事寧照舊發遣等因。
又看得巡按甘肅御史趙春奏稱。肅州見在倉糧料

止有八千餘石。月支已不勾用。若將夷人羈留養贖。
恐愈不敷。及慮地方兵寡力弱。夷勢衆多。必須早爲
計處。庶免後患。乞 勅該部計議。憐彼犬羊。不與計
較。收畱安插。暫給口糧。候回賊稍寧。仍發該族住守。
或分散河西十五衛所。量撥地方安插。造冊支糧。遇
警調用等因。臣等議得。自古聖王之治天下。詳內畧
外。謹中國之防。嚴華夷之辨。自晉內徙五胡。遂亂華
夏。我朝肇前代之弊。建衛授官。各因其地。姑不
廢。不與捧糧貽謀。宏遠萬世所當遵守者也。近年巡
撫甘肅都御史趙鑑。奏要動支布政司官銀貳萬兩。
賑濟番夷。臣瓊時任戶部。議奏。恐啓無厭之求。爲將
來之累。竟寢不行。今都御史李昆等。因見地方事勢
危急。不及遠慮。暫准支糧以繫番夷之心。及見糧盡
無處。事勢難行。方纔會奏於何項糧銀內支給。查得
甘肅一鎮。官軍歲用糧餉。往往不敷。豈有別項糧銀。
可以常久支給。但各官既以准給召集歸附。若不徒
宜善處。遽加阻絕。必生激變。爲患地方。合無本部行
文交與李昆。將見在歸附夷人。遷委的當官員明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世貞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號論。大意謂爾罕東等衛屬番。自來俱是自種自喫。不納糧當差。原無支給官糧事例。近因土魯番侵犯。殺害爾等離失故土。鎮巡官憫念爾等遭難。從權賑濟。不爲常例。今土魯番賊聲言復來沙州。姑容爾等附近安撫。爾等宜各自爲生理。不可專倚官糧過活。見蒙朝廷差侍郎楊旦。賁帶銀兩段疋絹布前來。專爲預備軍餉。亦爲賞勞爾罕東等衛效順屬番之用。今遵原奉。欽依酌量頒賞。爾等俱要感激。朝廷厚恩。管束部落。選定驍勇好漢。聽候土魯番來。跟隨殺賊有功。重加賞勞。待土魯番遠遁。爾等各回舊土安住。以後口糧俱難按月支給。務要示以大義。恩威並用。處置得宜。不可輕許。安插河西甘州山永涼莊等衛。致啓禍端。其合用賞勞屬番銀兩段疋絹布。仍與侍郎楊旦。公同計議動支。既不可太濫。虛費官錢。亦不可刻吝。致生嗟怨。事畢造冊奏繳。查考本部前擬事理。或有未盡。聽各官便宜議處。不必拘執本部原議。惟在事體停當。地方安妥。如或鹵莽誤事。各必有歸。及看得各官奏內。開稱土魯番連壇滿速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留下五六百人在沙瓜州住着。要到七八月多。收斂人馬。復來漢人地方做歹。一節。先因本部料度土魯番夷。雖是暫退。恐有舉衆復來之情。以此節次議奏。令總兵官邵永統領寧夏勁兵。於附近甘肅地方住紮。以待其變。未蒙俞允。已將邵永取回。軍回本鎮。萬一連壇滿速兒果如奏詞。秋後復來侵犯肅州。勢必愈強。寧夏官軍路遠。一時難調。不無誤事。合無行文李昆。作急與史鋪計。宣陳九疇等。計議整擷軍馬。十分嚴謹。預備見在兵寡力弱。聽於歸附屬番內。挑選精銳。好漢編成隊伍。臨用之時。給與賞賜。月糧。盔甲器械。聽本處領兵官約束。防禦土魯番賊。併力剿殺。有功厚加賞犒。事寧各回本族。中間事宜。亦聽各官便宜施行。

爲大彰天討以除非常虜患事

虜患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鄧璋奏稱。虜中走回男子蒲芳等。報稱連壇滿速兒與頭目說打造。壓甲收拾。拾人馬。漢人若把朵撒恰放出來時。我也不和他作歹。若不放時。我每再往肅州搶去。及亦卜刺人馬約有二

萬住在西漢今年五月那在山後又有達子一千來到西川搶掠甘肅地方有此二患乞要仍命總兵官邵永前來提督軍務往來隄備逐剿土魯番并亦卜刺阿爾禿廝賊寇如本鎮兵力不敷量調洮岷延寧等處兵馬會合併力應援客兵糧餉宜從戶部查照事例計處及要另推都御史一員職專巡撫客臣休致如甘肅仍用大臣提督另選賢能以充任使等因臣等議得前代漢宣帝時馮奉世矯詔破莎車議封奉世爲侯肅望之以爲開後奉使者要功生事之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遂止不封宣帝因匈奴樓車師田者欲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力諫止之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自後惟用趙充國計罷騎兵（此後之兵皆用步兵）留步兵分屯要害以益積蓄省大費遂能以全取勝爲後世據守西域之法近於正德八年建議者不考故實輕主用兵既假言官之奏推舉鄧璋總制三邊軍務又因鄧璋之請舉用都御史彭澤總督三邊軍務原議彭澤職任量調延寧人馬逐剿阿爾禿廸亦卜刺殘賊令其遠遁越絕土魯番夷不使內侵其土魯番求討賞賜事出

無名不可輕與後彭澤調兵逐剿亦卜刺等賊因畏北虜擊殺不敢出邊返過河東遁入四川不久復回河西洮岷等處被其殘害慮恐侵犯陝西腹裏地方彭澤鄧璋相繼具奏保舉副總兵趙文於洮岷一帶住劄防守土魯番搶殺苦峪王子莊等處逼近肅州彭澤不發兵遏絕矯詔遣使講和納幣虜庭求討金印又不候差去人回妄奏北虜遠遁西夷就降致蒙取回彭澤回已半年土魯番方將金印同差去人送至肅州復差親信夷人虎都烏亦火者散者兒等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印來到甘州要求增幣因彭澤已回無人張主鎮巡官質留虎都烏亦等久不放回遂致土魯番得以爲詞統領夷衆直犯肅州覆軍殺將攻陷城堡倉卒報到朝廷慮恐奪占肅州議遣都督邵永等調集兵根設法防禦後因客兵難以久任邵永亦取回自舉彭澤等甘肅用兵糜費糧銀一百餘萬兩竟無成功所以本部節次建議并會官計議行令甘肅守臣密飭武備積蓄糧草如遇亦卜刺等賊侵犯相機戰守其土魯番夷照先年事例開關進貢不許往來及

處置哈密事宜。前項議處節次遠行外。今都御史鄧
璋不鑒覆車之戒。又欲卻永前夫提督軍務。量調延
寧人馬遂剿土魯番。并亦卜刺阿爾禿廝賊寇。令戶
部計處銀餉。及另添都御史一員巡撫。不思土魯番
係絕域遠夷。無可征之理。亦卜刺等賊過於強虜。不
敢出邊。無可滅之期。北虜在套。延寧人馬不可輕調。
戶部經用告竭。難於計處。及查大同遼東湖廣巡撫
都御史俱兼管理軍務。兩廣總督軍務都御史亦兼
巡撫。弘治年間。都御史王越總制甘肅等處軍務。亦
兼巡撫。原任巡撫甘肅都御史吳珙取回。原無提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兼巡撫原任巡撫甘肅都御史吳珙取回。原無提督
巡撫二官並設之例。所據前奏俱難准擬。合無本部
行文都御史鄧璋。務要遵照原奉。勅諭。并本部節
次議奏。及會官計議題奉。欽依。內事理。逐一詳
欽遵奉行。凡事務在慎重詳審。不可任情輕忽。處待
內外鎮守官員。俱遵舊規。協和計議。開誠布公。先國
家之急。而後私情親僚友之交。以絕雍蔽。棄小過以
存大體。去崖岸以收人心。原議處置土魯番事情。應
具奏者。會議停當。上緊奏請定奪。其本鎮合用兵糧

就於本鎮及常例內區處應用。屯兵積蓄。為經久之
圖。斯稱委任。

得 旨俱依擬

為專捕盜處民兵以祛民患事

捕盜民兵

看得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許完所奏捕盜當有專官
等三事。不為無見。理合開立前件議擬明白。上請定
奪。具題奉 旨准議。

計開

一捕盜當有專官。前件看得所言要添設捕盜官一
節。查得節年添設捕盜官員。俱係一時權宜。事寧俱
當裁革。其原額數目。官制已定。係于 國初創立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度難擅改。議但要任人之意。誠為有理。合無行移巡
撫河南都御史。將敘閱民兵緝捕盜賊一事。專責各
州縣掌印正官提督整理。選委佐貳相應官管領操
練。如佐貳缺官。及無相應官。可管正官帶管捕盜官
不必通設。其所奏查考功過轉陞。及選用巡檢一節。
合咨吏部查照施行。
一民兵不宜太濫。前件查得為陳愚見。怯宿弊以安

軍民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璵奏本部議得我朝舊制自京師以及天下設置衛所編充軍伍幾至百萬令州縣百姓供給糧食計天下司租之入大半供軍專爲防姦禦侮軍以衛民民以供軍未聞軍衛之外復有民壯之設也自正統十四年軍伍消耗邊情緊急始議召集壯勇以自護衛蓋一時權宜之計事寧之後即當罷華民兵以示休息修明軍政以復舊規而年復一年因循未改至於給事中孫儒建議選民壯以振天威本部先任官依擬通行天下照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民壯總論

五

平露堂

害及覆辯論利害明白正與御史楊璵并本部查議事理相同今若固守給事中孫儒之淺識不從御史楊璵許完之至論稍爲釐革誠恐百姓困苦逃亡日衆臣等於心實所不忍也合無本部行移巡撫河南都御史李充嗣查勘河南所屬州縣見在機兵民壯除原設有者照舊存留外但係弘治七年給事中孫儒奏准添設民壯盡行革罷與民休息雖係舊有中間里分有多寡民力有貧富應多設而或少應少設而或多如御史許完所言聽其從宜損益務使民力節省緩急得用聞奏查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民壯總論

五

平露堂

更替再當一輩事故之日不許再於木尸內僉補其十年審編之時分巡分守并府州縣正官務安親臨逐一查審照依黃冊次序將丁糧相應之家從頭僉替毋令下人作弊獨損貧民累係仕宦之家并軍匠灶籍比民量加優免中間果係正統景泰成化初年應當到今者如是告要更替查勘是實亦與僉換等因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今御史許完奏要將民壯或五年或十年通爲僉替查有前例見行蓋是有司奉行未至以致負累合無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前卷五 民壯 三十一 无 于露堂

施行

四川類序

四川

唐時吐蕃入寇至長安代宗出

奔陝州郭子儀擊之遁去今四川松潘番賊是也朝廷即其地屯兵拒守雖無深入之患而時肆標掠邊鄙受害轉輸供餉全蜀病焉必欲使其畏威遠遁不敢侵犯非食足兵強有以制之惡能然哉且環蜀之境皆蠻夷如酉陽播州天全之類國初皆置土官以羈縻之惟敘遠楚蠻未曾置官

爲邊患若松潘敘遠二賊並侵則調兵給餉尤爲難也正德四年冬盜起東鄉不過二五十人有司不早撲捕積至數千又匪不以聞是時番蠻少靖而盜至數萬民墜塗炭逾六年始平適獲改兵部覆奏諸臣功過深究初起隱匿之罪而竟後來失事之罰厥後番蠻侵擾守臣不敢匪調兵征剿雖互有得失而不至大舉深入蹂躪內地又奏令憲臣巡行郡邑禁止科害撫安軍民以固邦本蜀之爲蜀庶幾其小康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爲飛報番蠻攻撲城堡事

番蠻

看得巡撫四川都御史馬吳奏稱會議得松潘番情先將首惡端竹白等剿除以紓目前之急然後斟酌事勢應否添處兵糧以圖大舉似爲有見現張傑先已動兵使不乘此殄滅將來糾衆攻破各堡阻截東路恐難收藥臣等議處太監王保護守會城總兵官吳坤量調酉陽天全并新達等州縣成寧黎雅等衛所土漢官軍二萬餘員名親入巢穴會同副總兵張傑等分布相機併力剿守合用糧餉及犒勞銀牌牛

酒等項、各官議擬停當、速行督糧參政孟醇、分守布政華璉、參議張澤等、分投催餉、究運、若端竹白等既平其餘稔惡、不悛、自起驚疑、師方退還、禍即旋踵、必須限以歲年、調集兵糧、陸續困剿、務期平定、所慮兵戈動舉、全蜀安危、所關實非細故、乞要本部將用兵進止機宜、再加會議、擬奏裁處、示下遵奉、撫剿及行、巡按御史隨軍紀功、除一面先發成都等衛官軍二千員名、及動調客兵、僨運糧米、協謀幹理、然兵難遽度、事變不常、候臨期或有重大者、另行奏請定奪等、

皇明經世編 王守仁先生集卷之二 藩王 于露堂

因、又看得奏內開、稱會勦得松茂疊溪一帶關堡、設在諸番巢穴之中、自弘治正德以來、番賊殺炙居民、不下三四百餘人、被虜者不下千計、提督都指揮等官、因失前事、問擬降殺充軍等項、非止一人、弘治十七年、曾命都御史劉纓調兵征勦、各番畏懼、聽撫、兵止不征、自後番賊攻堡殺人、守堡官軍、或殺一番如九安等、便開糧殺、激變之罪、或折一軍、即加失機、誤事之罪、各官垂首喪氣、只得順情撫處、以此各番倍加猖獗、求索無厭、少不如意、攻堡殺軍、阻路劫糧、爲惡萬倍、

又將旗軍百千餘名、借討做工、凌辱累死、指揮范剛等七員、將俸糧送與番賊買和、俱各鉅賄、事發又問、尅減軍糧之罪、守堡指揮張瑞見被拘留等情、臣等反覆參詳其說、仰惟我祖宗朝於番夷巢穴之中、設立關堡、屯兵戍守、惟欲限隔華夷、以安生民、若其聽撫固當懷之以恩、如或攻堡殺人、即當憐之以威、今松茂番賊種類日繁、勢漸彊盛、居民被其殘害、官軍被其殺虜、南路關堡奪占過半、若再因襲舊弊、姑息不處、不惟守邊官軍受害不堪、抑恐松茂失守、內地因而擾動、今既該四川鎮巡三司等官會同計議、其不可已、中間處置、又各周悉、內馬吳又能身任其事、素諳戎務、委用責成、必不敢負、但兵難遙制、事在專委、合無請勅一道、就令差來人賞回、交付王保馬吳等、悉依原奏會議、內事理調兵集糧、運謀征剿、若端竹白等既平、其餘果能畏服、一面隨宜安撫、一面設法運謀、調集兵糧、陸續困剿、不拘限期、凡事必須隨宜而行、不可拘執原議、惟在處置得宜、使內外安靖、斯稱委任、

皇明經世編 王守仁先生集卷之二 藩王 于露堂

爲傳報逼近地方虜情事

四川

看得巡撫四川都御史馬吳等奏稱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十一等日連賊約二三千又來松潘境外地方搶殺人畜議得四川自國初以來不曾聞有達賊今一旦傳報熟番驚疑邊人惶懼等情查傳前項甘肅海西地方住牧達賊因正德九年都御史彭澤調兵驅逐遂奔四川彼時鎮巡官急報請調延寧人馬防禦本部緣此議舉恭將張傑陞副總兵專一防守松潘而以副總兵帶管總兵官事吳坤充總兵官專一鎮守四川凡此皆因甘肅達賊奔犯四川邊境故特爲之區處非無因而濫設也今馬吳等奏稱四川自來並無達賊到彼以致邊人驚惶見今松潘用兵叙瀘等處又焚蠻作亂吳坤與馬吳分任其事尚慮不周議者乃欲革去鎮守四川總兵官不知當此倉卒地方大事責之何人今無本部行文馬吳等務將所奏達賊擾邊事情從宜議處設法防禦或撫調熟番併力外攘或乘其事變以夷攻夷惟在保安邊陲不必遠事征討仍將議處緣繇回奏查考

皇明經世一編

卷之二

王書錄本兵部奏 四川總兵 平露堂

南贛類序

南贛 江西之南贛福建之汀漳廣東

之韶州湖廣之郴州其間深山大谷綿亘數千餘里徑徑居焉時出剿殺民被慘害故不得已而用兵非喜功也若北鄙匈奴犬羊桀驁非王化所易懷服故先王置之度外苟必事征誅則有嫌於窮黠者矣然自昔以來處徭患者初則姑息專務招撫及養成巨患勢極侵凌然後調兵聚懷從而討之往往勞費不貲而貽禍無已其於民生政理益漠如也惟王公守仁夙蘊忠誠深得治徭之道履任之初圖上方畧朝廷從之遂能威震百蠻而思及四鎮厥後卒藉贛兵之力以戡寧藩之亂書生用兵如守仁者可多得哉真天下之奇才也使居司馬統六師必能運籌決勝以平四方不但身親戰陣立効一隅而已

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

實司

照得近年各處盜賊生發所在官司往往隱匿不行奏報以致滋蔓難制却又倡爲招撫之說長奸縱惡莫有求息及乎招降復叛乃至動調京邊官軍始克

皇明經世一編

卷之二

王書錄本兵部奏 南贛類序 平露堂

平定勞師費財不可勝計今都御史王守仁反覆論
議深切著明具見本官有用之學濟時之才及照昔
因江西南贛二府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雄惠州潮
州韶州四府并湖廣柳州四境相接之處素爲盜賊
淵藪數爲民患不可盡除比之尋常盜賊迥然不同
以此議奏特設都御史一員兼治四省地方雖以巡
撫爲名實則提督軍務是以原奉勅責民情事務
不必干預然以巡撫爲名而不與民事以禦盜爲職
而不得兵權故官雖設而職難盡民受害而盜未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定勞師費財不可勝計
不如不設此官專責各省巡撫官之爲愈也是今彼
處盜賊幾至數萬殘害地方已調兵會勦雖嘗擒殺
未必能盡大兵一退必又嘯聚王守仁所奏前事皆
有明驗若不責成此官假以兵權申明賞罰誠升久
安長治之術也合無請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
提督軍務名目照提督軍務文臣事例給與旗牌應
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照依原擬徑自便
宜處置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問發
落如遇盜賊入境劫掠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

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
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
聽斬首示衆其陞賞事宜除征剿流賊事例先已奏
華外若南贛郴桂等處斬獲賊級聽本處兵備副使
會同該道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
造冊奏繳查照南方剿殺蠻賊見行舊例議擬陞賞
正德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具題
得旨俱依擬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定勞師費財不可勝計

平定勞師費財不可勝計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一

學亭 徐孚還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止木 徐鳳彩聖期

單 恂質生參閱

王晉溪本兵敷奏

江西類序

盜賊初起則易滅勢已滋蔓則

難圖此必然之理也正德間江西姚源華林諸處

頑民恃險爲盜有司專務姑息招撫遂至釀成大

患殺處方面官剽掠郡縣朝廷命都御史陳金

皇明經世編

王晉溪本兵敷奏

江西類一

平露堂

治之調廣西狼兵始得撲滅後賊復起命都御史

俞諫同巡撫都御史任漢處置或剿或撫議持兩

端久而益熾卒之遠調保定達軍及遼東邊兵往

征始克平定江西用兵前後連五六年勞費無算

此勢已滋蔓難圖之明險也厥後徐九齡賊起兵

部議奏乘其勢未猖獗急督捕之不數月擒斬盡

絕此盜賊初起易滅之效也然欲所向除患未然

非素假之以權則亦不能成功我太祖高皇帝

親經百戰深知兵機不可牽制遲緩所以律條明

載若遇草賊生發許乘機調兵襲捕雖非統屬亦

許互相策應及申報軍情互相隱匿不速奏聞因

而失誤軍機生以斬罪皆謹始之法也自徐九齡

後本部申明隱蔽之禁狼借便宜之權江西盜賊

遂得止息及寧藩叛逆不待天兵下臨江西之兵

自能平之而禍不遠延豈非申明律禁兵權素得

所託而能速成功如此哉

爲地方事 盜賊

臣等參照江西巡撫都御史俞諫并都布按三司附

皇明經世編

王晉溪本兵敷奏

盜賊二

平露堂

縣衛所經該官員俱以凡庸濫膺委任有地方之責

者狼狽關茸而撫字不知受總領之寄者因循玩愒

而統叙無法彼處賊情給事中徐文溥奏稱姚源之

賊乘官遭挫畏權衣食不繼必思劫掠乞要查訪劉

輝功次有無欺蔽將都御史俞諫仍留巡撫巡按御

史曹倣奏要密行訪探處置本部自去年十二月至

今節次奏奉 欽依行下剿捕已過半半而各官若

罔聞知直至今年五月徐九齡逃走與醴源賊首顏

曰春等合夥殺人祭旗勢甚猖獗方纔奏來及奏冊

皇明經世編

王晉溪本兵擊奏

卷之三

監賊

平露堂

知縣周廣等與該府官申稱徐九齡招撫安插不致
 爲非不見將各官拏問隱匿事情罪所據各官俱
 係互相隱匿軍情重事律該重治及照近年以奉爲
 因所在官司隱蔽賊情不早申交捕賊以致滋蔓荼
 毒生靈動調軍馬耗損錢穀糜費萬計其隱蔽之人
 因循姑息未及查究以致各處倣效互相隱匿恬不
 知懼如徐九齡等弘治年間爲盜至今及攻打奉新
 縣燒房建昌縣聞知勸回并去年營殺民人宋禹三
 等事情遠處之人尚且聞知慮恐釀成大患而江西
 官司並無奏達跡其存心惟欲延玩以逭已責不爲
 忠謀以弭大患罪狀已彰實難輕貸伏望 皇上斷
 自宸衷特 勅巡按御史徐議查勘明白分別情罪
 輕重上緊具奏定奪不許仍前遲延仍請 勅切責
 巡撫都御史俞諫等俱受 朝廷重託鎮撫一方不
 能宣布 恩威消消奸宄臨事寡謀惟圖倖倖優游
 不斷首鼠兩端致盜崛起猝難撲滅論法即當械送
 京師明正其罪但係緊關用人之際姑今戴罪連會
 三司官計議選委本省內謀勇官員不拘文武職銜

皇明經世編

王晉溪本兵擊奏

卷之三

監賊

平露堂

官秩崇卑會合剿捕務要謀慮精審計出萬全罪人
 速得地方早安如或各賊奔逸出境勢已窮便聽其
 晝夜襲擊毋致逃遁亦不許輕率無備致墮賊計如
 有成功不惟准贖前罪尚有功賞別議若或不自儆
 悟致成大患 國典具在噬臍難及本部議擬未盡
 及干係重大事情星馳具奏定奪本部仍通行南京
 湖廣浙江南直隸兩廣等處鎮巡官員嚴督三司守
 巡兵備等官但係通運江西水陸道路嚴加把截設
 法擒捕遇有江西殺賊官軍到彼會合策應供給行
 糧料草不許自分彼此以致徐九齡等越遇逃走一
 體奏究罪不輕貸但遇賊到隨即依律申奏不許隱
 匿。

爲公務事 征勦 機宜

看得御馬監太監畢真奏稱先年都御史俞諫巡撫
 南贛等處即此見會之不備矣一遇有警會同鎮守太監黎安勸調人馬
 今都御史王守仁不行會同鎮守太監許滿誠非舊
 規乞要請 勅前去會行所屬地方凡遇征剿遵照
 舊例以便行事一節先年爲因廣東湖廣福建江西

四省交界地方賊情各該鎮巡官員不能違制以此議設都御史一員專在汀贛二府住劄凡事許徑自區畫便於剿除盜賊也其都御史俞諫巡撫南贛之時爲因江西腹裏流賊生發事有相干以此會同江西鎮巡官計議行事近日都御史王守仁征剿南贛地方強賊以此不會江西鎮巡官今若將南贛地方盜賊事情又欲會同江西鎮守大監方纔施行彼此牽制坐失事機不如將提督南贛都御史革去止令江西鎮巡官自行之爲愈也况鎮守江西大監原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五

平露堂

勅諭行事自有舊規並無另請勅書會同南贛都御史事例若准所奏鎮守山西太監該請勅會同巡撫大同都御史鎮守陝西太監該請勅會同巡撫延寧等處都御史係于體統夾難輕准合無本部行文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今後遇有江西湖廣廣東腹裏地方盜賊嘯聚應該會合剿除或動調腹裡府衛州縣軍兵錢糧應與各該鎮巡官會議者仍照原奉勅旨計議而行其南贛地方一應軍機事務遵照節次題奉欽依事理徑自區畫施行不許

推託因而失誤軍機罪有所歸

得旨俱准行

爲嚴操備以固江防事 江防

看得南京守備太監黃偉等會同守備成國公朱楠協同守備西軍候宋愷恭贊機務兵部尚書喬宇將給事中孫懋建言嚴操備以固江防六事開立前件議擬明白及稱給事中孫懋所奏查照都御史王守仁提督事例重加委任一節未敢擅擬伏蒙聖諭今臣等還再看詳了朱說臣等謹將所議六事看詳明白各又開立前件議擬明白合無行令各官逐一舉行各另回奏不許虛應故事臣等又詳議得都御史王守仁係差出在外官員可以專制行事南京楊江都御史係在京官已加有提督名目同事者有武職大臣比與王守仁事體不同况有內外守備重臣并恭贊機務本兵大臣總統留都重務其操江都御史難以獨重其任合無請勅一道齎付南京內外守備黃偉等并朱楠宋愷及專管操江南和伯方壽祚提督都御史劉玉將各營軍馬整點揀選如法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六

平露堂

續沿江上下一帶專責方壽祥劉玉設法督委巡撫
巡撫地方而不巡視則軍情不密此于軍情爲害甚大
認定地方輪流往來巡哨遇有賊情一面截殺
一面飛報黃偉等量事輕重斟酌隄備巡船官軍敢
有失於哨報以致失機比擬望高守哨之人失於飛
報以致陷城損軍者律坐以斬罪若所報聲息重大
先將原設據江官軍今方壽祥等統領相度江津要
害去處設法拒守隨行大小教場并神機營官軍整
點應援務使南京內外軍民沿江屯堡保固無虞斯
副重託仍將防禦方畧預先會議停當操演教習大
皇明經世編
王曾憲兵策 江防七 平露堂
卷之二

計開

一擇將領前件查得南京衛分軍職數多各營註用
把總數少似不乏人况查無外衛官調註京衛聽用
事體體難起例合無行移南京兵部查勘南京各營
把總有缺如果京衛官員缺人推用不拘常例訪奉
外衛相應官員具奏行取定委把總聽於京倉分俸
關支奏贍事故徑回原衛不必註調

一揀兵卒前件合無照正德七年例行移南京兵部
會同內外守備等官再行揀選精壯官軍先儘新江
口官軍補足以備調用將選過軍數回奏查考其要
優恤官軍一節緣軍人不得飽衣煖食豈能殺賊誠
當優恤但天下軍人應得月糧并賞賜冬衣布花俱
有定制難便增添合行南京戶部將各軍月糧布花
務要依期支給各沾實惠及行選倉御史嚴加禁覈
按明文略于糧不費於軍有益
不許管隊人等冒支侵佔如遇下教場比較弓馬內
有騎射精熟或武畧逼人者聽提督操江都御史公
皇明經世總
王曾憲兵策 江防八 平露堂
卷之三

同操江武職大臣量加賞犒以來激勵合用銀兩於
南京兵部收貯無碍官錢內動支造冊查考其各軍
住宿窩舖既稱舊有損壞合行南京兵部委官當同
南京工部委官依擬修理添蓋亦要同奏查考不許
視為虛文

一利器用前件依擬驗看更換回奏查考外有江上
應用火銃弩弓等項聽提督操江都御史等官從宜
修置應用

一備船艦前件看得大戰船止有三百四十隻又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二

九

平露室

年一條十年一造却額外添選主事一員專管修造未免官冗事少况南京各部事簡原設部屬官自可兼理及造船不完不在無官專管多因缺少物料及議得先年置造戰船軍多船大專為江中巡邏大敵之用今南京操江官軍數少止可兼習水步戰陣把截江津要口保障京城斯為得策若多造大船軍少不勾駕使又不听離京遠巡豈不徒費無用所以近年會議不必多造大船多造巡船以便巡哨誠為有見合無行移南京兵部會同南京工部各委屬官一員先將巡哨船一百隻修理完備撥定官軍委官管領操演水戰仍定與地方令其輪流往泊往來巡哨遇有賊情一面飛報守備恭贊操江等官會議發兵沿江立寨拒守一面相機截殺若有前項巡船軍人不習駕船將正德六年招募壯勇水手查取充補照例給與口糧事畢之日即將修過船隻數目撥過軍人水手姓名回奏查考其大戰船待後有料另議選補

一濬河港前件合無行移南京兵部會同南京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二

十

平露室

部計議如前項應修巡船一百隻見缺物料准於巡倉御史發下寄庫銀內量支轉辦物料修理完報其餘依擬雇夫挑漕施行工完之日回奏查考一教水習前件合無行移南京照依前擬查取正德六年奏准雇募壯勇水手應用如已放回行操江都御史依擬召募收發教習照例支給口糧工價回奏查考

為年例派馬數少額外兌馬數多乞議處事馬查議得北直隸河南山東南直隸百姓養馬正統十四年以前每年派取備用馬二萬匹後因累民弘治三年會官議准每年止派一萬匹因不勾用又改每年派取本色折色馬共二萬五千匹去年至今陸續兌過馬五萬八千七百餘匹馬已兌盡今欲比上年加數派取緣上年派取馬二萬五千匹百姓艱難尚且追徵不完今若再加愈致拖欠逼迫遯竄欲差官四散收買見今已發銀十八萬兩各處收買未完難以再買况原收馬價銀兩陸續支給將盡無銀可支臣等若不查明舊例樽節查考實是計無所出比如

匹衛勇士舊例太僕寺關馬倒死二次者不許重關。照京營例追賠。今四衛勇士前項節年陸續關過馬匹中間豈無二次倒死之數未見查算追賠及照遼東地方自有行太僕寺苑馬寺養馬宣府自有關種地畝子粒銀兩大同亦有地畝子粒銀兩并各有椿朋銀兩本處自買馬匹俱係舊例原無太僕寺領馬事例今自去年至今遼東宣府大同等處官軍共兌過太僕寺馬二萬四千一十三匹其倒死馬匹及椿朋銀兩未見查明下落及照在京各營官軍馬匹倒死舊例俱是各營自行追收椿朋銀兩買補後因團營官軍自買馬匹不便將椿朋銀兩追完送太僕寺兌與寄養馬匹今查各營前項年分節次倒死馬一萬三千餘匹兌過馬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七匹其椿朋銀兩未見追完似此各邊各營俱未太僕寺不時交兌馬匹及至馬匹倒死却不查究追補豈能以有限之馬供無窮之用合無本部通行宣府大同遼東等邊今後非遇勦調軍馬追出征進務要遵守舊規官軍缺馬本邊自行處給不許妄行奏討太僕寺馬

匹補給違者聽本部參究治罪其各邊節年倒死馬匹合無差太僕寺少卿一員前去宣府大同一員前去遼東各請勅會同各該巡撫都御史將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今正德十四年十月止各年官軍本處原領馬匹并出征兌領過太僕寺官馬逐一查勘內有倒斃者如果曾經告官驗實追完椿頭銀兩在官見有文案可照別無情弊准令分審若未告官驗收皮張亦無追收椿頭銀兩又無文案存照就便查究明白依律問罪追賠及行騰驤四衛查勘勇士軍人節年領過官馬內有倒死二次者回報本部照例追賠不許重復關馬再行團營三大營并西官廳查勘節年倒死等項馬匹內有拖欠椿朋銀兩者俱定限追賠送太僕寺買馬支用過限不完亦送法司問罪

得旨俱依擬行

清軍類序清軍國初乘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恒產然當是時官皆畏法不敢虐下故建衛徙軍多安其役自後日漸承平流罪者日改尤戍故人

有懷土之恩不能固守其新業於是乎逃亡者謂逃亡者常八九而清勾之令遂不勝其煩擾矣以軍伍消耗爲憂者務嚴其法然法益嚴而民益擾終不能使之安其業而不逃此非法之不善勢不能也蓋民貧不自愛始輕犯法又遂徙爲軍亦必不能自存所至逃逆者其勢則然耳至於遠年故絕軍戶必使有以繼之則其爲害滋甚又惡乎其可乎故今清軍之法當以寬爲主庶幾閭閻少得休息耳況兵貴乎精而按籍勾補者率多老弱疲廢糧餉費而無用是二者之事理又有不相當也然則變通之道宜何如亦曰募其土著之精銳者撫而用之則兵亦不患其不足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清軍

手露堂

爲陳愚見以蘇民困事清軍

有得御史馬錄所奏清理軍伍重複造冊勾擾貽累平民致死情弊切實簡當急當准行今將所言開立前件查議明白伏乞 聖裁

一清理軍伍 國家重務前件查得軍政條例內開所勾軍士若有丁盡戶絕并山後等處人民挨無名

籍等項二次有司保結回申委無勾取軍衛有司各另造冊轉繳兵部開豁今照各處衛所官吏不行遵守又將已經五次十次保結無勾軍人一舉造冊開勾今後各處衛所將先曾三五次保結并今次重行清審明白無勾者俱且住勾不許重複造冊勾擾若有故違查勘是實照依奏准榜例查問當該官吏此係見行事例奈何管軍官旗據案抄騰求便一己之私清軍官員欲造已責圖轉三分之數多方捏故頂名解補寬抑平民員累長解誠有如御史馬錄所言者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通行各處清軍御史公同布按二司清軍官選委各府州縣賢能官員悉心查勘以爲一勞永逸之計取具各該官吏里耆鄰佑人等重甘執結果係丁絕戶盡累經保勘回申者備冊造冊限一年以裏繳部以憑轉行各該衛所開豁其承行官吏人等敢有以見作絕及將開豁軍名仍復造冊勾擾寬抑平民搭塞完號者俱聽清軍御史叅問庶乎弊源永塞而軍民安業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清軍

手露堂

馬政類序

馬政

國朝馬政其在陝西遼東者

於監苑其數少。畿內及山東河南者養於民間。其數多。至十二萬五千匹。每歲取駒五萬匹。以十歲計之。得馬五十萬匹。積多民不能養。遂多損耗。乃責令償補。而民始困矣。其給京營官軍騎操者。每年四月下場牧養。冬春給豆。三月後雖添支草。兩月然軍食亦不能贖。故多羸瘦。且歲常病死者數千餘匹。軍民益兩病焉。正德初。御史王濟建議。歲減科駒之半。民困稍甦。然又惟取大馬。價復湧貴。民尚不堪。而騎軍不給藿豆。馬多餓死。尤可惜也。

爲修舉馬政事

馬政

查得永樂年間。北直隸各府州縣。俱養孳牧馬匹。至

宣德四年。移配成群。因順天等府。別無空閒人戶。將山東兗州濟南東昌三府所屬州縣人戶。給領牧養。至正統十四年。又將河南彰德衛輝開封三府所屬州縣人戶。給領牧養。正統十四年。因虜寇犯邊。缺馬騎操。將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備用馬匹。原養孳牧。分散永平等府領養。弘治七年。又將保定府易州等七州縣河間府靜海等三縣寄養。原養孳牧。另給滄州等處領養。弘治九年。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韓祐等。勘處適直隸保定等府舊例。論糧養馬。每免糧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養騾馬一匹。山東河南濟南開封等府舊例。論丁養馬。每有力人五丁。養兒馬一匹。十丁。養騾馬一匹。俱照舊例。每騾馬四匹。搭配兒馬一匹。領養孳牧。科駒起俵。弘治十二年。又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王廷等。勘處順天等府所屬霸州宛大等縣人戶。每免糧地五十畝。悉照舊例。編養備用馬一匹。節經領養。遵行年久。事體已定。孳牧寄養馬匹。論糧論丁。派養民間。俱係祖宗舊制。節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將直隸山東河南等

牧種馬及將順天等府寄養馬匹照例勘處丁糧編
派領養遵行已久今太僕寺卿楊廷儀建議變更因
是役恤畿內之民修舉馬政之意本部已經依擬具
題差官分派荷蒙 聖明慮恐擾民還待下年豐收
之時舉行即今雖是秋深在邇但各該地方尚有災
傷未見豐稔況查登青萊等處極臨海隅雖不養馬
易州山脈所柴夫役所繫甚重民不聊生懷慶等處
山多地少水草不甚便利先年議處皆有深意今若
差官前去拘集平民分派養馬不惟紛更舊制抑且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二 馬政 七 千露堂

人心驚疑逼迫流移致生他變合無本部仍行太僕
寺悉照節年題准事例遵守施行不必更張以成紛
擾

得 旨只照節年題准事例行

為推行馬政事 馬政

看得太僕寺少卿何孟春所奏推行馬政三事指陳
利弊切中事宜合就開立前件議擬明白伏乞 聖
裁

審分派前件查得弘治十二年五月內該本部議

得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馬匹人戶近年艱難將地
土轉賣以致替地者多不養馬養馬者多是無地係
派馬匹之時官司不行查審舉令照舊領養不惟民
不聊生亦且馬多瘦損因循既久積弊滋深奏准差
給事中等官王廷等前去各該州縣公同太僕寺分
管寺丞督令本府管馬通判及州縣掌印管馬官員
吊取先年免糧地土文冊逐一清查將見種免糧地
不曾養馬人戶不分陵戶等戶官員監生吏典之家
就消無地人戶馬匹照例給與領養如有多餘之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二 馬政 大 千露堂

造冊在官聽候領馬敢有倚恃權豪勢要陵戶等項
不行養馬者叅送法司問罪仍令領養如有不願種
地養馬者將地退出給與無地人戶養馬後該各官
查勘得承種免糧地土人戶不分官吏軍民人等悉
照舊例每免糧地五十畝派養馬一匹地畝不足前
數以十分為率量派分數着令朋養中間地土沙瘦
等項及承佃絕人戶地畝并丁少貧難者量與減
輕丁多并附餘地多去處及得過人戶量為加重其
無地并馬多人戶見養馬匹又各照例量給種地不

曾養馬之人領養及搭配相應人戶朋貼其清出順天府所屬原額免糧養馬地二萬九千八百頃成丁男子一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四丁。編過寄養馬四萬三千九百九十八匹。今少卿何孟春奏稱弘治十二年清丈之後到今十有七年人戶死絕冊本除名地已賣盡馬猶在戶要差科道等官親詣審勘誠爲有理。但即今竟呈百姓艱難又係農忙之月若差官一出清查州縣三十七處勢難親理未免仍行州縣官先查追呼勾擾吏緣爲姦督責嚴峻民益受害。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馬政 下 歸德府

無不必差官本部備行該管少卿寺丞分投親詣寄養馬四州縣查勘養馬人戶除見種地五十畝及丁力相應人戶照舊不動外果有多死絕冊未除名地已賣盡馬猶在戶者就便改派買種地土之人領養敢有倚勢不服者拏問枷號開罪若一縣之內地多馬少相應加派或地少馬多相應減除及雖有地沙薄拋荒無人承佃領馬俱查明白造冊分給某州縣原額免糧地若干應該養馬地若干該養馬若干應該除豁不養馬地若干該除豁馬若干逐一明白

造冊奏繳仍造青冊一本送部查照奏請定奪其各州縣務待太僕寺官親臨督同清查不必求速紛擾亦不許任意遷延限至正德十一年終不行完奏本部奉奏免問再照先年舊例近京地方寄養馬匹專備京邊戰馬之用每年寄養不過二萬匹而又交兌有時所以地力有餘民不受累後因加派備用馬匹數多京邊交兌數少以致寄養馬多民不堪命。繇是觀之清審編派利弊雖係於有司而通融歛散得失全繇於本部臣等去年奏派寄養馬不過二萬五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馬政 下 歸德府

匹漸復舊規又交兌京營宜大等邊數多民力漸寬合無今投每年奏派寄養馬不過二萬匹緩急勾用若各年寄養馬匹除兌給京邊之外積有多餘。豈再減派務令馬少而應壯得用毋使馬多而疲羸羣民庶幾政本得清弊端自息。

一嚴比較前件查得弘治十二年該太僕寺卿王霽奏本部議擬題准行分管寺丞揀選寄養馬內老病瞎瞎不堪騎操孳牧馬內年齒十八歲以上并漂沙等項不能孳生者造冊奏請或送光祿寺或受賣銀

西泰買馬匹等因本年又該太僕寺少卿唐章造冊開奏本部議擬行分管寺丞再行審實果齒二十歲以上并癯暗瘰癧等項不堪醫治解寺奏請定奪或送光祿寺或變賣銀兩續該少卿彭禮奏前項不堪馬匹每匹追銀二兩徑送太僕寺不必具奏弘治三年該少卿彭禮奏本部查得各年倒失寄養馬共四十四萬餘匹議擬成化二十三年以前者暫且停追弘治三年三月以前者每匹追銀五兩弘治三年四月以後者每匹追銀十兩願賠本色者聽又查得正德十年本部題准起解陝西馬匹若有尅減草料故不用心餵飼以致瘦損沿途倒斃者着落牽馬夫賠償迨馬官提問通行欽遵外今少卿何孟春奏要將寄養不堪馬匹正德九年以前者照依舊例特選追罰正德十年以後者責令變賣添價買補堪調治者責令調治所言有理合依所奏施行及照各處解到備用馬匹每匹賣銀三十餘兩倒失止令賠銀十兩不惟虧官抑且使人不肯用心餵養故令倒斃以闕納銀省便况舊例作踐官馬致死分外追罰馬一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馬政

平露堂

今寄養馬倒斃止令賠銀十兩委的失之太輕先年少卿彭禮奏行此例為因拖欠馬四十餘萬一時難以併徵以此暫議從寬實難經久合無除正德十年以前寄養馬倒斃照弘治三年例追補外其正德十一年以後寄養馬倒斃仍照弘治三年以前舊例倒失備用馬匹務要追補不在宥免之例其遼東并四衛勇士及陝西交兌退回馬匹除遼東馬匹曾經官軍騎征追賊退回難比常例依擬量追一半其四衛勇士并陝西兌軍退回馬匹仍照舊例追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馬政

平露堂

為開陳馬政便宜事

馬政

看得巡按監察御史周鵠所奏馬政便宜三事皆深切時務不為空言今將所言開立前件議擬明白伏乞聖裁

一北度時例以省冗濫之官前件看得所奏近年以來例不徵駒惟今出納備用要將六安等州建平縣管馬上簿一皆裁革馬政悉統於掌印官照滁州例差該吏領解備用等因似為相應但奏內止開六安等州建平等縣不曾備開某州某縣其幾處相應

裁革管馬官共幾員難便定奪合無本部移咨巡撫
處鳳等處御御史查勘六安等州建平縣原額馬
數多寡相應照依滁州事例合令掌印官管理將添
設該管馬主簿裁革共幾州縣該革主簿幾員查議
明白具奏定奪

一計量財力以均坐派之數前件查得弘治十二年
以前舊例每歲派取備用馬二萬匹續為修省事該
吏部等衙門太子太保尚書等官王恕等會議得順
天府所屬人戶寄養備用員累難合無每歲暫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馬政

一萬匹正德二年閏正月內為早正種馬以免廢弛
馬政事該雲南道監察御史王濟奏要將種馬補足
群數每年一群之內各照入丁地畝議和朋納本色
或折色大馬一匹一年共取馬二萬五千匹隨民買
解本部依擬覆題奉 欽依正德二年以後年分俱
派取二萬五千匹正德九年因各邊聲息緊急缺馬
寬給本部題准加派三萬匹正德十年分本部前官
失於照詳增派馬四萬匹委屬過多使民受害正德
十一年該本部議得先年每歲派取備用馬二萬匹

猶恐百姓寄養艱難每歲止取一萬匹近年增至二
萬五千匹比舊已多去歲增派同萬匹不惟寄養之

馬價亦必昂貴

民被累而小民買解尤甚艱難已將本部備用馬匹

仍照御史王濟奏行事例派取二萬五千匹太僕寺
所屬取七分俱本色南京太僕寺所屬取三分本色

折色中半微解外正德十二年亦照上年事例題准
派取二萬五千匹以後寄養馬不勾撥用另行議處
動支馬價銀兩差官收買今御史周鶴印烙馬匹深
知派馬利病奏要將每年微解備用馬匹立為定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馬政

悉照正德二年并正德十一年十二年分數目坐派
每年積有餘馬於內量減本色扣加折色積有餘銀
以待用馬數多年分作價收買不致過濫多派難於
徵納一節正與本部前議相同但恐以後官員意見
不同仍復更張致為民害合無本部將所奏案候每
年派馬之時務要遵守前例以為定規如有任意改
添者聽兵科論奏改正其要照戶部寬免稅糧分數
將馬匹一體寬免一節但馬匹終與稅糧不同難論
分數寬免合無除輕災不論外如遇十分凶荒百姓

艱難。不能買馬。臨時巡撫官具奏定奪。

一清舊額以濟通融。前件看得御史周鶴奏稱鳳陽清河寶應等縣人戶消耗。不至如宣徐等處之苦。要將宣城縣徐州所屬四縣清查養馬丁田出辦備用折色馬價。照例解部。或將極累縣分界通融輕省一節。所言深爲有理。非究心民隱者。未有此奏。查得先該南京太僕寺官反覆論議未定。本部又不果斷。含糊展轉以致事久不決。俱難辭責。合無本部行文巡撫盧鳳并巡撫南直隸都御史。親自調查徐州并所屬四縣及宣城等縣戶口籍冊。詢訪地方豐歉人戶貧富從輕計算。應派備用馬若干。却查撫屬地方如寶應清河等縣。衝要貧瘠。應分豁買馬若干。照依御史周鶴原奏之意。通融派減。務得均平。查議明白。文書到彼。限三箇月以裏具奏定奪。如仍似前含糊展轉。經年不決。誤事殃民。聽本部并該科參奏究問。爲議處馬政大綱興革官民利病事。馬政

一選備用前件查得先爲經理馬政事。該吏科等衙門咨給事中。等官韓祐等奏內一件。慎起依備用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馬政五 下露露堂

匹。近來堪依者少。不堪者多。往往朋合買補。况收買之際。價值頗高。多者或十六七兩。次者或十三四兩。至於路途草料之資。馬戶往來之費。計馬一匹。用銀

二十餘兩。及其到京赴寺聽驗。十退四五。往來之程。動以千計。弱民靡馬。相向而泣。歸候來年再俵。勞費如前。若其齒歲稍過。終損不用。又轉而求之他矣。民被俵馬之害。有何紀極。爲今之計。惟當精選於起俵之初。不當濫退於到寺之日。既到而退。在官則缺馬。在民則傷財。公私俱困。等因。本部議照備用馬匹。例該兩京太僕寺分管寺丞。先期分投所屬州縣逐一驗看。身量高大。蹄腿端正。堪中者方許起解。矮小病弱者。不許解俵。各府州縣仍備造文冊。開寫人戶姓名。并馬匹毛齒齋送赴部。轉發太僕寺。再驗堪中。方發寄養。以備取用。此乃見行事例。但行之年久。各該分管寺丞。不肯親詣所屬驗看。以致馬多不堪。及照起解備用馬匹情弊。非止一端。或因管馬官員。聽受勢豪賄囑。將不堪馬匹。朦朧收買解俵。或齋空白文冊。到京違例收買鑽渠老馬。意圖僥倖。致使看驗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馬政五 下露露堂

史員累馬戶究其所以皆因分管寺丞因循苟且惟務偷安不行親自揀選以致如此合無行令兩京太僕寺轉行各該分管寺丞每遇行取備用馬匹之時務要預先親詣各該州縣將孳生兒駒并買補馬內逐一揀選堪中者照例造成小冊備開人戶姓名馬匹毛齒尺寸責付管馬官員解赴本部發寺驗收不許將不堪馬匹一槩濫解往復煩難各該寺丞仍前自行親詣州縣用心揀選者到寺之日每一百匹揀選三十匹以上者本寺開報本部以憑奏拏問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馬政

平露堂

律若解到馬堪以收俵毛齒尺寸對冊無差該寺聽信醫獸人等妄言一槩濫退亦許該管寺丞或承委解馬人員將揀退馬匹送部看驗以憑定奪等因弘治九年閏三月二十七日具題本月三十日奉聖旨准議但各該寺丞并管馬等官因循日久不肯用心嚴選及該寺掌印官每遇揀退馬匹數多亦不行開報本部參究以致前弊益滋合無行分管寺丞以後每年正月中出巡選取頭運馬匹四月中出巡選取一運馬匹務要徇歷各府州縣督同各該掌印管

馬官員將派到備用馬照依時價及解俵草料盤費查照人丁地畝會計某戶該派銀若干預先出給告示使民遵守出辦那合收買馬匹俱要三尺八寸以上兒馬六歲以下驢馬九歲以下蹄腿周正方准作數就差管馬官員解俵如有將不堪馬匹一槩濫收解俵到寺之日看驗不堪先將解馬人員送問馬匹發回換銷州縣原驗馬官提問驗退五十匹以上將該府管馬官提問一百匹以上將該府掌印官并分管寺丞俱住俸三箇月一百五十匹以上該府掌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馬政

平露堂

解之人送問一酌緩急前件查得京營官軍騎操馬匹倒失被盜九年俱令原領馬官軍買補馬匹原不常支草料官軍又多艱難不能賠補多累逃亡成化十三年始該撫寧侯朱永議奏徵收椿朋銀兩倒死馬主出銀名曰格頭銀營官軍出銀名曰朋銀其銀該營收貯自行收買弘治四年保國公朱永奏稱街市少馬買補不及要將奮勇等十二營見收椿朋銀兩盡數交送

太僕寺牧車兒給馬匹本部題 准將前銀查盤明
自每馬一匹扣算銀十兩送寺牧車行取寄養馬匹
兒給官軍騎操蓋先年官軍倒斃馬匹自買賠補不
兒寄養馬匹所以寄養馬日積月累幾至數十餘萬
中間倒死盜失馬匹至不可算馬數耗於民間而虛
數掛於舊冊太僕寺宜與寄養之民俱得安靜有事
國以爲便而京營官軍日剝月削困於缺散相繼逃
亡則不勝其疲敵矣且官軍盜賣官馬相應追賠若
老病倒死貧軍豈能賠補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其
皇明經世編
後弘治四年始令倒死馬匹者得兒寄養馬匹雖未
免出銀之苦而得自脫買馬之難又寄養馬亦得疏
通取用不至積滯虛耗視前通軍賠補之法頗爲通
便至於近年本部爲因流賊生發虜寇犯邊議奏發
兵征討若非取兒贖壯好馬豈能追逮其京邊官軍
率多貧困不能自養又積年倒死馬匹數多若當急
切用兵之際必待追完官軍替朋銀兩收買然後兒
軍及取兒寄養馬匹不論肥瘠老壯必取先發寄養
馬交兒然後交兒新馬不免膠柱鼓瑟失誤軍機

今太僕寺卿何丘奏稱順天等府寄養調取之數
從後較前歲常倍徙東倭西交不聞空閑買馬價銀
轉高給軍勒要俵壯新收不得存留借管不得發脫
奏要本部斟酌緩急爲之可否量分等第查奏等因
今欲斟酌緩急以每年俵馬二萬五千匹計之五年
之間可得寄養馬十二萬五千匹又以每年兒軍一
萬五千匹計之五年止該兒給七萬五千匹尚餘五
萬匹寄於民間軍得領兒之便民無多養之累況有
不時發銀收買之馬節其馬數之盈縮以量出人之
多寡調停馬政無有餘不足之時計無出於此者然
此責在本部隨時制宜非寺苑官所得預也其奏稱
近年以來營邊騎操倒失之數自今視昔日有甚焉
出銀之人不知何官住俸之官不知何人一範緣查
京營并各邊倒死馬匹追收替朋銀兩買補不及八
分官員俱經本部節年奏行住俸催徵買補並無寬
縱其查考追補之法已於前項所奏預稽嚴項下議
擬明白別無定奪及照三人營官軍該徵替朋銀兩
自買馬匹不送太僕寺交收近因前銀徵收不完不

爲發明律例以便征戰事

皇明經世編

王粲漢末兵亂時
卷之二

是年
主

五
雷
堂

皇明經世編

王晉漢水兵書
卷之二

三

華一齋

計者委有不同間利衙門不論有無計策可設一向俱引前律問擬充軍又因事出不測或所擒人有數少參稱律重情輕奏請俱免充軍降級發落依律言之雖似減輕以情原之猶似過重所以都御史胡璠等奏要將各城堡軍少守備官被賊入境搶虜人畜者止擬不應從重照常發落不為無見但賊勢重大非守備官軍所能支持者問擬不應猶似虧枉倘賊少勢輕可備而不備被其搶虜者止問不應發落不無以後守備官員益加玩忽廢弛邊備合無通行各邊巡撫巡按問刑衙門今後各城堡守備等官可以設計而故不設計致有失事俱依律問斷不許寬縱內有事出不測及失事數少情輕律重者仍照例奏請定奪若本城堡原有人馬數少賊勢重大力不能支止可固守及瞭高守哨并徵調隣境兵馬等項俱無失誤別無計策可設地方雖被搶掠力量不能支待係守備內該職不盡事理參詳明白引律比附具奏從法司再行議處奏請定奪其調來各城堡按伏住劄將領引來不當違期畏縮失誤軍機自有本律

難問守備不設充軍罪名等因正德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都着依擬行又查得大明律內一款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圍城寨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及守備不設計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斬若與賊臨境其望高巡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陷城損軍者亦斬若被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民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問刑條例內一款失誤軍機除律有止條者該擬監候奏請外若是賊擁大衆入寇官軍卒遇交鋒損傷被虜數十人之上不曾虜去大衆或被賊自晝寅夜突入境內搶掠頭畜不釋數多不曾殺虜軍民者俱問守備不設被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民本律發邊遠充軍若是交鋒入境損傷虜殺四五人搶去頭畜衣糧不多者亦問前罪數內情輕律重有碍發落者仍備由奏請處置伏覲大明律內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圍城寨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及守備不設計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斬若與賊臨境其望高巡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陷城損軍者亦斬益棄城不守及可設計而故不設計并責專望高

巡哨而失於飛報以致陷城損軍罪坐所繇故皆處斬若故不設計被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民比之失陷城寨其情頗輕故坐以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原情定罪誠萬世不刊之典也若既與賊為隣不能保其必不入境既與賊交鋒不能保其必不損傷故律無守邊將帥致賊入境及臨陣損傷官軍治罪之條後因周刑條例開載賊衆入寇官軍交鋒損傷被虜數十人之上及搶掠頭畜衣糧數多不曾殺虜軍民俱問守備不設之罪以此問刑衙門將臨陣對敵損傷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定堂

軍者俱問充軍降級罪名實是有乖律意前項兵部先已會官議擬題准今後果係奮勇迎敵官軍陣亡俱不以損折官軍論通行外今給事中傅鑑又以爲言考據精切議擬明白深合祖宗制律之本意必須再行申明改正庶使各邊將領勇於戰鬪無所顧忌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守邊將帥失誤軍機除律有正條外若賊寇入境彼此衆寡相當堪以出戰將官故不設備閉門不出被虜人民者依律問發邊遠充軍若虜衆兵寡勢難抵敵正可固守不可

輕出致被搶掠人民者查勘是實奏請定奪若止是搶掠牲畜不曾虜掠人民或殺虜沿邊哨探軍人及沿邊採打柴草軍民不係境內人民者俱坐以應得罪名不許引用被賊入境虜掠人民律條致失輕重及望高守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不備損折官軍律坐罪外其輕率寡謀軍無紀律以致損折官軍者律無正條引律比附奏請定奪若奮勇迎敵殺敗虜賊雖是斬獲賊級數少官軍陣亡數多仍須論功陞賞不許擇引律內損軍字樣妄擬治罪前項問刑條例與律意不合者革去不用正德十四年四月初九日具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定堂

得旨俱依擬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二

徐孚遠聞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石

廷輯

宋存標子建泰閣

顧文僖公集

議

顧清

丙子廟制私議

廟制

七月十九日禮部會議御史徐文華所論廟制五事意有未盡退而私記其說如左

皇明經世編

顧文僖公

卷之一

平露堂

竊詳御史之意其一以爲古者天子七廟成周加文武二世室故爲九廟其實太祖與親廟三昭三穆止足七廟國朝洪武九年定太廟爲同堂異室之制亦止爲七廟其二益以擬周之世室也故宣宗升祫則懿祖當祫英宗升祫則信祖當祫憲宗升祫則仁祖當祫孝宗升祫當奉太祖居東第一世室而當時禮官失議至使仁祖之主當祫不祫至今猶在時享之位以爲非禮夫三代相繼禮各不同七世之廟商周之制也自漢以來天子之祭

已備九廟而所謂世室者以待有德本無定數太祖初奉四親各爲一廟蓋遵古禮其後改爲今制九室並列則已參酌漢唐而用之矣又安知所定止爲七廟而在當時又安知其後祀於世室者止二帝哉正宗廟之禮祫則有遷國家禮文有舉莫廢七廟二世室之制既未可決定則當時禮官亦未可全非况懿皇帝二祖因祫遞遷情文有漸而仁祖篤生聖子開基統天恩德至大乃以欲正其子世室之祀無故而忽遷之非惟人心不忍且使升祫一孫祫及二祖恐亦非孝廟神靈之所安也其二以爲天子之祭有祫有禋本朝禋祭既已不講而弘治初禮官所定祫祭不於三年而於每年不以十月而以歲暮禋則太疎祫則太數以爲非禮夫禘必推始祖之所自出文華自謂太祖功業特起德祖之上無親可推則已知此禮之難行矣一歲五享始於國初中更改易至洪武九年而始定則歲暮之祫非出於弘治之禮官也至於疏數之說稽之古典誠所未安但祖宗之制非臣下所敢輕議惟朝廷酌而行之其三

皇明經世編

顧文僖公

卷之二

平露堂

以爲 太祖始奉門親猶是各廟而奉特享三時合祭至九年廟制既定始俱行合享之禮今欲孟春特享於各室三時合食於前殿亦存古之意但廟制既非往昔雖行特享終共一堂而三獻讀祝飲福受胙每室各行先儒固慮其難而區區之愚恐亦非今日之所急也其四以爲古者祭必出王洪武三年亦奉親廟三王合食于 仁祖至九年定制始於前殿止設衣冠今欲每祭必奉 各廟神王出臨前殿亦是古禮惟朝廷酌處其五以爲在禮殤與無後者從祖廟食宋儒以願定議成人而無後者祭終兄弟之孫之身既從祖而食宜從祖而毀本朝 太廟配享壽春王而下二十一位非 太祖之伯叔則兄弟在禮當廟食于懿僖之廟今 二廟之主既已奉遷而諸王猶享廟食以爲太過今按壽春王於 太祖爲伯父據禮當廟食懿祖以程願之說祭當終 太祖之世往丘下蔡安豐蒙城南昌丹胎臨淮七王於太祖爲兄弟當廟食傳祀祭終 仁宗之世寶應六安吳山來安卻梁山陽昭信七王於 太祖爲兄弟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廟文僖集

三

于路

子當廟食 仁祖祭終 宣宗之世禮與習書特爲有家與士庶人之無後者言而今據以爲說也若以天下言則 太廟者天子之廟也壽春等王諸侯也諸侯有社稷之功者歿得從享於先王非是當直祀於其國無後則令長吏奉祠焉可也今祔于 太廟祖廟已遷而孫猶廟食至使孫踰于祖無後之宗姓上同于初業之君享百世不遷之報誠於理有未安也石文華所言惟以本朝 九廟爲擬周家七廟二世室之制未見的然有微而二主併遷之說於禮於情皆所未願其次三說皆依傍經義持古今異制有難遽行若諸王祔食一事得失瞭然因而處之禮既弗愆情亦匪薄王斯議者要當博采衆論列其可否取自上裁而槩以爲非竟使得罪當時廷議案亦與焉而不能抗辭極論因錄舊章爲之報然庸書此以志愧嘉靖癸未中秋日書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廟文僖集

四

平素

答張宗周工部書

明稿

鄉人自白下還傳至手書以近事爲僕所日擊而使

道其所以然則前哲有戒不敢犯也。欲終默然非就事所以見教之意也。前歲之冬去歲之春親民者以復熟程爲第一義。鞭撻之苦所不忍聞。益督力言以爲復熟易。穀糶難。恐將來受累。尤當以書極陳其利害而終藐然。前令陳君會計正稅外祇加一斗六升。報災八分以上。新令至復熟二分祇加二斗。視舊加十二萬四千有餘石矣。至五月水復至。後又欲祇加一斗七升。僕又以古言于新守陳候始得停止。時縣司惟承察院發放。而府公初不知也。若當時再加此數則今日所查不止二十八萬而已。然實以爲侵收入已。則不然。益民間實無可徵紙上則富。倉中則貧。前後所加太平猶在民也。而歲報籍冊皆云成熟。有徵實禍虛名皆諸公自取也。復誰咎哉。然此既誤矣。若承勘者公爲核實。明與區分若干爲已徵而在官若干爲民間之逋欠。已徵而侵盜者明正其罪。逋欠而未入者具以實言。則受罪者無訶而虛報者猶可分證。縱使受怨。猶不失臣子之義也。今聞方欲據當道稽考之文爲各保徵收之實。不謂有無不分等

第聚坐侵欺入已之罪。均追二千餘石之未使方肯可辦。尚必有所而究其決不能也。異日繹綫充庭。怨讟盈耳。省司按文而索取民間據實而喧訴。此時諸公亦未知所以爲詞矣。以理言之。侵欺固有罪。枉勘亦有條。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然此已然。又有見行者張公以糧書竹弊害民而復文襄之法。文襄以官田稅重而派以輕。齎檢扼稍量至平允也。今乃以納糧之多寡定人戶之高卑。官田額重而糧多。昔之納輕者也。今反以爲上戶皆納白糧。與白銀。是歲米銀一兩。民田額輕而糧少。昔之納本色與白糧者也。今反以爲下戶皆納輕糧。與折色。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文襄之法固不其然。而張公初意亦不若是之頓倒矣。原夫論糧定戶。本出張公。是欲以西江之法施之南畿。而不察風土之異。宜任事者徒欲逢迎以取悅。而不會爲小民思慮。况折色先備重糧。亦張公案也。而何爲獨不從也。又有進於是者。張公臨行論及舊欠。以爲民困極矣。今歲一合不徵。此衆所共聞也。而鄉里紛紛帶徵如故。以一秋之稅而併徵

二歲之迫令出十上則張公爲失信丁人出下則吾不知其何說也張公稽考精明從來未有民以爲宿藏盡去獲更生矣而困苦益甚惡聲載途蓋任事者但知承迎實闡于事使前此作弊之渠魁陽坐監房陰總歲計然則事何由而理民何由而安也僕家居二年連值凶歉日穿心瘁庶幾小康而復見此所惜者張公精力之徒勞所痛者鄉邦民力之重困因執事垂訪甘肅一言方今盜賊遍南北其端皆起於不千萬一於桑梓有絲毫之益難得罪君子所不辭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答喻太守書

流賦

日來張公抵禦至拙事焦勞爲民厲兵飭備一方之民所共戴仰竊伏田間偶有鄙見欲以奉聞而軒蓋下臨不及面悉敢托星卿布之知不足采而猶復云云蓋將爲執事廣咨詢之路以終庇我民也其一曰不拘常格用人夫兵以氣爲用以心爲主未有心不固而氣壯氣不壯而能救敵者府城戰卒素寡只得食點民丁此常格也縱馳市人而使之戰猶連雞而使

之飛必不克矣區區之愚每見境外之寇誠可慮而境內之盜徒深可憂蓋此輩出入江湖習慣兇險手足既便心膽亦粗平時犯法負罪無自新之路一旦聞警易生邪謀今若開以大信結以厚恩擇鄉里大家素爲此輩信服者使各舉所知釋其前愆撫以爲用民丁使之守城此輩使之出關既收其心且得其力一舉而兩利者也二曰設險當議形勢夫賊在鎮江小沙左右殺掠其東卽江陰孟濱河又東卽常熟白茅又東南卽太倉劉家河古之婁江又南卽嘉定上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深入必由此數路以吾松言則黃浦一路乃要害宜守之地若城之西古浦塘自蘇州來秀州塘自嘉興來城之北通波塘自崑山來崑山來又自常熟來賊必破此數州縣而後乃到此果爾則亦難與敵矣故愚謂黃浦一路當嚴設警備以素有恩紀爲民所信愛者守之前古虞潭之備孫思近歲石知縣之備施入秦具有調度今宜訪而行之而更加以嚴固若跨壘橋卽古浦塘路矣士試之迅若療毒指揮之槍錢

鶴皋皆自此入。然其勢非令賊比也。兩日間里說言欲以土寨斷橋路。此必不然。夫我可以往。彼不可以來。此制敵之要也。此路可斷。通波秀州二塘。又可斷乎。卽欲先事過防。亦必於上流湖口泖口作家計。如守黃浦之法。萬一到此。則捨舟而陸。亦莫之禦矣。三曰緩督責以安人心。兩日警報之來。市肆驚擾。田野傳聞。勢必加甚。自頃追督通租。牌帖四出。官司日一比限。糧里乘此害人。又食報糴米大戶。用一指上。民間騷然。平居已無固志。萬一寇至。有聞而走耳。求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難矣。夫居常之與臨變。事必不同。通賦之與失民罪。亦有間。區區之愚。謂宜斟酌重輕。暫爲停緩。應有勾督追呼之類。權與抽回。民見官府以地方有警。而緩徵科。則食點民丁整飭守備。彼亦知是急務。而安心無怨矣。民心安而後可以守。可以戰矣。書生之談迂闊類此。惟一覽而置之幸甚。

與翁太守論水患

水患

清頓首。知郡侍御大人。撫事。近者旻天降殛。霖雨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千露堂

虐。從事寧香塢。積爲民請命。已復開門受訴。許以陳聞。老倪在庭。對之涕泣。遠近聞者。皆謂有君如此。雖有災沴。可以無虞。不肖賸伏苦虛。偶有所聞。竊以爲應用是取。以布聞。乙丑之歲。郡中宵潦。比時巡撫魏公。惑於檢言。以爲新主卽降。宜薦祥禱。不宜告災。凡有訴者。皆斥之上。洎事勢已迫。方議奏陳。則已後時。不蒙檢放。是歲無徵之糧。幾十三萬石。均數邑中。怨咨之聲。溢于道路。今日之水。視乙丑且將數倍。極其勢所損苗。穀豈止十三萬石而已。而道路流言。有知天者。謂數當豐穰。水不爲害。竊恐因此覲望。遂遲不早爲計。復蹈往轍。其害將有不可言者。吳中之田。以圍捍水。方雨之甚。表裏漏漫。數日以來。淫潦漸降。圍豚漸出。除濱湖巨浸外。尚有可救。而貧民苦於淹沒。扶勢競居。救死不暇。布賤米貴。爲生益難。有力之家。憚惜事費。彼此推倚。無肯致力。坐待腰乾。水底之苗。盡爲蕃茹矣。區區之愚。欲望鑒前之失。飛驛馳文。亟以上報。仍請於總司。速加賑濟。使得安存。一面曉諭鄉胥。及此稍晴。速爲區處。有可措手。督民併力。假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千露堂

撈土於田以補歷闕。捐一存五。爲利已多。或有豪強沮撓。具以名言。明正其詞。如此則朝廷之上。事得早聞。可以會計蠲卹之政。得以時行。田野之間。災重者雖無如之何。而稍輕者。薄有所收。猶足相補。比之坐撫事機束手待斃。得失較然。比年民力。執事所知。加此災傷。勢已極矣。若陳請後時。稅額不減。復如往年。則此茫然巨浸之中。常徵數十萬石之粟。雖有智者。就能爲謀。而亦豈仁人之所忍耶。意迫詞冗。不知所裁。伏冀鑒念。

皇明經世編

顧文僊集 水志

十一 平露堂

是歲革巡撫以御史督糧儲。新任者山東蘇錫與知縣馮裕。于前令陳祥勘定水災。八分內減作六分一釐。仍于熟田三分九厘正耗根外。畝加二斗。以足其數。率計正稅一石。徵八石有奇。明年水勢加舊。放稅止及四分。積壓追賠松之物力。遂以大耗云。

與翁太守論加稅書 加稅之害

清頓首。昨日田間回。始得本戶去歲納糧由帖內開成熟田十四畝。山地十六畝餘。應納本色平米十二

石有奇。細布一疋。粗布一疋有半。准平米二石五斗有奇。除正稅一石六斗二升外。該加耗十二石九斗有奇。以算法計之。是正稅一石而徵八石有奇。從古及今。未聞有此制也。寒家去歲收成。僅此一處。總得米穀六石有奇。山間薪樵畏虎不敢進。捃拾狼藉。不直數百錢。雖盡以入官。亦不足克此數也。一家如此。當合境皆然。縱令歲值豐穰。如此徵歛。且決不可況今日之災。百年以來所未有者乎。執事者之爲此。徒以綱運不可闕。部符不可違。苟計目前規免罪責而已。不知紙上裁桑實必不可得也。何也。自去冬以來。民之死而徙者幾半矣。其存而未去者。丐貸種食。田猶未盡耕也。此令一出。將復委而去之。誰與出物乎。縱令別有移巧。神運鬼輪。舊稅縱無闕矣。田之棄者新稅將誰出乎。執事者縱不爲斯民計。獨不爲國家

皇明經世編

顧文僊集 加稅之害

十二 平露堂

後日計乎。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癯病疾痛。當以實言。供奉使令。當量其力。若畏君父之威而隱忍含糊。力所不堪。理所不可。一意順承。迫取于下。民力既竭。何所不爲。一旦君父赫然覺悟曰。爾何不以實告。

而狀吾民使至此極將何所逃罪乎某間散迂疎未嘗敢預外事然畏天命而悲人窮此心固耿耿也嘗忝朝行官禁從國家之故亦頗聞之誠不忍當此百年未有之凶荒而行自古所無之重歛恐民窮事迫上貽君父之憂而執事者亦未得安便故月昧一言網運通融文襄以來具有故事去歲錄帖今方給行轉移幹旋應未爲晚猶冀有少及于萬一也不具叙

送總督兩廣都御史楊公序

兩廣督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

文

集

兩廣督臣

主

平露堂

屬者上用廷臣議以戶部侍郎建安楊公旦爲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征夷軍務兼理巡撫方是時公督餉陝西命有司起公還選至拜疏辭不允且速其行楊公清慎有文學其才用無所不宜始爲吏部郎考覈明賞人已識其遠器在太常忤逆瑾黜外起提學浙江尹應天府佐南京禮部所在著聲績遂以禮侍典太常改督京儲以有三邊之命其履歷深其資至隆矣兩廣南方之重鎮地人物產繁夥始自晉魏爲難治唐以下經制尤詳初爲嶺南道其後又

分東西而東恒爲大府餘州雖各置帥至有大事必諮東而後行韓愈氏所謂嶺南帥得人則一邊盡治謂此今制廣東西並建三司各命御史巡按其地而討伐撫安之柄則總而不分亦此意也國家威德被四海遠表緝髮歸窩蜃居之民奉琛效贊頃額闕庭者歲以千百計嶺南列在藩服而山谷之間操戈示絃弓弩叫號雖突以抗王官而賊良民者幾無歲無之百餘年來所謂紛不可治草薶而禽獮之者亦數矣而終莫能靖近者府江復一大創而始以貼息董帥之臣用是勞也加資進律八長邦憲而公乃有是行廟堂之論豈不以公之履歷資望與公之才足以寄一方之重寬九重南望之憂哉夫易怒以怒誠樂夷之性然彼亦人爾惟其怒則若禽獸然方其無事則猶夫人也夫趨利而避害喜逸而惡勞順而喜逆而怒者人之情亦豈異於夷夏哉求其所以喜與其所以怒者而去之而予之彼得其所安而違其所不欲將虎狼可養而况於斯人不然奪其所甚欲而加之所以所惡其四鄰將起而仇我而何獨樂夷也公之

行戶部尚書東潯石公遣其屬丁君致詳胡君忠屬
予序以爲贈予并能文者視公之素履而質以聖賢
之訓知南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公先朝碩
輔太師文敏公之嫡孫弘治庚戌進士家世水冠之
盛海內所知今之行且有便道水頗之樂贈爲國事
茲故存所略云

記

朔州修河絡城記

修河絡城

霸爲州在京師前二百餘里厥壤卑下西北諸山水

皇明經世編

類文信集

修河絡城

五

平露堂

散行燕趙間比其合皆聚于是既聚而盈然後東流
出丁字沽會白河以入于海其源泉而委迤邐霖潦
則溢而四出壞民田廬舍歲恒不登氓以告病州之
城固傳築于燕昭王宋楊廷朗嘗修之以備北狄當
其時號爲北方重地然皆土塘無磚石之固山水至
則齧而傾之故歲久益壞弘治戊午東魯劉君珩求
治是邦巡撫使洪公察其才首屬以河事既復以城
役委之君受命曰吾職也其敢不力是歲築河隄起
涿州東境接固安楊先務荆堡等村至州之趙州錄

臨津水口經州南門過保定文安縣蘇家橋抵大城
縣辛張口總爲長三百餘里廣尋有二尺址倍之崇
丈有八尺傍植柳以爲固其間爲水竇總百六十有
七隄既成水用無患已未甃州城先北而當水衝者
以次及其餘城舊無南門樓至是始新作之亦爲樓
於北城與故東西二樓相望皆飭以卅堊基以剛石
華鎮確堅可久弗壞其外爲壕爲四橋於壕上當城
之門城之高丈有七尺周幾里若干步壕之深如城
之高而役其一尺其上爲周防防之上亦植以柳首
皇明經世編

類文信集

修河絡城

六

平露堂

尾涉二年作十有幾月而隄與城俱成城既成而水
益以無患凡二役所費薪藁埴瓦木石輒之類爲錢
以鉅萬計皆官自經紀不以煩民既訖工又以其餘
力作大橋於州東苑家口以濟往來新州學祭器諸
生會食器作順天行府大僕分寺馬神祠暨諸藏度
廊舍壇壝衢路以次一新而民不知費於是州人士
太學生顧昇等狀侯之績因工科都給事中于君朝
瑞屬予書按修河絡城實保國利人之本發得孟子
佚道使民之義其餘亦皆郡政之不可闕者爲州若

此可以稱振職矣。不書無以示後來。且使吏府不事
事者。竄其間而莫辨也。用撫實而著之。以附於郡乘。
俟觀風者采焉。

雜記

記周太僕遇賊事

流寓

庚午冬。寧都周公儀以雲南按察副使遷山西行太
僕卿。明年三月。携妻子之官。六月。抵廣平之威縣。謀
報流賊在曲周。去縣六十里。方疑問間。已至城下。知
縣佐節素無備。賊遂入城。公儀聞變。麾妻子越牆避
皇明經世編

御文彙集

卷一

七

平露堂

身留公館待之。賊意其知縣也。從索馬不得。以刀背
亂擊。且射之一矢。着右脅。流血破地。時知縣已出走。
獨典史曹安不去。公儀雖重傷。猶正衣冠抱所責誥。
救坐堂上。以死自誓。賊既突前後。恐脅百方。或矚刃
丁喉。不爲動。然勢已危甚。候賊首有朱千戶者。至衆
始少戢。未視其傷痕。駭且罵曰。朝廷大官。何人敢無
禮。卽解其血衣。手自束縛。遷至其寓所。公儀不可。曰。
我官人。寧死官衙。不死民居也。賊言我去後。羣小無
知。恐不測。曹典史亦從。倘爲請。不得已從之。賊置公

儀樓上。命其家具。食飲。遣人求善藥。傳其創。戒約其
左右。所以防衛之。甚至明日將去。猶囑曹典史使謹
視之。曰。我不殘此城。以有此好官在也。公儀妻子既
踰牆。從絕城行十餘里。有秀才者。迎歸其家。遂俱免
於難。始予聞公儀事而危之。疑何以得生。今年冬。公
儀來京師。始爲道其詳。如此。朱千戶者。名輔。本山東
人。公儀見其有善意。因以義諷之。賊嘆息言。爲劉瑾
虐害。發憤而爲此。非本心也。又問瑾旣誅。何不改行。
則曰。罪大不可宥。且無人爲我處者。公儀爲予言。賊
皇明經世編

顯文彙集

卷一

大

平露堂

雖號諭不足信。然觀其遇我宛轉如此。且自知罪大。
是猶有畏心。非悍然欲與朝廷抗者。若處之有道。不
主故常。或可以不勞而定。又言賊在城。通夕酣飲喧
闐。無復部伍。若乘其醉昏。屠之。可以立盡。惜一時無
人。後乃聞是夕。果有忿其姦污殺之。臥內者。使人皆
若此。賊豈足滅也。賊去不半日。而官軍至。急追之。可
以盡殺。從容至明日遠矣。語至此。扼腕久之。公儀既
被傷。力不能進。道却回。陪清就醫。藥上疏乞致仕。養
病。皆不許。未幾。擢湖廣按察使。丁家艱。歸。其來以服

特任事其肯使人論之而有遺憾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下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關也公儀素沈靜有守聞變不亂臨白刃而不屈職
非守臣可以不死然其不死乃出於義感非苟得全
妻子出亡又適有衣冠家遇之不犯危辱凡此類若
有陰相之者嗚呼方變故倉卒時章縫介冑死於疆
場者多矣然有視面目奉頭鼠竄者亦何止一人公
儀固爲彼而不爲此使爲此未必得全得全未必其
一家內外首尾明白可對人言如此也士於斯二者
其將何所處哉公儀論處盜欲不主故常不盡其說
謂乘醉屠賊真痛快矣然非城中人所辦若官軍能
料事問道星馳掩其不備事必有成不然賊去後急
追之縱不能盡殺清河以北可以不破人每言賊往
在獻縣時單家橋已斷欲渡不得我軍無一人至者
使得從容濟陰在新橋鎮疲困醉臥日高不能起官
兵已及而主帥以一紙追還其後遂猖獗不可制以
爲有遺恨內令觀之豈獨單家橋哉豈獨新橋鎮哉
公儀在臨清有述懷詩四首間以示予恐讀者不
得其事之詳而以爲尋常賦咏也爲卽其卷首書之
而併及其謀議如此嗚呼若公儀者克其志略使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三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聞公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愬人 選輯

馮瑞振振仲參閣

梁文康集

疏

梁 儲

勸止臨幸疏 梁止臨幸

日者竊聞 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所臣等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眾口籍

皇明經世編

梁文康集

卷之一 梁 儲 平露堂

籍使臣等心志憂惶神鬼飛越展轉思惟莫知所處竊惟 天子出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衛士環列百官尾從所以嚴至尊之分而防意外之虞也且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旅鷹揚之將周旋左右而直廬拱衛官軍萬餘警柝之聲夜以遠旦至于皇城各門又令勦威重臣守把 祖宗之法至爲詳備今 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人居守者何官文武羣臣茫不與聞若徒無故輕身而出率意而往擾擾塵埃中萬一車馬驚蹶之虞奸盜竊發之變出于意

料之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雖然天神協相決無是事而臣等私憂過計實切寒心夫千金之子尚不肯垂堂而坐陛下一身乃 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爲身惜獨不爲 宗廟社稷計乎仰惟 聖性高明天資英邁洞燭天下之事故已非一日必不輕易舉動竊恐左右羣小貪諛希寵之徒倡引事端惑感聰明陛下偶未深思而遽從之上累 聖德下駭人心凡此導引之人其罪殆不容誅但事在秘密非臣所知不敢妄有指議伏望 陛下念 祖宗付託之重體臣民瞻戴之情自今以後端拱穆清以保威重節宣勞逸以順天和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尊卑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玩好仍乞查究導引出入之人置之干法以彰剛斷之德以解臣民之疑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備員輔導平時既不能調護 聖躬弼亮治理茲有所聞若復避忌不言則欺君負國之罪死不足贖僅以爲所聞不的干月天威明示黜罰不敢辭避臣等不勝忠愛懇惓惓懇迫切之至

皇明經世編

梁文康集

卷之一 梁 儲 平露堂

議邊務疏 邊務

近因陝西地方節報虜寇聲息特命太監張忠監督軍務帶領參將宋贊湛臣部下官軍三千員名從北路去都督張洪掛印充總兵官帶領京營官軍五百員名遼東官軍三千員名從南路去都御史陳天祥提督軍務各調度陝西將官殺賊臣等仰見皇上憫念關陝軍民重罹荼毒故欲大彰天討以靖地方古帝王安夏攘夷伐罪救民之心不是過也竊惟陝西自去冬北虜入套今年內夏徂秋不次入境寇掠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崇文康集 邊務 三 平露堂

各該總制鎮巡等官不能設策防禦致今八月以來擁衆深入腹裏平涼鳳翔地方又侵犯延綏米脂綏德等處人肆擄掠我軍曾無刺獲之功上厪聖慮遠勞主帥固非得已但虜賊故智入套則西寇因陝過河則東寇宜大今在套已及一年入掠不止一次飽其所欲滿載而歸腹裏地方孽畜已空無可復掠此後水冷草枯似難再入冬深凍堅必將踏水過河爲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之患及照陝西守臣初未常請兵該部原擬設主將一員帶領京營官軍五百

員名限十日內起期星馳前去調度征勦本欲拔陝西目前之急已蒙 聖明俞允深合事宜今張洪受命月餘機會已過若彼統領重兵紆回數千里以至陝西冬今已深河水已合腹裏恐無可尋之賊徒勞士馬徒費芻糧何益于事至于亦卜刺餘寇逼近洗帳則又逃難殘虜守臣自足當之且陝西邊徼之賊四散之疾也宜大門庭之寇腹心之疾也况近日朵顏夷人屢犯我邊與小王子結親其奸黠未可窺測臣等私憂過慮不在陝西而在宣大竊謂宣府及遼東官軍正宜養威蓄銳以防意外之虞以勦門庭之寇今乃遠調西陲爲後時之舉微難成之功恐非至計倘或宣府以東虜寇有警士馬單弱又將征調何地之兵以應之乎伏望 聖明乾斷令無令張忠張洪俱從宣府大同前去一面差人馳往延綏探訪如果連賊尚在陝西地方搶掠鎮巡官飛報速即前去督同各鎮將官會兵征勦若潛伏套內勢將過河前項軍馬日在宣大駐紮休息聽調待其過河各官應合收命提督宣大山西或虜衆北遁歸巢相應班師

皇明經世編

崇文康集

邊務

四

平露堂

俱聽兵部議奏定奪惟復照依兵部原擬先令張洪帶領京營官軍五百從山西石州地方過河張忠亦先帶領奏討團營官軍五百員名與陳天祥俱往赴延綏相機行事其遼東并宋贊等部下官軍俱暫在宣府操候本處有警可以調用若陝西果有急緊聲息方纔能調前去庶免徒勞人馬亦不虛費供給況陝西延寧二鎮兵馬俱素稱勇銳而大同遊奇等兵又見在彼處得人調度足可成功何至遠勞遼東之兵以示弱于夷狄乎臣等又思得宣大二鎮及山西

皇明經世編

梁文康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請重大祀疏

皇大祀

照得本年正月十三日 皇上大祀 天他於南部

初十日百官聽受誓戒十二日 聖駕晨出至壇視其省牲乃御齋宮百官叩頭至晚分獻并執事等項官生人等各于西天門外候間進人是夜子時上恭詣大祀殿行禮禮畢還齋宮百官先回於承天門候駕隨至奉天殿慶成稱賀此 祖宗舊制 朝廷至重至大之禮蓋人君至尊無對所當敬畏者惟天地此而不用其誠何所復用其誠仰惟 皇上嗣極以來祇畏天顯率由舊章故未嘗有所違越一念之誠自能上通于天羣臣將順之不暇夫復何言但比

皇明經世編

梁文康集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歲駕出鑾回或至暮夜切恐祖豆陳設不能獨潔禮樂儀容不能整備無以稱 聖明敬天之意且尼從供事數十萬人若至暮夜則警蹕不嚴兵衛不肅百官失趨避之容班行無等級之分甲馬或交馳于輦道羣衆或喧呼于御街非所以非臣民之觀瞻而啟四夷之尊戴也況塵埃昏翳之中慮有不測禁門出入之際尤難闢防雖 聖德格天百神呵護萬無他虞而臣子之私憂過計不能不拳拳于此也伏願 皇上深思大祀之重慎惜至聖之體駕出回鑾悉遵

故事俱在清展使禮官得以周旋百僚得展誠敬則天地欽鑒臣民惟悅和氣致祥實宗社萬年無疆之休也

請定大本陳 定大本

謹題爲定大本以繫人心事仰惟 陛下嗣登大寶十有二年敬天法祖愛民任賢謹兵戎之練以制夷狄奮威行之施以懲奸宄如正德五年以前賊臣擅權毒流天下 陛下一變色而大奸伏誅矣正德八年前羣盜稱亂遠近鑿然 陛下一指示而地方

皇明經世編

梁文康集 定大本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底寧矣今萬姓仰德四夷向風臣等承望清光之不暇夫復何言顧事有至大至急中外臣民同懷隱憂而不能一日釋然者不敢不冒死言之 陛下儲副未建官坊尚虛此年以來兩京大小羣臣屢以爲請雖蒙淹納未見施行臣等備員輔導獨未敢言及者蓋以 祖宗功德深厚慶祉延綿 陛下以鼎盛之年綏方至之福蓋斯麟趾之光行將見之未足爲晚在再因循又復數歲而椒寢之慶未徵甲觀之祥未著臣民憂惶日甚一日臣等若復忌避不言則是負

君悞國罪不容誅矣切惟自古帝王既辦大業卽建儲貳上以承乎宗廟社稷而下以繫屬天下之心絕親親之念塞禍亂之源實在乎此其或儲嗣未育則必求同姓親賢以爲之輔詩曰宗子維城故儲貳者天下之根本而同姓者 朝廷之屏翰也今大夫士庶叨一命之榮席百金之產如未有嗣必圖所以繼其後 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貴膺萬乘之尊而左右無屬籍之親京師無藩屏之託比者妖言不軌之徒往往藉以爲詞雖旋即事露俄法而意外之虞不可不慮此臣等之心所以食不下咽而寢不貼席也然此事重大秘密臣下固當言之若夫慎而行之則在若上非人臣所敢輿聞伏願 陛下斷自 聖衷祇循 成憲遠念前朝已行之故事近采兩京臣下之進言宜早擇宗藩近屬之賢者二三人召至京師置請左右使之供問安視膳之禮代奉晨謁之勞簡謹厚之人與之居命儒宿之臣以導之學使萬方臣庶知 朝廷有屬籍之親有磐維之重憂疑之心自

皇明練世編

梁文康集 定大本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此而釋親親之姦無自而萌且 聖德格天多男有

頃必當不遠待 皇子誕育主抱有人然後從其禮
遇使各歸藩邸事體無嫌理義俱順如此則天地豫
悅百神歡饗 宗廟祗饗並受其福况百官兆民有
不惟呼舞蹈于光天化日之下者乎 陛下所以延
萬年統緒之傳而迓四海平康之治者莫急于此矣

請罷遣中官疏

謹題為傳奉事先該兵部手本開稱司禮監太監溫
祥傳奉 聖旨司設監太監劉允着他前去四川等
處公幹寫教與他臣等看得內外官員欽奉教內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梁文康集 中官 九 平露堂

須備開所行事今太監劉允前去四川未知幹理何
事不見聞載無憑撰寫已經具題未蒙明示近該禮
部手本開稱司禮監太監奉文傳奉 聖旨司設監
太監劉允着照永樂宣德年差劉成侯題等事例去
烏思藏地方齎送番供等物寫教與他傳奉到部開
具手本赴翰林院請寫教書等因續於戶部覆本內
看得太監劉允奏要帶太監等官劉宗等八員錦衣
等衛官舍指揮同知韋祿等一百三十三員名應付
廄給口糧馬匹車輛馬快船隻該用過番物件欲令

四川鎮巡三司聽其便宜措置及選差驍勇官二員
量帶官軍計程文備糧料直抵彼處往回護送又稱
撫犒各夷須用食茶金帛絹布等物無從措辦乞將
長蘆運司見鹽一萬引兩淮運司見在正課鹽六萬
引給與變賣應用等事情乞賜教內開載等因荷蒙
俞允臣等愚昧心有未安不敢不言竊惟西番本夷
秋之教邪妄不經若先聖王之世未聞有此顧其說
流入中國浸淫已久未能遽革永樂宣德年間雖嘗
有遣使之舉我 祖宗之意以天下初定特藉之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梁文康集 中官 十 平露堂

開導愚迷鎮服戎狄非真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
之後累朝列聖止是因其年例遣人朝貢厚加賞賚
答其勤渠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夷境 陛下今遣近
侍內臣前去齎送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為荒
僻在上不應有此輕舉而太監劉允奏討鹽引數萬
動撥馬快船至于百隻又欲聽其便宜處置錢物若
撥官軍護送等項下法例俱不相應蓋開中鹽引本
為供邊今虜患未寧三邊糧餉缺乏帑藏空虛緩急
接濟惟此 策且各運司該年鹽課俱開中盡絕若

許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弊不知幾何鹽法爲之大壞邇方何以仰給况京儲歲運與營建大木并在襄河謀費又恐不能疏通若又添此等鹽船往來其間挾勢騷擾不止地方受害而糧運大木二事被阻滯妨礙及照四川地方大盜初息民困未蘇所奏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蓄未免科派軍民民窮盜起將來事變殆不可測且自天全招討司出境涉歷數萬里之程動經歲年方得到烏思藏地方今帶去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中書

土

平露堂

物止照節年事例就今彼處朝貢使臣齋回則禮意不止事體無碍物議不興外也不作而聖德益化治功無累矣

議邊務疏

邊務

近日北虜糾衆深入白羊口等地方搶掠今青邊等口又報大勢透賊入境皇上大彰天討已命太監張忠監督軍務都督劉暉掛印克總兵官侍郎丁鳳提督軍務都督桂勇指揮賈鑑克左右叅將各統領京軍遼東官軍調度各鎮守臣征勦天威所臨醜虜聞風震懾若不遠遁必然驕首就戮獻俘奏凱刻日可期但兵事甚重難以逆料地方安危在此一舉臣等任忝股肱一得之愚不敢緘默謹條陳如左伏乞聖明省覽俯賜施行

一師克在和宜令張忠丁鳳劉暉等務以朝廷付託爲重凡軍中一應事務須要同心協處會議停當而行至于用兵機宜選用責成劉暉桂勇等聽其進止庶幾號令專一成功可必不可各徇己見互相執拗彼此乖違致誤事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邊務

土

平露堂

一帝丁之師。責在萬全。中國之於夷狄。來則薄伐。去則勿追。況黠虜在邊已久。今草盛馬肥。其鋒心銳。而我軍趨之于數百里之外。未免因乏。宜令張忠養威。持重凡出兵遇賊。不可驟與之戰。輕過其鋒。若見零散。避走之賊。切勿輕易。幸趁陣前。佯敗之賊。亦勿輕易追逐。浪要哨看的確。審度事勢。見可而進。庶不墮賊窺計。倘賊畏威逃遁。地方不致受害。即係各官功績。不必貪圖新獲。首級功次。輕進遠追。勞我師旅。恐陷不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堯務

上

平露堂

一紫荊關等處兵部已奉行巡撫都御史。疾風速來。附近地方。駐劄與分守將官同心協力。操練人馬。其所管達官。達舍。宜令支與口糧。給領馬匹。委官管領。約束遇警。即便發兵。與守關官軍協力戰守。仍行沿邊一帶。分守守備兵備防守等官。各慎固邊。閑刻。洞山崖。挑挖。賺玩。嚴謹。烽埃。秣馬。屬兵。常如磨在。目前。一處有警。即便傳塘走報。隣境官軍。互相應援。不可自分彼此。推托候事。

一山西鎮巡官。宜令嚴督偏頭寧武等關分守守備。

等官嚴加防禦。恐賊不得利于東而窺我之西。又陷前年故轍。以爲山西腹衷之害。

一延緩兵馬。素爲虜人所憚。近聞副總兵安國所領奇兵。遊擊將軍朱鑒所領土兵。大同俱已調來。恐數少不敷。應援。宜作急將遊擊抗雄。即領差兵。星夜調來。二枝會合。當有七千餘人。隨賤白往殺殺勝于他處兵馬。但此兵連年征調。已極疲困。宜令延緩巡撫官。每員各賞銀一二兩。以作其氣。且大同宣府。地友比之他鎮不同。仍宜令延緩總兵官王助。挑選戰鋒。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堯務

上

平露堂

發宣府大同管糧郎中處收貯於內動支若干差委的當官領在軍前隨宜給賞有功官軍使之樂于用命事寧餘剩銀兩仍解兵部轉發該寺交收

一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土著軍民舍人等中間多有材力勇悍輕生善鬪之人若激之以利自能使之鼓舞用命勝于遠調客兵查得先年兵部題行宣大二鎮事例該本部詳稱各邊土人有能奮勇設策斬獲賊首一顆隨卹賞銀三十兩願陞者給與冠帶名爲義勇承免本身差徭若能糾習鄉丁敵殺賊衆斬首至五顆以上爲首者加陞署所鎮撫奪獲被擄牛羊等項以四分充賞等因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便鋪馬齋文與各該巡按官着好生省諭鄉村軍民人等果有設謀奮勇斬獲賊級的照例重加陞賞欽此欽遵通行外但原擬事寧停止不爲常例今崩勢猖獗比前尤甚合無令兵部查照前例通行宣府大同偏頭關等處三鎮出示一應人等知會有防賊例施行益勵賊初入勢合而強官軍既不敢輕與爭鋒及其分散搶掠軍馬猝難調集應援若此例一有入人

皇明經世編

梁文康集

卷之五

平露堂

駢踞庶幾隨地寓兵虜人知懼不敢恣肆

謀處代府疏

謀處代府

該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以代府切臨邊境天氣苦寒文將軍以下人等類多不法欲下廷臣選擇他處空閒府第遷代府居住臣等竊以爲 祖宗以來分封藩國規制已定不宜輕易改遷永樂初年雖有寧南白大寧遷江西遼府自廣寧遷湖廣之舉蓋其時百姓殷富府庫充實公私用度徵發不難況分封未久官眷不多所居官室亦易營辦一應事體比之今日大不相同臣等查得代府宗派十餘年前所生子已五百七十餘人女已三百餘人歲增一歲今益衆多若安遷居他處其親王郡王宮眷子女必須改造殿宇將軍中尉儀賓親戚人等亦須給與居址房屋大約言之雖得銀二三百萬餘兩尚恐不能濟事見今公私耗竭軍民困憊不知此銀從何出辦且如弘治年間壽王自四川保寧遷于湖廣當時官眷亦多又只將見成官室略加修飾居住然費用已是不貲民心已多嗟怨況今營建乾清坤寧二宮大役方興

皇明經世編

梁文康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百需未備若一旦又有此舉民力決不能堪罪惟逼逃亡抑恐激成他變伏望皇上念國家大計利害不小特賜採納停止前議天下生靈不勝至幸又該太監張淮等勘得代府潞城和川二王府奉國將軍聰渥等違法事情刑部會多官覆奏臣等謹擬一票封進以爲如此處治已足示戒宗藩亦合在廷衆論之公允望 聖明詳察近該太監張淮等勘問過代府奉國等將軍聰渥等違法事情刑部會官議奏蒙蔡下臣等議擬隨已擬票并揭帖封進未能仰合 皇明經世編

梁文康公集卷之七 于露堂

聖意仍欲再下廷臣從再議處臣等看得勘官所參多官所議惟聰渥聰潤二人罪過爲甚義當處置遷徙次則聰聰聰溫等其罪輕重不同亦當量加罰治至如代王及潞城和川二王其過失只在不能幹制宗室非有別項奸惡今若不憑勘官及多官勘議事理輒處本府他日或有意外之虞一舉欲遷之他處如此處置自代王以下心必不服天下臣民亦必以爲朝廷所處欠當各處王府聞之或有援引祖訓具疏來問在廷內外臣僚何人作此奸謀立此議

論仍守闕索取奸臣不知朝廷何以應之此事干係不小是以臣等雖再蒙 聖諭仍不敢別有所擬伏望 聖明裁察將所擬前票早賜批出以釋群疑不然切慮欲除禍患反生禍患他日悔之噬臍莫及臣等雖萬死亦不足以贖誤國之罪矣

請罷中官鹽引等疏

止重引

臣等切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國用日增無有限制雖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爲可慮況今尙患未寧軍需糧艸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邊銀兩常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費所賴以接濟者惟有鹽課一事可以備飛芻走粟之用然往日開中引

梁文康公集卷之七 中官監 于露堂

鹽如正德十年則開中正德元年以前課額今數季以來各處運司該年正課俱以開中盡絕凡有奏請開中者未免預先支給鹽法因此大壞猝有邊警召募客商多不上納蓋因公差人員奏討引目數多一時就要盡數支資本等客商皆守支艱難日漸貧困以至如此夫以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各邊軍馬之需而鹽課成法又日益廢壞無以接濟急用萬

一復報有重大聲息勢須多用糧餉不知朝廷將何以處之近該太監劉允差往烏思藏齎送番銀等物奉討長蘆運司見鹽一萬引兩淮運司見鹽六萬引跟隨人役類多挾勢謀利或至各支一萬引乃夾帶至八九萬引以此載鹽船隻填滿河道南北官民商旅舟楫一切阻塞不容往來其所用機船人夫二三千名咸勢迫迫役及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有安撫法抑恐激成他變臣等實切憂之夫朝廷之所以遠允齎供以取佛徒者蓋欲崇尚其教也然彼佛氏之教本以慈悲不殺憫念衆生爲心今尤等所過地方軍民供億乃至於顛仆道途死亡相繼就使佛尚有靈聞此苦事亦將感額不樂而不忍見矣如此而欲奉佛求福其可得乎又況烏思藏乃西番化外之教其徒飲酒食肉不知戒律亦佛氏之所耻言者聖明在上正宜申嚴禁戒遠斥其人豈宜崇信供奉浪費國帑以貽天下生民無窮之害也哉再照陝西延綏甘肅等處近年災傷米穀薄收人多飢饉加以去年虜賊便入搶掠又有回賊累次作耗

皇明經世編

梁文康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瘡痍之民尚未喘息地方十分艱苦錢糧十分缺乏彼處官司計無所出見行奉乞賑濟方患無以應之今該司禮監傳奉聖旨差御馬監太監張玉前去彼處造辦應貢各樣土宜物件其合用錢糧茶品等項欽令陝西鎮巡三司等官及甘肅地方官員計處交與張玉置辦凡百大小事情悉聽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小衙門毋得違阻令臣等備以此意撰寫勅書臣等躊躇惶懼未敢仰承聖意錄前項地方既值兵荒貧窘民不聊生前項措辦錢糧欲取之於官則庫藏匱乏欲取之于民則閭里空虛其太監以下人員至彼之日所費又復不貲爲彼處官員者若欲撫恤軍民則恐以違詔致罪若欲末行詔旨則恐嚴刑峻法之下民窮盜起別生意外之患此固爲人臣子者皆宜爲國深慮者也而況忝居內閣義同休戚如臣等者乎又況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夷謐若內地盜起彼必乘機入爲邊患地方安危關係非小于便宜處治惟統兵官員臨機濟務得以行之尋常公幹豈可援引爲例伏幸皇上俯垂天聽亟將劉

皇明經世編

梁文康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尤取回今後凡有奏討鹽引者一槩不與重念陝西歲荒民貧錢糧無處出辦仍將張王停止不差前項勅書免令臣等擬擬地方生靈不勝幸甚臣等無任懇切願望之至

議郊祀疏 回奏郊祀

今月初十日該司禮監太監魏彬等傳諭是時問郊祀聖意以

明年正月郊祀天地日期既近欲暫于南京行禮命

臣等詳議可否臣等聞命之餘不勝驚懼反復思惟

決以爲不可謹以愚見條列于後伏望 聖明采納

皇明經世編 梁文康集 四庫全書 卷之一 主 于露堂

停止前議早賜回鑒以成大禮使天下後世無得而

議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一我 太祖高皇帝每遇郊祀大禮前期已行慎重

陪事尤加敬謹 聖言諄諄備載祖訓諸哉 列聖

相承守而弗失况我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雖因

國有大事不得已親征遼狩及至郊期將近隨即先

事起鑾未嘗廢禮在于今日尤當遵守

一我 孝宗敬皇帝嘗曰 聖體康復未能出朝不

得已暫改郊祀日期然中心兢業甚不自安每語近

侍學臣以此爲歉及至 聖體康復躬成大禮然後

聖情悅豫在于今日尤所當法

一臣等考得南京郊壇配位洪武時止有德祖一位

自遷都以後京師郊壇止以 太祖 太宗并配今

若欲于南京舊壇行禮既不可除去德祖配位又不

可擅設 太宗配位此事體至重至大臣等尤不敢

妄議

一郊禮以敬爲主其犧牲制帛等項皆須預養素辦

樂器舞生儀節等項皆須預謹素習不然不敢行禮

皇明經世編 梁文康集 四庫全書 卷之一 主 于露堂

今若倉卒措置取具一時尙奉苟簡從爲褻瀆其爲

不敬孰大于此臣等豈敢阿諛苟從以速天譴

一 皇天眷佑我國家爲生我 皇上以爲天地民

物之主今 皇上父 天母 地繼體 祖宗正宜

法祖敬天子育黎庶以盡報本之道若郊祀一事或

有不謹則報本不誠天心不享天下臣民何以蒙福

是以臣等不敢不極誠盡言冀回 天聽飭前所陳

事宜一時愚昧不能盡意伏惟 皇上宥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四

華亭

徐孚遠開公 夏允彝璣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宋存標子建叅較

楊石淙文集

疎

楊一清

一爲修舉馬政事

陝西馬政

臣章句迂儒本無致用之地伏蒙 皇上簡擢總理陝西馬政揣分捫心實深愧懼哲竭駑鈍以圖報稱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陝西馬政

卷之一

平露堂

本年八月內到於陝西地方奉宣德意備行兩寺監苑官員共修職業以副委任臣親詣兩監六苑查得牧馬草場原額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七頃六十畝見在各苑止存六萬六千八百八十八頃八十畝其餘俱被人侵占原額養馬恩隊軍人一千二百二十名見在牧馬止有七百四十五名牧軍包攬代役及私回原衛住坐挨拏未獲九十九名逃故累行勾補未解三百七十六名點視得見在牧養兒驕騾馬并孳生馬駒止有二十二百八十四匹及查倒死虧欠

馬駒弘治六年起至弘治十三年九月止該本寺卿李克恭奏蒙兵部題准折買事例該追折買馬七千八百匹八分三厘俱各不曾追補弘治十三年十月起至弘治十六年六月終止陸續倒死并被盜走失馬共三千二百八十三匹虧欠駒三千七十三匹馬政之廢至此極矣臣考究國初牧馬成法行據該寺回稱先年被火將文案燒燬無從查考查得永樂四年兵部節奉欽依開設甘肅陝西苑馬寺衙門每寺管六監每監管四苑各有分撥草場水泉地方坐落四至上苑牧馬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僉撥恩隊軍人牧養恩軍將各處有罪人犯發充隊軍於各備丁多軍人內選擇每軍一名養馬十匹仍月支口糧六斗俱係舊例其後陝西苑馬寺不知何年將原設監苑裁省止存長樂臨武二監管轄開城廣寧安定清平萬安五苑後又革去甘肅苑馬寺衙門將原發恩軍遷設黑水苑於平涼府開城縣地方亦附長樂監管轄前項裁革監苑其地散在臨洮鞏昌延安慶陽四府之間各人軍民版籍尚未能盡復其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陝西馬政

卷之二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楊石涼集

卷之三

平露室

舊卽今見在監苑觀之土地廣衍水草便利使與牧得人蓄養有法豈有馬不蓄息之理臣親閱安定萬安諸苑見養馬匹中間率多奮迅騰躍不可控馭如知西方畜產土地所宜而牧事頓廢非法之過乃人之罪也臣曩爲陝西按察司官彼時馬政已稱廢弛猶有馬七八千匹每歲給軍騎操猶可數百餘匹邇年以來該部屢經建白朝廷注意修舉奈何積習之弊難祛頽廢之勢轉甚查得該寺奏報冊內弘治十五年終實在馬三千八百一十四匹臣今點查見在止有前數則是半年之間又少馬一千五百三十四匹若皆委之天數則本處官員軍民之家私養馬匹不聞消耗若此典守非人其責惡可辭哉且今見在馬匹除作種外餘下兒弱馬不多設遇有警將何給軍既無益於邊方又焉用夫彼苑幸賴皇上廟謨英斷深念邦政之重采納廷議增置風憲重臣委以便宜專制之柄使同典復臣雖無狀承乏而來敢不夙夜孜孜一新舊規痛革宿弊總率寺監各苑官僚勦考牧收駒之政謹騰游調習之宜務期馬匹蕃息

皇明經世編

楊石涼集

卷之四

平露室

雲錦成羣上紆九重宵旰之懷下濟一方戍修之急此臣之志也亦臣之分也顧與廢補散之初收絃易轍之際事多干涉軍衛有司必得委用部布按三司官員分理乃能濟事訪得陝西布政司右叅政車震陝西按察司副使王寅俱風力素著練達有爲陝西都司都指揮僉事房懷亦素稱勤幹已經遵照勅旨督委各官隨同臣遍歷各苑行事將草場見奪者查出改正軍人缺役者責限撥補凡馬政一切興舉修復事宜逐一經畫整理務令上下相安軍民兩便不致苛切以貽意外之憂不敢因循以踵前車之失待布置已定然後責令該管官員用心孳牧至于事體重大臣難擅專者當次第條具以聞

一爲修舉馬政事

馬政

臣嘗考之載籍唐初鳩括殘騎僅得壯壯二千匹肇自貞觀訖於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餘匹垂拱以後馬耗太半開元初稍稍修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諫者謂其監牧之置得其地監牧之官得其人而牧養之有其法也今其地固陝西之地

當時領牧事者張萬歲王毛仲之流耳竊意生當盛
洽全盛之朝名爲儒者其所建立豈宜出張萬歲王
毛仲之下然稽之事勢實有不同唐都關中所置八
坊四十八監初在岐幽涇寧間後分析列布河西豐
嶺之野繇京度隴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數郡卽今
西安鳳翔平涼鞏昌臨洮諸府之地員廣數十里其
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故其馬蕃盛如此我朝定都
北京永樂四年以陝西地宜畜牧乃詔開設監苑其
始規畫亦甚宏遠與唐制無大相異苑馬寺所轄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楊石齋集

馬政

五

平露堂

監每監轄四苑威武監所轄武安隆陽保川秦和四
苑在平涼府開城隆德二縣地方同川監所轄天興
永康嘉靖安勝四苑在開城縣及慶陽府安化縣地
方熙春監所轄康樂鳳林香泉會寧四苑在臨鞏二
府陝西會寧狄道金縣地方順寧監所轄雲驤昇平
延寧永昌四苑在延安府保安縣及慶陽府安化縣
地方蓋亦跨陝西數郡二千餘里之地後皆革去止
存長樂靈武二監又革去鄜隆慶陽安邊三苑今見
畜牧地在開城通渭二縣地方者不過環數百里又

有衛所屯田及王府功臣草場參雜其間况原設牧
軍數少臣故謂事勢不同者此也然不以供京師以
供陝西各邊戰士之用宜無不足惟監牧非人牧養
無法坐是頽廢上厯宵旰之憂臣竊謂西安鳳翔諸
內郡編戶日繁版籍已定固難別議臨鞏二府土曠
人稀原設監苑處所必有空閒不耕之地宜修復者
謹當深察利害徐謀可否及馬政一切事宜應施行
者徑自施行應具奏者具奏定奪外今將切要二事
先行條具上請乞勅兵部覆奏行之臣不勝幸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楊石齋集

馬政

六

平露堂

計開

一增種馬以廣孳息查得永樂四年開設監苑衙門
兵部節奉欽依事例上苑牧馬一萬匹中苑七千匹
下苑四千匹當時種馬及後來孳生數目雖不可考
而原擬養馬定規却是如此臣今遍歷兩監六苑酌
量草場廣狹軍額多寡戶口盈縮事勢難易謀處得
開城苑原額思隊軍人四百四名安定苑原額思隊
軍人二百六十五名俱草場寬濶水泉便利地宜畜
牧堪爲上苑使官得其人政令修舉各牧養萬馬誠

不爲難。廣寧苑原額恩隊軍人二百一十八名。後因添設固原州衛草場地方各占修城郭及撥爲地。萬安苑原額恩隊軍人雖止九十四名。草場亦頗寬闊。俱堪爲中苑。黑水苑係甘肅苑馬寺遷撥恩軍一百六名。草場逼窄。清平苑原額恩隊軍人一百三十三名。地狹土瘠。人無生業。俱止可爲下苑。前項苑分。恐不能遽如原定養馬之數。大要開城安定二苑。俱可牧馬一萬匹。萬安苑可牧馬五千匹。廣寧苑可牧馬四千匹。清平苑可牧馬二千匹。黑水苑止可牧馬一千五百匹。通計六苑。除每歲給軍騎操外。可常牧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淦集

馬

七

平露堂

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勾陝西三邊之用。國初之盛。諒無以逾此。然欲廣寧息。必先多畜種馬。種馬既少。則孳生速難收効。查得各苑兒在馬二千二百八十八匹。堪自種者止有一千三百餘匹。臣今將倒失虧折馬匹。隨宜追補。及弘治十六年分茶易種馬。通止可勾三千匹。必須增置七千匹。其種馬萬匹。以兩年一駒計之。五年之內。可勾前數。將來孳息。壯復生牝。駒復生駒。源源不絕。數十萬匹之數。可計歲而得矣。及

看得西寧泔河等槽茶易番馬。以之給軍騎操。固濟適用。以之作種。則風土異宜。孽牧多損。養馬軍人。甚以爲累。必須收買內地馬匹。易於牧養。成効可圖。且西人以畜牧爲生。要在不虧其直。自然樂售。考之周官。馬質掌質馬。量三物。蓋三代盛時。民有餘畜者。官以價直易之。養之閑廐之中。以備不時之用。意正如此。臣欽奉勅旨。雖許其設法增添。但陝西地方軍民。邇年以來。困於虜變。困於歲飢。困於轉輸。困於修築。公私既竭。帑藏空虛。別難措置。查得弘治二年爲因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淦集

馬

八

平露堂

種馬數少。兵部奏准。將太僕寺收貯馬價銀一萬二千兩。送發陝西。收買種馬二千匹。發寺牧養。合無比照前例。支取太僕寺馬價銀四萬二千兩。差官於平慶臨鞏等府衛地方官員軍民之家。收買堪以作種好馬七千匹。派發各苑孳牧。如有倒失虧欠。隨即追補。前項太僕寺儲蓄銀兩。本爲濟邊之用。且如各邊奏討銀四萬兩。不過收買戰馬四千匹。較之孳牧之利。何如暫費而大錫惟。陛下裁之。一增牧軍。以便畜養。切照陝西苑馬寺兩監六苑。原

類養馬恩隊軍人共一千二百二十名見在七百四

格馬步

十五名在逃事故等項四百七十五名縱使勾稱完足數亦不多若不增置牧軍則畜養乏人難收蕃息之効查得養馬恩軍係先年將各處有罪人犯發充隊軍例於各衛丁多有力軍人內選撥緣陝西各該衛所行伍空虛征操備禦尚且缺人似難額外增補況各苑天氣高寒地上磽确生理素少又鮮有居室多在崖窰堡洞住坐腹裏軍人解補者隨到隨逃不安其業馬政廢弛亦多由此訪得各府衛州縣百姓軍餘多有逃來各苑地方潛住年久不當差役又無官司管束查考往往別生事端及至被人告發却行調解因無戶籍無憑挨捉歲復一歲爲數漸繁夫物聚則必爭爭則易於生亂今不爲之所將來恐貽他患此等流民論法俱該問罪發遣回還原籍當差但念其故鄉生計已失無可復之業而此地依棲既久有可戀之資必盡法處之非死則散而爲盜耳若縮爲養馬軍入給撥草場地土使之住牧則官有畜養之役民無驅逐之苦且其耐貧寒習畜牧比與新撥

皇明經世編

楊石涼集

馬政

九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楊石涼集

馬政

十

平露堂

隊軍萬萬不同公法私情似爲兩便欲通行查拘端發誠恐愚民無知畏懼罪責驚擾藏匿怠難濟事臣已經遵奉勅諭便宜處置事理出給告示曉諭但有逃來潛住人民許其赴官投首與免治罪量其人丁多寡給與草場地土領養官馬依例科駒就近編入該苑籍冊內帶管及行守備固原都指揮僉事苗英固原州知州岳思忠查訪招諭去後續據逃民赴臣投首情願養馬者已及百名之上俱暫收發各苑聽候給地領馬外近訪得前項逃民節年多有投在平涼各郡王將軍中尉等府及僦賓之家跟隨使用娶妻生子出入府第生事害人官司莫能禁治有告發者各府輒稱先年收買家人不肯歸斷緣王府招集外人明有禁例乞勅該部查議宗室收買家人有無事例果於禮法有礙通查平涼各郡王將軍中尉等府及僦賓之家并楚肅二府馬營草場莊所家人除例應得者不動外但有收集各處逃來軍民投托作爲家人者俱照例問發邊衛充軍如此既以贖公家畜牧之入又以杜私門招集之弊仍乞查照永樂年

開發克思軍事例。今後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
法司開擬人犯。有例該邊衛永遠克軍者。俱發各苑
永遠牧馬。連原額及新收發軍人。共及三千名之數。
具奏停止。以三千之軍人。牧三萬之種馬。孳息既廣。
戶丁亦增不出十年。數十萬匹之盛。不難致矣。

一爲遵成命重卿寺官員以修馬政事。重苑僕卿貳

竊惟修政於廢墜之餘者。當求變通之術。救弊于積
習之久者。必有作新之機。故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
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若徒安于故常。則未免困陋。就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簡其何以成天下之大務哉。陝西馬政其弊極矣。大
抵人存而後政舉。任法不若任人。此古聖哲之明言。
而歷千萬世莫之能違也。照得各處行大僕寺苑馬
寺卿少卿等官。比與兩京大僕寺事體相同。在祖
宗朝。其選至重。故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數十年來。士
大夫重內輕外。又見兩寺衙門無權。多不樂爲用人。
者。因而俯就之。凡遇缺員。苟取充數。積習既久。遂爲
遷人論宦之地。人人得而輕之。成化年間。又令巡撫
提督巡撫不得親理其事。徒委之布按二司。巡守兵

備官員文移所及。每以督同該寺爲詞。遂使卿寺之
官。若爲二司統屬。纔得與府衛爲偶。勢分既輕。職任
愈廢。雖有才能。一就是職。終身不展。垂首齋志。坐待
罷黜。夫事勢至此。中人之性。欲其奮發有爲。斯亦難
矣。邇者皇上重念邊方多專用馬爲急。采納該部

建議。講求羣牧事宜。以陝西苑馬之利。獨優簡命。選
臣前來督理。肅清弊政。布置成規。愚臣事也。顧法立
非難。行之爲難。今天下良法美意。動爲有司所遏。令
出於上。而蒙于下者。以爲恒患。使卿寺任非其人。臣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一 平露堂

雖罄竭駑鈍。一法立。一弊生。事事而求之。時時而驗
之。亦不勝其繁瑣苛察之病矣。爲今之計。慎擇卿寺
官員。最爲急務。該本部題稱。今後凡遇各行太僕寺
苑馬寺缺少。卿於各省奏議僉事內。缺卿於各省泰
政副使及本寺少卿內。各推舉有才力者。陞任。如果
徵養有方。馬政興舉。照依太僕寺卿并少卿事例。推
舉在京相應堂上官。或巡撫都御史其餘各該監苑
亦要於北方少壯。素知養馬者。選任。臣到陝以來。聞
二司之於兩寺。輕忽如故。臣嘗行委二司官會同行

大僕寺少卿李宗商查處官軍騎操馬匹事務其二司職與之同事不容並列目俗之弊至于如此彼見先年亦嘗奉有成命而卿寺之選格不加嚴體勢不加重耳目相蒙以爲宜然未能遵奉今前項卿少卿員缺若不遵奉明旨照在京太僕寺官例推用及照依兵部題奉欽依於二司參政副使泰謀僉事內推選陞任則無以轉移人心將來馬政難望修舉及照兩京太僕寺卿員缺多於在外按察使內推補然則行太僕寺苑馬寺宜於參政副使等官內推任亦正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相應止使二司之於兩寺視如一體不至輕侮沮撓則府衙以下官僚素所服屬于二司者自然嚴憚奉行之不暇矣論者或以爲今之行太僕寺苑馬寺卿求爲泰政而不可得若將泰政等官推任恐於人情不堪殊不知低昂輕重之機正在用之何如耳昔以過論視之則其勢自輕今以推擢視之則其勢自重正名分以作其氣應祿秩以待其成人臣之分隨所位任豈敢有所擇亦豈可徇人之情而聽其擇哉伏乞勅吏部將陝西苑馬寺卿員缺於陝西及山西河

南附近布按二司年淺素有才望參政副使或年深曾經旌異泰謀僉事內推陞其兩寺少卿員缺亦于前布按二司年淺素有才望泰謀僉事內推陞令其到任管事待有成效聽臣奏保旌異吏部查照在京太僕寺官事例不次擢用如此則耳目一新士氣自倍勢分繇此而尊職任繇此而重使人人得自展布馬政不日可復國初之盛矣

爲處置馬營城堡事
牧馬營房城堡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看得陝西苑馬寺各苑多不曾修建衙門城堡及雖有城堡年久坍塌又皆無營房馬廄苑官多僦屋而居或宿塞洞所養官馬晝夜在野且春夏之時趁水草牧放固可適其騰游之性至于冬寒時月若不蓄積草坐費糧餉養山野之中草枯水凍加以風雪侵凌凍餓損傷寧不致死臣謹按周官圉師掌教圉人養馬必順四時冬則煖之以廄夏則涼之以庠藉蔭以禦其寒奎縶以除其穢先王畜牧之善如此查得永樂四年兵部爲開設衙門事行工部轉行陝西都行二司并布政司令軍衛有司差撥軍夫於附近各

苑去處最其馬數起蓋馬廐以備冬月牧養題奉欽
依通行外此係國初牧馬成法年久廢弛一向不曾
申明舉行及熙弘治十四年間達賊大舉侵犯官馬
因無處牧避被搶去二十九百餘匹況各苑地方木
植艱得土人以塞洞爲家乃其素習各該衛所解來
隊軍因無棲止隨到隨逃廢弛之故亦多由此今朝
廷大修馬政所宜深慮却顧用圖久遠又恐數年之
後我馬蕃息爲虜人所窺或貽前年之禍處置馬營
城堡誠爲急務臣已奏布按二司等官勘得長樂監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十一
牧馬
主
平露堂

留隙地堆積草束以備支用春夏時月如無聲息官
馬聽其在野牧放一有烽火傳報即便收掣回營及
冬春寒凍時月俱收入城堡餵養黑水安定清平萬
安四苑相離本寺地遠仍各建立官廐一所每年輪
令少卿寺丞一員分管不時下營點閱在此居住夫
築城堡則人馬有所保障置馬廐則馬匹不至橫傷
修營房則貧軍有所依棲建公衙則牧官可修職業
揆之事理皆所宜爲誠非浪說且清平萬安二苑地
方與各該軍衛有司軍民雜處相離邊堡穹遠前年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十一
牧馬
主
平露堂

資緊急之應。授古者寓兵於農，今藏兵于馬，無不可者。彼虜覬知我保障有地，防守有人，縱然馬匹蕃盛，不敢生垂涎之意矣。但經營造作，所費不貲，合用工力，必須計處，除因舊展拓修理，用工不多者，就令本營正軍餘丁自行修築，外其創置城堡，工程浩大，必須量起附近軍衛有司軍民人夫，與本營軍夫相兼修理。至于建立城門衙門起蓋營房馬廐，合用料等價數多，其木梳俱于平涼府華亭縣及鞏昌府漳縣採打，緣各處人民節年因吃運修邊等項，負累會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卷之七 平露堂

困臣實不忍重勞，必得官錢雇人挑打輪運，則公私兩便。況今歲地方薄收，來年人民必然缺食，若有官錢雇募趨者，自倍官事，易集昔人有以凶年興大役，成大功者，意正如此。查得陝西在官庫藏別無蓄積，官錢堪以動支。合無通行陝西司府衛州縣大小問刑衙門，將弘治十七年正月起至本年十二月終止，一應經問囚犯該納贖罪折收銀錢者，連贓罰銀物各衙門追完俱發各府貯庫，按季類送平涼府收貯。聽臣督奏布按二司官陸續查取雇人挑打木植，燒

造輓瓦及輸運等項支用，但所問囚犯有力者，少以一省一年計之，數亦不多。惟復再將太僕寺收貯馬價銀多支一二萬兩，遍前買種馬之數，共送發銀六萬兩，則事事可辦，成功不難。臣又竊見世之好詳論者，見人有所舉動，輒以勞民費財為辭，殊不知不一勞者不永佚，不暫費者不大鋤。要在擇可勞者而勞之，不為無益之費而已。古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矧今堂堂天朝，據全陝畜牧之地，而馬政廢地至此，各邊缺馬，動輒來京奏討，十數年間送發馬價銀多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卷之七 平露堂

至數十萬兩，是皆百姓膏血之餘，率是以往，何有紀極？夫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及今。圖之五年之後，可以給陝西三邊之用，十年之後，可以備京師不時之需，將來所省不知幾何。且以壯中國富強之勢，而潛消外夷輕侮窺伺之心，其所關係良非小補。若憚勞費，費狗流俗之浮言，襲目前之故疏，則是為一身之謀，而非所以為國家深長久之故圖者也。

為稽考官軍騎操馬匹事

稽查官軍馬匹

臣經過各衛所地方，看得各處官軍騎操馬匹，應壯者十無二三，瘦損者恒居其半，或皮破脊穿，或骨高毛脫，或瘡痍可驗，而捏故連驍，或行動欲仆，而借人扶策，平居騎坐，且或不堪，况望其追風逐電于沙漠之區，陷陣摧堅於矢石之下哉！前年，醜虜深入搶掠，我軍退縮，不聞截殺之功，大率由此。至于倒斃，傷欠之數月，積歲增行伍之間，殆無完隊。詢其所以，多因管軍官員不能嚴督軍人用心餵養所致。又有一等無知官員，將各軍應給草料，尅減或扣除在官，而應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一

馬臣

九

于露堂

熟知其弊，乃今聞之，道路此風猶不能無。近年朝廷軫念遠方多事，或發太僕寺馬價，或支陝西布政司官庫銀兩，收買戰馬，給與出境，追賊截殺燒荒等項，官軍亦或見侵于狐鼠漁獵之徒，不得實用。衆口嗷嗷，可爲切齒。查得洪武三十年，右軍都督府官早于奉天門欽奉聖旨，如今陝西等都司開設行太僕寺職專提調馬匹，比較孳生，但有作弊虧欠馬匹，許令本寺舉問，品職雖小，所掌事重，如同御史出巡按治，該管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首領官吏，務要將所養一應馬廩盡數開報，聽從點視提督，敢有舞弊抗拒，許本寺官奏聞拏問。臣仰惟我太祖高皇帝創制設官，體統甚嚴，防範甚密，又有節年題准通行事例，陝西都可衛所及延綏寧夏各邊營堡官軍騎操馬匹，比較瘦損倒失，訪察奸弊，皆行太僕寺官職業。今馬政廢弛，乃至此極，該寺明知前弊不能舉正，緣各該把總領班管隊等官，俱係軍職，又有鎮巡分守協守遊擊兵備守備爲之統領，各官憑藉威寵，倚仗聲勢，因見行太僕寺職冷權輕，往往抗違不服，素者猶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一

馬臣

十

于露堂

相沮撓剛者動生欺侮該寺官員進不得展退無所
訴輒隳其志徒有比較之名全無比較之實甚至歲
報馬數亦多不行造冊歸審奏泰玩慢如故該寺畏
懼違例被劾只得止懇先年舊冊填寫上下因循應
行故事其所由來已非一歲之積矣夫銀買茶易浪
費公家之財物朋合地畝重剝軍人之脂膏而其弊
至此及今不爲之處將來爲弊益甚軍國大計爲之
奈何查得在京各營坐營多係公侯伯都督掌號頭
把總多係都指揮等官又有內外重臣提督尚有太
僕寺官一員每年奉勅不時親詣各營及牧馬草場
點閱比較其馬匹瘦損倒失各有定擬住俸通加則
例况外省衛所各邊營堡去京師數千里日月之明
或有遺照若非仰遵祖宗之舊典崇重卿寺之事
權雖使華牧政舉給領歲加彼失養之禁令如常私
乘之故撤不改所得不能償其所亡所利不能藥其
所傷徒殫公私之力何補邊疆之事臣以職業不得
不言乞勅兵部議擬上請令無行令堂上官二次分
投前去該管衛所營堡將官軍驍操馬匹點閱比較

亦照京營定與則例奏罰施行

爲防禦虜寇保障官馬事

防禦保馬

看得陝西監苑之設相離邊境不遠常年以虜寇爲
憂虜人所利者馬馬之群聚益蕃則虜之窺伺益急
縱有城堡若無軍兵安能捍禦臣於舉事之初固慮
及此近自去年十一月以來傳報聲息無日無之馬
匹拘收日久各營呈放遠近不一固原等衛備冬官
軍其數不多不能分佈防禦如萬安一苑尤爲孤懸
虜賊在蟠山單創一晝夜可到節被搶殺並無一軍
一馬前來策應况各營堡俱憑高據險不堪鑿井馬
匹未免下飲溪河彼賊暗伏草莽窺瞰侵掠勢難周
防查得先年亦曾設有操大正爲防護官馬但數少
不敷近年止是黑水苑遇冬操備其餘苑分俱各廢
而不講今據副使王寅會同該寺分管官查驗揀選
新舊相兼廣寧安定二苑各一百名開城黑水清平
萬安四苑各二百名六苑其操丁一千名平時不妨
牧馬遇警足資保障各軍委皆生長邊方耳目所習
聞虜不懼然須有盛甲軍器披執庶幾緩急可倚及

照監苑文官不諳軍務須委能幹知兵武臣一員遇冬提督操練及又查得各處招募民壯義勇舍餘備冬之時俱有行粮前選操丁既繫身於官不得營辦衣食亦合比例給與行粮養其鋒銳乞勅該部計議合無將各苑操丁一千名除舊領有盔甲軍器外今次增選者俱照數給與每名盔甲弓箭腰刀各一副每營堡仍各量給與火車銃砲圓牌旗幟等項以壯聲勢俱行令陝西所屬各衛所查取給發聽臣選委平涼固原等衛諸曉操練指揮一員往來各苑會同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卷之一 增鹽中馬 平涼堂

該監苑官提督操練務令武藝精熟不許虛應故事每年二月至九月疎放照舊牧馬自十月初一日為始收操照例給與行糧于附近州縣關支若大虜在套雖夏秋時月一體收操支糧有警則與禁營軍人協力捍禦賊必不敢逼城堡而攻前項操丁雖為守護官馬而設練之既久未必不為充數之兵是于牧馬之中而得千軍之用有備如此非惟官馬有所保障彼見我城堡基布旗幟羅列軍器鋒利或少弭其邪心區區小虜不敢窺伺深入其于平涼鎮原一帶

地方軍民不為無補至於大虜侵犯勢須動調官軍截殺此守臣之事非臣所敢與聞緣係防禦虜寇保障官馬事理謹題請旨

為謀增鹽池中馬則例疏 增鹽中馬

查得先該總制尚書秦紱奏准弘治十九年以後陝西布政司印刷十餘萬引送發監理通判處開放每引收銀四錢五分准令裝鹽五石或六石今陝西苑馬寺卿車寔奏稱自弘治十八年為始量為增添五六萬引不必招商聽令臨邊腹裡有牛車軍民人等以近就便于固慶兵備官處每引并引錢其納銀六錢止許中軍下池裝載鹽一十五石為則舊例此鹽止通平慶二府今邊馬急缺欲暫通漢鳳等府地方發賣待至各邊馬不告乏庫有餘費之日照舊施行查得靈州鹽課司大小二鹽池大池原額鹽課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二引小池三千一百四引有零共該額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引計今二池所產鹽斤委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十倍似亦可辦而原額止于如此蓋因行鹽之地止是平涼慶陽二府及寧

夏等衛榆林寧塞營進西賊堡又地踰邊境事變難測立法之初良有深意近年總制尚書秦統要增鹽利及以便益處置出給小票許令前往西厥延安漢中等府發賣故鹽商雲滄鹽廠山積固原荒涼之地變爲繁華謀者徒見其然遂謂二池鹽課可增十萬至二十萬然河東鹽法未免被其阻壞所司已經奏行禁止若遵照舊例判定前項地方則鹽生者多民食者少鹽商何從售賣原額一萬四千餘引之課尚恐不敷辦給安能復增五六萬至十萬引課額且陝西各府之人利於靈州食鹽先年課額雖未嘗增而私鹽實不能禁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又商民兩便雖日加刑戮未如之何夫以鹽池所產本有此數却爲地方所拘自棄其利以爲姦人私販之地深爲可惜欲增鹽引而不稍廣行鹽之路徒生厲階以貽後議非計之得也該納引錢舊例每引止是銀一錢五分今欲增至銀五六錢訪得商人賣與脚戶所得不過銀四錢有餘彼無利息安肯中納若盡如車運所奏不必招商就池賣與附近有牛車軍民臣謂惟鹽招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商自是正理專使公家紛紛與細人貿易非爲政之體將來恐滋別弊至于所載鹽斤例該每引二百斤帶耗五斤今若許載至一十五石不無太濫但二池邊遠險阻脚價艱苦比之淮浙河東事體不同秦結所擬似爲得中及照大池原額課多然坐臨極邊而行鹽之途艱小池原額課少然地近腹裏而食鹽之人廣達年小池每季放支鹽斤反多大池數倍合無大池增鹽一萬五千引并舊課共二萬六千二百三十二引小池增鹽三萬引并舊課共三萬三千一百零五引通共二池新舊課鹽并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照例招商每引止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外有多餘依律掣墊追問運至固原慶陽二鹽廠卸所每引仍照舊收引引銀一錢通共每引該得銀三錢五分每年得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運所奏就池招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鹽課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西安延慶二府密邇河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東地廣人稠照例嚴加禁約不許靈州鹽斤私通販賣阻壞彼處鹽法止許於鳳翔漢中二府通行與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礙阻其弘治八九年以前中馬鹽引年久弊多莫可查考所宜一切革罷弘治十三年以前陝西布政司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銀輸官後因寧夏借課耽遲數年虧折資本懇聲戴道合准相兼放支新引七分舊引三分弘治十四年以後寧夏所借若有未支未中之數年分已滿中間勢豪姦頑之人展轉影射冒支盜賣等弊不可枚舉難再皇明經世編
萬石齋
卷之一
中書
平露堂
復支未中引目陝西截取開中底發物論稱平所收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各官庫寄放聽慶陽兵備兼理鹽法副使及固原兵備副使提督稽察姦弊每季監理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數造冊開報臣并布政司查考如遇各邊缺馬各該巡撫移文前來聽臣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如此所處似爲停當而於馬政大有裨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五

華亭

徐子遠開公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瑛公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宋徵輿文參閣

楊心宗奏疏

疏

楊一清

為修復茶馬舊制以撫馭番夷安靖地方事

臣受命料理茶馬親詣西寧洮州等衛地方選差撫
夷官員帶領通事分投撫調各族番夷中納茶馬各

皇明經世編



楊心宗集

茶馬

平露室

族番官偕其國師禪師各齋捧原降金牌信符而至
臣得拜觀焉其額上篆文曰 皇帝聖旨其下左曰
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臣奉宣 皇上恩威撫且
諭之責其近年不肖輸納茶馬之罪彼皆非向稽首
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合當辦納近年並不曾
齎金牌來朝正是一年一次着我每將馬來換茶今
後來調時 天皇帝大法度在我西番每恣敢違了
臣于是乃知我 聖祖神宗睿謀英略度越前代遠
矣考之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

皇明經世編



楊心宗集

茶馬

平露室

寧間乃有以茶易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
充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
我利計之得者空無出此至我 朝納馬謂之差發
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酬以
茶斥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
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責番夷以
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動遠擊者之所為也亦非
中國果無良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蓋西番之為中
國藩籬久矣漢武帝圖制匈奴乃表河曲列肆郡開
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幕南無王庭今金城
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伏南有番伏終不敢越番而
南以番人為之世讐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
絕內外者也不然則大羊長驅寧河岷隴之區鮮不
為其蹂踐欲晏然無事得乎 國初散處降夷各分
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
以馬為科差以茶為價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王
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
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甲兵矣此制西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卷之二

茶馬

三

平露堂

番以控其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察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干托其所關係誠非細故臣始至陝西行據守備河州指揮蔣昂呈稱河州衛每年招番易馬止是臨近川卜陸族乞台撒刺并歸德中左所西番達子二十七站及腹裏老鴉亂藏等族熟番調來中馬給茶其黑章嘔上下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卷之二

茶馬

四

平露堂

累撫不來中馬爲惡黑章嘔朵工達行等族番人量勦一二族庶使餘族番夷寒心知懼等因到臣看得本官父祖以來守備河州該知番情必有所見但與師勦聚勞費不肯前項事情難以輕議況禦戎上策莫如自治各番雖不中馬未嘗一日無茶彼既坐得之何求於我且中國之人明知禁例肆行無忌於番夷乎何諫臣乃申嚴禁令嚴督所司緝捕私販根究株引不少假借茶徒稍稍飲跡茶價頃增已而招調番人遠近畢集稔惡如朵工黑章嘔者亦如期而至乃知中國之茶真足以繫番人之心而制其命誠使私茶商販一切禁絕不得通養不一二年番族無茶不撫亦將自來調之寧敢不至臣仰承任使恒懼無補以逮罪尤深慮卻輒輒一得之愚如此至于典廢補版之宜謹條陳五事于後伏惟聖明省覽

計開

一復金牌之制切照洪武年間欽降金牌數目各衛典籍磨滅多無的據查得河州地方原設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原額金牌二十一面認納

差發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衛地方備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冲申藏等族金牌一十六面該納差發馬三千二百九十六匹。洮州衛地方火把哈藏思曩日等族金牌四面該納差發馬三千五十匹。上驛在于內府收賒每三年一次。欽遣近臣貴捧前來公同鎮守三司等官統領官軍深入番境剽營調聚番夷比對金牌字號收納差發馬匹給與價茶。如有拖欠之數次年催收後因地方多事陝西軍民轉輸軍餉無暇運茶腹裏衛分官軍又各調去甘涼寧夏等處征採別無官軍可調茶馬因是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諸衛選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鄰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照舊例調軍入番征收非惟病於供億且恐激擾番夷乞勅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昭示各衛預先行令應納差發馬匹番族使知朝廷修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計生拘違背然招番必先運茶不然調來番馬無價可償失番人之望虧中困之體合無嚴禁私販廣積官茶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久不襲

替亦令兵備守備官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爲統領以弘治二十年爲招番之期乞遣近臣貴捧上號金牌前來會同臣及陝西甘肅二處巡撫官不須動官軍深入番族止在三衛住劄差委撫夷官員通事分投調取各番各賣原降下號金牌牽趕馬匹前來上納分別上中下三等給與價茶厚加賞勞違回本族如不數原數聽次年徵收補還以後三年一次舉行中間二年仍照常差官貴番字文書前去各族曉諭有情願者聽其自來將馬換茶不願者不拘敢有不受約束招調不來者再三撫諭量調漢番官兵問罪誅勦以警其餘一專巡禁之官查得先准兵部咨爲一事權以修邦政事該本部題稱茶馬自先年停止大臣之後正是行人無論巡禁成化年間因是行人職輕難以革弊該巡撫奏准暫差御史前去整理今既有都御史兼理若又差御史在彼不無事權不一合無將巡茶御史行取回京一應首尾悉皆責成於人去都御史楊一清臣本閭劣觀承任使分當奔走職業不敢辭

勞但陝西禁茶地方東自潼關西極甘肅南抵漢中綿亘數千里伏奸叟惡無處無之臣始至陝城掣獲積年交通進貢經過番夷代買私茶犯人三十餘名比至華昌節次掣獲百餘名然惡草難去而易生奇疾難攻而易動且茶禁愈嚴則茶利愈厚利之所在趨者闐闐伺便而發乘隙而動者難保必無其間多干碍官豪勢要之人非軍衛有司之力所能鈴制禁防稍疏則結轍如故臣之職重此茶在尊牧一歲之間大半住劄平涼固原等處又有提調三邊騎操馬匹之任前項行茶地方實難遍歷雖例該提督都布按三司官及督令守巡官行事各官俱有本等職務委任不專難以責其成功臣到平涼已及一年未嘗一見分守官在隴西數月未嘗一見分巡官此事勢使然亦不足異所據巡禁私茶必得按察司官一員專理乃能濟事但陝西按察司額設添設副使僉事等官已多合無自弘治十八年爲始聽臣於各官內自擇有風力才幹一員即果能委按察司官一員常用於臨洮府住劄不許別項差占專一往來巡視嚴禁私茶痛革通番積弊一年

滿口一、年、所、更仍擇委一員交代

一嚴私販之禁查得律內凡犯私茶者同私鹽法論罪及查見行事例私茶有與販五百斤的照見行私鹽例押發充軍陝西等處但有漢人結交夷人互餉買賣借代誑騙財物引惹邊蠻者問發邊衛永遠充軍近准兵部咨爲從宏處置邊務事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李機奏前事內一件止通番訪得西寧河州洮州地方土民切鄰番族多會番語各省軍民流聚鉅萬通番買馬係倚土民傳譯導引率附黨援深入番境潛住不出不特軍民而已軍職自將官以下少有不令家人伴當通番番人受其恐嚇馬牛任其計取變詐漸萌含憤未發誠恐一旦不受約束患可勝言且通番之人明知事例犯該充軍乃互相嚮謂無故亦要投軍有甚打緊似此欺玩若不重加法典則通番起釁茲其漸也又一件禁約私茶查得洪武永樂年間興販私茶者處死以故當時少有蹈之者間有一二私販者包藏畏挾不過四五斤十斤而止行則狼顧鼠探畏人訐捕豈如今之販者橫行恣肆累

不知憚沿邊鎮店積聚如丘。外境夷左。載行如漿。明知禁輒相謂與販私茶。與興販私鹽同律。事禁止。聖見存不。可舉摘。例則五百斤以上。方纔充軍。計使一人出本。百人爲夥。每人止負五十斤。百人總負五千斤。各執兵器。晝止夜行。遇捕併力。萬一捉去一人。只是一人認罪。數不及五百斤以上。不通充徒。餘茶總收其利。以此得計。羣聚勢兇。莫之敢捕。乞將興販私茶者。合無照永樂年間舊例。處死通番。并把隘賣放之人。亦如之。如

聖慈不忍寘之重典。合無將私茶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二
茶馬
九
平露堂

十斤以上。與一應通番。并把隘縱放之人。俱發兩廣烟瘴地面充軍等因。臣參詳御史李瓊所言。曲盡陝西官舍軍民販茶通番情狀。非身履其地。職任其責。若不能及此。查得洪武三十年戶部節該欽奉。太祖皇帝聖旨。近年以來。茶賤馬貴。不止國課有虧。致使戎羌放肆。蓋是守邊者不以防禦爲重。出榜以後。守把人員。若不嚴守。縱放私茶出境。處以極刑。家遷化外。說事人同罪。販茶人處斬。妻小入官。欽此。永樂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節該欽奉。太宗皇帝聖旨。陝

西四川地方。多有通接生番。經行關隘。與偏僻小路。洪武年間。十分守把嚴謹。不許放過。段定布絹私茶。青紙出境。違者處死。慈戶部再出榜曉諭禁約。各關上省會把關頭目軍士。用心守把。若有私販出境。拿獲到官。定將犯人與本處不用心把關頭目。俱各處遲處。家遷化外。貨物入官。欽此。仰惟我祖宗不嗜殺人。獨於販茶通番之境。致嚴如此。永平之餘。或玩法弛已。非一日。充軍下死罪一等。而販茶之人。其視充軍。甘如飯食。罪至于徒。已非輕典。而陝西軍民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二

茶馬
十
平露堂

寧從三年之徒。不肖出杖罪之贖。蓋各處充發軍人及擺站哨瞭囚徒。隨到隨逃。以爲常事。上司亦音立法查。或幸莫能革。其逃回者。又復販茶。屢犯不悛。玩法至此。可謂極矣。死刑至重。非人臣所敢輕議。然倒以輔律因昔救弊。似宜加嚴。以整齊之。但腹裏之與各處。事體有異。而販茶之與通番。情罪或殊。合無今後但有將私茶潛運邊境。與販交易。及在腹裏販賣。與進貢回還夷人者。不拘斤數。事發并知情欲家牙保俱問。發南方烟瘴地方衛分承遠充軍。其在西寧

甘肅河州洮州販賣者雖不入番卽有過番之漸。一

百斤以上開發附近衛分充軍。三百斤以上發邊衛
永遠充軍。若在腹裏各府衛州縣興販者照見行事
例五百斤以上押發附近衛分充軍。止將本身不及
前數者俱依律擬斷。腹裏仍卽號一箇月。在邊方者
枷號兩箇月。有力納米贖罪。如果無力解五百里之
外。擺站守哨。但有逃回。仍前興販。事發不拘多寡。開
發附近衛分充軍。及照近年各邊販茶通番。多係將
官軍官子弟。兄今甘肅總兵劉勝事發。其它未發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楊石淙集
茶馬
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茶馬

十一

平露堂

不止劉勝一人。以此守備把關巡捕官負不能禁治
合無今後軍官將官知情縱容弟男子侄作富興販
及守備把關巡捕官知而故縱事發參問。降一級原
衛帶俸差操有賊者從重論。失於不知者照常發落。
若守備把關巡捕官自出資本興販私茶。但通番者
問發邊衛充軍。在西寧洮河甘肅地方發賣者。三百
斤以上發附近衛分充軍。不及數及在腹裏發賣者。
降一級調邊衛帶俸差操如此則法令一新。積習之
弊可祛。不然將來貽患臣不知何所紀極也。

爲修復茶馬舊制第二疏 茶馬

戶部覆都御史楊一清所奏事件。除復金牌之制。專
巡禁之官。嚴私販之禁。三事。係隸兵部掌行。覆奏外。
所據處茶園之課。廣價茶之積。二事。伏乞 聖明裁
處。

計開

一處茶園之課行據延安府綏德州知州洪平呈稱
親詣漢中府金州并西鄉石泉漢陰三縣督同各該
里老將該管茶園人戶各審得金州七鋪一里定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楊石淙集
茶馬
十二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茶馬

十二

平露堂

課茶六千二百二十斤四兩。西鄉縣雲停歸仁遊仙
三里定額課茶一萬八千五百六十八斤六兩五錢。
漢陰縣在廊一里定額課茶一千三百七斤一十一
兩五錢。石泉縣石泉一里定額課茶一百九十二斤
二兩九錢。共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斤一十四兩九
錢。成化等年奉例各增添里分人民。例買老戶茶園
地土。各人開墾不等。仍舊帶納前項茶課。會同各親
蒞茶園逐一踏勘得金州該增課茶三千八百七十
二斤一十二兩。西鄉縣該增課茶五千六百五十一

斤。漢陰縣該增課茶七百二十三斤。石泉縣該增課茶六百六十斤。其增課茶一萬九百六十一兩。造冊申送到臣案。照先據陝西按察司僉事唐希介呈稱。漢中府金州西鄉石泉漢陰三縣俱係產茶地方。如漢陰一縣原設在廊新安二里後。因招撫流民增添九里。近因大造黃冊。又添一里。今以十里之民止納二里之課。況自招撫之後。其延安慶陽西安等府人民流移到彼。不可勝紀。見今開墾日繁。其種日盛。其沿江一帶茶園多不起課。乞行嚴督官員查理等因。看得漢中府前項產茶州縣。國初人民戶口不多。茶園亦少。所以額課止於如此。成化年間以來。各省逃移人民聚集栽植茶株數多。已經節次編入版籍。州縣里分俱各增添。戶口日繁。茶園加增。不知幾處。而茶課仍舊。致令各處奸頑官舍軍民。適年在山收買私茶。通番交易。覓利以此。番人不樂官市。沮壞馬政。相應查理。按察司分巡關前道官覈勘本報訪得前項州縣所產茶斤。不假種植。隨田而出。荒山茂林。耕治燬灼之餘。茶從而萌。藥馬民獲其利。一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陽石涼集
茶馬

十三
平露堂

茶園有三五日程。歷不遍者。有百餘戶所佃茶園。止幫一戶茶課。其甚少者。亦多贏餘。較之農夫終歲勤動而恐不贍。又稱貸以輸官者。難易不同。故漢中一府歲課不及三萬。而商販私鬻至百餘萬。以為常。是其明驗也。况先年茶園亦有消乏。木蒙除豁。新開茶園。日新月盛。漫無稽攷。致使一園一畦者。課程已多。連山接隴者。課程頗少。非惟細民有不均之歎。抑且奸民遂玩法之私。深為不便。合無行委陝西布按二司。督同漢中府掌印官親詣前項州縣。遍歷園山界畔。再行踏勘丈量。斟酌地里遠近。佃戶多寡。不必拘定知州洪平前數。但要有益于官。不病於民。勘處停當。備開舊官新收開除實在數目。造冊奏繳。永為遵行。如此則茶課均平。其於茶馬不為無助。

一廣價茶之積。查得洪武永樂年間舊例。三年一次番人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約運一百萬斤。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內西寧茶馬司收三十一萬六千九百七十斤。河州茶馬司收四十五萬四千三十斤。洮河茶馬司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陽石涼集

茶馬
十四
平露堂

二十二萬九千斤合用運茶軍夫四川陝西都布二司各委堂上官督運四川軍民運赴陝西接界去處交與陝西軍夫轉運各茶馬司交收戶部請旨於在京堂上官內點差二員責勸前來會同陝西守鎮官自整理事體重大供億浩繁後因邊方有事停止不行近年巡茶御史招番易馬止憑漢中府歲辦課茶二萬六千二百餘斤兼以巡獲私茶數亦不多每歲約用不過茶四五萬斤以此易馬多不過數百匹至千匹而止補轉押勒往往良馬相參招易未久倒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茶馬

五

平露堂

相繼番人既病於價虧軍士復不得實用憂其事勢亦有由然今邊方在在缺馬騎征官帑有限收買不敷月追歲併士卒告困近雖修舉監花馬政然方收買種馬孳收未用於數年之後惟茶馬可濟目前之急領茶司無數萬之儲縱然招致番馬何所取給欲在照舊例徵運四川課茶緣川陝軍民兵荒之後創殘已甚寧能增此運茶之役查得洪武三十年欽依禁茶榜文內一款本地茶園人家除約量本家歲用外其餘盡數官爲收買若賣與人者茶園入官欽

此照得漢中府產茶州縣近年所出茶斤百數十萬官課歲用不過十之一二其餘俱爲商販私鬻之資若商販停革私茶嚴禁在山茶斤無從售賣茶園人戶仰車俯育何所資藉彼見茶園無利不復葺理將來茶課亦虧夫在茶司則病於不足既無以副番人之望在茶園則積於無用又恐終失小民之業若不從寬處置深爲不便臣今年正月間量條官銀一千五百七十餘兩委官前去收買茶七萬八千八百二十斤計易過兒扇驛馬九百餘匹若用銀買須得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茶馬

六

平露堂

千餘兩其利如此但猶未免用官大運送止如前數固可支持必欲廣爲收易漢中華昌河西一帶人民將不勝其勞擾又恐行之既久官司處置乖方虧價損民似非經常之計如欲官民兩便必須招商買運給價相應臣於今年閏四月內又經出給告示招諭陝西等處商人買官茶五十萬斤以備明年招番之用憑衆議定每茶一千斤用價銀二十五兩連蒸晒裝篋雇脚等項從寬共計價銀五十兩令其自出資本前去收買自行運送各茶司交收明白聽給價銀

去後日官銀一萬兩買戰馬不過一千匹如前所擬買茶二十萬斤分別三等馬匹酌酌收買可得馬幾三千匹買一馬者將買三馬給一軍者可給三軍但所給茶價出自公家歲歲支給亦非可繼之道若運到官茶並將三分之一官為發賣以償商價尤為便益此與開中商茶不同開中商茶其利在商未免阻壞茶馬招商買茶其利在官專為易馬之資借曰官賣不過十之二三較之商茶歲百餘萬以通番境者何如合無自弘治十八年為始聽臣出榜招諭山陝

可不賣夫如是茶出於山而運於商民不及知以茶易茶官不及知不傷府庫之計不失商民之業而我

為德奏修理馬政疏

馬政

仰惟國之大事莫急於兵兵之大要莫先於馬荷蒙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與馬政係是一事該兵部題本欽依將巡茶御史撤回命臣兼理茶馬今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望相望苑廩羅列尊牧之規稽攷之法粗皆就緒將來雖不敢望如雲錦成羣之盛其於陝西三邊戰馬每歲俵給不為無補至于招番一節雖未嘗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查得洪武永樂年間金牌舊例三年一次番人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運送一百萬斤四川軍民運赴陝西按界去處交與陝西軍夫轉運各茶馬司交納轉輸數千里所費不貲宣德正統以來為因邊方多事運糧為急勢不能行茶馬停止六十年來莫之能復如臣近所收易

番馬以三年計之。似過其數。所用茶斤。皆招商買運。不煩軍民轉輸。故邊方既得實用。而內地若聞。知凡此皆臣職分內事。非敢自陳功伐。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於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此者復蒙 皇上加任總制。調度軍馬。經理邊友。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及。惟是規置相定。禁令已行。分官代理。幸不廢墜。然歲復一歲。趨下之勢。恐所不免。懼臨前功。以貽後責。臣切惟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馬政

七

平露堂

乞 勅該部參詳議擬上讀。合無仍設巡茶御史一員。會同部院。審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或三年或二年一換。請 勅兼理馬政茶法二事。陝西行太僕寺苑馬寺官。自專聽本官提調約束。各衙門不必干預。凡臣已經布置規畫奏有 成命。一切事宜。非有大碍。不必立異更張。庶幾事有定規。人有定志。可大可久。為益寔多矣。

為預處邊儲以備緊急供餉事疏

邊儲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邊儲

丰

平露堂

臣聞昔者尚書周忱巡撫江南。十有八年。一應錢糧任其通融。區畫致有紅陳貫朽之積。百姓賴之至今。臣不才。以爲美談。彼固多才。非當昔委任之專且久。何以至此。使周忱官於近昔。以若所爲。不三二年。非被排而去。則循次而升矣。臣竊恐謀者因見廷寧小捷。地方稍靖。遂置邊儲於度外。萬一有警。又將貽後肖之悔。深慮却顧不得不極言之。查得先年戶部擬奏充實邊儲事件。非止一端。雖出一時權宜。中間有並無損經久可行者亦多。至于開仕途。濫進之門。爲罪人幸免之地。所益者小。所傷者大。苟非門庭之寇。亦正不

皇明經世編

陽石齋集

卷之二

主

須如此。若發京師帑藏之財，雖失於重，馭輕之室，終成損上益下之美。但京師儲蓄有限，各邊仰給無窮，恐非可繼之道。求其獲利多而取效速者，莫如開中引鹽爲便。蓋解鹽之利，本爲助邊，果能絕私販之阻，濫杜權貴之請求，則生生無窮，何憂不給？伏望皇上俯念陝西關中重地，邊儲缺乏太甚，所宜急時預處。合無於陝西關中兩淮等運司常股存積等課鹽百餘萬引，及今招商於夏秋收成之後，權買糧料，并東查撥固靖蘭州環慶各該邊堡屯駐軍馬缺乏去處，上納仍要斟酌，賊情緩急，如果虜賊在套，盡收本色，量寬斗頭，使人樂趨，不許嫌避，誤事。若無緊急賊情，又當酌量年歲豐歉，年豐有收，則廣爲招徠，不厭其多。如歲歉收薄，則量收一半本色，以防目前之急。仍存一半銀兩，以爲來歲之圖，免以不貲之財，坐爲營利者所得。其它充實邊儲事，擇其有益地方，無損治體者爲之大要，使邊倉各有二三年之儲，則遇警不至于告乏。布政司常有數十萬兩之積，則臨期尚可以有爲。此愚臣迂腐爲兵事謀，兼爲民事謀，爲

皇明經世編

陽石齋集

卷之二

主

治體謀之惓惓也。巡撫本股肱之臣，又得假便室之柄，何事不可爲？亦存乎其人耳。苟非其人，當易其位。既授之任，當責其成。任者不疑，疑者不任。居其位弗事其事，則將焉用彼相矣。

爲申明捉獲奸細賞罰疏

臣曩在朝，爲從官，每聞各邊有以奸細上者，私謀其非，蓋以虜性鷙猛，衝突剽掠，是其所長，恐不暇于間諜。意者我民被虜，幸而得歸，要功之徒，誣報以爲奸細，從賊而去，尚可得生。戀家而歸，顧不脫死，是堅其外叛之志，而阻之使不敢歸也。比詢之邊人，又有不盡如前所云者，訪得醜虜近年掠我丁口，日繁月滋，擇其狡者與之妻室，生長男女，以繫其心。將欲內寇，遣之人境，覘我虛實，投我間隙，動輒獲利。故凡大賊在邊，沿邊腹裏之人家，家深防此輩，不待官府號召。是奸細不可謂之無也。但以陝西半年之間，捉獲至十數名，愚臣之心，不能無疑。事關邊情，官有成案，彼無異詞。臣固難于輕釋，稍有詞者，卽爲駁勘，分據不敢遂事。其白五斤吳榮胡寬木森徐泰五名，似皆

皇明經世編

楊石菴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訪提奸細事勢難易昭然可知。且知情故縱者其法固所當嚴而妄拿生事者其罪亦不可恕。必須通行明示賞罰庶幾人知警戒臣愚乞勅下該衙門議擬合無今後從獲奸細審實解京論決之後止將原捉人役行彼處官司給賞職官不必論功中間果有捉獲緊要案魁人犯供報虜情者經該官員亦止可量加賞勞不須別議陞職境內人家明知係是奸細容留住宿者照原擬問發充軍并經行邊關監堡查察毋故縱官員人等一體查究治罪敢有貪功生事將

習知虜事決自虜中來者然度關隘既不鳴之官入腹裏又不歸其家潛形匿跡偵顧鼠探又以難以被面走回入口待之及又查得先該尚書秦紘題稱官軍生擒達賊一人該陞二級況達賊之入寇由奸細以發踪是奸細者比達賊情尤可惡而捉獲者比擒賊功則為有優要將捉獲奸細官員比例陞擢臣竊以為未必然發奸擒伏乃臣子職分之所當為若緣此錄功陞職則將來貪功喜事之人必有鍛鍊文致之害彼生擒達賊者獲功於鋒刃之餘死生所係較之

無干平人妄拿逼打供招姦細以圖陞賞照依誣告人死罪律條議擬已論決者反坐以死問刑衙門失干詳審者俱治以罪如此則奸人既不得幸免平人亦不至被誣國法遂情兩無所失

為慎固地方以遏虜寇事疏

寧夏設游擊

皇明經世編

楊石菴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單弱不能遏其方張之勢彼既折衝進入必將抄我環慶犯我固原深入我安會靜寧隆德諸處內有監牧馬匹尤為賊所窺伺加之土漢雜處易于生變一失保障則根本動搖故延寧為手足之疾其禍速而小環固乃心腹之疾其禍遲而大尚書秦紘原擬推選宿將充遊擊將軍操練軍士用防不虞深為有見但當時委任非人致招物議又因邊事稍寧議者遂謂官多人擾奏行革罷未及兩月大虜竊發分抄邊鄙無處無賊守備等官各有信地彼眾我寡徒閉壘

以自全。分疆畫界。至相望而不救。於是衆論喟然。蓋謂游擊不當革。游兵不當散。方議奏復。而賊情已寧矣。臣謂兵無常形。事有萬變。因時制宜。固難執一。秦設遊擊者。乃安內攘外之圖。秦革遊擊者。亦省事惜費之意。今北虜得志。而騎冬間難保。不人河套。萬一拆牆深入。數必不少。陝西遊擊將軍。似當復設。隨處應援。截遏。以安人心。且諸鎮一體。如大同遊兵。應援宜府。延綏遊兵。應援大同。寧夏遊兵。應援延綏。則陝西設有遊兵。既可保障內地。亦可爲延綏寧夏緊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之援。不爲無益。但添官非難。得人爲難。任非其人。平時恣利制。臨事安可倚仗。非惟來諫者之口。抑且壞地方之事。博采得守備固原署都指揮僉事陳善老。成歷練慣戰。知兵。平時撫士有方。遇敵當先。不怯。且歷官年久。山川道路。險易熟諳。使當折衝禦侮之任。則兵將相知。地利人心。兩得可責成功矣。

爲預防虜患以保固地方疏

參議羅兵

切詳此虜去年侵掠陝西。今當皇上龍飛御極之初。乃敢寇我宣府。擾我大同。罪惡貫盈。天怒已極。

若丹擁衆內侵。鼓我積憤之兵。乘彼旣驕之勢。何戰不克。顧我邊地里寬。漫分兵而守。無所不寡。以十當百。似難急嬰其鋒。惟在嚴封鎖。守要害。明斥埃。謹禁防。以俟待勞。俟機而動。延寧二鎮。邊備各該守臣。必能先事經理。陝西固靖環慶地方。先該總制尚書秦紱。修築邊壘一道。甚于保障有益。所患壞堡稀疎。聲援隔絕。故副總兵曹雄有固原之壘。不知無牆之論。臣今近牆設墩。傷險增堡。聲勢相援。填塞溝壘。坍塌邊牆。次第修補。粗皆就緒。至于分布人馬。使守要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招集土人。使自爲戰。不敢慢易。以速罪尤。但當入玩極。擊之餘。人馬寡少。又復不精。語及戰功。臣實不敢自保。然而形勢戰守。得失利害之機。亦嘗籌度。寧夏花馬池。興武營。直抵高橋。三百餘里地方。在昔爲虜賊寇我邊境之門戶。陝西環慶固原直抵靖虜七百餘里地方。在南爲虜賊寇我腹裏之門戶。其中有山城前城石溝鹽池韋州等處。乃虜賊出沒經由之道。路然賊之所入。寧夏邊境。如能捍禦。則腹裏可安枕。而臥。稽今事勢。恐未必能。倘一旦拆牆而人。必以精。

騎守所入之路。緩我官兵。使不敢南。則腹裏安危。所係至重。其故不可不講也。賊既深入剽掠。方張之勢。恐非陝西官軍所能當。藉諸邊鎮游兵。協力捍禦。庶免生民荼毒。然欲成克捷之功。必在乘其既弊而於中路擊之。爲便。查得延安莊涼遊兵兵部題准。職臣調用。但寧夏遊兵。僅能自守。莊涼遊兵。彼處四昔有賊。恐難摘調。緩急所倚。惟延綏遊奇兵。參將王義士兵。應援之力。若不早爲掣取。直待寇至門庭。方纔移文往來之間。動經旬月。緩不及事。合無鋪馬賁文。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楊石公集 陝西遊兵 王 平露堂

若是賊勢重大。力不能支。拆牆入境。勢必侵犯。腹裏陝西遊兵。卽當掣回。豫旺城防禦。延綏遊兵。土兵。聽臣臨期相機調取。應援。亦在保固邊境。不令拆入。彼進不得逞。居無所獲。久將自退。若賊衆不能阻遏。長驅而入。勢必分散。我軍堅壁清野。慷慨以乘之。伺便以圖之。縱無大得。亦無大失。仍先以曹雄李祥衛勇。姜漢等各枝精兵。分布中路。山城。前城。石溝。鹽池。紅寺兒。韋州。一帶城堡。按伏。秣馬藏鋒。蓄銳。多遣華覺。夜不收。遠爲哨探。彼既深入。日久入馬疲敝。計其歸途。必出前路。陝西將官。統領官軍。徐躡其後。毋遽而追。待入我穀。諸路之兵。併起而夾擊之。陝西官軍。奮而逐之。或邀其中。或截其尾。胸背受敵。必敗之道。此臣一得之愚。敢用預陳。以備采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楊石公集 陝西遊兵 王 平露堂

爲預防虜患疏 將官接駐周原

該協守延綏等處地方副總兵曹雄。題稱陝西周原等處。近來修築邊壘一道。南離固原二百五十里。北離花馬池四百餘里。賊經花馬池之空。深入任其恣。交通不知覺。向使固靖地方有久守之將。則戎馬之

人何以似蹈無人之境。合無固靖環蘭等處添設副總兵一員提督操練。有警臨肇秦平官軍悉聽調遣。黃河將凍時月收飲人畜肅清郊野。分兵要害。秣馬蓄銳以待敵至。如此則戰守兩備。責任專一。緩急有應。該本部覆奏。備咨到臣。看得陝西固原環慶靖虜蘭州。皆緊關要害之地。固原土漢雜處。內有監牧馬匹。所係尤重。河套有賊。寧夏邊境失守。則固原環慶最先受害。近來山後殘寇。河凍時月多從寧夏中衛鳴沙州一帶踏冰而入。竊伏螺山等處。抄掠固靖突來忽去。不止套賊。爲當隄防。至于蘭州河莊一帶。節被莊浪明水湖潛住賊寇。與山後之賊無分春夏不時侵擾。又不止河凍。爲當備禦。此者各該地方戰守之具。各存責亡。守備等官。權任輕微。莫能自展。各有信地。不相應援。陝西鎮守將官。遇冬至十一月方纔提兵西向。不過月餘。河水消釋。即便掣回。與調來客兵無異。山川之險。夷關隘之虛實。將領之勇怯。士卒之強弱。茫不與知。上下相安。因循度日。邊備不嚴。兵威不振。職此之由。今虜勢猖獗。大非昔比。萬一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平露堂

平露堂

平露堂

官僻過速。道紆令犬羊長驅深入。則內郡繆驕。根本搖動。不止邊民受害而已。若得常守之將。駐紮固原。提督操練各路人馬。遇警分兵要害。調遣應援。截殺委的責任專一。曹雄所言。蓋亦有見其要。添設副總兵一員。不無官多人擾。况人馬有限。添官雖多。何補於事。且既設副總兵提督調兵。則主將徒擁虛名。置之無用。亦恐未宜。若將陝西鎮守將官移來固原駐劄。則官不加多。事爲有濟。長久利便之策。宜無過此。爲處置招募土兵事疏。 盧士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平露堂

平露堂

平露堂

處置竊照近日虜勢驕橫大非舊比今雖出套過河至冬難保不來侵擾大羊結聚動稱數萬我軍寡少以一當十不敷征戰若欲遠請京兵委的徒勞無益本鎮各路兵馬雖可調用然虜賊倏來忽去亦多緩不及事惟招集鄉兵隨處可備調發臣奉命經畧陝西邊務曾經劄仰各兵備官曉諭土著之人有膂力膽氣者報名在官自備弓弩器械遇賊入境搶掠隨便于崖窩堡洞旣塞路口埋伏邀擊後大虜擁衆內侵原招土人斬獲首級報官雖止八顆共在山射擊死傷達賊實多俱被鈞鈇殘毀賊衆懼營遁竄不敢久住未必不由於此但所招止就各居住堡洞防禦邀截其報効隨軍殺賊人多不肯應募蓋因節年軍令抽選既無遺力土人招集又多失信以此人不樂從今雖兵部題有欽依事例著爲歷賞條格然其間事情猶有當酌處者臣有所見不敢自隱其愚謹用條陳于後

討聞

一順土民之情據平涼府固原州固原里鎮戎所遁

皇明經世編

湯石梁集

卷之二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湯石梁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北李旺堡居住土民李讓狀告弘治十四年蒙陝西鎮巡等招諭各邊軍民舍餘人等殺賊有功一體陞賞若保一家三人斬獲首級二三顆願併功陞授一人者准令併功至千戶而止等因比有任孫李聰同讓并任李通等兄弟親族應例自備鞍馬報効遂賊入境搶掠讓同住孫等跟隨官隊土官百戶楊洪哨至地名哲思口遇賊追至西山掌對敵斃陣斬獲首級三顆又隨楊洪前去紅溝卜兒古山與賊對敵就陣斬獲首級一顆本月二十四日大賊擁衆深入平涼搶掠讓同李聰等跟隨楊洪追至印子山與賊對敵又斬賊首二顆後蒙將讓陞小旗一名李聰一人二次首級二顆陞小旗二名俱注臨洮衛中所陣亡絕嗣李涼州陞小旗一名注蘭州衛後所備行固原州依文前去原定衛所着役切思讓等援例報効斬獲賊級今蒙陞授前役但使一家親族遠當旗役拋棄父母家業離徙鄉井水編戶籍名雖旗役實爲邊軍求榮反辱人情不堪乞賜轉達照例併功實爲便益臣看得李讓等俱係固原土民奉例糾率親屬自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三

平露堂

備鞍馬軍器爲官軍鄉導奮勇殺賊並無闕支糧賞
李讓斬獲首級一顆李聰二次爲首斬獲首級二顆
李涼州陣亡造冊論功將李讓陞小旗一名李聰一
人陞小旗二名俱註臨洮衛李涼州陞小旗一名註
蘭州衛緣臨洮蘭州俱相離固原七八百里之程各
雖爲陞實則拋離骨肉遺棄產業致令含冤吞聲皆
謂以功獲罪無故遷發土民灰心以前事爲鑒戒緣
此等土民强悍善鬪與虜相等加以血屬田產所在
策勵有道便有盡其心力必能殺賊成功若不俯徇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三

平露堂

查失額官地招募土人報効殺賊事照得慶陽地方
延袤千里密邇延寧二鎮邊境軍馬數少委的防守
不敷西陽三川一帶生畜繁殖恐爲賊所窺伺環慶
守備官相離地遠應援不及應合就彼增兵操守今
據告人萬爵所計安化縣長峯等處地方及西陽三
川中山一帶開田萬頃多被住人開墾占種爲業不
曾升科納糧巨嘗推求其故國初開設陝西苑馬
寺監武監所轄清平萬安慶陽安邊四苑俱在慶陽
府安化縣環慶地方慶陽苑即今西陽三川之地安
邊苑即今安邊定邊等營之地後將靈武監清平萬
安二苑徙置平涼地方革去慶陽安邊二苑而其草
場故地猶在官司失於稽考處分土人因而占據爲
業因循至今不曾改正想事勢託訟獄屢興緣此地
各人種牧年久俯仰所繫一旦清而革之則彼遂爲
失業之人置之不問則天下未有無糧之地欲依法
照項增糧承種則地有肥磽歲有豐凶糧額一定恐
貽邊民將來之害若依副使燕忠所據招募土人給
地籍名使之報効以見種之田土守見住之地方官

得可用之人民。無失業之苦。人情事體。委的穩便。近准兵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艾洪等建言。要將沿邊地土丈量的確。頒畝。招軍給地。授爲恒產。寬納子粒。使其安心應役。其意正與此同。除仍行副使燕忠。委官清查丈量外。合無將前項長掌地方。及西陽三川。中山一帶舊監苑草場。見種拋荒無粮田地。就于彼中住居軍民舍餘人等戶內。各招募臂力過人熟開騎射者。開報在官。酌量戶丁多寡。田土肥磽。從寬給撥。聽其種牧爲業。勿拘一定項畝。願騎馬者倍之。永

皇明經世編

楊石溪集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不做納子粒招定之人。編成隊伍。選委謹慎守法官。自管領約束。弓矢軍器。令其自置。官爲量給盛甲。閒暇之時。操習武藝。遇冬就在附近槐安堡等處。與慶陽衛選操軍餘。相兼上班防守。給與口粮。二月以後。卽放歸農。並不別項調遣。如遇達賊侵犯。斬獲首級。照例陞賞。仍將招集過報効土兵姓名年甲。并給携過田上數目。造冊繳部查考。亦充寬選伍之一策也。

部覆從長依擬行

一廣募軍之途。兵部奏行招募事例明白詳盡。雖有

勘文揭示。但邊方村野土著軍民字且不識。意何由解。必得能言曉事之人。開諭庶幾人心樂從。查得邊時招募多委軍官。非獨爲途不廣。未能盡收。且恐立心不一。因而作樂。迭據慶陽衛聽選監生王經呈。要率領宗人。自備鞍馬。出力報効。倡引鄉民招募土人以備操守等情。已經委用去後。緣西人素尚氣節。豪傑之士。恐不獨王經一人。合與通行各該邊方出榜。曉諭。不拘軍民職官。見任致仕。監生。生員。省祭官。家官人等有能招集隨軍報効。領馬殺賊。及著伍食粮

皇明經世編

楊石溪集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人至一隊者。官給賞銀三十兩。二隊三隊。遞加至四隊。二百名以上。具奏論功。軍民職官各陞一級。軍職至都指揮僉事。文職至五品爲止。納粟軍官。亦照原職加陞一級。閒住文職。或不陞官。給與應得誥勅。致仕官止照數給賞。仍進階一級。監生省祭官。就送吏部。入選生員。起送入監。義官與正七品散官。原係七品散官者。進階一級。俱先將招過軍人員。址相貌。造冊連人送兵備官。無兵備處。送巡守官試驗。果係精壯得用。發伍食粮收操。方纔給賞論功。巡撫巡按。仍

要閱視警攻若有將老弱不堪之人妄報抵數查出
追奪陞賞前後事情比與納粟倖進不同納粟陞官
富者獲利所得甚少而所損已多若能招集鄉兵至
二百名之上其人決非昏闇驕縱者使之居官臨民
必有可觀

一博賞軍之典兵部奏行事例各路土著軍民舍餘
人等有能奮義設謀斬獲賊首一顆隨即賞銀三十
兩願陞者給與冠帶名為義勇免本身差徭此例
似專為招諭土著之人而設其見在征操備禦官軍
皇明經世編 楊石存集 卷之二 盧象昇 下露堂

及調來客兵不啻該載急以官軍陞賞自有常格
朝廷終歲養軍正為緩急之用比與土人素無根賞
者不同但鋒刃之下與奴為鄰欲作其輕生之氣必
以重利激之況常人之情見利則趨以速為貴今之
論功行賞往往復覈勘動經一二年之上夫決死生於
斯須之間而要功利于歲月之遠斯固常情之所難
也臣觀各邊自總旗而上利于得陞若軍人陞小旗
小旗陞總旗殊不以為意遊軍艱難萬狀俯仰不能
聊生者十常八九雖冒矢獲功有以數十兩之銀啗

之則忻然而畀之矣故殺賊多係旗軍而陞賞輒歸
官舍買功賣功之弊雖有嚴禁而卒莫能禁者職此
之由使彼自得厚賞執官舍固有之利以犯必禁之
法哉且庸人所以能死其衆者正以各利其利故其
來也不勸其喪也不悔中國之兵異於是近日言官
建白或有以毋拘買賣功次為言意蓋有見於此臣
請自今以後達賊入境除職官外一應操守征哨及
調來客兵不問旗軍軍餘舍餘招募土兵民壯義勇
等項有能斬獲賊首一顆驗係真正達賊為首者隨
皇明經世編 楊石存集 卷之二 盧象昇 下露堂

即賞銀三十兩生擒達賊一人者賞銀五十兩為從
者各量加賞勞籍名記功仍照例造冊奏請擬陞
奪獲達馬夷器統給有功之人奪回被鹵牛羊等物
以四分充賞無主識認者盡行給賞如先已受賞以
後查勘得不係親斬首級照數追奪仍問擬應得罪
名如此既可鼓士卒立功之勇又可杜官豪買功之
弊且斬首級一顆賞銀三十兩以百顆計之賞銀三
千兩千顆計之賞銀三萬兩數十年來所獲賊級至
百顆以上者能幾何哉若能成此大功使庸人遭挫

知所畏憚。則亦何惜此重賞。使三軍不利於殺賊。虜志益驕。用兵無虛日。所費豈止億萬而已。

部覆官軍斬一級者賞銀十兩生擒一人者賞銀二十兩。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楊石齋
卷之二

虞山志
卷五

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六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遼輯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勲勒甫

夏鼎展吾參閱

楊石淙文集

疏

爲經理要害邊防保固疆場事

楊一清 經理邊防

臣本非才謬應重託風夜兢惕不遑寧處切見陝西各邊延緩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卷之三 千壽堂

止在本境爲患猶淺惟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折牆而入其所利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州縣其間土漢雜處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囚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後該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等奏修今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壑一道延緩地方邊牆壕塹又該巡撫延緩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

固北虜知不能犯遂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牆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白花馬池拆牆入寇內郡戢敗我士卒魚肉我生民虜人得志始茂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先該寧夏鎮巡等官節經謀奏要將舊邊牆封築高厚邊塹挑濬深濶又節該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等建言要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摘撥腹裡官軍防守兵部奏行總制尚書秦紱勘處本官泥於所見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卷之三

千壽堂

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餘里自謂可以阻遏保障工完回奏詔弘治十七十八二年冬間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牆深入搶掠前項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及又將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厓宵旰之憂特命愚臣整飭經理臣雖開爰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荒旱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旣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旣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

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前人經畫具在已經選委各官將勘處過應該紮邊牆添設衛所等事前來臣恐坐談不如親見本年五月間自慶陽環縣歷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管直抵靈州一帶邊牆城堡墩臺逐一躬親閱視臣廣集眾思兼收群策泰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修遼一節陝西各該地方附匪民勞與此大役必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係有大小主本之害較之捨殺爲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爲大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惜且今河套卽古朔方之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城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向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淞集

新理邊防

三

平露堂

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條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郡轉輸斯爲上策顧今之力有未能未敢謀及便虜人不恒入套或如遼年入而遄出猶可支持萬一擁衆在套經年不出則陝西州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窮盜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不得爲上計猶愈於無策然邊防旣固雖中人可守竊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領餉可省休養生息於十數年之後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天祚皇明其將有待于他日乎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賊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棧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仰仗神武之威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雪耻除兇臣之志也今首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增茲多口但受恩深重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淞集

新理邊防

四

平露堂

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以有爲之日。失此不爲。縱今日前無事。後患有所不免。臣何敢幸一時之安。而委患于他人哉。所有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具于後。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

計開

查得應華邊牆。自延綏定邊營連東石灣池地界起至寧夏地方橫城止。共三百里。沿邊舊有墩臺七十一座。舊築邊牆高一丈。連墩牆三尺。其一丈三尺。底闊一丈。收頂三尺五寸。內除墩牆根磚一尺五寸。止剩二尺。官軍難以羅列拒敵。牆外墩臺一道。深八尺。口闊一丈。底闊四尺。中間多有填塞乎漫。止存形疎。牆裏除典武營清水營毛卜刺紅山兒四堡。切近邊牆。易于護守。其餘大小城堡。俱各離邊地遠。聲勢隔越。切緣前項邊防。委的壕塹窄淺。牆垣低薄。墩臺稀疏。節被大勢。達賊入套。近邊窺伺。牆裏既無大兵阻遏。牆上又無官軍拒敵。賊衆填溝而進。伺宅邊牆。一日可開二三十處。本處官兵。自保不暇。安能截勦。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卷之三

五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卷之三

六

墩軍懼其攻它。往往棄塿而逃。烽火不接。縱使徵調客兵前來。應援牆內。牆外俱乎漫廣。衍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衆寡不敵。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來之鋒。賊既入境。馳驟長驅。一日夜可至固原地方。無復遮阻。邇年失利。職此之由。爲今之計。合無查照寧夏先令鎮巡等官王珣等擬奏量爲斟酌。損益將舊牆內外。計築高厚各二丈。收頂一丈二尺。兩面俱築墩牆。高五尺。連牆共高二丈五尺。除墩牆根磚兩面共四尺。尚餘八尺之地。每牆一丈。開墩口一處。安置轉關遮板。牆外每里添築敵臺三座。每座相離一百二十步。底闊周圍四丈五尺。收頂周圍二丈二尺。上蓋暖舖一間。傍牆于空濶要害有水頭去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略與邊牆相等。墩臺夫處仍酌量添築敵臺。牆外壕塹挑濬深二丈。口闊二丈二尺。底闊一丈五尺。前項敵臺九百座。暖舖九百間。每間用五人守之。該用軍四千五百名。無事之時。止守舊墩。每冬月河凍。不拘達賊。曾否入套。即便調撥舖軍上牆防護。仍添撥軍人於新墩守哨。河閒無事。

疎放回營。牆上設置籌牌柳鈴。晝夜往來巡警。廣張旗幟。聯絡相應。分委的當官員。各定輔分護守。參將協同守備官。各照所管地方提調。虜賊若果入套。必似前窺伺。侵犯原擬徵調延綏遊奇土兵及寧夏副總兵等人馬。各於定邊花馬池興武營清水營靈州等處駐劄。仍各分兵于新舊小堡內按伏策應。其間應分應合事宜。又在臨期調度。如此則退備嚴密。威武振揚。足以伐其邪謀。不敢輕易進。若果是仍前據壕近牆攻挖。官軍出列牆上敵臺兩邊鎗砲矢石攻擊。之於牆內其鋒必沮。其氣必喪。虜賊遠來。利于速戰。入既無策。勢必遁竄。縱使犬狼不肯悔禍。結聚攻圍。邊牆受敵不支。然相持之間。未免少延。時日烽火傳接。環慶固原一帶人畜既斂。兵備既嚴。可保無失事。不得已則我退兵。姑飲入大小城堡。以避其鋒。賊果深入。速將原拆牆口補塞。量留官軍堅壁固守。各挑精兵襲踪而入。陝西官軍撓之於內。俟其將遁。蹣踪而出。延寧精兵邀之于中。沿邊官軍拒之于外。賊雖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七

平露堂

梟雄豈有善歸之理。就令小有侵掠。比至官牆。我軍仍于牆上裏面垛口用鎗砲矢石攻擊。勢必潰亂。諸軍乘之。縱不能使其匹馬不旋。亦必大遭挫衄。可保數十年不敢入套。犯邊。經略之計。宜無出此。但興此大役。未免勞人費財。行委沿邊守臣各將邊牆濠塹城堡墩臺丈量估計。折算定擬。除延綏一鎮延安一府軍民人夫修理。延綏邊牆外。計算得寧夏五衛東西二路應起入夫一萬五千名。固靖環慶西安漢中寧羌鳳翔秦鞏臨平洮岷河蘭等衛所并各護衛量起軍夫共二萬五千名。其有馬頭挨次撥軍人俱免起用。各令蓄銳待敵。西安鳳翔平涼慶陽臨洮鞏昌等府共起民夫五萬名。漢中府在棧道之外。道途險阻。服役不便。令量徵夫價解送。工所以備賞勞。入夫鹽菜之川。俱聽陝西寧夏二處巡撫衙門酌量派發。應役每夫一名。日支糧米一升五合。計算做工四箇月。該用口糧米一十六萬餘石。欲于各該邊倉開支。查得見在倉糧所積不多。恐誤主客官兵支用。必須趁今年成有收時。月另爲招商上納。夫糧爲便。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人

平露堂

脚價高貴每糧一石須用價銀一兩有餘方肯上納計糧十六萬餘石該銀十六萬餘兩陝西司府庫藏空虛別無相應官銀支用查得先爲急處救荒事該戶部奏送賑濟官銀二十萬兩緣各該被災州縣地方該徵稅糧既已蠲免二麥又皆成熟不須賑濟近准該部明文暫收陝西布政司官庫以備各邊緊需糧買糧草令無于內動支十萬兩專聽修邊項下招商糧糧支用外十萬兩仍收布政司官庫以備緊急糧買糧草不敷之數行管糧泰政量將各起運存留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淦集

經世通考

九

平露堂

糧米通融改撥及聽陝西巡撫官再查別項無碍官錢支用前項大夫錢糧須在今年處置料理停當明年春正二月哨探套內無賊三四月內興工務在八月以裏完備合用防護官軍并提調工程大小官員應支庫給口糧馬匹料草於該邊官倉內支給其餘一應事情應該自處者徑自從宜施行

一行據委官西安左衛指揮僉事楊宏平府府同知岳思忠呈稱親詣花馬池與武營靈州等處會議得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溝巖之阻西路設立

寧夏中衛東路止是新設花馬池守禦千戶所似爲偏重况虜賊大舉必從東路拆牆而入非惟無險可恃實因兵力單寡賊至境上每仰客兵應援近年徵調官兵失時後期迄無成功合無將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改設一衛除本所外再添四所共五所其與武營相離花馬池一百二十里孤懸急難應援止是備禦客兵戰守不足合無添設守禦千戶所照依延緩事例委把總官一員提調防守新設衛所合用官於陝西都司官多衛分摘調旗軍於寧夏并靈州及東西二路新舊招募額外土兵內摘撥有警之時專一守城守牆守墩無事之際邊裏閑田聽其開墾以近就近且耕且守如此則勢不偏重而邊牆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等因各呈到臣參詳所擬花馬池一帶地方委的無險難守花馬池止是新設守禦千戶所軍數尚未補足一千之額其餘俱是各處分班備禦軍人與武營止有備禦官軍七百餘員名緣備禦客兵往來更代不一終無固志今若比照寧夏中衛事例花馬池改立一衛增添四所與武營設守禦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淦集

經世通考

十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楊石谷集

卷之十

千露堂

千戶所各添撥旗軍與備禦官軍相兼防守，兵力強盛，足堪保障，且衛所常備之兵，既有定居，各思保其血屬，守其業產，比之客兵，計日思歸者，不同。合用旗軍五千名，要于新舊招募額外土兵內摘撥查得寧夏一鎮舊招募甲軍三千名，弘治十五年間該大理寺左寺丞劉憲招募土兵一萬一千名，近已挑選三千員名，給與官馬，委都指揮韓斌管領於清水營按伏及中間或有事故紀錄之數，大約見在新舊招募土兵尚有一萬餘名，中間多係精壯勇健之人，堪以挑選撥用。所據前議添設衛所摘撥招募土軍防守人情事體，委俱相應。近該臣巡邊到於靈州，各招募軍高海等自行投狀，情願起調改撥河東衛所，查選丁力相應。旗軍共四千名，造冊索候，合無將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改設寧夏後衛，典武營添設守禦千戶所，將選定新舊招募土兵起調前去，入伍食糧，永遠操備，撥與地基，蓋造營房，住坐附近開田，任其開墾，耕種不收子粒，有警則操戈以戰，無事則執耒而耕，守牆守墩，分番撥用，符安插已定，擇其驍銳，量給馬匹，領養騎征，五年之外，方將所種田地照輕則起科，量收千粒，以助邊儲。合用衛所指揮千百戶鎮撫，先查寧夏將軍相應官員及行陝西延安甘肅四鎮查新陞空閑官，各具奏改調銓註管事，但旗軍合用五千名，今止挑選得四千名，尚欠一千名，及查得花馬池守禦千戶所額設軍人舊欠三百六十四名，俱應撥補，合無照依榆林靖虜等衛并陝西苑馬寺事例，將陝西西安等八府正德元年以前清出該解南方衛所軍人，免其發解，各該編前項新設衛所應當軍役待車伍數足具奏停止，謀者以爲改編事例未免損比益彼，緣北人應當南軍，畏其烟瘴炎熱，終是不肯應役，隨到隨逃，州縣清解難勤，衛所空虛，如故徒爲里書官旗漁獵之資。今若改編本省地方人心樂從，官多實用。

皇明經世編

楊石谷集

卷之十一

千露堂

一靈州千戶所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戶。原額土漢馬步官軍四千八百餘員名，備禦西安右護衛官軍七百五十一員名，所管地方東至朔城北至興武營，方數百餘里，大小城堡二十

皇明經世編

楊石涼集

卷之三

經理邊防

主 平露堂

餘座誠爲達賊出沒要害重地。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西矣。內有土民四里并土達軍餘六百戶。俱係洪武年間山後節次歸附人數。我祖宗嘉其誠款。收而羈縻之。給與田地草場。使其任意耕牧。後因有警。土人自備鞍馬出力報効。累有斬獲。北虜畏之。近年以來。所司不知存恤。草場被人侵奪。莫爲理斷。馬匹一槩走站。死則追賠。虜賊外侵。科差內擾。人畜凋耗。死徙居半。臣頃者巡邊閱視。得彼處地方城池濠塹。一切兵政固守。備非人。悉皆廢弛。節據土民土達馬俊郭斌等連名具狀訴稱。科差繁重。生理蕭索。乞爲分豁。情詞十分激切。臣觀寧夏地方如此邊務。如此人情。上無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今不爲之所。將來懼有內變。不止虜情當慮而已。傳曰不見是圖。况機緘外見。已非一日之故耶。又據漢土舍餘軍民劉澄等各具狀告稱。靈州相離寧夏動經百里。隔越黃河。本所月報循環糧草軍務等項。俱該寧夏衛提督或聲息河渡有阻。該役官吏經月不回。公務有失。又兼本衛不時差

皇明經世編

楊石涼集

卷之二

經理邊防

主 平露堂

人來所騷擾不過。告乞復設守禦千戶所衙門。便益等情。查得靈州洪武年間。原設守禦所徑屬陝西都司管轄。後因拜進表箋官員數多不敷。差用。奏革守禦名目。隸寧夏衛帶管。原遺肅宇號夜巡銅牌六面。尚存。土民亦屬寧夏衛經歷司帶管。路阻黃河。科差拘擾。委多不便。先該巡撫衙門奏設州治。建學立師。訓誨土官土人子弟。用夏變夷。似亦有見。但寧夏軍餘改設編氓。未免損此益彼。遺又革去州治。仍隸寧夏衛管轄。夫州治固不可設。緣本所軍非不足。官有剝員。復守禦之舊。當無不可。且今之管軍官員多一層。則受一層之害。靈州軍民甚以爲害。而寧夏之人。則因以爲利。貪豪恣肆。上下交征。衆暴強凌。無所控訴。必須後設守禦千戶所。專設憲臣一員。在後常川駐劄。庶幾夙弊可革。土人獲安。查得環慶兵備副使。止管慶陽一衛事務。甚簡。况又兼理靈州鹽法。慶陽相離大小鹽池各數日之程。實難遙制。靈州相離鹽池不遠。易於提調。合無將靈州千戶所改設守禦千戶所。換鑄印信。用使徑隸陝西都司。所割土民聽本

所吏目帶管將環慶兵備改作整飭環慶靈州等處兵備自環慶遙西寧夏花馬池興武營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地方俱聽提調約束常川在于靈州駐劄操練軍馬問理詞訟撫安土人禁革奸弊兼理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鹽法仍聽陝西寧夏巡撫官員節制如此而又委任得人則軍民免十羊九牧之擾土人有趨利避害之望而一帶地方邊備錢糧有所稽考不爲無益

皇明經世編

楊石菴集

卷之三

經世遺訪 五 平露堂

一行據平涼衛把總指揮趙文呈蒙臣委勘過韋州四向城垣敵臺更舖坍塌損毀數多城上各有通人行走道路門無鉄葉不堪保障及查得本城群牧千戶所官軍廬甲軍器火器事不堪等因具呈到臣看得韋州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乃虜寇出沒經由要衝處所正宜高城深池戒嚴武備清消虜賊窺伺之患今乃坍塌廢弛至此守既不嚴戰又無兵備虜賊窺知梅衆攻圍則城內生靈憂何保障腹裏人民必致驚擾况客通螺山慶府墳塋所在弘治十四十七年間大虜入寇多在螺山駐宿近日被人將慶

皇明經世編

楊石菴集

卷之三

經世遺訪 六 平露堂

恭王墳掘發開棺看守人員通不知覺慶王父子至情豈不痛心所據韋州重地若不將城垣濠塹上緊修理添設常備之兵日後貽患恐不止此查得本城群牧千戶所官軍數目不多實難倚託寧夏一鎮城隍墩臺通賊要路甚多官軍數少亦難摘撥行據寧夏領軍陝西都司都指揮使劉端查得寧夏中護衛旗軍除選調廣武營鳴沙州操備外現在官軍舍餘五千三百三十二名儀衛司旗校舍餘一千一百九十七名俱在本府別無差占比之秦肅二府大有不同若將前項軍校餘丁摘撥韋州設官操守保障地方衛護墳塋最爲長便且秦肅二府官軍旗校千里赴邊備禦今以慶府擁衛之入保其先王托體之地慶王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尤難他辭除修理城垣濠塹另行外合無請勅寧夏鎮巡等官啓王知會督委廉幹官員將寧夏中護衛儀衛司軍校舍餘照冊清查明白挑選家道殷實丁力有餘者一千名選擇本衛能幹千百戶等官管領前去韋州常川駐劄給撥空閒田地耕種王府差役盡行蠲免專令

在彼操習武藝。與群牧千戶所官軍相兼防禦。仍于寧夏等衛中。選妥有謀勇有行止指揮一員。提督操守。振揚威武。保障城池。衛護王墳。遇警相機戰守。遇截則虜騎經行有所忌憚。不敢恣肆。腹裏人心有所繫屬。不至動搖。

一行據委官陝西布按二司。泰政安惟學。呈稱靈州橫城以北。西抵黑山營鎮。遠關係寧夏通賊緊關要路。虜賊見我邊防嚴備。既不能入。花馬池必將從此而入。踏水過河。東西任意寇掠。河西城堡雖有官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數亦不多。不能阻遏。合無將橫城以北。直抵鎮遠關。邊牆濠塹。一體幫築挑濬。及將黑山營先年屯有人馬後因路遠難援。廢而不守。今河東邊防既嚴。虜必從此入境。宜于黑山營仍屯兵按伏等因。案查先該臣看得原擬寧夏邊牆至黃河東岸。今築橫城而止。恐虜賊見我河東邊牆高厚。不能拘挖。冬深河凍。於皆盡頭處。踏水過西岸。自西而東。仍謀入寇。未審河西城堡兵力。堪否捍禦。今據各官俱呈前因。臣按圖考冊。廣詢博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一

百八十五里。塚塹一道。高厚深闊。悉如花馬池一帶城塹之數。自南而北。有長城十八墩。後守臣恐稀疎。每墩空內。添設一墩。共見在墩臺三十六座。牆裏套內地方。又設石嘴暖泉二墩。勝守其第十八墩。與河西黑山營鎮遠關相對。每年于黑山營屯聚人馬。遇虜騎以為寧夏北門鎖鑰。前人綜理周密。深有所見。節因寧夏守臣怯懦。士馬削弱。河東墩臺累被套賊撲捉。既將石嘴暖泉二墩廢棄。遂將新舊三十六墩俱廢而不守。謂之備夏不備冬。却止于河西築立墩臺一十五座。守瞭。由是套賊多寡。遂近消息。通不知覺。又因黑山營曾被虜賊攻圍。遂將官軍那人平虜城操備。由是平虜城為極邊要害。居人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賴吾所以待之者何如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一尺則彼進一尺。河東墩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之墩獨不可拘挖乎。黑山營有備則平虜為腹裏。今廢黑山營而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廢之乎。是皆不通之論也。今花馬池一帶邊牆。既欲幫築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厚。又於塙盡頭橫城之南添築一堡。量屯兵馬防禦。河開之後。縱有套賊。不能爲患。但恐冬深河凍。踏水而西。仍謀入寇。容或有之。意外之防。不可不謹。所據河東三十六墩邊牆壞斷。誠宜封築修濬。河西黑山營。誠宜屯宿重兵。但明年旣修延綏花馬池一帶邊牆。工程浩大。力不能及。合無行令寧夏守臣。明年將河東新舊三十六墩坍塌損壞者。量爲修補。照依舊規。撥軍守瞭。與河西墩臺烽火相接。不至失誤。官軍應援。倘俟一二年。仍將前項橫城以北三十六墩塙壘。悉照花馬池一帶邊防。葺築高厚。挑濬深濶。敵臺暖鋪。護守官軍一體處置整理。仍挑選精銳人馬。于黑山營按伏。以爲平虜城聲援。如此。則封守慎固。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爲分布邊兵預防虜患事

分布邊兵

臣切詳此。虜類年犯順。其氣方張。不曾遭挫。必無懲戒。今歲若復不肯悔禍。決當重遭殲戮。臣受命總制。各路兵馬。謹當中嚴號令。分布主客官軍。揚兵耀武。以伐其謀。於未入之先。出奇設伏。以乘其弊。於將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平露堂

之際。然須脫畧常法。隨事達變。乃克有功。且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我邊兵患于備多將病。于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不乘。兵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往往墮賊計中。以致我武不揚。狂胡肆職。此之由。今將沿邊至腹裏。分爲四路。以定邊營花馬池與武營靈州一帶爲藩籬。以石溝鹽池。韋州。朔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刺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靜寧。隆德。平涼。一帶爲堂室。行令延綏副總兵姜漢統領奇兵。遊擊將軍戴欽統領遊兵。及暫委綏德衛指揮藍海管領土兵。各限十一月初一日起程。遊兵于花馬池營駐劄。奇兵暫于定邊營駐劄。土兵暫于寧塞營駐劄。寧夏副總兵衛勇統領奇兵。官軍於興武營。都指揮韓斌統領土兵。於清水營。亦限十一月初一日到彼。駐劄。賊果入套。西行。延綏奇兵。那平。花馬池。量分於安定。柳楊。二堡。土兵。那平。定邊營。量分于臨塢。三山等。各聯絡駐劄。與分守泰將。葉椿。閻綱。協同都指揮保勛。李振揚。成武。併力。

防禦以壯藩籬。寧夏總兵官李祥統領戰鋒奇正官軍先期于靈州駐劄。有警那至石溝分守。寧夏西路參將馮禎統領寧夏中衛廣武營選鋒奇兵官軍前來鳴沙州。陝西遊擊將軍陳義領兵於韋州環慶守備都指揮姚震領兵於山城各駐劄以嚴門戶鎮守陝西署都督僉事曹雄統兵於鎮戎所調度固原靖虜蘭州一帶主客官軍以保庭除仍預行甘肅遊擊將軍徐謙統領甘涼遊兵并千戶魯經土兵各于莊浪操候河套有警調至安定會寧與甘涼備禦下班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王

手露堂

官軍併謀齊力以守堂室前項分布既定沿途守將嚴謹斥候多差夜不收遠為接哨沿途多設塘馬但有套賊烟塵消息或走回人口供說即便傳塘走報降境官軍踴躍賊果近邊各該主客官兵分據要害占守水頭從宜阻遏寇小至則擊之不可輕進遠邊仍要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如賊大至切勿與之爭鋒各取便欲入城堡以避之待其擁衆深入延緩遊奇土兵寧夏副總兵都指揮韓斌等校人馬各襲踪而進若犯固原陝西遊兵即便掣回應援李祥衛

勇馮楨韓斌等各領兵於紅寺兒堡接伏姜漢戴欽藍海等兵各於韋州鹽池石溝接伏環慶官軍移至萌城各什兵林馬以選待勢曹雄相機調遣腹裏官軍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一面馳報安會靜隆官軍堅壁清野勿露形跡多用鄉導指引藏兵于崖窰堡洞險要扼塞之處伺賊分散搶掠出其不意發兵擊之賊既不得逞必將退去曹雄陳善重兵衝其腹心又與徐謙遊兵俱襲踪而出比至紅寺兒石溝鹽池等處延寧環慶官軍分據營盤待其前鋒稍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王

手露堂

遠先後犄角夾而攻之陝西主將遊兵出其後背奮而逐之晝則選鋒以截其路夜則銜枚以劫其營賊深入疲敝又腹背受敵必然大遭挫衄若犯環慶則延緩遊奇官軍掣至紅德堡山城會合陝西遊兵尋襲截殺倘或事情緊急都督曹雄領兵自三角城沙井溝而出寧夏主副將官兵馬掣至萌城甜水堡以遏其破表西走之勢賊既敗走其氣已奪諸軍仍躡其後併力追勦至邊境而止沿途主兵將官閭網保勦等以選待勢或邀其中或截其尾以我四路應敵

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豈有善歸之理。如此底可
振中國之威。補外夷之魄。爲今之計。似不出此。然兵
無常形。敵有萬變。隨機運用。難以預定。因時制宜。又
在各官。再照延綏遊奇土兵。既皆掣至西路。其中東
二路。城堡空虛。倘賊乘隙而入。爲患非輕。已行延綏
鎮巡官。照例徵調大同遊奇官軍。先期於交界去處
駐劄。賊果入套。調來中東二路。應援截運。如是。賊果
俱在進東。近邊拆牆謀犯。延綏地方。卽將本鎮遊奇
兵。掣回。若賊情緊急。寧夏陝西遊兵。俱應調去。東應
皇明經世編

一爲預計兵機事

楊石齋

據鎮守延綏總兵官張安呈。切見近年以來。虜酋騷
橫肆志。勢甚猖獗。動輒深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

方盡皆殘毀。未嘗有一挫彼鋒銳。且如弘治十八年
虜中走回人口。傳報酋首會議。每賊殺羊一隻。牽馬
二匹。前往延西地方。搶掠。彼時得此消息。欲集官軍
乘夜出境。撲搗巢穴。破彼南侵西掠之勢。但恐又有
引惹邊釁之說。有爲首尾之畏。束手。忍忿。掣肘。難行。
以故。賊徒得利而歸。動糧內外。若不預爲處置。使賊
痛遭挫衄。以回邊患。何時得息。合無探聽聲息。遊定
馬步官軍。先差乖覺。夜不收。出境。密切哨爪。賊果遠
近。帳巢多寡。果離邊牆一二百里之遙。的實回報。然
後。將馬隊官軍。分爲左右哨。被馬軍。駕御兵車。隨同
出境。挨邊劄營。作爲來當。聲勢聯絡。遙振兵威。馬軍
盡伏夜行。徐徐前進。約至賊巢。分兵四面。齊起。驚擊
散亂。擒拿老小。勦殺強壯。選趕生畜。縱有微倖。逃命
脫走者。冬則凍餓死傷。夏則困渴疲敝。自有不戰而
亡。且又致使深入腹裡。搶掠之賊。得知前後。不顧。急
趨回營。見其巢破。營空。妻子散亂。無所顧藉。生畜被
劫。無所收集。加之腹裏。按伏官軍。追擊。內外夾攻。手
足無措。虜賊所顧戀者。妻子生畜。如此謀爲。使再不

敢送顛輒犯庶保內外軍民得安臣看得切緣前項
虜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
氣橫肆無忌憚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裡殘害生
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太遊兵全軍覆沒又河
凍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既未遭挫必無懲戒今冬踏
水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靜臣方部
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布置主客官軍相機邀截及
具題外但兵少備多未免以一當十出奇制變似不
得已前項撲搗巢穴之議不爲無見商高宗之伐鬼

皇明經世編

楊石塗集

卷之三

平露堂

方唐太宗之擒頡利是非薄伐昭然可知况河套本
我內地而彼據以爲巢由是以窺我近邊犯我內郡
此正田中之禽利用博執固非稱兵于陰山之窟藏
血于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爲今
冬深河凍賊果入套宜照兵部奏行事理徵調宜大
二鎮遊奇官兵前來延綏中東二路駐劄並聽提兵
官張安節制若止在套雖牧不曾據架內侵我則嚴
兵自守決不輕挑強敵自起疊端如是仍前深入固
慶等處搶掠合無行令延綏鎮巡官一面選帶乖覺

皇明經世編

楊石塗集

卷之三

平露堂

夜不收分投出境哨探賊營遠近巢寨一面會合主
客官兵預先分布逼近虜營城堡待哨探回還如在
一二百里之間有機可乘原擬沿邊中路邀擊之兵
照舊不動以延綏東路秦晉時源領本鎮三路臣近
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員名爲戰兵總兵官張
安領本鎮選定頭等官軍三千員名次之以爲中軍
大同遊奇兵爲左右二哨宣府遊奇兵又次之爲兩
翼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并步隊官軍
於牆外二三十里列車營爲家當分布停當晝伏夜
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爲營以待務
使聲勢連絡後騎相望前鋒戰兵既近賊壘奮勇疾
進衝其腹心賊既潰亂捨其羸老而戮其壯健奪其
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正嚴備不許貪利輕
動如前鋒勝負未決進爲聲援待其既回以爲翼衛
賊若糾集餘孽追襲我軍張安合大同之兵專爲殿
後宜府官兵相機爲援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
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回
則殿後使有餘力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部分疎

遠孤兵無繼。迄無成功者不同。彼賊千里趨利。日久
疲敝。聞我傾其巢穴。必自遯。我腹裡之兵。驛之中
路之兵。劫之。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賊戀果之心。既
勝欲戰之志。不堅。必厭潰敗。比至套中。兄其妻孥。傷
殘。魂魄破膽。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安邊制虜之
計。莫快于此。昔者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攻
其所必救。古人遺法。具在。領用之者。何如耳。但兵貴
神速。後防先露。進止之間。不容髮。若待臨期奏請。定
奪。誠恐緩不及事。乞勅兵部詳議。倘有可采。作急行
奏。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摺

卷之三

手跡堂

臣及延緩鎖巡官。密以會議相機而動。必期成功。若
套賊勢重。兵力不敵。或賊營迂遠。勢難輕進。機無可
乘。照常賊守。不敢輕舉妄動。以貽後艱。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七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本 何 剛愬人

彭 賓 燕又參閱

楊石淙奏議

疏

楊一清

為條陳鹽池開中事 鹽池開中

竊惟鹽州大小鹽池鹽法祖宗朝本供各邊買馬之用後因中馬有弊改議納銀輪發各邊買馬立法未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鹽池開中 一 平定縣志

嘗不善奈何正德年間當事者各出意見奉行新創紛紜變亂新舊混淆弊端百出後任者不體前官之意新納者罔念舊商之苦以致各年各項報中俱未支掣完足鹽引堆積多至二十餘萬商人虧陷資本節次召中並無一人報納卻乃搜刷舊商勒報新課監禁筆楚如追逋負在情與法俱不相應夫天地自然之利人自失之而徒為姦人私販之資深為可惜查得近該戶部題奉欽依革去納銀專令中馬關係舊例但先年中馬弊多始改納銀且各鎮官員趨向

不同行事亦異如是禁防疎濶或因將官之要求或徇勢豪之請託將中下不堪馬匹捏作上等支鹽一百引以致物議沸騰若欲於腹裏地方納馬解邊則秣餉屬之何人運送不勝其擾似皆未便臣愚以為不若仍納銀兩解邊易馬則事省人便官商兩為有益且如鹽馬舊例上馬一匹給鹽一百引中馬一匹給鹽八十引二池舊課止有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引盡納上馬正該馬一百四十三匹兼納中馬大約不過一百五十餘匹正德元年臣召報納過七萬二千五百引每引價銀二錢五分共得銀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五兩每馬一匹用銀十兩可買馬一千八百一十二匹正德二年臣召納未完去任今查納過鹽三萬八千七百引每引價銀如前該銀九千六百七十五兩以後年分多者萬餘兩少亦不減數千兩嘉靖元年延綏超前召報納馬止是一百二十六匹較其所得多寡之數昭然可知致將正德十四年十五十六三年俱誤召納今據副使高公詔所呈在池未放鹽引既多欲再設法另召商人必少欲暫停新課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鹽池開中 二 平定縣志

以既通舊引不無虧損額課近候邊儲一節查得節年報納商人歲月既多頭項不一中間展轉影射日支盜賣等弊難保必無本當通行革罷但念各商俱已奉例出其資本助我邊儲官本失信商則何年況前商既已失利後商愈加疑阻誰肯以固有之財而希覓不可必得之利哉緣前事該部已經題有明命臣當具奏上請定奪乃敢施行但六七月間正在放鹽之際誠恐又誤一歲額課已經遵照欽奉敕諭便宜處置事理仰副使高公韶備文出給告示曉諭自正德元年以前鹽引俱令革罷不許放支仍令將引自赴官投告燒燬若仍留在身以圖影射許各項商人并鄰佑里長旗甲首告挈問治罪自正德二年至正德十二年止俱爲舊引正德十三年見開未完并以後年分開中者俱作新引另召不拘新舊商人許令告報每引照正德元年事例納銀二錢五分到于卸鹽處所仍納卧引銀一錢願中商人俱於蒙慶兵備處報名銀兩發慶陽府收貯取實收類赴布政司填給引目下池舊引三分新引七分俱俟次開放

止論鹽引數目不拘商人多寡如上名不到下名挨支每引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外有多餘依律掣壅追問去後近據副使高公韶呈稱示出之後召納過鹽引一萬一千餘引作正德十三年之數餘尚召納未完臣聞之先正云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天下之事皆然如總制尚書秦紘等先年所擬循而行之於三邊馬政實有裨益惟是接管官員專務更張以致法無定守官無依據每更一官輒奏改一個出于已者思其不多出于人者惟欲其止行之未久他官相繼又復如是且納銀納馬所取既殊買馬買糧所用各異乍行乍革倏舊倏新規近利以失大信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宜商人之不樂從也但前此納銀各該衙門往往借取別用有妨馬政見今三邊多警正在缺馬之際乞敕戶兵二部查議合無依臣所擬照舊施行所收銀兩仍照例正德十三年爲始先延緩次及寧夏次及甘肅輪年解發前去專備買馬不許別項支用再照靈州二池夏秋之間水面凝結如雪如霜隨取隨足十餘萬之課亦不難辦但地隣

邊境或聲息緊急鹽路不通又或旱澇相仍鹽花不結照臣先年詳奏新課明白除禁不可膠于一定歲歲取資但行鹽地方舊例止在平慶一府及寧夏等衛榆林寧塞營迤西城堡似乎大狹鹽生者多民食者少鹽商何從售賣而私販固未嘗絕以此尚書奏紘御史王錯先後具奏俱要將靈州鹽課與河東行鹽地方相兼發賣正為此也

爲整理固原邊備疏

整理固原邊備

臣竊惟固原爲陝西噴襟要害之地地里平漫無險可據通賊去處甚多自弘治十四年以來套賊擁衆深入延寧地方不能捍禦馳驅長驅兩日夜可至固原分散醜類靜寧隆德會寧安定一帶州縣俱被剽掠直抵鞏昌秦州地方近年又侵逼平涼蹂躪我涇邠等州縣得利而歸不曾遣挫將來鳳翔西安內郡安保不遭荼害臣先年巡撫之時奏將陝西鎮守總兵移在固原常用住劄意正在此但所統官軍與守備官部下官軍俱不及千數委的數少難以出戰只得嬰城坐守甘受畏縮之罪今提督尚書金獻民要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四

五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四

六

將總兵官部下除見在七百員名外再于各城堡各衛禦冬防守官軍內選摘精壯二千三百員名共轄三千員名總兵官統領守備官部下除見在外今擬增糧并各城堡挑選共二千員名外未及之數照例懸賞於有丁人戶內招募一千名亦轄三千之數統領殺賊仍聽總兵官調度該用馬匹就于茶馬并苑馬寺給領或有太僕寺收貯官價支買招募銀兩於司府官庫查有無碍銀兩動支誠爲安邊禦虜至計除依擬行令嚴加挑選聽各官統領以助兵勢外至於懸賞招募一節尤爲得策今日之務似難舍此查得弘治十八年間臣爲巡撫准兵部咨爲預防虜患事題奉 聖旨隨該太僕寺寺丞楊信解送銀五萬兩到於陝西布政司收庫臣於正德元年二年間賞軍招募等項陸續止用過銀一萬五百餘兩此臣奏准回還原籍養病其餘銀三萬九千四百餘兩俱在布政司并平涼慶陽二府寄庫待接管官員支銷及咨兵部并陝西巡撫查照外又查得兵部先年題准事理臨邊各路土著軍民舍餘人等有能奮勇敵

謀斬獲賊首一顆，隨卽賞銀三十兩，生擒一名，賞銀五十兩。若能糾集鄉丁，敵殺賊衆斬首至五顆以上者，爲首者加陞署所鎮撫，又一件今後各該官軍，有能斬獲賊級一顆，爲首者賞銀牌十兩，生擒一人者，賞銀二十兩。各爲從者量爲給賞，仍將各人功次另行造冊奏繳擬陞，是皆激勵人心，鼓舞士卒之策。與前項該部所奏所擬大意相同。況常人之情見利則趨，以速爲貴，遣軍艱苦萬狀，俯仰不能聊生者，十常八九。一旦獲此厚利，自然踴躍思奮，雖有勢豪買功之人，彼亦不肯舍應得之利，以犯必禁之法矣。然此例雖久，官司多不肯行，實亦因財用不足之故，以致人心怠玩，賊勢益張。所惜者小，所損者大。及照臨邊軍民勇悍善鬪者，在有之召之有道，自然應命，及查先年召軍，每名有給銀五兩者，有三兩者，是爲常守之兵，比之腹裏抽選召募者，大段不同。比年延緩寧夏二鎮召募土兵，至今與遊奇正兵一體調遣，截殺所向有功。今各該衛所行伍空虛，懸利召募，相應舉行。至于隨勢給賞有功官軍，亦爲要務。軍門若無財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四

平露堂

用。則有罰無賞，何以盡人死力。但陝西布政司在庫官銀不多，各有頭項，難以一槩取用，伏望皇上軫念邊方重地，防禦爲急，乞敕兵部議處，令無查照先年該部奏行事理，於太僕寺馬價銀內勅支五萬兩，差官運送前來，聽臣督奏實心幹事官員設法召募，不拘衛所軍餘舍餘，村野土民，但係年力精壯，騎射閑諳者，籍名在官，照領馬者給銀伍兩，步軍給銀三兩。令其置辦軍裝弓矢器具，團成隊伍，聽總兵守備等官統領訓練，不敢委用貪刻官員，用強逼勒，以失人心。亦不敢濫收不堪之人，徒費官錢，無益於事。至于給賞有功官軍十人銀兩銀牌等項，聽臣於布政司無碍官銀內量爲查取應用，不拘官舍軍餘土人召募民壯等項，但有斬獲首級一顆者，驗係真正達賊，不願陞者軍門隨卽賞銀三十兩，生擒達賊一人者賞銀伍十兩，該陞者照例先賞銀牌，仍造冊擬陞，既可鼓士卒立功之勇，又可杜官豪買功之弊。及照各邊官軍缺馬爲急，行太僕寺苑馬寺收貯銀兩專備買馬騎操，難以別項支用，若京運銀兩召募支用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四

平露堂

不盡亦收貯聽發各邊收買戰馬騎操不許別項動支事完通將支用過召募買馬銀兩數目造冊奏繳如此則軍伍可增軍氣自倍可立收克敵制勝之功矣

爲調度官兵預防慮患事 防務

准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王盡揭帖爲申明舊例請飭各邊守臣防禦虜患及早差官整理軍餉以安地方事內開會同鎮守等官諒照延寧所屬花馬池定遠營一帶地方接連河套地形寬漫大虜在套垂涎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防務

九

平露堂

關隴深入搶掠必由此入先年三邊兵馬強勝虜雖在套住牧然尚畏我兵威出沒搶掠亦止于延邊去處不能侵犯腹裏自弘治十四年延寧兵馬不能阻遏遂深入腹裏獲利而歸虜情貪利無厭自是每歲入套必深入腹裏正德十三年搶平鞏一帶嘉靖元年搶鄯渾一帶俱由各邊兵馬自取便利不肯阻遏之過也查得據管卷內該前巡撫都御史王珣開寧夏地方報有聲息照例會行該鎮移兵於韋州紅寺等營堡駐劄併力防禦該鎮官員不肯發一兵前來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防務

十

平露堂

止以虛文抵阻未久該鎮亦不免於失事此亦自分彼此不肯應援之過也見今虜寇住套號稱人萬有餘近雖差人探報俱於延遠河住牧並不露形今青草漸茂馬廐將壯虜情巨測旦夕大舉入寇亦未可知乞敕延寧陝西甘肅各邊鎮巡等官早爲防禦除具題外開具揭帖到臣爲照延綏定邊營寧夏花馬池興武營靈州一帶地方委係大賊侵犯腹裏之門戶前項地方守臣若能捍禦則固原靖虜迤南俱係腹裏可以無慮因是沿邊武備不修兵威不振以致套賊掏挖邊牆長驅而入其所利不在延寧而在腹裏固靖安會靜隆等州縣俱被搶掠近年又越過平涼蹂踐鄯渾等處地界籌離不固禍及堂室誠如陝西鎮巡等官所言延寧守臣每以本處不曾失事爲辭不知朝廷竭腹裏軍民之財力以供三邊令其幹理何事況各鎮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屢有敕旨及奏行事例今套內既稱有賊雖云不露形跡恐其竊伏深藏待後青草長茂馬匹廐壯之日難保其不大舉入寇防禦之計不可不謹但沿邊一帶地

里寬漫虜賊便于馳驟。各守臣兵馬寡少。豈能遏其初來之鋒。必須徵調鄰境精兵會合截剿。乃克有濟。已經行各鎮總兵官查照原行差人哨探套賊多寡

遠近。先行回報。仍照節行事例。互相策應。如果套內

賊聚。行令遊擊將軍張鳳。統領遊兵於花馬池營住

剿遊擊將軍劉淵。統領遊兵於定邊營住剿。副總兵

趙模。統領奇兵暫於寧塞營住剿。若哨探前賊有西

行之勢。遊兵二枝俱於花馬池副總兵趙模移於定

邊營各住剿。量分人馬於安定柳楊等附近城堡。寧

夏副總兵劉玉。統領奇兵於興武營。遊擊將軍周倫

恭將苗鑾於紅寺兒堡韋州鹽池石溝等處住剿。總

兵官仲助。待有的確警報。統領正兵於靈州住剿。與

各該守備等官。各按兵秣馬。鋒利器械。以逸待勞。仍

要嚴謹斥候。多差夜不收遠為探哨。沿途多設塘馬。

但有烟塵消息。即便傳塘走報。鄰境官兵。隨備賊果

近邊。各分據要害。占守水頭。從宜阻遏。寇小至。則取

便擊之。如賊大至。即便會合各枝人馬。相機截殺。不

許逗遛畏縮。失誤事機。亦不得輕率寡謀。墮賊奸計。

如果大舉深入。陝西鎮巡徵調。即便刻期赴援。不許觀望推托。陝西遊擊及主將兵馬。等巡歷河原審勢分布另行。

為達賊出沒計處用兵機宜事 用兵機宜

此達賊即亦卜制阿爾賽一洪也

照得前項達賊自正德三四年間。被小王子人馬擊

殺殘敗。遁往河西莊浪涼州。速罕禿新石峽。明水湖

扒沙一帶潛藏。住牧時出剽掠。阻截遊路。敵傷官軍

臣起廢西征。復總制陝西軍務之時。建議欲調集太

兵。痛加誅剿。彼時規置已定。惟候成命。不意旋即奉

敕取回。兵部題奉欽依。行令甘肅鎮巡官整理緣茲

事重大。豈甘肅一鎮所能了辦。因循養患。十有餘年

賊既那管竊伏。西海逼脅。曲先阿端各種番夷。烏合

為巢。歲復一歲。醜類漸繁。乃敢寇我洮河。深入松藩

地界。自是虎踞青海。蠶食屬番。遂釀成甘肅陝西腹

心肘腋之患。去年冬間。被回賊驚散。一半越往官路

之北。被各鎮官軍相遇。斬殺數多。其大營仍在西海

刺刺山江零口住牧。雖未見侵犯。而禍胎實深。除督

令各該守臣哨探尋襲計處方略另行具奏外。其在

北者多不遇一二千俱係精兵十可當百因猛老小
摩步不定自今春以來多則五六百騎少則二三百
騎或在莊浪五方寺尖山蘆溝或在涼州松山蘆塘
等處聲東擊西或出或入河西衛所官軍防禦三種
寇賊無所不備無所不寡經年累月不得解甲若不
先其所急早為祛除緣前賊切近腹裏恐其尋槍月
久野無所留水橋結凍之後將有窺伺蘭州靖虜之
謀彼處軍馬數少不能支持乘虛而入則會寧安定
狄道金縣地方難保不遭虜掠臣愚欲趁今與西海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用兵卷上 平露堂

賊寇離析之時軍調陝西延緩精銳兵馬五六千名
與莊浪涼州副總兵遊擊等官會合尋襲痛加誅剿
以除門庭之害則西海邊賊聞之亦將就覓破膽有
不戰而走之勢區區回賊又不足憂也但今河套虜
情未定沿邊腹裏俱未敢挈兵又莊浪一帶倉場糧
草處處空虛方為逐旋經理須待套賊無營糧草有
積方可舉事然兵貴神速機難預定必待臨期奏請
非惟緩不及期且恐事機先泄乞教兵部計議倘此
言可采乞早行臣密會各該守臣不詢何月日相機

取便行事俟大兵既集詢謀僉同因而撲剿西海之
賊至期計處定奪務在計出萬全若無可乘之機或
軍馬錢糧未備照常戢守不敢輕舉妄動以貽後誤
為諮詢群策以裨邊務事 邊務

臣惟固原為防胡重鎮乃陝西根本之地地里寬漫
逼賊隘口數多分兵而守則無所不寡賊至發兵則
有所不及數十年來大虜竊伏河套寧夏邊境不能
捍禦必從固原深入平鳳臨鞏地方搶掠生靈蕭索
戶口凋耗實由于此但防邊之要據險為先設險之

楊石齋集 奏稿 古 平露堂

策必資城守成化年間都御史余子俊建議於預望
城葫蘆峽口二處添設鎮戍平虜二所甚為得策後
止設鎮戍所其平虜所因循未舉弘治十四年大虜
侵犯固原總制尚書秦紘查奏舉行旋即去任臣接
管總制始奏銓官降印召募軍人設倉積糧又於舊
紅古城修葺營房募軍積糧委官操守於是兩城遂
為扼虜要地虜賊畏避不敢由此而入却從東路驛
子川毛居士井一帶在於白馬井赴水草剽營分散
搶掠固原平涼村寨賊輩直抵涇陽地方所以固原

兵備副使成文守備都指揮劉文俱要於舊撤都城
卽白馬池地方修築城堡添設官軍并展築白馬墩
堡占據水頭斷賊出入之路似爲有見臣親詣閱視
及行委布按二司官參酌韓十奇等照例召募願投
本城軍人及又委令將應給軍人耕種地上丈量四
至分撥外但有城有軍必須得官管束固原衛見在
官員數少委的不敷差用及照召募軍人止可尋常
備禦若大虜入寇必須分調官軍在此按伏供應糧
草亦當預備再照前項地方係在靈武監清平苑草
場之內與萬安苑草場相隣因地上荒遠自來無有
官馬在此牧放蓋係虜賊出沒之衝牧軍亦不敢來
此牧馬及又查得靈武監清平苑原額實有草場地
共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四頃二十六畝二分見養馬
軍人止是二百八十三名見養馬并駒四百三十七
匹萬安苑原額實有草場地一萬七千四百五十二
頃三十八畝養馬軍人三百二十三名見養馬并駒
一千四百八十八匹地土甚廣牧馬不多不致顧此
失彼但恐牧軍因見築有城池足堪保障事定之後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四

五

平露堂

或起爭端。況前項城堡之設。不止保障地方。亦欲防
護官馬。乞敕該部計議。令無行延緩。寧夏二鎮查取
新任空閑官員。每鎮各五員。改調填註固原衛所分
分撥白馬城紅古城二處。每城五員。管隊領軍。并行
陝西布政司將原坐附近城堡該徵民糧。量撥白馬
城脩蓋倉廩收貯。以備兵馬支用。再乞行陝西苑馬
寺禁約該苑牧軍草場地土。在今分撥給軍耕種界
至之內者。向後不許混爭告擾。及行總兵參將兵備
操守等官。禁約本城軍人。不許於界至之外。侵越耕
種。如違。各依法究治。待安插既定。軍糧食足之日。與
紅古城應該設立所分俱聽後來總制等官奏請定
奪。

爲處置屬番事

爲照肅州寄住畏兀兒哈刺灰二種夫人乃哈密之
部落。亦哈密之忠臣。先年土魯番戕殺王母。既致死
未戰。其後襲殺罕慎。又死難數多。至于沒門。復圖討
殺。衆回亦多効力。要其心跡。本非有過。乃因窮迫歸
我求生。寄住年久。未嘗作惡。比與哈密回回不同。今

都御史陳九疇等議以異類雜居終難輯睦一旦驅非其人變生不測必危遑處深慮曲防不爲無見但欲遣回哈密則彼與土魯番讐怨已深斷不敢歸還故土今要揀擇肅州北邊空閑堡寨水草便利之所少費官錢爲其修理城郭改造屋廬諭以番漢雜居終相疑二從居別所兩取便安待奄克字刺勿子襲職回還令其管轄部落且容不去哈密令其暫居臨邊稽之事體似亦相應但恐各夷安土重遷不肯樂從若強之使去致失其心返生厲階及修理城郭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陽石涼集

七

平露堂

造屋廬等項未審工程多寡本鎮財力堪否供辦已經移咨巡撫甘肅都御史寇天叙等官議處先行曉諭各夷使知彼有畜牧之業我無猜猜之念如果樂從仍計謀修理城郭改造屋廬合用工料若干先期整理完備方可督發遷移川邊王子莊苦峪赤斤柴城兒扇馬城大草灘各種回達亦被土魯番殘害窮迫來歸不敢復還原土前該鎮巡議處准令暫安插金塔寺地方彼亦安居樂業不敢生事今要將威虜古城再加修築挑派塚墜以處其衆既爲肅州北

添一藩籬又使遠去城郭不患包藏禍心前項所處似得牽遠防姦之意且與先年該部所處大略相同但前項地方大草灘扇馬城柴城相離嘉峪關不遠王子莊則在苦峪之西離邊稍遠大約皆赤斤蒙古衛番族住牧之地近年節被回虜擄掠傷殘棄地方而不守投內地以求生今所議威虜古城未知相離嘉峪關外地里若干修築城垣挑派塚墜應用工力若干即今臨邊有無回虜窺伺并修築之後防護之兵作何區處方得一一就緒料彼夷人以帳窠爲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陽石涼集

大

平露堂

室以耕牧爲藹藹既有城郭可以自保無不樂從之理俱要議處停當明白咨報以憑回奏定奪今據前因竊惟防患當于未形防之太過反生意外之處作事當謀諸始始謀不臧將無善後之策看得前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等并兵部尚書金獻民後先議奏其說有二一則欲將肅州關廂寄住合刺仄畏兀兒二種夷人揀擇肅州北邊又棄空閑寨堡水草便利之處安插居住一則欲將川邊王子莊苦峪赤斤柴城兒扇馬城大草灘等處先年安插暫住金塔寺

夷人因前威虜古城再加修築以處其衆是皆欲嚴
華夏之辨謹內外之防深慮却顧誠皆體固安邈至
意但懷柔遠人之道當順其情哈密乃朝廷封國
土魯番敗於殘破之使其播遷離析而我不能爲之
所已失中國懷遠恤患之義矣彼哈喇灰曼兀兒二
種夷人皆忠于哈密被其戕害率衆來奔先朝從守
臣之謀許其肅州關廟居住歷年滋久彼無反側之
心我得調遣之用今一旦疑其後日之終不靖也而
欲徙之北遼空閑塞堡安土重遷豈夷情之所欲哉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屬番

上

平露堂

觀其對各官之言曰此是鳥雀不落之地我們如何
住的又曰我們東關住久各有置買房屋不能割捨
我們情願入堡將我們家小仍留在東關也罷等語
其情可見後各官諭之以好語動之以危言方纔承
認終非所樂明矣其川遼王子莊苦峪赤斤柴城兒
屬馬城大草灘各種番遠俱係境外屬番肅州衛屬
屬帶管之數節被土魯番哈密回回侵奪搶殺窮迫
來歸先該總制鎮巡等官奏請暫且安插肅州境外
金塔寺地方居住令其自爲耕牧有住四十餘年者

有住十餘年者今欲驅而置之三百里之外舍近就
遠必非其情且原擬待後西事稍寧哈密復立仍各
遣還住守故地是猶存興滅繼絕作我藩籬之意若
依前擬則恢復之念荒哈密之望絕矣及照各官所
擬新城兒媛呆板播等堡堪以安插二種夷人之地
修門修房等項雖費用不多亦未免勞擾又奪肅州
軍餘秦夏務農之地以與之似俱有裨至于威虜城
修築約用人夫六七千名又勞軍馬架梁防護且今
肅州地方番回之窺伺未已我兵之警備方嚴豈暇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屬番

于

平露堂

逆探未形之患以供不急之役乎倘或番回乘我工
作之際率衆侵擾禍且不測惟原各官論奏蓋見前
年回賊退匿誤信速壇滿達兒牙木蘭已死之言遂
謂肅州自此無事故有是言若體諸各夷之情恭以
今日之勢非惟不能亦所不敢據今鎮巡所言土魯
番構怨方深正諸夷机視不安之秋在我惟當以鎮
靜安輯爲主若又遷置各夷紛紛多事以拂其心臨
期倘有生拘又恐患生意外等語似爲有見乞敕兵
部參詳議擬合無將前項川遼王子莊等處番夷令

其照舊於金塔寺地方住牧以爲後日恢復之圖以存興滅繼絕爲我藩籬之意其哈喇灰畏兀兒二種夷人亦且令其照舊肅州關廂居住不必預爲遷徙之說以離其心待後番情寧謐財力有餘之日如果事勢可爲另爲具奏定奪庶使夷人無定二之情地方無勞擾之患而我得以專意內修可收攘外之績矣

爲整理邊務以備虜患事 備虜

赤斤罕東哈密等衛夷人皆當國初開創之時率衆
皇明經世編 楊石涼集 備虜 卷之四 主 于露堂

來降所以我祖宗授官降印以羈縻之使之爲我藩籬今亦卜剌等寇賊背叛其主投我屬番境界大肆侵掠橫加吞噬又侵人我腹裏地方此正田中之食利用搏執固非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正德五年復起總制陝西軍務之時此賊被小王子人馬擊敗殘敗邈來河西地方臣慮其異時必爲邊患建議欲調集大兵誅剿規畫已定不意旋即奉敕取回兵部題欽依行令甘肅鎮巡官整理因循至今十五六年種類漸蕃聲勢日盛臣於去年六月內奏爲達賊出

沒計處用兵機宜事兵部覆奏欲令臣將一應制虜機宜用兵方略一一會計停當先行差人具奏謹請定奪緣兵家變態不常旬月之間事機頓異況地方相去京師五六千里奏報往返動經數月雖有成算亦難取必謀處間忽報北虜二萬前去青海收捕前賊臣方慶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不煩煩我師旅不意爲彼所覺移巢南面留其精兵據守彼千里而趨利此以逸而待勞反爲其所敗失勢而逃後聞阿余禿斯賊衆恐大虜仍來報警率營隨順渡河入套止是亦卜剌一枝半在青海半渡河寇我洮州卽今未否盡數歸巢且西寧洮河等處番族國初分散部落設有國師禪師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管領給與金牌今共三年一次輸納差發馬匹而以官茶酬之若與王官王民無異實欲借其爲我藩籬捍衛北虜仰前漢斷匈奴右臂之意百十年來河西虜寇不能逼侵我洮河恐番人之謀其後也今二種殘賊將番族戕害已甚不能生存遂與之糾合爲寇西寧最被其害洮州之番近亦被脅合夥爲之指引道路番達

皇明經世編 楊石涼集 備虜 卷之四 主 于露堂

合勢我之遑境其何能安此膏肓之疾腹心之患也
謀者動以不可輕舉爲言雖兵克戰危誠宜慎重而
玩寇養患亦非所宜嘗竊譬之套戕勢雖猛烈如風
寒暑濕之病來則疾於風雨治之不善卽能殺人然
得遇良醫一汗而愈一匕而安西海之寇如瘡結胃
腹間目前飲食起居雖若無恙久而不療元氣日漸
消耗後將難圖興亡及此豈斗不思所以處之而徒
玩貽惕日以僥倖於無事哉日阿爾禿斯已遁止尼
亦卜刺一技大約精騎不過二三千人其餘皆腐驅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唐 宣 千露堂

奇二枝兵馬及陝西寧夏二鎮遊兵共萬二千人甘
涼之兵自涼州而進延寧之兵自莊浪而進陝西之
兵自河州歸德而進與各該守臣所統兵馬刻期聯
絡併力夾攻如昔年宣城伯衛穎都御史吳琛征番
故事仍先設法厚募壯勇識事之人暗入西海謀我
屬番使爲內應一鼓成功以驅河西腹心之害以爲
我邊久安長治之圖尤須精擇將領如魯經李義馬
雲甘積輩及涼州革任參將都指揮楊佑皆熟知此
事可以付託西寧兵備副使陳鳴沉毅有機陝西布
政司左叅政成文同原兵備副使桑輝皆曾巡歷河
西地方素有才略可以翊贊兵機督處糧餉然事干
各鎮必得主將一員居中調度領兵馬不難於調集
而糧草則難于措處臣到邊督催運送甘肅一鎮民
糧銀兩分發戶部送到官銀其數已多而倉儲未見
有積及照蘭州督理糧儲郎中葉志德實心幹事宜
令往來莊浪涼州一帶督處仍下布政司選委有幹
力善經畫官一員專一整理河西錢糧一面于莊浪
涼州西寧或召商或雜買一面於蘭州安定會寧等

處收積蓋專恃河西則所積不多蘭州安會如有厚
積臨期可以帶運臣之所見如此伏乞敕兵部將臣
所言參詳可否早爲定奪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四

五

手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八

華亭

徐孚遠開公 宋徵韓上木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徐鳳彩聖期

張安茂子美參閱

楊石淙文集

狀

楊一清

論綏德衛遷改榆林城事宜狀

遷改榆林城

謹按綏德州奉漢以來號稱上郡多遣重兵屯宿名將拒守宋時經略西夏尤爲要害觀趙島所奏綏實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卷之五

林城

一

平

露堂

形勝空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可見矣我國朝酌

古定制開設州衛統理軍民表裏相參犬牙相制或

規井然萬世無可議矣今天下一家華夷賓服固無

容慮然陝西既合受降又撤東勝延綏諸郡遂與此

處爲隣加以河曲內地棄爲虜巢深山大沙勢頗在

彼綏德獨以一而之險遮千餘里之衝昔入謂之可

守不可棄者此也正統年間虜數入寇西鄙靡寧乃

設榆林東西二路營堡將綏德官兵調發沿邊諸堡

分布操練以備非常尋又將戶內夫丁拔其壯健者

千總與舊操官兵相兼肄習調用成化以來邊患益

劇朝廷從守臣議增置榆林衛鎮臣節鉞諸臣居

中以臨蒞之外控胡虜內撫延綏疆土開拓藩籬蓋

固于是延綏之地始免拾遺勢同腹裏然武備解嚴

而衛制不廢非直以舊規未可率易更改抑亦有思

患預防之意焉此因守臣建白欲將綏德衛改就榆

林以便邊務事下兵部移文陝西延綏兩鎮巡僉議

可否以聞已而綏德之人復有論奏極陳遷衛非

便欲仍舊貫以安人心兵部亦下其議甲乙可否其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卷之五

遷榆林

二

平

露堂

知適從竊惟事體當較重輕謀慮當審久近事關重

大則匹夫之言亦當博納慮在久遠則目前利害不

足深計顧非其職不敢妄議然食祿茲藩親歷其地

蓋嘗酌輕重之宜審遠近之慮體之人情揆諸事勢

有不可遷者七不必遷者二何則西安以非七百二

十里而有延安又四百三十里而有綏德又二百六

十里而有榆林以千四百餘里要害之地中界兩衛

已不爲贅初本設榆林以捍綏德今頗撤綏德以附

榆林不惟損外援內應之勢抑且蹈虛中實外之讒

其不可一也。綏德前擁雕陰之岫，後繞大理之角，依山爲城，阻溝爲池，居高瞰卑，山谷迫隘，百夫據險，則鐵騎千羣，不能飛度。榆林界在沙漠，土脈不堅，以戰則綏德不如榆林之利，以守則榆林不如綏德之險。故榆林者，綏德之藩籬也。綏德者，榆林之根柢也。脫黠酋勁虜，有如天順成化年間，擁衆深入，分抄邊鄙，則綏德尤宜增兵防守，以壯聲勢，以固根本，以繫人心。今邊事稍緩，遂視爲腹裏，欲撤根柢以附藩籬，萬一事變不測，榆林動搖，則延綏殆矣。南衝之勢，仗誰阻遏？必有執其咎者，其不可二也。往年虜勢猖獗，榆林以東，神木府山谷間皆可入寇，不必取道榆林，亦能逕趨綏德。直搗環慶，設復有此，必仗綏德之兵以遏其深入。榆林遠在二百里外，安能舍彼顧此？其不可三也。綏德軍民屯所多在清澗、延川地方，相離二百餘里，芻糧輸納尚以爲艱。今復移就榆林，使之越五百里之程，畜馱車挽所費不貲，人心怨嗟，邊儲愈負其不可四也。綏德官兵自戍邊之外，其在本城內外居住，文武見任致仕官僚士儒辛伍之家，無慮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五

平露堂

千百世業已久。今欲墮實榆林，決無祗移空符之理。必將盡驅此輩以去，以安常樂業之人，無故而驅之，使之棄田廬，拋塋墓，扶老攜幼，惻使還城，生者失其幹止，死者無所憑依，謫貲貽典，怨聲騰沸，怨極生變，難保必無其不可五也。綏德編氓多散居鄉落，城中居民不數十戶，比屋連巷，俱是衛所丁籍。此輩盡去，遂爲空城，是亦不能州矣。其不可六也。榆林邊探官兵皆出大戰創傷之餘，頻年飢饉之後，重以誅求，腰剝疾痛未瘳，生意未完，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況今失穴之虜，近邊抄掠，寧夏甘涼諸處，警報日至，虜掠我丁畜，我敗我官兵，外無所獲，草枯河凍之時，必將內窺河套，榆林延綏之患，恐自此始。正當畜養士氣，固結人心，今欲改移衛所，築城建衛，勞費不免，內戢人怨，外疲兵力，以逸待勞，以靜制動之策，固如是乎？其不可者七也。且建斯謀者，述其始謀。本因綏德官旗比年借貸倉庫錢糧，侵尅軍士花布，事多發露，故欲移置會府，易于關防是固然矣。利之所在，刻弊易生，要在典守得人，禁防有術，自然無患，不然則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五

平露堂

狐鼠漁獵之妖何處不有。以官旗侵尅狼狗之故。遂欲胥一衛而遷之。是何異于因噎而廢食。見刑而廢釐也。亦過矣。假令禁防不嚴。則今沿邊衛所營堡倉庫。錫銀布虧耗侵尅之弊。迭迭有之。又將移置何地。此其不必遷者一也。又謂榆林地大事殷。所當增兵防守。然兵貴精。不貴多。緩德官兵精悍者。俱在邊戍。所存無幾。借曰遷之。彼繫繫者。非贏餘之老稚。則隨行之眷屬。戰守無能補助。遇警先爲動搖。所謂食虛名而受實禍。將安用之。此其不必遷者二也。夫揆皇明經世編
楊石涼集 卷之五 遷榆林 五 平露堂
之人情。度之事勢。其大要不過如此。此理甚明。人所易見。必欲違衆情。逆事勢。而爲是得已不已之舉。亦獨何哉。或曰。舉大事者。不惟細怨大。所謂不恤于此者。爲其有孟子彼也。小損而大益。君子固甘心焉。無大損益。徒爲煩擾。亦所不爲也。况無益而有損者乎。或又曰。古城兵德。未有榆林。今守榆林。安用緩德。易有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千金之子。其祖若父。爲之重垣複壁。亦將有以自保也。無事之時。而厭之。而撤之。其可乎。爲今之計。衛治決不可遷。人言決所當恤。

衆怨次不宜斂。但將邊官革去行廩。俱于邊倉止關。本等俸給。至于倉庫出納之際。朝廷成法。具在稽牒。按籍之不遺其力。歲省月課之。不憚其勞。所任勿私其人。所犯勿貸其法。則積弊可祛。浮費可省。人心不搖。邦本自固。長久利便之策。安無出此。

書

奉內閣吏兵諸先生第二書

兩寺新命。人心聳然。精采百倍。諸被改擇者。悉皆砥礪鞭策。用圖報稱。迨時。顏靡廢放之風。爲之頓革。顧習玩已久。人猶未知所重。其參政僉事改卿少卿者。同事且譁而輕之。親友問訊。輒出喧語。若以爲墮坑落壑云者。流俗之難曉至此。此固不足深鄙。然轉移之機。在廟堂一籌運耳。何則。二寺體素輕。今雖奉有明命。而朝廷所以待之者。未審何如。以京寺十一。一。切。案。兩。寺。官。照。京。察。卿。事。休。後。郎。止。與。司。待。之。是。亦。方。面。而。已。矣。以。方。面。待。之。是。亦。方。面。而。已。矣。此。其。故。不。可。以。不。講。也。若。一。切。循。常。襲。故。不。加。隆。重。則。空。言。無。據。何。以。鼓。動。人。心。至。于。考。語。一。節。關係尤急。蓋巡撫巡按與二寺政務不相涉。考語無憑。填

皇明經世編

楊石涼集 卷之五

六

平露堂

註未免詢諸二司二司未免詢之知府往者弗振實坐此故今不爲之處其事勢恐又漸違故輟中而莫之能救也詳具奏牘伏惟啓之裁之

與內閣吏兵諸先生第四書 茶馬

茶馬論列已罄其愚雖未敢自以爲是要其事勢不得不然其推原 祖宗立法本意恐是一段大議論似不可少所患私茶不易禁官茶不易積耳大抵茶是本馬是利無本則利將焉出官買固順以輸運之艱故有招商之議商買固便以價出之難繼也故復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五 茶馬 七 平露堂

有官賣之議行之數年茶司各有數十萬之積則金牌可復然僕前所言差官一節又不可不預爲之思也至于四川東鄉利州諸處誠今日私販之淵藪其地密邇漢中宜附陝西巡茶提調不不禁之于此開之于彼譬之治水不于源頭理會而徒遏其流恐奔放潰決之勢終不可遏餘惟主張國是者採擇之

與內閣吏兵諸先生第五書

牧地

清地募軍文冊差官奏繳監牧之政二事爲先願茲政初舉會謂草場爲土人占據已久決不可復必復

之恐激土達之變而總制秦公尤主是議某張知此中情狀恐鳴搖撼乃其故習不足深鄙恐簡練事之官分投清理憑據籍冊盡得其實徐論土人聽其赴懇分豁改委它官覆勘凡辭有可指及情有難堪者稍稍還之奏疏中所謂寧虧牧地之額不敢失衆庶

之情者此也至再至三其情已盡其辭已屈然後樹立封界分地投軍地有定額軍有定止草場既復人情亦安向之羣咻衆聞者今何如哉至于募軍之令初下任耳者習于往歲延寧招募之難間生疑議殊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五 牧地 八 平露堂

不知積年通逃勢既不能驅之復業而盜賊奸宄皆此輩爲之將來貽患不細今收集以歸之官官獲其用彼安其役門攢戶合而力不低什伍團結而官可考固未嘗取諸見在有用之人而貽損此益彼之計也疏中亦略及此誠懼傳聞之失真聽察之難憑故嘵嘵云耳若以爲自衛伐豈某之志亦豈明執事之所以見待者哉大抵天下之事在見之真行之果若狗流俗之論則無可爲者矣

東西涯先生

李商

東內閣吏兵二部諸公 防虜

某經略無狀不能保固邊境致賊深入抄掠以厘九重西顧之憂無所逃罪顧受命以來修築邊防料理儲餉選將練兵實亦未敢自怠仰荷國是清明易置主將增設遊擊一方守備號爲得人假以歲時事當就緒今主將初至遊兵未集不意驟罹虜變烽火方舉賊騎已滿山谷陝西固靖環蘭所守千數百里處處通賊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彼合而強我分而弱理勢則然賊始至豫望城指揮任璽禦之至鎮戎所遊擊陳善指揮郭遼禦之雖不能遏其初來之鋒幸不虧折賊至固原地方野無所獲遂竄我邊兵擁衆前入至靜寧勢將東下平鳳新任將官提數百之兵冒險而進某約束土民拒守隆德賊聞引而西數日蒐集腹裏官兵賊亦不復分散方部署官軍及招募土人計截歸路但彼聲勢聯絡未敢必其成功而延緩遊奇兵屢調不至往者先事預防之疏竟托空言所謂中路邀擊者未知能中機要否嘗觀近日虜態較之風昔不同昔無盔甲而今有盔甲昔無餘馬而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卷之五

防虜

十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卷之五

本房

九

平露堂

連得手書窮邊寥落中不勝慰藉知近來東徭所及如僕者僅一人耳顧僕何以堪此感愧感愧此事想寧帖冬間套中賊情決不敢保恐非書生所能獨當況陝西武備廢弛之甚極力料理只辦得二三分而武安債帥擁虛位失人心已久奈何爲處今亦不敢不勉凡百以身任之利害進退皆所不暇顧六月十四日賊到蘭州金城關下若無前奏留官軍其害不可言也今雖無殺獲之捷幸不失利僕七月初九日至蘭州莊浪炮火不絕道路阻塞却再不曾犯蘭州蓋彼亦知我有備故耳靖虜邊防頗區畫停當今冬想無虞姑未敢言及蓋士夫方惡聞修邊之說此事當爲卽爲以佚道使民無所不可不然今賊勢如此既不敢保其全勝則慎封疆守要害設險自固以逸待勞斯得策也又避而不爲然則若之何其可哉大抵今人止可與樂成不但凡民爲然耳此中曲折雖盡難盡募土人使自爲戰一節事體相宜人心樂從非如所謂招募籍民爲兵者也冬間賊果內侵必獲此事之用今亦未敢盡言

今有餘馬行成營陣居有險守所向如義路皆我馳
逃有以使之而所謂奸細者實不可謂無也度今昔
近新春遷延不出或者天厭其惡而將繫之邪不然
則潛伏套中兵連禍結陝西之人其何以堪內有大
荒外有大寇時勢之難無逾此者蓋自今春以來地
不時震殆其徵與竊謂京軍決不須發若總制之設
似不可已廷臣可當是任者固多鄙見以爲兵待許
公新蒙起用離陝伊邇易于赴鎮且其才識足以濟
事風采足以動人誠宏界之重權使大爲經理以弭
將來之患某輩不過聽受指麾而已非敢以報虞之
際委勞于人蓋經略陝西不若經略寧夏今花馬池
一帶邊備雖有如無藩籬不固寇至堂室似難爲虞
况陝西各衛所正軍俱在邊戍而腹裏所守大半抽
選招募之餘安能支此大敵及徵調邊兵又緩不及
事如今日者此某所以不得不極言之也

東閣部諸公

防虜

虜賊頻年入套其志不在邊疆而在腹裏若不爲腹
裏居民深長久之圖則爲邊將計者不過嬰城自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防虜

上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防虜

上

平露堂

保而已在邊固無所掠也今經理寧夏邊陲不爲
寧夏謀爲腹裏謀耳計不出此而恤目前之近怨避
衆人之浮言則他日陝西用兵始無虛歲驅虜屠割
之慘饋餉轉輸之勞其何以堪民窮盜起勢所必至
僕既深知流禍至此安忍不爲朝廷陳之此修審嘗
整添設衛所經理寧夏整飭草州諸務所以不能已
于言也仰荷廟堂采納悉見施行如新春套內無賊
當次第從事此志從終二年之後邊患可少弭腹裏
人民有息肩之望矣頗聞陝之士夫猶若有異議者
蓋未嘗深究利害習于任耳者之見大抵爲僕身謀
則甚不利爲國家謀爲地方謀則一勞永逸百世之
利也而此修邊如余肅敏尚不免于騰口況萬萬不
及肅敏者招怨貽誼固其所也亦何暇顧哉套賊烟
火不絕而未嘗近邊高家堡稍有侵犯旋即遁去互
春尚遠恐有潛形匿跡乘間如社年大舉人寇亦未
可知但往年我邊兵寡備多顧此失彼僕今冬將沿
邊至腹裏分爲四路兵雖不多聲勢頗聯絡守正互
合首尾相應以邊待勞法曰百里而趨利在頭上將

與彼千里趨行亦安能善其歸耶。人便附此不盡區區。

東東山先生 防虜

翰教動懇極感至意。非虜入套已久未嘗侵犯。東見于高家堡。西見于寧夏。河東墩臺者數亦不多。而沿邊一帶。瞻見烟火無處無之。此其奸謀尚未可測。僕十月間大閱鎮兵于固原。十一月大閱邊兵于花馬池。皆號數萬。先聲伐謀之意也。兵聚而即散。分布諸要害。聲勢相接。如賊犯某城堡地方。所至爲正兵。某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楊石淙集 防虜 主 下露室

挑強胡。無故啓釁。秦疏中亦已明白。不敢不慎。永諭使人以器之說。愚意正與此合。賤目積勞與熱。舊患大作。餘情不及續綴。

與陸提督都憲書 謹啓

不意流賊之變。驟及江鄉。上則南都根本之地。下則東南財賦之區。關係至重。鄙懷不勝懸切。不獨同室被髮纓冠之義而已。去年已嘗慮及此。屢言之。請老本兵。以事勢未及。未有所慮。亦嘗致書巡撫。巡江及敵處。府衛使知此意。早爲設備。不知曾留意否。而今果如所料矣。計此賊百戰之餘。雖甚勇黠。斷本不習水戰。制之空無難。第恐得我連降。驅彼迫脅。休之以刀兵。陷之以財貨。則我濱江鹽徒。遊食鼠竊。狗盜輩。皆彼鄉導。皆彼精兵也。不早撲滅。則根本爲之動搖。貢餉爲之阻隔。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正意當此危急之秋。誠得如執事才識威望。而又習知江南事。至者往領安攘之寄。必無不濟。方謀議間。忽得來翰。毅然請行。聞者稱快。本兵卽如所擬。但願以拯溺救焚爲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勁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爲

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人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住防遏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

爲瓜真二壘之防有急易于徵調至于召募鄉兵求

開課懸重賞以待之辭取計破用收不戰之功又執事之所稔知者不贊言此窮寇也譬之困獸不室急

副鎮江以脆弱不練之兵要其初至之鋒取敗固宜

而志則可取較之閉門與鬪者不同是安憐其志姑

貸其罪以責其後功則人知自奮矣指揮孔湧素以

驍勇聞楊能又出京營二人號爲出色今皆喪敗倘

皇明經世編

楊石潭集

卷之五

五

平寇堂

不見棄絕或可收之桑榆掌印指揮陳章廉靜不擾

愛養士卒以固人心無出于此且鎮江最爾之郡驟

也重兵外而防禦賊寇內而承應上司勞逸可知可

役其力不可徵其財二者並徵則驛之爲益耳當于

它郡縣多方區畫錢糧輸送前來以備供應嚴有司

料派需索之弊此止益上策也況鎮江衛官軍糧餉

經年不得支給屢奏有行未聞區畫怨聲載道怨極

生變難保必無不可不應又思此賊出沒無常聞大

軍之來或奔淮揚通海二州以趨山東彼之計常掩

夫不備而我之患常生于所忽故淮鳳之兵不可盡撤山東之地不宜全虛晉之圖之

本內閣吏兵諸公書

勳房

某經理寧安事務幾兩月粗有次第付之鎮巡遂西

出廣武抵于中敵簡閱士馬申明號令遵草地而南

八月初六日至靖虜衛竊見黃河以西無處無寇時

出抄掠居人既不得耕牧遇客復不敢經行其涼重

鎮儼然成一外境食乏兵寡守臣僅僅自保虜橫而

驍無復忌憚甚非好消息河凍之後憂態難測此其

皇明經世編

楊石潭集

卷之五

六

平寇堂

節制中事不得不繫懷抱欲增兵防守正墮無所不

備之戒師老財匱卒恐無成必得大舉一番用祛生

人患害此田中之倉利以搏執而無咎者也但倉廩

一空倉卒無下手處事在河東者一面區處河西餉

道阻塞不知彼處鎮巡何以爲計及今不圖將來非

惟客兵不可調雖主兵亦難枵腹待斃李孫之憂又

不專在戎狄間他日必有任其咎者矣詳具奏牘惟

主張國是者裁之所論事恐命下之後糧草未辦或

逼近冬寒亦難輕舉鄙見第謂先事通有成命則可

以相機而動必待臨期取旨往來須兩閱月機會間不容髮奈何奈何若廟堂別有高見明以指授使有所依據而行他日勿謂夷簡不進言斗膽亦復云爾千萬加察

記

朱憲副平賊圖記

平秦蜀叛寇

弘治庚戌夏六月撫治郿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浮梁戴公珊上言 皇明撫世普天率土陶然太和米天炎海雕題左衽往古聲教所不及之區皆佛航納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平秦蜀叛寇

琛貢蠢斯逆賊野王剛者嘯聚不逞初起蜀之夔州新寧往來東鄉大寧大昌諸邑肆行劫掠守土者莫能禁遂入湖廣竹山竹谿近又擾我漢中金州平利西鄉諸郡縣 皇上弘天地之量不即加誅彼昏不知悔惡益甚請 勅四川湖廣陝西三省守臣調兵討之 帝曰俞無養患無助變無延及平民于是大司馬承旨議設方畧移檄三省巡撫憲臣調兵率屬刻期進討維時陝西按察副使高安朱公漢職在撫民兼分巡漢中乃承戴公檄躬督陝西官兵消民兵

萬餘人分道竝進賊聞風奔潰乃約會川湖官兵深入賊巢麻柳垵所向克捷勢如破竹賊莫能支是歲十一月元惡授首餘黨悉平疏聞 上降勅獎勵給賞賚有差朱公獲拜白金文綺之賜漢中之民相顧而言曰始聞寇至吾儕子女幾無生聚之望寇平亂息伊誰之功嗟我朱公維我父母其爲吏與士者亦相聚言曰賊至不早撲滅民將動搖豈惟吏之尤亦士之憂今居民安堵吏奉其職士安其業惟茲懋績寔戴我公乃屬善給者貌其平賊之狀會爲詞予得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平秦蜀叛寇

觀焉督宋真宗時張詠知益州四郊多壘詠得賊不誅悉令歸農業仁宗至和中蜀人傳言有寇至野無居入京師震驚張方平被簡爲蜀帥至則歸屯軍據守備蜀竟無事公之平寇不免殺伐若異是者蓋益州之賊初苦于侵苛假息其鄉無他志至和禦變于未然所謂有亂之萌無亂之形者故得以安之而無患若野土剛者自成化乙巳遽亂五六年有奇蔓延數千里攻我城邑戕傷我兵民其賜張跋扈非文告所可招而彌天之惡不可以恩結不可以赦原其勢

不得不加兵。領兵凶器。戰危事。將非其人。兵雖強。不能必勝。玩昔。偃日糜穀費財。借曰勝之。所損已不貲矣。若公以文臣統師旅。不請益兵。不重費轉輸。笑談尊俎。安如平昔。坐運籌策。指麾諸將。月三匝而成功。視二張所爲。雖有用兵不用兵之殊。其止亂安民。功則一也。圖之以詔後世。豈徒繁人之思。朝廷遭亂之武勳臣之仁。諸大夫宣力之忠。并于是可見。而謂文儒不諳軍旅。其過言哉。漢中固秦地。倡亂者蜀人。古稱蜀人多變。習使然也。後之治蜀者。變之未形。當如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五

平露堂

體國堂記 馬政

臣一請以南京太常寺卿被簡命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驛召詰問授勅以行。臣伏讀勅辭有曰。夫廢墜既久之事。更新興舉。責任實重。且觀朝廷以爾才望素優。志存體國。特茲簡命。臣拜稽首。自念以虛名承乏。重辱溫旨。褒嘉省躬。增惕如臨深谷。惟上端居穆清。知周萬物。欲修邦政。用濟時

艱。乃詔本兵大臣講求牧馬故典。粵稽牧馬之政。大備于周官監牧之制。昉于唐。歷代因之。有衰有盛。而迄無善政。顧以爲病焉。我祖宗稽古。設大僕寺于兩京。山陝遼東甘肅。又有行太僕寺苑馬寺之設。承平之餘。任隨勢輕。官因人廢。頃屬三邊多事。戎廢告乏。上煩官帑。編戶督課下困民力。用厯青野之念。以陝西監牧之利獨優。至遣風憲重臣督理。得承制以便安從事。無前之典。寔自今日始。瘡痍淵深。不獨爲多馬故也。方議之興。衆皆替其決。而抵憂其難。及詠之定。人或迂其事。而遽虞其弊。紛紜喧囂。莫之適從。然臣于體國之論。得所以自處之道矣。大抵鼓不調之瑟。必費更張之力。而築道旁之舍。決無可成之理。故凡興廢補敝。鎮蹀舉劇。安常習怠者。不能爲瞻前顧後者。不敢爲。有見于體國之義。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則無不可爲之事矣。初督理之任。本爲監牧繼而有兼理茶馬。及提調三邊戎馬之命。其爲役知勞而未知逸。其于人多怨而寡惠。其爲効害日去而利未興。然要其成功。未始不爲它日一勞永佚。惠且利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卷之五

平露堂

之地也。亦姑自目前之所當爲者盡心馬箭矣。出位逾分，以爲其所不得爲事，功好大而爲其所不必爲，皆非臣之志也。非體國之義也。或者未嘗深究，若以馬政與民事爲二道，不思朝廷修舉牧事，非供馳騁田獵之欲，擇外藩內正生民故。夫天下未有無弊之法，利害之相乘古今以爲恒患，顧輕重緩急之宜何如耳。誠重且急，則小損而大益可也；暫廢而大綱可也。事在得已，無大損益而徒爲擾煩，則寧止勿爲。雖付之無可奈何可也。若其心愴焉，惟浮議之及已，是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馬政

主

平素堂

雜記

演習營陣事

營陣

靈州邊堡壁間有詩云：堪笑書生無勇畧，演習營陣日紛紛。問之乃總制才尚書所作。後聞諸邊將云：才公見于下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

足法。遑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有進無還，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爲哉！未幾聞虜在遼，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興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搗賊營，而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才中矢，墜馬，身被數刃而死。出不兩途，時竟以屍還，與武備哉！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爲法，無論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提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矣，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哉！才之死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功者，可以鑑矣。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集

營陣

主

平素堂

放演火器事

火器

中國制禦夷狄，惟火器最長。顧今所造鎗砲，不能致遠，兼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銃力大而猛，然邊城久不用，予昔在定邊營教場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爲長物耶？詢諸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某曩在陝城教場，見用此器，越

三日花馬池下操。宏清先取二將軍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却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遠及三百步。營中皆震。攝。宏神色不動。子喜曰。破大虜無逾此矣。然以欽降者不敢輕用。乃市鍊募工于固原鑄造。如二將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枚。俟賊大舉入寇。攻城札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退。後邊城所在肄習。用以爲常。至是花馬池。參將閻綱告子曰。前歲達賊擁衆出城下。用公所發鍊。銳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器衆云。止可用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三

平露堂

二驛。駕一銃。凡用八驛。可駕四器出禦之時。置之中心。遇有危急。却營潰圍。不過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萬夫之力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穆二遊擊被虜圍之。數重。經二三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覆沒哉。

著演陣行兵事宜

兵法

各邊演習營陣。止按舊規而行。不知變動。予謂地利有險易。賊勢有強弱。人馬有多寡。若不知活變。遇警安能濟用。乃參酌舊規。問出新意。令隨機應變。如衝三疊陣畢。再衝旋陣。下一條邊營畢。變三才營。又變

五行營。又合爲四門斗底營。當分而合。當合而分。而不缺。合而不亂。或人馬方行。驟報賊至。倉卒之間。就於脚下站立拒敵。務使彼此人馬相迎。盤旋拒搃。以決勝負。凡坐作進退。應援追截。悉視中軍旗鼓指揮。以類而推。隨意生發。如下碁局。局皆新。如此操演。使人人知兵。初雖難。久則有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三

平露堂

今之下營布陣。或太稠密。或太空疎。太疎恐敵人乘隙而入。太密則旋轉之間。人馬擠塞。賊來衝擊。無所措其手足。乃教之按古兵法。止則爲營。行則爲陣。陣中容陣。隊間容隊。營中有營。有正有奇。有常有變。布列有廣狹。回轉離合。無相奪倫。部分有疎密。左右救援。不致淆亂。卒有外寇侵軼。堅整全備。莫可動搖。領陣下營。務使人入常存戒心。就如賊在目前。軍器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毋容外人得入。恐係奸人刺客。如一面受敵。三面皆當提防。敵來無懼。色敵去無情。容久又慣。熟臨敵不過如此。粧磨夜不收軍人。務尋達木達帽。粧作真達賊形狀。若無真達衣只。翻穿皮襖。乘風拍馬。直衝營陣。腥臊難聞。聲勢兇

惡。使。我。馬。慣。見。遇。賊。自。然。不。驚。是。不。但。習。人。亦。且。習。馬。其。衝。擊。方。向。悉。聽。管。轄。馬。官。臨。期。驅。使。或。東。或。西。或。來。或。去。或。衝。其。前。倏。擊。其。後。使。官。軍。應。接。不。暇。以。上。皆。予。總。戎。務。首。軍。令。才。尚。書。之。見。嗤。者。以。此。知。兵。者。或。以。爲。然。姑。識。其。槩。以。俟。後。之。君。子。

將。領。三。軍。司。命。安。危。所。係。苟。非。其。人。則。急。去。之。在。其。位。則。不。可。忽。且。侮。子。在。制。麻。雖。衛。所。庶。僚。平。居。未。嘗。妄。咎。輕。罰。一。人。有。足。重。者。必。改。容。禮。之。苟。奸。法。干。紀。則。亦。未。嘗。假。貸。故。解。任。之。後。遺。愛。恒。多。才。公。嘗。怪。奉。將。閭。綱。遊。擊。陳。善。都。指。揮。郭。遡。不。能。殺。賊。虜。其。衣。冠。加。之。巾。幘。婦。服。今。周。遊。營。陣。三。人。皆。有。時。名。坐。是。諸。將。解。體。出。塞。之。役。心。知。其。非。無。一。爭。者。比。聞。其。敗。各。按。兵。不。救。且。甘。心。焉。是。時。變。起。倉。卒。雖。救。無。益。而。人。情。向。背。可。知。已。

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凡。官。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須。區。別。若。混。爲。一。途。非。惟。人。心。懈。怠。兵。勢。不。揚。且。臨。敵。接。戰。怯。者。先。逃。羣。衆。被。其。動。搖。壯。勇。亦。爲。所。累。故。選。鋒。爲。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含。短。取。長。皆。有。可。

皇明經世編

楊石涼集
卷之五

重

平露堂

用。大。將。之。門。兼。收。並。蓄。庶。無。遺。才。子。先。年。總。制。通。行。各。邊。大。小。將。官。各。於。該。管。衛。所。城。堡。官。軍。夜。不。收。內。逐。一。試。驗。揀。選。弓。馬。出。衆。膂。力。兼。人。有。膽。氣。有。智。略。四。事。兼。備。或。三。事。兼。優。者。定。爲。第。一。等。四。者。之。中。二。事。可。取。者。爲。第。二。等。一。事。可。取。或。二。事。粗。可。觀。者。爲。第。三。等。若。四。事。俱。無。足。取。但。不。係。羸。弱。疾。病。者。爲。第。四。等。其。老。弱。幼。小。疾。病。者。定。爲。第。五。等。一。等。選。備。奇。兵。二。等。三。等。選。備。正。兵。四。等。專。備。守。城。守。堡。雜。差。撥。用。第。五。等。不。堪。之。人。責。令。選。勾。精。壯。戶。丁。代。補。騎。射。

皇明經世編

楊石涼集
卷之五

天

平露堂

之。外。各。採。所。長。如。善。御。兵。車。者。善。救。銃。砲。者。發。於。弩。彈。牌。刀。骨。朵。者。善。用。鈞。鎗。斧。鉞。鞭。撻。者。但。一。藝。精。熟。皆。可。備。二。等。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詢。博。訪。有。知。天文。善。占。候。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算。者。攻。巫。醫。者。自。虜。中。來。習。知。虜。事。者。善。胡。語。者。脚。健。善。走。者。眼。明。善。瞭。者。形。影。詭。譎。善。窺。探。者。有。雖。無。他。長。賦。性。直。慝。決。烈。不。顧。生。死。者。以。至。百。工。技。藝。之。人。苟。有。一。長。俱。令。開。列。閱。視。無。異。各。造。冊。登。籍。定。與。操。習。條。約。立。爲。賞。罰。規。格。隨。宜。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

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後予解任南歸。此事旋

廢。今部曲猶能道之。方圖舉行。而召令下矣。姑識之。

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

小。行步有疾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爲選別。出

戰之時。量力馳用。庶幾人馬相當。戰功可立。若平時

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

強人弱。馬可前而人懼怯。雖有猛將。安能成功。予行

今各將官將所部馬隊。官軍騎坐馬匹。逐一揀選。精

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驟迅疾者。選作第一等。身力雖

皇明經世編

小。頗能馳驟者。作第二等。身力雖大。行步遲鈍者。作

第三等。若身首短小。又不善行。及瘡瘍老瘦者。作第

四等。一等二等。專備騎征。三等以備雜差。四等責令

易換。中間若有跳蕩超越之材。上山下坂。足力不倦。

駐坡。暮澗。如履坦途者。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羣馬動

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官

遇急取用。今敢戰之兵。隨處皆石。練兵之將。十無一

二。兵不練而強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

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今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駭。

然笑者幾希矣

皇明經世編朱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楊石齋集

兵法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何 剛愎人參閱

楊石浚繪屏奏畧

疏

楊一清

災異修省疏

修省實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修省實政

干露堂

近觀禮部所奏今年災異如遼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不下二十餘次各處雹災傷稼殲人南北直隸江浙諸處亢旱爲虐山東豐沛洪水泛溢遼東有雷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警至于江南之人疴江西之虎恒助陽之牛禍層見疊出尤爲奇怪豈唯近歲未有抑亦載籍罕聞稽諸傳記考其證驗皆陰陽失常陰盛陽衰所致請推理論之以上下言則君道爲陽臣道爲陰豈乾綱下移而威柄或不自上出歟以人品言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親而小人在列與以天下言則中國爲陽四夷爲陰豈兵政廢弛而內治不修夷狄侵陵而外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修省實政

干露堂

無方與以治道言則德教爲陽刑法爲陰豈恩澤塞于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沮于侍門而人無懲戒與臣伏觀陛下有虞舜之聰明而視聽不能無壅蔽有成湯之勇智而用舍不能無二三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翁受于衆情有視民如傷之心而未淪洽于天下靡文盛而實事微上下睽而情意窒九卿之執奏多聞報罷臺諫之進言或遭譴斥竊恐日積月累蒙蔽漸深陰凝氷堅浸不可長此臣所以終夜靜思竊嘆而深惜者也陛下端拱九重委任臣下將以爲百僚供職庶績咸熙然諸觀之則因循玩愒之弊多精明振勵之功少故所用者未必才才者未必用所聞未必實實者未必聞所見未必真真者未必見所行未必當當者未必行是朝廷且未必正况百官乎萬民乎今禮部所奏荷蒙聖明采納竊觀朕心驚惕之語仰見陛下畏天之誠會官議擬之文欲啓臣下進言之志化災爲祥轉禍爲福端在此舉臣願陛下益嚴敬畏常存此心總覽乾綱以防欺蔽之奸延接大臣以資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奏則天

下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邪。開聽斷之間不爲所惑仍戒飭諸司官守修職言責肅忠凡朝廷政事之缺失當汲汲修改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亦當汲汲救援者幾事至于遺賢之未甄舉忠直之未收錄讜惡之未殄除幽滯之未昭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勿事因循勿懷顧忌陛下躬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慨然聽受毅然施行大要以恤民固本爲主民心悅則天道和豈惟災變可消抑且禎祥可致此老臣垂盡之年感恩圖報之愚悃也第輔導皇明繼世編

皇明繼世編

卷之六

修省實政

三 于露堂

之官論道均職公舉之任弘化所關古之人君多因災異策免公卿今在廷大臣無如臣老憊亦無如臣不職者遇災策免實在所宜伏望皇上賜臣罷斥以警庶官然後委任忠良協心匡濟庶幾天意可回而災變可弭

條陳修省事宜

修省實政

一祭告以竭修省之誠古人致齋欲使百工齊其念慮一其心志以交于神明庶獲感通耳今新春在適郊祭期逼宜于大祀之後擇日齋戒遣官祭告天

地社稷宗廟山川引咎自責以彰遇災而懼之誠至于名山大川及災變所出地方就令彼處官司祭告此蓋爲民祈禱非他淫祀之比也

一寬恤以宜修省之澤今天下之民困窮極矣其原多由于刑罰寬濫賦歛繁急所致伏願特降德音覃及天下先令各衙門斟酌事宜開具條件請旨采擇行之使困窮少濟寬濫少雪以體天地發生之仁以廣朝廷好生之德至于嘉靖三年以前拖欠內外倉庫錢糧亦望大霽恩澤其在小民名下未徵者即與開豁若大戶侵欺監追年久果無抵業者亦與蠲除其餘宜量許折徵仍視其年分之遠近以爲折價之多寡

皇明繼世編

卷之六

修省實政

四 于露堂

一聽言以盡修省之實六部科道等官奉詔條陳利弊興革陛下擇其切當可行者依擬施行惠及斯民多矣其間實有迂泛不切窒礙難行者陛下權度報罷固宜但其間亦有一二關係民情有益治道者伏願采而行之若兵部所言復職任如浙江鎮守市舶太監請改勅書兼管地方所宜改正吏部所言

錄放棄兵部所言憫遣發都察院所言釋幽澤蓋言近年放謫諸臣以言得罪及公劾連累者除議禮奉有明旨姑未敢言其餘充軍者放回原籍爲民冠帶闕任可用者仍舊錄用則聖德愈光各官進言與陛下求言之意皆無負矣

一用人以資修省之益吏部用人專以資格夫課功核實固足以查止庶官而激懦廉頑恐無以風勵天下宜令吏部以資格待常流以不次拔英異在京在外官員果有才行超卓各係時望者不必拘以常格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疏

卷之六 修省實政 六 平露堂

量爲超拔以警勸後人至于高蹈恬退之人屈抑沉滯之士可以鎮雅俗濟時艱者從公搜訪具奏起用至于庶官之賢否吏部不能盡知必寄耳目于撫按撫按不能真知而課績于解科之間程能于趨走之末故相偏無華則以爲拙且儒間轉便給則以爲才且賢況上之取人多重于甲科其在進士甫及三年卽有超擢舉人祇有異結多不得旌擢而竟貢較之舉人尤爲難矣今撫按之薦舉吏部之推擢無得偏重以至府縣佐官具有才守可觀者亦宜量爲薦

擢近年以來將官之體貌太輕法吏之推求過甚而況是非或得之傳聞毀譽多生于愛惡以寸牒不明而羅織號勇之將搜遠年舊事而廢棄統馭之才老成憤戰者置散投閑而新進未試者超登將領宜通行各處撫按將境內大小將官廣詢博訪務得其真至于平居體貌當循舊規不可任情擢抑仍令在京三品以上大臣及科道等官在外巡撫巡按各從公推舉堪任大將者幾人偏將者幾人各舉所知不厭其同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疏

卷之六 修省實政 六 平露堂

一革弊以杜修省之害戶部所言慎惜京儲國家命脈仰繫京儲乞勅諭內府各衙門今後匠官匠作軍人除已傳陞招添外不許再行奏乞其騰驤四衛勇士旗軍仍令兵部查照嘉靖元年清查冊籍果係存留有各人數准令替補已經裁革者仍舊裁革其逃故缺役止照常勾補免令選收工部所言處借支例銀陝西織造羊絨袍服因本省贓罰銀不敷欲借支本部開納事例銀五千兩今照營建仁壽宮事體尤爲緊急工料尤爲浩繁乞采納工部所奏擇其

緊要者如法繕造獨其不急者暫爲停止借支例銀解部應用

論明堂 明堂之制

臣按明堂之制始于黃帝祀上帝于明堂唐虞之五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多主祀上帝而言周人則謂之明堂乃王者所居以出政治之所其規法井田隨四時方向坐以朝諸侯施政令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兩旁二室謂之左个右个總謂之明堂虛其中爲太廟太室然曰宗祀文王于明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明堂之制七 千露堂

以配上帝則大祀以祖宗配焉亦在其中矣故謂之太廟西漢明堂之論其多而皆主享祀東漢光武初營明堂辟雍靈臺至明帝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乃頒時令勅羣后遂登靈臺望雲氣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九夷八蠻皆有陪位乃頌養老之令于辟雍命諸生講經書古今侈爲美談魏晉以下至于唐宋皆有祀明堂登靈臺望雲物之文紛紛不一宋仁宗以明堂爲王者布政之宮詔以朝天殿爲明堂令祀天地始此其後因之臣竊謂明堂即今之奉

天殿也靈臺即今之司天臺也辟雍即今之國學也
我朝享祀施政望氣養士皆有成法卓冠古今規模宏遠矣

奏留卜雲 延綏將軍

近者延綏遊擊將軍劉開致仗大同尚書王憲暫委延綏都指揮卜雲代領其軍雲防守固原時大虜入寇奮勇力戰斬獲虜首七十五級奪速馬器物甚多止雲之驍勇臣所素知頃兵部以陝西都指揮李佐尤延綏遊擊將軍佐雖素習兵畧然體肥遲重不任勞苦以爲守將則可使統邊兵未宜且雲功成未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延綏將軍 千露堂

一旦奪其兵以與他人而置之閒散非但使邊將喪氣亦而失邊人之心矣乞將卜雲量陞職級充延綏遊擊將軍李佐聽候別用至于延綏官兵不時調遣未嘗休息較之他鎮尤爲困苦都指揮楊時統遊兵往大同已蒙賞資其副總兵趙瑛及雲所領奇遊兵宜一體加賞以作其氣

團營疏 京營事宜

國初京城立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于諫因統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京營事宜九

于露堂

已之變，選其精銳，分止十營團操，是爲團營。成化間，又增營爲十二，分布益嚴。今久不蒐選，戎政大壞。陛下之念及此，社稷之福也。謹陳六事于後：一曰簡簡提督文臣，兵部尚書職重事繁，不應兼掌營務。乞專設都御史爲提督，令大臣舉素負才望，諳曉兵政，試有成績者充之。二曰擇將領，將非其人，兵雖衆不足恃。今所任多耆梁統綽，若不聞軍旅，宜推舉各邊空間將官，曾經戰陣者，或令坐府，或令坐營，無缺則令充協贊，付以蒐選教練之任。庶克有濟。三曰慎選戰鋒官軍，孫子云：兵無選鋒，曰北。蓋出兵禦敵，必使鋒銳者當先，任其衝突，堅立不動，使其少却，奮以乘之。今每營所轄萬人，少者不下七八千人，宜大簡閱，分爲等第，選其勇健者三千人爲第一等，就中又選其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一千人，以爲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爲第二等，以備防守。其羸弱者，退更之。四曰嚴訓練，以求實用。軍士操練，相襲舊規，雖有可觀，然其所謂號令，不過把總等官知之而已。其餘軍士，茫罔聚散，全不能知。徒應故事，操演何益？營中軍容，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京營事宜十

于露堂

令熟知號令，目熟旌旗之色，耳熟金鼓之音，足熟進退之度，手熟擊刺之法，與之講解通曉，號令既熟，則節奏不差。又宜簡其熟于刀箭鎗牌及銃者，各一二入爲師，聽其教習，責以成效。吳起所謂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蓋廣教成三軍者也。五曰禁科剋，以作士氣。今營軍強壯殷實者，多出錢辦或營求走幹，又聞各官多占而私役之，在營操練，多係貧乏者，及有征發包辦夫役者，不與焉。貧軍安得不生憤怨？況朝廷養軍，月給米一石，歲抄又賜衣布，非不優厚。而管隊等官，科歛多端，所有無幾。軍士安得不貧？乞明降德音，將已往者俱從寬貸，自後各官占役者悉退出營操，諸首領不許假借科索違者，以軍法痛懲之。六曰查處京營馬匹，今馬政之弊極矣。民間養馬，非壯大者，太僕寺不以之給軍。軍士亦不之領。然給過數月，旋即羸弱，灰者後七相繼取之，民者甚難，而給之軍者不卹，以故軍民俱困。宜立法稽其削失之數，處其情朋之銀，縱不能追其既往，猶可責之將來。然營馬多虧，固係失養，亦由軍士貪難，人

食不足。而暇顧其馬乎。訪得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凡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諭戶部量增其數。以恤貧軍。而重懲其失養者。則被罰者無辭矣。

祭禮議 二殿祭禮

陛下一身乃 天地 宗廟 社稷百神萬姓之主。誠宜重惜。以養天和。以緩多福。竊聞每日而起行禮。干 奉先 奉慈 崇先三殿之前。出入門根。上下

階級。已不勝其勞。旋即視朝聽講。退而親覽章奏。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三殿祭禮 十一

平露堂

日萬幾。向非 聖聰天啓。庸體神護。何以堪此。切惟 三殿之建。本以義起。非廟也。即如爲廟。亦准清越斯神。有依周頌。清廟魯頌。闕宮米閭。行每日瞻拜之禮。太宗文皇帝正以 太廟在外。凡朔望薦新。忌日行禮。未便故建。奉先殿于宮內。本以節勞。而今反致勞。是未得初建之意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忘。則忘此。固言在廟之禮也。今 太廟 社廟。已備四時之祭。三殿豈得復爲繫縛之禮乎。臣等奉酌禮儀。自今第宜每日令內侍

焚香朔望及四時節候。聖躬親往各殿行一拜三叩頭禮。如常朝。臣子見君父之儀。則不疏以怠。不數以煩。起居有節。而煩勞可省矣。至于忌辰。古禮遷主祭。每止于其所當忌。而不他及。如有事。皇祖考。但宜及 皇祖妣有事。皇祖妣。則不宜及 皇祖考。禮曰。尊可及卑。卑不可援尊也。臣等所見如此。惟聖明採擇。

諭甘肅事宜

修舉屯政

臣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而在陝西最久。初見甘肅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修舉屯政 十二

平露堂

鎮自蘭州渡河所轄諸衛。鄉巨二千餘里。番虜夾于南北一線之路。其中肅州嘉峪關外。夷羌雜處。寇盜無時自昔。號爲難守。而今日事勢又有異者。亦卜刺阿爾禿斯二賊。竊伏西海。始而殘害諸番。今則與番聯合。窺我莊涼。又犯我河洮之境矣。西域土魯番踵惡數世。先年獨殘破哈洛。後則沿邊王子莊等處。亦斤罕東等番。衛俱被蹂踐。遂敢稱兵叩關。犯我肅州。困我甘州。鎮城矣。爲今之計。既未能奉辭遠討。則先事預防之慮。胡可旦夕忘也。臣聞禦戎之策。自治爲

上自治之道兵食爲急。今各衛所行伍空虛士卒疲
憊戰守之具從文日。前若不于逃亡者設法勾補見
存者加意撫卹。脫有邊警何以爲之。河西糧儲置乏
土有饑色。馬多度損。內地所派既不足。外供。孰延
開發內帑給之。亦不遇卹。糧所在之粟入所在倉廩
而已。而境內佈種不廣。別無聲致。雖有官銀無從糴
入。以致殺價騰賄。日異月殊。所司往往以銀散之衛
所軍餘令市買納官。責限督併。衆口嗷嗷。怨聲載道。
大處積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既有弊。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楊布政錄 卷之六 十一 平露堂

召商爲最便之法。宜自今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
人上納本色。還儲銀兩。除並留以備豐歲折放。亦當
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後。則應者自衆矣。然
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不可。
今者遣官清查。田授軍耕作。此誠探本之策。而其
故亦不可不講也。何則。正軍充伍。餘丁撥屯。何也。但
其中有有軍無餘者。有有軍餘而無力不能播種者。
故屯地多侵沒于將領豪右之家。以致屯軍終歲陪
粮。有貧丁以田假佃于人者。有田隔遠曉瘠無人願

假。不得已終歲歸身以輸粮而不足者。皆屯之官。至
計十歲以下。初男報充屯丁。參兩朋舍。謂之墾粮。屯
事至此。邊人之困尚忍言哉。校欲廣興屯種。非先補
助屯丁不可。按軍十三守城七屯田。例也。今各衛征
操之外。有乘墩守望。伏塘等役。即守城且苦之矣。其
何有于屯。宜令清軍查理各衛軍戶。應繼者俱還解
健丁。仍加帶軍餘一人。戶大族衆者二人。與俱詣邊
以補屯卒。使其來則有親屬以爲侶。至則有田業以
爲家。庶乎生理相依而逃亡者鮮矣。不然亦可做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楊布政錄 卷之六 十二 平露堂

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王授地
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乃徵其租。一切徭役皆復之。
如此則利可貪身。人爭向募矣。又考先年屯政修舉
之時。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凡屯軍以年老或選伍代
去者。例以牛具種子若干。隨田還官。今盡廢矣。宜倣
其法。以萬金買牛及田器。審屯丁係貧窶者及清解
召募初至者。人給牛牝牡各一隻。犁鐮各一具。種子
五石。每年所獲自輸租外。即償原價種子。以簡耕作
史給至于屯地之埋沒者。則聽人首告。占種寸官豪

者諭令吐退而不迫其性可也或有以虜警爲慮者臣謂春種秋獲各不過一二旬耳設令各該守臣先期曉諭約日並作大發卒爲之守望寇至舉烽即可收保且虜入寇亦有時懼亂連雲禾稼蔽野虜馬亦安能盡殘之乎管屯之官尤必委任得人貪婪侵尅者罰無赦三年以上屯糧無負及有藏積者薦舉擢用今日修舉屯政大要不過如此若徒以清查催納爲名而鮮實心經理之方臣恐于邊備終無益也

花馬池邊備

修繕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疏

卷之六

修繕十五

近者言官建議修築寧夏花馬池以至靈州一帶邊牆此本繫自愚臣中道阻止自後屢議修築竟不果行者由不得任事之臣故也今荷聖朝允行又命部臣會推才望大臣專理其事邊防幸甚但所用之人必年力精壯乃能任勞必器度宏裕乃能計邊資以而優其官秩使無躁進之心才充而重其事權使舊可爲之勢今其督同鎮巡等官親歷邊城相度事務合用錢穀器具先期借備道謀套內無賊二月興工五月停止八月興工十月停止順時量勢以爲緩

急期以五年大工必就牆塹高深廣闊丈尺如臣所畫套中故有伏虜其勢不過千人不可以此藉口興武諸營各有守將架梁防護乃其責任寧夏中路恭將鎮城遊擊可至期調取便之就近防守仍稍取寧夏兵車數百輛於興工之所布列成營使丁夫有所棲避待大邊既成則以其餘力于延綏定邊營以東至寧塞營寧夏橫城以北至黑山營坍塌邊牆一切修補

條處雲南上夷疏

制軍雲南上夷

皇明經世編

楊石齋疏

卷之六

六

近者雲南土夷安銓等構亂仰屋聖懷兼設總制督儲大臣且責鎮巡失馭命御史紀功集四鎮之兵以剿一隅之寇廟謨神筭已無遺策賴兵凶戰危事變難測撲之不早則有兵連禍結之憂竊以雲南荒服前代不入版籍太祖高皇帝始命西平侯沐英克服之又以諸夷雜處易動難馴故因其酋長有功者設立爲土官各令統其所部夷人子孫世襲而命西平侯子孫今襲黔國公者世鎮其地以控制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凡所調遣莫敢不服盜賊生發

責在土官造一介之使臨之即時奏功此以夷制夷之術漢兵不過壯聲勢以固根本焉耳數十年來土官病故子孫應承襲者官制官司不肯保結上司往覆駁勘有二三十年不得襲職者止令土舍管裏下人不畏強陵衆暴無所不爲黔國公雖有總兵之名不得自專凡事必與太監撫按三司會議然後得行積之既久土官以上官爲不足憑恃亦復慢令玩法無所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動兵征剿以致軍民日困地方日壞誰之過歟臣等切思雲南各處土官夷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人馬衆多麗江景東之外如沅江鄧川北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佐蒙化姚州之類俱有官兵若肯聽調用命殄滅二賊不難不煩他省兵力但中間多係不得承襲之人亦有緣事見在提問之數者懷怨畏罪難保必無後聞大兵壓境致生疑懼陰助黨逆恐二患未平又生他患故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陰破從逆之黨提督大臣二三月方到雲南調取各鎮兵馬必數月方能聚集使其疑心不釋賊黨益堅我勢自弱宜先差在京官強幹有精力諳曉夷情者

請勅一道并資執聖旨榜文令其星馳前去限其四十日到彼今鎮巡官差能言知事者分投傳諭各該土官人等宣示朝廷恩威曉以二賊日作凶孽法不可赦爾等上人皆世受國恩享有土地人民宜殫忠德誠大兵到且各出兵馬協心討賊一體先行厚賞有應承襲而不得起送者有功聽提督官具奏就彼襲職免今赴京有罪未結者除謀逆外悉從赦宥若大軍未到之先有能勦殺二項逆賊加倍賞勞其擒拿首惡者賞銀千兩于本職級外加陞二級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其餘官軍人等擒斬首惡并餘賊功次依兵部所擬陞賞條格施行二賊部下有能自相解散或赴官投首者悉宥其罪若將二賊擒獻照常人例給賞如此行之賢于用數萬兵矣夫兵固有先聲後實者若無動調大兵之聲以先之則此策行之無益今大臣既遣大兵既調先奪其氣後備其心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其差去官員仍留在彼與巡按御史協同紀功仍請勅鎮守太監杜唐總兵官沐紹勛責其既往之失勉立將來之功并撫按官中嚴號令將調到土漢兵

區分布防禦相機撫勦不可倚稱提督大臣將至還
延推委其令行事宜謹條列上請之勅兵部查議奏
覆并行差去大臣遵照施行

一夷民雖悍最重者信近官司處之往往失信有
事則招之使來事畢則繩之以法土人所以自生疑

沮不爲我用也宜待賊平之時差去大臣仍留一員
與鎮巡三司等官將該葉上官士舍催勸應葉具結
呈繳吏部照例襲職任事不必展轉駁勘

一省城倉廩所積歲入不足歲用加以動調客兵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楊石山編 制數不備 尤 于露室

何支給附近連西州縣賊亦輕行軍民逃避無糧可
買其進東州縣未經殘燬可以糴買者宜令督餉大
臣委官分投買運仍設官領兵巡邏道路護送車輦
其價比之時估量增數分使積殺者有利糴運者無
虞然險阻艱難之秋官買終難收效宜照尚書王驥
征南事例榜示各都司衛所官有納糧百石者陞一
級襲一輩多者遞加陞級許襲至三輩而止定擬規
格仍給劄付千餘道交付督儲大臣收掌填給送部
銓授此外如承差吏費散官等例亦宜查照舉行

一近訪得雲南都司止有都指揮一員宜令鎮巡官
訪舉都指揮數員擇其尤者以備軍政奏請銓註
一雲南附近州縣多被殘害連西人民皆逃入省城
棄其室廬即今城郭丘墟傳聞夷方益長其輕侮桀
驁之氣宜量發官兵居守今各民復業仍驗其被傷
輕重量爲周濟

一省城遼東如雲蓋州土官安慰一族貴州鎮雄四
川東州等處地方要害且與安銓連姻今安慰已歿
未襲提督官至曲靖即宜召其酋長量加賞勞令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楊石山編 制數不備 尤 于露室

司早爲保勘襲替便可統攝土人仍戒諭不許通賊
指引自取罪責曲靖宜宿重兵斷賊奔路
一貴州威清等處兵備所統轄皆三省蠻夷出沒之
地宜諭吏部推用老成慎重精力強幹者爲之庶接
境地方有所倚賴

王府疏

丁卯官陞選

王府婚姻不得除授京職我朝宗初無此例惟宣
德間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選京官然亦止爲漢府而
言天順以後始有倡議以漢府爲例者然布政雍泰

得以秦府之親，陞巡撫都御史。至弘治十三年，三法司遂以入問刑條，例中治葉至今，遂爲定例。以故詩禮故家，衣冠世胄，俱不願與王府結親。惟閭井白丁，扳援宗戚，轉相誘引，奸宄不禁，弊實坐此。且百年以來，宗室構逆如真鍾宸濠者，亦何嘗借親戚京官之力哉。今乃因一子女之故，并其族屬，俱不通籍京朝，疑忌不已，深乎。又今王府官儻任滿，不得考績，株守終身，故銓司取庸瑣衰憊之人充之，而人亦甘心自棄。臣伏觀皇明祖訓有云：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皇明經世一王叔宣題卷之六中露堂任用蓋聖祖惇宗睦族之意，拳拳如此。至于考第殿最轉移，無常如楊士奇以審理副選任翰林院編修，周忱亦自長史累陞至尚書，臣愚謂畧如國初之制。今後長史紀善等官，務選有學行者任之。每九年一考績，如例黜陟，有差庶人知自重，以圖進取，而王國可保無事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

徐孚遠開公 宋徵璧尚水 編輯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夏允彝璠公

宋存標子建泰閣

王文恪公文集

疏

王鏊

時事疏 時事

臣伏見國家自太祖掃胡元之亂創造海宇及今

百四十年海內晏然正承平極盛之時也陛下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文恪集 時事 下 嘉慶

位其亦有樂於此乎臣愚竊以爲可憂未可以爲樂

也蓋安治亂自古相尋於無窮況今天下名爲治平

而實有可憂者卽如往者恒星晝見太白經天近日

風雷之變拔木折閣正在郊壇之內皇城之間此

災異之可憂者也所在府庫空虛公私掃地赤立一

有水旱不免人民流離盜賊攔道外之變何以支

持此民情之可憂者也寧胡躁張今雖藉逸而睥睨

往來恐其志不止虜掠遼方兵備單弱將帥之中未

見隱然有能爲國長城者此外患之可憂者也上無

核實之政下多朋比之風有功不必賞實者不必有

功甚者一人之身或以爲賢或以爲佞或以爲功或

以爲罪此國是之可憂者也臣故曰可以爲憂未可

以爲樂也此奉 詔旨仰見 陛下恐懼脩省之心

矣然愚以爲有恐懼脩省之心必有恐懼脩省之寔

所謂實者有四焉一曰急講學之爲務二曰急延下

之爲務三曰急用人之爲務四曰急節用之爲務

陛下昔在青宮臣幸以經學入侍竊見 聖質高明

於凡經書讀不三四卽皆上口此天假 陛下聖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文恪集 時事 二 平嘉堂

之質也自登大寶萬幾日繁舊學得無少輟乎昔傳

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非說攸聞或謂貴爲天子矣尚何事於學殊不知

廢人之學與不學係一家之興廢人主之學與不學

係天下之安危夫天人性命之理古今治亂是非得

失成敗皆具于書未有不讀而能知者自古聖帝明

王未有不由學者也堯學於君囑禹學於西王國湯

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文王學於呂望況後世乎

陛下春秋之間每月三御經筵大臣儼然侍列講官

作文解義，頃刻而退，上下太嚴，情義莫洽，唯日講最爲親切，上可以賜問，下可以獻忠，而寒暑之間，又皆罷歇，一年之內，唯春秋數月，一月之內，召見不過數日，一日之內，進對不過片時，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一人植之，十人拔之，欲學之成，得乎？竊見仁宗皇帝時，別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召文學之士，日直其中。仁宗時至閣中，講論古今經史，臣愚願倣弘文閣故事，命侍從文學之臣，更番入直，或召天下名能文學恬退者一二人，如先朝用陳繼王進故事，陛下聽政之暇，游息之間，時至閣中，略去威嚴，從容訪問，或講經書，或論古今成敗，有暇則至，不必拘其時，有疑則問，不必嚴其禮，如是則聖學緝熙，義理純熟，凡百玩好，自不暇及，而所召必皆一時之聞人，則亦可以收拾天下之遺才，聳動天下之視聽，知陛下之好學，有如此者，此最當今之所急也。君臣不相接久矣。先皇帝在御日久，明習國家事，或於午門親決訟獄，或於便殿召見大臣，如劉大夏、戴珊，皆得時時召見，延訪政事，當時天下竦然，爭相傳誦，以

爲近世君臣所未有也。古者君臣一體，如家人父子，唯諾一堂之上，降至後世，堂堂尊嚴，而君臣之分，隔禮節繁多，而上下之情，踈謐說殄行，始得行乎其間，在易上下交爲泰，不交爲否，治亂之迹，昭然可觀，臣願陛下繼先帝故事，朝退之時，每下便殿，延召內閣與六部大臣，同以時政得失，或左右獻替之臣，或巡撫方岳之屬，皆可因事而見，詢訪四方之風俗，生民之休戚，則人情世故，可以周知，而人才之高下，亦因是可察。此亦當今之所急也。國家以經學取士，其名最正，其途最專，往往名臣皆出其中，得人之效，不可誣矣。然天下之才，自非一途之所能盡，故前代用人，其科不一，其途似雜，而網羅豪傑，不至遺漏，天下固有瑰奇超卓之材，不能事科舉之學者，往往遺之，故以天下之大，每有乏才之歎，或坐此也。臣愚欲於科貢之外，略倣前代制科，或博學宏詞之類，以待非常之士，或劾過五經，或博極子史，或善詩賦，兼工書札，不論有官無官，皆得投進，每六年一舉，所取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或以薦庶吉士。

之選次以備升次以備道又次以備部屬中書等官
先有官者視所宜而加其秩庶可以網羅遺才數年
之後天下學者必將爭自磨洗以通經學古爲高脫
去諛聞之陋矣武臣亦然或號勇絕人或騎射出衆
或謀略著聞皆選置邊將幕下待其有功不次拔擢
庶緩急之際不至乏才而或者以爲此非祖宗故事
臣愚以爲是故事也太祖用人固非一途太宗
之時常因考滿官到部召試之拔其優者不次量用
如胡儼以桐城令召試稱旨擢在翰林位至太子賓
客吳訥起於隱士位至都御史此亦當今之所急也
臣聞天下之大不患無財也以天下之大而慮無財
則必有耗之者矣今置漏卮于此雖竭江湖不能滿
也用財而無節亦何異于漏卮者乎宜乎天下之大
猶以爲不足也近者詔集廷臣議足國之長策臣思
之踰月卒未有得蓋今天下取民之法盡失矣山林
關市靡不有征竹木茶鹽靡不有稅雖使弘羊輩
復生亦何以加故臣之愚以爲收財之路不可復廣
唯有節用是爲長策今中外冗官旣去旋留不急之

皇明經世編

王文格集

卷之一

下露堂

作無名之賞所費不貲此亦何異於漏卮乎昔漢文
帝欲作露臺惜百金而中止韓昭侯有弊袴藏之以
待有功史臣書之以爲美談臣願陛下下一意惜財
將有興作則思文帝露臺之言將有賞賜則思昭侯
弊袴之事并敕左右近習同心憂國凡不急之役
無名之賞一切罷去中外冗官復有由作途求進者
痛懲治之仍命戶部考天下一歲所入幾何所出
幾何人約務令所出寡於所入積以爲羨餘如一年
而儲十萬則十年可知也二十年四五十年亦可知
也何患國用之不克乎此亦當今之所急也今天下
之事可言者多矣而斯四者爲重能行斯四者其餘
可以次而理矣今陛下春秋鼎盛宜及此時日親
道德文學之臣黨陶潛泰以成國家億萬年之治而
乃號從左右馳射爲娛恐天下聞之爲之解體也然
以馳射諫者多矣諫者不休陛下不止豈以勇者
聖人之所不廢且三邊時有風塵之警亦不忘武備
之一事也夫勇固聖人所不廢然戰無以孟軻氏所
謂大勇告陛下者乎一怒而安天下此文王之勇

皇明經世編

王文格集

卷之一

六

下露堂

也。夫豈區區于駢射之間哉。唯陛下留神先其大者焉。

上邊議八事

御書方畧

臣比奉詔旨令廷臣再會議處方畧者竊見會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或不能盡言言之所陳雖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議之頃所能盡耶臣故忘其愚陋上稽典藉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唯陛下采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算所謂定廟算者何也臣竊見北虜猖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不露堂

屢寇邊陲陛下爲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有一人敢當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虜衷使自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磨練兵而中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有事則深憂有事則不謂大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虜一入寇則中外晏然以爲無事不思在下調一旦稍緩則泰然以爲無事無乃古之帝王黑乎臣觀火飾雖號然此古之目也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

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此虜得以蹂躪於邊境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節小王子不足畏而勞倖窺攻功賞不明深可畏也矣而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陛下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爲耶然自北虜入寇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略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唯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在下乎亦或不善用之耳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人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畧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人其駕馭臣不敢遽諭卽如我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王徐達周王王常遇秦寧河王鄒愈東甌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敗雲南則有黔寧王沐英沐英養子耳取四川則有鎮國公傅友德友德降四耳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不露堂

皇明經世編

王文格集

卷之九

平露堂

忠 帝甥也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屬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約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此年邊臣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大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摧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泰等擬斬罪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者有如副總兵姚信者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戒此虜時召大臣諮詢邊事選將之中某爲勇某爲怯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於 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而疆圉不足既矣二曰重主將所謂重主將者何也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

皇明經世編

王文格集

卷之十

平露堂

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辦今於警多威脅於位均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致任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請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 陛下如不以爲然卽請下廷議如以爲可乞依 祖宗時用王翱馬昂故事起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令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 肅令履巽岸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爲重複臣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逼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以無出

矣。

三曰嚴法令。所謂嚴法令者，何也？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生死在前，不有死焉，以驅之于後，誠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僕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朝廷王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爲既立總制，關外之機，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卽斬首以徇，臣非敢贊朝廷以殺人，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四曰恤邊民。所謂恤邊民者，何也？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陬，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多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上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戰雖有首級，而

不得爲已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爲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賸削，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效死而趨戰乎？況遠近驚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臣愚以爲當此之時，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一一撫慰，皇爲給賞，錄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稅役一二年，庶人無內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爲方一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臣以爲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誠勞，其功誠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爲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安平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所謂廣召募者，何也？臣聞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

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遭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士兵生長邊方。號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讐。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讐。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爲民望。人有功則擄奪。以爲己有。其弊豈唯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千人。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加撫御。則不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

手

六曰用間。所謂用間者。何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火師。本小五子部。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可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樹於邊。曰。有能得火師之首者。

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賞入貢。宜遣通事。貢以大義。若與迕。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迂。臣以爲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奪其黨矣。七曰分兵。所謂分兵者。何也。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雪散鳥集。傳西則擊東。傳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恒見其衆也。善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

手

八曰出奇。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北虜尤難。以力較。只可以計被。國之名將。如楊洪之在大

同常以每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

世教為引

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

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

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

不正哉。古謂戰勝則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

在河套。請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

寧者。分將之。俟虜來寇邊。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

衝枚星行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

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到虜

皇明經世編

謂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未備者也。臣

之所陳如此。此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陛下特運

廟謀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豈不甚簡而便

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

救之。猶懼不及。而上下方牽於文法。有所見而或不

敢言。有所言而或不敢行。觀望疑遲。虛度日月。則邊

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

可憂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知兵。然古

今治亂頗識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唯赦其狂愚

之罪而采擇之。社稷之幸。臣預有焉。

議

尊號議 與獻尊號

今上自親藩入繼大統。與獻王王妃上所生父母也。

未知所以尊崇之。有以問於鑒曰。如之何。鑒曰。禮有

所屈。有所伸。屈者承其重於大統。則降其服。降之者

義也。伸者推其愛於私親。則隆其名。隆之者仁也。仁

與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曰。宋司馬光曰。爲人後者爲

之子。不得顧其私親。蓋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

皇明經世編

於此。而曰隆之何也。曰。聖人制禮。必兩全而無偏廢。

以大統而降其私親。可也。以大統而遂廢其私心。可

乎。所後親也。義莫重焉。所生親也。恩莫重焉。恭愛之

心。加於所後。於所生也。遂能不恭乎。不愛乎。人之

心。思不若是忍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爲

天子父。尊之至也。孟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舜

承堯統。而尊瞽爲天子父。享宗廟之祀。禹承舜統。而

祀鯀於郊。瞽瞍且然而曰。不顧其私親何也。所謂不

得顧其私親者。乃魏明帝狠愎之私心。而可爲萬世

法乎曰宋英宗議尊濮王。歐陽例爲尊親之議當時
譁然攻之以爲邪說。至于今皆非之。而子敬是之乎。
曰稱親非也。稱伯獨爲是乎。按儀禮疏。袁爲所生父
母報。不曰不於其父母報也。修謂服可降而父母之
名不可沒。此言未可非也。而光以爲立文不得不然。
苟如光言。欲沒父母之名。則立文曰所後父母三年。
所生者疏衰。亦何不可乎。光之議以漢宣爲昭帝後。
終不加尊號於戾太子史皇孫。光武自以元皇後亦
不敢加號于鉅鹿都尉南頓君。不知戾太子得罪武

皇明經世編

王文格集

卷之七

子部聖堂

帝故無可爵之義。若史皇孫亦稱悼皇考。悼園置邑
三百家。光武起自民間。欲上附元帝。故所生不敢同
於七廟。而南頓亦稱皇考。况光武所謂不父其父而
稱其祖。亦未可謂後世法也。先儒謂稱親固非。稱伯
亦不安。要當別立尊稱而殊稱有未易定者。若曰某
國大王。則固已爲王矣。又何以爲尊稱乎。今王之上
惟有皇妃之上。惟有后后皇之稱。遂同大統。不可以
爲法也。然則稱親不可。稱考不可。稱皇稱后皆不可。
則亦何以爲稱乎。予嘗反覆思之事有兩難。而可以

兩全者考之漢書。師丹傳。哀帝初。尊定陶共王爲定
陶恭皇帝。母爲恭皇太后。皆引藩國之名。以冠大號。漢
廷以爲非。而師丹以爲合於禮。其後董宏建議。欲立
官置史。車服與太皇太后並。而去定陶藩國之名。丹
始爭之以爲非。禮然則隆其名而冠以藩國之號。此
禮之得者也。其獨不可行乎。宋高宗傳位下秀王。僭
之上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所生之親內批曰皇太
子所生父朱子在當時。未聞以爲非也。今士一命以
上皆欲褒封其親。顧尊爲天子。富有四海。而於所生

皇明經世編

王文格集

卷之八

子部聖堂

忽然不顧豈人情乎。曰追崇之禮有矣。而子無爵父
之義如之何。曰亦從其尊而已矣。今泰義禮之文。酌
古今之宜。定謚曰興獻皇。興獻后。而以太皇
太后之旨行之。則於大統無干。犯之嫌所生亦極尊
崇之義。其亦庶乎其兩得矣。

書

吳中風範書與巡撫李司空

吳中號說

古者什一而稅。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和平而頌
聲作。後世未能遠行也。然亦當稍倣其意。使法較然

畫一而可守。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諸傳言之。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稅。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爲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坵之內。只尺之間。或爲官。或爲民。輕重懸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所償之重。傷以官爲民。富者利權之輕。甘受其侮。而不疑人之民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難之。里甲故貧者多。流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又有奸民以熟作荒。歲以爲例。爲之積荒。板荒。馬役。義冢之類。悉攤之於衆。此加耗之所以日重者也。又官民之田。舊不過十餘。則近則乃至千餘。自巧歷者不能算。唯奸民積年出沒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稅寄之官。官謂之謄寄。或分散於各戶。謂之飛寄。有司拱手聽其所爲。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於則數之細碎故也。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

皇明經世編

王文恪集

卷之九

下

者大率以田爲定。田多爲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無田又輕。亦不計其實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軍。須顏料。納之內府者也。曰斗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繕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者也。顏料之入內府。亦不爲多。而出納之際。百方艱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閱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稱貸丁京。以歸。則賣產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厨傳不絕。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饌菜膏油之供。加以饋送之資。游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自前代無所謂糧長者。我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管民。最爲良法。昔之爲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惟督糧而已。近又使之運於京。糧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則取之往來。應借。則取之。而又常例之輸。公堂之刻。火耗之刻。官

皇明經世編

王文恪集

卷之九

下

之百需多取於長長又安能不多取於民及逋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呵拆屋伐木鬻田鬻子女竟不免死於掬掠之下此一之重困者三也三役之重皆起於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首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其役吳下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績此之故也夫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今田既出重租又併庸調而歸之此民之所以輕棄其田者也古之爲政者驅末作歸之田今之爲政驅農民而歸之末作皇明經世編

王文恪集

卷之十一

三

平露堂

弊可以掃去而民有息肩之所然官田之稅國家有定法未敢輕議昔宣宗皇帝亦嘗勅減其數因是再損削細碎之數併爲一二則或四五則或如舊例十一則其亦可乎出納之艱則在明主加之意時察而重爲之禁貪官之弊則巡撫之責而乃使之晏然在位或幸而見黜又晏然桐載而歸曾不究其贓如此後何所懲而不爲乎於乎三者之弊及今治之猶可不然民日以困田日以無國家之財賦日以益缺數十載之後吾水知其所稅駕也

皇明經世編

王文恪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序

送劉世熙任四川僉憲序

蜀中水利

弘治二年蜀中旱饑巡撫右僉都御史丘鶴言蜀以富饒稱前代迄今地非異也蓋人事未修焉耳竊見成都府都江大堰鑿自秦守李冰所溉郡灌溫江崇寧雙流崇慶新津新都眉州彭山沃野數千萬頃其後豪家稍規小利堰流陡坂木失故道蜀人始病於旱臣嘗按行地勢自非高山皆可治陂塘堤堰旱則灌澇則泄爲蜀人無窮之利今山東湖南直隸皆

設官治水利。蓋任之專。則宜有成功。於是詔刑部員外郎姑蘇劉君世熙。陞按察僉事。以往。吾於君之行。獨有感也。往青關中大飢。人相食。於是陸輦。荆粟。水澗。汴。渭。百方拯之。而秦人死者過半矣。夫秦天下疆國也。秦時海論極豈必無旱。早而無抹。天下日起而攻之。則秦之亡久矣。蓋當時井田雖廢。溝洫尚在。而鄭國渠。秦所賴以富強。其後鄭當時兄寬。白公皆嘗爲渠。至於今廢久矣。其遺跡亦往往有存焉。因而浚之。其功宜易。而議者輒以爲不可復也。劉世熙居吳。吳有白

皇明經世編

卷九之一

王文恪集

治河

碑

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

治河

皇明建都燕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會通河實國家

氣脈。而張秋又南北之喉咽。景泰四年。河決張秋。故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六年。夏。遂決黃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張秋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絕。前後遣官治之。績用弗成。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蒞時詔言。涕賡謂河不可治。治之祇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輦雖勞。無虞。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往蒞之。時夏且半漕集。張秋帆檣。麟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買勇先發。至則戰掉失度。人船沒銳等聚謀。始於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軼決口屬之河。於是舳舻相銜。順流畢發。權輿載道。事聞。璽書雙鴈。乃始議築黃陵岡之缺。初大梁之北。爲沁河。東南流入徐。西爲黃河。東流入淮。其後黃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決黃陵岡。以及張秋。銳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於是浚河。自徐家渡七十餘里。由陳頴。以入於淮。又浚河。自中牟扶溝陳頴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於淮。又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漕。以出於徐。於時向東水且落。漕乃於

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臨巨艦穴而室之
實以土牛至決口去室艦沉壓以大壩合且復決隨
決隨築吏戒丁勵春融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出月
河以北決既塞緣以石堤隱然如虹輔以混柱森然
如星又於上流作水壩又濟南旺湖諸泉源又堤
河三百餘里滑道復通役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
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爲斤一萬九千有奇竹木二
萬七千薪爲水六十三萬芻二百二十萬伏其役者
通政司張繼山東按察副使廖中樞指揮丁全同知
李陽經世編

王文治集

卷之一

明通川王父臣銳臣大夏以其事聞上遣使慰
然令作廟于其上賜額曰顯惠神祖鎮曰安平鎮命
修其祀其事

江漢平亂碑

平亂寇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息百
五十一年絕漠遐荒圖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茲弗靖
皇上赫然興師逾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年逆
竄盜弄朝枋以淫州苛政毒海內海內靡然發動逆
竄伏誅群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陸與弟朱齊彥明

相煽起公他盜楊虎橫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
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吏潰獄殺戮燔燒好淫慘
毒假屍破野千里肅然甚者竊名號戮王臣截漕舫
攻宗藩上初命忠安伯孫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
師久無效乃遣偉中錫還而兵部左侍郎陸公完毅然
以討賊自任乃命兼都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邊驍
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洶言陸
崇彥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輦公曰吾受
命至此有進死無進生乃率兵直前遇賊於霸州之
皇明經世編

王文治集

卷之一

平江許副總泰郊遊擊承與戰克之又進戰破賊
於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懼不敵適馮
副參順以麾下至與承泰合擊於景州之宋門店大
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群不逞且蠢起從之勢
不可制及是士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
生路立招降賊於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
繕城池清禁以竣賊至無所掠楊虎既敗戰率其
衆而南九月陸崇彥明冠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於
曹之裴子巖是役也賊之銳卒略盡幾不能軍上

復遣中使至督諸軍與賊於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敗之於穆陵關。劉副總陣又大敗之於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總漕張都御史籍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酋迭進輒擊之。乃遠巡遁去。參將李瑾又還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諸軍退之。遇於嵩淺坡殺其衆殆盡。陸恭彥明猷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河南。又奔湖廣。劉陸隨溺水死。七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樓海之狼山忽派江上犯南安。安慶公復破壁書兼程馳至。衆謂賊皇明經世編

雜著

盈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滅之。予以爲唯天祐民。唯人順天。唯節制公殫衷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大夫戮力抒忠。勢成犄角。諸將士摧鋒摩壘。賁勇先登。相與成此膚功。蓋天人協應之効。輒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師。誅餘賊於市。劫脅者悉縱歸之。捷聞自節制而下。泉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石紀勳。以示永久云。

右刑部侍郎臣鑑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直隸勅。問錄一通以示臣鑒。臣鑒稽首再拜。題其後曰。今天下野賦仰給東南。故朝廷特命重臣理之。大財生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足爲有餘。無法則以有餘爲不足。其張弛靡綱。豈不在其人乎。若又襲周公忱。真所謂其人哉。故論昔每舉以爲巡撫之法。昔者江南諸郡。數皆大水。公私整頓。比歲豐稔。相仍。粒米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事非天

時也。當臣鑑巡撫之時，江南大飢，上抹荒十二策，得兌軍留州，祿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南諸府在在克初時，朝議濟吳松白茅等河，衆方持其議，以費無所出也。鑑內請以兌軍諸費充焉，其事始濟。又議治其地，卽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功，分功賦攤官，賴民之力，故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爲費，民賴上之濟，故用人至五萬而不爲勞。此役成而東南無水患矣。則歲之豐凶，率歸之天時，可乎？不可也。所謂不足爲有餘者，非是之謂歟？使得久於職，則忱之攻尚可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王文恪集 江南巡撫

元

平露堂

繼乎，惜乎，不久以憂去矣。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臣鑑有焉。

講學篇

講學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肇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爲希闊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事有妨則免，講之口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

皇明經世編

王文恪集

講學

元

平露堂

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可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皆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爾時仔肩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我群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全也。濶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味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

其後聖學高明詔諭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草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親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大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幸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

皇明經世編

王文恪集

卷之一

學士

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養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開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明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親政篇

親政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形。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上之情壅闕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闕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故以爲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

皇明經世編

王文恪集

卷之一

親政

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王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

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太慶殿。賜宴則崇文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簞義夏原古等。常奏對便殿。下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二殿高闊。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

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厭。不及親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剏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論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瞭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陳子龍臥子 朱徵璧尚本
華亭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選輯

楊石齋集

謝廷楨提月參閱

疏

楊廷和

請遵祖訓以光聖德疏 遵祖制

禮莫重于視朝。禁莫嚴于官衛。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謹視朝之節。以觀示臣民。嚴官衛之防。以消弭禍。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石齋奏疏 遵祖制 一 平露堂

變。我朝 列聖。尤致謹于斯。伏觀 皇明祖訓所載。有曰。朕以乾清官爲正寢。晚朝畢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不敢怠情。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興。蓋言視朝之當謹也。又曰。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雖親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于心。蓋言官衛之當謹也。此皆憂深思遠。制治保邦之言。聖子神孫所當時時誦讀。守爲家法者也。恭惟 皇上聰明天授。敢令之施。勤遵 祖訓。近年以來。朝會慶賀。或至遲暮。其初蓋因一時起

居違和而然。積習既久。遂以爲常。傳之外朝。將謂縱耳目之玩。極心志之樂。觀聽之間。不無惶惑。去歲以來。揀選人馬。親自授閱。其事蓋因一時慮寇犯順。而然。意在禦侮。實非有他。傳之天下。皆謂邊兵非宿衛之人。禁禦非操練之所。疑似之間。未免驚駭。臣等職居輔導。出入禁闥。雖隨事納規。時有陳請。緣議論不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聖心。尸素有年。愧悚無地。伏望 皇上鑒 呈祖之訓。典察臣等之愚忠。自今以後。夙興視朝。躬親祀事。秉清明之氣。以裁決萬機。竭享獻之誠。以昭格 九廟。仍選用方直以爲侍從。信任老成。以爲腹心。軍務操練。必於演武之所。朝夕督勵。付之將領之官。推恩左右。體悉勤勞。啓處以時。庶不有勞于聖體。關防既謹。亦可盡釋於羣疑。將見聖德日新。天心悅豫。神入胥慶。和氣致祥。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此矣。

議處江西事情疏 寧藩

謹題本月十四日早。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同到內閣。呈下御史蕭淮所奏一本。傳諭聖意。令臣等看詳。

議處臣看得本內閣稱寧王聽信奸人出入王城、撥置主使、陵轍官府、強勝郡王、虐害忠貞、招納亡命、打死平人、霸占官民田土、差來內官旗校人等潛住京師、經年累月、前徒踵接、不知何所管謀、及江西鎮巡官太監畢真、都御史孫燧、御史林瀚、不能以理規正、却又過爲推美等情、其撥置主使之入、各有指名、又與前次本府與實副等官、聞順等所奏大略相同、事關宗社大計、宜存遠慮、臣等查得宣德初年、趙府被人訴告不法事情、我宣宗皇帝遣駙馬都尉袁

皇明經世編

石齋奏疏

平露堂

容都御史劉觀、齋捧勅書前去戒諭趙府、隨即獻還護衛及羣牧所、朝廷待之如初、合無照依前例、寫書一道、遣司禮太監駙馬都尉御史各一員、領勅前去宣諭、皇上保全宗室至意、姑從寬貸、令其獻還護衛并屯田、仍屬江西都司管轄、其所奏占種官民田土等項、亦各退出、先年聽招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及其徒黨、逐一散遣、一應撥置人員、不許仍前在府出入、仍勅江西鎮守巡撫、按三司等官、并護衛指揮千百戶總旗等、一一遵奉施行、如此庶幾朝廷親

親之情、祖宗世守之法、兩盡而不廢矣、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裁

論居守疏

居守

看得京師居守關係甚大、古云居守、一云留守、本朝永樂七年、太宗皇帝自南京巡狩北京、命皇太子留守南京、次年駕還南京、又命皇長孫留守北京、宣德元年、宣宗皇帝親征漠庶人、命鄭王襄王居守此、祖宗累朝居守故事、人所共知、今聖駕親征京師、根本空虛、無人居守、伏望聖明留神裁處

皇明親世編

石齋奏疏

平露堂

宗社幸甚

請免禁殺猪疏

免禁殺猪

謹題近日傳聞、直隸及山東等處鎮巡等官、欽奉聖旨禁約地方人等、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居民、畏避重罪、隨將所養之豕、盡行殺賣、減價賤售、甚至將小豕掘地埋棄者有之、人心惶駭、莫測其由、臣等切思民間養豕、上而郊廟朝廷祭祀、宴饗膳羞之供、下而百官萬姓日用飲食之資、給

皆在於此不可一日缺者孟子曰雞豕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五十者可以食肉矣古先哲王之治天下所以制民之產其道如此且八年五十非肉不飽則豚豕之畜正養生之具而非所以致疾也人生瘡痍乃血氣內傷風濕外感所致是食豕肉而致然乎况小民畜養貿易以此爲生理之資正宜教之孳息蕃育是可禁乎至于十二支辰所屬物畜乃衛家推算星命之說鄙俚不經不可爲據若曰國姓字音相同古者嫌名不諱蓋以文字之間雖當諱者尚且不諱嫌名今乃因其字之音而并諱其物之同者其可乎又况民間日用牲豕比之他畜獨多牛以代耕亦非可常用之物私自宰殺律有明禁不可縱也此事行之雖若甚微而事體關係甚大如此傳之天下後世亦非細故誠不可不慮也伏望 皇上洞察物情詳審命令亟勅所司追寢前旨仍通行曉諭各處地方人等各安生業毋致驚疑則事體不乖而人心慰悅矣

請拆毀保安寺寺疏

保安寺

皇明經世編

石齋奏疏

卷之一

平露堂

臣等看得近年以來京城內外創建寺院窮極土木侈用金碧妄係侵盜國家財用剝削小民脂膏有傷治化有失人心至于冒請名額奏求護勅甚非祖宗制仰惟 皇上新政之初刻弊除奸闢邪扶正此亦其一端也所以言官論奏該部覆議皆欲將保安寺等寺遵照詔旨通行拆毀其乎聖政深爲有取臣等擬票封進未蒙俞允切惟前項寺院之設萬一有益於國無損于民則留之可也奉之可也然此乃異端邪說之流廣經亂紀上焉無益于國傷風敗俗下或以種福田求利益爲說則他未暇論姑舉近日劉瑾之玄明宮錢寧之石經山祠亦非本欲求福也皆身被顯戮家底淪亡而略不蒙其庇佑焉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臣等心知其非不敢隱默伏望聖明斷而行之世道幸甚臣等幸甚

請慎選左右連停齋醮疏

近侍齋醮

皇明經世編

石齋奏疏

卷之一

平露堂

馬有損于民自古聖王之所必誅而不容以並立者或以種福田求利益爲說則他未暇論姑舉近日劉瑾之玄明宮錢寧之石經山祠亦非本欲求福也皆身被顯戮家底淪亡而略不蒙其庇佑焉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臣等心知其非不敢隱默伏望聖明斷而行之世道幸甚臣等幸甚

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于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啓請于昭聖慈壽皇太后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管侍衛牌子等項人員逐一揀選老成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待陛下任使其曾經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卽蒙懿旨施行暨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潰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慎始修德十二事寫成牌匾懸置殿壁其一事謂齋醮祈禱必須皇明經世編

石齋奏疏

近傳齋醮七

下齋堂

豫絕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修設齋醮思寵賁賚過于尋常遠近傳聞無不驚駭推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陛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至于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爲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然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

臺城一則繫繫金虜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只如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大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被誅竄家底敗亡略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畿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官闈之內修建齋醮

皇明經世編

石齋奏疏

近傳齋醮八

下齋堂

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感宸聰下誑愚俗以爲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不念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鬼將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况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錄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設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賑窮困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于彼則必不繫于此邪說既入聖賢之經訓

自疎繡之天下傳之後世其爲陛下聖德之累不少非止虧損聖治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閉邪培養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干廷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竦動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上塵伏望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蠱惑引誘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賁緣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售姦僧道一體治罪又

皇明經世編

石齋奏疏

卷之九

平露堂

命光祿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米麵蔬菓等數又命內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糧施銀兩等物各開數進呈究問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乾斷于凡無益齋醮一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祖修德保身爲先務則聖治益隆聖壽自延而聖德愈光所以綿國祚于千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于是矣

請一法令以息羣議疏

一法令

近日巡城御史劉綬題奏并工部作頭宋鉅等具告被革役克軍匠李陽鳳等撥置科飲事情已該刑部

將各犯行提到官問理問續該太監崔文題節奉欽依宋鉅李陽鳳等拏送鎮撫司打問既而刑部尚書林俊等具奏要將李陽鳳等仍從本部問理復奉欽依宋鉅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臣等聞之切恐法令不一異議紛起有傷治體大爲聖德之累夫朝廷設三法司衙門凡大小刑獄之事皆其職掌間有嫌密奸宄重情則令鎮撫司追問及其問畢俱送法司擬罪發落此乃祖宗舊制行之百餘年法有定守事咸歸一莫之敢變宋有法司提問人犯事未歸結

皇明經世編

石齋奏疏

卷之十

平露堂

而復改送鎮撫司問者蓋難正德年間權奸亂政亦無此事今聖政維新可復有此舉措乎且其事之虛實罪之輕重自有公道固不容以一人之私而遂廢天下之大法也今林俊等特具奏本至以去就爲決蓋欲以此感悟聖心正其法守亦甚不得已之情也皇上若加省覽則其事非可否必能洞見而聖意于此猶未釋然者豈鎮撫可信而法司獨不可信乎况前日崔文之本不蒙發下旨從中出臣等既奉與聞昨林俊等之奏臣等擬票欲將各犯俱送法司

究問而不復商確徑從中改豈一人之言可聽而衆人之言顧不可聽乎此事其微所損甚大臣等心知其非不容緘默輒敢冒昧言之伏望聖明俯賜鑒納亟將李陽鳳等并陳泰等仍令法司一併問擬取自上裁庶幾法令均一事體允當而天下之議自息矣

請停止織造疏 織造

先年各處織造內臣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以應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聖德不已近者不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諭 十二 于露室
意一時誤聽內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令臣等撰寫勅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并松江常鎮等府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澇相繼災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糧不能辦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差官織造一應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撥給非惟逼迫逃亡抑恐激成他變又况經過地方淮揚等府邳徐等州見今水患非常高低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土盡被淹沒百里之內寂無一爨一

煙流徙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稚女擗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餘文有經數日賣而不得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各該地方官員要賑濟該部爲因公私置乏錢糧無從出辦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損自今至于麥熟之時尚有數月各處飢民豈能俯首撝股坐以待斃其勢必將起而爲盜傳聞鳳陽所轄泗州地名洪澤飢民聚集舟中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往客商船隻莫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始得勦平將來時勢尚有不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諭 十二 于露室
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責切驚懼所有前項勅書臣等決不敢寫伏望 皇上俯從六科十三道各官所言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 宗社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缺乏止照工部題覆着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工匠鎮守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應亦不至于有誤矣伏惟 聖明留意

序

送參帥白廷圭分鎮松潘序

松潘恭符

皇明經世編

石齋文集 卷之一 松溪集 上 下露堂

昔漢通西南夷立郡縣以符都爲沈黎郡今松潘以南是也再號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今松潘以東北是也自是代爲中國邊患叛服不常僅自保就斯亦善矣乃若窮兵致遠欲以履其牙平其庭一舉而釋我外憂則非善謀者所及知也我朝耐聖繼作文命四敷內治既修不忘武備乃春西顧益簡文武才智者授之兵柄鎮撫松潘仍以二偏將參之東南用戒不虞今上登極初大明黜陟文武臣僚各稱位置於是松潘參帥李侯晉總鎮而以都指揮

白廷圭代之且行與之常所來往者謂余曰子蜀人

也習知邊事其爲廷圭言之余居鄉未久不能知無

以應命則據往牒所載泰之時論以告之夫羌地剛

鹵不生穀粟時出鼠竊以自全活固無他異圖也先

是爲將者欲以多殺人貪天之寵每因其來會盟時

醉之以酒盡殺之無一得脫者其父子兄弟怨入骨

髓兵連禍結將無已時於乎羌亦人耳獨無好生之

心邪若人者亦獨無人心邪或及以是加之其心當

何如耶愧予少且賤不能達之九重論以法耳抑又

皇明經世編

石齋文集 卷之一 松溪集 上 下露堂

聞之諸道餽餼皆取之六郡貧民往往親負載走百千里而致之官峭危峻險且行且息日不能三四十里米以斗筲計者多才五六出入底卷聚落中或割而取之輒拱手以聽莫敢誰何戍卒亦盡出月所得既廉爲之取道否則鼓角之聲不得一時息也典守者又何爲而坐視其然耶誠能嚴守備明賞罰申體令卹兵士時時宣上威德招來賈長論之禍福間一賞勞之使知恩之所自不敢側視之或少犯戕則親提一旅往問其罪勿弛以玩勿黜以逞彼將畏威獻款之不暇復何能爲哉亦何敢爲哉在漢時氏人慕美曾上樂詩三章曰多賜緡布甘美酒食蠻夷貪薄無所報嗣傳告種人長願臣僕近世守臣建議亦謂宜撫之以恩信與之以酒食施之以小惠內是觀之則其所志可知矣吾固以爲無他異圖也或者必欲殺之以貪賞何邪李侯守之數年靜重嚴武兵不告勞而邊境寧謐廷圭試往問之又從而損益其所行者亦足矣廷圭能讀儒書嘗應武舉中選廷臣又以將才薦遂總京總號令至是復用羣謀受命且與李

候同事將領和則上豫附繼自今蜀之邊事可無憂矣廷圭聞予言喜而再拜明日遂次第之以贈其行

頌德餘音詩序

校疏

吾蜀號稱富庶之國自成化間都御史孝感張君贊落之造爲邊警勤民于兵於是乎財力俱匱公私一空矣蓋先是公府多積貯每歲常賦之入大較數千萬石以十餘年計之必有三四年之積諸州縣兼倉歲所收多者數萬石少者數千其又少亦無慮數百石如是者在在之當是時歲豐年公廢陳陳相因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石給文集

卷之一

上

卷之二

進廷臣分道往振之百萬生靈嗷嗷待哺然而蜀道遠不利轉輸欲取之關中則有棧閣之險取之荆襄則有瞿塘之限智者不能無扼腕之嘆顧在良有司各圖方略耳今年有自重慶來者語余曰使諸救荒者皆若吾郡守某君之爲則垂死之民其庶幾有瘳乎余亟問之則曰初君下車時斗米銀半兩君亟會計屬邑所積粟減價糶之方不足糶于官者計口貸之有差仍卽各寺觀投粥招流徙者各以便來就食責健吏上之而命私相覺察不共事者抵罪又以所糶銀遣入四出易糞若麥數千石給民有種無牛者使保伍勸相從事荒田棄地則以徧之庶人在官者而收其租百兩所爲詳審周密幾無遺策蓋其爲心也若治絲其任人也若擇璧其用力也若奉漏甕沃焦釜乘奔馬下峻坂而疾馳所全活不啻數十萬人矣重慶之民何其幸歟雖然其亦幸而得君以救之於今日其亦不幸而不得君以備之於當時也余意誠使君遇張君必將問陳利害以格其所令縱不能盡違之獨不得止其已甚者乎縱不能行之他郡獨

皇明經世編

石給文集

卷之二

上

卷之三

不能庇其所部乎此余所以爲重慶之人幸而又竊嘆其有不幸者多也皆宋鄭富公一代偉人契丹之使以口舌代甲兵使數十年虜人無南牧之患其功蓋不下澶淵之役而公每不以自足獨於青州之政時以語人且曰過于中書令二十四考矣然則君今日所行其所稱述當何如耶君嘗爲戶部郎中時常總遼東軍餉奏謀甚多余閒從史館閱之而知其用世之志今其所爲又如此其達於治體而勤于職業者能之乎郡人之懷惠者相與形於歌頌凡數十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千露堂

傳來京師聞而和之者又數十篇題曰頌德餘音余因感張君之事不可追而喜君輩之能善其後也特書之以勵其成并以告夫來者

贈都御史遂菴楊公序

馬政

天下之寧窮則變變則通窮者時也亦勢也變而通之者人也時之所在勢不容于不變而必有待乎其入若人者必道足以濟時才足以通變乃能起而當其任人固若有意生之以乘其會者也我國家邊守之務西北爲重而陝居其中二邊之用兵馬爲急而

馬居其半陝之馬或取之監牧或取之互市而互市之利居其半馬政之弊自京師以達于天下在在有之而陝之監牧爲多其弊尤甚蓋所謂窮而變之時也執政者思有以通之乃謀設憲臣一員專理其事於是南京太常寺卿選菴楊公應寧擢左副都御史奉勅以往初建諒時衆皆難其人私擬公或謂公久勞于外恐非其好也則又相與語曰朝廷爲官擇人當視其能不能不當問其樂不樂也已而命下衆皆以爲宜夫天下未嘗無才顧用之何如耳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抑其進于前而大其施于後宋英宗嘗欲驟用蘇軾而宰相韓琦不可謂軾之才器終當大用要在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異詞公自幼時以穎異聞于天下用薦入翰林讀中秘書年十五舉于鄉十九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歷三考待次久之乃陞山西按察僉事提舉學政移陝西又久之乃晉副使所至以身爲教兩省士風爲之一變自是公之名益重于天下天下之士惟恐公之不任用也尋召爲太常少卿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千露堂

轉南京以有是命臺諫亦交焉公文章才略夙自時
望今日當委之專任之久以責其成效公必能講求
祖宗立法之意循名責寔修舉廢墜而不負簡任之
重如公者所謂培養之久天下士畏慕降伏而惟恐
其不大用者非耶夫此一事也疑若易然當積弊
之後勢已窮矣非公之才則有不能變而通之者予
嘗讀衛風之詩曰秉心塞淵騷牝三千魯頌之詩曰
思無疆思馬斯臧初竊有疑焉既而思之則知賢者
之用無往不宜以塞淵之心無疆之思雖施之牧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牛馬堂

記

水西新建十橋記

水西建橋

水西一橋乃貴州宣慰使安氏父子之所建也橋既
成之明年今宣慰圖其水之源流并其始終事之歲

月遣人詣京師求予文刻于石為之記曰水西之河
最大者曰陸廣陸廣之西上流曰鴉池又曰芭蕉下
流東注曰黃沙渡曰烏河又數百里入於清水江又
東會于浩江其源之大於眾水者有四一曰洛浙二
曰西漢三曰七百方四曰滴澄洛浙之水源于卜乍
革之南入于西溪又達於七百方又會於鴉池兩溪
之源導于化閭山轉於西南合于洛浙七百方則自
普安會于洛浙入于鴉池滴澄之源出于九溪東北
至于威清又北至于鴉池達于陸廣其曰青山曰老
皇明經世編

石塘文集

水西建橋

十

牛馬堂

宋曰卜茫皆因其地而名隨之非有二也大抵四河
之水迴折數百里而會于陸廣出入山石崖竇間一
遇峻隘如退如束激蕩震掉若三軍相持怒不得逞
者及其奔放衍肆一瀉千里如自天而下浩不可禦
每春夏淫潦其勢彌大覆舟溺死者亦間有之秋冬
霜降水落寒可裂膚病于揭厲居者怨于室行者嗟
於途富商大賈無所為而至雖有魚鹽之利山林之
材土人居然視之卒末之能致也故嘗有橋率架木
為之不踰年輒壞用力多而獲利少人亦勞止良非

遠圖宣慰父子更以石爲之排積沙以定其基布巨石以貫其底圖空其下漏水象月或三或五或七視橋之表廣而多寡焉欵密堅緻踰于實地橋有十一曰頭鋪二曰得鳥三曰鳥西四曰西溪五曰虎場六曰朶泥七曰蜈蚣八曰秀水九曰麥架十曰杏觀西溪虎場朶泥麥架皆先宣慰爲之頭鋪六橋則今宣慰之所經畫者問石焉取曰卽于山問役焉取曰卽于僮問費焉取曰卽于宣慰之私藏而民不與知蓋自成化己丑始事至丙午訖工歷世以再乃克底績

皇明經世

石齋文疏

水西建橋

王

千露堂

非先宣慰知不及此固有待也歷年十有八次第告成不欲速意羣力畢舉或勞人也成之日萬夫權呼四境慶幸鄉里長老相與舉酒歌頌二宣慰之偉績實旅賁販者往來深谷巨箐中無分於昏夜如之東門家焉休勞夷險其益亦大矣哉嗚呼水事之重自古然已周單子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梁知其必亡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識之而申以王政徒枉輿梁之說亦又有以障大澤勤其宜而受封國者其在傳記可覆考也二宣慰其亦有見於斯歟余

嘗聞西南世祚之家每以安氏爲稱首既得其家世之詳則知其始封于蜀漢時上下千五百年世態之變若罔聞知意其先世必有大功德于民今觀二宣慰雖一事之小而所以用其心者如此則他所以利于生人承于前烈以寬朝廷西顧之憂者從可知矣安氏之世濟其美同如是哉昔韓愈記汴州東西水門至今讀之猶若親見當時之役十橋之建功十倍之而無如愈者爲之記恐來者末由聞知則雖或入于圯毀而未有爲之一舉手者姑用直述其事以俟

皇明經世編

石齋文疏

水西建橋

王


千露堂

若乃橋之所在與其歲月之詳工役之數請列之碑陰茲不贅先宣慰名觀今宣慰名貴榮俱誥授昭勇將軍云

雜著

書題奏錄後

題奏錄二卷廷和備員內閣時所上也在先帝朝者爲前錄今上初政時者爲後錄自正德甲戌春至嘉靖癸未秋中間除居憂三年總八十疏或謂廷和入閣實自正德丁卯冬而于申以前錄未之及者于時

文正李公當事凡有建白皆自文正奏稿盡出其手廷和不過贊其決耳及文正致仕其則不遠遇事有不可必與同官執義以爭爭之不得乃以疏上或至再四多無批荅亦有不具官不稱名者蓋竊比於嘉謀入告之意議擬之頃倉卒立就故不暇於潤色辭或過激上每優容之無忤也亦有疏上即尤者外廷皆不及知嗚呼二聖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雖堯之舍已湯之從諫何以加諸間有不能回者則以廷和積誠未至議論未明不足以動天聽耳此意皇明經世編

石齋文集 卷之三 平露堂
疏中亦嘗及之而中心恒以自愧輔導無狀廷和之負我聖明多矣今雖退伏林下將一念之未嘗不皇恐自訟汗出而食不下咽也載念廷和于諸公無能為役而諸公皆諒其疎直開誠相與不比以同不矯以異有倡斯和惟義之從二卷所錄屬草多出諸公前錄則敬所將公懌菴毛公後錄則湖東費公自辛巳冬召起與二公更迭為之而廷和附名其間藉以寡過昔召公之於周公或者猶有不悅之疑富鄭公晚年與韓魏公容有不合廷和何人斯而所遭顧過

之此所以私自慶幸終身誦之而不能忘焉者也錄既成謹識其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石齋文集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選輯

宋徵聖尚木

顧開雍淮南

吳欽章含文蔡閱

姜中丞奏疏

疏

姜洪

陳言疏

臣蒙 先帝拔擢待罪言路三年于茲無一言裨益

時政無一言上答國恩尸祿曠官憂愼切至盡忠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過夙夜不寧不幸 先帝奄弃萬國哀號遠聞 皇

上紹履尊極未及逾月剛明神武勵精圖治知懷恩

以忠見逐卽復召用知梁芳陳喜常與奸邪謀事俱

各斥貶李孜省等左道害政罪不容誅皆請戍遠方

施欽等醫業庸流濫玷清班皆削奪官職又禁番僧

玩禁造寺觀罷省貢獻此皆帝王盛德事也人心仰

望更化已久而 皇上一旦行之不以爲難四方聞

之無不以手加額欣欣相賀以爲 聖明天子出焉

太平指日可待焉臣見人心如此則喜不能勝豈敢

終忘超擢之恩以虧臣子盡忠之道謹奏八事仰贊

聖明鑒照狂弊觸冒忌諱罪誠萬死伏望幸察

一曰正君心夫自古天下治亂係君心邪正君心正

事事皆正天下莫敢不正君心不正事事皆邪雖欲

正人亦不可得而正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

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許衡曰心

猶印板板正不差雖千萬紙不差本既差矣摹之子

紙無不差者故人君必心正而後可以致天下之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者也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聲色之應貨玩之奇異

端之紛雜便佞之諂諛一爲所蔽則不得其正焉

皇上卽位之初清心照理是非不惑心固無不正矣

但聲色貨利易十溺志異端諂諛易惑人操存之

功一有不至則乘間伺隙而進清明之天不免爲其

所雜也伏望 皇上持守此心動靜隱微無時不謹

道心爲主人心聽命則虛靈常有萬理昭著而治道

所出者正矣

二曰稽聖學夫古先聖王爲治之道歷代興亡治亂

之迹用人立政之方愛民利物之術皆載諸經史人君必學而知之則法古爲治鑒古爲戒所好所欲自然不離于正理而王道王化所由以成也若不學則正理不明心志不定多難易惑守善不回雖欲言治苟焉而已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故自古人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化之隆也然學問之道不可間斷一暴十寒亦爲無益七年雖設經筵而寒暑之外舉行不過數次開卷之時解釋不過數行講官兼旬累月不蒙詔對以此而欲進學問之功求爲治之方恐亦不可得焉皇上聰明廣博超越千古正宜及時講學以隆一代治化當妙選儒臣日御經筵無畏勞苦無間寒暑上至六經下至史鑑取其節要有關至道者善惡皆講勸懲皆知辨析幾微禮畢夕退又當輪流直日以備顧問則日就月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三曰納諫諫夫人君統臨天下深居九重聞見不出闕庭必開言路以廣耳目則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三

平露堂

究不生禍亂不作若君惡直言諫臣杜口則奸邪肆志蒙蔽聰明養成禍患以壞天下故大舜告瞽瞍即位之初先明四目達四聰高宗宅憂諒陰之後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古帝王皆以從諫爲首務也我太祖高皇帝欲廣耳目以防壅蔽建設科道之官專任言路之責未聞有惡其言之直切而罪之也近年御前奏事之例既廢群臣大小章疏皆出內批通政司每日惟撥拾四方小事以應故事科道官皆却立仗下隨班而退不得從容面陳忤旨往往批撻殿庭或貶斥遐荒夫好生惡嫉人之常情誰肯進言以昭危懼苟是中奸顧忌以言爲讒上下之情不通久矣皇上即位之初正宜開闢言路恢弘治道然詔書無諸人言事之條有科道風聞言事之禁使人各生畏忌不敢盡言又進士李文祥言離任妄志在納忠聖治之初宜示優容遽加斥逐聞者駭愕臣謂此決非皇上之意夫忠言者乃國家之福非人臣之利也明主何謂不樂聞之此必有內外大臣懷奸不忠畏皇上風明惡人言攻擊欲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四

平露堂

以箝人口也。伏望 皇上鑒覽霜堅冰之漸防大臣
璽蔽之萌體 祖宗求言之心開御前奏事之例科
道言官小事封章進呈大事面折廷諍至于大小群
臣有事亦當召對經筵講官不特尤宜咨訪則下情
上通事不敢欺百僚震悚庶政允釐矣。

四曰辨邪正夫國家治道否泰係君子小人進退君
子聚于朝則奸黨息政事清明而治道泰小人聚于
朝則朋黨相比濁亂政事而治道否舊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元首雖明而股肱不良亦難
以致政事之康也伏觀 皇上卽位未久求治甚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五 平露堂

而內外大臣奸邪者多何以致維新之政也如先經
科道糾劾某某數輩中外目爲邪黨尸祿曠官曾無
寸補 皇上若以先朝舊臣不忍誅竄亦當罷其政
柄放回田里以爲臣下不忠之戒焉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堂堂天朝豈乏正士切見兵部政仕尚書王
恕王敏吏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貞去任
翰林院侍講謝鐸編修張元顧儉訓陳憲章行人司
副莊親食事章懋許事黃仲昭俱學問淵博議論持

正御史強珍徐康于大節給事中王徽王蔭蔭顯賀
欽工部主事黃純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俱忠
勇敢言直節可取武臣則指揮同知許寧廉能銳勇
軍民推服至于在位之臣內則太監懷恩雖稱官臣
不類同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外則兵部尚書余子
俊馬文昇之任事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之剛介少
詹事楊守陳工部侍郎張悅之恬退數人而已伏望

皇上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以禮召用或爲三公
六卿或處臺諫講官則文武得人政事修舉 皇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六 平露堂

可以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
五曰禁近習夫古者宦臣充掖庭歸除之事傳官禁
出入之命給事左右而已後世人君親佞疎賢乃委
之以政授之以機於是特行奸慝專作威福若趙高
之亡秦曹節王甫之亡漢田令孜化士良之亡唐童
貫之亡宋皆前事之明鑑也大抵此輩不知事君之
大義惟以攀奉曲應爲敬不顧人君社稷爲重惟事
逢迎奉順爲悅故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以爲天
子不可令閑常以奢靡娛其耳目日新月盛無暇更

知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弗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知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後之宦官。怙寵誤國。皆祖其術。噫。愚弄人主。盜竊威權。彼計得矣。其如天下生靈何。其如人君社稷何。我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委任宦官之失。雖設監局。一監常職止五人。一局正副止二人。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酒掃供奉之事。未有不預。朝廷之政也。近年壹監有太監十餘員。少監以下無數。四方藩鎮之地。市舶財利之處。在在有之。蟒衣玉帶。視爲常服。各位之濫。莫此爲甚。然君側之人。衆所忌畏。特執縱橫。所至害人。假稱進奉。賁賂公行。損朝廷之大體。奪百姓之衣食。甚至引用奸邪。排斥正士。阻塞人言。左道害政。如梁芳陳喜輩。雖百戚不足以謝天地。幸賴皇上明聖。尋皆貶黜。中外清明。人心稱快。然其中亦有忠諫守法。可任使令。但不可干預政事。使弄威柄。濫設者。願加裁抑。在京倉庫。炒場馬房九門在外鎮守市舶倉場池礦。皆非太祖高皇帝舊設之數。悉宜取回。以免害人。皇上退朝。惟以書史自娛。莊嚴自持。

勿與狎昵。受其獻物。以生彼窺伺之心。勿與談論。聽其毀譽。以亂人忠邪之正。如此。則政事有清明之象。生民獲治安之福。宦官亦無有招權得罪者矣。六曰黜異端。大佛道二教自古害政爲甚。佛乃西域胡人。言妖路遠。假輪迴生滅地獄天堂之說。以惑人心。道則假稱老子。依倣釋氏。又有神仙長生方上修煉之術。以文奸僞。皆欺世誣民。克塞仁義。戮我幾倫。爲世大害。庶民庸愚。信其欺誑。猶爲不可況天子之尊。生則與天地同體。沒則與天地配享。天下百神皆其所主。豈有求媚鬼神以要福哉。故二帝三王之時。未有佛道之教。然享年永壽。國祚靈長。漢唐之季。佛道始盛。天下庶民無不敬奉。然政教廢弛。禍亂相尋。載諸史冊。歷歷可見。我太祖高皇帝。禁人私初寺觀。僧道不許與民俗往來。其教府不過六十。州不過四十。縣不過二十。無道手邊食之民。天下獲富庶之效。近年營造寺觀。歲無寧日。繁麗相勝。不論財力僧尼道士。充滿道路。番僧有法王國師之號。道士有與人天師之稱。又有方士怪誕之人。皆冒濫賞賜。恩

幸無比。去歲重濟宮修造甫畢。今歲永昌寺營建又成。殫費財物不可勝計。佛道有靈。空降禍祥。然而頻年水旱災異。百姓飢凍流離。先帝尋亦晏駕。皆皇上之所親見。責其法不足信也。亦已明矣。皇上近將法王番僧方士邪人俱各查取革退。可謂聖明所爲。出于尋常萬萬然不去其蠹。不拔其根。其害不息。內府或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乞皆撤毀。以絕羣疑。天下僧道寺觀亦當查究。以清邪僞。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年不令度人。不修寺觀。使自銷鏹。則數百年異端害政之微至。皇上而始正矣。

皇明繼世編

卷之二 公疏

九

平露堂

七日省進奉夫人君極天下之尊。固宜享天下之養。然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明君亦不以一人之欲而勞損天下之民也。臣巡河一年。見南京并四方貢賦中間可以減省。如時鮮段疋兵器等類。或薦太廟或供國用。固不可缺。其餘花石禽鳥虎豹。皆玩好不急之物。飾殿板枋巾帽染造布帛京師亦有匠料可爲。進貢亦不害人。惟以內官監運其弊始多。假如木屋

龍衣二船裝載足矣。額外多討船少者七八號。多者十餘號。其餘濫討皆如其例。俱滿載私貨。附搭閑人。往往將貢物遲誤。囊橐每起貢船。發行艚艚先後相接。撐夫挽卒晝夜喧呼。南北往來道路如織。皆恃勢縱橫。強索財物。凌辱官吏。驅迫軍民。官司欲盤詰輒稱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滿道。所不忍聞。東南一友民力殫矣。皇上卽位之初。常貢之外。悉加裁省。民皆歡呼。如獲更生。但所有內官仍舊監運。不免如前害人。雖有詔旨諄諄。軍民恐不蒙恩也。伏望皇上皇明繼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十

平露堂

念此生靈乞勅南京兵工等部會議。令無今後軍器段疋等項。該部徑自差委。所屬大常寺等衙門的當官員進貢。嚴立限期。不許遲誤。其板枋木櫃等類。每年蘆溝等處抽分木料無數。如藤蔑油漆等項。北方所無。仍令南京并出產去處。供送京師。住坐輪班各色人匠。無下數萬。著今係式製造。尤爲近便。若以外官不堪進奉。則如寧國等府。每年進奉梨栗等物。止差吏役。亦不見有違悞。如此觀之。則內官不必差遣明矣。伏乞停止。以甦民困。

八曰慎始終。夫自古帝王之治。在于謹始而善其終。則能保天下之大。而又享太平之樂。如大禹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咸和萬民。二聖君者。治道雖成。功德雖隆。猶慎終如始。不敢豫遜。故能永保天命。世濟雍熙。而萬世稱仰。不可及也。晉武帝焚雉頭裘。初政仁儉。而末年遊宴後庭。不恤國務。遂起五胡之釁。唐明皇焚珠玉錦綉。躬履節儉。而末年信謔好色。窮奢極欲。遂起天寶之禍。二君者。皆以盈成之業。可恃。敬畏之心不存。末年所爲。比其他奢侈之君。殆又甚焉。先治後亂。爲天下後世笑。故人君初政之美。而能克終者。爲尤美。初節之難。而能保晚節爲尤難。皇上卽位之初。求治之心。如日初升。如川方至。雖大禹文王何以過此。苟持此心。始終不變。則唐虞三代之治。復見于今日矣。若少有怠忽。則物欲抵隙。小人乘間。事類相激。弊端益甚。然皇上明見始終。堅如金石。如臣所言。固萬萬無之。但臣區區愛君之甚。不敢不慮于未然也。伏望念負荷之重。知保守之難。兢兢業業。日甚一日。虛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十一

千露堂

求治常知不及。不以久安而忽怠。不以盛治而滿假。則海宇熙寧。萬世無疆也。

范 奏疏

疏

范 珠

修政弭災疏略

丹表

一選諫官以開言路。臣聞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逆善之旌。諫諍之本。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白開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夫後世官以諫名。得專其任。奮忠效義。代不乏人。而時君每加獎異。以暴白其心志。如史可考。難以悉舉。我太祖高皇帝特置科道。職專諫諍。雖有簿書刑獄。乃其餘事。國初以來。不輕用人。務求精選。以言著者。先後相望。一二年間。科道官員。惟知作崖岸。修邊幅。旅入旅出。隨沉隨浮。以敢言爲輕率。以緘口爲得體。或滿考而未嘗舉劾一人。或解任而不開建明一事。骨鯁之風掃地盡矣。假使其時爵賞果輕。有如釋之一斤齋夫者乎。事佛果侈。有如韓愈之諫佛骨者乎。貢獻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十一

千露堂

濫有如溫造之効李佑者乎。好佞果盛。有如朱雲之論張禹者乎。一切不遺古人諸事。委于時勢。萬一事關國家。憂係社稷。亦將如是而默默耶。是蓋上有納言之君。下無敢言之臣。類斯至此。可爲太息。臣請勅吏部。今後選用科道官員。先求其氣節學識。次取其人品操格。負氣節。則執持堅固。執利難奪。足以建事功。有學識。則目術高明。獻納平允。足以裨化理。苟不由斯二者。而徒拘于人品。雖有伊尹周公之聖。要嬰斐度之賢。亦爲今之弃人矣。夫既因言選官。必欲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公疏

上

平露堂

察。何必大張法網。數年之後。奸慝不去。忠賢不遵。刑賞不清。舉錯不公。休咎不至。災殄不除。中國不安。奸夷不服。乞將臣戮于市。費以正今妄言之罪。

一復舊舊以慰人望。臣聞詩曰。國無典刑。尚有老成人。言老成人。重于典刑也。故古者人君。其臣閔世既久。更事且熟。係國家之安危。爲士庶之屬望。雖年當休致。必再三勉留。非特尊寵者。舊亦以愛惜人才也。臣訪得更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都御史薛雍。夏垣。高明。李侃。歷仕年久。頗有令望。或因謗謬而解官。或托微恙而去。任臣與各官素不相識。亦不曾親視其謀猷設施。果超出于流輩。果無愧于古人。但聞其命下之日。起裝卽囑。略不顧惜。并捐華要。自分幽閑。其與夫馳朱景于桑榆。負厚類于鍾漏。惟念于存之計。殊慰羞惡之心。老病侵尋。強自支持。乞哀權貴。冀復容留者。霄壤懸絕。况各官猶皆強健。未卽衰病。士林仰望。陛下將各官收用以補兩京之缺員。以慰天下之人望。無使小人肆其離間。不以微疵掩其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公疏

占

平露堂

節彼必感激思奮將俾政績有成又足以彰我國家舉擢之無遺才也

一通事情以防壅蔽臣聞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紱是知人主一號一令有目皆見一賞一罰有耳畢聞可以資諸鬼神可以播諸夷狄如二帝三王君臣同心翊贊戒勅之言禮樂法度之施使其秘而不傳則書不得而載詩不得而誦史官無以記錄後世何以考據我祖宗列聖號令賞罰如雷霆霜雪人皆見聞雖有奸諛無從爲計往時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圭

千壽堂

朝廷降旨許各衙門傳報事無壅遏情亦浹洽萬一用或非人行或乖當大臣得以申論諫官得以抗言今一切旨意不許傳報將使羣下嘖嘖齊聲面牆而立實不知其所從罰其測其所自機關已發于四方是非獨蔽于目前若以爲扞勝勞人則各官自有操牘執翰之徒未嘗言己之病若以爲漏泄機密則朝廷必無遠嫌避忌之事未嘗畏人之知所以不令傳報莫解其內將恐小人乘此爲壑敵之計肆奸罔之奸塞下之耳目蒙上之聰明其患亦非小也臣請

今後凡遇內降旨意悉聽各衙門官吏千午門前互相抄寫通行報知不以大臣至正之道不爲瑣屑數計之私事既無壅情亦獲通誠裨助化理之一端也

一重守令以施教養臣聞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又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則親民之職莫若守令然漢史所載循吏頗多今之府州縣正或自京職陞補或從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圭

千壽堂

目除授選用非不精委任非不專而迄無循良之風者皆以教化之不立撫字之無方大舉俗弊任有司者以催辦錢糧爲能事以奉承上官爲得體而司之臨府府之臨州州之臨縣不察俗之厚薄不問民之休戚首先計其送迎之遠邇何其拜跪之疾徐假公營私要一奉十稍拂其意便有文翁之教化陽城之撫字輕不免于罵詈重莫逃于箠楚每三年朝覲到部揀選之際而部院二三大臣豈能悉知天下之賢否其去取進退每徇于方面府正之一言其間善于

奉承者。食量指爲公清。暴虐稱爲平恕。夫於阿附者。髮鬣微白。卽目爲老疾。錢穀少負。遂排爲罷軟。部院旣云揀選。若不因以去人。又無從以塞責。致使薰蕕莫辨。玉石俱焚。夫以有虞建官。三考黜陟。在漢爲吏。或長子孫。更久于官。則人情不苟。官久于事。則化理有成。今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及生育而先去任。爲其身謀。不服孰肯以教養斯民爲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六十則去。獨不思許丞廉吏。重聽何妨。沒黯多病。淮陽臥治。人非聖賢。寸長可用。甲以墨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七

而黜代。甲首狼毒益滿。乙以臺而免。繼乙者龍鍾益甚。恐如此而望斯民冰敷養之澤難矣。臣伏望陛下痛懲此弊。特勅部院今後揀選不宜泛去其貪暴柔儒之尤者。聞者以示激勵。博訪有司。任內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爲良牧。則褒旌之。恐後若民窮盜聚。雖錢穀辦集未免爲酷吏。則黜逐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宿德重望者不推。州縣正官。非科目出身者不與。申風憲之職。嚴臚濫罰。使上下相維。革去俗弊。免其更代之煩。真收教養之績。則人有恒心。事不

苟作。而民間送迎之費。可以少損。庶幾漢廷循吏復見于今日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

卷之一
平露堂

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李 雯舒章

朱 積早服泰閣

凌餘先生集

序

送馬民部先生凱旋序 凱旋

朱應登

川蜀久罹楊賊之患其大者雖以次削平而負固者故自若也有廖鵠者尤機警嘗以孤軍嬰我師四面

皇明經世編

凌餘先生集 凱旋

平露堂

受敵卒冒圍而出奮臂大呼萬眾響應執政者厭士馬罷苦議欲撫之即謾言曰聽撫然出入猶騎乘持戟夜臥不解甲見尊官特倨傲無狀其實非聽撫也問其所如謾言曰願得安插臨江市縣爲築蓋廬室皆給薪菜鹽豉炊食器臨江人苦之不與地其實不欲得臨江市也會朝廷憫念總制尙書洪公勸勤不欲久暴于外乃命今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彭公代之戶部主事馬君貞圖則又以彭公之薦約金幣給餽餉從事軍中君本洮人雖起家進士尤開

皇明經世編

凌餘先生集 凱旋

平露堂

邊略獻謀畫策往往奇中故彭公特深委任焉正德癸酉者始率榆林洮岷諸鎮官軍三千人發喪斜踰保寧出劍門關聯山絡谷徂徠並進適廖黨亦至自臨江市相持于漢綿之間始猶驅所掠羸雅與新附者爲陳我師獲俘甚多度弗勝適盡出其所謂老酒者與賊旣又弗勝遂拔營而去越三日復大戰于綿州諸將士氣益倍無不以一當百殺傷蹂踐千喪其九而廖鵠亦斃于群賊我師無傷焉先是彭公之初入蜀也議者皆云蜀道險惡諸楊出入谿谷捷如援孫師不得遽進雖進亦罔有功衆言朋興牢不可破諸士兵又利賊遺金每追及賊得金輒委去蜀父老亦患苦且以大師之不爲厲已也公嘗用君計排群議以往首與諸將士約曰無卻進無拾遺無有獲而不復否則戮無赦故諸將士奮勇先登所過雖金貴被地皆莫敢顧竟以有功夫謂其克之難者姑息勝也謂將士之不能用命者沒于賂遺也今君之佐彭公也令嚴而有義志斷而能果使諸所爲將士者進亦死退亦死進未必死而有功退而死則身殄而名

滅故人人自奮如此。乃知古之善將將者必出于有斷。然後能勝。然斷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優柔牽制之士所及也。詩曰：君子如怒，俾民心闕。彭公以之。又曰：說說征夫，每懷靡及。馬君有焉。夏五月，凱還入漢南，巡撫大都憲藍公命應登爲文餞之。應登謂君之功烈，行且有功，宗記之，太史書之，如應登何足云。然巡撫公之命不可違也，乃書其梗概以爲序云。

賀憲長來先生漢南平盜班師叙 平盜

皇明經世編

凌谷先生集

平盜

三

平露堂

皇帝既踐祚之四年，承孝皇考豐亨豫大之後，民佚以康，崇祿而地。於時蜀有巨寇曰藍廷瑞，鄂本怨者，始用父子兄弟相羽翼爲暴亂，自後群盜煽集，黨與萬人，保寧而北，施于漢南，阻山負谷，險不可嬰，恣意殺掠，行道皆梗。兩省官寮議曰：川陝重地也，不當有盜賊。茲蠢不靖，悖撓天常，吾等守臣不聞更復奚待。亟馳奏之，會有詔切責職吏，跡捕甚急，適以巡撫大臣特寄師旅，蜀以西都憲高公主之，陝以南都憲藍公主之，總制其師，則今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

察院左都御史洪公也。維我憲長來君伯韶，則又以二三大臣之請，奉命紀功用事軍門。凡屬報供億之費，轉戰調發之謀，靡事不任，宣勞爲多焉。我師既集，僉曰：姑論之降，俾母于天刑。迨六年夏六月，本恕自率其魁三十餘人，皆一時有名字附和者，徑趨我壁。免胄首觸地曰：願伏辜。然其心實來覲我師虛實，欲圖其緩以肆不逞。君既覺，率衆擒之，奏聞戮于市。傳首湖南，繇是其黨益震駭，作虛聲自庇。君乘間審請於洪公曰：無及於變，而勸民將焉用之？怒其叛而哀其愚，仁者之師也，叛而討之，服而許之，德刑成矣。故

皇明經世編

凌谷先生集

平盜

四

平露堂

洪公用君議，卒下招撫之令。七年春二月，江津之盜曰曹甫者，衆號萬人，亦藍黨也。聞君威名，遂率衆渡河詣溪中聽撫。然猶懼誅，後同保寧君乃挺身卽其壘，諭以利害。曰：順成爲威，逆爲否。汝尚自擇便利，朝廷豈盡汝戮邪？卽汝不解行，且夾攻汝矣。夫鳥巢于幕，魚游于鼎，豈久安之道邪？甫用是感泣下馬，羅拜各散去。人給府牒一紙，令歸復舊業。是年三月，朝廷用洪公薦，特進君按察使，仍往來督軍。六月，君題再

入保索指授方略以職以討有忤必剋有降必釋故所至克捷而授戈解甲之士日以數千計七月十五日全師凱境我無傷焉明日告成於學燕齊有差漢中兵備副使遊君本一謂今日之奏功雖一人之慶二三股肱大臣協和之休而我憲長君宜勞任事尤不可少也屬子爲文賀之應登曰夫兵者古以禁暴懲亂非聖人之得已也獨怪夫世之喜談兵者賭事扼腕奮不顧生若無能當然一旦大敵在前則首鼠兩端慄慄如墜淵并其所談者而忘之矣今憲長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平露堂

君生平如儒夫口不能道辭適至臨利害矢心殫力三年不携家尊孤挾策與士卒同坐起用成仁義之師其對賊數語萬鈞爲權何慷慨也豈非斷之以義哉夫惟斷之以義則君臣之分明而臣子之職盡矣彼褻顯有功固明天子之所有事非君之所敢望也因書以爲賀

蒙化左氏家譜序

左氏家譜

蒙化之左氏以上官世其家其先官世奴進者唐貞觀間耕于蒙巍山之下所居成聚遂得蒙舍訛後與

諸酋長祭天有興徵人心歸之再封爲雲南詔已而破吐蕃奉朝請遂有六詔之地焉左氏之目遷其塋基也遷之後五傳而至鳳閣異內異以後譜遂而中徵矣元有青羅者始復其業仕爲順寧府同知尋易府爲蒙化州高皇帝兵取雲南青羅之子禾首內附奉職得領九部部落頃之元孽高漆惠叛不率其部落人爲先登既有功適又招集亡散而歸之農也因進蒙化州判官適又以貢職詣闕庭也因再進爲知州禾首既勳傳之伽如禾官伽逮事累朝用命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六

平露堂

替當其靖寇亂從調遣蒙犯險阻斬將奪旗宜勞效忠親承有加焉正統初伽從征麓川邊餉告急邀効卜式之義輸粟入永昌軍得進府同知州猶夫前也無何麓川餘黨復熾伽奮出爲之赴戰斬級獨多辛以麓川功道秩知府州猶夫前也會朝廷錄遠臣之勞再陞州爲府復以伽澄焉故伽以後皆爲蒙化知府矣伽之子剛未襲而蚤世貽子琳瑯琳亦未襲而蚤世且無胤也遂以瑛紹焉瑛遭際承平無大戰伐功然能謹身率先模誠誼下能以其餘力禦寇盜

爲民蔽障，循行諸寨中，不以爲勞也，竟以勞坐寒疾死。子銘嗣其官，招陳緩輯，境內無盜，爰其奉職循理，猶大璞也。積之十年，不以勞言，竟亦以勞致疾死矣。銘傳之，今守禎。正德乙亥春，余以技士至，蒙禎迺再拜，諸曰：「禎不德，遭家弗造，先大夫既逝，家廟燬于火，惟幸世牒傳存，又懼其久而墜，而氏族湮也，無以繫屬先緒，敢乙一言叙之。」余廼語之曰：「昔先王賜姓命氏，所以昭祖考，係宗族，別嫌疑，定親疎，而人道于此乎。繇焉故導水者，知其源，辨塗者，知其脉，皆可以易。」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子路堂

贈郡倅盧君治水成功序

寶應河

寶應江淮間一要衝也。湖水浩濤，長閘委屬，南接秦

郵甕湖匯焉。布護漫汙，不可殫紀。北入于淮，則淮水所經也。夏潦時至，徐泗之水，挾河流而東入淮，淮不能容，勢益怒，且汨而南行。故渚者曰以溢焉，隄故有斗門。凡十橋，橋絕馳道水溢，則東注之海，分渠灌民田，田皆溉，可得百萬餘頃。爲政者時其蓄泄，啓閉之節，則漕寡不運之舟，農鮮不沃之利，倉廩無不積之儲，商舶靡不通之貨，是故東南之具區也。正德丁丑夏六月，隄圯于水，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蕩覆廬舍數十里。壞官民舟亦數百艘，自丁丑連已卯，又二歲，復大水，歲因以不登，于是上下始惻然告急矣。巡撫大都憲臧公疏于朝，亟請發內帑治之。事下有司議，會都水郎中蔣君以職蒞是邦，祇載厥事，而郡倅盧君廷哲定董其役，經始相成，有專職焉。迺發淮揚軍民築土障閘，以丁計者三千五百，括諸府庫及鈔關所貯錢充其費，以鎰計者七萬，日給粟以餉計者萬有奇，監工官自百戶而下，以員計者二十五，匠氏以名計者百，運伐石于鄰境之山，而致者匪難。迺附上手經行之舟，而運者不旰，迺陶甕于寬間之阜，而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八

子路堂

者慶廣迺捷木于窪泗之曲而梓人獻什百工既和交臂受事既六閏月大功始就焉於是頑者以湮地者以興隘者以廣而激者滿者盪嚙者以安于是居者以歸行者以游負者以息而耕者斲者爰牧者樹藝者以養邑之士大夫長者積惠之餘拭觀茲美且欣盧君之績有成也微予言贈之應登郡人也其感戚之情視衆鈞焉迺作而歎曰甚哉水之羨溢爲患也其所從來者舊矣昔禹抑洪水漢塞宣防而史氏必書紀成功也下此則西門豹鑿鄴河之流鄴父老以爲賢君召信臣浚南陽之渠百姓號之召父是皆爲民興利者焉夫爲民興利者固民之所與也今盧君起明經之家而參郡牧之司出環堵之室而任斯民之重始遠遼若不能一旦臨大患興大役以身膺之順運安行不動氣貌無憚恐以爲之先無德色以爲之後考其所施而程其所至豈約與信臣可相軒輊邪卽二子之功在于開溝瀆利溉田也已未聞其能通挽漕之艘建國家之利兼而有之也故比事考成在盧君尤多而吾民之德之也視鄴與南陽民

當益倍之何古今人之相遠哉然則盧君之名且與茲隄永久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抑安知後之視今寧謂余言之非蔽芾也

贈少司馬荆山王公隨駕南征序 武廟南征

聖天子臨御之十四年夏六月寧服不恭肆行稱亂迺親帥六師討之今少司馬荆山王公以職在軍旅當行已而罪人既得次于金陵錄諸將吏功諸官屬陷賊中者論罪有差築京觀而歸矣公復侍從以歸凡留司諸公卿百僚謂公宜謀帷幄克清大憝炳先幾而無智名抑末彊而無勇功休名林矣咸見稱述被之詩歌御史中丞叢公謂應登宜有言應登江淮鄙人也竊伏草野不臻于當世之務敢借周爲喻以諷諸執事者可乎迺稽首再拜而言曰昔周都鎬京東國爲洛成王嘗一至焉至于百工從行其教詔之者無它惟曰記功宗作元祀耳夫成王至洛何爲哉曰祀天祀神自時中又者是已其報功之典歸卽舉之曰拒兇命寧明禮休享者是已且自周徂洛遠狩也而一至於其地褒功行賞未舉也而亟先圖之者何

哉蓋宅洛所以紹先德褒賞所以勸有功斯二者繼體守成之要道也事有曠世而同軌者蓋於今天子觀之夫金陵我聖祖定鼎之地也自京師視之不猶鎬京之有洛邑乎武廟聖祖定鼎之地也自京師視之不猶鎬京之有洛邑乎列聖嗣統垂拱而治其在今日則四征弗庭之時也不當一王其地乎成王在洛舉祀發政而已豈有張皇六師削平家難其功如今日之偉者乎周之記功有功于治洛之事者耳豈有躬服行杖轉給軍餉其事如今日之勞者乎聖天子德配堯舜功邁湯武不當以周成言也至于侍從卑卑繼世編

卷之十一

武廟廟記

千露堂

之臣將事服義者其於十亂豈多讓乎夫記功之有拒聖以周公爲之宗者誅管蔡以安社稷耳今諸臣之在行者皆誅管蔡以安社稷者也而司馬公其最也聖天子信賞必罰褒功勸勞之典抑豈後於周乎夫褒功勸勞固非臣子之所敢知也至於誅叛違以懲不恪正紀綱以示無携者則聖天子今日之歸之所有事也而昭美弼違者公之責也周官曰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言其外機單而內治修也今日之事愚安能無屬望于公乎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子遠闇公

夏允彝璠公

選輯

楊澄清通侯泰閣

蔣文定公相臬集

疏樹

蔣冕

乞取回劉允及停止張玉不差題本

官差內

臣某等竊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國用日增無有
限制雖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為狼狽况
皇明經世編 蔣文定公集 卷之一 一 平露堂

今虜患未寧軍需枵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
邊銀兩每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用所賴以接濟者
惟有鹽課一事然往日開中益引如正德十年則開
中正德元年以前課額今各處運司該年正課俱已
開中盡絕凡有奏請開中多是預先支給鹽法因此
大壞猝有邊警召募客商多不上納迺方既無以仰
給又不免動支太倉銀兩助買支應蓋因公差人員
奏討引目數多本等客商守支艱難以致如此夫以
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緩急之需鹽課成法又

日益廢壞無以接濟邊用萬一復報有重人聲息勢
須多用糧草不知 朝廷將何處之近該司設監太
監劉允差往烏思藏齎送番供等物未討長蘆運司
兌鹽一萬引兩淮運司見鹽六萬引其跟隨人役等
有挾勢謀利之徒往往該支一萬引或夾帶至八九
萬引以此載蘆船隻填滿河道南北官民商旅舟楫
一切阻塞不容往來其所用挽船人夫多至二三千
名威勢逼迫役及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有
壞鹽法抑恐激成他變臣等實明憂之夫入君之所
當敬者惟天與 祖宗而已 列聖以來每于郊廟
之祭必竭誠備物以盡報本追遠之道所以天心悅
豫 祖考來格災害不生福祥駢集具有明徵初非
以奉事西佛而然也乃若烏思藏者西番化外之族
其徒飲酒食肉不知戒律又釋氏之所恥言者 聖
明在上正宜申嚴禁戒遠斥其人豈宜崇信其說遣
使送供浪費國計而貽生民之害也再照陝西延綏
甘肅等處連年災傷米穀薄收人多飢饉加以去年
虜賊深入搶掠又有回賊屢年作耗瘡痍之民尚未

皇明經世編

蔣文定公集 卷之二 一 平露堂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

平露堂

難息地方十分艱苦錢糧十分窘乏彼處布政司等官計無所出具本奏請通融議處又乞賑濟方患無以應之今該司禮部奉 聖旨差御馬監太監張玉前去彼處造辦應貢各樣土宜物件其合用錢糧茶品等項欽令陝西鎮巡都布按三司等官及甘肅地方官員計處交與張玉置辦凡百大小事情悉聽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小衙門毋得違阻令臣等備以此意撰寫勅書臣等躊躇累月未敢仰承 聖意緣前項地方兵荒貧民不聊生若令措辦錢糧取之官則庫藏匱乏取之于民則田野空虛所在大小衙門官員雖欲欽奉詔旨無得違阻而公私匱竭無從出辦儻或嚴刑峻法剝民膏脂有所不顧恐恐事極變生民窮盜起獄所必主將來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仰惟 聖明在上神武聰明愛民如子切切以保安地方爲念今忽欲有此舉臣等竊意聖慮一時偶有未及實亦臣等不能開陳之罪也況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夷日夜窺伺欲爲邊患設若內地盜起彼必乘機寇邊地方安危關係非小至于使

宜處治惟軍机重務得以行之尋常公幹豈可援此爲例此事臣等且未暇悉論特以關係 聖治及地方安危者冒昧言之伏望 皇上俯垂天聽亟將劉允取回今後凡有奏計並引者一槩不與重念陝西之民貧苦可憫更將張玉停止不差前項勅書免令臣等撰擬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請題鑒兼乞勿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調遣軍馬支給錢糧題本 請題鑒止鈞帖

伏自 聖駕出京以來已經二十餘日今恭遇 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四

平露堂

壽聖節凡親而宗藩遠而外夷其奉表來京與臣等在京在外各衙門官員人等皆不得一望 天顏山呼舞蹈以盡其惓惓敬仰祝頌之誠況孟冬伊邇禮當時享太廟若非及早題奏 躬親奠獻其何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亦何以盡 皇上報本追遠之意又况近京各處衙門多抄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摠兵官印信鈐帖凡調遣軍馬支給錢糧檄以此帖行之臣等伏見 祖宗舊制一應軍馬錢糧非該部奉有勅旨俱不許擅行支應今乃一旦以此帖行之

他日設有奸人乘機詐冒軍衛有司不能辨別真偽一弊奉行安能保無他患伏望 皇上思 祖宗付託之重念兩宮懸望之深即日廻鑾以安中處今後凡欲調遣兵馬支給錢糧仍遵舊制而行前後印信鈐帖俱乞停止不行以防意外之虞且毋使天下之人他日指爲口實以爲臣等之罪宗社臣民不勝慶幸

請重邊防以備虜患題本

見從宣府官兵

臣等竊惟宣府爲國北門自永樂以來每屯聚重兵皇明經世編

詩文定例

卷之五

千露堂

于此用以外禦虜寇內衛京師不容一日而少忽也今 聖駕巡邊命宣府總兵朱振剛總兵陶杰等統領官軍一萬六千員名扈從前去大同等處其宣府城內所留軍卒既是不多又皆羸弱不堪征戰之人地方空虛甚矣虜賊近邊往牧備知我之虛實其所以潛形匿跡者安知彼非欲乘機伺便以遂其奸謀詭計使我暗墮其術中而不自覺也哉倘 駕至前路少留數日或更欲西行萬一虜賊長驅而來徑犯宣府誰能捍禦則保安懷來以東居庸以南一帶人

心皆皇皇無措京師亦當戒嚴矣事之可憂孰有大于此者此實宗社安危所係不可不慮伏望 皇上俯鑒臣等愚忠深惟宗社至計慎重邊防及早廻鑾即將朱振等所領兵馬掣回仍舊鎮守地方以絕夷虜窺伺之心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請停止無名賞賜揭帖

停止賞邊銀兩

本月二十三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傳奉 聖旨

以 皇上巡歷宣府大同等處地方憫念邊兵寒苦着戶部上緊處置銀一百萬兩委堂上官一員管領皇明經世編

詩文定例

卷之六

千露堂

前去該鎮交收以備犒勞之用臣等竊惟沿邊將領士卒皆國家之臣子自其祖父以來世受 朝廷厚恩官有俸祿軍有糧米冬衣布花并馬匹草料廩甲弓箭等項一皆給之于官今一旦恭遇 聖駕巡邊凡防禦危從皆其本等職分雖曰少效微勞誠敢希聖賞賜況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民窮財盡府庫田野在在空虛戶部兄在各處解到折糧折紳等項銀兩止奏得二十萬兩又在太倉銀庫正銀全無止有每年積下餘銀一十五萬兩二項共湊得三十五萬

兩緣太倉餘銀原係備邊軍需之物該部見在折糧折紳銀兩又係見該補給在京軍官夏季休銀衆情懸懸日以盼望今已歷過秋季而夏季該開俸銀尚未得聞支奉何奪此以與彼豈宜大違兵宜加勸念而在京軍官獨不宜加念哉又該部欲開各處生員納銀入監之例緣前項事例非遇兵荒緊急事情不可輕易開行今以無名之資妄開事例他日萬一或有如往年流賊之變及去年白羊口北虜犯順之舉市出倉卒欲用根艸無從措辦又將設何方法以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急哉伏望 皇上節用愛民停止無名之賞收回前日傳未 旨意止令該部將太倉餘銀解赴見差侍郎鄭宗仁處交收准作該鎮正額狼艸之用仍將該部見在銀兩照數補給軍官俸銀嚴勅該部今後不許妄開生員納銀入監事例以致阻壞運法尤望 皇上重念 祖宗創造之不易大內居守之無人朝廷政務日有萬幾不可一時而或忽即日廻鑒以安宗社天下臣民不勝至幸

請勿墮虜計中揭帖

聖駕親輿旁議

伏惟 皇上駐蹕陽和又未廻鑒今該大執虜賊擁衆而來既以一枝剽營陽和後口窺伺行在欲謀入寇又分一枝搶南陽和西南地方以四延緩人馬束來救援又分一枝東至宜府各處地方其後面相繼而來者烟塵不絕蓋又不知幾千萬衆也虜賊壓境既如此其衆其爲計決非往常劫掠牲畜暫來即去者比若思慮不審輕出與之接戰則即墜虜奸計中他日雖悔亦無及矣遙則漢高祖被圍白登近則我英廟蒙塵土木皆可爲萬世之永鑒也伏望 皇上以宗社爲心切勿輕視此虜緩使虜賊三十騎前來誘引亦勿 親出與之對陣嚴督各該城堡官軍四面防禦瞭望分明探報的確若果虜賊離邊稍遠猝難拆牆而入則請 皇上輕騎入關嚴兵殿後勿再遲疑以蹈漢高祖及我 英廟覆轍此誠宗社安危所係呼吸之間有存存亡誠不可不熟思也臣等輿言及此言與淚俱下伏惟 聖明俯鑒愚忠留神聽納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論郊禮不可行于留都舊壇題本

謹止留都郊祀

臣某等謹題。今月初十日。該司禮監官傳諭。聖意。以明年郊天日期。既近。謂欲誓于南京行禮。命臣等詳議可否。臣等竊惟國家人事莫大于郊祀之禮。是以古昔帝王與我。祖宗列聖莫不致慎于斯。仰惟皇上奉天明命而爲天子。居古昔帝王與我。祖宗列聖之位。不可不體古昔帝王與我。祖宗列聖敬天之心。今欲輕易移郊于南。稽之古典。泰之今制。揆之事體。度之人心。皆所不安。臣等雖愚死亦不敢奉詔。所有鄙見數條。開列于後。伏望。皇上俯垂采納。停止前議。早賜廻鑒。以成大禮。使天下後世無得而議。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一我太祖高皇帝每遇郊祀大禮前期已行慎重臨事尤加敬謹。聖言諄諄備載。祖訓諸書。列聖相承守而勿失。至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雖因國有大事不得已親征巡狩。及至郊期將近。隨即先事廻鑒。未嘗廢禮。今日尤當遵守。

一我孝宗敬皇帝嘗因聖體違和未能出輶。不得已暫改郊祀日期。然聖心兢兢其不自安。每語

近侍群臣以此爲歎。及至聖體康復躬成大禮。然後聖心始寧在于今日尤所當法。

一南京郊壇配位洪武時止有仁祖一位。永樂初方增太祖一位。自遷都後京師郊壇止以太祖太宗並配。今若欲于南京舊壇行禮。既不可除去仁祖配位。又不可擅設太宗配位。若此事體至重至大臣等尤不敢妄議。

一古者國君遷都然後移祀天地。此皆事非得已。今若移郊南京似與古人遷都之舉無異。竊恐涉于不皇明經世編。卷之九。九。平露堂。

祥未可輕議。

一凡郊禮以敬爲主。其儀制制帛等項皆須預養素辦。嚴謹省視。不敢行禮。今若倉猝措置。取具一時。鹵莽苟簡。徒爲褻瀆。其爲不敬孰大于此。如此而欲天心克享。錫福降祥于天下。未之有也。臣等豈敢阿諛苟從以速天譴。

一燔柴用特取其馨香上達。其所用特牛并所祀牛。皆古人皆謂之帝牛。以其祀昊天上帝也。凡帝牛若至臨祀之時。卜而不吉。或有死傷等項。不敢輒代以

他牛。必取在縣過三月者然後用之。謂之潔者。牢中清除之所。蓋以精潔爲義耳。我祖百五十年來。一應大祀特牛犢牛。皆先期畜養。務令肥腴潔淨。深合古人制禮之意。其他犧牲俱如此類。今若不然。何以盡事天之敬。小大臣工孰敢輕議。

一國宗廟之禮皆我太祖高皇帝與當時在廷文武大臣及諸儒臣禮官考古證今原情定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行之萬世而不可易者。祖訓國法昭然具在。內外文武之臣孰無身家謹敢倡爲新說。皇明經世編

藝文定集

卷之十一

牛露堂

以變舊章伏望皇上俯從臣等愚言使臣等上不得罪于天地。祖宗下不得罪于天下後世臣等幸甚。宗社幸甚。

一我祖宗凡有祭祀于未祭之先七日戒三日齋。當此齋戒之際大小衙門並不許奏刑名。以其有徒流斬絞等項字面也。不許奏喪葬。以其有薨逝死亡等項字面也。况兵尤刑之大者。而郊又祀禮之至大至重者乎。今出兵討罪未及班師乃欲因便而行郊祀之禮。求之祖宗之制未見其有合也。擅更成憲。

就任其咎

請停止南京郊祀題本

南壇配位

臣等謹題連日該司禮監太監魏彬等傳前聖意謂欲暫于南京郊祀舊壇增減配位以便行禮臣等聞命兢惕莫知所爲。竊惟自古帝王郊祀天地而以祖宗配享以盡報本反始之道。皆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未有輒以己意擅爲增減者也。我朝郊祀之禮初都于南而奉仁祖以爲配繼都于北面奉太祖太宗以並配舊壇配位則有仁祖

皇明經世編

藝文定集

卷之十一

牛露堂

太祖京壇配位則有太祖太宗仁祖配位。既不可奉遷而北。太宗配位又不可奉行而南。今日一時倉猝欲行郊禮不知于我二祖一宗果將何以奉配天地臣等反覆思之。決然知其不可。况二祖一宗配享之初既博考于聖經又詳集乎廷議既認論于宗藩又認論于天下不知今日欲爲此舉亦能如祖宗之時從容廷議認論否乎。此臣等所以始終決然以爲不可也。伏望皇上俯納臣等先後所言停止前議早賜廻鑒。恪遵舊制。躬成大禮。

以奉答天地之心，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乞革去武忠御馬監并團營管事揭帖

漢止邪
瑞典兵

臣等看得天壽山守備太監武忠，近日蒙調御馬監管事，今又令其提督團營，命下之日，人皆駭愕，以爲御馬監職掌禁兵團營，摠戎重務，豈可授非其人。武忠昔在孝廟時，儉邪阿附，壞事頗多，特加斥逐，不用。正德年間，賁錄守陵，愈肆貪虐，強占民田，累死人命，數多，尅削軍糧，歲取動以數萬，賣放軍人二千有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漢文定集
漢文定集
主

子露堂

恃執爲惡，人心積怨，所以給事中史道劉世揚前後交章論奏，欲付之法司，明正其罪，并追究援引之人，蓋亦去邪慮患之深意也。伏望 皇上俯賜鑒納，亟將武忠革去御馬監并團營管事，止令外私宅閑住，別選廉靜老成，小心無過之人，俾典禁兵，仍與新命太監張忠一同提督營務，庶幾軍政修明，人心悅服，邪黨殄除，賢良進用，陛下清明之政，亦無繁矣。臣等不勝慙慙之至。

爲後大宗疏

大略詳

臣備員內閣，竊見 朝廷二三年來，累次命官會議大禮，因考之儀禮及春秋經傳等書，于古人爲後大宗之義，頗知其弊，世之學者，任情違禮，言人人殊，豈人人故自殊其言哉？學術不明，人自爲說，陷于一偏一曲而不自知也。我 祖宗朝，建學立師，專以五經四書爲教，凡儒先註釋，雖兼采衆說，一主二程朱子之言，以上宗于孔子科目所取。朝廷所用，非明經而不悖于程朱之說者，不得與。近數年來，異說競起，是以古人爲後大宗之義，不明于天下。臣因舉程朱皇明經世編

漢文定集
卷之一
大略詳

古
子露堂

諸儒所論，有與古義互相發明者，提其大要，條列一二，謹錄進呈，伏望 皇上留神省覽，益堅 聖明專意，正統之盛心，則凡任情違禮之說，自不得以上惑聖聰，而于 君德世道，皆不能無小補矣。不勝慙慙之至。

一三代及漢魏唐宋以來，爲人後之謀，公羊高傳春秋曰：爲人後者，爲之子，非高創爲斯言也。高爲子夏高第弟子，子夏上傳于孔子，而以授之于高也。世之學者，不原其所自，遂直以爲漢儒之言，誤矣。惟以此

言爲出于漢儒而不知爲孔門之所傳授由是不明春秋躋僖公之旨。逆祀之說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先禰而後祀之說無昭穆則是無祖之說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之說臣子一例之說皆莫之議而三代以來爲人後以重承祀繼統之大義皆托之空言矣。邪說紛然卒莫之禁國罔可以有二統尊罔可以有二上人固可以有二考人欲肆而天理微彝倫斁而世道降未必不由此以致之也。唐之宣宗禘祭祝文于穆宗及敬文武三宗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

皇明經世編

諸文定集

卷之十一

于露堂

猶爲不失此意。穆于宜爲兄而敬也文也武也則皆宜之猶子也。叔父之于猶子尚可以稱嗣稱臣。况宜之于穆。本弟之于兄乎。故弟之于兄叔父之于猶子皆以君臣例之。與父子無不同焉。雖祖孫亦然。可以考則稱考。可以凡則稱兄。其名稱皆不敢紊。至于叔父雖尊行臣也。猶子雖卑行君也。察其所重。惟以臣道自處。而不敢不以君道事先君焉。叔父之名猶子之名皆不必著于宗祝之文。而亦未嘗廢也。夏有天下四百三十餘年。傳十七世。凡十七君。而以弟繼

兄者二人。仲康之于太康則兄終弟及之始也。商有天下六百四十餘年。傳十七世。凡三十君。而以弟繼兄者至十三人。孔光所謂殷之及王是也。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傳三十二世。凡三十七君。而以弟繼兄者猶五人焉。兄終弟及自三代以來不爲少矣。三代宗祝之文。今雖不可考。見而凡嗣先君者未嘗不稱嗣。亦未嘗不以臣道自處。弟之于兄亦何以異于子之于父哉。春秋書公孫嬰齊不曰公孫嬰齊而曰仲嬰齊者。見嬰齊以弟而後兄也。列國陪臣尚明此

皇明經世編

諸文定集

卷之十一

于露堂

義。况有天下者乎。胡氏謂其亂昭穆之序者。以兄不可以子其弟。故謂弟不可以後其兄也。不知例以君臣之道。而仍不廢兄弟之名。固春秋之所予也。昭穆之序何有于亂乎。獨不記僖躋于閔。臣子一例之說乎。由前之說則兄爲弟後。既可以行于國君矣。由今之說何弟爲兄後。乃不可以行于卿大夫乎。不知道雖例以君臣。而名不廢于兄弟。則雖有天下者無不可行。而況于有國有家者。何不可行之有哉。又春秋于定公八年書從祀先公三傳皆謂先公爲閔僖以

文公遷祀至定公始正先公之位次爲順祀也劉原父釋經至謂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倍公以下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論其意則直稱倍爲子謂閔爲父而兄爲弟後者亦以君臣例之于父子矣况弟爲兄後者乎漢周舉引閔倍二公事以斷塲順二帝昭穆之序謂穆帝在先十秩爲父順帝在後十秩爲子亦固以君臣例之誠有得于春秋之義矣自漢成帝以兄弟不得相入廟舍其弟中山王而立恆定向王于是兄終弟及之典不復見于世唐之敬文武

皇明經世

卷之七

七

孝宗

三宗雖相繼而然皆乘時之亂立不以正未有若我武宗皇帝遵奉祖訓而親望神靈以授之于我皇上者也念大統之所由傳思大義之所當盡據經守禮正名定分豈非今日之第一義乎今之不明此義者乃曰皇上由宗藩入繼大統與宋之英宗素養育于宮中者不同不思今所生而後所繼大統所在既身嗣之自不得不以父道視之矣豈爲其有養育之恩哉弟兄弟之名自有不容異焉者耳又曰孝宗有武宗爲之後矣今乃又復于孝宗

武宗無後矣今顧不爲之後不思嗣武宗之統卽爲武宗之後既後武宗卽繼武宗而子丁

孝宗正如孝宗原有二子而兄終弟及非越武宗而直上嗣夫孝宗之統也統之所在卽當後之嗣其統卽所以後其人而承其祀武宗豈果無後哉此義既明則夫兄而父事之不敢不以兄名稱焉弟而以子道自處不敢棄夫弟之名以自稱也由是伯父而父之伯母而母之父矣而不敢自父焉母矣而不敢自母焉禮儀之節稱謂之等一皆有義以制禮有禮以防情原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名無不正言無不順施無不當行無不宜者矣知繼正統也知重大宗也旁親固在所略矣小宗固有所不廢顧矣使本生兼厚焉小宗兼重焉則爲後之義不專矣探之于道夫豈順乎度之于禮夫豈協乎春秋之義不如是也師丹之謀講于漢明帝之詔行于魏程子之論著于宋雖言之淺深義之精粗未可以懸論皆有得于春秋之旨者也謀禮之臣上法三代則兼取漢魏唐宋以來行之而善者用之于今日庶幾不

皇明經世

卷之七

七

孝宗

夫聖人春秋之義矣臣謹按宋儒朱熹謂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此爲禮之正法而喜此言觀之則春秋臣子一例之說雖聖人復起亦有不可易者古者爲人後之義至是益彰彰然明矣

一漢宋名臣大儒爲人後之議漢宣帝初卽位詔議故太子諡有司之奏已謂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及成帝召丞相御史大夫議宜爲嗣者又皆以爲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至哀帝欲加定

皇明經世編

齊文定集

卷之一

九

于露堂

陶共皇稱號師丹亦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西山真氏取丹此議編入文章正宗且曰丹議甚得禮經本指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未儀禮云蓋此語雖創見于公羊春秋傳中而實本于儀禮古之治禮者世守焉所以語類載朱子語學者英宗朝事亦曰當時漢議之爭都是不曾好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爲人後爲人子其義甚詳漢宋以來名臣大儒凡論主後事未嘗不以此言爲準臣謹按漢文帝時嘗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由此觀之則子之于父有當

爲後者亦有不當爲後者非謂凡爲人子者皆可以爲父後也子之後其父者既繼其統系卽承其宗祀皆爲後之事非如今之人謂繼統爲承其基業而爲後乃是繼嗣而爲子也可見今之人繼統不繼嗣之說皆不明于禮爲人後之義者也

一朱熹論宋英宗事朱熹嘗因門弟子問漢議答曰歐陽修之說斷不可且如今有爲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爲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爲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

皇明經世編

齊文定集

卷之一

十

于露堂

于此亦坐濮王于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爲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爲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持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其分明當時只以此爲據足矣臣謹按朱熹此言可見所後所生其稱謂之間自有不得而同者太宗正統義固有所專也一宋孝宗理宗于其本生父母止稱爲所生父所生母甚得古禮爲後之義宋高宗既立孝宗爲皇太子封皇太子所生父子俱爲秀王所生母張氏爲夫人

理宗既後寧宗爲帝追封所生父希範爲榮王所生母全氏爲國夫人其後二君在位三十四年于其所生父母並無別稱呼之事臣謹按孝宗于其所後父高宗及所後母吳太后最盡孝道所以得稱爲孝其後理宗亦以專意正統于所後倫理無失得稱爲理不但以其能表章理學而已若二君者可以爲萬世爲後大宗者之法矣

書

與蕭提督書

軍報

皇明經世編

蔣文定集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各處官軍俸糧自當于各府州縣秋糧夏稅中支給吾廣右去年徧地早傷糧稅何從而出哉若必待徵完糧稅而後以本色給之則官軍與民皆不堪命矣今暫將廣東湖廣所糴軍餉支給隨征官軍外量行借與守城官軍先由桂林以次及于柳慶隨支隨糴隨糧隨運但支給兩三月本色米而不折銀與之則不獨隨征官軍無缺乏之憂而里居士民亦免餽餉之歎不日秋成田禾收穫雨水漸稀林菁可入則平賊有期矣

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五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彭 賓燕又

張 客子退參閣

羅圭峯集

疏 羅 玘

為蚤定宗社大計以絕窺覷事疏

臣於去年四月具本差義男齋 奏內開向者賊瑾

謀遂 榮王、當時顧命大臣不能效助 陛下等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榮王致使 陛下肘腋之間無 血屬之親足以

召亂彰彰有前驗也故舉宋司馬光妻亮之故事以

頌 天聰兼備責諸臣蕩無廉耻阿附賊瑾之狀而

又發其後日乘時觀望不忠之謀冀以感動 宸衷

即賜施行以慰海宇臣民之望以銷姦雄驕睨之心

然後姦斯衍慶麟趾肇祥禮遣歸藩爰正 主噫臣

雖誠哉固其分也足後寂然不開示諭臣料必是

後官儲祥將次彌月臣之私喜旦夕望之及今踰年

更無影響徒聞大盜並興遍布天下連數十城所過

如汎運河兩岸焚劫殆空前日縛殺方面明日射或

將官近於楊村剖剝參將王景夫楊村去京城幾何

而眼空如此臣謂 國本不定姦雄驕睨今何如哉

前月二十三日湖廣陽邏地面傳來流賊執殺右副

都御史馬炳然臣初疑似之間以為副都御史九卿

之貳也且非受 命征勦之不遇遇之而已而輒殺

之則九卿之長遇之必殺也九卿之長敢殺之則公

侯爵馬伯遇之必殺也是尚知有 朝廷威令哉而

朝廷左右尚為有人乎而臣亦備員九卿之貳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羅圭峯集 大計二 平露堂

在賊必殺之中誓當不與此賊俱生賊生臣必賊歟

臣生也亦痛夫 國本之未定而驕睨之萌漸不可

遏已至此也然尚斷然不信傳來之言忽於今月十

三日申刻迎接炳然之吏王庭昌回報云親歟炳然

之屍面劈一刀而去其鼻身中兩箭而傷其肋臣即

跌仆在地口鼻流血昏暈沉寢如同氣絕臣久不以

妻子自隨止憑一二小童扶摩灌飲至曉晷蘇日今

氣息奄奄歟在旦夕尚恐賊窮生計魚游釜中火燃

水沸且喘息須臾之命百方搜索或至權如盆子者

一二人馬馳騁中原誘聚不逞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狐疑蓋見逆邇事機一變成敗分焉自足二三大臣雖欲竊假包荒奏商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前未可也而陛下尚欲與數卜近習爲講武之舉寧有暇哉伏望陛下幹乾轉坤少垂睿覽立召皇親公侯駙馬伯府部院寺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考司馬光范鎮韓琦文彥博呂誨包拯趙抃諸臣之誠棄短取長酌古準今藏鋒歛鐔隨事處理假代九廟之勳業兼兩宮之奉侍體祖宗之意而不懸定順昭穆之意而無即責專候椒房之方快觀前星之耀納庶衆於不識不知之天福姦雄於如雷如霆之下則臣即誅或猶生之年亦其樂也臣不勝憤激屏營之至

序

送都關文君之江西序

江西
鄧開

江西都指揮使司統衛四所十有一衛以南昌名者二治會府南昌地也以賴名治賴以表名治表所之地名者亦治其地凡其所在大抵皆要害也賴登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人計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江西四

平露堂

南安背負大庾而信豐會昌犬牙入于南粵之與區泰吉則湖湘之鴈湖蠻實口張嘯于安福之錦禾新則先嘗其隄焉銘山閩閩之壯門也撫建扼其西贛與贛犄角之吳越以饒信爲唇齒而江淮湖漢府師必爭之地者南昌也由是推之古者有作類爲民防百數十年良亦有賴非徒設也今則異於是矣春耕閭閻者彼曰良民也秋入輟建翼然而虎巨寇也臨瑞頭年白晝飛刃下譙門且曰吾某也吾某也而守臣印踰垣爲得策揚聲撫按達壘近郊逆羣之四出也迎犄者室空遇竄者屋燹而晉之所謂爲民防者果安在哉將時與古初異邪而尚爾設何也抑主帥者尸其位而掣用于其間也邪胡不易置之而務得其人乎國是既定於是不愛尊碩之臣俯從輯綏未數月也又以文君大章爲其都指揮同知往踐其位所謂主帥者君魁傑人也以武科舉聲句琅然嘗以京營贊畫協副涼州左叅將守莊浪入主京營而獨當一面行衡乃其任也亦輿論也顧抑而就是豈吾君與吾州不知君哉時有緩急事有經綏出

宿將以壯民防救時也冠參民寧克回古初則君之促裝時矣錦衣魯侯景章與予均江西人壯君之行而冀其遄歸也別之以言且以爲期云

送錦衣張侯出還序

錦衣出還

歲聿云莫燕趙之間惡子弟貪飲博奕費且盡思爲冠倫益急每伺朝風塵起躍馬突出周道上矢聲搜然雖有賁育千夫而手龜足瘵飢虛困悴之餘亦不免戰掉失色伏而獻囊免患於瞬息間誠畏之也况南人素編道遠而疲三尺童子可以制之其所攜者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羅主筆集

卷五

平陽堂

轟出郊乘虎皮韃弓韞魚服僕姑在冰衛士屏息恍竟不敢唾嚏不敢仰視就而子趨離而鵠立整若危兀若乃人皆壯侯能戢士謂寇固在其掌中余獨知其建州之戰夜半斬虜首獻軍門如殺狐鼠耳今茲禦人之寇固實捷且趨也亦豈敢望於虜人哉其出沒騰蹂必輕騎遊韉無所止舍亦豈施車窮廬區脫而悉衆以爲重乎以予觀之蓋出穿窬胫篋之徒一籌耳使道上之旅去其畏心并力支撐而生歟以之則形格勢禁彼固無能爲也尚勞天子爪士之出哉戰士亦其末事別筵有詩余總其意爲之序

皇明經世編

羅主筆集

卷六

平陽堂

送憲副張君之任陝西序

陝西臨司

地之涯爲邊禾之齊而祿也亦謂之邊尼器物之妨肉通爲之邊然則邊之云者中國之盡際外此則爲蠻爲戎爲羌爲狄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蓋越邊而求以爲衣求以爲器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自其遷始故先王於此尤慎之而重爲之防非憂邊之民不足以抗之爲之憂也憂夫無以使邊之民抗之有壞而入內之道焉之爲憂也邊之民其生而風土之

鍾長而氣習之漸大約與之亦不相遠其山海與之相涉降而浮游也其飲噉駢射漁獵與之相錯而便習也父華而子夷也父夷而子華也或其身之迭爲華夷也皆不可得而準也而或者持吾關吾堡塞在猶謂吾中國如完衣完器物然其亦不思之甚矣於乎邊固之寄可視以爲何如而獨付之武人況憐人之與庸人乎正速其壞而已西北之邊古已不與東而通而西於今尤爲多警洮岷亦西之一面生蕃西羌之所窺覷而比亦伏蠻孔深天子以爲空得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定書堂

臣之有威望者節制之以銷之於未萌於是以監祭御史張君爲陝西按察副使往即其任君前奉詔按甘肅邊臣諸不職者朝議服以爲能蓋肅之距甘也五百里是爲瓜州瓜之西古玉門關也而中國之地至是亦盡矣計其道里之遙蟠踞屈於河山之間腰腹脊脇要皆虜也其穿而入也幾隨其入而薄也幾城其變也孰激之其來也孰導之敗孰爲之駭罪孰爲之魁君在道時傾駑蹢躅固有定筭而後諸賢愚者無所動其喙不得盡其辭焉稱曰能室也洮

岷尤近於甘羌之強不及於諸虜偏裨將非大將尊重臣而副使之得久於其任又非御史督臨比也天子之所以用君身得無情乎或謂君端公之老者也安在朝廷預政事其非空是之謂不知務凡器物於其旁肉之邊倍厚之然後可保其恒完而不壞用君於邊固以厚邊也庸非所以重君乎此非予之言也其察言之於予者也且使書之爲序以爲君行贈

送關帥黃君福建備倭序

備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平定書堂

倭奴夷亦曰日本東海外之夷也謂之奴奴之也奴必有主吾中國是已天下之賤辱且勞者至于奴亦極矣然其心亦未必甘而安爲之也其鬱鬱之忿蓄於中而或乘之以黠鼓之以暴則門外之間將有易位之變伏焉而莫覺者而况擁君人之號襲世傳之序聚落之人兵軍之富器械之工巧而又遠在漲海荒服之外吾奴之而已彼豈僥焉直受如茲倭奴者吾雖爲主而欲僊然不加之意求以無患得乎又况安南朝鮮均夷也而朝貢時至正朔所加封册

所臨商諸 親藩而倭亦以文字爲國獨蒙棄斥無

辭以別夫蠲鼓曠討之夷其情之痛苦不獨當念之

奴而已也夫奴之忿不忿一家之利害而已矣今倭

之勢與明越諸州相值東抵遼南盡于閩廣延袤萬

里不啻皆吾地吾亦于也而付諸蓄忿之夷朝夕睚

眦以徂伺之其忿乎千里之間于夫之所不啻必萬

夫之端不當必圖帥以臨之勢必至于此乃得策也

署副帥黃君今年四月以 簡命當詣福建所隸衛

五所上水寨五戰艦千艘水軍十萬偏裨之將數百

人君至將將軍登艦弓引滿劍露芒鳴聲如雷

軍于島嶼之漢直奴視倭奴如以肉臨虎口若然真

備係之賢將也君先世上土主人今亦有利器上人

宣于 朝者皆觀君此舉借予言告之

賀句君奉 詔提督四衛營事序

國家制兵以府自京師以達於天下又達於四遐之

邊羈縻之域凡赤稽者皆伍以聯什什以隸百百以

隸千千有所千以隸萬萬有衛合諸衛則又有都帥

以總之以分隸于府爲府五又皆制于兵部乃兵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聖業 九 平露堂

有綜理條召之專爲府帥有握兵之重無不制之兵

也然禁兵不與焉禁兵則惟綜理於兵部稽其盈耗

而乘除之發召無所敢與錦衣亦禁兵也其帥且與

府帥抗伺察其幾微府帥且俯仰之其下偏裨微倖

有不和名者錦衣大而爲旗手府軍金吾羽林又次

而爲虎賁騰驤武驤其帥雖不敢視錦衣以抗府帥

然皆同禁兵非其屬也禁兵宿衛 宮門扈衛 警

蹕 天子御衛執戈戟以侍陞阼大 朝會設 鹵

簿以嚴 國容出則夾 乘輿以備非常古者去其

淫怠奇袤而效之道藝周公以綴衣虎賁次諸常伯

常任準人以立政蓋爲王爪牙腹心之近雖名爲兵

豈真特一勇之夫而已哉况同衛於京也一爲府隸

其官也望軍門而戰慄腹指氣使於殿下如弄兒然

雖金紫不免也禁兵固攘壁也歲朝一入 大庭燦

炯畢顧瞻未周已放仗矣禁兵固日以爲家也而又

密閤秘見蓋山林者宿之儒得於幾編斷簡有未啟

以爲的然者其兵如此居其上而爲官可知已况居

其官之上而爲之節制者乎騰驤四衛舊有提督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聖業 十 平露堂

官所謂節制者。會當代。詔以代者。句君集也。錦衣
張君養直。雅與善。而求予說爲君贈。予亦不知君也。
知禁兵之重。其官重。其節制尤重也。今天子明見
萬里耳。目所及之重者。豈輕以畀人。君慎勉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羅圭萃集

四書士

千尋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邊韓

華亭 宋存標子建 宋微壁尚木

馮瑞儀羽公參附

何文簡公集

書

何孟春

上大司馬相公書

北虜

五月望日職方司觀政進士何孟春惶懼再拜書上大司馬相公執事比聞北虜有書要三千人人貢入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集

北虜

一 平露堂

貢之名可嘉而所以求貢之詞甚逆詔下文武羣謀下官病臥逆旅不審廟堂言慮何似既乃有傳朝報者云得旨聽虜貢三分裁二此豈非主上所採于羣謀者歟其聽之也豈非以遠人當柔而懷之而絕其來王之心恐構邊釁故歟夷狄貪婪無厭所貢其裨朝廷之毫芒而錫賚適足以傷國用來彌多費彌廣故不容不裁之也抑愚于此復有慮焉國用當恤國勢尤不可不重也虜書稱與書而不表與我抗也稱我以南朝是將北等我也而我忍之可遽令人貢而

無一辭以責其傲殺之辜乎虜以三千人請而我遂許其一千一百人使虜後復以六千人請將許其三千人乎且彼書已云減我一人即三千人俱不來是有挾也今我許其貢而裁其三之二虜如不來其可無重備乎而宋亦有以規我之虛弱而虜且得氣矣我國勢失重千虜而可乎哉愚虜今旬降勅虜王而督責之舉大威福大利害而曉之謂虜必革心謝罪袍受入貢庶幾乎虜有畏懼而不敢覬覦于將來也嗟乎此計甚明老成裁處迥不然者誠慮一時士馬不能精克萬分一虜出巨測邊釁將難支耳愚以為示虜以強猶足消其桀驁示虜以弱而使虜得氣國勢失所重其生虜覬覦之漸將來有不可言者其所費又不啻三千人而止也赫赫我明盡覆載而宰之軍政馬政樞機周密承平百二十餘年未嘗耗于征討而不能精克猶不免肉食之慮何謂也以愚所聞士馬集京師者之不精克其弊久矣法久易壞弊隨隙生在執事明鑑照之知其所生之端革而振之不難也士之不能精克占役者多影蔽者衆也馬之不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集

北虜

二 平露堂

性精見與牧者不數其實受牧者之不適其宜也。司馬寃絕上馬之任而執事任之品式具有額類可考也。而又舉得其人以自輔因已成之跡而通融之何慮乎不能精覈之有是爾。醜種敢言不恭而暴戾乎肆正當長經遠繫其頭而致之闕下耳。雖然恐有不取以易談者所慮不在士馬而在將材也。執事其視武將中有能臨機制變者幾人有能造謀畫策者幾人。今能知守正出奇慷慨有大節能不受死得人之死力者幾人而皆未之有也。是則深可憂矣。儒者不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集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寄劉黃門書

礦場

所論礦場一事先之所謂閉者初未嘗明開而獲開後之所謂開而請閉者隱下新開而適以成專督者之利。今日請閉有所謂新開者是要數出彼舊所開地方而不為之隱非新開在今日也。昔日礦場朝廷

有開之名鎮守有開之利今日礦場數出所開地方以見譬夫乾認之苦口糧虛費之故爾然得該科泰出該部執奏得免礦夫口糧所以除虛弊而寬地方者蓋不細矣。今與專督理者會謀水火決不相入區區自力主封閉為說固不待言也。因便及之。

寄諸閣老并喬冢宰書

鎮守

立祠祀以表忠義勸懲賢閭倒禁以興民利足國用申明律例陳言邊務等事亦不敢默其詳具得帖內伏乞仁明鑒此區區公勤庶塞咎責向奏為裁革內外冗員守臣復設府治撫安夷民以消地方大變事乃此地臨夾切要而最大者際有今日千載一時泰言得賴執事與戶兵二部商確勇斷施行其貽陰德于邊氓不細。奉去此無恨矣。本想該部已覆立府必須亟會鎮守內外官詔旨至已久而彼猶回翔未行正由撫按乞要裁革未循未王之故彼中鄉官如張亞卿南園輩日擊正德年中之苦為此後子孫計尤切懸懸當道處之決有次第但願及早行下避荒過慮恐又如前要會鎮守查勘則彼有力者得以牽制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集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改闕府不設印鎮守如故遷民自此遂絕望耳春行客也而猶爲彼言之弗置蓋已犯權貴幹過好事處置有成算機會難再失事成雖在繼者之手異時追論或得爲去後思不敢誣也

寄習兵備

展城

近得鄂省人致鄉信彬南路近月賊出流劫而我軍擒賊幾三之二蓋前所未有之功真可一慨通復不知何如此惡種門戶極多恐未肯因此一挫便不出也展城事承示財力未辦少多之間尚無定議夫土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集

展城

五

千露堂

木工程不加心計而委問下人未有不愚于難成者古人作事自有法常記宋張覺知處州時有議築紹興園神廟垣者匠計無算營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算可盈若干即以若干與匠者量役無所得焉其幹知安慶府時請城安慶以備職守城分十二料亦先自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表官吏公寓人士分料主之計人戶產錢起丁夫每日役若干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部于某人料分或賊運某處上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

日錢米具有成算執事幸假而爲之此小興作特易耳彬城東北隅自可防舊而西南一隅不可不寬爲之地磚土等項卡勿客入于近學後及左右開鑿燒造庶使此方地脈保全此區區闔學有識者之至感也

寄河南巡撫陳都憲

節報

部報違限官之存任公然不至納糧倍價之民在此空然獨守月復一月未見了期所以賢治禪助之法奉違呈已悉其各八年京邊起運與七年前者不同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集

六

千露堂

七年粮價于內府者戶部總收委官召商代民上納裏面使用盡得省減其他倉場如是解戶從便寫買雖有加倍不難措辦今八年懸前司徒得罪之故內外各倉一一要納本已解戶尋到提項自當自點至買上宜比原徵銀動加一倍加三之一區區小民何以堪之該司見人情汨洶寒苦本狀日積山東奏議閱楷呈部未行會奏至京亦呈前事幸蒙當道查例奏准將在此極重山海等倉折收價銀緣河南一省京邊起運倉場九十餘處今准收價倉場分外纔七

處耳在京內府賸價極重去處仍本色奉承委于此
事有專責理難坐視不加督併則前積後厯致誤國
計加之嚴督則此吾百姓也。客此異鄉耗費不貲賠
補何及欲其完結不過勒令借貸借貸之物遺債將
來本與利均將何償給枷棒拷筆之下家破產蕩非
有死即逃耳彼舉放者多出權貴往歲追需已有例
子。窮戶既竭錢及花戶中州新脫兵燹恐秦人之箕
合頃欽亦無處也。用是日昧復爲陳奏其情具在疏
中而不獲詳言者庶幾所司肯爲處之之地今之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何文簡集 謝敷 七 平露堂

若揭京債雖二八分數孽盡大戶亦不免賠四十所
發及花戶乃至百六十兩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
不得可見今日不得不爲此處此處只是第二三着
宣如戶部總收價銀召商上納全免賠補幫補之爲
愈錄下得程面行不得也。春訪到各倉場上納各項
錢銀價值一省大較賠銀一十四萬餘兩除彰德府
積有帶來餘銀賠補納完外開封等六府并汝州所
屬除未到州縣未經寫買已到者除餘銀幫補外實
該賠銀十萬二千八百餘兩春惟本布政司官銀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何文簡集 謝敷 八 平露堂

有頭項難可便借得來而吏民居此日久西江有水
難救近渴守株待兔不是良計不免分付委官酌量
本縣民戶逐旋借貸完結比來揭賠完過報草數目
已過半矣今奉部檄差官赴司守取官銀不必盡如
原數若打疊得五六萬亟早解來哀多監寡截長補
短儘可救急山東大戶所賠糧價見聞參謀說尚多
于河南但山東與河南不同山東自有泰安州無碍
銀錢布政已取到三萬餘兩巡撫衙門又爲預處上
中下則入戶銀四萬有餘二處解到并餘銀幾十萬

餘兩以是縣合定比河南了事早也河南未到州縣部運官可恨之甚大戶不到或到不肯下批或下批後逃論情猶是可恕而官乃敢爾比來大戶見當道此處乃有陸續先官到京來下批者非泰以言安之彼將無投奔處其有不復返者乎此等不才建限委官其設心謂既已建限不如索性去遲反是便宜到頭一着只務簡送問便了他復奚恤伏望查照先令呈文任其俸糧差人鎖解赴京完所未完庶總管不致久累上下兩便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集

臨戎夫勝

九

平露堂

序

臨戎夫勝

臨戎夫勝

我都憲沐鹿野公之以侍郎特起而撫中州也爲正德辛未秋時劇賊猖逆河北轉入河南斬木揭竿鳴張狼嗥所在吏民習于承平倉卒聞變束手無策城當者潰師遇者敗廟堂會議巡撫之任非公不可故卽其家起之公拜命卽日單車就道旣至審察郡邑孰岩孰夷亟調兵食孰緩孰急孰最要害孰當預備器械之繕城隍之完庠廩之峙上兵之選民馬之厯

京邊軍之請國帑之借一一自公心計手畫事無遺力智無遺慮于是地方始藉而固人心始恃而定遇敵始有可遏之勢可杆之具明年壬申春軍乃大集不數月賊獲殄焉公驅馳歷金閭歷寒暑屢陷危險曾不爲身家一毫顧恤在處必齎鉞從事嚴紀律定方略謹偵伺賊動靜輒先聞有以究其情狀而百爲之防陽而誘之陰而襲之彼此而攜貳之于脅從則示以來歸之生門而出之陷穽于餘虜則拔諸焚溺之死地而復之衽席公忠貞神明機變造化遂使將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集

臨戎夫勝

十

平露堂

士用命天悔禍而人厭亂而事之告捷也公可謂文武兼資者矣公智明勇功遜不自居錄狀之上思寵之及獨後諸同事者公可謂不矜不伐善處功名之間者矣若夫中間不如意事西平之捷而有汝寧之捷洛陽之失蓋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大易有訓時實爲之公何病哉事久而論曰此吾輩之所以深服公于今日也考事始末無非公功者昔宋虞允文泰謀軍事得統王權敗軍致采石之勝劉瑛安撫荆湖請制置使沈介遣兵相助官軍日盛旋執賊首徙黨盡

其自今而觀功當誰始。春曰有以知公今日之所以爲功者矣。時有給公貽虎決勝圖者。泰曰雙箭六鏐虎旗龜矛。登金壇而據玉帳。丹青之所貌于公如此。邇時心事存亡口慕。死生瞬息。所以運決勝之籌。而成掃蕩之功者。國者莫能悉也。於是從而序之。

送陳都憲巡撫延綏詩序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置。則自正統開始。所謂延綏者。非邊鎮中最當要害者歟。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花馬池。皇明經世編何文簡集 卷之二 巡撫延綏上 平露堂相距二千餘里。其間有所謂黃河套者。非要害之所在者歟。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套外。而虜騎乘冬河凍乃得長驅入套。以伺我間隙。擾我心腹。則茲地也者。非尤當重者歟。錦時虜擁衆來。住牧吾套內。或間歲或四五歲。民竭遠輸軍餉。久成坑路。騷然不勝荼毒。今既去矣。患當預防。事貴先備。善謀國者何以處之。陝之爲邊。臂打天下。延綏實腋。其間守臣建白。有乞朝廷無以河套陝西。而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蓋如此。而可輕授其人乎。是故才識非敏達不足謀兵。

機年力非富強不足當。獨寄生長非稍近其地土。風或未有所宜。宜游非素歷其途。邊事或有所未悉。近制兩畿輦輸十三省。方開邊鎮所在。必以都御史任巡撫兼理軍務。位重責大。皆出簡命。中外異用。必就其長下弗敢輕舉。上弗敢輕授也。邇者湖廣巡撫缺。朝廷簡于衆。謂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陳公資望惟協既推任之已。而延綏缺巡撫簡于衆。茲古朔方河套地方。得敏才識富年力而生長之地。宜游之途。且素其人。誰其長。遂改命公。且詔公其適往焉。朝廷重皇明經世編何文簡集 卷之二 巡撫延綏上 平露堂視河套于延綏。不輕授且急也如此。豈無謂哉。公西駕有期。右布政使陳公。首諸寮繼聲而屬春以序。春昔官職方。行視陝西馬政。往復三邊且一年。駐榆林幾兩月。日考宋唐漢秦守邊固圉之蹟。竊怪史稱漢武帝襲王父偃城朔方郡。循秦舊因河爲固。當白羊樓煩賊走。計亦非失。然民徙十萬口。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虛。唐中宗用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乃突厥默啜雄爭之隙。置戍虜腹。未見其可。而六旬間三城就。朔方自是無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集

卷之七

平賊略

寇賊損費費計減鎮兵數若仁處所策即漢所滅郡地彼此利害乃爾邊紀何哉今不可不求其故也唐末朔方已據十招拔氏石晉十六州重為邊有內宋人于此死死與元吳旋韓范之才右弗充濤匪其罪也我朝取天下于夷狄極弊之後今日邊事大非宋此仁應之事業其不有在乎泰職方時所及知成化弘治間守臣請兵搜套之議相地移戍之議遠烽墩堡營屯之議或欲永禁畜牧銷賊覲觀或欲廣立耕種資民但億衆見角持登今未已一代經略豈無一可用之良策天其資公以事業于今日乎自古中國守邊皆將卒宿內以禦戎虜于外而茲地今日虜遇得入吾內而吾反設防守于外若之何可不求漢唐之靖所以之故而為之所也此善謀國者之所以有望于公也今具其時策乎以公才與年為國家辦大事業有咎地泰于公同年也而為斯言非私望也

送趙都司序

訓導

戎閫子選將之法予口取之門第不如取之行陣之得實材求之內服不如求之邊徼之得實效門第者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集

卷之八

平賊略

晉服思然子鮮克諫之書而行陣多汗馬功奮之人武勇已若生內服者生而談兵豈知古法之不足性不遑從所出習安焉地方夷險之跡嚮指自片之情固其少而緒之者也然則執此為今日選將之法可乎公也予曰彼此何聞于此言特舉其大凡耳而今之選將者乃復相以驍幹制以階資較以騎射察以過失我以章句而其他美一無所于計是白起之精悍不用子泰韓信之落魄不用子漢杜預之廟不室者不用子晉李靖之身挂罪累不用子唐而韓世忠之日不知書者不得用于宋也蒙傑知略出聚之士不幸而在下位其資貌精力不與才副而吏謀圖貴文字弗取將何以自發乎然則選將之法其必略是而後觀黃牝牝鹿幾其不失也嗚呼公之任選將者其足語是也吾湖廣都指揮趙君惟遠長自炎降家承閩閩而早以功業自奮自互開衛指揮使晉今職今年朝貢京師事竣遣子別時及錫馬長凡湖南北廣西川東貴州之境溪峒山箐數千里指數歷歷猶餘行健健須能本其居而名之其地為

要害其營駐頭得某處有某策可備某策酒某時可
用某備軍可相持某肩臨機可相濟言若圖畫策在
凡修余爲之贊曰君其吾省今日將帥選手選將之
法予言其大凡耳微于趙君有不誣者君官級浸高
凡百副其才而持身謹慎悅禮樂熟詩書見稱鄉閭
微于今之選將者其容不以君爲首舉乎君行當提
兵爲天子守邊固大用于南不疑大丈夫之所樹
立方來未既于茲先拭目矣故于其行序以送之

記

皇明經世編

武選對字二條

武選對字

一文武器業各有所成用入之道當嚴其實我祖
宗立法武官襲職年及二十必令比試弓馬堪中方
支全俸再比不中罷職充軍其總小旗告替亦要併
給得勝纔許收補若過一歲不併及並不中者革充
軍役當時軍多官少法令尚嚴如此是以管軍人員
莫不閑于武藝今承平日久伍符尺籍消耗大半而
官旗冒濫過之教場比試之間徒有故事而已千數
年來比試不中發回再見者幾人再比不中罷職充

軍者幾人強不能挽重不能持即得復收多出姑息
其在外省併錄之爲故事抑又可知矣南方留分又
有父子祖孫未曾併錄得冒旗役者遇蒙征調報功
陞職往往皆是蓋緣功次未冊祇開旗役不分已未
併給該部無由稽查役也今後合無行移內外監比
官將本部送到教場比試官舍嚴加閱視走馬跳澗
射箭便鎗俱要一一便利方作雙收單收一不中度
送回本部遵照 太宗皇帝聖諭施行及行各省鎮
巡官處查出各衛未曾併錄旗役照例俱革爲軍先
皇開經世編 卷之六 武選對字 六 平露堂

一國家訓律以警有位懲艾之典不分文武伏觀人
明律文武官犯私罪條目輕重各有攸歸若軍官私

罪該答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除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理遠近發各衛充軍祖宗之制未嘗不與律文職者相等而近來事例過于寬貸有犯監守常人盜受財枉法滿貫律該絞斬者止發邊方立功監守常人盜枉法不滿貫與求索利飲誑騙計贓滿貫問該流罪減至杖一百徒三年俱運炭納米還職夫文職犯該賊私雖在絲毫罔不革職枉法滿貫亦必充軍而于此輩獨寬之以必貸之條示之以可解之路刑罰失中恐非國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何文簡集

武選類字

七

下

家

宋制律初意其犯該竊盜拘投盜官畜產日晝掠奪姦宿軍妻行止有虧者俱發爲民此例之行雖若足以懲惡然其子孫卽得承襲是其職事特舉此遺彼有爲民之名無罷職之實彼亦何所介意軍職降級調衛者本犯存日子孫不得替回原職爲民者罪本重丁降調却反得承襲之事理亦有未宜今後合無本部會同法司從長計議軍職有犯除公罪及真犯死罪并本條各有正律外其餘所犯但係賊私俱依各例律條該答者附過收贖該杖者贖罪解去見

任各降一級于原衛所帶係差操犯該姦盜等項行止有虧敗倫傷化者照今例發回原籍爲民無原籍者于本衛所隨住仍照畏罪脫逃舊例候身終之日及年六十方許子孫承襲原職若犯監守常人盜產庫錢糧受財枉法不滿貫夜竊盜拘摸盜官畜產搶奪哄嚇略誘掠賣詐欺誑騙拐帶求索利飲詐傷該徒流者不必贖罪俱照地理遠近發各衛所充軍其賊至滿貫該斬者若各人祖父係開國靖難功臣許令子孫襲受原職若係近年新陞者各降一級如此庶幾世祿之家有所懲艾法今充一名器以重而不檢者自不敢輕于蹈罪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何文簡集

武選類字

大

斗

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吳培昌坦公參閱

何文簡奏疏

疏

何孟春

陳萬言以俾修省疏 修省八要

臣聞之范曄獻秦王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

書其淺者不足言也蘇軾上書其君仁宗亦曰臣試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卷之一 平露堂

論小者而其大者將有待而後言也言係乎事事有
小有大泛言則淺究言則至臣今獲承明詔將言其
淺而小者乎亦將言其至者人者乎言係乎事事視
乎時時之所急雖小而非泛言不失爲至非時之所
急君子不以潤其君言固將先乎所急者雖然在其
君聽之何如耳乃者清寧宮災陛下夙夜祇畏思
勅天之戒遣官分禱天地太廟社稷以致災之故首
罷絳秀亭之工作已成者而撤之特詔廷臣痛加修
省凡有所見許其直言中外兢事激衷申悃謹其

默滅月之間彗封投匪罔不上聞自以朝無諱言時

難再際延頸企顙候報可而九重玄選所見施行
未盡遂言者之所望豈所言者皆非時所急者耶不

然則此詔也宋司馬光之謂數年前亦有之而今爲
修故事而已乃今閏十一月日有食之災見于天古

之君臣尤不敢忽陛下修省之誠當不遠已毋致
臣下有此疑也當世之務入于弊者多矣臣以詔旨

徵諸道路得數事亦欲爲片曝之獻而恐非時之所
急者敢先以果臝斷公任委爲陛下勸焉而始及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卷之一 平露堂

之以上稱修省萬分之一可乎臣惟前日宦官李廣
未死氣稜之盛至薄太清陛下于聽斷不無有所
備任委不無有所專今天禍其身身死罪露宵旰之
間臠斷果矣朝廷之上任委公矣臣竊以爲言者
益欲卽已往勸陛下于將來庶幾陛下有所懲
艾不致將來有如廣者之所爲也書稱萬幾詩云普
天率土人君御煩治廣代天工者雖有其人而動皆
覆白于上苟聽斷不果意緒索于遲迴弛張滑于猶
豫蹉跎昏于繁累則政出多門命從中降而紀綱不

可得立爵非士共罪非眾棄而賞罰不可得明前之所是著爲律後之所是疏爲令而號令不可得一太阿且爲人所盜弄而能禁其毋割乎史稱漢宣神雀五鳳之治吏稱民爲由其信賞必罰聽斷惟精以得之也元帝嗣祚權人弘石之手而宣業遂衰田其優游不斷牽制文義以失之也箕子洪範言沉潛剛克繼之以作福作威子思中庸論天下之至聖必及于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蓋果之爲貴也如此陛下自卽位總覽政事如天之運本無凝滯而二三年間各衙門所題請事宜或不卽出積之旬日出卽有非原所議擬者中間豈無有奔走侍門交結近侍賣緣肺臍依託唇齒以相引救者乎躁者望速化戾者覲苟虎私者願獨利左右之人惟利是嗜惟黨是親養諛導佞排讒撓直所偏好則鑽皮出羽曲爲掩覆所偏忌則割肉安刺外生科條不顧遠圖不恤清議是以人情洶洶衆口沸騰見某人某事不當如是而如是則曰某者陰爲之地也某人某事當如是而不如是則曰某者陰爲之間也某人某事始不如是而終如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是則曰某者陰爲之幹旋也臣亦不能無感焉如都御史王越以傳奉詔不果用者兵部議推總制西路重臣所推閱數人及越乃賜俞允王越得陛下之識撰推究其源豈無有舉越干陛下者乎給事中王綸以詔與補外者吏部故累以布政司叅議缺聞而所補皆所陪點之人踰年而後得叅議前之不得有致綸者矣國營官軍兵部題准不許叅討倣工而饒秀亭等處工役竟復不免差撥此固有人以啓陛下然也甘肅守臣秦復哈密乞憐降勅及金印命服封其國長聖斷著差官法兵部具題欲無差官詔如前旨于是擬差二員以上本入一月有餘復得旨准不差官夫前欲差官者陛下之意欲而不差所差之人必有非陛下意之所欲差者庸知左右有不欲差其所厚者以僥倖功名而無陛下之命故此未發乎陛下春秋鼎盛英睿邁古淵衷所處未應左右能與惟夫遇事稍尙安詳故有如李廣者得進言也臣見近年科道官及諸執事所上封事又多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卷之二

四

平露堂

然常恐鷹搏狡兔，反爲兔噬，而陛下輒以留中，使彼不得請命，却步喪氣，徘徊鬱塞，叩天無路，何也？奏文之不可不行與不行，兩言而可夾者，陛下豈以前代故事，容受直辭，則欲常在斧扆，時省覲，抑欲保全言者，以滅謗，且宣付史館，以成君臣之美也？臣不能知，然知陛下不行其言，則必無是，無乃其言謬，愈無可採者乎？彼之敢于上聞，傾瀝肝膽，其思必熟，其計必審，非以爲已謀也，以爲已謀，小加謾罵，大正典刑，可也，非爲已謀而國家之慮，縱有不熟，思不審，計而傷于類，失于裂滅者，陛下亦當山藏海納，于短取長，優示言論，以獎敢言之風，未可素置如無，漫不加皁白，使左右者得以甘心而成其曖昧之禍，以誣風節之士也。書曰：小人怨女，胥女則皇自敬德，厥德則曰朕之愆，不敢含怨，盛德之君，忍乎匹夫之無狀，而必省諸已，況于在廷之臣爲國元士，負其慷慨，以言爲獻者乎？商周之際，以不諫而得罪者有矣，墨刑是已，未有諫而得罪者也，諫而得罪，見于末世，然漢唐有迹之君，亦自不爾，陛下始意圖治，

求言甚切，先朝以言被黜之人，如林俊輩，無不起用，而御史彭程以言事罷爲民，按察司副使楊茂元以言事降爲府同知，彭程楊茂元之罷與降，當時必別有以得罪者，人相傳言，則以爲爲某爲某矣。禮部郎中王雲鳳以省牲日，駕後騎馬，得罪降知州，雲鳳先帝發李廣之奸于陛下，故論者亦謂此乃李廣因事以中傷之，所謂曖昧之禍也。今日之給事中胡易，御史胡獻皆言事者，胡獻見蒙降謫，胡易猶在禁獄，欲加之罪，固自有辭，臣愚但恐非陛下求言始意，臣聞彭程已死，楊茂元王雲鳳行當復用于論定之日，胡易胡獻二臣者，陛下儻查無大過，乞速賜矜憫，以釋論者之疑。昔唐太宗問魏徵比來政治，對曰：陛下貞觀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年勉強受諫而不平也，徵之對不及政治，政治之進退，實夾于此，臣願陛下于此察焉，得頌不如得箴，得唯唯不如得謬謬，得所可悅不如得所可警，人情無甚相遠，彼顧欲噓死灰以自焚，嘆野葛而自毒耶？白壁不可爲，容容多後福，有能奮然不顧，盡其

言子 天子者蓋素有風節之士不多得也而言股其已咎及其身怨于前惠生于後彼非失心遺死生之人則誰肯更言者將來流弊人且浮沉自覺心口相戒甘苟寵以誇太半執文具以爲觀美務因循而長偷慢樂輒然而憎剗切隨時好尚以固寵榮雷聲是非以便附會臣不識此于盛世安所取乎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聽斷果也人有常言天下大器也措諸安地則安措諸危地則危人主有是大器者也是大器可以一人有之然舉而措之一人之方則不能濟故必有以借其力于下有以借其力于下則下得與力君子與力則安小人與力則危故力不可輕借人主于共理天下者而任委可以不公平易奉之初九口拔茅茹以其彙否之初六其辭亦然此不無謂也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師解之者謂君子用事而使小人參之之過也參木以補空黃泄之不可以爲醫繩墨以引斧斤背之不可以爲器甘滑以進苦澁雜之不可以爲味理必然者 陛下視今之所任委何如乎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委命致力不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卷之二

七 于露堂

爲乏人而天冠地履尊卑分懸上下情隔禮難甚交誠未孚言獲傷舌動遭掣肘貂嚙來焉黠運沿持陰邪之徑貨利之聞日關日廣爭馳捷出人才難採吏事滋繁 陛下且不知其底極矣 陛下試一思之致此固有由也古之君臣相取以圖天下之治其相得其相款也都俞吁嘯談燕一堂推置心腹洞徹表裏纖芥之嫌不萌其間是以其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出其身爲天下營各執其職而始終無所忌避而其君所爲而成所欲而遂 陛下能如此乎臣生長外郡見臣郡之守所屬來謁必門卒爲通所屬急于見無不賂門卒者既見以簿書上簿書全精則付房吏看詳所屬恐其尋隙以議無不賂房吏者門卒房吏子守何親而得賈利而假權况乎人主之左右爲狐爲鼠爲鬼爲蜮豈無賈利而假權者哉外廷固不如內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如宦官宮妾之褻昵也前日李廣未死 陛下之政事彼得而撓人才用舍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亦可以時而假也群臣趨起齟齬于外觀望風旨李廣之不若也固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卷之二

八 于露堂

宜有苞苴其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已盛欲其
固塞宦遊未達欲其進級地在開遠欲其招携跡涉
孤危欲其培植事防謹欲其回護永冠清流豈真
不知詭譎無以結知于 陛下故結知于 陛下之
左右憂時之念奪于有我之私徇國之誠不足勝其
營身之計士風如此 陛下可無挽之科道請按李
廣職簿以治交結者罪 陛下秘之但令指名來上
而辛置不究科道所指之人得于所聞未由皆實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九 平露堂

昨曉昉立風采 陛下亦當黜一二之尤者以示後
勸 陛下用意過厚以爲彼附李廣自廣有寵故也
廣死無所寄寵彼將自罷何足深責以敗厥類 陛
下此處且能惜士風矣臣以爲 陛下果有此意莫
若自今以後公干任委孔子不主猜嫌而臧倉沮孟
子邪正必不兩立今之士大夫能嚴顏正行無求于
李廣然有如廣者復存于今當其氣熾焰張之際抑
將奈何開居評語不過俯首太息而已彼誠不得君
嫉如是畏無以展布四體罄竭思慮事功之的難以

責其必至臣以爲此三二十年來任委未公之積弊
所致也自古願治之君無不詳責于臣下而致其政
詳責于臣下使賢否不能隱考其政使是非不敢私
所以使其不能隱不敢私者非君之智術以伺察猜
防爲也臣觀唐太宗論其臣房玄齡輩優劣人爲數
語斷其平生無爽諸司所行事委曲皆悉之非太宗
能以身親群臣朝夕不廢延納何以得此恭惟我祖
宗在位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優接臣下留存形迹
早朝奏事未畢每于晚朝盡之正朝之外尤隆經筵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十 平露堂

勸講之禮遇有機務輒 駕御左順門召六部大臣
與之商確問臨內閣命學士定其可否然後施行故
大學士楊士奇有三朝聖諭錄李賢有天順日錄之
作且載 列聖所與議論之言諸若家人父子傳播
四方凡者踴躍今 陛下早朝視事能幾時刻通政
司引奏之外德音不可復聞晚朝職廢經筵勸講之
禮雖存而 聖意無所咨詢侍從之臣講罷亟退殆
以粉飾治具云耳天下事 陛下一切微諸尺牘何
以詳責于臣下而考其政哉臣惟臣下之告君見于

疏奏不如見于對陳之爲切。疏奏之言不如對陳之言之易爲功。蓋疏奏者情每難盡而對陳者從容出之。每有餘疏奏者以言期上之行而對陳者得反覆究竟利害之實而上行之自勇。疏奏者人違讓邪或蔽之而對陳者下輸其情上獲其益。公論具在無扞格也。今群臣其誰得更番需次對陳于陛下者。天下事一切惟尺牘之難是以賢否是非左右得以調停消息而一陛下無自知之無以詳責于臣下而考其政何得無其弊哉。臣聞之我朝之有內閣猶前代

典刑記曰大臣不治而親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選臣不可不慎也。足見之益也。臣願陛下假學釋給之慮明目達聰兼聽罔采日與內閣講論當世之務大小條件內外便宜一一付之該某部所掌則令某部與俱不畏猥煩務求今之所以異于古者何如得失之機何在設施之尤損益之節以何爲善欲變害以爲利何爲而可詳審斟酌既得畫一則斷而行之。仍令內閣及府部耆舊大臣各薦其所屬科道預舉其所知以應宜召以臣所行之不逮不以小恩廢大義不以私憾枉公法不以舊習妨新政不迷于兩可之辭不沮于交聞之口如此而行不當者少矣若復有之六科得而繳駁于三道得而糾舉定不至以水潛水泛害無極也。經筵之日陛下誠能好問好察于休勿休夜孜無倦侍從中當有以正己之學爲格君之學誠誦詩書嘉揚善導以益聖德于緝熙者我太宗皇帝嘗詔武臣有日上能推誠則下樂盡力陛下能公于任委臣下感激自然百倍不錫馬而榮不授錢而懼同心併智相與淬

曠以效區區將自不容已。陛下于此而循名以責其實定其黜陟才之短長事之軒輊舉在冕旒黼黻之下其不勝任之人科道効之而被非彼空文。陛下罷去之而彼不怨彼知天之不可欺。陛下之深知也豈復有以磨礱左右而取罪哉當此之時雖有李廣千百亦何能爲埽除韓閹免無他責幸矣外廷既內內廷自戢士大夫之氣既作宦官官妾之勢自不得行此臣所以願陛下之任委公也。陛下幸裁察焉果聽斷公任委二者臣言之死屹屹縷切至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卷之二

主

下露堂

輟所在皆是。陛下之民有不獲其所者矣筋骨供于棘舌肌膚刮于鋒刃終歲瘡痍痛定復痛知治體者能無怵然古者郡守入相郎官出宰守令之職甚不輕也今之爲知府者皆四品廷臣累日積久而後至宜少不才者而府佐及知州知縣佐貳等官則不皆進士爲之進士出身者十三四監生吏員出身者十六七此郡縣所以有不得其人者歟世之所重在進士考課之法旌異之典每先焉監生吏員出身者流大較鐘鳴漏盡日暮途窮之人志氣銷蝕精力疲憊僅勝冠裳無有幹局望利而饒觸事而顛流風踵類考課若其弗恕彼浮家飄宅何所于歸十人而九皆坐可黜之列無以酬其燈火棲遲之望塵埃奔走之勞矣其中有鋒銳于鉢蕭蕭而蘭馨者雖其上司旌異間及該部自以非進士此無所事旌異也臣以爲不然趙禹之才出于佐史龔勝之賢發于郡吏黃霸丙吉薛宣非漢名相乎嘗爲卒史爲獄吏爲書佐矣人才何嘗之有作之則振推之則靡進之則前退之則卻所賴上之人執其机耳天下善人少不善人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主

平露堂

多才者無幾，不才者比比。號名進士者，賦中上長，有不才者乎？郡邑之聘，今更不皆進士為之。監生吏員出身，牽居大半，而上復無以為作之進之之機，不名不才實，惟其出身之約而不較其才，使監生吏員出身者，才者無以見其能，而不才者遂無顧盼。曰：我非進士，比空自苦何為？于是受賂營私，不復以承流宣化為事，巧需酷筭，一毛不遺，上司則厚奉迎，以寬指摘，飾玩好以市姑息，幸不失官，則以歲月廣為子孫地。是監生吏員出身者，無勸于前，無懲于後，幾何其不幸天下而為不才之端也。如此天下之民何辜焉？祖宗時其取人也廣，其察之也核，其待之也一。凡諸途出身之人，參錯有位，皆英英而騰，蒸蒸而升，有以自樹，今乃風馬牛不相及。一天府連數州縣，分賦數十員，不數進士，進士外乃少可旌異者，考課之法不嚴，而旌異之典有所偏之弊也。臣愚欲乞今後巡撫巡按及布按二司分守分巡官，凡遇所屬府州縣掌倅官員，有政績超卓，其數者，分守分巡以呈巡撫巡按處，事為嚴實奏聞旌異，不以其出身之途

而偏低昂之衡，該部按其旌異者，前後多寡，隨摺用之，不廢乎資格之節，而無形迹之混進士者，將益有所激發。監生吏員出身者，亦將不肯自棄，而砥行厲節，新標榜于時流矣。若復有曠職廢事害民者，督之于考課，于進士不以其名第加護，于監生吏員不以其生平可憐而加貸也。臣惟古今之考課遺二：一察其守，一視其為。守以廉為以能，二者凡有官之最，臣以為課牧民官者，又在以得民心為本。世有廉者未必能有能者，未必得民心，而民愛之者，非有啗啖溫暖之政而無歎息愁怨之聲，不能也。臣故以得民心為考課府州縣官之最。郡縣官員有廉者有能者，有得民之愛之者，旌異在部，該部既按以擢用之，又每歲查照取其廉且能而民愛之者一人奏為高第，如漢故事。陛下特降聖書獎勵，以風天下，不得民心雖文案無隙于照例，而旌異無所取使天下之為守令者知愛民是尚而循良之婦民將蒙此受賜，在于無外矣。其二曰臣聞國初各處未嘗有巡撫官，宣德間始以侍郎都御史為之，時惟南直隸河

南山西陝西有常置其他布政司詔遣有時一二年而皆回今秩皆都御史除浙江福建外則皆有常置矣臣惟今之巡撫卽魏之慰撫大使隋之宣撫大使唐之存撫安撫使也宋亦時命焉而今爲重邊方領置之權腹裏兼轉運之職手持勅紙便宜行事三司屬其管轄數郡係以慘舒者宋神宗謂文彥博等曰諸道使臣職任至重宜選擇人久于其任彥博等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故熙寧元豐諸道使臣有久至十餘年不除代者勞効顯著則增秩賜金簡慢不職則削官奪賜來驛人奏更互赴闕呂祖謙至著以爲一代法今之巡撫視宋諸道使臣又爲加重其人固不可不謹擇而久任之也臣切見吏部推各處巡撫都御史該腹裏會戶部該邊方會兵部揣比停當而後上請親擇何謹知之然其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得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臂爭去未集而謀者已易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刺庶務未及興革席未及煖而座已井矣今制歲差御史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一員巡按各處若巡撫不久其任與巡按無異何復用巡按爲哉臣聞宋司馬光有言古者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居官者三年數月輒以易去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臣以今日觀之京官分曹列署察案稿劄似無不久任之弊外官若不久其任卽已不得究其用下不得沾其惠陛下欲行久任之道千外又宜從巡撫始近例巡撫官每年一次赴京議事然當議事之年多有以地方有事不果行者臣請卽腹裏邊方爲限腹裏三年邊方五年必須一次赴闕陛下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以示其優異一以觀其底裏六部各奏其所行果有成績養錫而慰遣之其有不職科道得指實而論之夫巡撫擇其人于先而久其任于終于更互赴闕之際有增秩賜金之褒有削官奪賜之辱則彼之得久其任者必爲有益地方以無負陛下者矣陛下他日股肱輔弼亦必多得人而不肖以徒手幸傳陛下之崇級厚祿者無有矣臣聞知巡撫官爲撫治地方而設浙江福建乃獨無巡撫何也閩越地瀕海島番倭出沒未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爲無事賊首葉宗劉邵茂七嘗據其地，僭號稱王，攻切城邑，嗾噓無前。至勤王師就勦，血跡通衢，始復制其死命。以今視昔，二省地方獨可忽乎？湖廣鄖陽江西贛州，今因流民不靖，俱添巡撫官，而所管地方連帶他省，他省顧無巡撫可付責耶？臣以爲地方東牽西制，下司難以奔命，遵行贛州巡撫官，可改專管江西，彼鄖陽者非山西之延綏陝西之甘肅比，可以裁革，而江西福建二省不可以不添設也。伏望 陛下以臣此議，下之該部，酌而行之，使大臣不孤巡撫之責。各處俱得巡撫之惠。其三曰臣聞古之明君，所甚惜于名器者，欲以奔走天下之人而稱世磨鈍也。惜之古人不易得，而得者以爲重，後世不知此，爵祿混混濁濁流溢，苟一男子，皆獲波及，無所于澤肉視乳臭，坐致人上，視其名器不足爲其重者，器不足爲其重，而彼何德于上之有？上以其法應與也，與之下以其法應得也，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雖得罪謫，不足班類如此上之爵祿，輕于糞土，不足以爲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所以識者致議于其時歟？臣惟我朝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卷之二

九

平寧堂

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朝久，勞勩茂，名德隆者，錄其子孫一二以榮後裔，出自特恩，不爲常例。近年三品以上官，始榮乞恩，以子孫入監，然亦有所裁節，不至如宋任子之無謂，使子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也。其武臣則不然，父死子繼，無子同產兄弟繼之，無同產兄弟，從兄弟繼之，又廣于倍子之法。蓋我太祖皇帝平定四海，太宗皇帝肅靖內難，精于武臣之力居多，披堅執銳，摧鋒破敵，全一生于九死之餘，惟其艱險，故報之獨延長也。今天下衛所已定，恒滿其位，而後來之官，往往倍徙什百，不論事之難易，功之大小，例得世襲，其中乃有身不臨陣，徒以與恭隨頭目之末，而濫冒者，所獲首級豈陣前手刃之賊哉？由其勢遷，或出其貨取，或得于尸戮，守臣皆與奏報，張皇功大，稍無爲有，織虛成實，該部雖經節行各邊，榮敘而弊端竟不少衰。今之新任，陞有功之人，要無祖宗時比者，將不世襲之歟？墮將士立功之心，因墮廢食，未見其可。將世襲之歟？繼繼繩繩，無有限極，車戴斗量，把權脫脫，其如後來之冗何？朝廷于此必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卷之二

九

平寧堂

有道以處之臣愚不能究竊願朝廷之情名器也
臣惟今文武途 食君之祿實一世懷既優所武矣
則法度之所繩于文武者豈容無異今問刑衙門文
職犯贓必罷職有法請賢必充軍而軍職犯該監守
常人盜贓犯侵欺枉法請賢該絞斬者止降級調衛
往法不滿貫該徒流者止原衛帶俸犯均而罪不同
科其不倫至賢之律軍官有犯私罪該答者附過收
贖免罪解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
徒流者發各衛充軍 皇祖制律未嘗不與罪文職
等而刑官乃特遵近年條例近例又有載犯該竊
盜拘摸盜官畜產白晝搶奪姦宿軍妻行止有虧敗
倫傷化者俱發原籍爲民子孫承襲意敗倫傷化者
罪死而得爲民法已弱于懲惡之典而其子孫卽得
承襲是其職特舉此付使有爲民之名無罷職之實
其罪且不輕于降級調衛之不得卽替者哉或謂降
級調衛者猶有其職焉民者其職亡矣職乃其先人
之功所得職在于其身故卽承襲于其子孫以報其
先人也漢恩汪濊固如是夫大臣以爲今之陞世襲者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稿

卷之一

王

平露堂

不皆 祖宗時開國佐命之舊至其罪又每從寬貴
之其源不清其流不節爵祿益濫如之何名器之足
爲其重也乞勅該部計議今後各邊有警守臣上請
典師勢果緊急該部卽行文後處出榜以示從征官
軍臨陣若能奮先擒斬首級回營之際徑赴鎮巡官
處辯驗以俟具奏陞賞其中官軍貧苦當回而願賞
者鎮巡官辯驗明白厚與賞犒或復奏請俟阿爲人
首告及該部或彼處巡按御史異日廉察得出凡閑
卽所通俱坐欺罔又乞該部會同法司議定軍職前
項所犯罪各一斷以律成化年間事例不得引用仍
通行各處問刑衙門知會有問該罷職爲民者必俟
本犯身死方許子孫承襲其先人非開國佐命之舊
承襲之日革去一級于原衛所帶俸差撥庶幾彼之
慮後不敢發上之名器而來不檢之輕子蹈罪也
其四曰臣聞民惟邦本故山附于地君附于民文王
視民如傷非其民真有傷其心常恐其或傷耳 陛
下之民文王之民也 陛下之心文王之心也深宮
閭念及天下其亦以民有或傷者乎周公告成王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稿

卷之一

王

平露堂

之無過曰懷保小民惠鮮寡寡是文王以傷視民之實也。陛下發政施仁惟其是而已。天災流行時不皆太和天下不皆三登萬庾旱乾水溢何歲而無民傷無慘。朝廷則有不盡知者臣以天下郡縣歲凶荒處民稅課有一毫不得蠲免者有以知。朝廷之不盡知也。守令責有牧民民傷水旱彼宜不忍而彼有忍者矣臣切見歲凶荒處耆老告報府州縣不敢謂實委官踏勘踏勘者遂曰實始爲申合于上司鎮巡等官鎮巡官不以爲實委官踏勘踏勘者遂曰實始爲請。命命下該部查照實行如爲行文轉而下府州縣即其所傷分數以減征緩賦民其有速獲貸賑者乎。凶荒之民枵腹待哺如涸轍之鰥望斗升水于旦夕猶不足以救而彼文書往復動輒數月半年甚其所堪哉。故今之歲凶荒處耆老不以報告府州縣以無益也。府州縣不以申合于上司鎮巡等官以無益也。府州縣委官踏勘不過騷擾一番鎮巡官委官踏勘又一番接到頭貸賑之及其濟幾何此守令之宜不忍于民者而亦有忍焉者也。此天下之凶荒

所以。朝廷有不盡知而莫之救也。凶荒而莫之救人如鬼腊突絕炊煙襁負相屬殍尸相籍誰與出涕無賴于此嗷召烏合必多盜賊業可生活者均之爲害而有司能督租稅又門常胥徒身常加休良民且亦流移行劫矣臣以爲。九重軫念元元欲盡文王如傷視民之實宜及先事詔諭各官所治備遭水旱凶荒年歲該府州縣預委公正官一員遍歷田畝勘過分數明白開申鎮巡官處若係半災即將當年夏稅秋糧即行照依所勘分數開除若係大侵即爲沒法處置仰分守分巡于該府州縣預備倉糧放支賑濟事畢取具委官職名及貸賑若干回報以憑奏聞毋徇常法必俟得命蓋古人權以救荒有爲之者救荒之道宜速不宜緩速則骨肉之恩人人皆偏緩則排門散粥逐街俵米而不及事漢陽者沒踏因視河內水過河南以民傷水旱遂持節發粟不顧編制之罪今之鎮巡官行事于外非踏當時者類地方去京師遠權以救荒不爲專也或謂。朝廷誠降是令各處凡遭水旱不蒙賑則索貸倉廩無所儲民將有過

稱凶荒者臣曰非也漢文帝自卽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其後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不爲凶荒尙配況于凶荒而可吝乎其五曰秦開阡陌廢井田後世仍之天下遂有兼井之弊然弊之所爲止民間貧富強弱之相形耳今乃有甚焉者其皇庄乎先朝畿內地空閒籍之公家佃民種而收入其地廣狹有定界其入有定額非以病于民也近年看庄入役罔恤國體近庄田土小民衣食之資橫加侵占由尋及丈跨畝連蹊求益不已在庄傍者產去稅存征科之

有所未解天子以四海之富任土作貢豈此數庄爲已物耶昔漢景帝詔民徙寬大地宣帝詔池籑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公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元帝亦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地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今天下未有寬大地以便民者畿內之庄固公田也今縱不能以假貧民種食勿租賦可于民之所種食而租賦者奪之使民以貧乎畿甸咫尺不能無害民之地况達于此者陂湖園池課程之類爲王府所有者私蓄聚歛之臣各操漁獵之具而所在之民能無苦乎臣聞動戚世族所得附京恩賜庄田家人亦有挾之以蠶食于他有軍民之不逞亦復以已業投獻權要恃爲窟穴而他取債焉或投作陵戶以緣糧差附京如此在外王府之所認納宜又倍之齊民之如治世之賊心之所營爲害不貲不可不嚴爲之所也臣愚欲乞陛下勅該部官往勘皇庄地面從實丈量若軍民告說舊業鄰證有可執結割而歸之其庄占已久者收爲本庄餘地地坐某府州縣則某府州縣就地起

耕佃民耕種止稱公田毋得仿作皇庄名目丈量已
定造冊徵部歲收其入查該內外某衙門應用則付
某衙門以備歲費若遭水旱與民田一例開除既不
失庄之賦亦不病治庄之民而畿甸之內無滋毒之
疾矣該部仍通行各省有王府處廢湖園地課程之
類係王府奏討者有司准此例歲爲送納租稅免致
王府差人督取今後世族之家各行戒飭管業家人
毋致生事軍民一應人等舊非陵戶等戶不許冒報
及不許以已業投獻權要及在外投獻王府敢復不
皇明經世編

明太祖高皇帝

修書

三

千石堂

校及不行自首事發其業入官軍發邊衛充軍民發
口外爲民事干受獻者奏聞處置如此兼并之弊其
甚者庶幾可去其六曰臣職司馬之屬竊檢軍政
條例有以見我朝列聖之奉率于軍政也我
祖皇帝武戡胡元治不忘亂設爲衛所養天下兵衛
若干所軍若干荒匪絕徵所在充片今經百三十年
未嘗有大征伐以壯之也各處州縣今皆有清軍
官而又有欽命之御史上下相兼專以清軍爲責
其清出軍丁例金批解軍丁到衛例存恤之府州縣

清軍官清出數少者候者滿行驛解人解軍在家延
住及在道而賣放者併坐以軍衛所官旗晚暇所管
軍丁致其逃者降級調衛立法之密若此此外問刑
衙門又有問發充軍之律清軍御史又有招募爲軍
之條日積月盛是宜各該衛所伍符尺籍無所影射
遷徙謫刺歲有增添今視祖宗時額數乃五不存三
七多亡四邊方腹裏一遇番替僅僅無餘何也臣知
其故矣夫軍新舊相仍有抽充者有垛充者有配充
者有投充者濫漫天下商出參隱不容齊一丁從衛
皇明經世編

明太祖高皇帝

修書

天

千石堂

所逃故則冊從原籍清勾清勾不斷于通年而逃故
常虛于舊伍承平之生齒豈益裁縮奸黠之徒或竄
大戶而易姓或贅婦家而避身或乘調他衛而遂脫
宗或因流地方而遂變役軍固不易清也清軍官異
境之入在任不久豈能備知本軍充調來歷里書作
弊動口按無文冊展轉屢煩敵愾千百之中幸得清
出一二起解之際又非親丁得解親丁亦不得其正
妻同解而去所解去者乃其義男女婚其臨期賂賣
之妾婢耳此類到衛其有不逃者乎彼該衛所率去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公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原籍數千百里。逃而再勾。率過數年。勾而再解。又出數年之外。在逃三次。于法應死。彼輒執稱原籍不被。或稱已死。官司以人命至重。往往不肯追究。何怪乎逃故之常虛也。其據律問發者。官爲押送。沿路爲防護。際煙瘴。過沙漠。筋勞膝糾。制雖實。而過卒不可實。不徒其戍者之無生。而且累其送者之無還也。其出榜招募者。近能得幾。正軍正匠及藝斷之丁。在所不許。彼遂洋無蒂。就保收籍。今之時。非國初比。土著素產。孰願爲軍。此例之行。虛名而已。此今之衛所所

何文簡公集

卷之二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公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戶被清如剃。膚軍丁被解如棄市。原籍苟可埋沒。連他他衛所。苟可在亡。無虞厥後。律示免死。而人懷等死之心。榜求報効。而人不動自効之念也。然則陸費便于人情之一語。其安爲軍者之道乎。今日所以安爲軍者之道。卽費之謂。並其性習。辨其土宜。是已合無該部。計議轉行各處清軍御史。督同各該清軍官員。將所屬府州縣軍戶。遍對伍項文冊。清出軍丁。係缺伍失勾。及先年清出在官。遠方不曾到衛者。清理有次。造冊繳部。略訪弘治三年題准收編事例。將兩直隸十三省所屬府州縣區。其衛所南北。丁南北。仍各度其遠道。南北近遠。既定。則查算其清出軍丁之數。與之兌換。使南解補南北。解補北近及五百里。遠止二千里。此收則彼分。竊彼收則此分。歸行令天下衛所。分豁之後。不許再勾。則密理能寒者。不失胡務疏理。能暑者。不違揚越。庶免其艱難水土。易于諸服。逃者將自行首官。居者將樂然就役矣。豈憂額數之不復乎。彼各處問刑衙門。所有問發人犯。定擬銜分。邊罪應發極邊。亦宜分其南北。俱拘連當房家

小跪住斯不過遠以累長行押送人役而本犯不致逃故行伍亦得其助若曰罪戾不遠無以儆衆庶當在遲赦不輕原也軍豈復借于招募乎軍戶所已清出軍丁戶有不願行者令其戶當二軍于本處或鄰近節所託籍食糧差操其戶餘丁照例優免彼安土重遷宜多有之是亦足兵之法也臣此議皆便于人情以安爲軍者之道倘賜施行天下軍民幸甚臣之所得以道路者此六事其中亦有急于時者故終言之願 陛下終聽之焉 陛下聽斷誠果任委誠公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公疏

平露堂

群臣將皆慙慙自効于 陛下聽斷任委之中所與所車將萬萬于此矣此臣所以果聽斷公任委爲陛下勸也

鹽法疏

程法

臣過雲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暖水面鹽皚如雪如霜隨取隨足而今課仍舊額傷于狹矣又華昌府漳西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奏發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夷鹽法該驛公用

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于官者乎臣愚乞勅賜一清卽其已効廣爲永圖前項鹽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卽行計量近年給引之數斟酌其中額于兩賜乾漚之間制多寡寬縮之節大約可增二十萬引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得銀二十五兩不問客商土著納銀二十五兩者得引百道課銀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華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小鹽各加禁約不許輿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撓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也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公疏

鹽法

平露堂

省營繕以光治道疏

省營繕

臣切見近日司禮監節傳奉 聖旨益造乾清宮西七所并添修萬歲山後毓秀亭該各衙門措辦物料雇覓工匠摘撥團營做工官軍者臣自聞命寸衷若驚端居以思中夜而歎 陛下卽位以來節儉形于宮闈仁恩遍于寰宇積之于心施之于政無非爲國愛民而數年之間土木頻興若神樂觀等五處迄今

尚在做工，宮西七所固難免于蓋造，山後毓秀亭，可以不復添修，今乃前工未竟，後工踵之，此作未成，彼作復繼，費府庫之財，疲軍民之力，恐與陛下初政愛民之心不相類也。臣謹昧死而冒言焉。命下踰月矣，臣未見有爲。陛下言者意者，陛下銳于所爲，言必得罪人，故自危不敢言耶？何宜言而久不言也？雖然，臣知此之宜言而自同城默，是自欺也。臣歷觀載籍，前代人君，未有不惜民力，好厯土功而克善其治者，民之所以勞財之所以傷，國本之所以易搖，國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古文簡義疏

三

平露堂

之役民者乎？泰時酌事，豈皆甚不得已者乎？漢書載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文帝之時，海內富庶，都鄙靡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且惜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他所肯復妄費有如此者乎？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則凡規制一定之外，肯復有所克拓而侈于舊乎？漢文爲後世嗣統守成之令主，蓋以是也。陛下志欲齊軌禹文，顧不念漢文帝之言耶？且今之時，視文帝之富庶何如矣？國家無事百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古文簡義疏

五

平露堂

三十年于茲，豐亨豫大之運，宜非漢比，而問閭之下，愁歎之聲，寤戚之態，殊不解于盛世。臣觀漢文帝在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時豈無一切用度，國有餘蓄故耳？陛下視今之內帑儲峙，果誠有餘，何不問歲示天下，以免租之詔，使天下曉然知陛下愛民之心，歆感生育，遂油雲霽雨之望于苗稿之日之爲大哉，而必取盈舉諸筭權之利以供工作，臣未睹今日之有餘蓄也。陛下試計今日工作，奚翅百倍露臺之費也，二處物件，七所

之所寄放及該監之所收贖一有不敷不免索之于外索之于外則工部不免那移順天府府不免料派盧溝橋張家灣等處局廠應用者皆不能補料之半柱礎等石皆要開塘起取瑠璃素白磚瓦亦要設窑燒造凡百所需無不投撥在內者以一摩二在外者以十供一如顏料中石大青大綠皆每斤值銀數兩所用無慮數萬斤銀亦無慮數十萬兩木石等匠除在官人外雇覓該三百名每名一日工價七分一日即該銀二十一兩略約一年工價已費七千餘兩矣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卷之二
官告錄
平露堂

陛下方春時和。不爲賑貸之議。奈何有用之財棄之。不急之務有限之入。蕩于無藝之支。無漢文帝之富庶。而所爲過之。無乃不可乎。京營官軍。統之以二。而簡之以十二。所以肘腋宸居。股肱郡輔。潛蓄精銳。專備倉卒調遣者也。其半外衛四都司。春秋兩班。按期輪替。卽漢南北軍而兼乎番上。唐左右衛兵而併其府衛。以居重馭輕。從中制外。我祖宗之貽謀存焉。非土木之功。所當役也。臣揆之制軍民二役。分自後代。成周役民之法。有爲五兩卒旅者。兵之役也。今之

比閭族黨州鄉之中。朋戶抽丁。卽專役于兵矣。而復不免于他作。不失之重役乎。邇年神樂觀等五處。做工官軍有八千者。有五千者。少亦不下二千。二八營已撥去一萬七千。團營撥去五千。備更番者。又該五千。工程浩繁。有一二年者。有二三年者。助輒再閱寒暑。在京土著之家。稍有生理。逐月雇工等項。用象至一兩餘外。衛而無業者。則行糧糶盡。蒼應不前。自度難支。多行遠竄。心畏罪罰。不返本衛。亦往往有之。夫人情孰不欲骨肉相保。鄉井相聚。而以行役別其父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卷之二
官告錄
平露堂

母妻子。差戍拋其田廬屋產。不可憫乎。今二處做工團營。又該撥去九千。通計更番。卽一萬八千之數。緣緝見端。勢殆未已。竭澤得魚。復將何繼。且臣聞之。各處管工官員。大較假公濟私。便遷延以規利。務隱射以求閒。工程不急。催完軍士。致荒調練。在營聽操者。無幾何矣。營中之弊。殷實私于辦納。精壯私于跟隨。技藝私于造作。教場操點。暫令應名。號令甫畢。四散而去。稽其數目。莫竟所止。由做工有以爲推托之地也。虜使祇今入朝。本營人馬。送迎擺列。已告不足。焉

一意外之虞。突如叵測。誠一呼十萬。容可得乎。此臣之所爲國家根本慮也。雖然臣聞之道路之言。又有當爲陛下告者。外間嗾傳。陛下添修毓秀亭。而盛厨廡叢臺。將以極遊觀也。陛下早朝晏罷。勵精圖治。清燕之間。寧有他念。我太祖高皇帝。皇明祖訓。遊翫去處。更不許造。今乃及此。始爲祖宗之舊。不忍就墮。而人言大謬。者生于疑耳。見影疑形。聞響疑聲。疑之所在。未全無以言之所生。亦必有爲。擊較之下。衆口沸喧。傳之四方。說且益甚矣。仰惟我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卷之二

平露室

太祖皇帝。沉枕先略。創制定規。佑啓後人。纖悉畢具。洪武八年。建大內宮殿。詔有司。不事華麗。曰。使吾子孫後世。守以爲法。又曰。游觀之所。朕決不爲。嘗指宮中隙地。謂皇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今但令肉使。置蔬葢。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恐奢侈之易萌。而宴安之易溺也。陛下允執厥中。監于成憲。游觀二字。臣奚復容臆。而外間得于彷彿之迹。終莫釋然。臣愚故爲陛下惜也。欲人勿疑。莫若勿爲。陛下能知祖訓所戒。于疑何足置。

嘆。宋英宗朝。有請于汴河築堤者。趙抃謂民多不欲。奏已其事。築堤以防患。而民不欲爲之已。今日之工作。異築堤者多矣。我太祖龍興初。自宣至徽。有儒士來見。問曰。愈築城。百姓怨否。曰。頗怨。卽命罷之。築城以衛民。因民頗怨。而遂罷之。今日之工作。異築城者多矣。陛下安能保民之皆欲。而無怨耶。解怪乎。有是言也。是言殆近于誘然畏謗。而悔過。非陛下之聖。不能也。月令工師之命。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特重言之。一器物之淫巧。而上心乘之以蕩。是所以蕩上心有大焉者。是誠不可不慎也。君之心。權與乎天下之安危休戚者也。慎持之。則財不肯輕費。力不肯輕役。歛于民也薄。勸于民也簡。不慎持之。則反是。而天下之安危休戚分焉。此常理也。陛下之聖。臣知無他念矣。彷彿之迹。猶願陛下去之。七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卷之二

平露室

所制度。所當有。疏房亭事。理所可緩。陛下體察臣言。于此泰酌。而弛其一。凡物料工匠。官軍盡得減半。則慶幸在。朝廷當何須疑。禍在生齒。當何如。而外間之所疑。亦自釋矣。如或亭已拆。頌則可加補葺。不

增一極便完而已。古者宮室塗而不瑱，摩而不刻，人君之孝，固在謹守。祖宗之法之訓，而豈在貨土木于前觀哉？陛下幸加早斷，毋以事集而難已也。唐貞觀初，太宗謂公卿曰：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是也。毋惡臣言之懇而難受也。貞觀四年，太宗發卒修洛陽宮，張玄素切諫，比之煬帝，太宗為罷役是也。臣以陛下之聖，必不罪言者，故敢進此愚忠。未諳事體，甘觸諱忌，草茅耿耿，自不能已。惟陛下少垂察焉。

皇明經世編

何文簡奏疏
卷之二

官常事

无

下書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八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華玉芳芳乘參閱

張司農奏疏

疏

我輩冗食節冗費奏 理財

張文

該總督糧儲侍郎陳清太監蔡用給事中徐忱各奏
太倉銀兩蕩然一空略無積蓄合用措置等因查得

皇明經世編

張司農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先年各處收荒開行事例有生員納粟者有三考納
粟者有軍職納粟者有罪人納粟者有中納糧糧者
有給度牒僧道者有採辦贖課者有借貸在京貴戚
富室者各循例行之雖足以濟一時之急然利至而
害亦隨之所得不補所失我 孝宗皇帝節行禁約
蓋俱弊端之復啓而于治體有不便耳豈惟我朝然
哉古之人有行之者矣考之前史可見雖以朱元靡
之在浙東其救荒糴粟也請告身數百本乞度牒數
百本彼豈不知名器不可假哉異端不可長哉永以

和舟帶以姪姪國執至此危急已極雖大賢君子亦

無如之何也近時都御史楊一清等旁及納粟之例

太監蔡文等徵啓開礦之端給事中徐忱謂禁例不

必拘戶部謂成規不必泥雖不明言所以而其意各

有在矣臣等惟我 朝廷富有四海日 祖宗以來

百五十年之積其帑藏充牣亘古莫及宜乎取之不

窮用之不竭而一旦空乏遂至於此取之州縣也而

州縣同應取之於民也而民窮財盡取之隣國也今

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就吾鄰乎傲之前各例也而入

皇明經世編

張司農疏

卷之一

平露堂

有言其便者有言其不便者甲可乙否言人人殊誰
適從哉所以諸臣之奏非不切至 朝廷命下近及
一月而舉朝相顧悠悠曾何一人有所獻納耶總理
財賦固戶曹之職而經制國用均之爲大臣宰相事
也陛下固當內謀之諸老外責之九卿今日何道
可以生財何術可以經國攷古今之成迹某人可法
按近日之故典其事可行或采摭陳言或兼收遺策
俱要講求明白區畫停當雖意見各出不必雷同而
事理重大所宜盡一且沃焦抹漸之勢緩則事不及

濟期以億萬之積不出數月之內庶俱用有賴而倉卒不至於無辦矣生財尤莫先于節用近年冗食之費積漸至今固非一旦頃來尤甚供億愈難陛下合無勅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匠禮部于光祿寺司禮監于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冗費又命下戶部約 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部每歲賦入之數酌取其中以爲定制以上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陝各邊兵荒非常之事此外如上木齋離遊賞宴樂貴戚近幸無名之費不經之費悉從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聖明留意等因題奉

三

平露堂

節不致妄用情由禮約費從事省期以數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強矣否則雖以泥沙爲粟瓦礫爲金而用之無節安得不乏古人有言國用盈虛在於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此爲至論伏乞 聖明留意等因題奉 聖旨這本所言經制國用重事戶部便會同各官從長議處逐一開具明白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會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官查得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

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艸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額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餉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二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銀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剌馬艸等銀節該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十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書減免入既虧于原額而歲用仍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遊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遊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遊四十萬餘兩遼東預送遊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艸料缺乏鎮巡等官內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

寇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荊居庸倒馬等處召買糧紳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人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虛則川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卮卻林不能供野火其狀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且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張司農疏

理財

五

平露室

上前奢靡之習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周倉卒之取豈不難哉竊嘗上觀往古下迄唐宋遠探先王之制近觀祖宗之法莫不以財貨量入爲節以勤儉愛惜爲本以奢靡妄費爲戒蓋因生之有限用之無窮若不樽節于平日何以克濟于臨時然節樽之道未有不自君身始者伏望陛下天命至重祖業至大民事至艱躬殿儉約爲天下先府將臣等謹擬條件留神覽察斷在必行庶乎轉虧以爲豐伸綏以爲羸濟一時之川培萬年之基臣等下情不勝仰望

一裁冗食查得近奉詔書并各衙門奏行事理已將冗濫官員軍匠通行裁革但其間裁革尚有未盡亦有已蒙裁革仍復負緣希圖照舊管事者以致冗食如舊支費不經大當此匱乏之時而不爲裁革變通之計何以裕民生而足國用哉合無禮部將尤濫寺通年科徵鴉鵝等項則并通行查革但係不急之用盡行裁省

一崇尚節儉臣等竊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靡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絺集皂囊爲帷惜中人之產罷露臺之費以致海內殷富是其明驗邇者皇上體念民窮財竭風俗僭侈特勅文武百官不得借用玄黃紫三色及軍民下賤不得衣羅段紵絲三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張司農疏

理財

六

平露室

以下著月不得執扇用蓋中外聞之莫不歡欣稱頌以爲陛下躬行儉約其效必陛下此矣蓋人君一身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從君不能自行則雖令不從臣等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憂國用匱乏之極守恭履儉崇尚節約一銀一錢之微皆爲小民之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庫藏之官物

省無益之工罷不急之用仍乞勅司禮監御用等監凡百上用與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從朴素使度數不增于前而法可垂于後矣再乞勅光祿寺查勘內外近侍官員口逐費用卓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減革者奏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聖意所在翕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興奢靡之俗可革而財利之用自足矣

一裁革冗費仰惟我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出亦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

皇明經世編

張司農疏 理財

七

平露堂

萬歲用則僅該九十餘萬兩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則僅該三百餘萬其他葺料艸束絹布花絨與夫光祿寺野料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是卽所謂十分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脩兵荒之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逋負日盛加以土木迭興齋醮繼作勦賊貴臣賞賚不貲宴席遊賞費出無筭司兵柄者不計錢糧之費掌財賦者惟圖儲蓄之多姑以大者言之如內承運庫自來承造金冊只用在庫金兩近來累稱不敷索取下外

戶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本庫銀兩止

條軍官折俸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併

太倉建過銀不下三四百萬兩錦衣衛官軍月糧成

化五年一月止減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治十五

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月糧

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

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冬衣布疋成化十三

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

則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弘治十四年以

前歲支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

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祿寺先年增派廚料等項

俱較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

年各邊除原派料艸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


弘治十三年山陝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虜寇爲患

解過銀八百餘萬兩又如京營人馬舊無聽征而今

有聽征止給料之例近京閭閻舊無防守而今有

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愈繁則供餉愈急國用愈

竭則上下愈困爲今之計若不急爲裁節年復一年

鹽膳何及令無戶部約 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
統以前歲用之則酌爲中制永示遵守今後非成造
上用物件及王府寶冊等不得用金非 聖旦千秋
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舊制不得纖毫浪
費及因而花消粧造佛像併指冊齋醮賞賜等項各
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扣筭進送銀兩不過五十
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俱係傳陞收充等項各
該衙門作急查奏曾奉 旨裁革者悉從原 旨存
畱者照例支與俸糧一半及今光祿寺供應悉從裁
皇明經世編  張司農疏 理財 九 下露堂
卷之一
減務復 祖宗之舊制敦清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
事雖兵部所司其間錢糧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開咨
戶部知會撥辦事體實有未宜况國計盈縮事例應
否一時計處未必皆當今後止調度人馬招募軍士
等項係于錢糧者俱要會同戶部計議而行此外凡
有冗費可節者聽戶部逐一查出奏請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九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韓

華亭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愨人

王有孚尹玉參閣

毛 公集

疏

毛 紀

乞停遣使西域疏 乞停遣使

切照烏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數萬里之外，其地習俗鄙惡，語言侏離，與中國懸絕。中國之人，亦鮮有至其地者。祖宗之時，各僧雖嘗入貢，賜以法王、國師等號，不過因循而命之空名虛秩，居其本土，藉以撫化番衆，使無擾我邊境而已。非崇信其伎，留若中國，令入禁內，如前代之事，佛求福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反更得禍，史冊載之，可爲萬世之明鑑。仰惟 陛下聖仁神武，天縱聰明，葉在春宮，懋學謙德，繼膺寶祚，任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今無故而爲此舉，朝野聞之，咸加駭異，以爲堂堂天朝，衣冠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傾從事於夷狄之陋哉！且異

卷之一

毛石二公集

乞停遣使一

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毛石二公集

乞停遣使一

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聖明在上，詐言崇信臣亦知此非出於 陛下之本意也。竇由番徒造爲一切幻妄怪誕之說，上瀆聖聰，陛下偶爾聽之不計其累，一至於此。況本夷年例進貢，自有舊定，常格差違，伴送亦有通事人員，揆之事體，似不可以煩朝廷近臣之往，番供送也。雖曰先朝嘗有此例，當時興政修舉，教化大行，海內富庶，百姓安樂，偶一行之，亦不甚損。卽今各處災異頻仍，人民困苦，盜賊生發，虜寇猖獗，兵戈相尋，未已，倉庫所在空虛，而四川等處腹裏之患甫平，松潘之警繼至，倉夷滿目，呻吟滿耳。地方之疲敝極矣。當此之時，正宜勞心竭力，多方拯濟，猶恐弗及，尚忍復 騷擾煩費之舉哉！昔漢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賁，千古稱之以爲美談。夫光武七制之賢君也，而況不爲光武者乎！伏望 陛下俯察愚忠，收回成命，以彰乾剛之斷，離照之明，使天下後世，稱爲堯舜之聖，實臣等之至願也。

乞休疏

乞休

非聖論國家政事，商榷可否，然後施行，誠內閣本等

職顧臣才疎望淺不能仰承明命如近者大禮之議
平臺召問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
自聖心臣等所陳愚見未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于
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 祖宗以來所未有者亦朝
廷之大事也皆出中旨臣等不得與聞是知宣召徒
勤而枉格如故慰留雖切而詰責隨加微臣雖有體
國之心何能自盡欲求勉修職以仰副聖諭臣自知
其不能也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
其狂直庶有補于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二 休 三 雲芳堂
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
救生民之患蓋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于 陛下
敢亦以爲告况所謂信結朋奸背君執私有一于此
罪不止于罷黜而已正臣平日之所痛憤而深惡之
者今 陛下以之疑臣臣忝爲輔佐而可一日安乎
其位而觀焉朝宁之間班行之上者憂勞頓挫之餘
風疾增劇乞賜矜察特允休致以全終始然臣犬馬
之心無以爲報尤望 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
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

石 公

疏

石 珪

慎守祖宗家法疏

太后 謝廟

廟雖主祀 太后 亦祀 謝廟 已得 廟 祀 旨 謝 廟 今 爲
臣伏觀御劄及傳諭欲於世廟告成奉安神主之後
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親詣廟所謂臣已同費宏楊
一清賈詠等據禮正對未奉明旨今早司禮監官復
傳聖意欲令禮部即具儀注臣仰窺聖孝而孝有大
於從令者臣愚不敢默然以諷君父於過舉也臣惟
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又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太后 謝廟 四 平
廟尊嚴上同於天乃 天子對越神靈之所非時享
裕祭雖天子亦未有輕易輒入者而況於后妃乎其
曰后妃廟見卽今之奉先殿是也 聖祖神孫累經
舉酌行之百五十餘年 列聖相承已爲定制中間
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謀及宜至於今且
得遽爲變更之說哉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
人倫之至也我 祖宗天生神聖明物察倫創始始
謀以垂永久萬世聖子神孫之大範也有所舉動遵
而行之若爲圓者之有規爲方者之有矩擬之謀之

毫釐不與，則今日家法，卽祖宗當時之家法。今日治功卽祖宗當時之治功。夫何間然之有？釋此不務，而顧聽紛紛之言曰：國初之禮，有未備。今日之廟，有不同。任意徇情，一切自用，彼容悅幸臣，豈有愛君之實哉？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雖曰有所撰作，不謀而合，然聖不自聖，尤且法祖宗之道。況一代開創之興主，多少運思，多少歷事，以立後世之法，恐亦有未易以度越者哉？臣愚以爲祖宗之法，不可輕變者如此。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陰陽分定，各止其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卷之二 公集

平

所不相侵越，是故古之人男治外，女治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曰正宮闈以正朝廷，又曰正家而天下定。其所以慎其防者如此。漢唐之季，世事不師古，陰盛抗陽，女禍時作，夷狄侵擾，羣小得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以陛下乾剛中正之資，爲天地百神生民之主，豈宜輕變祖宗之法，致使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入，輒入太廟街門來往，坤類行乾之事，陰乃冒陽之位，其幾既見，不容但已。異時縱無後患，然亦豈可不加之慮哉？臣樸鄙之臣，輔導無狀，固不足言，誠恐

上爲聖德之慮，有非小小，以故不敢阿諛苟容，狐疑觀聽，以成君父之過，以負天地之恩也。伏望聖明思乾坤陰陽之義，畏祖宗創建之法，謹天下萬世之防，務抑其情，以合於道，所有謁廟儀注，速賜停止，以成大孝之德。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記

淳沱河記

淳沱河

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淳沱。源出代郡泰嶺山下，匯爲三泉，流稍延漫，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淳沱河記

六

平

按班固叙禹貢九河，所謂徒駭者是也。至宋蔡沅疑之，蓋亦惑於夾石礪石之說，遂以九河皆淪沒於海。淳沱中高，不與大河相涉。夫九河固淪沒於海，九河之源豈亦淪沒乎？淳沱固不與大河相涉，然所謂九河亦猶九川云爾。豈謂大河播而爲九乎？故知山川經絡苟非目覩身歷而欲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失者矣。是則淳沱亦才見其的不爲徒駭也。顧太行以東地勢頓下，且河道淤沙，窪窪不常，傍無潤壑，以瀦水怒，故霖潦相仍，山谷諸流，叢奔會趨，洶湧而至，敗城

郭沒田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禹貢道既不可
 見而西漢於此蒲年崇通漕漕東流滅無跡豈非
 亦以水之害其不可疏濬而廢飲河乎城自國初
 至今不知凡幾徒成化王寅始追城下淨土寺沒焉
 自後每秋漲至則汎濫於縣二十五里市野皇皇保
 所避棲適有天幸未爲洿沼弘治六年太守張君淑
 始開新河於郡南費以萬計未再逾夏水大人復趨
 故道功竟不成老張相傳云是河不安修築惟祭則
 可蓋神明之也嗚呼禮者侯得祭其境內山川則祭
 皇明經世編
 毛氏卷之七
 子雲堂
 典固不可缺然禦災捍患以寧邦家爲民父母者職
 也往者宜防之塞近時張秋之築在疏理之功亦
 豈可少哉顧得其要與宜耳誠使善工相高下卑順
 逆退以歲月繫山開源廣拓水境變其上流而放之
 寧棄百里地以全城池則雖鑽龍門折伊閭尚可爲
 也而此獨難哉不然爲石隄以限之亦再歲之利也
 又其上者平政惠民薄聚歛省刑罰尊老慈幼修祭
 祀順天時使各得其所則大災上水潤下百川用寧
 無乾溺之苦雖古昔賢者之論豈能外乎是哉若復

迂之是洪範可遂廢而天下之害什之未如何矣智
 者試反而思之萬一得其效豈以某之言爲老生之
 談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王明經世編

毛氏卷之七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

徐孚遠開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愷人

蔡 樞季直參閱

王文成公文集

疏

王守仁

陳言邊務疏

卷之二

通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虜寇

猖獗命將出師 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聖主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平露堂

遇災能舉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

孰敢愛其友況有一二之見而恐不以上聞邪臣愚

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

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決交結蔽重之

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

者謂之迂狂進言者日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

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塌將至于不可

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

慮憂省易陳改轍之機也凡在 陛下必宜自有所

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階

間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

失苟有所見是同芻蕘之所可進幸伍之所得言者

也臣亦何為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

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平刺而

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

為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

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敏思以激怒七曰捐

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聲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勦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

敗以亡其可以不遠萬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

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

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

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

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

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

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

而入不知 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

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蓋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著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較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史述巡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三

平露堂

三

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云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舍平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口，募者過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積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積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情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四

平露堂

四

時行筋膠解炮一也。虜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

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闢。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大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家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連詔諸將。寄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兩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五

李露堂

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調轉輸水陸千里。賫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賣實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段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

至則投甲歸屯。遂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輪餽矣。此誠持久佚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推方強之虞。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臣師於東。陳幕調守於西。鄙野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灰力哉。大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門之賓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懶戰士之心。與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民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因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李露堂

提督等宜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漬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救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沮沮三邊之戎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於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諭以虜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謂小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殺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掄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

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羅當其挑誘之時奮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一以為不可遂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屋重而亂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擇縱許以便官其縱之也不以為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為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剽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于敵也為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動聞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須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旣足我兵既盛我怒既洩我師既逸我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
既在於我矣。繇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
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
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
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
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置以盛敵棄以怒加
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
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
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
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
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快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
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
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孰議可否轉行提
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
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倦倦之至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軍功賞罰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井道副使楊
璋呈伏覲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
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
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
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
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剿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
人爲首就陣擒斬以次剿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
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
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
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
之外加美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剿
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
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
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
者並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
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剿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
不在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
乎人心激勵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
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

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榮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剿不遠道爲聲援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勵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剿賊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有能剿賊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送各關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勒問明白即時押赴中曹斬首示衆應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阻特反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擄掠可省事功可見矣其

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繇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繇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爲陛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益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倍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轅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稍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甘知官府之不被與也諸從而警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繇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利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民良有冤苦無俾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接在官府者爲之開課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繇於招撫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平露堂

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就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轅之兵，素不練，資類皆脆弱，騎步過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蕭遑，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稠載歸巢矣。或謂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望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轅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口實督責日甚，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取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而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平露堂

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繫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轅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名進而效？夫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轅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錄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轅諸處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

貨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資人兵之興曠日持久登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匿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轅之情銳得二千有餘部勦擒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

貸等因題奉 欽依飭行前來時以前宮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繇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家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 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債軍敗事然後還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 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爲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求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追歎罪於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理爲

此具本請 旨

政治盜賊二策疏

盜賊

臣等忝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壁之疽
難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
治之方亦有二說若 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
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
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操相機而動
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
之淺深而爲撫剿度其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如此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十一

十一

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
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見
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
快一朝之忿若其然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
調南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
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精寃可雪然
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
千金始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計財數
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鋒迹彰聞

賊強者設險以拒敵弱者挾類而溪逃迨於鋒刃所

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

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

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

橋之計未息於湖湘兼之行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營

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

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

夫繇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

能者任之而後可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文

十一

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 陛下擇其可否斷
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添設平伊縣治疏

平伊縣

爲照建立縣治因係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
後繼以重役窮恐民戍不畢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
詢父老訊咨道路衆口一詞莫不舉手願望仰心樂
從旦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
有教令先已伐木畚土絀然並作裴糧趣事相望於
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

談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爲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逋。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巢咽喉。今衆湖可塘人拿箭。諸巢館已破。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遁山谷者。皆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臨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爲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爲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群巢。於勢爲便。郵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況其視望欣慰。若此。亦何憚而不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遇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畧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爲者。惟縣治學校。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

皇明經世編

王

文成集

卷之七

下

所逃其責。令新撫之民。群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救於事。又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爲此具本請

議。奉勅方畧疏。

會勘湖廣

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爲緊急賊情事。備行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將上猶縣等處賊巢。赴期九月中進剿等因。遵依。隨將本道兵糧事宜。計呈本院轉達。奏開定奪外。隨據南安府上猶大使等縣申稱。賊勢少挫。若乘此機會。直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既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使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壤。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于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賴州之龍南。有洵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

皇明經世編

王

文成集

卷之七

下

粵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壤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壤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壤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礙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合將前項事宜約會三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等因據呈到臣看得三省夾攻必須彼此剋期定日同時並舉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定勢謀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大豈不善但今廣東股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悍者奔突弱者潛逃老師糜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逃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

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逃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伴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遠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幾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爲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使除臣遵照兵部咨來題奉 欽依會兵征勦亦聽隨宜會謀施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移咨廣東湖廣總督巡撫等官知會一面相機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立崇義縣治疏

添設縣治

據江西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叅議黃宏會呈據南安府知府李 呈備所屬致仕省祭義官監生楊仲貴等呈稱上猶等縣橫水左溪長流桶岡關

田鵝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縣之中東
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跡罕到其初肇
賊原係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御史金澤行令安
插于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
多居民受其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
泉等縣避役逃民并有工技藝遊食之人雜處于內
分群聚黨動以萬計始漸廢掠鄉村後乃攻劫郡縣
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兵衙門王號罪惡貫盈神人
共怒今幸奏聞征勦蒙本院親率諸軍搃其巢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五

擒其首惡妖氛爲之掃蕩地方爲之底定三縣之民
懽欣鼓舞如獲更生訪得各縣流來之賊自聞夾攻
消息陸續逃出頗衆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爲患
合無三縣適中士處建立縣治實爲久安長治之策
等因備錄呈請奉批看得橫水開建縣治實亦事不
容已但未經奏請須候命下方可夾議兼之工程
浩大一時恐未易就今賊勢雖平漸殄尚有且宜遵
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先於橫水建立
隘所以備口前不測之虞除委典史梁傑等一面暨

立木柵修築土城修建營房外查得橫水附近隘所
如至坪鴈湖賴塘等處盜賊匿平已爲虛設其附近
村寨如白面長潭杰壩石王過步果木烏溪水眼等
處居民訪得多係通賊窩主及各縣城郭村寨亦多
有通賊之人合將各隘隘夫悉行撥守橫水其通賊
人戶盡數查出編充隘夫永遠守把其不係通賊者
量行多寡抽選編充輪班更替務足一千餘名之數
責委屬官一員統領常川守把遇有殘黨孳聚出沒
即便相機剿捕候縣治既立人煙懷集地方果已寧
靖再行議處裁損其開建縣治該道會同覆審無異
轉呈到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前地方大
盜既已平蕩後患所當預防今議立縣治并經司等
衙門懲前慮後杜漸防微實昔地方至計及查得橫
水議建縣治處所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因地名縣亦
爲相應如蒙皇上憫念地方屢遭荼毒乞勅該
部俯順民情從長議處早賜施行并儒學巡司等衙
門一體銓選官員給給印信如此則三省殘孽有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五

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之所而不敢逃。交盜賊強梁之區爲禮義冠裳之地。久安長治無出於此。

湖頭捷音疏

南贛盜賊

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壤於湖郴在贛州之湖頭峯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壤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應奉 勅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畧初議先攻橫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南贛盜賊

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湖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曰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湖賊乘虛出擾恩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員黃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粗周溫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即池大鬚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爲憑待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

出投亦未爲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勸靡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功於是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許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首豪池仲容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功意在緩兵因而窺覷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南贛盜賊

禦之備以防其驟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鄉賦諸縣被賊害者皆詰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十問所以攻巢之策皆以此賊狡計克悍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剽皆有謀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簡亦極險前此兩經夷剿皆狠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逃所殺傷亦畧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熾惡焰益熾官府無可奈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漫曰狼兵易與耳縱請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逃他已消一月其意

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陷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替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任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扭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畫方畧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遏賊于一月賊聞臣等復破補闕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敢望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十 手跡堂

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響援移機龍川使康其寶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洵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仰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僻號設官今已聚集兵衆號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

督等僞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爲殺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即陽怒以爲爾等擅兵挑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成今又造此不恨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震躍呼號呼號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入歸集其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前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洵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後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具凡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

遂使隨臣又使指揮余恩齋歷往賜仲容等令毋撒
簡以賜盧珂諸黨賊聚益甚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
今官府所以安撫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
況盧珂等日夜來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
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物而往因面
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
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
以若要仙先用屈頤州使備亦須親往勸破遂定議
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頤州使人探知仲容已就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六

手書堂

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爲全矣臣乃及尋盧珂
鄭志高等使馳歸祭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
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二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
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
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
逆實于獄而夜使人趣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
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人指揮姚
望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
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川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六

手書堂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一

五

五

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譟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旁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洞各哨官兵遙聞三洞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熟水巢五花陣巢指揮姚重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鄭文兵遂破曲潭巢亦唐巢知府李教兵遂破石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馬男婦牛馬器械數多其餘墜崖填谷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砲知府邢珣兵破黃田拘巢指揮姚重兵破岑岡吳官堡余恩兵破塘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嶺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鄭文兵破半遷巢都坑巢尺八嶺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一

三

五

巢知府李教兵破新田遷巢古地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脚拘巢水品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械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相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能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過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不所得賊衣伴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調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伴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五

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遁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李教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巢其餘奔散殘黨尚二百餘徒分逃上丁牙黃田拘諸處各哨官兵復拏踪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和平初五日復戰於上平丁平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李教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鄭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瓜探皆以爲各巢積惡竟殺之賊皆已擒諸畧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籲痛哭誠心投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五

序遣報効十員黃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撰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連安插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闔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安况今陰雨連鄉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勩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各村鄉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語兵防守而歸益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搗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顆次賊首三十八名顆從賊二千零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匹器械賊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賊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順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覈實施行具錄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

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橋、廣東巡按御史毛鳳泰、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制、益上誘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燒是嗜、至於溺頭諸賊、雖亦剽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竊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籍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覩圖漸成奸計、聚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猿、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

星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文成集 刑部堂 手卷堂

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究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笑、何以及此、臣等切懼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而敗於職守之分、提就入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勦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昔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

若臣之迂踈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繇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遂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徂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妨謀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功、是乃所謂得先勝之善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竿成功、敢於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璉、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勩、宜加顯擢、守備指揮知文、知府陳祥、那珣、李敷、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陳、屢立戰功、俱合獎擢、庶示激揚、以爲後勸、臣本凡庸、繆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福已踰分、遂沾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一 刑部堂 手卷堂

瘡痍之疾既成廢事之人除已別行請罪乞休外緣係提督及該員部謀戡剿於成功不限以時迫奉欽依事理爲此具本題可知

添設和平縣治疏

奏爲

蘇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備會事朱昂會呈據贛州府知府前勅惠州府知府陳祥呈奉臣接驗據廣東惠州龍川河源等縣省祭監生員耆老陳震余世美黃家等連名呈稱河源岑岡等處叛賊池大發等魁首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四

平露堂

動以百十徒黨不下數千始則占耕民田後遂攻打郡縣謝王燦郭訓等倡亂於弘治之本而此賊已爲之先鋒徐允富張文呂繼亂於正德之初而此賊復張其羽翼余嘉三省二十餘年以來乃爲三省通逃之上遂稱群賊巢穴之魁提河源縣之土薄廣南安府之經歷鄉龍南縣之縣官畏信豐所之千戶肆然無忌現因漸廣克惡日增借稱王敦僞建元帥總兵都督將軍等名目雖屢蒙上司勅調官兵多方征剿俱被漏網爲患今蒙提督軍門親臨賊巢掃蕩殘黨

除數郡之荼毒雪萬姓之冤憤若不趁此機會建立縣治以控制三省賊衝之路切恐流賊復聚禍根又萌切見龍川和平地方山水環抱上地坦平人烟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之程其間山林阻隔地里遼遠人迹既稀奸宄多羣查得父老相傳原係循州一州龍川雷鄉二縣後因地方擾亂人民稀少除去循州雷鄉兩處止存龍川一縣洪武初年龍川尚有五十五里其後州縣既除聲教不及洪武十九等年賊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五

平露堂

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將前項居民盡行殺戮數百里內人烟斷絕自此賊巢日多民居日耗始將龍川縣都圖併作七里迄於近年民遭荼毒遂至此極如蒙憐念於和平地方改建縣治以控制獨峒興起學校以移易風俗又將和平巡檢司改立洲頭屯兵罷備庶幾變盜賊之區爲冠裳之地實爲保安至計等因臣會同欽差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毛鳳謙照前項地方實係山林深險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間餘之地是以政教不及人迹罕

到其間接連闖廣反覆賊巢劫以百數掠而守之真足以控諸賊之往來杜如充之潛匿棄而不守斷爲狐鼠之窟穴終卒通逃之淵藪况前此本亦州縣舊區始以縣存而民猶恃爲保障後因縣廢而賊遂據以陸梁是又往事之明驗矣當賊盜猖獗之日地方父老屢有請復縣治之議然其時賊方盤據勢有不能今賴朝廷威德巢穴蕩平若不乘此機會復建縣治以扼其要害將來之事斷未可知臣等班師之日荷從投招者尚不滿百今未兩月遠近牽引而至聖明經世編 王人成集 卷之五 千禧堂

且二百矣若縣治不立制馭濶疎不過一年汎然投招之人必皆復化爲盜其時又復與師征剿剿而復聚長此不已亂將安窮夫盜賊之患譬如病人與師征剿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養之道徒恃針藥之攻治而無飲食以調養之豈徒病不旋踵將元氣竭絕證患愈深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矣臣等竊以設縣移司實爲久安長治之策伏願皇上鑒往事之明驗爲將來之永同念事機之不可失哀民困之不可再備采臣等所議特 勅該部早

賜施行及照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縣似爲得宜乞從所奏并將該設職官印信即與銓選繕給簡賢以省費均地以平徭稅巡司以據險要寬賦役以蘇窮民如此則夷險爲易化盜爲良可計日而效不惟臣等得以幸逃日後之譴責朝廷亦免再役之勤百姓永享太平之樂矣

再請疏通監法疏 江右聖法

臣等得接官卷內先爲處置監獄以充軍餉事江西布政司呈奉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批查得湖西皇明經世編 王人成集 卷之五 千禧堂

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壆不到商人往往私販廣監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 准廣監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納米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古三府合無遵照 勅諭便宜處置暫將廣監許下三府發賣立賑盛舉以助軍餉隨該布政司等官劉果等議稱委果十事有益於法無礙具呈詳允批行遵照立廠抽稅等因續該戶部覆議內開廣東監課許令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到於袁臨古三府備行

禁革外，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五日臣撫臨贛州，隨據副使楊璋呈稱：奏調三省官兵夾勦上猶等巢，糧餉所費約用數萬石，若不早行計處，必致有誤軍機。查得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便宜事例，行令前商許令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備軍餉，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止等因。呈詳到臣，看得即令調兵夾勦，糧餉缺乏，遵照勅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平定之日，照舊停止。具題去後，隨准戶部覆議，將廣東官鹽暫於袁臨吉三府發賣，至正德十三年終止，行該道官照前抽分將稅課供給軍餉，不許多取妄用。至則照舊停止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轉行該道一體欽遵去後，今呈前因爲照袁吉等地方溪流湍悍，灘石峻險，淮鹽逆水而上，動經旬月之久，廣鹽順流而下，不過信宿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惟以廣鹽爲便。目頃奉例停止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因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茲，每遇

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府邏卒寡不敵衆，袖手岸傍，視其過就，得而沮遏之。故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今南贛盜賊雖已仰仗天威，克平巢穴，然漏殄殘黨難保必無，且地連二省，千數百里之內，連峯參天，茂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民，尚快反覆未平之賊，雖多相勾聯，乘間窺竊不時而有，方圖保戍之策，未有撤兵之期。況後山從化等處，見在調兵征勦，臣亦修水方畧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然。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既貧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弔而難具內，是復發其本也。矧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有未敷。臣竊以爲宜因復廣鹽，皆爲定例，籍其稅課以預備軍餉，不時之急，恤其羨餘以少助內府，缺之需實亦公。茲商便內外兼資，夫聚歛以爲所蓄之所素厭也。格克以招怨臣之所不忍也。況臣於歲次深決於求退，已

可尋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若已革而復
崇是道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爲不忠矣願 皇上
謂地方之瘡痍家民貧乏之甚慮軍資乏之絕察臣
心之無他特 勅該部俯采所議酌量裁處早賜施
行則地方幸甚

飛報寧王謀反疏

萬曆十四年

臣自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 勅福州三衛
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
查議處置奏奉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
皇明經世編

下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順州啟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上驛
據該縣知縣等官領必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
亂將孫部御史許副史并都司等官役疾巡按及三
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
門中信書數枚去庫藏被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
放尋得嚴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在上各
官皆來阻臣不官暫進其時臣尚未信然逃亂之民
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
復進方爾回保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

臣偶遇非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
退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
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爾暫爲區畫遠近軍民亦皆
遞轉呼籲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
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拿掌印官
員調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
旨從速徑往福建臣天下之事莫急於 君父之難
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乘彼將乘勝
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 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策
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
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
等官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
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許事羅僑等與之定謀
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爲
繼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率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
揚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 天兵之速至庶解
東南之倒懸伏望 皇上省愆咎已命將出師因難
興師未必非此臣以弱方多病屢疏乞休況此地方

皇明經世編

下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齎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候區畫稍定。各官畧可展布。朝廷命帥一臨。亦遂遵昭前旨。入闕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速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疎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

皇明經世編

上文成集

聖

手書堂

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閩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其備副使羅德。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出察。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雖皆小才之人。咸秉忠貞之節。况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處克有濟。再照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謁都以勦。南非收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即為控制。急遣重兵。

必將孽騰無及。及照撫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福。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連。寧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祿。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樞。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閩省各官。今見在者。乞勅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衛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戡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監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即遇此變。復欲招募。倚何資。輒復遵依。初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果可集。地方有賴。固難可平。綠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旨。

皇明經世編

上文成集

聖

手書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一

亭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愷人

蔡 從季直參閱

王文成公文集

疏

王守仁

擒獲宸濠捷音疏 擒宸濠 嚴捷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與兵作亂已經具奏請
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擒宸濠捷音疏 卷之二十一 平武 全上 卷之二十一 平武 全上

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
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
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
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雷監軍御史謝源伍希儒分
職任事一向約會該府知府都御史王恕中編修鄒
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
藍進士郭持平參議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蔡
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
朝廷之深仁恭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

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
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
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
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
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
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
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那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
官王瞻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梅王天與王冕各以其
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

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
新舊墳厰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
間道夜襲破之以搗城中十九日發市漢大誓各軍
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
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
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
已破新舊墳厰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
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
動搖呼噪並進梯垣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文成集

千露堂

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機及僞太監萬銳等十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斬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壘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萬門官差人來報潁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賓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口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發兵泊沅子港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召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克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攻圍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二

文成集

千露堂

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跳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四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被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欽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都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角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攜沮若我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魁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滿各領精兵伍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

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爰儲推官王瞻徐文英知縣李天李母王冕王執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設火侯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原定計乃大縣城中軍民慮宗室郡上府軍以爲內應生變觀息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前逃歸者皆免或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譟報寧王先鋒已至俱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說卷五

五

手露堂

分督各兵乘夜趣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那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儒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是日騎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起別前後下相及那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思督兵乘之璉德儒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

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瑋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瑋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賊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督督各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物卷六

六

手露堂

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盡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使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那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儒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群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官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

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給熊瓊唐伯羅靖丁贈王春茂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鍾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鴻參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母令遽入他境爲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論大綱略七 子孫堂

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潰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圍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奏御史謝源伍希儒督令審

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官領兵快人等宜負不問文職武職若有軍前違期并逗遛遲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詢問明白亦聽從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使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體實激勵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督官司即便依律調發官軍來換勦捕應令會捕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論大綱略八 子孫堂

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悞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剽害良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日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存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剽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

排闥者亦為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驅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偽傳激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懼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屏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萬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陽宗社之默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為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為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為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

初臣以及特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為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發策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陳槐曾璘林城周軻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掛官王瞻徐文英知縣李哲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初陽陳旦指揮麻璽高唐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顏倪萬士賢馬津等雖勿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鷟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倫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翥政

黃綱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等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爲難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磨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割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儒估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章王者其不統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大命之有在神聖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十二 平露堂

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

開謫軍前用過錢糧疏 宣府寶眷

照得先因寧王變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官軍兵快人等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開隨據吉安府申爲處置軍餉事開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

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爲地方事臣又看得各處軍兵雖已起調但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未免誤事又行牌仰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臣另有明文一至隨即啟行去後續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就經備行江西布政司通將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掣兵日止用過一應在官錢糧等項逐一查明造報以憑施行未報查催問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爲緊急軍情事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十二 平露堂

開稱先准江西布政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該蒙戶部兵外郎黃著奏驗內開蒙本部題奉欽依差在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省城又聞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日駐劄月日未知久近所有糧料草束合仰備行本司掌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兩選委能幹官員趁早多買糧草預備支應庶無失誤等因到司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押解逆犯宸濠等在這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并南康二府庫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三

十一

戴俱被拿賊搶劫空虛無從措置誠恐臨期失誤就
總會同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發候解京賊銀
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委官汪憲等各項
買辦糧草供應一面議將各府派銀接濟緣緣會呈
本院奉批仰准議冊繳報查考等因依奉除南康
九江南昌三府縣殘破未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動支
在官銀兩接濟續因起解首惡宸濠等并逆黨官眷
等項及補還原借解京賊銀官本等銀緊急又經會
呈議行各該府縣暫借在官銀兩前來應濟共計用
過銀九千七百七十一兩四錢其餘見有銀兩俱係
該解之數悉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解外呈乞施
行等因到臣看得所呈前項供應糧料買辦草料及
自臣起兵以來費用甚巨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
兌准糧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
來官軍并犒賞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
刻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指補但今京庫殘破之餘
中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洶洶方求
公帑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賊贓官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三

十一

本等銀實係寧賊搶劫官庫積蓄剝削小民脂膏相
應存需以救困溺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虛奈果已
極查得各處用兵請給內帑或借別省錢糧接濟
遞者寧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內帑勢
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東軍餉銀內支取十
萬兩幸賊勢平定前項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外毫不
曾取用伏望皇上憫念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
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以水災為患流離益甚乞
勅該部查照轉行江西布政司將自用兵以來支
取用費過各該府縣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等項通
行查明各計若干照數開豁免行追補仍仰備造文
冊繳部查考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
之虞矣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辭免封爵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奏為辭免封爵普恩
賞以彰國典事臣于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
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為捷音事節該題奉聖旨江
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

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典誥
奉子孫世世承襲照舊恭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相
建伯奉天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恭贊機務歲支祿不
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
欽遵外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庸謏誤
受 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 先帝察其無
他隨加收錄荐陞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
任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
臣明經世編

臣明經世編

臣明經世編

力與之犄角賴 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
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 先帝登遐無階
控籲少幸天啟 神聖 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
下而昭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鳥
之情使得歸省惟 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
資授以兩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 慰肯益勤在昔
各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
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
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

頤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
事君也先其車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况於封爵乎
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爲
陛下陳其實大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
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
意朕亂思治將啟 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
故厥其謀而奪之魄斯固 上天之爲也而臣欲目
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
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使
臣明經世編

臣明經世編

臣明經世編

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
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
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
等是皆有先事籌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
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
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熾熾人心疑懼退沮
當時首從義帥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
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瑄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
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村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

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齡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流錄通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森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微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畫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密計蓋有諸將上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煩續今聞紀功文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黃元亨者爲臣勸說宣濠反爲奸黨構陷竟成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讐抱冤齎恨實錄於臣雖盡削臣職履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

義調兵難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撓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當此多未辦而臣獨蒙冒重譴是策下之能矣其不取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爲況區區犬馬之微勞又肯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爲功乎臣世受國恩雖身粉骨亦無以報終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驥況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自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族顛危命任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月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已之耻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耻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辭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監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歎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

至之至

起任謝 恩遂陳肅見疏

不職制
其事宜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事其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馬裏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九 平定縣堂

兵部移咨到臣林請感泣莫知依措伏念世受 國恩粉骨齎散亦無能報又况遭逢 明聖溫旨勸奉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早選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以頗有所聞不敢不為 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

專為諸徭獍及諸流賊而設 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前右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上官狼兵若岑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頓勞亦且不能無倦況於此輩夷獍之性歲歲調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私其能以無怨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微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敏下憤日深月積初之以勢而威益衰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終是論之而益梗無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懷而我

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

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李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過二首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首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首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猛海賊乘機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遷移之其可憂危何啻千百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五

五

於二首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發已彰顧猶不此之處而汲汲於二首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悻心愾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扭爲其難是以帶而末數人二首者之阻兵拒險亦不過畏罪也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驟因德之民使東懼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讐怨之虞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戾上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

餘畏罪遁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蓋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況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志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首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設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計以濟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首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同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軌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宰有莠蒿小醜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五

五

乃與之爭情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
侯欲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
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
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
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
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
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
木繆庸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
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法懦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畢三六二

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其所
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戍出上兵三千以
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
以听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
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剿曾
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
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
勞徵發凌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
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畢三六二

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徃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 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田州思恩平復

臣等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洵在日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田州思恩

平復

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 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闢使之驚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

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疾者一二萬人聚情憂感百項以來疾病成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

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恩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上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上官之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田州思恩

平復

其而在哉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 皇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獍之謀相欺相誑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

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賊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猖獗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壘關隘之兵。時常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獠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令若復開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遂近相煽惑。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為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則州縣志 手書堂
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炊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役。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為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倚而來兵。回之日。灰者之家。例有償命銀。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路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

已三年。勞苦怨讟。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囚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溪山絕谷。又皆獠獍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犒犍。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奴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推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

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
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
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
沿海咸得修復其餽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
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
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
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
免歎狐悲之憾土官無辱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
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
其上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
制猛獍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
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
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驕屑之患
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 德威覃被其善十
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
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
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

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
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饒而
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
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
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衆十善
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
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未
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
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月臣至南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
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沮且遠不易即歸仍使
分畱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土受等
聞臣奉 命前來查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殺之意
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
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 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
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
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
乞宥免一死臣等論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誅即其克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喪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與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命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聖上推重孝之仁以于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速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梯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因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家控告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畧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論所稱論以朝廷恩德以爲朝廷旣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降寧占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紓世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解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大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

足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未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衷情輯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畧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家切當即遵照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平露室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平露室

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外是以驅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殺之斯來勸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朝鴻休得免罪責快觀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勅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知

處置平復地方以保久安疏

正館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先王來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讓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閒劇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好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狹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

器用奸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縻膺重命勸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便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土官
圭
平露堂

之心倦倦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結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

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以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嗜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觸狙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猶牙童桔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猶牙童桔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墻墉禁其群觸終將

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花園之人也。議既會同臣猶以爲主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耻廝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千露堂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徭 猺

青

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窩賊毒害

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爲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揆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族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爲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千露堂

激 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行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審奉進兵方畧。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連進。連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業驗開報。職等會同叅照。斷藤峽諸賊。連格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穩惡。流劫郡縣。鄉民自 國初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平

平露堂

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狼戾相承。克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為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追兵無路。自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據。反多撓喪。惟成化年間。土官岑瑛素能懾服諸酋。密令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憂。千里之間。方爾洵洵朝夕。今幸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畧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平

平露堂

効之機。禽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其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摧騰。皆以爲數十年未見有斯舉也。聯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頓厓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効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其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噴噴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

里克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安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畧之所能及是皆 皇上降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聖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案舊疏
皇上

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爲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戍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 勅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剿，仰賴 神武威德，幸已翦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略已爲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 陛下之托，俯體地方之憂，輒已遵奉 勅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 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計開

王文成集

卷之二

聖

一發築南州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爲抑慶諸賊之根柢。蓋其東連柳州，臨哈三都嶺，

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逼和。至其有急或欲有所攻，規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各雖爲八寨，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遮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爲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群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群賊決無安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群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

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後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率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若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克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旣空，又可以遷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播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

遂與之交通結斃及富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

所得其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

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抵近臣督兵其地

悉將各官遊照勅諭事理緝赴軍門議欲斬首

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

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

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

日就於城外別築營壘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

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

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畱其微弱

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

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

隱然足爲枹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

之脉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

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

之交自不能合如取機上之內下筋無弗得者此

真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幹

自枯不過十年枹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効順而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聖 王露堂

服化矣伏乞 聖明裁允

皇明經世又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

卷之二

聖明裁允